

魯迅先生紀念集



迅先生記念集

(評論與記載)

獻詩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走近十月的河邊他停息了！——田間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那走在前頭的，

那高擎着倔強的火把的，

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着歌的，

那比一切都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暗夜，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在暗夜：

風吼着，

八到參天的古木；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6953B

紺
弩

高田
凡
先生
紀念
集

1563126

捲起一切可以捲起的東西，
打向我們底行列——
這悠長的行列，
這肅穆的行列，
這憤怒的行列！
那引頭的背影倒了！

在暗夜：
雨淋着，
在我們底頭上，
在我們底身上，
在我們底心上！
泥水拖住我們底腿，
無花的薔薇刺進我們底脚心，
一切骯髒的東西濺在我們底身上！
我們是一條悠長而固執的行列——
飢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頭的背影倒了！

我們是強健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勇敢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固執的，
然而受傷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沒有一點傷痕的，
不在我們底行列里。
那傷得最厲害的人倒了！

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
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第一個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個冒着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着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倒了！

驚天動地的響聲，
晴天霹靂般的響聲，
我們中間的第一個倒了！
那高大的背影沒有了，

第一個冒着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着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民倒了！

驚天動地的響聲，
晴天霹靂般的響聲，
我們中間的第一個倒了！
那高大的背影沒有了，
那倔強的火把沒有了！
那響亮的歌聲沒有了！

千萬人底號哭，
千萬人底喊叫，
千萬人底悲痛，
贖不回這無比的損失！
高大的引路人，
你知道麼？
誰在哀悼着你！

前面是平坦的路底邊沿，
白天地邊沿，
晴明底邊沿，
能夠忘記麼，
你第一個向它走去的人！

安息吧，親愛的朋友！
永別了，人民底同志！
我們要從你底屍身上走過，
踏着你底肉和骨和血，
踏着你指引過的路，
用我們底眼淚，
用我們底歌聲，
用我們的脚印，
造成你底墳墓，
願你底英靈永遠和我們同在！

——你的週月祭——

原文載：熱風



在大陸新邨客室中

一九三六年夏

總目

自傳

年譜

譯著書目（附筆名）

逝世經過略記

逝世消息摘要

悼文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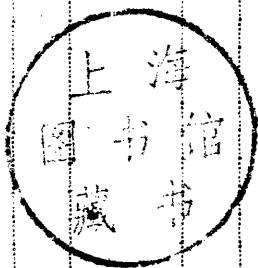
第二輯

第三輯

第四輯

函電

聯辭



— 1 — 2

— 1 — 0

— 1 — 3

— 1 — 4

— 1 — 4

— 1 — 3

— 1 — 6

— 1 — 3

— 1 — 6

— 1 — 9

— 1 — 9

伯力

一

蘇聯

四

廈門

九

雲南

一一

天津

一三

北平

一六

附錄

一一—四三

一·簽名統計

二

二·刊載悼文的雜誌細目

九

三·載於日本各雜誌報章的悼文細目

二八

四·刊載圖畫的各刊物

三一

五·收到的報章

三七

六·祭禮統計

四二

自傳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衰落了的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a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許壽裳編：

魯迅先生年譜

凡例

一 先生自民國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寫日記，從無間斷，凡天氣之變化如陰晴風雨，人事之交際如友朋過從，信札往來，書籍購入，均詳載無遺，他日付印，足供參考。故年譜之編，力求簡短，僅舉犖犖大端而已。

二 先生著作既多，譯文亦富，另有著譯書目，按年排比，

故本譜於此二項，儘記大略未及詳焉。

三 先生著譯之外，復勤於纂輯古書，鈔錄古碑，書寫均極精美，譜中亦不備舉。

四 先生工作畢生不倦，如編輯各種刊物以及爲人校訂稿件之類，必忠必信，貢獻亦多，譜中亦從略不述。

五 本譜材料，有奉詢於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於夫人許廣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合并聲明。

二十六年五月 日許壽裳記

魯迅先生年譜：

許壽裳

民國前三十一年

清光緒七年辛巳
西曆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歲

八月初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姓周，

名樹人，字豫才，小名樟壽，至三十八歲，始用魯迅

爲筆名。

前二十六年

十二年丙戌
一九八六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鑑略》。

前二十四年

十四年戊子
一九八八年

八歲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天，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

隅暗泣，母太夫人詢其何故，答曰：「爲妹妹啦。」

是歲一日，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與焉。

先生在旁默視，從伯慰農先生因詢之曰：「汝願何

人得贏？」先生立即對曰：「願大家均贏。」其五六

歲時，宗黨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

也。

前二十年

十八年壬辰
一九八二年

十二歲

正月，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懷鑑讀。

在塾中，喜乘間描畫，並搜集圖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

先生外家爲安橋頭魯姓，聚族而居，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得在鄉村與大自然相接觸，影響甚大。『社戲』中所描寫者，皆安橋頭一帶之景色，時正十一二歲也。外家後遷皇甫莊，小皋步等處。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

十九年癸巳
一八九三年 十三歲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

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出入於質舖及藥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

廿二年丙申
一八九六年 十六歲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一。

父卒後，家境益艱。

前十四年

廿四年戊戌
一八九八年 十八歲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前十三年

廿五年己亥
一八九九年 十九歲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礦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

課餘輒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前十一年

廿七年辛丑
一九〇一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路礦學堂畢業。

前十年

廿八年壬寅
一九〇二年 二十二歲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

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前九年

廿九年癸卯
一九〇三年 二十三歲

是年爲浙江潮雜誌撰文。

秋，譯界旅行畢。

前八年

三十年甲辰
一九〇四年 二十四歲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前六年 三十二年丙午 二十六歲
一九〇六年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

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前五年 三十三年丁未 二十七歲
一九〇七年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爲河南雜誌撰文。

前四年 三十四年戊申 二十八歲
一九〇八年

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爲「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

前三年 宣統元年己酉 二十九歲
一九〇九年

是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

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前二年 二年庚戌 三十歲
一九一〇年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前一年 三年辛亥 三十一歲
一九一一年

九月紹興光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冬，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始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

注：以上月分均係陰歷。

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膺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任命爲教育部僉事。

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餘校稽康集。

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蒐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歲

自四月開始耕作以後，源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爲筆名，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抨擊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實爲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鋒。

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歲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在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雜感錄熱風。

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屋成，十一月修繕之事略備。

與二弟作人俱遷入。

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解放子女之意見，題曰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

收入論文集墳。

十二月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借三弟建人來京

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九年

一九二〇年 四十歲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戲曲一個青年的

夢。

十月譯成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小說工人綏惠略

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一歲

二三兩月又校稽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十一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歲

二月八月又校稽康集。

五月譯成俄國愛羅先珂著童話劇桃色的雲。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十二年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甌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成。

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

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

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歲

五月，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稽康集，並撰校正稽康集序。

七月往西安講演，八月返京。

十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論文苦悶的象徵。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

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是年冬起為語絲週刊撰文。

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範

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之組織，被

章士釗違法免職。

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

十二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為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

雜誌。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

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十五年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始卸却職責。

同月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園，與齊宗願同譯小約翰。

八月底，離北京向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滿於學校，辭職。

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歲

一月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爲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

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

四月至黃浦政治學校講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捕學生，無效，辭職。

七月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學術講演會」，題目爲讀書雜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

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成。

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

十二月膺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

同月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十七年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成。

同月爲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及語絲編輯。

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

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目：老而不死論。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譯本出。奔流創刊號出版。

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成。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

及木刻藝苑朝花，簡稱朝花社。

五月壁下譯叢印成。

同月十三，北上省親。並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二

師範學院、第一師範學院等校講演。

六月五日回抵滬上。

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譯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嬰。

同月爲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

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譯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學講演。

十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十歲

一月朝花社告終。

同月與友人合編萌芽月刊出版。開始譯毀滅。

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

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連盟成立會」

此時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

「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

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拔去，易以義齒。

四月回寓。與神州國光社訂約編譯現代文藝叢書。

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

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

同月譯雅各武萊夫長篇小說十月訖。

九月爲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

同月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數友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

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第一店樓上。

同月譯藥用植物訖。

十一月修正中國小說史略。

十一月修正中國小說史略。

二十年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歲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捕，先生離寓避難。

二月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舊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聯」機關雜誌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爲：流氓與文學。

六月往日人「婦女之友會」講演。

七月爲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畢。

同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爲翻譯，至二十二日畢。二十四日爲一八藝社木刻部講演。

十一月校稽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本。

同月毀滅製本成。

十二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

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二十九日遇戰事，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六日，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四月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評，名曰三開集。編一

九三〇至三一年雜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錄譯著書目。

九月編譯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上冊訖，名曰豎琴。編下冊訖，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比兩地書。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

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

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爲執行委員。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三月魯迅自選集出版於天馬書店。

同月二十七日移書籍於狄思威路，稅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郵九號。

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爲「法西斯蒂」舉行

遞抗議書。

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七月，文學月刊出版，先生爲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

同月「木刻展覽會」假千愛里開會。

又短評集僞自由書印成。

二十二年

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

三月校雜文南腔北調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編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編譯文創刊號。

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

十月木刻紀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盜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齒齟不合。

齟不合。

同月短評集准風月談出版。

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歲

一月譯蘇聯斑台萊夫童話鏡畢。

二月開始譯果戈理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成。

十月編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續寫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百圖木刻本，並作序。

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歲

一月肩及脊均大痛。

同月二十日與友協辦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又校故事新編畢，即出書。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驟患氣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爲之選定蘇聯版畫。

同月編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醫云胃疾，自後發熱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病甚危。

六月，從委頓中漸愈，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
同月，病中答訪問者O. V.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又花邊文學印成。

七月，先生編印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
八月，痰中見血。

爲中流創刊號作小文。

十月，稱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增約二磅，

契訶夫作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本印成。

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坐。

同月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

十七日出訪鹿地互及內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氣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許廣平輯錄：

魯迅先生譯著書目

附：名·號·筆名·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M·阿爾志跋綏夫作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一九二二年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曲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愛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雲：俄國V·愛羅先珂作童話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現歸生活書店印行。

吶喊：短篇小說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北新書局印行。

中國小說史略：上冊改訂之北京大學文科講義。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悶的象徵：日本厨川白村作論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印行所同上。後合上冊爲一本。

一九二五年

熱風：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評。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說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短評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續編：短評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說舊聞鈔：輯錄舊文，間有考正。北新書局出版。現歸聯華書局印行。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隨筆，選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今歸北新書局。

一九二七年

墳：一九〇七至二五年的論文及隨筆。未名社印行。今歸北新書局出版。

朝花夕拾：回憶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由北新書局印行。

唐宋傳奇集：輯錄并考正。北新書局印行。現由聯華書局出版。

一九二八年

小約翰：丹麥F·望·謨作長篇童話。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今歸生活書店出版。

野草：散文小詩。北新書局印行。

而已集：短評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九年

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鷹穗作。印行所同上。

落谷虹兒畫選：并譯題詞。朝華社印行『藝苑朝華』之一，今絕版。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文藝理論小叢書』之一。

藝術論：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〇年

藝術論：俄國G·蒲力汗諾夫作。光華書局印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同叢書之一。

文藝政策：蘇聯關於文藝的會議錄及決議並同上。

十月：蘇聯A·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神州國光社收稿爲『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一九三一年

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商務印書館收稿，分載『自然界』現已出單行本。

毀滅：蘇聯A·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三開書屋印行。

譯著之外所校勘者：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遺。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叢書堂』鈔本，并補遺。未印。

所纂輯者：

古小說鈎沈三十六卷：輯周至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多於汪文臺輯本，未印。

所編輯者：

莽原：週刊。北京『京報』附送，後停刊。

語絲：週刊。所編爲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書局印行，後廢刊。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五冊停刊。北新書局印行。

文藝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冊。大江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印行『烏合叢書』之一。

心的探險：長虹作雜文集。同上。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詩選。北新書局印行。

所校訂，校字者：

蘇俄之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十二個：蘇聯A·鮑洛克作長詩，胡敷譯。同上。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V·但兼珂等作短篇小說集，董秋芳譯。同上。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湖風書局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土溫作小說，李蘭譯。湖風書局印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所校訂者：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小小十年：葉永蓁作長篇小說。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國F·陀恩妥夫斯基作小說，章叢燕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黑假面人：俄國L·安特來夫作戲曲，李齊野譯。同上。

紅笑：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霞譯。朝華社印行。今由聯華書局出版。

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國光社印行『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靜靜的頓河：蘇聯M·咬羅訶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譯。同上。

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譯。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

士敏土之圖：德國G·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蘇聯A·綏拉非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燬。

以上轉錄『三閒集』廣平

魯迅譯著書目續編：

一九三二年

三閒集：短評集之五，皆一九二八及二九年作。北新書局印行。

二心集：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雜文。上海合衆書店印行。

拾零集：三三年將二心集之刪餘者印成。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三年

暨琴：蘇俄短篇小說選集。良友文學叢書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一天的工作：同上。

蘇聯作家二十人集：於一九三六年，將上二種合訂爲一冊。印行所同上。

兩地書：與景宋合著。北新書局印行。

僞自由書：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作短評集之六。印行所同上。又名『不三不四』集。

一九三四年

南腔北調集：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雜文集。聯華書局印行。

准風月談：一九三三年作短評集之七。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五年

錢：蘇聯班台萊夫作童話。原載『譯文』，後由生活書店印單行本發行。

死魂靈：俄國果戈理作長篇小說，原載『世界文庫』，後收入『譯文叢書』。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俄羅斯的童話：蘇聯M·高爾基作童話。『文化生活叢刊』之一。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六年

花邊文學：一九三四作短評集之八。聯華書局印行。

故事新編：一九二二至三五年所作歷史小說集。『文學叢刊』之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俄契訶夫作短篇小說。『文藝連叢』之一。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七年 (遺著)

夜記：收自且介亭文集，從一九三四至三六年雜文十四篇。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魯迅書簡：與友人書信自一九二三年至三七年函札六十九封，三閒書屋印行。文化生活出版社總代售。

且介亭雜文集：一九三四年雜文，三閒書屋印行。內山書店總代售。

且介亭雜文二集：一九三五年雜文，餘同上。

且介亭雜文末編：一九三六年雜文，餘同上。

所編輯者：

譯文：月刊。自一至三期。生活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

魯迅自選集：自選舊日創作二十二篇。天馬書店印行。

門外文談：關於中國語文改進等問題的意見。『天馬叢書』之一。印行所同上。

海上迷林上下卷：覆秋白譯著論文及小說等。與友入集資，以『海上懷霜社』名義印行。內山書店代售。

蘇聯聞見錄：林克多蘇聯遊記。光華書局發行。

蕭伯納在上海：就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再加校正者，野草書屋發行。現由聯華書局印行。

魯迅雜感選集：何凝編。北新書局印行。

士敏土：蘇俄革拉特考夫作。蔡詠裳董紹明合譯。爲『世界新文藝譯叢』之一。新生命書局印行。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蘇聯聶維洛夫作。曹靖華譯。『文藝連叢』之一。聯華書局印行。

解放了的堂·吉訶德：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戲劇，易嘉譯。『文藝譯叢』之一，印行所同上。

尼采自傳：梵澄譯。『良友文庫』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所校訂者：

阿Q正傳：日譯本，山上正義譯。

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增田涉譯。

落花集：王誌之作短篇小說。初版後校訂本。

打雜集：徐懋庸著雜文集。生活書店印行。

集外集：楊霽雲編。一九〇二至三三年雜文。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豐收：葉紫著短篇小說，『奴隸叢書』之一。容光書局發行。

八月的鄉村：田軍著長篇小說，『奴隸叢書』之一。發行所同上。

生死場：蕭紅著中篇小說。餘同上。

所校字者：

桃圖：『譯文叢書』弱小民族短篇集之一。茅盾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所選定者

一個人的受難：麥綏萊勒作木刻連環圖畫故事。『良友木刻畫』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小說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木刻紀程：中國木刻選集。鐵木藝術社印行。內山書店代售。已絕版。

蘇聯版畫選集：從蘇聯版畫展覽會中選出。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所印行者

引玉集：集蘇聯版畫藝術家十一人的作品。三開書屋印行。內山書店代售。

北平箋譜：與鄭西諦合資印行。現絕版。

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同上。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據原拓本及藝術護衛社印本畫帖選出。三開書屋印行。內山書店代售。已絕版。

現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縮本發售。

死魂靈百圖：A·阿庚畫。培爾那爾特斯基刻。三開書屋翻印。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

所已輯印，前未明記者：

會稽郡故書雜集：輯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融會稽後賢傳記，賀氏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會先會稽地志八書而成。一九一五年木刻，用周作人之名出版。

所輯錄，前未登載者：

六朝造象目錄：始自晉代，終於隋代，計十一期造象目錄，未印。

六朝墓志目錄：未完成。

古代漢文學史綱要：爲廣州中山大學講義，在廈門時原名中國文學史略。共十篇，自文字至文章——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未完成。

所未印行之著譯：

集外集拾遺：收集集外集所未備者，未印。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原爲『文藝連叢』之一。未印。

書簡集：將與各方通訊全行收集者，約數百封，未印。

日記：自民國元年至廿五年逝世前。未印。

又稿件：

死魂靈：第二部一部分。

漢畫像：漢碑帖。

附：魯迅先生的名·號·筆名：

幼名：阿 張 長 庚 周 樟 壽 豫 山

學名：周 樹 人

號：豫 才

家庭稱呼：大 先生 老 大

筆名：魯 迅 L S .

周 連 巴 人 令 飛 迅 行 某 生 者 唐 俟 索 士 神 飛 風 聲

自 樹 (以上早期文章所用)

阿 二 華 圍 佩 葦 白 舌 明 瑟 隼 宅 音 楮 冠 宴 之 敖

隋 洛 文 洛 文 許 遐 何 冢 幹 何 干 干 幹 家 幹 游 光

豐 之 餘 葦 索 旅 隼 孺 牛 越 客 桃 椎 丁 萌 虞 明 白 在 宣

荀 繼 史 辯 尤 剛 靈 符 敬 一 尊 余 銘 元 艮 羅 撫 子 明

張 祿 如 張 承 祿 趙 令 儀 倪 朔 爾 欒 廷 石 鄧 當 世 宓 子 章 翁 隼 孟 弧

崇 異 韋 士 繇 黃 凱 音 黃 棘 白 道 曼 雲 夢 文 公 汗 常 庚

莫 朕 康 伯 度 史 賁 朔 爾 焉 于 越 僑 張 沛 仲 度 苗 挺

及 鋒 阿 法 曉 角

魯迅先生逝世經過略記

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先生逝世於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一三〇號大陸新村內九號寓所。當即由蔡元培等組治喪委員會，發表如左之訃告：

魯迅先生訃告

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為各界瞻仰遺容的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輓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聞。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

蔡元培 內山完造 宋慶齡 A·史沫德萊

沈鈞儒 蕭 參 曹靖華 許季葦 茅 盾

胡愈之 胡 風 周作人 周建人

刊登於本埠中文和日文的諸報紙。

夜。

即日下午三時移至膠州路萬國殯儀館，暫停於二樓。第一日由胡風、黃源、兩田、周文、田軍等值

次日上午九時即開始瞻仰遺容了。這時遺容已移停於樓下禮堂中，僅有花園數事，伴於遺容四周。秋天早晨是明靜的，禮堂是空曠肅穆，花香輕輕地溢流着。

於治喪委員會以外，又由臨時辦事人員成立了一個「治喪辦事處」的組織。除履行委員會一切指定外，即担任喪事內部一切事務，如來賓招待，靈堂佈置，簽名，縛紗，祭物收受，通告文書，新聞記者接見等是。由魯彥，巴金，黃源，張天翼，靳以，陳白塵，蔣牧良，姚克，蕭乾，黎烈文，張春橋，趙家璧，費愷，祥，孟十還，歐陽山，周文，聶紺弩，凡容，白危，曹白，周穎，草明，雨田，華沙，釋公，契明，田軍，池田幸子，鹿地亘等組成。

在一進大門的左右，那裏設置着幾張棹子；一面是簽名的；一面縛紗。簽名後，就由縛紗人在你的左臂上束好一幅黑紗，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入口是由靈堂北面一個側門進來，若是團體，就分作一隊一隊地走進。這裏有招待的人員担任引導，等到靈堂裏面的人打出信號，這引導人就請等待在外面的來賓進內了。第一天人雖然死那樣地多，却聽不到一些騷亂的聲音，也沒有超越次序的事情，似乎每個人全成了一頭沉默的烏鴉。

進到靈堂，行過禮，還可以稍稍靜停在靈前一刻，而後沿着屍身繞一個U形的半灣，再由南門出去。那裏也是有人守候着，他們爲我們掀着到外面去的幃幕，有時也把自己的眼淚，來陪一陪來賓。

第一天（二十日）簽名瞻仰遺容的一共是四千四百六十二個人，外有四十六個團體。

是日及二十一二十二兩日仍由胡風、黃源、雨田、田軍等值夜。

第二天（二十一日）由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為瞻仰時間。一切程序均照舊。下午三時入殮，從此就從那棺單的玻璃外面，瞻養着半身的遺容了。

第三天（二十二日）由上午八時到下午二點的規定為瞻仰時間，可是到一時三十分即準備啓靈了。

一時五十分舉行「啓靈祭」。敬禮後，由參加的三十餘人繞棺一周，而後始由鹿地亘、胡風、巴金、黃源、黎烈文、孟十還、靳以、張天翼、吳朗西、陳白塵、蕭乾、聶紺弩、歐陽山、周文、曹白、田軍等扶柩上車。原來擬定的時間是一時三十分上海民衆舉行「獻旗禮」，二點整列出發，三點三十分到達公墓。四——五點安葬，結束還是延到了兩點三十分纔啓行。

原來擬定的經路是：膠州路，赫德路，愛文義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虹橋路，而後至萬國公墓。結果呢，捕房以怕擾害秩序為由，未蒙允許，後來是：膠州路，極思菲爾路，地豐路，太西路，虹橋路……這樣經過着的。

到達公墓，已經是近乎四點三十分了。這遲緩的原因，當然是出發時延誤了時刻，而同時也因為參加送葬的行列中，一部小學生的年齡太小了，他們却也要步行來送葬魯迅先生。

行在行列先頭的，那是由歐陽山、蔣牧良以及別人，交替地執掌着「魯迅先生喪儀」一幅特

大的棺額。接着是執轎隊，花園隊，執歌隊，遺像，靈車，家屬車，執紼者，徒步送殯者，送殯汽車。爲了行進時便利，序列有時也更換着。

在租界區域內，巡邏在行列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徒步的巡捕，全是掛着槍。

行到中國界的虹橋路，便由黑衣白纏腿的中國警察接替了。他們底長槍却全裝了刺刀，短槍也掛好了把子。但是我們這行列是安甯的，我們底手是空的，僅是連綿地全唱着送葬歌，聲音還是那樣低啞和陰沉……。

抵達墓地就按着這樣的程序開始了葬儀：

一、奏哀樂。

二、由蔡元培，沈鈞儒，宋慶齡，內山完造，章乃器，鄒韜奮諸君作了關於先生安葬的演說；繼由田軍代表了「治喪辦事處」同人及譯文，作家，中流，文季四社同人作了簡短的致詞。

三、唱「安息歌」。

四、由上海民衆代表獻「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於棺上。

五、仍由啓靈時抬棺諸人，抬棺入穴。

在一片沉重廣茫茫練練似的哀悼的歌聲底纏裹裏，先生的靈柩，便輕輕地垂落進穴中。

夜了。天西的月亮還沒有滿弦；深秋的風，動着墓地上蒼楊和梧桐的葉子，加了那仍是一條沉落向海底的練似的歌聲，輕輕地沉向了遠天！

逝世消息

一九三六年

第一輯：

——十月十九日——

一、大滬晚報

中國文壇巨星殞落

魯迅先生今晨逝世

昨日，起突發惡性氣喘症醫治罔效

今晨五時長逝遺體送萬國殯儀館

中外各界一致表示哀悼

摘要：該報除略載先生略史及患病經過外，並

刊木刻頭像一幅。

二、上海，大晚報：

患肺結核病體突變

魯迅今晨逝世

享年五十六歲遺體移殯儀館

友好組治喪會往弔唁者接踵

摘要：該報除載先生略史及逝世情形外，並載

先生逝世後照像一幅，最後墨跡一幅。

三、上海，華美晚報：

中國文壇失鉅星

魯迅今晨在滬逝世

今晨五時二十分長溢於滬上寓所

四、上海，大美晚報：

文壇巨星殞落

魯迅今晨逝世

二時二五分病逝滬寓

宋慶齡等已組治喪會

摘要：該報載：『……名驚世界之中國唯一學

術家，今竟因病魔之纏繞高爾基氏之後而逝世，實為中國學術界之一大損失也。』（節錄原文）

——十月二十日——

一、香港，珠江日報

中國新文化運動領導者

魯迅先生在滬逝世

摘要：該報登載照片及遺墨各一

二、上海，鐵報：

文化巨人

魯迅逝世

摘要：『我相信每一個他的讀者，當聽到這消息後，一定要這樣的驚慌的問一聲的。無疑的中國文壇的巨人的死，不僅震驚了許多的人而且是我們的無數的人在苦難的人們的一個最大的損失！我們將如何熱烈地來追悼這位偉大的作家呢？』（該報原文之一節）

三、香港，港報：

世界前進文學家

魯迅先生逝世！

高爾基逝世後又一震驚世界的

噩耗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突失一英勇

戰士

本報電滬發起文化界一

致追悼辦法

文化界痛失領導

摘要：該報刊載照片及遺墨各一。

「中國文化界革命領袖世界新文化運動戰士著作家魯迅，突於昨日（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半，遺留其維護世界和平與文化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重任而逝於上海寓所，此為蘇聯文化界領袖高爾基逝世後震驚世界不幸之消息，而將引起全世界文化界之哀悼。」（原文之一節）

該報致滬文化界電文：上海生活書店郵籍部周樹人先生轉周樹人先生家屬：驚接樹人先生病逝滬寓噩耗，中國文化界痛失領導，本報同人不能勝哀悼，特電慰唁，除擬編印特刊外，並擬發起文化界舉行周樹人先生追悼會，刊行遺作，並決定永遠紀念辦法，以垂不朽。本報願於文字上，經濟上盡力，藉表敬意。香港港報皓。

四、上海，華美晚報：

哀悼魯迅逝世

中國左翼文壇領袖魯迅先生於今晨五時二十五分逝世，我們拋開一切見解的歧異，以及私人友誼的衝突，對於他的死，謹致沉痛的哀悼！

摘要：從：『我們拋開一切見解的歧異，以及私人友誼的衝突……』我們知道這報紙不獨是與魯迅先生生前政治和其他的見解不同，似乎這中間也有「會是」他的友人。可是他們也來哀悼。

五、上海，申報：

我國文壇鉅子

魯迅昨晨逝世

明午在萬國殯儀館大殮
二十二日運萬國公墓安葬

摘要：『我國文壇鉅子魯迅，患肺病甚劇今夏曾一度頻危，旋在滬診治，已漸康復，十七日因散步及談話過勞，致病情突發，喘息甚劇，不能安眠，經延醫急救，卒致不起，於昨晨五時許溘然長逝』（報文之一節）

該報除記載魯迅先生的逝世情形及生平外，並載華聯社日本東京電：「中國文豪魯迅氏逝世消息傳到此間後，日本文學家如：青野季吉，林房雄，秋田雨雀，藤森成吉，石濱知行，岡邦雄等，均同聲悼

惜。感認魯迅氏文學修養深遠，社會思想卓越，爲東洋文學者羣中之明星。此項溘然長逝，實爲世界文壇上之國際文化上之巨大損失。現秋田雨雀等，爲紀念此東洋文學巨人起見，已發起鳩集基金，爲氏鑄造銅像云」

註：該報附有悼文一篇

六、北平，世界日報：

僅享年五十六歲

「魯迅」昨在滬逝世

遺夫人，愛人，公子各一

蔡元培宋慶齡等組治喪會

周作人含淚談魯迅身世

劃時代的作家

摘要：該報陽記載周作人君關於魯迅先生的談話外，並載北平教育界及文藝家：蔣夢麟，沈兼士

，梁實秋，楊振聲，沈從文，黎錦熙等諸君，關於魯迅先生逝世的感想談話。

七、北平，北平新報：

魯迅昨晨在滬病逝

患肺結核不治遺體今日大殮

曹靖華丁非等聞耗悲痛失聲

摘要：該報除載照片遺墨各一及編者致詞「哀曲前奏」外，餘爲曹靖華，丁非，晦明，阿D諸君的哀悼文章及印象記等。

八、上海，時事新報：

我國文壇重大損失

魯迅昨日逝世

病肺轉劇難治竟致不救

遺體明日大殮後日安葬

摘要：該報載魯迅先生遺容一幀及最後遺墨一幅（像寄內山完造君的）並載彌留時日情形一斑：

情況悲慘

當時因憑一時病勢突變，故派看護婦田島在旁照料，每隔三十分鐘用酸素吸入，以助其呼吸。並注射強身心針蓋至兩日內無變化，即可渡過危機，至昨晨五時，呼吸益促，經注射三針無效，延至二十五分時，心臟麻痺，遂溘然長逝，時在側侍護，僅氏妻許女士，弟建人，及看護婦等三人云」

（該報原文節錄）

同報第四版又載魯迅先生木刻遺像一幀，「簽名式」一，及萬國殯儀館記載一斑：

中國文壇一顆巨星殞落

萬國殯儀館

瞻仰魯迅先生遺容

在靜穆的空氣中感到重壓

作家前往弔唁共三十餘人

萬國殯儀館的門口靜得像一片死水……在洋台上伏着幾個文學青年型的青年，他們的臂膀上纏着黑布，臉上像抹着一片霜，眼光呆呆的望着下面……

魯迅先生的屍體打橫的臥着，他的高高的顴骨，長大的耳朵，和他的鬚鬚都和我們在照片上所見到的同樣熟悉。他穿着棕色的長袍子。靜靜地睡在那裏，像正甜睡着。

房間裏，陳列着很多花圈，泛着沁人的花香，電燈也吐着雪亮的光芒，但在這樣平靜寧穆的環境中，却有種說不出的使人感到難受的氣壓。這難受，並不是聽到一大羣老少的哭泣才會有的，而是覺得好像掉了什麼重大的東西，而這東西即使是用任何的力氣，却不能把它找回來。

我們呆呆地「悵然若失」地站在那裏好一會，腦子裏並不思索什麼東西，眼前好像茫茫的一片，遠旁邊有位畫家在畫着他的遺像也由清楚而逐漸模糊。

在外面洋台上許多作家還是呆呆地坐在那裏，天在漸漸地掛起黑幕，在灰黯的光線下，那些作家的臉上變得更難看了。

九、上海，立報：

我國文壇巨星殞落

魯迅昨晨溘然長逝

十八日晨舊病加劇竟致不治
宋慶齡等組治喪會主持喪葬

摘要：該報載魯迅先生遺容一幀。

（本報特寫）我國的文壇巨星殞落了！……他

三十年來在革命上及文學上工作，鬥爭的艱苦，精神的堅強，終於戰不過身體的衰弱，溘然逝世了，

真是我們重大的損失！所以他的惡耗傳出後，全國的人定是震悼得很！

（原文節錄）

一〇、上海，廣東報：

中國文壇之唯一領袖

魯迅先生昨晨逝世

舊病肺結核驟發轉劇醫治罔效長眠
滬寓
遺體移萬國殯儀館今日允各界瞻仰
遺容

摘要：該報除記一般經過外，無特殊記載。

一一、上海，新聞報：

魯迅昨晨逝世

明午在萬國殯儀館大殮
廿二日運萬國公墓安葬

摘要：該報除一般記載外，亦無特殊記載。

蘇聯電中蘇文化協會

致唁魯迅

文學大衆化乃中國進步作家
氏之逝世乃全人類極大損失

電一

南京中蘇文化協會孫會長鑒：中國傑出作家魯迅（周樹人）氏之逝世，爲中國文化界與全人類之極大損失，敝會特致電唁，以誌哀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齊爾尼夫斯基。

電二

南京中蘇文化協會孫會長鑒：全蘇聯作家得悉名作家魯迅氏逝世，特誌電唁，以誌哀忱。魯迅氏之寫實作品，切實反映中國民衆之生活，故對全蘇作家關係，至爲密切。幾年來魯迅氏爲推進文學大衆化，耗盡心力，此乃中國之進步作家，堪引爲永久紀念，而尤爲吾人所極感佩者也。蘇聯作家協會斯塔夫斯基

文壇唯一權威者

魯迅昨晨逝世

摘要：該報除引日作家佐藤春夫語精致悼詞外，並刊先生著作書目及遺囑等。

一四、上海，時代報：

預作遺囑不期竟成讖語

魯迅昨晨在滬寓逝世

肺結核病情突變卒至不救
遺體移萬國殯儀館定明午大殮
今明開弔後日運萬國公墓安葬

一五、上海，時報：

魯迅昨晨逝世

明午在萬國殯儀館大殮
念二日運萬國公墓安葬

一六、上海，東方日報

魯迅昨晨逝世

一七、上海，大公報：

魯迅昨在滬逝世

患肺結核重症有年

遺體將葬萬國公墓

蔡元培等組治喪委員會

摘要：該報計載先生生前木刻頭像，照像，逝世後照像，及先生夫人許女士，海嬰，周建人先生

合照各一幀。著譯目錄一。

一八、上海，神州日報：

魯迅逝世

明日大殮後日安葬

一九、上海，辛報：

文壇殞此巨人，四海同深哀悼

魯迅氏不幸於昨晨溘逝

摘要：該報計載先生逝世後遺容一幀略史一，

轉載佐藤春夫悼語，及先生著譯書目等。

二〇、上海，民報：

因肺病轉心臟麻痺症

文壇巨子魯迅逝世

蔡元培等組織治喪委員會

昨午大殮後日葬萬國公墓

摘要：該報載先生逝世後遺容一幀，及逝世經過等。

過等。

二一、上海，大滬晚報：

膠州路畔空氣肅穆

萬人憑弔魯迅

明日中午大殮後日安葬
郁達夫等來電慰問遺屬

二二、上海，社會晚報：

文星殞落：各界憑弔

殯儀館內瞻仰魯迅

『中國高爾基』蓋棺前夜

二三、上海，華美晚報：

千餘青年

今晨弔魯迅

中學女生結隊瞻遺容

明午十二時大殮

第二輯：

十月二十一日

一、上海，大滬晚報：

一代文豪歸宿

魯迅下午大殮

今晨瞻仰者仍極擁擠

定明日安葬萬公國墓

二、上海，大公報：

魯迅遺體

今日入殮

昨往弔祭者四千餘人
以學生及工人為最多

摘要：『昨日自晨至暮終繹往弔者不絕於途。

弔者多係青年學子及工人——弔客中竟有痛哭失聲者。餘均穆肅致敬，鞠躬為禮，氣象極為莊嚴。』

(原文節錄)

三、北平，民聲報：

故都文化界

擴大追悼魯迅

由個人團體雙方發起

摘要：該報載追悼魯迅先生的舉行：個人方面

由曹靖華，許壽裳，沈兼士，顧頡剛，朱自清，謝冰心，沈從文，孫席珍，梁實秋等發起；團體方面由作家協會，北方文藝社，世界語編譯社，學生聯合會，婦女救國會等發起。

『魯迅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模範，指示了中國智識分子應該走的途徑』（節錄該報社評原文）

『魯迅爲了中國人民，寫作與戰鬥，直到最後一呼……在他的遺囑裏明白的告訴我們：「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可是人終於是有感情的人，在忘記了魯迅以前，我們須要來一次小小的紀念。這紀念，主要還是爲了活人。』

（節錄該報「魯迅特刊」中編者「前奏」

中的話）。

此刊除轉載魯迅先生「死」的一篇文章外，尚有堅平，深伏，紋豹，葆奎，語君等哀悼文章。

四、暹京華僑日報副刊「華僑文壇」：

摘要：計刊病佛，琳瑯，辣烟，白干，許俠，

實靈，命吾，丁舟，語君等哀悼詩文八篇。

五、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徵稿

啓事：

在此民族革命激化之過程中，這個偉大的文化領導者遽然離我們事（先）長逝了爲了紀念這個不朽的人格，爲了使大家了解他給我們遺下的任務，我們籌備着出個專刊，來盡些傳播的責任。這裏我們是懇切地希望站在同一戰線上的朋友們，對這個偉人！我們底領導者逝世紀念，寫些稿件，朋友們！將血和淚傾瀉在這裏吧！這是值得我們洒血淚的。

六、上海，立報：

殯儀館中空氣肅穆

五千餘人

昨瞻仰魯迅遺容

遺體定今午入殮

明午安葬

宋慶齡表示應完成魯迅偉業

摘要：「宋慶齡談話」：記者見到宋慶齡時

詢問「對魯迅先生底死的感想」及「對魯迅先生身後問題的意見」。她的答覆是：「魯迅先生底死，

是中國一種重大的損失。至於「身後」問題，魯迅

先生前既然爲中國民族求解放而奮鬥不懈，死後我

們便得拿他這種精神去宣揚給全國的民衆。紀念他

的辦法，則是把他的那種求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精神

，擴大宣傳到全世界去而幫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跡

和偉業」』（節錄原文）

六、上海，申報：

五千餘人

昨日瞻仰魯迅遺容

日俄兩國均有電唁
今午入殮明午安葬

摘要：日俄電文另件

七、上海，時代報，天問：

悼魯迅

摘要：該刊計收先生的遺照，遺墨各一幀。李

又曦君悼文一篇遺墨係書杜牧詩：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烟雨中。

附記：其餘上海各報紙如新聞，大美，時事新報，中華日報，民報等均有記載。惟一致相同故從略。

編者

一、上海，鐵報動與靜「紀念魯迅先生

逝世特輯」：

摘要：該刊計刊載先生的遺容一幀，先生的愛子海嬰照像一幀，影愚，忝生，雪村諸君哀悼詩文三篇。

二、北平。北平新報：

曹靖華一夕談：

悲魯迅遽爾云亡

他說：蘇聯失掉了高爾基
損失不若中國死去魯迅大

平文藝界將發起追悼會

摘要：該報除載曹君談話外，並節載魯迅先生給曹君信一封，係十月十七日發出者。內容關於海上述林及自己病狀報告。

三、雲南，雲南日報副刊南風：

摘要：內載木刻二幅。悼文計有應蛟，金華，沈沉諸君各一篇。

四、香港，超然報：

摘要：該報除於「中外要聞」欄內，刊載魯迅先生逝世前後經過外，並刊載香港文藝界，擬發起追悼會新聞一則。

五、上海，廣東報：

我國文壇最英勇的戰士

魯迅遺櫬昨已安葬

青年羣衆自動執紼者六七千人
中外各領袖親致悼詞盛況空前

六、上海，時報：

魯迅遺櫬今午出殯

下午四時安葬萬國公墓

七、山西，山西黨訊：

摘要：太原消息，魯迅先生逝世後，即由該市文藝界田星福，楊焦圃，杜任，趙秩心，亞馬，李談虹諸君等，發起「太原市文學青年追悼魯迅大會」。

八、香港，大眾日報：

摘要：該報除刊遺容及遺墨各一外，並記載魯迅先生逝世經過，及身世和著譯書目等。

九、上海，新聞報：

魯迅遺體昨午大殮
今晨出殯安葬

一〇、上海，華美晚報：

大批青年學生
送魯迅入葬
十四作家親扶棺柩

一一、上海，大晚報：

巨星落大地

魯迅出殯

蔡子民宋慶齡執紼

哀歌聲震動了蒼空

一二、上海，立報：

一代文豪
從此永別

魯迅遺體昨大殮

今日葬萬國公墓

定下午二時出殯

蔡元培等將執紼

一三、暹京華僑日報副刊：

摘記：該刊除刊載魯迅先生遺照一幀外計有哀悼詩文六篇。列名團體三十六，文藝作者，一百六十三人。並「緊要通告」一則：

緊要通告

魯迅先生的死亡，不止中國文壇的損失。華僑文壇單出特刊也是不能表示我們的力量。作者如有追悼的文字，請儘速寄來，編者決定把他儘量儘速的逐日發表，請敬愛的作者們注意。

但從下個星期一起的華僑文壇都準備送給各個文學社團作追悼魯迅先生的特號，已在本壇附有刊物的社團當然要給他發表，不會附刊有刊物的文學社團亦請儘速前來接洽。平時對於各社會的刊物，雖不能夠完全容納，對這偉大的慘痛的事件，却非這樣做不可。請努力文運的諸社團總動員的來一個偉大的紀念週！

一四、上海，大晚報：

摘要：該刊計收刊崔萬秋，趙景深，列斯，何

家槐諸君等哀悼文章三篇附錄啓事一則：

副刊編輯室啓事

一 今日因火炬發刊追悼魯迅先生專號第一號，剪影暫停一日。

二 明日火炬每週文壇爲「追悼魯迅先生」專號第二號，請讀者諸君注意。

十五、上海，立報：

摘要：該刊計載遺墨二幀。（係寄謝六逸者。）及一丁所輯「魯迅語錄」七則。哀悼文章一篇。

「……我試用一個頂粗淺的比喻來說明他的技巧，他的散文，有如「插鼓」樣……幾十年來，魯迅所敲的，就是一面催促文化界覺醒的戰鼓。」（節錄：「魯迅的散文」一丁作）

附：

編輯餘談

十九日得了魯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們萬分惋惜。其時本欄早已拼版，只得抽出餘白，寫了簡單的悼辭，於昨日刊出。今天本欄的文章是編者在匆促中徵集而來的，自然不足以言紀念死者。希望讀者多寄文章，就魯迅先的作品，思想方面，用不阿諛不嫉視的態度，作詳盡的批判與介紹，使我國的大眾對於這位文壇巨星更有深切的認識。

一六、上海，生活星期刊：

摘要：刊木刻遺像一幀。「魯迅先生警句集」十一則。悼文兩篇。

附記：二十二日上海各報紙大致記載喪儀經過因另有詳載。故從略。——編者

第三輯：

十月二十三日

一、上海，申報「文藝專刊」：

摘要：該刊共刊哀悼詩文七篇。木刻像一幅，

原稿墨蹟一幅（墨跡係魯迅先生夫人許女士代書的，該刊誤以為親筆。謹此附明）作者有：隅，歐陽山，唐弢，白薇，王任叔，楚陽，草明諸君等。

「……他雖屬於父親的一代，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一代的人們，我們不要忘記放在他的棺上的那一把鮮血淋漓的匕首。」

（節錄隅君：「悼魯迅先生」原文）

附：

編輯室啓事

追悼魯迅先生專號，蒙各作家賜稿，非常感謝。惟因篇幅所限，未能於本期一一刊出，甚歉。本期未登諸稿，當於三十日出版的本刊繼續登載。尚冀各位作家鑒諒。

二、雲南，雲南日報「南風」附刊：

摘要：該刊刊載木刻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一幀，及：「從打叭兒狗到反日」（作者張子齋）長文

一篇。

『一提到「魯迅」二字，我們就聯想到他打叭狗的精神。

在中國，自五四以至現在，打狗的人也的確不少，但大都是才一打去，就又住手，甚至和他搖頭擺尾，一道兒去了。

魯迅先生不然：他反對市儈們的「中庸之道」反對妥協主義，主張凡是叭兒狗，都非打不可，即使牠失足落水，「也應該「又從而打之」，換句話說，要打得澈底。」（以下係抄魯迅先生自己的文章）（節錄作者原文）

三、北平，北平新報：

摘要：中法大學學生原擬於二十二日開追悼大

會、嗣因事改期二十三日。

北平市立圖書館長李文禱，應北平育英電台之邀，擬於二十三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在該台講播：「魯迅之生平及其著述」。

師大英文學系一九四〇班，擬於二十四日開追大會。東北大學學生會亦擬定期開會追悼。

作家協會電致許景宋女士深表哀悼。

四、山西，山西黨訊：

摘要：該刊除載木刻遺像一幀外，並載追悼會籌備事項：

一、決定於星期日上午在黨訊社大禮堂舉行。
二、參加團體有青年文學研究會，山西黨訊社，最後生路社及其他二十餘人。

三、決議事項：

- 1 報告魯迅先生生平。
- 2 魯迅在文化界的位置。
- 3 籌備追悼魯迅先生的經過。

附記：以上係就二十三日報紙摘錄。

編者

十月二十四日

一、北平，北平新報：

中法大學

魯迅追悼會特寫……

會場空氣莊嚴肅穆

千百男女慟喪導師

摘要：於二十三日午後四時餘，大會開會。由

曹靖華及李鶴齡君任講魯迅先生逝世情形及其他。到會男女學生千餘人。直到天黑才散會。

「……可是當他（指曹君）說到魯迅先生爲中華整個民族生存而犧牲的爲千百萬不願作奴隸的人們而犧牲的，這一些話已經是針一般的刺在了青年們的心上……」（節錄該報原文）

二、北平，北平新報：

魯迅追悼之頁

摘要：該刊計載：北秩，余修，洛蘭，何林諸君等悼文四篇。其中何林君的一篇：

爲「悼魯迅先生」——

對大公報「短評」記者及其
儕輩的憤言

係對各無聊報紙故意歪曲事實的一個反撥：

「……目的倒是在死人身上再狠狠的咬他幾

口，恨他死得太晚的！不信有華北的堂堂大報的堂堂「短評」在這裏：

「……他那刻薄尖酸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的不良影響。」

——十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短評」——

「悼魯迅先生」

我要請大公報「短評」記者詳細的指出來這「不良影響」的具體內容，讓讀者看看，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的「不良」！……」（節錄原文）並附：

北方文藝協會

爲悼魯迅先生

徵文：

北方文藝協會主編之「文藝動態」創刊號以追悼魯迅文章佔三分之二篇幅。現在徵集稿件，限本月二十七日截止，稿寄中國學院王新一君轉交。

三、九江，九江日報：

魯迅先生逝世特輯

摘要：該刊載木刻頭像三幀，轉錄許女士「哀詞」一篇，先生遺囑（刊中流者）一節，如摩西，王漱汝，李聰甫，史晚青諸君等，悼文四篇。

四、山東，山東日報：

追悼魯迅先生專刊

摘要：該刊計載，木刻頭像一幀，譯著書目表一，筆名表一，遺囑（載中流）一節。餘爲則誠，紹濤，穆梵，李欣放，薛玉秀諸君悼文五篇。

——十月二十五日——

一、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之一

摘要：該刊計收蕉，斯文，瑤瑤，白丁，行者諸君哀悼詩文五篇。

「我們，爲他的死去而哀悼，是「必然」的；爲完成他所未完成的是「必要」的。朋友們！僅以悽愴的心情來追念魯迅先生是不夠，我們應該以一顆熱烈的心，兩隻能動的手來追念我們的導師。」（節錄「發刊詞——蕉作」）

二、九江，九江日報：

魯迅先生逝世特輯之二

摘要：該刊計載余輝，失名，史晚青，趙景琛諸君哀悼詩文四篇，轉載日本佐藤春夫對魯迅先生的評語一節。

「記得——民二十二年的夏天，我初次開始讀文藝書的時候，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我選讀的書中，一篇給我印象最深的小說。我現在努力從事文藝工作，也可說是這篇小說的力量」（節錄：「悼念魯迅先生」余輝作）

三、北平，北平新報：

魯迅追悼之頁

摘要：該刊計收阿森，陳樹暉，洛蘭諸君悼文三篇，轉載魯迅先生語錄（半夏集）一節。

四、山西，山西黨訊：

本市文化界

今日追悼魯迅

大會發唁電弔問魯迅家屬

摘要：上午十時半在「山西黨員通訊處大禮堂」舉行。

——十月二十六日——

一、北平，北平新報：

魯迅追悼之頁（三）

摘要：該刊載謝君，李潔華，茹珍諸君悼文三篇。

二、南通，×報：

新文藝追悼魯迅先生特刊（一）

摘要：該刊計載木刻頭像一幀，筆名抄及著譯表各一，傳略一，鄭伯康君悼文一篇。

三、北平，中報：

悼魯迅特輯

摘要：該刊計載遺照一幀，書目一，傳略一。李輝英，金肇野，曹聚仁，乃光，張雪玲諸君悼文五篇。

四、××，循環日報：

魯迅專號

摘要：該刊計收陳端，黎挺，黎謙，乙龍，語君悼文四篇。

五、南通，×報：

摘要：該刊計載李素伯，蔣椿諸君哀悼詩文三篇。餘爲轉錄許廣平女士的「哀詞」，及「遺囑」（載中流者）輓聯等。

六、滬京，華僑日報「華僑文壇」：

摘要：該刊計收啓明學生蔡瑞珠諸君（十三人）共同悼文一篇。及吳光言，路路，金石，鍾龍耀，串出，黃秀諸君悼文六篇。漫畫一幀。漫畫題名爲「繼續前進」。係畫一青年雙手持筆，足蹈「魯迅遺志」之路躬身突擊狀。

『魯迅——我們的戰士！你竟摒下了我們而永息了！但是你可知道我們在這裏悲悼嗎？我相信你是知道的，並且一定也很悲痛的，但要知道，我們的悲悼，是我們應有的感情所衝動而悲悼：像稚雞失落了母雞一樣的哀鳴。』（節錄路路君所作原文。其餘悼文也均真摯動人心肺，惟因篇幅，限不能多錄「像母雞失落了母雞一樣的哀鳴」這便是怎樣一句哀言！編者。）

七、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之二

摘要：該刊計收行者，子範，毅莊，盧夢，佛克緒君哀悼詩文六篇。

八、九江，九江日報：

魯迅先生逝世特輯之三

摘要：該刊悼文係史晚青君作「魯氏逝世之前後」的續刊。

九、上海，大晚報「火炬」：

摘要：該刊計收曹聚仁，杲汎君哀悼詩文兩篇。

一〇、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

會場上的素描

摘要：這個追悼會在二十五日上午舉行的簽到出席者約七百餘人。地址是在黨訊社的大禮堂。

『忘了我』，噢，我們怎能忘了你？『不要

作什麼紀念」，我們怎忍不來紀念你？」（摘錄魏

詞一斑）

當地出版的拉丁化叢書第二種「窮人的朋友」出版時，廣告上也是這樣寫着：

紀念魯迅
應該學拉丁化

一一、香港，港報：

本港文化界

籌備追悼魯迅大會現在

進行中

據假青年會為會場

敦請名人講演魯迅先生平

摘要：據該報所載，已向「華民政務司」年會

執事者請准了！

十月二十七日

一、開封，民言日報「跋涉副刊」：

摘要：該刊計收魏蘆笛，張因凡，高天諸君哀悼詩文三篇。

二、九江，九江日報：

魯迅先生逝世特輯之四

摘要：該刊計收漱汝，徐文，吏晚青諸君悼文

三篇

附：

編後碎墨

特輯四天，沒有一天令人滿意：

(一) 時間匆迫，不能將照片裝版。

(二) 地位窄小，較長佳作諸多割愛。

(三) 錯字特多，沒有一一校正。

謹請作者暨閱者諸君原諒！

(原文)

三、中國日報「今日文學」：

魯迅先生紀念特刊

摘要：該刊計收木刻頭像一幀及克，潔夫，蕭蔓若，鮮子味諸君悼文三篇。

四、上海，文化報「文化公園」：

紀念魯迅先生特輯

摘要：該刊計收擬先，子修，閑，李野，嬰諸君哀悼詩文五篇。

五、××，東方快報：

追悼魯迅先生專號

摘要：該刊計收輝英，葛守樸，石子諸君悼文三篇，木刻頭像一幀。

六、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之三

摘要：該刊計收夢，秋嘯，行者諸君哀悼詩文三篇。

七、暹京，華僑日報副刊「新獻」：

摘要：該刊計收許俠，阿保，琳琳，白濤，飛電，銳角諸君哀悼詩文六篇。

「唉！魯迅死了！我對於魯迅言論上的認識，雖多而不能說出一個着落，我只記得他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講的一段話，他說：「坐在客堂裏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然而不想實行。」又說：「對於革命患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

就這八句話，我已覺得他不只是一個口頭發表理論的人，而是一個實踐的人，認識自己與革命很清楚的人。他因為能實踐，故不能如郁達夫之閑散，不能如郭沫若之多賞櫻花。他就以老病之身，常在鷹犬圍襲的恐怖中，幾次領晤着鼠竄兔逃趣味，他因為認識革命很清楚，故對於自稱中國托洛斯

基流的反對救亡聯和戰綫，加以痛斥與糾正。他因為認識自己很清楚，故瀕死而愈露明其人生觀……」

（節錄：「從追悼魯迅說到追悼魯迅者自己——阿保作」原文）。

附：

我們的祭品

本社同人

魯迅之死，是中國文化界的重大損失，也是東方乃至全世界的奴隸們在夜裏鬥爭中所靠以看清自己，看清敵人的一顆巨星之隕落！

常中國革命高潮急劇的擴張，無數被壓迫者，剛在前方搏鬥，遽聞魯迅死去，將挂着槍頭，俯頭垂淚嗎？不，哭泣是墮志的表現，流血才是獻給魯迅的鮮花。

啊！本社同人的意識，也若是而已矣！
洪鐘在頻頻的敲，心潮在滾滾的湧
侵略陣線擺開，和平陣線擺開；我們將
挾托魯迅之櫬到前方去作戰啊！

八、北平，大路報：

悼魯迅專頁

中學生第十三期

蕾社主編

摘要：該刊計收此紫林，雲從，奇零，作夫諸君悼文四篇。

九、北平，北平新報「文藝草」附刊：

魯迅先生追悼特刊

摘要：該刊計收靜如，寒毅，輝英，紹祖，梅

心，陸基諸君哀悼詩文六篇。另一篇齊燕銘君在民院講演略紀：「魯迅先生在歷史上的地位」。

一〇、北平，北平新報：

民院昨晨紀念週

同時舉行魯迅追悼會

邀請孫席珍，齋燕銘講演

摘要：於二十六日上午舉行追悼會。到職員學

生約四百餘人。由教務長劉彥博領導行禮後，繼由齊燕銘君講：

「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

位」

孫席珍君講：

「中國民族解放進程中之損

失」

至十時許始散會。

一一、河南，國民日報木刻研究附刊：

摘要：該刊計收木刻頭像二幅，一爲生前，一

爲逝後爲公儀作。各界參加追悼木刻一幅，王鐘敏作。公儀，秦，潘宇平，柳兮諸君哀悼詩文四篇。

十月二十八日

一、遷京，華僑日報附刊「菩提樹」：

摘要：該刊計載木刻頭像一幀，該社同人花花，高戈，思齊諸君悼文四篇。

「……至於口號，僅僅是喊喊而已，相爭領導權，那是英雄們慣用的功利主義。再做一點文章去賣錢，而是商人們投機生意，甚且含有左傾幼稚病的！理論固然是我們所需要的，但我們要加强實踐像魯迅先生的印「鐵流」和「毀滅」，提拔新作家的作品（田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等）印版畫，提倡「新文字」譯「死魂靈」等才是我們的文化實踐家！新中國的思想家！……」

（節錄；「略談魯迅先生最近的言論——高戈作」）

「……總而言之，魯迅先生對於這三方面都盡過最大的力量，他永遠是站在文化前綫搏鬥的戰士！他永遠是一位民族解放的領導者！他永遠是世界和平的擁護者！然而，先生偏偏死在這個祖國存亡之秋，固然是中國當前的一個重大損失！」

（同上）

一一、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之四

摘要：該刊計收加尼，莎倫，閻椎，冰島諸君哀悼詩文四篇。另外還有小卒君的「追悼魯迅會之前之後」茲節錄一點：

『魯迅先生追悼大會，在本市是當大事過的。那時會場情形的嚴肅悲壯與熱烈，凡是參加的人都已經領略到了……還有關於魯迅先生之生平，現正由行者着手整理，日內即可脫稿，刊登專刊。理合聲明，一併彰揚。』

三、無錫，人報「時代認識」：

哀悼魯迅專號

摘要：該刊計收木刻頭像一幀。野火，石如，何軍，楊西濛，西超諸君哀悼詩文六篇。

附：

編後

雖然魯迅先生遺囑上說：「忘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然而魯迅先生畢竟太偉大了，他的死，正像我們所比擬的——是太陽的殞落。太陽殞落能叫我們無動於中嗎？我們寧願做「糊塗蟲」，我們還是給魯迅先生出悼專號。

因為哀悼魯迅先生的來稿過多，我們打算再「糊塗」一下，下一期續出專號，希讀者速賜該項稿件為盼。（原文）

四、無錫，人報：

下月一日

追悼魯迅

地點錫師或教育會
陳列遺作以示紀念

摘要：由各文化團體及個人發起籌備，臨時邀集各學校參加。

——十月二十九日——

一、暹京，華僑日報附刊「華僑文壇」：

摘要：該刊除轉載魯迅先生逝世經過情形外，計刊笑天，田江，朋鳥，老鼎，四郎，老曲諸君哀悼詩文五篇。

二、上海，申報：

文壇巨星魯迅逝世

摘要：該刊係一畫刊，計載先生遺像，家屬，出殯情形等照片六幅。

『吾國文壇巨星魯迅先生，於十月十九日晨，五時二十五分，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寓內逝世。噩耗傳出後，全國大眾及世界前進作家無不震悼。葬之日，自動參加送葬之羣衆，達萬六千餘人。先生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一生與惡勢力奮鬥，再接再厲死而後已。其學問之淵博，譯著之豐富，識力之深刻，操守之廉介，意志之堅定，個

性之強毅，思想之前進，爲我國文壇僅有之人。一旦殞落，思想界損失導師，實吾民族無可彌補之損失也。』（錄該刊原文）

三、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之五

摘要：該刊計收木刻頭像一幅，行者，映影哀悼詩文二篇。

——十月三十日——

一、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之六

摘要：該刊除續載行者君『魯迅苦難生活與光榮奮鬥的綜合報告』外，另載力侔君悼詩一。

二、暹京，華僑日報附刊「朝陽」：

摘要：該刊計載陳垣，江一夫，雲梅，巴圖，鐵骨諸君悼文五篇。

三、上海，文化報：

摘要：『一個爲大家所崇拜的人，是不容許他人所任意侮蔑的。』（節錄原文）

十月三十一日

一、青島，民報魯迅先生追悼會特刊：

摘要：該刊載木刻頭像一，及周學普，葉屢，徐中玉，軒，蔡天心，吳績諸君等哀悼詩文六篇。
「山東大學國文文會編」。

附：

魯迅先生追悼會開會

通告：

- (一) 日期：明日上午九時
- (二) 地點：山東大學大禮堂
- (三) 講演：台靜農先生：生活事業
施天侔先生：思想影響
葉石蓀先生：藝術創造
周學普先生：一般評述
- (四) 參加：歡迎各界參加。

(原文)

二、山西，山西黨訊：

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號之七

摘要：該刊計收仁山，清風，闖闖，蘊藻，愚吟諸君哀悼詩文四篇。『在編完這幾期專刊以後，我覺得有幾點需要向大家說一下。第一點應該聲明的自專刊刊登啓事徵稿以來，投稿的十分踴躍。這除由本刊對投稿諸君的熱忱表示感謝外，還應該知道也是魯迅先生一生事業，一生努力的成績的感人之一深的一個證明……』(節錄該刊「編後」原文)

十一月一日

一、山東，山東日報：

濟師魯迅先生追悼會叢刊第一

摘要：該刊計收林三，水金，一，廣林，柯林，王植，曼靈，華蒂諸君哀悼詩文八篇。

二、××，華北日報「每日文藝」：

追悼魯迅先生專號

摘要：該刊計收宋弗落，金燦然，唐章，魏伯，王博習，道乾諸君哀悼詩文六篇。另有子弗君譯日本室伏高信「魯迅的印象」一篇。

「……他們憎恨魯迅，却偏要稱讚他一通，對於他的死，偏要表示惋惜，這是寬容。」

魯迅死了，撕破這「寬容」而暴露那裏面的「卑污的惡毒」的手冰冷地垂下了。

但，在這時代「卑污的惡毒」已不是「寬容」所以掩蓋的了。」

（節錄「魯迅的死——唐章作」原文）

「是的，魯迅先生是一把匕首……！匕首他培植着小匕首，千萬把小匕首，他給他們食糧，教他們戰術，使他們辨認着歷史的方向。最要緊的，他使他們學着他苦鬥，堅毅，鋒利，辣辣的精神。匕首，一把老匕首已把他的一切教給許多小匕首了。」

我們要紀念老匕首，就應該本着他的遺志，對準我們周圍的敵人刺，刺，刺……

老匕首不喜歡我們的眼淚，而喜歡我們的拳頭；不喜歡我們的悼詞，而喜歡我們粘有敵人血跡的

戰衣；不喜歡千萬個爲他送殯的青年，而稱讚一個和敵人在陰溝裏拚命的鬥士……」

（節錄「一把匕首——魏伯作」原文）

三、無錫，錫報：

魯迅先生追悼特刊

摘要：該刊計收公生，西超，魏護，西林諸君

哀悼詩文五篇。

四、無錫，錫報：

今晨九時

追悼魯迅

在省錫師附小舉行

各界惠贈哀詞輓聯

摘要：追悼會上，除各界贈送哀詞輓聯等外，並徵有先生的著作若干，陳列會場，任人參觀。有人担任講演。

五、青島，時報：

青島市文化界追悼魯

迅先生專刊

摘要：該刊計收居雷，夢愚，秀山，李斐，居麗，蘭蓀，也算名，邱遇，丁孤，葛，怒豪，鈴子諸君哀悼詩文十二篇。先生墨跡一幅。譯著書目表一。附該刊啓事原文：

本市文化界今日上午九時在市禮堂開追悼魯迅先生大會
希望讀者參加

附該刊「編完寫起」原文：

編完寫起

對於魯迅先生之死，我已說了很多的話，可以不再說了。想到必須對看這專刊的人，編完這專刊，裏面有一兩篇是小學生的作品，（如孟愚的這一篇，就明白也；淨誠實話，他我們的心地很純潔，態度也常追悼魯迅這，在我們看，是比較實際的。文章：魯迅這，擊的並非叫名人來發表一得魯迅這五言八韻的稿子。不全是在青島大人寫的，就是這專刊的稿子。不全是在青島大概的，便當，還有兩篇算不知從那裏寄來的，但爲了當，把他們確有這麼荒涼：出專刊的，得用別處的稿子。魯迅先生作紀念的時候吧？我們知道一定有的！不過，暫時，魯迅先生

六、青島，民報：

摘要：該刊計收先生遺像一幀。周學普，孟式民，李同愈，袁勃，甜冰，王亞平，孟超，顧渭川，杜宇諸君哀悼詩文九篇。

七、廈門，×報：

追悼魯迅先生大會

今在青年會舉行

而已而已而已終古！

摘要：該會係由十餘文化團體，學校，報社等主持。計收到花圈十餘襲，輓聯六十餘付。發出黑紗千餘條給入場羣衆。

十一月二日

一、香港，大衆日報「大衆動向」：

摘要：該報計收黎覺奔，由茨君文兩篇，附該刊啓事原文：

大衆動向發刊

「追悼魯迅先生特刊」徵文啓

事

噩耗傳來，文壇上的巨人，民族革命的鬥士魯迅先生溘然長逝了。這在中國，在東方弱小民族的解放鬥爭中，失掉了一些什麼，那是完全不可估計的。

我們爲着紀念他領導文化界爲大衆爭自由，爲民族爭解放的熱忱和毅力，特發刊「追悼魯迅先生特刊」，希望同聲哀的人們，踴躍投稿，稿件十一月六日止截。十一月十一日發刊特刊（下），特此預告。

二、無錫，人報：

魯迅先生追悼大會

作者
陸華

魯迅先生追悼會

本報
特寫

壞我國防文學之長城天胡不弔
領導革命青年以正軌公可安息

摘要：開會時，由院真君（與先生有師生關係）報告先生傳略。繼由陳芻君講演，謂小學生中學生及青年們，大家應怎樣繼續魯迅先生的遺言，切實作去。

附錄原文一節：
『這裏我想把參加追悼會的同志作一個統計，假使以性別分，那末男性佔十分之七，女性佔十分之三，全體五百餘人中，以教員和學生佔多數，小朋友也到了二三十位，更有少數店員學徒，我們深信魯迅先生的思想，已深入到各個階層，大衆們都在熱烈地愛戴着。』

全體合唱哀悼魯迅先生的歌……』

該刊除載先生木刻頭像一幅外，並載輓聯詞若干付。開會時陳列先生的著作若干。自上午九時起至十一時始散會。地址係在無錫師範附小大禮堂舉行。

三、無錫，錫報：

悲壯沉鬱

魯迅追悼會之寫真(序東)

五百個羣衆哀哀默念
數十幅輓聯字字血淚

摘要：該報所載參加人數五百餘人，會場上陳

列先生著作五十餘種，任人翻閱。同時凡參加追悼者，由籌備會贈送錫報「魯迅追悼特刊」一張。

四、香港，港報：

民族解放的文化戰士之死

廣州文化界將悲壯追悼

統一戰綫下十六個團體共

同發起

以先生之偉大是值得盛大

紀念的

主要還須用求自由的血花

來奉獻

摘要：該報載擬於十一月八日午十二時假地中山紀念堂或中大附中，青年會舉行追悼。參加籌備

計有：

藝術工作者協會 努力社 突進社

藍白劇團 風社 活路社

現實動向社 我們的路社 鐘社

前進社 世界語研究社 廣州新文字會

中工歌詠團 男歌詠團 女歌詠團

青年會等十六團體。並據約：

廣州報公會

廣州新聞記者聯合會

市立教職員聯合會

婦女聯合會

新兒童社

各界救國會籌備會

婦女救國會籌備會

學生救國聯合會籌備會 共同發起籌備。屆時並擬

邀請講演者及音樂家製歌。

五、汕頭，星華日報「流星」：

魯迅的「仇讎」觀

「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一張寬容的人，萬不可和他接近」

——魯迅遺囑第七條——

摘要：該刊計收先生木刻頭像一幅，王逸鶴君

悼文一篇。

六、香港，大衆日報：

香港大學追悼文豪魯迅

許地山講魯迅對新文學貢獻
魯迅文學多爲大衆福利鬥爭

摘要：該報載，香港大學於十一月一日假地該

校馮平山圖書館舉行。由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參加追悼學生約四十餘人，由許地山教授及馬講師等講演。

——十一月三日——

一、暹京，華僑日報附刊「怒濤」：

摘要：該刊計收靜，建華，征鴻，余毅，佳絲，孔西諸君哀悼詩文六篇。

二、河南，民國日報「木刻研究」：

摘要：該刊計收「魯迅先生安息了」章鄂作木刻像一幅，「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第二次輪流展覽會」照像一幅。章鄂君的悼文一。

三、上海，文化報「文化公園」：

摘要：篇該刊計收溪，玉虹君哀悼詩文兩篇。

『你是從來不怕死的，
我們也不是貪生者，
但是我們願意同你同死，
而不願意你先我們而死。』

在不久的將來，

有一個「勝利」的消息，

我們將要報告在你的靈前！

（節錄「悼魯迅——玉虹作」原詩）

——十一月四日——

一、遼京，華僑日報附刊「酬醇」：

摘要：該刊計收「本社同人」，謝燕，如今，文烟，麗尼，路路，傳引諸君哀悼詩文六篇。

二、無錫，人報「時代認識」：

摘要：該刊計收信者野火諸君哀悼詩文三篇。

『「痛失導師」誰忍心寫下的呢？寫得那麼尖硬，刺碎了大批心哪！

這兒沒有輝煌華耀的彩樓，也沒有威風凜凜的門崗，可是這兒有沸熱的心，火紅的

情。

（節錄「魯迅先生追悼會速寫——野火作」原文）

十一月七日

一、山西，黨訊：

摘要：

魯迅和孤桐

當民國七八年，章士釗做到北
京政府的教育部總長時，說魯迅有
一鼓動學潮的職，開了一種嫌疑，且因
而把他的僉事職開了一缺，並且一
為一通緝七教授，動了火，用他的
辛，於是魯迅與孤桐派馬地和他
孤桐總長，大開筆戰。孤桐派的西
授之類，現在我家的一孤桐總長，
已放了洋場大律師的生涯，居然
搖身一變，走馬上任，做了冀察政
委會的一紅倌人。我們一定是可
迅先生死了，不，我們一定又可
以讀到較更辛辣尖刻的諷罵章士釗
的文章吧！

十一月八日

一、遼京，華僑日報「星期論壇」：

追悼魯迅先生

摘要：該篇論文係關於在遼京的光華堂追悼魯

迅先生的意義。

二、暹京，華僑日報「星期刊」

暹羅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 大會特刊

摘要：該刊計收載先生遺容兩幀（一爲生前；一爲逝世），先生簡史一，病逝經過報告一，安葬記一，刊前詞一，追悼會秩序一，鈔印「魯迅先生輓歌」。

十一月九日

一、山西，山西黨訊：

誰配編輯魯迅先生全集

摘要：該刊所載關於編先生全集，事係轉載上海報紙的，多有失實的地方。比方說先生的中文本全集，將由黃源，胡風，巴金，黎烈文，張天翼，孟十還，蕭軍等編輯。這是不確的。

二、上海，文化報：

追悼會在開封

摘要：該報載，開封文藝界追悼會係於十月二十五日在開封師範舉行的。歷時四個半鐘頭。除各界輓聯詞，花圈，講演外，並由「中原文藝社」贈每人一份「開封文藝界追悼魯迅先生特刊」。

「……整整四個半鐘頭，灰黃色太陽已偏四五度，掌聲如雷中，我們散會了，每人臉上是：興奮，嚴肅。悽愴，悲哀的表情早已消失，好似說：

「我們偉大導師是死了，可是，千百萬的後起者，却在勇往邁進！

邁進！」

（節錄姜明君作原文）

三、暹京華僑日報副刊「華僑詩壇」：

摘要：該刊計收先生手寫詩稿遺蹟一幅。病佛，陳禮士，征鴻，浩漫，立惠，周鵬魂，駱駝，笑天，毅諸君哀悼詩文九篇。附該刊通訊原文：

通訊

敬愛的讀者和作者諸君，詩壇這個追悼號，擱至今天才出版，你們該會體察實際的情形，而不會責到編者吧。

真抱歉的是在悼魯詩作中，仍然有文抄公混進來，第一個發覺是吾之君，謹謝吾之君，這個事情已交『悼中國高爾基去了』的作者自理了。

還有一點也是極抱歉的，是悼魯迅的詩，在這個專號裏仍然有許多佳作見遺，這樣無法子，到底還是由編者道歉一聲『對不住』了事吧。

四、上海，文化報「文花園」：

摘要：該刊計收小黎，王超敏君的悼詩兩篇。

十一月十日

一、河南，民國日報「木刻研究」：

摘要：該刊計收章野君悼文一篇。

十一月九日

二、山西，黨訊：

上海正風中學請來

徐懋庸講演魯迅論

摘要：該報所載消息係由滬上小報轉載去的其中多係謠言。比如：

胡聶田孟鬧意見

均係滬上「御」用小報所造的謠言。

三、漳州，復興日報：

哀悼魯迅先生特刊第三號

摘要：該刊計收林玄，畢生君等悼文三篇，錄大會輓聯七。

十一月十五日

一、福建，福清，陶報「楓林」：

摘要：該刊計收先生的木刻頭像一，柳寒及秋濤君，悼文兩篇。

十一月十八日

二、上海，文化報：

留日同學追悼魯迅

郭沫若說以徒孫資格參加
佐藤春夫自稱魯迅的學生

摘要：該大會係由留日學生各團體發起者。屆時有佐藤春夫及郭沫若諸君演說。佐氏大致說：

『魯迅是他的朋友，不，與其說是朋友，勿寧說是魯迅的學生，還確切些。因為他對魯迅的認識，是先讀着他的先生所翻譯的魯迅的作品，而後才認識的。他說魯迅的思想，不僅對東洋社會有深刻的認識，同時對於西洋社會也有非常深刻的理會，所以魯迅的作品不僅在中國社會發生着重大的影響，同時在東洋，不，在世界也發生着重大的影響。魯迅的死，是中國的損失，是東洋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節錄該報原文)

郭氏大致說：

『……他此生與魯迅還沒見過一面，所以根本談不出親友二字。而且剛才聽到佐藤的演說，佐藤說是魯迅的學生，那末他便應該是徒孫輩了，所以今天是以徒孫輩的資格來參加追悼的。他說，魯迅的死是最偉大最光榮，三代以來，只此一人。而魯迅的精神是永遠不死。他又說，從剛才各位的報告中我們發見了魯迅有一種一貫的精神，便是不屈不撓的與舊社會勢力奮鬥到底，這種精神是大家要學習的，尤其是中國人……』

(節錄該報原文)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廈門，閩南文藝協會會報：

追悼魯迅先生專號

摘要：該刊計載收先生木刻頭像一幅，「在廈門講學時代」之照像一幅，「絳洞花主刻本序文」墨跡一幅。先生作品表一，各地——上海，北平，天津，香港，廣州，漳州——追悼會情形彙誌。先生的警句六則。廈門文化界的輓聯一班，胡資園，

閩南文藝協會，且人，陳夢韶，林嘯，諸葛朱，
維子諸君哀悼詩文七篇。鈔印「哀悼魯迅先生」歌
一。

——十二月六日——

一、泉州，國民日報：

泉州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特刊

摘要：該刊計收先生木刻頭像一幅。任生，戴

天君哀悼詩文兩篇。

附該刊原文二則：

泉州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大會

時間：本日下午一時

地點：泉州新門街華僑公會

敦請各界准時參加

（花崗稔聯請於開會前送來）

編後

本會已商得在國民日報副刊地位上連
出追悼魯迅先生特刊數期，徵求各界投稿
。來稿請寄國民日報社轉

承張縣長，蔣秘書；雷科長，蘇秋濤
先生等，送來輓詞輓聯多件，為本會生色
不少，特此誌謝

一九三七年

——一月九日——

一、南洋，商報：

為追悼文化巨星之殞落

北馬文化界在檳城

舉行魯迅紀念大會

組織紀念基金籌備會

編印紀念冊并唁巨人家屬

摘要：這是收到的中文追悼新聞最後一則了，現在想要把原文全部錄出，可以看一看遠在國外的兄弟們，是怎樣紀念我們的先生：

(原文)

我國文化界巨人魯迅先生逝世，消息傳出後，世界文化界人士，莫不深表哀悼，認為文化界極之損失，檳城北馬文化界人士之籌備舉行紀念魯迅先生大會，地點在火車路明新社禮堂，發起，計有江晃西、黃亮、會聖提、謝松山、李少岳等八十三人，此情已誌昨天本報，該次之紀念會，明新社除報効禮堂外且報効茶點，楊曼生報効繪畫魯迅先生巨像，福建相館報効照片，並將是日開會情形，紀述如下，以告本報讀者。會場布置——明新社門前，掛有一北馬文化界紀念魯迅先生大會」之白布黑字橫額。講台之後，掛有孫總理及魯迅先生遺像。黨國旗交叉其間，會場中早現一種嚴肅景象，到會人士——計有增聖提。江晃西。黃亮。黃同珍。謝幼青。管震民。王炳南。謝陶白等約百餘人。濟濟一堂。誠極一時之盛。

主席黃亮，司儀江晃西，糾儀曹日初，上午十句鐘，文化界人士，均已到臨，遂搖鈴開會，全體肅立，向黨國旗暨總理遺像行最敬禮。

魯迅温情

滲透青年的心

繼而主席致開會詞，茲錄如下：紀念魯迅先生

大會，到今天才來舉行，這似乎太遲了，甚至可說是落後了，但我們這一遲，却遲得很恰巧。

這回北馬文化界元旦娛樂會，給我們一個機緣，我們在娛樂，却並未忘記這件事，今天的紀念竟然開了，而且這個會的範圍，比較我們以前所想像的是擴大了，我們覺得，真實的紀念是在內心，是無關乎儀式表現的遲早。

無疑的。魯迅先生的去世，在中國文化上是一個無可彌補的創傷，在前進的中國青年是失掉一把巨大領導的火炬，甚至是世界文化上，世界的前進的人們，也覺得有同情的創傷，同樣的損失，這不是我們今天才覺到，而是舉世同具的觀感，這更不是爛調，而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相信，魯迅先生的死，凡稍有點思想的人，於頭腦中都給了個烙印，時在烘燒着時都感到痛苦，憤恨，與悲哀！

有一句老話：

生於憂患

亦死於憂患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魯迅先生的一生，都是憂患中掙扎，苦鬥，一直到死了，還不改變他的態度，且是越老越勇敢越澈底，這裏可痛心的，

就是他這樣長期的苦鬥，而排在他面前的事實，還是不容他有一刻的稍息所以直到停止了他的呼吸最後他還只是一「髮思」中痛苦，而得不到「安樂」的實。惠他一生只是同環境奮鬥，都未曾向環境屈服

，他一支時時在向黑暗的封建努力進攻，時時在戮破假道學者的面具，更時時在指示現代青年的路，他始終是黑暗社會中，不折不撓顛撲不倒的勇士，他在文化上所貢獻的，他的奮鬥的精神，是比他的文學收獲更為可貴，我們寶貴他的文學貢獻，更不可忘記他的奮鬥的精神，儘管有人在批評，魯迅先生的性格大固執了，氣量太偏狹了，這於他的偉大，不但未損毫厘，在我們看來，這却是他的偉大處。一個偉大的人，他一定要能固執，他有他的主張，他要能固執他的主張，不軟化，不妥協，而由此才能產出他的硬幹，實幹，幹到底的精神，說到他的氣量偏狹，而且是很「寬大」，他對於青年的愛護，他對於青年人的教誨不倦，有些青年，因為誤會對他痛罵，他不但加報復，他反平心靜氣地諄諄說導，使你明白了他，這對於青年們簡直是一個慈善寬大的良師，那裏能說是偏狹呢？他也有偏狹的地方，他對那一般封建遺孽以及假道學先生們，是一點都不能留情，絲毫都無商量的，他對於這一種的進擊，不使到消聲滅跡或現出原形，他是，不

肯罷休。他處世的態度，是很嚴肅的，他不求人家寬宥，他也不肯輕易寬宥人家，他最痛恨的，是那裏老鼠哭貓的假人情，所以他主張他死後人家不要對他有什麼紀念。

紀念開始

不是紀念終結

但是，我們現在紀念地了我們是來湊熱鬧嗎？不是的我們敢說，如果我們的動機只是如此，那我們是無緣無故對魯迅先生加一種侮辱。我們無可否認的，幾年來堆在中國青年們眼前的，就是一團濃烟，而且越來越厚越黑，這一團又厚又黑的濃烟，把全中國的青年們悶得幾乎透不出氣，幾乎認不出方向前程來我們此刻應該記起魯迅先生了，這青年的導師，他遺留給我們的是這麼豐富的文學上的貢獻，是這麼一團熾熱不屈的戰鬥精神他給我們精神上的糧食，實在很充足了，他指示給我們的路，實在這很明顯了，我們要安閒地坐享受他所給我們的糧食，抑是奮起向他所指示的去路挺進？我們要有堅決不移的信心，我們已無猶豫商量的餘地。

這劃時代的文豪。這被稱為中國高爾基的巨人，現在是死了，雖然他得不到像高爾基這樣舉國熱

烈的憑弔，未免有遺憾，但我們要知道，他正死在『憂患』，而不是死在『安樂』，他雖然死了，他的熱溫是沁透了每個青年人的心，他的精誠是激盪了青年們的每一根血管，這熱溫與精誠，將要孵化出一個新的時代。

今天這個紀念會，算是北馬來亞文化界敬愛魯迅先生的表現，我們希望，這紀念會，是紀念魯迅先生的開始。而不是紀念魯迅先生的終結。』

主席詞畢，全體肅立向魯迅先生遺像行最敬禮俯首默會三分鐘，繼為檳城學生唱『魯迅先生紀念歌』，再次為，鄭文光報告魯迅先生史略，江世西報告籌備經過，再次為參加者的演說，每人以五分鐘為限，（不談政治），最後登台演說者計有陳基漢，謝陶白，邱若峯，曾銳，陳延昭，周成德，鄭今村，野農，陳延炎，駱德露，楊志言，沈星雲，方墨香，賴漢濱，黃同珍女士，陳家光，黃宏開，曾聖提，莊重，江晃西，曹日初等，限於篇幅，演詞略。

在演詞中，有陳家光提議組織『北馬文化界紀念魯迅先生基金委員會』有曾聖提附議，又有沈星雲提議組織『北馬文化俱樂部』，有莊重附議，結果將該兩提案付衆表決，均已通過。繼有江晃西提議即席選出十一名為籌備委員，負責辦理：一，

編印魯迅先生紀念冊，二，籌組北馬文化界紀念魯迅先生基金委員會，三，籌組『北馬來亞文化俱樂部』有曾聖提，曹日初二人附議，衆贊成通過，茲將獲選之廿一人姓名錄下，曾聖提，黃世，江晃西，沈星雲，鄭文光，顏水星，曹日初，方墨香，陳家光，黃則吾，吳宗文，謝陶白，莊重，黃同珍，陳尤恩，何真民，李少岳，謝松山，胡邁，林姍姍，藍渭橋，方圖，最後高聲三呼『魯迅先生精神不死』，大會典禮已告成矣，時已將近下午一時，拍照後，乃茶敘散會。

是日所拍相片，將寄交蔡元培宋慶齡。分轉國內，文化機關及魯迅家庭而是日之演說詞，亦將彙刊成冊，以留紀念云。

（元月七日）

由逝世到安葬 上海日文

報紙底記載：

（一九三六）

十月十九日

一、上海日報：

魯迅樣病篤

日華文學交流底功勞者

從昨晨起，因「心臟性

喘息」危殆

中國文壇罩着憂色

摘要：敘述先生翻病以後的情形，及先生將日本文學介紹到中國和先生自己底作品被介紹到日本的大要，說中國人日本人都爲「中國的高爾基」憂慮。插登力羣作的先生木刻像。

二、上海日報（晨刊）

秋風淒寂

魯迅樣今晨逝世

由於老病心臟性喘息

摘要：首先敘述「中國學生之父」這世及吊客的情形，在「魯迅樣之足跡」的題目之下揭載了簡單的傳記，特別提到介紹日本及歐洲文學的功勞。

有內山完造須藤醫生鹿地亘崔萬秋等底追想談和死里面的遺囑底譯文。插登死床上的先生及給內山的絕筆信底照片。

三、上海每日新聞（夕刊）

中國的高爾基

魯迅氏終於逝世

忘掉我

世界文壇底損失

遺囑在中流雜誌登出

摘要：登載了逝世消息，遺囑，治喪委員會底訃告和「苦鬥底略歷」。插登先生底照相。

四、上海日日新聞（晨刊）

中國文壇底最高峯

魯迅氏終於逝去

在施高塔路自宅

摘要：第一段敘「中國的高爾基，中國文化運動的最高指導者，得到了中國民眾底絕對的支持和

尊敬的魯迅氏一逝世底消息，第二段敘先生底略歷，說先生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光輝的指導者，在創作和評論里面揮着正義的筆，總是民眾底友人，一生爲了『偉大的道路』而戰鬥過來了的人物。」第三段爲內山書店談話。插登死床上的先生底照片。

十月二十日

一、上海日報(晨刊)

把魯迅樣逝去之日

由銀幕傳達給全民衆

「明星」的歐陽予倩氏指揮

完全收進軟片

摘要：敘述明星公司歐陽予倩氏在十九日在先生室所拍取影片的情形，「把這個世界的文豪底逝去三月底情形完全收入軟片，通過銀幕介紹給中國

底人們」。其次登載着二十一日二十日由各界人民瞻仰遺容及二十二日下葬的決定。插登先生與內山的合照。

二、上海日報(夕刊)

魯迅 懷念生前之德

今天盛大的告別禮

儀喪樣迅魯 像活人一樣的寂靜的姿容

摘要：首叙「文壇巨星陷落」的訃告「乘着電

波達到了世界底每一個角落，現在是，全世界無識與不識，沒有不被悲哀的眼淚包住的」。次叙致最後敬禮者底人數之多和膠州路上海僑館內的悲哀空氣。插登僑館門口照片。

三、上海日日新聞(晨刊)

魯迅氏的告別禮

今明兩天中舉行

毛澤東也是治喪委員

摘要：敘將在「世界各國文化人底悲哀里面」

舉行的告別禮底日程以後，揭載了佐藤春夫在東京

發表的談話。佐藤氏說日本沒有一個能和魯迅匹敵的作家，日本文學此後將從他受到大的影響云。

四、上海日日新聞(夕刊)

文豪魯迅的告別禮

摘要：登儀儀館前面的照片，並加以簡單的說明。

——十月二十一日——

一、上海日報(晨刊)

五千人

向遺骸告別

魯迅氏告別禮底盛典

摘要：敘述吊客大半為真摯的青年男女，沒有乘汽車而來者，一羣學生帶着悲痛的臉色，在靈前描寫先生底遺容，這情景和海嬰底天真的舉動尤使人抑不住悲哀云。插登先生和蕭伯納，蔡元培底合照。

二、上海日日新聞(夕刊)

魯迅氏治喪委員會

發表切切的誄詞

明天葬於萬國公墓

摘要：在誄詞底譯文之前，敘述着儀儀，館內的哀悼情景。

三、上海日報(晨刊專版)

文豪 魯迅樣追悼號

摘要：除譯載鐵報時事新聞報大公報立報福爾摩斯底評論以外，有編者作的誠實的，誠實的葬魯迅樣記。插登先生底照相。

——十月二十二日——

一、上海日報(晨刊)

清貧的魯迅樣

在豪華的寢棺里面

廿四呎平方的墓地

摘要：簡單地敘述棺木及葬地的情形後，附載誄詞底譯文。插登奧田杏花氏所取的死面底攝影。

二、上海日報(夕刊)

秋空下輓歌低亞

魯迅樣底葬化終了

今天一萬入底參加者

摘要：簡單敘述出殯的情形。「魯迅樣將永遠地用他特有的沒有笑的認真的臉從這裏(墓地)守着未來的多事的中國文壇。」插登出殯時羣衆場面的照片兩張。

三、上海日日新聞(夕刊)

魯迅底葬儀

在盛大里終了

沿途民衆擁塞

摘要：敘述由九十多個文化，民衆團體參加的葬儀的盛況。插登葬列底照相兩張。

附記：以上的報紙係由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先生逝世後起到一九三七，一月止，凡搜集到的全按序編起。大致分三類：

第一輯：噩耗之部——係先生逝世消息。

第二輯：治喪之部——這包括到安葬為止的經過情形。

第三輯：追悼之部——這是關於各地追悼的情形。

至於標題格式，多照原樣，祇是字號大小稍事改變。這樣做，無非要存一點真，使讀者們從這簡單的標題中，也可以了解一些國內外各方面的報紙對於魯迅先生的逝世，態度是怎樣處置着。

編者

悼文

第一輯：

記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一）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三）

我所認識的魯迅

許壽裳（一三）

懷舊

上 遂（一六）

關於魯迅

知 堂（二〇）

關於魯迅之二

知 堂（二七）

悼魯迅先生

鄒韜奮（三四）

魯迅——民族革命偉大關士

胡愈之（三五）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三八）

魯迅先生的戰蹟和思想

伯 衡（四〇）

魯迅與寫實主義

劉大杰（五六）

憶魯迅先生

李霽野（六一）

同魯迅先生最後的晤談

許欽文（七二）

哭魯迅先生

孫伏園(七七)

活在人類的心裏

魯彥(八三)

魯迅翁雜憶

夏丏尊(八五)

魯迅先生的精神

葉聖陶(八八)

永在的温情

鄭振鐸(八九)

弔豫才

曹靖華(九五)

悼魯迅先生

傅東華(九六)

寫於悲痛中

茅盾(九九)

懷魯迅

郁達夫(一〇一)

魯迅先生的「轉變」

王任叔(一〇二)

我的哀悼

現實月報社同人(一〇七)

悼魯迅先生

天津益世報社論(一一〇)

追悼我們民族的巨人魯迅

行者(一一二)

蓋棺論定的魯迅

(一一七)

平文化界悼念魯迅

(一二六)

我們的哀悼

人味讀書社等(一二九)

記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

魯迅先生去世，是現代文學界大損失，不但我國人這樣說，就是日本與蘇俄的文學家也這樣說，可說是異口同聲了。魯迅先生的事跡，除自傳外，各報發表的也不少，無取乎複述。我現在記他的幾件軼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覺得學德語的困難，與留學東京的從弟國親通信時，談到這一點。國親後來書，說與周豫才、豈明昆弟談及，都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這是我領教於先生的第一次。後來國親又寄給我或外小說集一部，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止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對於小學的熱心了。

先生進教育部以後，我們始常見面。在南京時，先生於辦公之暇，常與許君季荊影抄一種從圖書館借來的善本書，後來先生所完成的有校訂本魏中散大夫稽康集等書，想就是那時間工作的一班了。

先生於文學外尤注意美術，但不喜音樂。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卿雲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後，在教育部禮堂唱奏，除本部職員外並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我完全不懂音樂。」我不知道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實，以為非學過音樂不可？還是對於教育部這種辦法，不以為然，而表示反抗？我後來沒有機會問他。我知道他對於圖畫很有興趣，他在北平時已經搜輯漢碑圖案的拓本。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於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這種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檢出來，設法印行，於中國藝術史上，很有關係。先生晚年提倡版畫，印有凱綏珂勒惠支和巴

蒙克版畫選集等，又與鄭君振鐸合選北平南紙鋪雅馴的信箋印行數函，這都與搜輯漢碑圖案的動機相等的。先生在教育部時，同事中有高陽齊君壽山，對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職後，齊君就聲明辭職，與先生同退。齊君爲人豪爽，與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習法政，並不喜歡文學，但崇拜先生，以此這是先生人格的影響。

載：青年界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

『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這是魯迅哭范愛農的詩句，不料現在我在哭魯迅了！懷念『平生風誼兼師友』我早該寫點東西了，可是總不能動手，揮淚成文，在我是無此本領的。日前有『益世報』記者來要我關於魯迅的文字，屢辭不獲，匆匆寫了一短篇，題曰『我所認識的魯迅』聊以塞責，未能抒懷。現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獻給這一篇：先叙回憶，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後則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 三十五年的回憶

三十五年來，對於魯迅學術研究的遼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民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却不是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後的略歷如下：

民元前十年——前八年夏

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八年秋——六年春

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

六年春——三年春

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

三年春——二年夏

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二年秋——一年冬

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民國元年春——十五年夏

元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同年夏部遷北京任科長僉事。九年起兼任

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十五年秋冬

任廈門大學教授

十六年春夏

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專事著譯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國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臺、紹興、廈門合計三年餘，我在南昌（民國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十六年廣州別後，他蜚居上海，我奔走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於常人。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鑛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為教師門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爲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爲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馱子，壞馱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爲馱子、壞馱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吶喊序文』裏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

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他對於這文藝運動，——也就是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使我始終欽佩的原因之一。

我們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體的情形比較最佳，確乎已經是轉危爲安了。談話半天，他留我晚飯，贈我一冊病中『手自經營』，剛才裝訂完成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於卷端手題小文：

『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市一冊，以爲紀念耳。』到了九時，我要去上京滬夜車了，握着這版畫集告別，又欣喜，又惆悵，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送我下樓出門，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字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二 致死之由

魯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結核，雖經醫師給了好幾回警告，他却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誰都知道肺病是必須安心調養的，何況他自己是懂得醫學的，但是他竟不能這樣做！本年四月五日給我一信，其中有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牀數日始起，近雖已似復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游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糊塗，以為不過是感冒之類，所以回信只勸他節勞調攝。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見他氣喘未痊，神色極憊，瘦削不成樣子，才知道這病勢嚴重，極為擔心，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療養半年，他很以為然，說：「我從前總是為人多，為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六月初，景宋來信云病體已轉危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確乎已漸恢復。醫師勸他轉地療養，我便竭力懇求，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復信有云：「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兩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賤恙時作時止，畢竟如何，殊不可測，只得聽之……」

病勢拖久，原是極可憂慮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第一卷第二期）中間有記述 D 醫診斷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 D 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再檢視兩年前他的手札，如云：『從月初起，天天發熱，不能久坐，蓋疲勞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漸愈矣。上海多瑣』

事亦殊非好住處也。』(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腸胃，又不讓優游，遂至癩瘵，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漸開，不日當可復原。』(十二月九日)話雖如此，其實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過勞而加劇罷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終不能優游，直到臨死的前日，還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趕快做』。嗚呼魯迅不幸而有此病，帶病奮鬥，所向無敵，而終於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 心境的寂寞。吶喊衝鋒了三十年，百戰瘡痍，還是醒不了沈沈的大夢，掃不清千年淤積的穢坑。所謂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老的固然靠不住，青年們又何嘗都靠得住。試讀他的『兩閒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集外集』)『題彷徨』(『慣於長夜過春時』)、『南腔北調集』：『爲了忘却的紀念。』就可想見其內心含着無限的痛苦！又讀他去年的一首『殘秋偶作』：

『會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衰。

竦聽荒雞偏閨寂，起看星斗下天千。』

俯仰身世，無地可棲，是何等的悲涼孤寂！

(二) 精力的剝削。他的生命是整個獻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句詩可說是實踐到底，毫無愧色的，可是我們同胞沒有讓他能够好好地整個兒貢獻，倒是重重剝削，各各鬻分，有許許多人都爭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書店老闆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還有，他的生前和死後，版權毫無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層出不窮，單是一本『南腔北調集』，改頭換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種。自政府以至人民，自親朋以至社會，有誰會曾經保護過他點什麼，贈給過他點什麼？畢生所受的只有壓迫，禁錮，圍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這個

也汲取，那個也汲取，既沒有養活的源頭，自然容易枯掉。

(三) 經濟的窘迫 他的生活只靠版稅和賣稿兩種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購買印行圖書等費盡出於此。但是版稅苦於收不起，賣稿也很費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便可窺見他的隱痛了。在日本，雖有幾個雜誌社很歡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頗優，只是他不願意多寫，必待屢次被催，實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時候，才寫出一點寄去，因為他自己知道文章裏免不了諷刺友邦。例如『我要騙人』的末尾有云：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我到後來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所以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着，多半是爲了這經濟的壓迫。

三 生平和著作

魯迅的人格和作品的偉大，稍有識者都已知道，原無取乎多說。至於他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澈底。冷靜則氣宇深穩，明察萬物；熱烈則中心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爲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才是真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才是真熱烈，也就是仁。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願視清高，觀察深刻，能够揭破社會的黑暗，抉發民族的劣根性，這非有真冷靜不能辦到的；唯其仁，所

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顧到那愁苦可憐的勞動社會的生活，描寫得極其逼真，而且靈動有力。他的一支筆，從表面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着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這非有真熱烈不能辦到的。欲明此意，只將『吶喊』中的『阿Q傳』和『彷徨』中的『祝福』兩篇，比照對看便知。

魯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刪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致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有人以為魯迅多怒，好罵是一個缺點，罵他者和被罵者都不是他的敵手，實在不值得費這許多光陰，化這許多氣力去對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殊不知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他對人是持平等觀的。看準了缺點，就要憤怒，就要攻擊，甚而至於要輕蔑，但是即使輕蔑也還帶着悲憫之心。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明言輕蔑着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沈默是最高級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却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我從來不曾看到魯迅有謾罵，倒是只看見他的慎重。他的罵人是極有分寸，適如其分，連用字都非常謹嚴，彷彿鑿子種過似的。所謂『以直報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舉一個例，就可以概見其餘。當民國十四年初，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有許多人開書目，陸續發表，連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寫了十四個大字，叫做：

『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後面有附注。(華蓋集)可見自命為青年的導師的，不見得勝任愉快，而他的謹慎工夫，則真可為青年的領

又有人以爲魯迅多疑，這是確的，他曾經有自白，例如『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集外集）其一有云：『……現在我對於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取銷。但以爲那記事却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真相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於他的誤解麼？』

然而社會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兇殘，每每有出於他的猜疑之外的，這又從何說起呢！例如『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所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

又有人以爲魯迅長於世故，却又有人以爲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只是與時宜不合罷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調集）裏說得很明白：

『……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這種使人掃興的事，那些「更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者決不會做，而魯迅熱情難遏，偏要『說出』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窮苦以終，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然而，我確信將來他是愈遠愈偉大的。現在就引用他的『戰士和蒼蠅』（華蓋集）中的幾句話作爲結束

「Schopenhauer 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却見得愈大。」

『……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十一，八魯迅逝世後十九日。

附 記

自魯迅逝世後，各方紀念文字看得不少，個人覺得許季市先生的一首輓詩，最足以顯示魯迅的真精神，附錄於此，以申同契。

「哭周豫才兄

許 丹

驚聞重譯傳窮死，

（十月十九日夜，見日文晚報載兄死訊，述垂死前情況至為淒切，不忍再讀。）

坐看中原失此人。

兩紀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誰陳。

於今欲殺緣無罪，

（子貢子路相與言曰，「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

真世當知仰大仁。

（兄慈仁憫恤，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樹削跡，距之至死。）

豈獨延陵能掛劍，
惟期姑射出埃塵。

十二。

載：新苗第十一期

我所認識的魯迅

許壽裳

魯迅小說第一集『吶喊』，識者都稱爲中國新文藝上真正的，劃時代的傑作。其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發表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四月，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寫了十餘篇，結集起來，稱爲『吶喊』。

其實，魯迅的吶喊聲並不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才起的。民元前九年（一九零三）他二十三歲所作的『斯巴達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異國士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民元前五年（一九零九）他二十七歲所作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墳』）都是怵於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淺薄猥賤，不知道個性之當尊，天才之可貴，於是大聲疾呼地來匡救，所謂『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實在是介紹那時歐洲最新文藝思潮的第一人。民元前四年（一九零八）他翻譯的小說（『域外小說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魯迅的頭腦受過科學的鍛鍊的，眼光極銳敏，心極細而胆極大。他敢正視人生，衝破黑暗，摘出國民性的缺點。『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却只願歌詠那一羣烈女。……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用

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填：論睜了眼看）他敢猛烈地攻擊虛偽，『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於是這齣戲就下去了，有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這是他的偉大之處。

魯迅的頭腦雖極冷靜，而赤血極熱烈，意志極堅強，明明感到寂寞，無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吶喊』自序）但是他決不灰心，決不妥洽，總要拚命地刻苦地幹下去，奮鬥到底。『對於舊社會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還要鞏固。』（『二心集』）主張韌性的戰鬥，這又是他的偉大之處。

魯迅對於民族主義，堅貞無比，在民元前九年留學東京時，贈我小像，後補以詩，曰：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三十餘年來，刻苦奮鬥以至於死，完全是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犧牲，一息尙存，不容稍懈；思想只管向前邁進，而主義却是始終一貫的。他的著譯已經印行者不下五十種，單是創作方面就有二百萬言，這都是心血的貢獻，永遠不朽的。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後來自己壽終林下的逸民，兒子也不妨應試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作家月刊』二卷一號）

當此民族危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願我國民一齊奮鬥，漢奸自然應該打倒，逸民氣也萬不可有，這才是真正的紀念魯迅！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載：新苗第十一期

懷舊

上遂

魯迅是詩人，不但他的散文詩「野草」內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諷刺隨處可尋。就是他的雜感集，依羅膺中（庸）看法，也簡直是詩，因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無鋪排，異於辭賦，而且中有我在。至於舊詩，雖不過是他的餘事，偶爾爲之，可是意境和音節，無不講究，工夫深厚，自成風格。

魯迅的『集外集』印行於上年五月，所收的舊詩只有十四首，但是據我所知，他的舊詩，實在不止此數，漏落的還是很多。我還藏着錄稿和他手寫的詩稿有好幾首，現在鈔錄於下。凡『集外集』已載的，概不闖入。民元前九年（一九零三）他二十三歲，在東京有一首自題小像贈我的：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學生實踐的格言。

民國元年五月初，我和他由海道北來，到北平後，同住「紹興會館」；我和先兄銘伯在「嘉蔭堂」；他在「藤花館」。第一天，我還記得他和先兄初次晤面，便是『傾蓋如故』。他看見先兄的案頭有『越中先賢祠目』，便索去了一冊。從此，幾乎朝夕相見，每逢星期日借游「琉璃廠」、「陶然亭」、「萬生園」等處。有一天，大概是七月底罷，大風雨淒黯之極，他張了傘走來，對我們說：『愛農死了。據說是淹死的，但是我疑心他是自殺。』於是給我們看昨夜所作的哀詩三首：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華顛萎萎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茶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矢畸躬！』

「海艸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里寒雪黑，炎天凜夜長。獨沈清冷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園猶酩酊，微醉自沈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先兄讀了，很贊美它；我尤其愛「狐狸方去穴」的兩句，因為他在那時已經看出袁世凱要玩把戲了。

『集外集』的第一首，題曰：『哭范愛農』（下注一九一三是錯的，應作一九一二）便是原稿的第三首。其第一第二兩首，並非故意刪掉，乃是忘記了的。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他在廈門寫『舊事重提』的『范愛農』的時候就這麼說：

「夜閒獨坐在會館裏，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並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裏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園猶酩酊，微醉合沈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朝花夕拾一二一葉。）

其實這哀詩原來只有三首，並非四首。『集外集』所載的第三聯『出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可見得是臨時補作的。

我還記得民國元年八月，距他做詩之後不久，先兄快要出都，有和其同年友俞毓吳（籛）偕游「陶然亭」詩二首：

「故鄉山水甲東南，六載京塵失素飢。喜有江亭臨萬葦，恍如湖月坐三潭。靈基劫後龍無首，宦夢醒時鶴可駸。慙愧邯鄲廝養婦，壁閒詩句耐尋探。」

「西山秋色隱雲端，香冢荒涼蝶夢寒。太息綺羅成古代，依然塵壒滿長安。此閒小僻堪談往，暫別神交漫

損歡。他日還來人海裏，與君撫樹再盤桓。」

魯迅讀了先兄的詩，說『太息綺羅』一聯，尤為喜歡。嗚呼！忽忽廿五年，追念昔游猶在心目，兩人的言笑亦猶在耳，而先兄去世已經十六年，魯迅歿已兩月了！風流頓盡，為之愴然！

距今三年前春天，我經過上海去訪魯迅，不記得怎麼一來，忽而談到舊詩。我問他還有功夫做舊詩麼，他答道：『偶爾玩玩而已，就立刻取了手頭的劣紙，寫了許多首舊作給我看。有一首是『答客誚』：』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這大概是為他的愛子海嬰活潑會鬧，客人指為溺愛而作，『救救孩子』情見乎辭。又一首是『所聞』：

『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裝侍玉樽。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

這是一方寫豪奢，一方寫無告，想必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閩北被炸毀後的所聞。又兩首都是無題：

『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莫春時。無端舊夢驅殘醉，獨對燈陰憶子規。』

『故鄉黯黯鎖玄雲，遙夜迢迢隔上春。歲莫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喫河豚。』

此外，還有一首也是『無題』，已見於『集外集』，因為其中有幾個字不相同，特錄如次：

『洞庭浩蕩楚天高，眉黛心紅腕戰袍。澤畔有人吟亦險，秋波渺渺失離騷。』

在『集外集』裏的，『浩蕩』作『木落』，『心』作『猩』，『吟亦險』作『吟不得』。

去年我備了一張宣紙，請他寫些舊作，不拘文言或白話，到今年七月一日，我們見面，他說去年的紙，已經寫就時正病臥在牀，便命景宋檢出給我，是一首『亥年殘秋偶作』：

『會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際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闕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俯視一切，感慨百端，沙漠前途，奮鬥益力，於悲哀絕望中，寓熹微的星光也。
其餘見於逝世後，各種紀念文中所引的，還有若干首可找，俟後再談。

二五，十二，十九。

載：新苗第十三册

關於魯迅

知堂

阿Q正傳發表以後，我寫過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鐫」上。後來阿Q正傳與狂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即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裏，其時傅孟真羅志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版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我恍然大悟，原於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的舊賬」至今我還是看不懂，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爲無論那邊的批評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來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爲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爲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裏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論爭，蓋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時適有張一

「之洞」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爲命名曰「張」或以爲與「杜君」同生日故借「杜君」之姓爲名蓋非也。書名定爲「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輩從譜名爲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後以讀書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爲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爲河南同鄉辦雜誌曰河南，孫竹丹來爲拉稿，豫才爲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侯，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爲兩部：甲爲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爲創作。今略舉於下：

甲 部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二，謝承後漢書（未刊）。三，古小說鉤沈（未刊）。四，小說舊聞鈔。五，唐宋傳奇集。六，中國小說史。七，嵇康集（未刊）。八，嶺表錄異（未刊）。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乙 部

一，小說：吶喊，彷徨。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爲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綉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

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歎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却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不會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洪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裏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綠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邊有酉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游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游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裏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抄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爲「藝苑拮華」吧，當時很是珍重耽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秘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拮擲坳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礦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愛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粳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飭，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淨盡者爲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爲死酒，味減。」又蒔花雜誌二則云：

「晚香玉本名士鼈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鹼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會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裏爲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紹興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爲兩段落，以新青年爲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爲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

譯賴耶爾 (C. Lyell) 的地學淺說 (案即是 Principles of Geology) 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爲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郭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穎陰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爲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却是我所深愛。) 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闕逢攝提格 (民國三年甲寅) 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裏，尙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網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裏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敘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騰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却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餘。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爲這一件小事我以為爲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的事全不爲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爲古小說鈞沈，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託書店出版也

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為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為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版，這從篤恭鄉裏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為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够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裏，）但因為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為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獲，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鈞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版畫，編選北平的詩箋，為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為「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質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閒漢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係揮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麥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為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侯，我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為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本內，覺得有點可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

爲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爲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並不爲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纔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爲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裏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會）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曾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不被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裏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爲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

關於魯迅之二

知堂

我爲宇宙風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誌社的囑託都一律謝絕了，因爲我覺得多寫有點近乎投機學時髦，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事實，並不是普通宦鄉要則裏的那些祝文祭文。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却也沒有價值，因爲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蹟，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人去」去看，不是當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點用處，若是神則所需要者自然別有神話與其神學在也。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爲我在那裏邊曾經提及，却沒有敘述。這也成爲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南京爲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東京及仙臺爲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東京爲後期。這裏我所要說的只是後期，因爲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臺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只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在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二三十種罷。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還有一篇囂俄（Victor Hugo）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同陳獨秀在國民日日新聞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囂俄成爲我們的愛讀書，蒐來些英日文譯本來看。

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看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以說是屬於爲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校裏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爲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清楚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爲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麼。又有人（彷彿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有什麼用處？答云，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了，確實的人數裏有一位許季載（壽裳）聽說還有袁文敷，但他往西洋去後就沒有通信。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會根據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雜誌的原稿紙却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畫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實錄是另一件事，將譯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部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犖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瀾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個年頭，民國九年春天上海羣益書社願意重印，豫才又加了一篇新序（此文係署我的名字，但實豫才所作，故苦雨齋序跋文中未曾收入。）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可以抄在這裏：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爲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爲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却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一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爲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裏可以附註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

印了一千本。第二冊只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畫甚為贊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勳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Antonid Andrejev）作二篇，伽爾洵（V. Garshin）作一篇，係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Ben Tobit）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蒐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瑞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買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弗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蘭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 Aus Fremden 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書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葛單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

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托夫（M. Lermontov）的當代英雄，契訶夫（A. Tchekhov）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V. Korolenko）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却是果戈里（N. Gogol）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此蓋為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歷史癖與考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歪佛林多（Pai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象飛（Petöfi Sandor）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詩摩羅詩力說，表章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象飛為之繼，甚致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之繩，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猶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貫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趣。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沈重處乃自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趣，德國則只取尼采一人，扎拉圖斯忒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冊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裏多年沒有拏出來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黻、陳子英、（潛，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後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 Kondé）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至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財力不繼而散。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黻、錢均甫（家治）、朱湯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ani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怕印刷為難，始將這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却並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只兩點，見標字必覺得討嫌，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復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復古之無謂，蓋一般復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篆字的復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他也沒有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有洋抄本一，係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云：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云是「龍頭」。煥卿嘗

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如何？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裏也只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裏所記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只是這一點，所以就打住了。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爲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載：《宇宙風》

悼魯迅先生

鄒韜奮

魯迅先生逝世和殯葬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我們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瞻仰遺容時候的靜默沉痛，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伴送安葬時候的激昂悲愴，再看到全國各日報和刊物上對於他的逝世的哀悼，無疑地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民衆從心坎裏所公認的一個偉大的領袖。我要特別注重『從心坎裏』這幾個字，因為我們要注意由民衆從心坎裏公認的領袖，不是藉權勢威脅可以得到的，不是藉強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於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爲大眾鬥爭的事實所感應的。

這種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民族解放鬥士的最重要的一個特性，是在今日國難嚴重時期尤其可以寶貴的特性。這種精神和『亡國大夫』的奴性正是立於相反的兩極端。在魯迅先生下土的時候，羣衆代表蓋在他的棺材上的那面『民族魂』的大旗，實寓有很深的意義。中國的不亡，就是要靠我們積極提倡擴大這『民族魂』，嚴厲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的『亡國大夫』型的國賊和準國賊！

魯迅先生將死前的最後未發表的遺作是關於章太炎的，聽說他認爲章太炎努力民族革命，曾經入獄七次，還是不屈不撓，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紀念和崇敬的，雖則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已落在時代的後面。我覺得魯迅先生的這種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魯迅先生，因爲他是民族解放的偉大門士；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民族解放的偉大門士更須永遠不忘記他的剛毅不屈的偉大人格。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關士

胡愈之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大損失！

十月十九日清早，魯迅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寓所逝世以後，數小時內，消息就傳遍全世界各地，國內的報紙，都用擴大的篇幅，登載消息和追悼文字。十月二十、二十一兩日，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達萬人以上。其中包含着國籍不同，地位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一切人們，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哀悼！

這是因為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緣故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否認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壇的領導地位。甚至在思想上，行動上敵視魯迅先生的，以及魯迅先生生前所痛恨的那些人們，也不能不承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藝術，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態度是十分的謹慎的。魯迅先生在藝術上絕對不容許和庸俗作家，庸俗批評家。有一絲一毫的妥協。魯迅先生代表着中國的前進作者羣，但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的愛讀者，却決不以前進的羣衆為限。魯迅先生的文藝影響，普及而且深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活中。魯迅先生所創造的人物典型，如阿Q等，已成為一般人所熟習的常識。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個怎樣偉大的作家啊！

但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不夠的。與其說魯迅先生是個偉大作家，却不如說他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而且也正因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的緣故，才成就了魯迅先生的文字創作上的無可比擬的偉大！

爲了保衛民族國家而百戰疆場，馬革裹屍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爲了人民大眾的幸福，犧牲一切個人利益，

堅苦鬥爭，不屈不撓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但是爲了被壓迫民族呼號吶喊，爲了正義自由抗爭到底，以及在黑暗中，執着思想的火炬，奮勇前進不妥協不投降的，也是民族革命的鬥士。

我想，把魯迅先生稱爲『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當的。因爲真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代言人。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够深刻理解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能够真正表現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够代表着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鬥爭的，這樣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在我們的長久的歷史中，儘多着輝煌的文學天才。但是直到現在爲止，所以文人墨客，都還不過是代表少數的思想和情感，而和人民大眾，都是遠隔開着一條鴻溝。唯有魯迅先生却是溝通這條鴻溝而和人民大眾接觸的第一人。所以如果中國真有民族作家，魯迅先生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過把魯迅先生看作只是表現民族意義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那依然是錯誤了的。魯迅先生在創作上的成就，不僅是在消極地表現人民大眾的情感和要求，而在積極地指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面。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人民大眾的代表，而且是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他在思想上，創作上，領導勞苦大眾，走向正確的光明道路，以求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目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大胆地暴露了一切人生與社會的黑暗面，但同時也指示了光明的未來世界的憧憬。他是疾惡如讎的。但是傷感和失望的情調，却是他的作品中所找不到了。正因爲對於民族革命的正確方向，有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是永遠不會消極悲觀的。也就由於這一點，民族思想家的魯迅，才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統一起來。

天才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偉大藝術家，而熱情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勇敢鬥士。實在說起來，魯迅先生的熱情，比他的天才更可寶貴。魯迅先生決不像許多庸俗作家，以造就作家的地位，當作了創作的目的。相反地，他是爲了鬥爭而創作。沒有一篇創作，不是爲了鬥爭的。離開了鬥爭生活，就沒有創作生活。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

所作的，以雜感佔最大部分，就是因為雜感一類的形式，更適合於作爲思想鬥爭的工具的緣故。用了一支毛筆，給世間的妖魔以無情打擊，讓被壓迫的人民抬頭，這是魯迅先生的唯一創作目的。至於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作家，却絕對不是魯迅先生所企圖的。一切的偉大的作家，原來都是爲鬥爭而創作。至於爲了創作而創作的作家，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離開作品來說，魯迅先生的人格的行動表現，也不愧爲一個民族革命的英武鬥士。三十年之間，魯迅先生爲了民族解放而鬥爭，沒有一個時候鬆懈，而且也不會向敵人退讓過一寸。雖然有人說他固執偏狹。但是對敵人的固執偏狹，就是魯迅先生的偉大。這是一切鬥士應有的性格，可是在中國智識分子中間，却就難能可貴了。

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魯迅先生死了。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怒潮，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推動，却要繼續高漲着。中國不亡，魯迅先生也是永遠不朽的啊！

十月二十日

載：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一期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先生

章乃器

魯迅先生死了一萬餘的羣衆，瞻仰他的遺骸；六七千的羣衆，送他的葬；全世界幾百千萬的人們，哀悼這一顆文星的殞落。『民衆葬』的儀式，在中國可說是破天荒；自然，這也是只有我們的魯迅先生，當之無愧吧？

能够寫幾句文章有什麼希奇呢？能够很尖刻的罵人，又有什麼希奇呢？魯迅先生的偉大，是因為他能說出來被壓迫大衆所要說的話，是因為他能指點出來被壓迫大衆所應該走的路。他不是爲自己發牢騷而做文章，他是因爲要做大衆的代言人而做文章。他不是爲自己的私怨而罵人，他也不是爲使有閒的人們欣賞而罵人，而是替被壓迫的大衆寫討伐公共敵人的檄文。這決計不是專門歡喜說俏皮話來麻醉人的所謂『幽默作家』所能比擬的。

然而，不僅如此。有些人來在某一個時候，也能够出來投機一下，替大衆說幾句話來收買人心，不久，他就把廉價收買得來的人心，用較高的代價出賣了。一個人出賣的時候，自然往往不單出賣了自己的，他自己原來是不值錢的。我們數一數『五四』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人物，始終不出賣的能有幾人呢？倘使『五四』以後沒有這許多，人變成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劊子手那裏來得這許多頭顱呢？『蓋棺論定』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當得起我的一副輓語：『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鬥爭。』

魯迅先生之死，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被壓迫大衆的損失。『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是的一定要他的精神不死，我們才能彌補這個巨大的損失。然而，這是需要我們能够繼續他的精神，他的精神才會不死的。我們只要每一個人都在他的靈前立了誓：替被壓迫的大衆說話，替被壓迫的大衆領路，到死都不妥洽，不屈服。

那樣即使我們是很渺小，然而，我們許多人集合起來的力量，也許比魯迅先生一個人的力量要大得多。

自然，我們也不能關起房門各自努力，我們是要集合成功偉大的羣力的。西湖的水，固然是很美麗，然而它只配供別人玩弄，而沒有什麼威力。西湖的水一定要流到錢塘江裏去，然後才能增加錢塘江怒潮的威力。集合在魯迅先生的靈前的，有中國的覺悟大眾，有歐美的友人，而且有日本同情於中國革命的友人；這是一個天然的國際聯合戰線。但是這個聯合戰線，並不會有意識的組織起來，至少，一部分的人依然過他們的個人生活，我希望他們能够參加救亡團體，把自己的力量供獻到中國民族解放的巨流裏來。

然而，這還不够；我們不但要組織自己的力量，而且要去徵發更廣大羣衆的力量。我提議我們去開展一個『魯迅運動』；我們要求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服從下面的三個信條：

- 一、爲壓迫的大衆打不平，替他們說話，指示他們抗爭的方法和路線，而且加入到他們的隊伍裏去共同奮鬥。
- 二、到死不屈不撓，死了一個，起來千百個；發誓不做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尤其不做屠殺民衆的劊子手。
- 三、每天至少要替被壓迫大衆，尤其替被壓迫最嚴重的中華民族，做一個鐘頭的工作。

倘使我們能够這樣做，那豈但是魯迅不死，死了一個魯迅反而增加了幾千幾萬個魯迅。魯迅先生在地下有靈，自然會大笑起來說：『敵人，你再來壓迫吧！』

所以，我們要用魯迅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來紀念魯迅，要用『魯迅大衆化』來紀念魯迅，要用運動來紀念魯迅，要用鬥爭來紀念魯迅！

起來！朋友們！今天我們就總動員！

魯迅先生的戰蹟和思想

伯衡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華蓋續集

是的，魯迅先生的一生，無時不「直面」着「慘澹的人生」，無時不「正視」着「淋漓的鮮血」！不，他壓根兒就埋在慘澹裏，血泊裏孕育，鍛冶，洗鍊來的鬥士，豈止「直面」和「正視」！「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踏着淡紅的血泊，冷酷地威猛地直突橫衝過去。然而一代一代的「屠伯們」，「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製造來的血，也隨着地球的飛跑而迅速地積淤起來。「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覩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們的魯迅先生，我們的鬥士，終於倒臥在血泊裏，被「層層淤積」的污血窒息而死了！

我們紀念魯迅先生的死，不能用哭，不能用淚，只能用血！只能用血！「才能刷淨歷代淤積的血。」用力才能掃除歷代囤積的污穢，使他，使人類都得到自由的呼吸！

二

魯迅先生的偉大，不用我們再來雕塑，已經嚴肅的站在世人的眼前了。然而他之所以偉大，第一固然這不能不想到他底卓絕的天資，堅忍的性格，第二還要想到他活着的這個暴風雨的時代呢。

自經鴉片戰爭，中國的「古老的銅壁就被資本主義的魔手擊破了，」接二連三的就是中法，中日，八國聯軍

屢屢的戰爭，魔手們很穩重的奠定了牠們的基礎於中國，我們這古老的封建的社會關係因之動蕩，解體。從此步步次殖民地地位了！及至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東北事件發生，又？年？月？日簽定了「塘沽協定」……中華民族更陷入了前此無有的危機！不過，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間自有牠的一定的社會關係；雖然相克，亦能相生；雖是反目，亦可和好。原來二者都以大眾的剝削為對象，因此形成了近代史中的兩個壁壘：一方面是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結托，另一方面就是反封建反帝的大眾的吼聲！譬如太平天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都屬於後者。

「結托」和「反」的衝蕩間，就造成了這時代的暴風雨！

「凶歲子弟多暴，」暴風雨中那能不產生這百折不撓的戰士呢？

他幼小時的家庭生活，也足以造成他的反抗的性格的。他的家庭原是富有財產的「貴族」，在他十三歲時，忽然遭了大的變動，衰落了。他不能不過那寄食人下的生活了。我們知道：社會人士們的眼，稱稱人的「身分」最為銳利，總能按着你的財產變動上，償你一副相應的嘴臉的，所以先生十三歲時，就看着別人的嘴臉了——侮蔑的，卑鄙的，陰險的嘴臉，他曾很沉痛地提到過：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他的破落的家庭，他的崩潰塗中的祖國，他的暴風雨的時代，乳育成了，鍛鍊成了他這民族的鬥士，大眾的前

衛。

中國的近代史，既是由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交合之下的產物，阻止着中國的障礙物，也就是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所以魯迅先生一生的精力都集中在這兩種勢力的搏鬥上。他開手，就是封建勢力的攻擊。他的學醫，一面是為醫治像他父親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另一面，就是為着「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的。不過他這「科學救國論」的思想馬上被事實打的粉碎。原來在顯示生物的電影上會見了同胞，「正要被日人砍下頭顱來示衆」的。

「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粗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吶喊自序）

本來，改革社會只從技術（即時下所謂的「科學救國」）上着眼是走不通的；同樣而只着眼於精神上的改變，也非是根本的療治。不過這並不能說魯迅先生的錯誤，反之，正是魯迅先生更實際的更擴大的第一步的發展。「高老夫子」式的知識份子，阿Q式的民衆……那能談到改革？自然而然的結論，就是怎樣改革精神是拯救民族的第一要圖；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箇性而張精神。」（墳文
化偏至論）

同書內摩羅詩力說，就發出呼聲，要求精神的戰士了：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

這精神的戰士，比之軍閥們的招兵買馬還要難而又難的，結果還是他老先生親身出馬，打了前鋒。

「……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魯迅先生從此捉着了藝術的武器，更簡捷的說，他拋開了聽診器，提起只剛不柔的筆來了。——即先生常提的所謂「金不換」的筆，是正人君子，洋場惡少……所最怕，最厭惡的筆！

啊，好硬的筆！我們順便借別人的歌謳歌一下吧：

「你的筆尖是槍尖，

刺透了舊中國的臉，

你的發音是晨鐘，

喚醒了奴隸們的迷夢。

……」（先生出殯時的輓歌）

可是，中國因為什麼弱？人民因為什麼愚？還用說嗎？是封建社會的作祟！政治是大清帝國，人民是愚弱的人民，以及吃人的風俗道德，無一非封建的化身，因此，封建勢力便成了先生首先接觸的敵人。不過封建的精髓，都具體化在倫理上，所謂「三綱五常」者便是，先生的筆尖也就隨着刺去。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很憤恨的說：

「……中國「聖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却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劊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墳一二九頁）

又說：

「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却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墳一四二頁）

我們應該怎樣當父親——非「孩子之父」而是「人」之父！呢？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墳一四六頁）

他又爲名教下的犧牲，家庭的奴隸的婦女們發出了抗議：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却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的體資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尙且怕

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墳：我之節烈觀，一二二頁）

所謂夫婦，所謂兄弟，所謂仁義道德，所人情世理都是虛偽的陰險的假面具。「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個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墳：二三頁）這些具體的事實在彷徨吶喊裏都明白的指示出來了。

然而這又因爲什麼？受了歷史的圈套的，所謂古聖先賢們爲着特權製造了「文物制度」來箝在弱者的頭上，使之如綿羊似的順服。後來的統治者當然更是推波助瀾的擴大而且死抱着這吃人的遺產。所謂「國學」所謂國粹，甚至所謂什麼本位文化還不都是這一類的僵尸？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是寫着兩個字是「喫人」」（狂人日記）

「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熱風五九頁）

五四運動以後，封建的文化崩潰下去了，新的文化抬起頭來。不過，這並不是說封建的意識從此解體消滅下去，實際上毫沒損失，只是另換了一付嘴臉和外套而出現罷了。前邊已經說過，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假手於封建的孽餘的，封建勢力也非投在帝國主義的懷抱裏不足以圖存。在此兩者「結托」的交合之下便產生了混血兒的另一社會層，那便是殖民地特有的典型人物，普通很熟耳的所謂買辦階級了。這種社會關係，馬上在社會意識上很明鮮的表現出來。更具體的說罷，扮演的的主角要以「洋博士」的角色而出現的，不過，他們骨子裏仍然是封建性的僵尸，只是注入了帝國主義的少許血液而已。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的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野草：這樣的戰士）然而，他們演的什麼把戲呢？「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他恩恩地競奔牠們的前程……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所在……」（華蓋續集：一野比喻）

這就是我們的「洋博士」們的作用！用了什麼正義，什麼邏輯，什麼禮貌……等等朦朦朧朧的法寶，愚弄着中國的民衆，很服順的提供他們的血和肉。凡是不跟着他們的領導走，稍有反抗的，即斥之爲不安分，暴民。因反抗而流了血，自然而然的批之曰「活該！」而且還擺着慈善的面孔麻醉着將來的人們：

「我們要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羣衆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

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憂踐踏死傷之苦」（陳源教授的「閒話」轉錄自華蓋續集一〇三頁）

不過我們這些學者們，終逃不出魯迅先生這支剛而不柔的筆鋒：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已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華蓋續集：我還不能「帶着」）

民國十四年「三一八」慘案的前後，魯迅先生的筆鋒都是掃射這些正人君子們的嘴臉的；直至一九二七的大騷動，魯迅先生的筆鋒另有所指，指這些人們才得滑過，去也因着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了」（而已集，六三頁）

魯迅先生的離開北京原是由於惡勢力的壓迫，然而他跑到廣東以後，惡劣的更厲害。血和淚的洪流更嚇的他眼瞪口呆：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命，革命，革命……』（而已集一五〇頁）

在殺氣騰騰的籠罩之下，這時的先生不能不擱筆了。一則因着恐怖，二則因着「診察」。關於這個問題，下一節裏還要談到。

再次的大戰就輪到創造社、太陽社了。

創造社的一羣，是什麼樣的人物？原來一九二七大革命的流產，參與其役的戰士們，遭殺的遭殺，敗退的敗退，遭殺的已經完了；退下來的，有的抹抹血跡，仍然另走他應走的道路；有的無聲無息隱退下去；有的便棄武就文，抗起革命文學的大旗來了。創造社就是這樣退下來的一夥。不過他們的熱情有餘，而理論不足。所以他們的口號無論「左」的如何震天价響，而骨子裏却空虛的很。一經戰鬥頹然而蹙，竟敵不過一枝孤軍而且還未把握着階級理論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罵他們「才子加流氓」，固然不能概括了創造社裏各種人物，而才子氣確是他們的特色。而且，革命文學運動，是一件艱巨的工作，自負的英雄們，氣盛的才子們，担負不來的，歸根到底還是先生所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接替過來。關於他們的失敗，後來魯迅先生有很中肯的批評：

「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貳心集：上海文藝一瞥）

魯迅到了上海就碰着創造社、太陽社等的圍攻。這一次的戰役在中國革命的文學史上佔很重要的一頁，一則革命文學揚棄了才子派的而進展到更高的一階段——即「左翼作家聯盟」的運動；二則便是魯迅先生的轉樞點由「進化論」者發展到「新唯物論」者了。關於這，我們還是留在下一節敘述。

在與創造社、太陽社戰爭的當兒，「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於夾縫中向着先生也亮了亮刀槍，創造社等一解體，它馬上便又是一羣人馬圍攻上來。新月社是怎樣的一羣呢？是與現代評論的那一羣們有些瓜葛的，都

是統治者，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學者，也都是盡「帶着鈴鐸」的山羊作用的。所以他們反對「不滿於現狀」，反對文藝的階級性，抗着爲文藝而文藝的招牌。不過他們也有「不滿於現狀」，「但只不滿於一種現狀，是現在竟有『不滿於現狀者』」（二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也要求言論自由，「不過這是具有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見髒，應該洗牠一洗」（僞自由書言論自由的界限）這樣意義的要求。

自從「左聯」成立，魯迅先生鬥爭的地域更擴大了。直接對敵的有民族主義的文學，有第三種人，有洋場惡少。因篇幅時間的限制，不在這裏詳細的介紹了。不過這些論爭都是很重要的。這裏邊不只是歪曲的理論上的破壞，主要的還是正確的理論的建立，希望讀者不要忽略了這一點。從二心集讀起，僞自由書，南腔北調，准風月談，次第讀去，就可明白個大概。

魯迅先生最末一次的論戰就是「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問題。實在說來，這兩個口號並不衝突，而且後者之提出更使前者的內容確實。所以發生了論爭是所謂「宗派主義」從中作祟的關係。不過，正鬧的不可開交之際，魯迅先生一出馬，陰霾消散，乾坤即定矣。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壇上演着是怎樣重要的一個角位。

四

魯迅先生的生活史就是一部戰鬥史。「有鬥爭才有發展」先生的思想的發展，就是這戰鬥中的結晶體。從實際戰鬥鍛冶來的理論，才是真實的理論，才是兌現的理論。有正確的理論，才有正確的行動，才有堅強的戰鬥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魯迅先生於每次戰役中都是佔在指揮的地位。他能把握着現實的核心，他能把理論轉化到實際的戰鬥去。大半智識份子的革命理論，因爲他們與現實容易脫離，沒有實際動過刀槍，不是陷於「左」的

幼稚，就是「右」的機會主義或機械的公式主義，這與反動理論所得到的結果同樣有害的。魯迅先生決無這類的傾向，這是他一生戎馬，沒有半日休閒在「象牙之塔」的原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是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貳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最近又有這樣的話：

「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淨的地方。」

（魯迅雜文集（上月刊行）一二〇四頁）

革命文學的旗子本爲創造社等樹起來的，然而支持這旗子的，抗着這旗子向前邁進的只有魯迅先生當勝其任了。連他的曾經大戰過幾百回合的論敵，郭沫若先生，現在也不能不說聲「魯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們的魯迅先生」了。

他的思想的轉點是經一九二七革命失敗的教訓，又經創造社之戰役，揚棄了他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奠定了「史的唯物論」的根基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閒集序言）

進化論不是完美的方法論，有偏頗性的，所以不能以之把握着社會運動的真髓。譬如進化論者只能認定社

會是進化的，然而進化的中心以及進化到何處去的問題，非偏頗的進化論者所能解答了！因爲這，凡是他在進化論時的作品只是對過去和現在的醜惡的一種戰鬥，社會病態的一種塑像；只是督促我們走，沒有告訴我們向那裏走。

「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他是專指摘社會的病態的，目的在引起療救者的注意，沒有開自己的藥方。他只是說：這裏有個瘡，那裏是個瘤，指着這個人的鼻子說是阿Q，拖着「正人君子」們的大衫說尾巴在這裏。……在這無情的指撥之下，所有阿貓阿狗都現了原形。然而現了原形以後應該怎樣的處置？舊的阿貓阿狗就早「打之落水」了罷，而新的出現了那怎麼辦？他那時沒有告訴我們，只是督促我們向前走，走！

「翁阿阿，那麼，你是從那裏來的呢？」

客：（略略遲疑）我不知道。從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樣走。

翁：對了，那麼，我可以問你到那裏去麼？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這地方就是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裏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邊去，前面！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驚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裏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野草過客)

客倒底不知道他走到什麼地方去，然而他還是走下去。這是進化論者的觀念。

然而社會現象復雜的很，牠常常採取迂迴的道路向前進，並不能洽洽的和進化論者所想像的同樣，有時愈趨愈下，所謂「一代不如一代」的。「三一八」的流血只死了幾個學生，魯迅先生就詛咒的什麼似的，說是中國最黑暗的一日（見華蓋續集），然而這算什麼？一九二七的上海，廣東……進化論者的魯迅先生怎樣去解釋呢？進化論的信念無論如何的深，遇着這每况愈下的事體，也不能不發生懷疑的，魯迅先生在廣東所以沈悶的啞口無言的原因就在這一點。據他自己說的原因「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久經戰場的魯迅先生怎麼還有恐怖？據他自己診察的結果是：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爲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爲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二，……我雖然說過：中國歷來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會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現了，我自己也幫助着筵宴。……」

(同上)

由於事實的教訓，他不再以「進化論」來觀察社會了，年紀青的，不一定比年紀老的好，社會上的營壘須按着「階級」來分的，舊的社會舊的醜惡就讓他們潰爛下去吧，反正担負着社會進化槓桿的不是他們而是另一羣人。「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

他這種行爲的確是紳士幫中的逆子貳臣，因此「御用文學家」修的「文壇貳臣傳」上第一名就是魯迅先生。其實這也毫不足怪，還是先生說的清楚：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搗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爲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貳心集序言）

從此，魯迅先生就是我們大衆的戰士了，而且他站在最前哨爲大衆，爲民族而搏鬥。

五

我們再談談先生的戰法罷。

先生無論爲「進化論」爲「史的唯物論」者，而對於他所崇信的信念都非常堅定的，後來的唯物論時代，不用說他相信社會是有前途的了；就在進化論時代，雖然不能指出是怎樣的前途，而他總堅信着未來總比過去的好，只要向前衝，終能戰勝惡劣的勢力的。他這樣堅定的信念就決定了他的戰法，所謂「韞」的戰鬥法。

「韞」的戰鬥是什麼？他曾以之傳授給婦女們來奪經濟權，用比喻加以解釋後，接着就說：

「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琪娜拉走後怎樣）

他教給左翼作家也是這一套：「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貳心案：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又說：「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韞不可，」因爲「韞」可爲當然而爲，就是不

可爲也得而爲。譬如他認爲人們都是死沈沈的昏睡在鐵籠裏麻木的很「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中的苦楚，」那有什麼用處？然而他終於吶喊起來了。人們的奴才性根深蒂固，有人實際爲他們作事了，他們反倒大哭大叫，去向主人報功（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這還有什麼解放的希望？然而魯迅先生一生都是演着這傻子的角色，不失望，不灰心！

「野草」這樣的戰士」一文中，更是韌和知其不可爲而爲的戰法。你笑也好，哭也好，威嚇也好，哀告也好，「但他舉起投槍。」你是學者也好，青年也好，道德也好，公義也好，「但他舉起了投槍。」他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這回可服伏到地了罷？然而他不，他還是舉起了投槍！

他的戰法，不惟是韌，而且還要勇猛，真個實門實打。「况且既是筆戰，就也如別的兵戰或拳鬥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於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爲勝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所以他反對虛張聲勢的恐嚇和叫囂。至於哈八狗式的躲躲閃閃得汪汪的更是他深惡痛絕的了。所以他不愛貓反愛虎；他討厭哈八狗，反愛巨獒，就是這道理。上月作家發表的半夏小集，有這樣一段：

「假使我的血和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

「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羣癩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總括一句：先生的戰法是韌性的持久戰，是勇猛的實打實戰。

魯迅先生——勇猛的戰士死了！中華民族的大不幸，被壓迫的人們的大不幸！

我們要紀念他，只能用我們的血和力！

寫在這裏，我的心漸漸鉛沈下去，思路漸漸凝聚，凝聚一幅登在中流上的魯迅先生的死像，在眼前晃來晃去；而喉頭却蠕蠕在動，默默的歌着這輓歌：

『你底筆尖是槍尖，

刺透了舊中國的臉。

你底發音是晨鐘，

喚醒了奴隸們的迷夢。

在民族解放的戰鬥裏，

你從不會退却，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在新中國的前頭。

呵，導師！

呵，同志！——你死了，

在艱苦的戰地；

你沒有死去，

你活在我們心裏

載：齊光校刊第二期

一九三六十一月

魯迅與寫實主義

劉大杰

魯迅自己說：『在我的生活裏，沒有愛，也沒有詩。』這便是魯迅的人生與文學的基礎。一個在自己的生活裏感着沒有愛也沒有詩的人，社會與人生的種種現象，反映到他的眼光裏，自然會現出黑暗，虛偽，腐敗與惡毒。過去的生活經驗，好像一把鋼刀，把他的眼光，磨鍊得格外銳敏。他能看到旁人所看不到的，感到旁人所感不到的，表現出旁人所表現不出的。過去的歷史，使他清楚地認識了現在的社會與人生。現在社會上扮演的種種醜惡虛偽的把戲，都瞞不住他那雙銳敏的眼睛。

五四前後，浪漫精神迷漫中國的文化界，魯迅始終是帶着冷靜的態度，對於社會人生，加以深刻的注視。庚子事變辛亥革命時代的種種社會情態，在他的腦裏，早已釀成了成熟的文學的糧食。一九一八年登在狂人日記，便是魯迅披上寫實主義的服裝，出現於中國新文壇的第一聲。在當時，剛剛從古典主義解放出來的青年們，對於他的作品，還不能深深地接受，倒是晚出的創造社的充滿着感傷與熱情的作品，大受青年們的歡迎。創造社的批評家，打着爲藝術而藝術的旗幟，對於這位作者的作品，下過幾次嚴厲的批判，他並不因此就放棄他的寫實主義，並且，他愈到後來，愈是精進。在他的筆下，替寫實主義奠定了穩固的根基。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寫實主義，從魯迅的手開始，由魯迅的手完成。

『我翻開歷史一看，查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裏看出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

我們不必說，狂人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借着狂人這個名目，把他自己的思想反映出來。這思想確實有點新奇，

也有點大胆。當日的遺老遺少，不知怎的沒有注意到這種危險，大概是胡適之的白話文學問題鬧得太兇了，遮掩了遺老遺少們的眼珠。其次，牠的形式，牠的表現的方法，牠的字句的構造，都呈現着嶄新的姿態，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最初期，便出現了成功的寫實主義的作品。由吶喊到彷徨，他沒有改變過他的態度，他不管當日浪漫派如何的猖獗，他老是冷靜地走着他的路，這一條路使他得到了光明。一直到野草，才稍稍帶了一點象徵主義與神祕主義的傾向。

魯迅的作品，使人看了感着有一點不舒服，這是不足怪的。他不能像浪漫主義者那樣，自己厭惡了現實的社會，拋棄牠，離開牠，在空虛想像的境界，另外創造一個美麗的一烏託邦！來安慰自己，他不能坐在象牙塔裏，孤獨地作着香草美人的甜夢，高興的時候讚美人生，憤怒的時候咒咀人生。這一個現實的社會，好像一隻無所不包的垃圾桶，又髒又臭又黑暗。浪漫主義者實在太聰明，把蓋子蓋好了，輕輕地走了過去。寫實主義者則不然，既然這一隻桶裏，全是我們社會人生的真面目，管他髒的臭的黑暗的，爲什麼要把蓋子蓋住呢？不僅不蓋住，還要把桶裏面的內容，倒了出來，讓大家看個清白。易卜生，托爾斯泰，托司退也夫司基，佛勞貝爾，莫泊桑，左拉，都是歐洲文學界倒垃圾桶的人。不用說，他們的作品，帶紗帽的官僚，維持道統的偽君子，掛十字架的牧師，假仁假義的紳士，看了個個要頭疼。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的陰私和惡德虛偽和奸謀，都從那桶裏一點一滴地露出原形來，使得他們無處藏躲。於是，倒垃圾桶的人，便成了時代的前進者，社會的解造者，人生病的醫生，危險的思想家，正統派的仇人。寫實主義者就在這一方面，成就了他們的文學理論，表現了他們的偉大精神。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才是一個盡頭！』（紀念劉和珍君）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

『叛逆的猛士出現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淡淡的血痕中）

因爲迅魯是一個直視人生，背着因襲的重担，出現於人間的猛士，所以在他的作品裏，找不到甜蜜柔媚的愛情，找不到堤畔牆邊的香花，也找不到悅耳銷魂的歌聲。只有陰涼病態的心理，薔薇上的刺，僞善者的靈魂，青年們的血。這一切使魯迅在寫實主義的作品上，得到了極大的成就。阿Q正傳，孔乙己，祝福，在酒樓上，示衆，孤獨者，高老夫子，這幾篇小說，成了魯迅不朽的作品。

魯迅的作品，無疑地是受了俄國文學的影響。他的氣質和他過去生活的環境，使他對於俄國文學，感着同情與喜悅。二十年來，他翻譯了不少的俄國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對於他自己，便是對於中國文壇，都發生了極大的力量。Bartlett 在寫的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魯迅那篇文章裏，魯迅自己坦白地表示了俄國文學給與他的影響。

魯迅前期的文學理論，始終是以廣川白村的見解作爲基礎的。我們只要看他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教文學概論的時候，都用苦悶的象徵那本書作爲講義的事，便可稍稍明白。他那時不贊成文學是政治的工具，鬥爭的武器。他主張政治在先，文學在後，文學有他本身的價值與自由，應當與政治獨立。這些議論，在他前期的雜感裏，到處都是，表現得最明顯最有條理的，是一九二七年在「黃埔軍官學校」講的革命時代的文學，一九二九年在「燕京大學」講的新文學概觀兩篇講演辭。

這樣的理論，大大地觸怒了從浪漫主義轉到革命文學去的創造社。於是當時革命文學派的許多刊物，對於魯迅，便取了圍攻的陣容。什麼阿Q時代死去了，什麼「醉眼朦朧」，什麼「華蓋下的紳士」……種種的口號，都往魯迅的頭上堆。魯迅並不退却，始終是以孤鎗短劍應戰，表面上這一場惡戰好像沒有分什麼勝負，其實魯迅是

投降了，說得好聽一點，魯迅是轉變了。他從此拋棄了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蘇俄文藝政策，Plekhanov的藝術論，Lunacharsky的文藝與批評，接連地出了好幾本。於是死去了的阿Q也復活了，阿Q正傳變成了無產文學的傑作。從此以後，魯迅的文學態度，便非常的鮮明，在論第三種人那篇文章裏，所發表的議論，比起在黃埔在燕京那兩篇講演來，完全是兩個人。從那時到現在，魯迅成了左翼文壇的巨頭。

魯迅吸引青年的力量，與其說是他的小說，不如說是他的雜感。他那種反封建的不妥協的精神，都從雜感裏表現出來，使得社會上一般前進的青年，都感着歡喜與興奮。我們無論從思想或是從力量上看，他的小說同他的雜感，確實隔着相當的距離。雜感在魯迅的筆下，成就了一種精美的文體，現在已經有許多人在模倣他，將來也會有許多人要模倣他。雜感文是魯迅作戰的武器，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鋼刀。這把刀一到他的手裏，便沒有人抵當得住。

魯迅是一個辛勤的戰士，他從沒有休息過。二十年來，創作的，翻譯的，他遺留下來幾十本書。這都是他的靈魂，他的精神，替我們青年開了路，負擔了人類的罪惡。在那些書本上的字裏行間，殘留着鮮紅的血跡和模糊的淚痕。現在，他是死了，在自然界，好像梧桐樹上落下一塊葉子，什麼也不關心，太陽依舊照在窗邊，小小的菊花，在籬笆旁面微微地笑。這自然界是多麼平和，多麼死！魯迅就在這平和的自然界，帶去了身體，留下了光榮。

伊可維支 (M. Ickowicz) 批評易卜生說：

『易卜生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勇敢而大膽的直及其深處。他以銳敏的眼光，觀察社會組織的全部，而檢出其中所包含的腐敗的事物。在他的作品中，易卜生把家庭的崩壞，教會的虛偽，支配階級的偽善與腐敗，婦人所苦的不平的狀態，……顯示給我們。他揭示了社會一切的缺陷。他想把這一切加以毀滅；但是同時，他感到這腐敗的現象是非常的深，並且是普遍的，在現今的狀態中，實無法可施。因此之故，在他的作品裏，雖常有偉大的革命

的氣息，對這許多弊害表示反抗，但是却含着一種無政府主義……」

我想借這一段話，移贈給魯迅。看起來，是相當確切的。易卜生說：「世界上最強的人，便是那最孤獨的。」魯迅現在好像並不孤獨！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魯迅作）

今夜正是清寒的月光，映在窗前的樹枝上，院子裏是蟲聲，遠遠的街頭，是斷斷續續的更聲，我低聲地讀着這首詩的時候，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作者的淚痕。

十月末日夜十二時

載：宇宙風

憶魯迅先生

李霽野

一九二四年冬天的一個下午，被一位熟朋友領導着，我靜靜的走到北京西城偏僻的一角，到魯迅先生的住處。一扣門，便被讓進去，因為來訪是事先約定的。不大的四合院裏種着幾棵小小的樹，一點聲音沒有，靜寂得有如古寺。上邊居中的一間房分成兩段，我們走進靠裏的一間小屋。一位留着短短的胡鬚，上身穿着灰色毛線衣，袴脚繫着腿帶的人從書桌跟前站起來。不用介紹，從額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我便知道這就是我所景仰的魯迅先生了。

在鄉間的師範學校讀書時，每月有一件難以忘却的事，這便是新青年的寄到。拆開來第一先看看有否魯迅先生的文字，對於卷首的大議論倒並不熱切的想要拜讀。以後先生常有譯著的零篇發表，這些都最深刻的引起我對於文學的嗜好，同時對於作者的好奇心，也隨着增加起來了：我願望見這樣的人物。這是很自然的。但那時候覺得這希望很是渺遠，因為我實在說不清離北京有多少路，也沒有想出究竟怎麼可以走到的方法。

一九二三年到北京讀書時，魯迅先生的文學活動正蓬蓬勃勃，我的要瞻仰瞻仰先生多彩的心倒冷却一些了。我是從鄉間初來的人，深怕一種叫作「架子」的怪物，聽說城裏人多半都有這樣一條守門狗，我想魯迅先生大概也是不能例外的了。但是以後從間接的聽聞得知魯迅先生並不是凜然可畏的人物，頗歡喜和青年人談天說笑；可是不完全相信這樣的話。

一九二四年七月我譯了往星中，過些時，領我的那位熟朋友便拿給魯迅先生看去，因為先生常向他說太少見青年人的譯作。我想這譯稿不進紙簍，也得放在那裏吃一二年塵土罷，不料只過了十幾天，那位朋友便告訴我

說，譯稿不僅看過，並且記出一點有待商酌的地方，留待有機會面談一下了。這是一種意外的喜悅，也就是約定去訪魯迅先生的緣由。

我們所進的那一間屋真可以說是「斗室」。後牆上部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幾棵稀疏的小樹；窗下是一張木板床，雖然不寬，却幾乎佔去了屋裏四分之一的地方，我就被讓坐在這張床上。右手是一張茶几，兩張木椅；左手便是先生著作的書桌，先生就轉過桌前的椅子，在書桌跟前坐下來。

這屋裏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被都有一種鄉裏的樸實味，談話又毫無虛套的立刻開始，我心裏很泰然，覺得和我對談的是一個誠誠懇懇的人，絕不是有一點架子的作家。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所經歷的人生經驗是何等深刻，他談話時的兩眼顯然表示着他的觀察是何等周密和銳敏。聽到不以爲然的事情時，他的眉頭一皺，從這你也不難看出他能感到怎樣的悲憤。笑話是常有的，但却不是令人笑笑開心的笑話，那裏面總隱藏着嚴肅和諷刺。他的談鋒和筆鋒一樣，隨時有一針見血的地方，使聽者覺得這是痛快不過的談吐。這是魯迅先生所給我的最初的印象，在以後的接談中除了他有時偏於抑鬱，有時偏於愉快外，我覺得沒有什麼大改變。

魯迅先生是不斷吸煙的，所以這間小屋裏早就充滿了濃馥的煙了。看出我是怕煙的了，便笑着說，這不免太受委屈，隨即就要去開窗子。我說不怕的，也就趁談話有一段落，起來告辭，因爲怕久坐耽擱他的工作。他說，既不怕，那就無妨再坐一時了。所以第一次的訪問經過的時間頗長久，送我們走時，他還叮囑常去談天。

和他談天是一種愉快的經驗，我們看着他的心和機智自然的活動，比讀文章更多一種親切感；所以這以後，我們兩個熟朋友總隔幾天去訪他一次。先生是健談的，往往一談幾點鐘毫無倦容，我們也不到夜深不願走。有時我們知道他的寫作都在夜晚，稍談些時便勉強要告辭，但他說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談談天，我們若有閑暇，在他是並無妨礙的，我們自然樂於再坐下去。先生是愛吃糖食和小花生的，也常常用這些來款客；有一回隨吃

隨添了多次，他的談興還正濃，我料想兩種所存的不多，便笑着說，吃完就走，他說，好的，便隨手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大糖盒。這以後，有一回打開盛花生的鐵盒時，裏面適逢空無所有，他笑着說，這次只好權演一回空城計了。

所談的話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事。只記得有一次問起他怎樣寫作，他詳細的說了說他作小說的經驗。他說偶然有一點想頭時，便先零碎的記下來，遇到或想到可寫的人物特性時，也是如此。這樣零碎的記錄在心裏慢慢融化，覺得人物有了生命，這纔將段片的拚湊成整篇的東西。全篇寫就以後，纔細看那些地方要增刪。最後還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韻調，有讀起來覺得不合適的字眼，再加以更換。他又說，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兩樣東西，一是戀愛，一是自然；在要用一點自然的時候，他不歡喜大段的描寫，總是拖出月亮來用一用罷了。

關於罵人，記得也常談到，他說一見到虛偽，卑劣，和其他令人作嘔的世態時，心裏的悲憤便覺得非吐不快。有些個人代表或一種世態，罵他並不出於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會的嘴巴罷了；社會是冥頑的，先生常嘆息着說。在這樣的談話中你親切的覺得有一顆赤熱的心在。

每次談話之後，我都覺得有一種爽快之感，彷彿給清晨的涼風吹拂了一樣。深夜走出先生的住處時，那偏僻的小巷裏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他總望我們走遠了纔進去。北京的冬夜有時是極可愛的，在那靜寂的街道上步行着，先生的聲音和容貌還縈繞在腦際，這印象永遠不會磨滅！先生離京南去時，我們感到莫大的愁悵。現在先生長逝了，我的悲痛怎樣深切的喚醒這珍貴的記憶呵！

魯迅先生對年青人的誠懇態度，從譯稿的看改和幾次的談話已經使我深信無疑了，所以以後偶有寫作也寄給他去，我知道他是不會笑年青人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題作生活的小說時，他立即回信道：

……我略改了幾個字，都是無關緊要的。可是，結末一句說：這喊聲裏似乎有着雙關的意義。我以為這「雙關」二字，將全篇的意義說得太清楚了，所有蘊蓄，有被其打破之慮。我想將牠改着「含着別樣。」或「含

着幾樣，」後一個比較的好，但也總不覺得恰好。這一點關係較大些，所以要問問你的意思，以爲怎樣？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先生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竟這樣週到，實在令人感愧。以後送自己去和別人的寫作時，常常覺得是一種可笑的唐突，也誠實的說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總說，那有一生下便長成的人呢？說到我們譯文的生硬，先生總比喻的說，能有不先澀苦的果實嗎？遇有實在費解的地方，他總另用小紙條註記，夾在譯稿裏面，等見到時商酌。黑假面的人人物譯名，幾乎全給先生改正了，他笑着解釋說，以中國的名姓譯外國人的名字也許在懶惰的讀者看着很順眼，但在譯者是絕對不可以的。但是譯名是可以隨意寫上幾個字的嗎？這裏却也需要一點斟酌：長體和扁體的字要間雜起來，一律長體或扁體是不好看的。

這使我想起他在一九二七年剪寄給我的一篇社論，在所罵的「中國的學者」中有一位鄧南遮。在這篇大論後面先生寫着：「這是一九二七年（注意：二十世紀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以上）六月九日香港循環日報的社論。硬拉 D'annunzio 入藉而罵之，真是無妄之災。然而硬將外人名字譯成中國式的人們，亦與有罪焉。我們在中國談什麼文藝呢！嗚呼鄧南遮！」更有附註說：「但該報發如此之『新』的議論，是少有的。前幾天轉載嚴修們反對跳舞的信，還有許多空白字。你想，嚴先生之文而還以爲有違礙字樣，方正可知。」

注意可笑的事物確是魯迅先生的一種特性，我想這也就是他的諷刺所以深刻而多方面的緣故。有一回他寄給我大概也是香港出版的一種報紙，上面登着「徵求爸爸」的廣告，看了令人笑倒。現今的報紙上認賊作父的事情都儘多，慧心的讀者隨時可以遇到這樣材料，我想不必再多舉什麼例子了。

未名社的成立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時往星中的譯稿已經放在他那裏不少時了，他常常想到出版這本書的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敢認爲這譯稿有什麼印行的價值。對於普通以銷售爲標準的出版家先生是極端惡的，

也不願和他們有什麼交涉。因此，有了自己印書的意思了。這是毫沒有什麼宏願的，只是先生對幾個青年的一點鼓勵，使他們能勤勤懇懇的努力，增加些文學的趣味罷了。

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設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對面一個公寓裏的，實際就是素園的一間小小的住屋。先生在大下課後常常到那裏去談天，偶然也就遇便吃飯；有過經驗的人大概都知道北京學生公寓的飯是怎樣的罷，然而先生只願照樣吃，添點菜（那裏有好菜）便極為不安。問到上課覺得有興趣嗎？先生總常謙抑的說，那配教什麼呢，不過很歡喜年青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鐘是還樂於去教的。討厭聽過先生講台上談吐的，誰會忘記那樣的喜悅！

這一年也是語絲最有生命的時期，繼新青年之後最爲一般喜愛文藝的青年所期待的，怕就是這個小型的刊物罷，至少我是這樣想。先生和啓明先生的文章使這個小刊物有一種特殊的風味，是許多其他的刊物怎樣也模擬不了的。他們的文章都有自己人格的印記，深爲一般青年人所喜愛。魯迅先生的筆鋒怎樣使「正人君子」們頭疼，在這裏是無須多說的了。

這時期先生除教書，作教育部的事，並不斷的譯作外，也忙些校閱印稿的瑣細事。先生的譯著印行時，總親自校閱，也有些這樣的小經驗，喜歡向我們述說，例如莫使一行的頂上一格有無所屬的標點符號，便是其中之一。經他說過後，看別家印的書籍上有這樣缺點時，便覺得非常不順眼。經我校過兩次的印稿，他往往發現還有錯誤，有些不服氣，我總想在他所校的印稿中找出偶一疏忽的地方來，但成功的時候却絕少。談起來，他故意自傲的笑着說，你看，年歲和經驗倒是有些用處的了！

記述這樣瑣事時，我感到深切的悲哀！有一次我去訪他時，見他的神色很不好，問起來，他並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長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幾乎流了淚。以後他再也沒有提起過，但那片刻所留的悲傷印象，那

裏能磨滅？先生的貴重生命，竟這樣毀滅了一部份！

常有人責難先生助長了有些青年人的狂妄，其實這那能由先生去負責？在他們露出狗尾巴時，先生不惜去痛踢他們一脚，以這樣算作有笑話可看的人們，可曾設身處地想一想這種經驗是怎樣滋味嗎？然而先生還繼續愛護青年人，爲他們賣別人所不肯出的苦力，因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在這樣崇高的人格前面，我們是只有俯首的。

魯迅先生的歡喜革新，是始終一致的。他在未名叢刊裏印行的蘇俄文藝論戰，大概是新文藝理論中最早的一本了罷。然而人常說，他是隨着別人足跡跑的。十多年前，高爾基這名字在中國還很生疏；但那時先生便以他的作品翻譯太少爲惜，常常向我們提起來。現在是，正如最後一次相見時先生所說，連官報也大印高爾基的像作號召了。「空頭文學家」之多，常常使先生嘆息，所以有遺言中那樣沉痛的警戒。不過，這樣的話似乎是以少說爲佳的，我還是記述一點瑣細罷。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歡和人異趣。記得有一回他指着出了象牙之塔裏面六號字的小標題，問我是不是很新穎，自己說，這是他第一次試用的。書店的廣告先生也不歡喜，往往自己動筆老老實實的寫幾句。看完我自己擬的一個廣告，他說，好的，看了這樣廣告來買書的讀者，該不會罵我們使他上當的；因爲，那個廣告實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讀者上當，這是先生常常用以警戒未名社的話。先在期刊上發表又行集印成書的，如君山和朝華夕拾，對於再行買書的期刊的定閱者，先生囑咐都只收一點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給。我以爲從這樣一點小小的事，也不難窺見先生著作的良心。

書面的裝璜，也是魯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對於書店的隨意污損畫家的原稿，或印刷時改變了顏色，他都很爲憤慨。在一封寄給我的信中，先生有幾句話這樣說：『填的封面畫，自己想不出，今天寫信託陶元慶君去了。……』

近來我對於他有些難於開口，因為他所作的書，有時竟印得不成樣子，這回××在上海再版，顏色都不對了，這在他看來，就如別人將我們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八日）一次為遺漏了作書面人的名字，先生特為寫信到未名社囑咐另印一葉，加裝進去。

因為魯迅先生所樹的敵非常多，有些人常常以為他有一種難與相處的壞脾氣。這對於先生的性格，我認為是一種誤解。和先生相處稍久的人都會覺得他是極富感情，感覺極為銳敏，對人很能體貼的人。就因為感覺銳敏，所以不免多疑，這是先生自己也並不否認的；但若得到坦然的解釋，他也立刻就可以釋然於懷。在先生離開北京的幾年中，因為路遠和傳言，他對於未名社的事情也頗多誤會，往往爽爽快快的寫信來詰責；然而一明真象，他就一如往昔。我們感覺慚愧，無以對先生的是：經過許多的摧殘和波折，我們的貢獻遠不如他的所期。在我們今年四月最後一次晤談時，先生愉快的談到未名社，說到現在還很有人懷念牠的存在，我覺得是一種很大的安慰。不料為時不過數月，先生又和我們永別。

先生的長逝，使我不能不聯想到素園的死和未名社的解體，而覺得這種損失，對我是一種更痛切的悲哀。記得一九二九年五月先生回北京時，一見便問我們怎樣去看素園，過兩天我們便一同到很遠的他養病的地方去。在暢談了幾點鐘之後，素園纔想起幾次讓請先生吸烟，他都搖頭說不吸了，是為避免使病室裏有烟味，不是真的戒絕；再三說了對自己無礙，先生纔走出病室，站得遠遠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紙烟。這是小事，是；然而小事裏正可以見體貼。先生對素園說，對於北京的朋友是常常懷念的。在接素園逝世的消息時，他深以不能再圖歡晤為哀素園逝後，有些令我們悲憤的事件，我和先生幾次晤談時，他都絕口不提，因我提而偶一談到，他也只有傷感，絕無諷刺，這種動人的體貼，不是高貴的性格是不會具有的。

在這次回北京時，我還記得有一件小事，可見先生連細微的小節也未嘗不注意。在要將幾本書分送給人時，

談到一位女孩，我們說已經出嫁了，先生笑着說，那就以不送爲妥了。

因爲先生是富於感情的，所以往往因失望而悲憤，對於醜惡的世態和不悅意的人物都痛加攻擊。這是先生所樂爲的嗎？不的，他不能自己。這樣磨滅了生命，先生常常深爲惋惜。在這次回北京，和我前今兩年在上海和他晤談時，他都含着深的悲哀向我說：這使我的靈魂粗起來！先生說完這話之後總沉默多時，向前定睛凝視，這時你不難看出他心裏的經過是怎樣的。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樣悲傷的面影！

壞脾氣，自找苦喫，也許有人這樣說。是的，我們福氣。我們沒有那樣的感覺，那樣的感情：我們是有福了！我們用不着發這樣的悲嘆：這使我的靈魂粗起來！

先生是樂於助人的，尤其是對於受社會迫害的人。無地容身的 F 君的眷屬，聽說多時寄居在先生的家裏。最後相見時，我們談起深爲我們懷念的 F 君，先生自己並不提這件事，却只說到他的誠實。諷刺着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於自己的攻擊，先生故作莊重的向 F 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爲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 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笑聲在耳，先生却已長逝！

受迫害而毫無生計的人，先生往往讓抄編一點他自己的文章，拿去代爲換些稿費。選編他的雜感集的，聽說就是一位死於非命的戰士。

然而對於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文學家」，先生是深惡痛絕的。在寄給素園的一封信中，有着這樣的話：

……上海去年嚷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今年大約要改喚戀愛文學了，已有「惟愛叢書」預告出現，「美的書店」（張競生的）也又開張，恐怕要發生若干小 Sansin 罷，但自然仍掛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爲所謂戀愛，是只有不革命的戀愛的。革命的愛在大衆，於性正如對於食物一樣，再不會纏綿悱惻；

但一時的選擇，是有的罷。讀衆顯看這些，而不肯研究別的理论，很不好。大約仍是聊作消遣罷了。

(一九三一年) 四月七日

「革命的愛在大衆」一語，可以概括先生近些年的精神和活動，也是發動他思想的原動力。在這裏，我想只摘錄幾句信，以見先生對於新的文藝的信心；「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我的敵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終當爲文藝盡力，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誰先成爲烟埃。并希兄也好好地保養，早日痊癒，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寄素園。）

說到助人，還有一件我願意記述的事。因爲想換取自己的學費，我想將所譯的黑假面人賣出去；素園在寄給先生的信中順便提了一下，先生於是回信說：「黑假面人費了如許工夫，我想賣掉也不合算。……未名社之立腳點，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書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覺無聊。所以此書仍不如自己印。寒野寒假後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當於一月十日以前將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爲借給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賣去，除掉付印之本錢後，然後再以收來的錢還我就好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幾經還付，先生總不肯，因爲那本書的印成既遲，賣去又慢，收回印刷的成本更是渺茫無期的。「一二八」戰役時有先生受難的流言傳到北方來，我到北京的寓所探詢消息時纔將這百元還付了；而先生却寫信來表示感謝！

一生戰鬥，在思想界發了這樣深遠的影響，而且喚醒了「無聲的中國」，先生却向不會以領袖自居，而持着非常謙遜的態度。記得一九二七年瑞典的S先生對中國的新文學很感興趣，想託已故的F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選譯魯迅先生的作品，送給管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委員會，S先生以爲是很有希望的。他們託T君寫信去徵詢同意時，先生回信說，就作品言，自己是不配的，小約翰那樣的作品自己萬作不出，而望葛覃並未得獎，若憑一張

黃臉皮，則又不是自己所願。

和先生接談過的人都知道他的談話中有一種特殊的機智和風趣，是很值得記載的；先生的生活若好好的寫起來，對於世人也可以有無限的教益。先生的不歡喜有傳記，從他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我是知道的；然而我覺得很是可惜，所以北來寫信時仍然提起，並且說以最有機會聽錄先生談話的廣平女士寫作最適宜。先生的回信却是這樣的謙虛：『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頭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

然而細想起來，先生的傳記也是並不必要的：他的全部著作也就是他的傳記，因為那些真都是他「以生命寫成的文章。」

先生寫作之勤，常常使我們驚駭，憂慮，因為我們知道他近幾年的健康遠不如前，而他又不肯休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見到先生時，他的形容很憔悴，談起來，知道他不能安居。這以後偶然的來信中也常有病老之感，每讀到都只能徒自嘆息。今年四月見到先生時，知道大病新愈，勸到休息時，他總只搖搖頭，嘆聲氣罷了，先生也談到些動他悲憤的事，深嘆這些使自己的靈魂粗起來。離開先生的寓所時，我的心裏含着難言的悲哀。我覺得我們不配有這樣偉大的人。

先生生前常哀「無聲的中國」，也就對這樣的中國，獻給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從先生的死看來，中國多少是有聲的了；這聲是魯迅先生的創造。願這聲不會隨着魯迅先生的死而消沉！

「吃的是草，擠的是奶，」先生這樣譬喻他的一生。願費了這樣貴重犧牲擠出的奶，一一吸進民族的生命裏去！

「革命的愛在大眾。」先生長逝了，先生的愛却永遠存在。大眾應當常常記住怎樣總配接受先生的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

載：本季月刊

同魯迅先生最后的晤談

許欽文

七月十四的傍晚，以偶然得到的機會，我去看魯迅先生。以前，時常因為從報上看到他病的消息，特地趕去；但總並無其事，只是隨便談些零碎問題，苦笑一場了事。這次我從閩南回來，已經接連許多天沒有看報，並不知道他生病。可是，進了門，許久不見他下樓來，終於由我上樓去，才見到他的面。

『幾乎不見了！』

他在床上躺着，開口就是這麼一句。

他的病在肺部；由X光線照知，兩面肺葉的上部，都已爛掉了許多，病勢嚴重，而且有了非常危險的時期，在樓下時都已由許廣平女士告知。我不多說話，注意觀察他的臉色。他的面孔，雖然瘦小了些，却比往常清爽。大概因為老在深夜看書寫字，以前所見，他總是面孔也有點浮腫，眼泡也有點浮腫的。

『肺已爛掉了許多！』

魯迅先生却又這樣說了；

『照醫生說，如果在歐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們的抵抗力特別強，或者是我賤點的緣故。』
接着是苦笑；不過苦笑得並不十分冷淡，也有點感到得意的樣子。

隨即談到醫藥的經過；說是醫生主張他易地調養，他也已經計劃得很久，想走到什麼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

『爲着吸些好點的空氣，實在應該換個地方了！』

他說得很認真。不過要等到熱度減退點，他才可以旅行。我探問他飯量，他說本來是照老樣的，爲想打退熱度吃得些阿司匹靈，比較差點了。近幾年來，他吃飯本來吃不多，可見胃口已不好。

『應該調養，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實在已經不止一年兩年。不過調養，難道空口說說就可以做到！』

說到這裏，他已有點興奮，掀開毯子，坐起，隨即披上一塊大毛巾，移坐到躺椅上。這可使得我吃驚，他的兩條小腿，已經瘦得像絲瓜，而且乾燥得很。

但他仍然有說有笑，也顯得有點高興。

『在病重的幾天，一經閉攏眼睛，總就看到許許多多的花樣；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一點興致也沒有，一點欲望也不發生，只是呆呆的躺着。死，就是這樣一回事罷；這樣下去，就是死掉了罷！』

我說這是病中常有的情形，並且說給他聽許多還都活着的熟人，都是有過這種事情的。

『不過我的肺已經爛掉了許多，照醫生說來，如果是歐洲人，早就在五六年以前死掉。還有人責備我，說我以前太不當心，爲什麼不早醫治。不知道我的父親並沒有幾萬幾萬的財產遺留下來的，專管病是先要餓死的。有病要醫，難道我還不曉得！』

他已很興奮，我故意寬心的說，『據說有些歐洲人，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真的染着，只是因爲神經過敏，害怕得要命，是自己嚇死的。而且醫生的話，總不免擴大一點；況且他們歐美美人同我們，隔膜是不會沒有的。』

我又認真的這樣對他說，『我覺得，無論是談話的聲音，和對於各種事情的興趣，你都沒有反常的情形，可見身體，並不怎樣衰敗，想來調養一下就好了！』

這是實在的話；在談論之間，一提到了仇人，他總就氣憤起來；談到了小孩子的摧殘，或者無告者的窘狀，總就

顯得不勝憤慨；這些都是他的常態，同以前沒有怎麼兩樣。

『不過肺已經爛掉了許多，總是實在的，X光線照着的時候可以看得很明白！』

他更興奮了，仰着天，翹着鬍子，很是緊張。當他興奮的時候，本是愈說愈激昂的；怕得過於興奮以後使得他疲乏，我不敢再說話。

時候原已不早，許女士端上晚餐來，也就注意到吃飯的一方面去。因為樓下有着客人，許女士拖攏一張茶几，擺好飯菜以後就顧自下去。我是吃了晚飯去的，仍然坐在一邊。

因為已有許多的時候不會晤談，在吃飯的時候，魯迅先生忽然這樣，忽然那樣的探問我各種零碎事情。我故意不多回答，只是唔唔的應和。但他愈問愈起勁；有時含着飯說話，有時爲着要說話，趕快嚥下飯菜去。

『一邊吃飯，一邊說話，對於消化，不會妨礙麼？』我耐不住這樣問。

『有關係，』他很快的回對，『所以我在樓上一個人吃，不要他們在一道。』

『現在，你不是也在說話麼？』

『哦哦！這樣不要緊！』

等到吃好了飯，因為茶几擺在面前很不便，我去拿開，他阻止我，說是還得吃藥，用昏湯過的調羹吃了點拍勒拖，才讓我拿開茶几。

『謝謝！』他順口的說。

許女士來收拾盤筷，跟來海嬰君，手上捏着個桃子。魯迅先生見這水果，說是要吃一個；桃子本是他所愛吃的。我說這東西是損胃的，剛吃過阿司匹靈，吃下去恐怕不好。我又說出自己經過的事情來：『那年我病在醫院裏，只吃得半個桃子，就肚痛得要命，許先生責備我，他說病人不應該吃這東西。』

『不要緊！』他笑着說。

可是捏着個桃子看了一下：

『算了罷，不吃就是。』

他就這樣說了。好像故意表示，在可能的範圍內，他是盡力注意調養的，可以使得大家安慰些。

爲着讓他休息，不久我就要告辭，臨走他問我，『那末你要到了什麼時候再來上海呢？』

我臨時決定，

『明天我還要來看你。』

藉此避開了正面的回答。

x x x

仍然在傍晚，第二天我一直上樓去。魯迅先生也仍然在床上躺着，叫我在一邊坐下以後，他又起來，披上大毛巾，轉到躺椅上。

不再談醫藥；我也不問他的病情，我知道，這種病，決不會在一天兩天以內突然減輕。但我又發見了不好的現象，就是多痰；濃厚的痰一口口的從他的口中吐出來，促進了空氣的緊張。他烟也抽得很少，比以前差得多了。

但他說話，仍然很有勁。

他又提到「吶喊」有了捷克譯文的事情，這是已經同我說過的。

『捷克人來翻譯我的東西，』他照前次同樣的說，『我倒高興，已經答應做序。』

一點點的發現了病象以後，我覺得病勢很嚴重，再也說不出什麼空口的安慰話。靜寂了一會兒。

『從搜集在「墳」裏的稿子起，』他鄭重的說，『我已寫了三十年；翻譯的不算，總有三百萬字，出十大冊，也』

已有點厚了罷。』

我聽得暗自吃驚，以為這明明是關於后事的計劃，覺得更嚴重。

但他又很嚴重的問到幾個在杭州的人，並且表明了些意見，是以前所不會說過的。

吃了晚飯，他要我遞給他我剛爲他買去的一瓶藥。這只是幫助消化的，因爲自己吃得好，別的方面我無從着手，就姑且給他買去試試的。這對於他的病，明知道不是根本辦法，但他特地吃了，數量也照我所說的。這在他，固然是勿却好意，也是表示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調養，藉以安慰大家的罷。

『認真，認真！我不覺很快的感想道，『實在是認真吓！』』

魯迅先生在椅子上面躺倒了，默默的顯得已經疲倦，我就告辭。他不再問我幾時可再到上海。

由許女士送我出門，我探問她根本調養的計劃。

『都得由他自己作主，』她皺着眉頭說，『仍然這個樣子，他一點也不隨便讓別人參加意見！』

這使得我記起來了元慶，直到臨終以前的數小時，簡直不讓別人代出一點主意；無論怎麼樣，總不放棄自己的主張。

夜已有點深，街上顯得冷靜；走在幾個同種的異國人之間，我回想剛才的經過，覺得這次魯迅先生所說的話，大半都是關於結束的了，病象也實在嚴重。我感到孤寂，以爲就此永訣太悲哀；我又預算不定，幾時可以再到上海。我想馬上回轉，再去見他一面；再想這要使他驚疑，未免擾亂他的心境，對於病人是不應該的；終於耐着悶回旅舍。足疾復發，接着是胃病；意外的支出更使得我窘，我一直困守杭州。等到再見魯迅先生，他已不會說話了！

哭魯迅先生

孫伏園

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
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於一天半以後才在定縣得到。十月二十日的下午三點鐘，我被零碎事情纏繞得還沒有看當天的北平報，多承堵述初兄跑來告我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沒有做一點工作，心頭想的，口頭說的，無非魯迅先生。我沒有哭。我本來不敏感，後來學鑿定，最後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覺得這一回我所受的刺擊是近幾年來少有的。

我回憶到二十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認識魯迅先生是在紹興的初級師範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我十八歲，在紹興初級師範學堂上學。浙江光復以後，紹興軍政府發表師範學堂的堂長是原來紹興府學堂的學監周豫才（樹人）先生，就是日後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却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的來歷。以後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我頗厭倦於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願意去見師長。我和魯迅先生的熟識却是因為職務，我那時正做着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的當局。記

得一件奔走次數最多的事是學生轟走了英文教員，魯迅先生的態度以爲學生既要自己挑選教員，那麼他便不再聘請了。我於是乎向校長和同學兩方面奔走解釋。那時魯迅先生說：「我有一個兄弟，剛剛從立教大學畢業回來，本來也可以請他教的；但學生的態度如此，我也不願意提這個話了。」這指的便是周啓明先生。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非要我努力請到這位校長的兄弟繼任英文教員不可，但是我的稚弱的言辭始終沒有打動校長的堅決，英文的講席到底虛懸，只是年考時居然喜出望外的來了周啓明先生給我們出題並監試。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爲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啓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張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一類題目的文後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二十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還慚愧，覺得沒有能副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後來知道魯迅先生交代的時候，學校裏只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裏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對於舊勢力的擡頭，這却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作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作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爲種種措施的不妥，後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這時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的掙扎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鈔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面雖然現着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彷彿地球一般，外面是地殼，內面是熔巖。這熔巖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甚麼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書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

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

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甚麼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的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爲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於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我個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質的鼓勵，真是數也數不盡。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總是鼓勵着說：『如果不會創作，可以先翻譯一點別國的作品；如果不會寫純文藝的東西，可以先寫一點小品雜記之類。』許多人都是受了魯迅先生這種鼓勵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魯迅先生這話鼓勵過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魯，也太不用功，所以變成了例外。

至於爲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魯迅先生因爲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次壁。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爲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裏；發而爲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聽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經籍給我的還多。我是一個甚麼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先生教我種種保衛煥練的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罪無可道：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耶蘇嘗爲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在陝西講學，一個月時間得酬三百圓。我們有三個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魯迅先生和我商量：祇要够旅費，我們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後來打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還有一位先生對於藝術沒有多少興趣，那自然聽便。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先生主張多給錢。還有一位先生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我以爲多給錢沒有意義。』魯迅先生當時堵着嘴不說話，後來和我說：『我頂不贊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麼時候才來說，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

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雖然作官十幾年，教書十幾年，對於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如賭博，如舊戲，如妓院，他從未沾染絲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這所謂怪者也無非書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舊布衣，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魯迅先生也永遠穿着這樣的單褲。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二十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的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為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却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籐籬或棕綳，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魯迅先生的房中總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甚麼時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鋪蓋一捲，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遠在奮鬥的途中，從來不夢想甚麼是較為安適的生活。他雖為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却完全是一個獨身者。

魯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經營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幫忙，在房屋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同魯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還在那兒監工，他對我客氣到我覺察他太有禮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魯迅先生對我說：『李先生不要太客氣了，他是我的學生。』李老先生的態度這才自然得多了。魯迅先要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義俠的。他把友敵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 Spy，某人是 Traitor，一個不幹過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尋常知識社會或商業社會的人是不大會瞭解的，他們祇瞭解酒食徵逐的或點頭招手的相好。而魯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熱腸的。他後來同我說：『你看，李先生這種人真是好朋友，幫我那麼多日子的忙，連

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魯迅先生的北房之後接出一間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畫室，作為魯迅先生的寫作場所。魯迅先生和我便到這間房子中坐下。魯迅先生說：『我將來便住在這個老虎尾巴裏。』因為這間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後面拖出一條去，頗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魯迅先生離開北平，一切寫作及起居，都在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還有後園，自然是因為有了老虎尾巴而縮小多了。散文詩『秋夜』的開頭便說：「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似乎便是魯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創作的第一篇。

到廈門，到廣州，我和魯迅先生都在一起。魯迅先生到一處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廈門風景的闊大曠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時給予我們的印象實在深刻。後來固然因為廣東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離開廈門到廣東去，但是廈門的許多人事，我後來聽魯迅先生說，那真是初去時所不及料的。

廣東給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結果也和廈門一樣。魯迅先生後幾年多用時間於寫作，關於廈門和廣州，都有詳盡的紀載；我却被武漢，歐洲，定縣，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時翻閱魯迅先生紀載華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魯迅先生從廣州北返上海時，和我將要從上海動身赴歐洲時，這中間我們有許多次談話的印象至今還是深刻的。我從歐洲回國，以後便長期住在華北的農村裏，曾有三四次經過上海，總是匆促的很。周喬峯先生在商務印書館，訪問比較方便，有時也正值魯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開，我於是只求喬峯先生代為問好，屈指一算，違教已經八年了。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點鐘的消息，鈎起我二十五年來的回憶。這回憶，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清清楚楚的寫在我的生活上，我無論如何沒有法子再用筆墨翻譯成文字的了。能翻譯的也許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二十一日我到北平，二十二日往謁周老太太。魯迅先生的客廳裏原來掛着陶元慶先生所作的木炭畫像，似

乎略移到了居中一點；即在這畫像前供了一張書案，上有清茶烟捲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淒然的致了敬禮。周太太陪我們到上房見老太太，先看見魯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舊，祇是從此不會再有牠的主人騎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進的偉業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感，但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遺傳的，只是老太太比魯迅先生更溫和，慈祥，曠達些。『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麼也不知道了麼？』聽老太太這話，很像是讀魯迅先生的文章，內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筆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纔八十，這樣的談風實在是期頤的壽徵。只是周太太的淒楚神情，不禁也令我們動感。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對於魯迅先生軀體的生存，我們是已經絕望的了；但我們誦魯迅先生的這句遺教，知道絕望也是虛妄的，那麼我們還是轉到希望一面，也許希望比絕望少虛妄一些，我們希望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遠領導着我們勇猛奮進罷。

載：舊滄溟漪

活 在 人 類 的 心 裏

魯 彥

在千萬個悲肅的面孔和哀痛的心靈的圍繞中，魯迅先生安靜地躺下了，——正當黃昏朦朧地掩上大地，新月投着淒清的光的時候。

我們聽見了人類的有聲和無聲的歎息，看見了有形和無形的眼淚。

沒有誰的死曾經激動過這樣廣大的羣衆的哀傷；而同時，也沒有誰活的時候曾經激動過這樣廣大的羣衆的歡笑。

只有魯迅先生。

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仰着冷靜的蒼白的面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坐着四五個人，連門邊連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教室裏主宰着極大的喧鬧。但當魯迅先生一進門，立刻安靜得只剩了呼吸的聲音。他站在講桌邊，用着銳利的目光，望了一下聽衆，就開始了『中國小說史』那一課題。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短的舊長袍，不常修理的粗長的頭髮下露出方正的前額和長厚的耳朵，兩條粗濃方長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稜骨上，眼窩是下陷着的眼角微朝下垂着，並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給兩邊深刻的皺紋映襯着這才顯出了一點高大的模樣，濃密的上唇上的短鬚掩着他的闊的上唇，——這種種看不出來有什麼奇特，既不威嚴也似乎不慈和。說起話來，聲音是平緩的，既不抑揚頓挫，也無慷慨激昂的音調，他那拿着粉筆和講議的兩手從來沒有表情的姿勢幫助着他的語言，他的臉上也老是那樣的冷靜，薄薄的肌肉完

全是擬定着的。

他敘述着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着極平常的語句，既不讚譽，也不貶毀。

然而，教室裏却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地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衆的眼前赤裸裸地顯示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却彷彿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教室裏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裏混雜着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的蒼白冷靜的面孔上浮動着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但是教室裏又忽然異常靜默了，可以聽見脈搏的擊動聲。魯迅先生的冷靜蒼白的臉上始終不會露出過一絲的微笑。

他沉着地繼續着他的工作，直至他不得不安靜地休息的時候。

還沒見過誰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全人類，做着刺穿現實的黑暗和顯示未來的光明的偉大的工作，使那廣大的羣衆歡笑又使那廣大的羣衆哀傷。

只有魯迅先生。

他將永久活在現在的和未來的人類的心靈裏。

魯迅翁雜憶

夏丏尊

我認識魯迅翁，還在他沒有魯迅的筆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兩級師範學校相識，晨夕相共者好幾年。時候是前清宣統年間。那時他名叫周樹人，字豫才，學校裏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時兩級師範學校有許多功課是聘用日本人爲教師的，教師所編的講義要人翻譯一過，上課的時候也要有人在旁邊翻譯。我和周先生在那裏所担任的就是這翻譯的職務。我担任教育學科方面的翻譯，周先生担任生物學科方面的翻譯。此外，他還兼任着幾點鐘的生理衛生的教課。

翻譯的職務是勞苦而且難以表現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語言傳達他人的意思以外，並無任何可以顯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學校裏，却很受學生尊敬，他所譯的講義，就很被人稱贊。那時白話文尙未流行，古文的風氣尙盛，周先生對於古文的造詣，在當時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說集裏已經顯出。以那樣的精美的文字來譯動物植物的講義，在現在看來似乎是浪費，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視文章的時代，是很受歡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衛生，曾有一次，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加講生殖系統。這事在今日學校裏似乎也成問題，何況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時代。全校師生們都爲驚訝，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對學生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在他講的時候，不許笑。他曾向我們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爲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破壞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見。據說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爲沒有聽到，紛紛向他來討油印講義看，他指着剩餘的油印講義對他們說：「恐防你們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還故意用着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子」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

字學素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這是當時一段珍聞。

周先生那時雖尚年青，半采和晚年所見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講究的，一件廉價的羽紗——當年叫洋官紗——長衫，從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陽。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見他著洋官紗，這洋官紗在我記憶裏很深。民國十五年初秋，他從北京到廈門教書去，路過上海，上海的朋友們請他吃飯，他着的依舊是洋官紗。我對了這二十年不見的老朋友，握手以後，不禁提出「洋官紗」的話來。「依舊是洋官紗嗎？」我笑說。「呢，還是洋官紗！」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捲烟，是那時已有名的。據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價捲烟，這幾年來，我在內山書店時常碰到他，見他所吸的總是金牌，品海牌一類的捲烟。他在杭州的時候，所吸的記得是強盜牌。那時他晚上總睡得很遲，強盜牌香烟，條頭糕，這兩件是他每夜必須的糧。服侍他的齋夫叫陳福，陳福對於他的任務，有一件就是每晚搖寢鈴。以前替他買好強盜牌香烟和條頭糕。我每夜到他那裏去閒談，到寢鈴的時候，總見陳福拿進強盜牌和條頭糕來。星期六的夜裏備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書，是同事中最會熬夜的一個。他那時不做小說，文學書是喜歡讀的。我那時初讀小說，讀的以日本人的東西爲多，他贈了我一部域外小說集，使我眼界爲之一廣。我在二十歲以前曾也讀過西洋小說的譯本，如小仲馬，狄更斯諸家的作品，都是從林琴南的譯本讀到過的。域外小說集裏所收的是比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譯的態度，文章的風格，都和我以前所讀過的不同。這在我是一種新鮮味。自此以後，我於讀日本人的東西以外，又搜羅了許多日本人所譯的歐美作品來讀，知道的方面比較多起來了。他從五四以來，在文學上，思想上大大地盡過啓蒙的努力，我可以說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啓蒙的一個人，至少在小說的閱讀方面。

周先生曾學過醫學，當時一般人對於醫藥的見解，還沒有現在的明瞭，尤其關於屍體解剖等類的話，是很新

奇的，閒談的時候，常有人提到這屍體解剖的題目，請他講講「海外奇談。」他都一一說給他們聽。據他說，他曾經解剖過不少的屍體，有老年的，壯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經驗，最初也會感到不安，後來就不覺得甚麼了，不過對於年青的婦人和小孩的屍體，當開始去破壞的時候，常會感到一種可憐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屍體，更覺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氣，拿不起解剖刀來。我曾在這些談話上領略到他的人間味。

周先生很嚴肅，平時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詼諧的時候。他對於官吏，似乎特別憎惡，常摹擬官場的習氣，引人發笑。現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氣……哈哈」一類的摹擬諧謔，那時從他口頭已常聽到。他在學校裏是一個幽默者。

載：文學

魯迅先生的精神

葉聖陶

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覺得非常慈祥。然而他的精神是超乎慈祥的。他偉大，他堅強。中華民族將來真個得到解放，必然由於人人具有了他那樣的精神。看到昨天的送殯的行列，嚴肅，激昂，六七千人合成個鉅大的集體。更想到各地受他感化的大眾，雖然不能親自到來送殯，也必然遙寄最真摯的心情，使這個集體無形中擴大到不知多少倍。這樣，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榮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裏。而這個，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終於能夠成功的憑證。

載：生活星期刊二十二號

永在的温情

鄭振鐸

紀念魯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點鐘，我在一家編譯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剛送來的 *Evening Post*，被這樣的一個標題：

「中國的高爾基今晨五時去世」驚駭得一跳。連忙讀了下來，這驚駭變成了事實：果然是魯迅先生去世了！這消息像悶雷似的，當頭打了下來，呆坐在那裏不言不動。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

魯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間歇的發着熱，但熱度並不甚高。一年以來，始終不會好好的恢復過；但也從不會好好的休息過。半年以來，情形尤顯得不好。纏綿在病榻上者總有三四個月。朋友們都勸他轉地療養。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個月，聽說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訴我：雙十節那一天還遇見他在 *Paris* 看 *Dobrovsky* 中國木刻畫展覽會，他也曾去參觀。總以為他是漸漸的復原了，能夠出來走走了。誰又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剛在前幾天，他還有信給我，說起一部書出版的事；還附帶的說，想早日看見十竹齋箋譜的刻成。我還沒有來得及寫回信。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

我一夜不會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趕到萬國殯儀館，站在他遺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開。再一看，他的遺體正在像下，在鮮花的包圍裏，面

貌還是那末清曠而帶些嚴肅，但雙眼却永遠的閉上了。

我要哭出來，大聲的哭，但我那時竟流不出眼淚，淚水為悲感所灼乾了。我站在那裏，久久走不開。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樣突然的便離我們而遠遠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誼的溫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見面時。總以為他是嚴肅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的談下去。在那裏面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雖不笑，他的話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啓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廳裏，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裏，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拘束，一點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他的話頭却總是那末有力。他的見解往往總是那末正確。你有什麼懷疑，不安，由於他的幾句話也許便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鼓起你的勇氣。

失去了這樣的一位溫情的朋友，就個人講，將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

他最勤於寫作，也最鼓勵人寫作。他會不憚煩的幾天幾夜的在替一位不認識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創作，校正譯稿。其仔細和小心遠過於一位私淑的教師。

他曾和我談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仔細細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却責備他改得太少。

「現在做事真難極了！」他慨嘆的說道。對於人的不易對付，和做事之難，他這幾年來時時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並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討好的改削創作，校正譯稿的事，掙扎着病軀，深夜裏，仔仔細細的，為不相識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這樣的溫情的指導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將怎樣的令人感到不可補贖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專說風涼話而不肯切實的做事的人。會批評，但不工作；會譏嘲，但不動手；會傲慢自誇，但永遠拿不出東西來，像那樣的人物，他是不客氣的要擯之門外，永不相往來的。所謂無詩的詩人，不寫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誅痛惡的在責罵。

他常感到「工作」的來不及做，特別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總要快快的做。

「遲了恐怕要來不及了，」這句話他常在說。

那樣的清楚的心境，我們都是同樣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還留下要做的許多事沒有來得及做——但，後死者却要繼續他的事業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同愛羅先訶到北平去的時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夾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羅愛先訶到女師大的大禮堂裏去。我們匆匆的談了幾句話。因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邊來，在北平竟不會再見一次面。

後來，他自己說，他那件黑色的夾外套，到如今還有時着在身上。

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曾不時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說起稿子的事，別的該也沒有什麼。

最早使我籠罩在他溫熱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討論到「三言」問題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一點憑藉都沒有，祇是節省着日用，以淺淺的薪入購書，而即以所購入之零零落落的破書，作為研究的資源。那時候實在貧乏得，膚淺得可笑，偶爾得到一部原板的隋唐演義却以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於「三言」之類的書，却是連夢魂裏也不會讀到。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寫信問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及「噓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來了，附來的是他抄錄的一張醒世恒言的全目——這張目錄我至今還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國小說史略裏。他說，「噓世」、「警世」他也沒有見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裏藏有全書。所以他便借了來。抄下目錄寄給我。

當時，我對於這個有力的幫助，說不出應該怎樣的感激才好。這目錄供給了我好幾次的應用。

後來，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書在上海是永遠不會見到的，）又寫信問他有沒有此書。不料隨了回信同時遞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開了看時，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圖。我那時實在眼光小得可憐，幾曾見過幾部明版附插圖的平話集，見了這西湖二集爲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留在手邊無用，送了給我吧。這貴重的禮物，從一個只見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裏來，這感動是至今躍躍在心頭的。

我生平從沒有意外的獲得。我的所藏的書，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設法購得的，購書的錢，都是中夜燈下疾書的所得或減衣縮食的所餘。一部部書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悽慄，有紅絲的睡眠，右手執筆處的指端的硬繭和痠痛的右臂。但只有這一集可寶貴的書，乃是我書庫裏唯一的友情的贈與——只有這一部書！

現在這部西湖二集也還堆在我最愛愛的幾十部明版書的中間，看了牠便要泫然淚下。這可愛的直率的真摯的友情，這不意中的難得的幫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頭的溫情是永在的！——這溫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後，他到過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熱烈的歡迎。但過了幾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要探望他母親的病去的。我竟來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時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時，他便和我談起在北平的所獲。

『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不過，也難說，保全得不會久。』他深思的說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箋紙來給我，都是在北平時所購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搜羅了一下，用好紙刷印個幾十部，作爲箋譜，倒是一件好事。』他說道。

過了一會，他又道：『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這裏不能做這事。』

我心裏很躍動，正想說，『那末，我來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續說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費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將這責任擔負了下來，但說明、搜輯而得的箋紙，由他負責選擇之責。我相信他的選擇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後，我一包一包的將購得的箋樣送到上海，經他選擇後，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間，我會因事把這工作停頓了二三個月。他來信說，『這事我們得趕快做，否則，要來不及做，或輪不到我們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勵之下，那六巨冊的美麗的北平箋譜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來，帶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齋箋譜四冊，順便的送到他家裏給他看。

這部譜，刻得極精緻，是明末版畫裏最高的收穫。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禎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傳得極少。

『這部書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議道；那時，我爲北平箋譜的成功所鼓勵，勇氣有餘。

『好的，好的，不過要趕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無比，所耗也不資，幾乎不是我們的力量所及。第一冊已出版了，第二冊也刻好待印；而魯迅先生却等不及見到第三冊以下的刻成了！

對於美好的東西，似乎他都喜愛。我曾經有過一個意思，要集合六朝造象及墓誌的花紋刻爲一書。但他早已

注意及此了。他告訴我，他所藏的六朝造象的拓本也不少，如今還在陸續的買。

他是最能分別得出美與醜，永遠的不朽與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爲神奇，而詹詹自喜，向青年們施以毒害的宣傳之外，他對於古代的遺產，決不歧視，反而抱着過分的喜愛。

他曾經告訴過我，他並不反對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氣的，這在他文集裏便可見。他所厭棄，所斥責的，乃是只見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剛從魯迅先生那裏得到最大的鼓勵。他感激得幾乎哭出來。但想不到魯迅竟這樣的突然的過去了！

第三天我在萬國殯儀館門口遇見他；他的嘴唇在顫動，眼圈在紅。

從萬國公墓歸來後，他給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經分裂。我從到達公墓時，就失去了約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聲。先生，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並沒有去。他的溫情永在我的心頭——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寫。

載：文學

弔豫才

曹靖華

豫才先生別我們而去了！聽到這極兇惡的消息，只覺心頭欲裂，窒息得出不上氣來！他之死，使那些吸血鬼及其爪牙都在那裏啼笑！但千百萬被踐踏的大眾都感到無比的重壓！他之偉大，不是幾句話所能包括，也不是在這心頭破裂的時候所能敘述！

豫才先生死了！他之死，使中國不願作奴隸的千百萬羣衆失掉了一位最偉大的導師！使世界上被「法西斯」屠戶宰割的弱小民族與無產階級喪失一個最眞摯的朋友！

豫才先生死了！豫才先生的精神與思想永遠在中國千百萬爲生存而鬥爭的大眾的心坎裏活躍着！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我們聽到豫才先生之死，我們千百倍的加強的加強我們的意志，爲着整個的民族解放而鬥爭！繼續着我們導師的精神爲整個民族解放而鬥爭！豫才先生的心已化作了千百萬的心，在千百萬不願作奴隸的心坎裏活躍着！

十月十九夜十時。

載：未詳

悼魯迅先生

傅東華

魯迅先生是世界的人，他的一死，使國際的精神陣容起了動搖，顯然是世界文學史的一個事件。所以這事在任何人身上引起的反應，無論是悲悼或是痛快，實在都不會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也請容許我講幾句私話。

第一，本刊之得以成立，魯迅先生是主要的奠基人，本刊之得以維持將近四年的壽命，當然也全仗魯迅先生繼續的贊助，所以以本刊同人之一的資格，應該首先代表本刊歷來的讀者對魯迅先生表示深切至誠的哀悼！

這話已經够私了，然而我所得已於表白的私情還有更私於此的：

是去年秋初，秋老虎正在肆虐的時候，兒子浩進學校纔一星期，突然被送回家來。是病了，熱度已過四十，沉迷時甚至譫語。請了幾個醫生看過都不得要領，最後纔斷定是正傷寒，非送醫院不可。當時有人提起北四川路底的福民醫院，當去托魯迅先生介紹，（因曉得他和福民的院長認識。）魯迅先生表示非常關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親自步行到醫院接洽一切，並且親自陪同院中的醫生遠道到我家來先行診視。進院之後，他老先生又親自到院中去探問過數次，並且時時給以醫藥上和看護上必要的指導。現在，我的兒子依然健昂的在學校讀書，而他老先生的溘然長逝却不會帶去我們一絲一毫的憂慮和關切！他老先生以那麼大的年紀，那麼忙的寫作生活，又在那麼大熱的天氣，竟肯為了一個和他並無密切關係的十七歲的青年操那麼大的心，出那麼大的力，而他自己已的死耗却要等隔了十小時以後的晚報纔帶給我們，這是多麼使我們難堪的情景啊！——我們的心是將永遠沉重下去了。

所以，誰要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成分裏只有「恨」而沒有「愛」我就和他拚命誰要把魯迅先生的哲學解釋做唯恨哲學，我就永遠痛恨那個人，我就斷定他自己纔是個唯恨哲學者！因爲，你看，一個唯恨哲學者是能這樣愛我的兒子乃至於普天下人的兒子——青年們——的嗎？魯迅先生愛哲學者的死是能引得近萬的並不認識他的別人的兒女去對他的遺體表示哀悼的嗎？

也有人說，魯迅先生是「憎愛分明」的，這話我可以相信。但是他們並不會說明魯迅先生所憎和所愛的界線是怎麼的劃。關於這，我以我兒子的事件做根據，敢冒昧供給一個補充的說明：

魯迅先生所憎的是他自己那個世代的人，乃至於在他以前的一切世代的人；他所愛的是在他以下的一個世代的人，乃至於未來的一切世代的人。這個假定，證之以我兒子的事件，似乎能自圓其說。因爲，魯迅先生對於我本人，我自己明白，是憎的成分居多，或許只有憎也說不定；然而事實已經證明，他決不能憎我而連帶憎及我的兒子；相反的，魯迅先生之愛我的兒子，實比我自己愛他更甚。因爲他的愛他是有主義的，是作爲時代的兒子之一而愛的；我的愛他則只出於私情，只作爲我自己的兒子而愛。

魯迅先生對於他自己的世代，即使不完全是憎，也大概憎的居其多數。這在他那辛辣寡情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例證，可無庸我來細述。關於這種態度，我的膚淺的解釋是：在他自己那個世代的人，魯迅先生大概以爲都有權利和能力可以自愛的，然而竟多不肯自愛，於是魯迅先生認爲只配受人的憎了。至於那種不憎亦不愛的漠然態度，在魯迅先生所曾加以「聰明」一考語的那班人當中，自然是一種自得其樂的處世妙法，然而在敏感的詩人氣質的魯迅先生，這是萬萬不可能的。

對於下一世代，就是我兒子所屬的那個世代，魯迅先生是普遍的愛，或甚至於溺愛。這也只消加以一個平凡的說明，就是說，那個世代是魯迅先生的希望的唯一寄托。事實上，那些得他溺愛的下一世代人當中，或許不免有

幾個曾經使他失望，然而魯迅先生至死不肯領受這種失望給予自己的情形。對於魯迅先生的這點固執，我們當自命是「聰明人」時，難免要感到惋惜，但至今蓋棺論定，纔不得不承認這正是魯迅先生的萬不可及的偉大處。因爲，假使他的愛不那麼「普」，不那麼「溺」，又何至會愛到我的兒子身上來！

兒子出院後，我會寫信給魯迅先生，說兒子得慶更生，全仗他的力，並請他指定日期，讓我率領兒子去踵門道謝。沒有回信，而兒子亦始終未去道謝。及今回思愧汗浹背，因爲我覺得自己太卑鄙了——他老先生那裏受得盡這多的謝！

得到噩耗，我當即寫信給我在校中的兒子，大意是：

「你總已經得訊，去年那麼出力將你從死神手裏奪回來的魯迅先生，現在他自己突然被死神掙了去了。我不曉得這消息在你的感情上激起怎樣的反應。總之，你即使不會享用過魯迅先生所供給的糧食（我知道你還沒有能力去享受），也應該記得你的生命的再造，是魯迅先生出過大力的，而天底下那有比生命更可寶貴的東西呢！你竭誠的哀悼罷！你竭誠的追念罷！」

事實上，他向學校請了半天假，去對魯迅先生的遺體行了三鞠躬——如是而已！

魯迅先生之死來得這麼真正的「溘然」，使人不及彌補平日對他的疚憾，那倒也還可以，因其太溘然而自想自解。至於今年暑中魯迅先生的病耗盡人皆知，而我也竟不會去省問過一次，又將何以自解呢？我的心將永遠沉重下去了！

然而留下這一點沉重也好——留着這一點沉重永遠做我自己的懲罰罷！

寫於悲痛中

茅盾

十九日下午三時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給我的急電，報告魯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靂！我不能相信！雙十節下午我到上海大戲院去看蘇聯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魯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們坐在一處，談了好多話。雙十節離十九不過八天，我怎麼能够相信會出了這樣大的亂子！

然而電文上明明寫着「周已故」，這「周」不是「大先生」還有那個？不是他還有那一個「周」能使我妻發急電來促我速歸？

然而我却因爲痔瘡發作，臥在床上動不得。我恨極了這一次忙裏偷閒的旅行！我發了個回電，仍舊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強就道，夜裏我躺在床上，回憶着雙十節和魯迅先生在上海大戲院裏的談話，又回憶着十月二號（或三號）我和G君到魯迅先生家裏給他拍照那一個下午的談話，又痛苦地猜想這次的「晴天霹靂」的來由。憑那兩次最後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魯迅先生會突然於十九日逝世，雖然和G君去訪他那一次回來時G君在車中對我說：『今天看見魯迅的面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趕緊轉地療養，總是危險。』我又記起史沫特萊女士在八月初離上海去避暑時，也對我說：『他此時雖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轉地療養！那位美國專家說過：如果仍住在那房子裏，他過不了夏！我們一定要使他趕快轉地療養！他自己總說不要緊，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樂觀的呵！』八月中旬，魯迅先生揀定了轉地療養，豈地點是日本鎌倉。可是後來又不果行。夏天却已過去了。九月中我晤見他，他說暑天已過，索性再過幾時，或者到香港去換換空氣。誰知道十月中旬忽然來這晴天霹靂！現在回想起來，我們若能把轉地療養這問題很早布置的安貼，則魯迅先生不至於因有事實上的

些困難而遷延了這三個月的工夫，我們太不負責，我們這罪不能寬饒！我們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這樣悲痛回憶中過去，二十清晨我跳起來決定乘早班船再轉火車，可是痔痛如割，剛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沒有法子瞻仰最後一次的遺容了！

『中國只有一個魯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幾個魯迅，魯迅是太可寶貴了！——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訪魯迅先生後回來時的話。但是，但是我們太不寶貴魯迅了，我們沒有用盡方法去和魯迅的病魔鬥爭，我們只讓他獨自和病魔掙扎，我們甚至還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國人的我們愧對那幾位寶愛魯迅先生的外國朋友！』

載：文學

懷魯迅

郁達夫

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台的宴會席上，忽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出了幾通電報，會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着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羣；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尙可以有爲，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裏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載：文學

魯迅生的「轉變」

王任叔

讀到申報的北平通訊，知道北平方面，因魯迅先生的逝世，頗引起一些爭論，那就是關於魯迅先生的「轉變」問題。後來讀了質文裏郭沫若先生的追悼文字，也有提到魯迅先生的「轉變」的話，最近中流裏雪葦先生做的一篇文章——導師的喪失——彷彿也隱隱承認魯迅先生這一「轉變」。雖然雪葦先生對於魯迅先生精神的理解，比誰都來的深切。

在這裏首先得把「轉變」兩字，來個解釋。我以為「轉變」兩字，有當於進化論上的「突變」。是自量到質的變化。所謂前後判若兩人的意思。決不是進化論上那種漸進的意思。日本把這種「轉變」叫做「轉向」，倒更來的明白確定些。

魯迅先生自五四運動顯示他的戰士姿態以來，是不是有他那種突然的變化呢，我以為並沒有。他自從發表狂人日記起，一向就是以現實主義者的姿態出現的，而且他始終站在歷史的現實主義的土台上。始終隨着歷史的進化的法則，走着他的路。

我這裏所謂歷史的現實主義，決不同於當時胡適之所倡導的一點一滴做去的實驗主義。一點一滴做去的實驗主義，那是見樹不見林的看法。其流弊即在於忘掉了懸在歷史前面的一個目標——一個理想和各個現象間的相互關聯。所以一到新文化運動開展到勞工運動的時候，胡適之馬上慌了起來，叫人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想把各個問題予以各個的解決；忘掉了各個問題間的相互關係，且應如何對着大目標——可能實現的歷史的理想——予以解決。所以他主張漸進，批判，改良。不主張革命。終至於落入了好人政府的主張。

魯迅先生決不是那樣。他一開始就對於人類有個偉大的理想，而欲實現這理想，他又不欲空談而注重實做。有人說那時期，魯迅先生是帶有人道主義色彩。但人道主義之可非議，不在於它對人類愛的精神，而在於它被閹人們所利用，作為膠閹人社會的裂痕底虛偽的面目。革命者的究極的目的，也無非要實現一個相互愛着的所謂「大同世界。」人道主義的精神與勤勞大眾的理想初無二致。把一塊阻路的大石，拋在大海裏；把一條咬人的瘋狗，予以擊斃；人決不能以它應該得到一個空閒的位置或者它應該有一條天稟的生命，來反對這種掃蕩工作。如其有人反對，那不是神經衰弱者，便是新社會的奸細，因為維護了惡勢力，阻礙了新社會的誕生。魯迅先生在藥裏所表現的，決不僅僅在於以人頭作為藥餌的那種慘無人道的行為，而在於潛伏在這行為下的生命兌取生命的那種封建社會裏非科學的習性。如其一個人頭，真的可以治療那社會的病症，我想魯迅先生是決不非難血祭的行為的。魯迅先生的人道主義，是有他更廣泛的內容。

同時進化論與階層論，也決無衝突之處。不用說，進化論裏的突變說，有當於階層論中的革命。至於適者生存的條目，則正與人類從利用自然開展到征服自然的理想相吻合。而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與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其中更有共通之處。在這裏，我們可引用紀德的話來作證明。紀德在去年擁護文化會議席上曾經這樣說過：

「我到底是個法蘭西人，同時自己也深切地感到是個國際主義者。我自己感到是某種人，但同時，也可看作是個人主義者。因為，一切自己底特殊性，個性，是取着最好的道路，而奉獻於社會的。」

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不特在其論戰上，每每通過個人而打擊社會的典型，即在他的行為上，同樣也是以「自己」的特殊性，個性，取着最好的道路，而奉獻於社會。」他之所以能堅貞不拔地一生顯示他那戰士的精神，就在於他能將個人與社會辯證法地統一起來。

但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也決不同於高打着歷史的大旗，高喊着革命或什麼的口號大闖大踏的那種「非革命的急進主義者」（見二心集）的現實主義，那些人是大半見林不見樹的，彷彿大旗一打出，敵人立刻嚇倒，一切鼠竊盜行的宵小之徒都不必介意了。於是翻過來，一叫出聯合戰線，也就「豬糞狗屎」都引為同志，連投機取巧者與暗探奸細都可加以寬容。而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在此便有一個較量。這回引起的兩個口號之爭，其根本的癥結，我看是在這裏。同樣，在好幾年前，文藝界裏的領導者們，為欲使每個文藝工作者跑到十字街頭去，有所謂作品主義的非難，對於蔣光慈的作品和行動，加以甚大的打擊。但魯迅先生却每次在會議席上勸青年作家寫點東西。一到現在國防文學的倡導者，（自然，我到現在還主張國防文學的口號是應該被重視的）都主張國防文學，應該作為創作的標幟；而茅盾先生和魯迅先生，却主張應該作為作家間關係的標幟，在前者的意思，以為文藝工作者惟一的武器便是作品，如其不作為創作的標幟，無異繳了自己的械。這理由不能說不對，但也祇對得一半。而更重要的一半，却還在於茅盾先生和魯迅先生所主張的：那就是前一批的論客，忘却了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的中心的實踐：從生活的實踐，到創作的實踐。魯迅先生在現階段所要求於每個作家的，便是生活的實踐。或者說，強調這生活的實踐。所以他要將這口號作為作家間關係的標幟。他是想叫每個作家先有救國的實踐行動。通過這行動，然後纔有真的國防文學，然而，還不得失掉它的重心，那就是大眾的立場。（關於這，我想另作一文，在此不再多說。）這却又是魯迅先生以歷史的現實主義，來校正那些見林不見樹的論客的「空頭的」現實主義的傾向之又一面。

但魯迅先生的這種歷史的現實主義的精神，是不是在所謂「轉變」以後才有的呢？決不。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有這精神。雖然，魯迅先生在譯藝術論的時候，也曾說過有打到自己瘡痕的去處的話；但所謂打到自己瘡痕的去處，我想決不是打到他根本的精神與立場。第一個證明，便是他的兩冊光輝的創作。不是現實主

藝者，決不能創作出這麼現實的，即截止今日尚無一人超過的作品，而且又由於現實主義文學之被重視，魯迅先生的作品之在今日，却如拂去了一批非革命的急進主義者所撒布的灰塵的寶石一般，益發吐出它的生命的光燄來了。其次的證明，即是他對於世界語的觀念。在這觀念裏，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的世界觀；而這世界觀，也就是產生他的作品的惟一動力。

現在讓我把他這話抄錄在下面：

「支同兄：

兩日前看見新青年五卷二號通信裏面，兄有唐侯也不反對世界語，以及可以一齊討論的話，我於世界語，固不反對，但也不願討論，因為我的贊成世界語的理由，十分簡單，還不能開口討論。

要問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語言，所以贊成世界語。

至於將來通用的是否世界語，却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世界語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是祇有這世界語，便只好先學這世界語。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預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旁點是筆者加上的）

這是用唐侯的筆名發表在新青年裏的一篇通訊。但這裏魯迅先生對於世界語的見解，却正是某種主義的學者對於世界語的見解。魯迅先生懸了一個人類必有一個共同社會的目標，所以他說人類將來總有一種共同語言；但他決不作「一提倡世界語，就能實現大同世界」這樣的空想；然而他不定有個大同世界實現的可能。同樣，他也不以「世界語」為十全十美的語言，正如獨木小舟也還可以渡水，在現階段，世界語則可以作為溝通國際感情的國際語用。這是如何正確的眼光。有他那樣正確的眼光，所以有他那樣正確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而使他的藝術到達無比的光輝的境界。

所以，我說，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個歷史的現實主義者，一九二七年以後與一九二七年以前，他並沒有什麼「轉變」或「轉變」得「遲緩」。自然，隨着歷史的進展，魯迅先生也邁征了，但那不是一般意義上說來的「轉變」，我以爲。

載：中流第一卷第七期

我們的哀悼

現實月報社同人

當法西斯蒂的狂魔，正使全人類受着恥辱，中華民族被敵人逼到「戰」和「降」的生死關頭的時候，我們青年的導師，勞苦大眾的拯救者，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朋友——魯迅先生，繼導師高爾基，巴比塞之後，於十月十九日的黎明和他領導下鬥爭着的全國的青年與勞苦大眾永訣了。這巨星殞落的震響傳到各地的時候，全國不願作奴隸的大眾，都如喪失慈母的孤兒般地感覺沉重的壓迫。但是在這悲哀的瞬間，使我們即刻覺悟到，在這危亡的時期，對於民族解放的領導者魯迅先生的死，不應有絲毫的悲痛，要以最大的毅力，將我們悼念的辛酸的苦淚，化作怒焰，火速地向敵人進攻，這是我們的導師給我們遺下的刻不容緩的工作。

流淚與悲哀的悼念，只是敵人漢奸和小丑們粉飾他們失去了他們的仇敵的喜悅的表現。對於我們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這樣的紀念，只是一種絕大的恥辱。「對敵人的遲疑，這就是延長了自己的痛苦，」「忘了我，管自己的生活。」這是先生給我們最後的教訓，

真誠的紀念，一方面要迅速地分担起先生留下的艱難的工作，一方面從先生的豐富的遺產之中，取得前進的道路和鬥爭的技術。只有向敵人肉搏的實踐，才是對於我們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真誠的紀念。

我們要深刻的認清：魯迅先生的偉大，不僅因為他是一顆文壇的巨星，而是因為他是千百萬奴隸的基督，千百萬青年的救主。那千百萬奴隸和青年的被壓迫的痛苦與憤怒，他犀利地將牠們曝露於全國的民衆之前。他以無限的熱情領導他們破碎那鎖鏈。他那尖銳的鐵鋒，常常刺入了敵人漢奸和小丑們的內心，使他們發抖，同時也使他們對於魯迅先生加深地仇視。

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一生的歷史是一血的鬥爭史。

在五卅的時代，他取得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立場，英勇地從封建制度的黑獄之下，拯救出千萬的男女青年，他宣佈了封建社會的死刑。統治者和衛道者羣，終於通緝了他，但是他已經得到了全國青年大眾的擁護。

在大革命時代，他仍然英勇地站立在勞苦大眾的前面，領導着向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新舊軍閥地主鬥爭。新的統治者又時時想逮捕他槍殺他，但是全國的勞苦大眾都愛戴着他。

在這敵人已頒佈了用暴力征服中國訓令的危亡的現在，他，我們導師魯迅，更火烈地向全民族怒號着聯合，團結，保衛我們的國家的吼聲。直到他逝世的二十九小時以前，他仍然在鬥爭着，爲了大眾的幸福，不肯放鬆敵人一步。最後，他終於被可怕的病菌奪取了他的生命。這不僅是我們民族的損失，而且是全人類最大的損失！他的死，可以說是人類最崇高的犧牲！

他的死，我們全國的民眾是都負着這個損失的最大的責任。爲着我們——這一個危亡國家中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他，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在卅餘年鬥爭生活中，他無一時不遭受敵人的「圍攻」，他那不屈服，不妥協，忘了自己的奮鬥精神，傷害了他的肉體的健康，以至毀滅了他的肉體。

他是不願意死的，他還想生活下去。因爲他親眼看見他的國家，他所愛護的大眾，正在敵人的炮火威脅之下，和漢奸鞭笞之下呻吟着。他還想要親眼看着他們健壯起來，走入他理想的世界，他才可以無掛慮的去安眠。所以在他六七個月的病痛之中，曾經堅決地呼號着：

『我存活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

這是如何悲壯的呼聲呵！這是何等崇高精神的表現！我們要牢記着：這個全民族的救主，仍然存在着，並且早已存在於千百萬大眾的心中，死的僅是他的肉體。

導師魯迅先生的肉體已經毀滅了，我們人類是無法挽救這個損失的。但是，先生所遺給我們的那付艱苦的重擔，我們是刻不容緩地要擔負起來，只有在和敵人抗爭的實踐之中，才是對於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的真誠的紀念，才是表現着先生的真正的精神。

敵人漢奸和小丑們，以及圍攻過魯迅先生的人們，現在也都在悼念的盾牌後面，實行報復——曲解和侮辱我們的導師。我們，不願作奴隸的青年和勞苦大眾，應該即刻地聯合起來，保衛我們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要以實力向那一般反動的奸賊們答覆：

「不許你們碰魯迅先生一下！」

一九三六，十，廿九日

載：現實月報第三期

悼魯迅先生

天津益世報社論

中國在這半年的短時間內，失掉兩位值得追悼惋惜的文人，一位是章太炎先生，一位是周樹人（筆名魯迅先生）。在今日中國社會中，中年以上的人，大概類多景仰太炎先生；中年以下的人，大概類多景仰魯迅先生。談到章周二位先生在中國文化思想上貢獻的多寡大小，中年以上人與中年以下人或有不同的見解。這種價值的估計，見仁見智，儘可各自評斷，固不必強不同以爲同。且章周兩先生學業的領域本來各有不同，一位是精於小學，一位是精於文藝，價值的高低亦不容易估計。要之，兩位先生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都留下不可磨滅的成績，絕無疑義。太炎先生與魯迅先生兩人的思想，或者相距甚遠，但憑筆墨文字，做革命陣線的先鋒，今日的魯迅先生與三十年前的太炎先生又相彷彿，倔強的人格，奮鬥的精神，這又是兩位不同中的相同點。所以對這兩位文人的逝世，我們認定同樣值得惋惜，值得追悼。他兩位的逝世，是中國文化思想上同等重大的損失。

魯迅先生的歷史及他的著作，各報刊載甚詳，此處不事重複。他的文藝著作，在中國社會流傳甚廣，中年及中年以下的智識份子，大概很少沒有看過他的著作的。他是中國新文藝的第一流作家，他是中國新時代裏代表人物之一，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姑無論對魯迅先生的思想贊同與否，一班看過魯迅先生作品的人，大概都一致佩服他的文章上的藝術。詞句的精練，描寫的深刻，筆調的靈敏，都是現代許多新文藝作家不能望其項背的。這些，或者還是外行人的讚譽，真實的文藝家必更能發揮魯迅先生作品的佳妙點。魯迅先生的譯文，稍失生硬，這亦是不能隱諱的事實。這是魯迅先生所得到的惡評。翻譯，在魯迅先生，或者是有所爲而爲的，或者是不得已而爲的。翻譯牽連到外國文字，這是外國文字上訓練高低的問題，不是文藝家天才高低的問題。魯迅先生譯文生硬，這是

一個缺憾，這却不是他文藝本身上的缺點。他的文藝，不愧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中一位導師。

魯迅先生值得景仰的，在我們看來，還是他對自己思想的忠實真摯的態度。思想上的是非曲直，這是沒有絕對的標準的。對魯迅先生所代表的思想，我們贊成與否，一班人贊成與否，另是問題。他對他自己的思想，却可算忠實真摯到底。蓋棺論定，他對他自己的思想，亦可說忠實真摯到死。這就是文人的氣節。文人有氣節，談何容易！在今日中國，新式文人而有氣節，更談何容易！魯迅先生却對此無愧了。魯迅先生的遺囑說：『趕快收殮，埋掉拉倒，』這是有趣味的兩句話。在我們看來，他的文藝作品，永久不會有『趕快收殮』的那一天，他在思想上忠實真摯的態度，他在思想上的氣節，永遠是模範，永遠不會有『埋掉拉倒』的時候！

十月廿一日

追悼我們民族的巨人魯迅

· 行者

不祥的消息，打動了一切人的心

去年，我們損失了一個有力的和平保衛者巴比塞，最近，我們更偉大的屬於全世界大眾的文化上的前衛力量的亞力克西·馬克西姆維契，停止了他鬥爭的脈搏！誰知，在緊接着，十月十九日，這一個兇惡的日子裏，號稱中國的高爾基的魯迅先生，也永遠地拋下他所關懷的大眾，永遠地放下他底『文化的武器』呢！

魯迅死了！

無疑的，這對於中國的一切人，是一個霹靂。只要看看那最僻陋地方的最守舊的平日從不把文化息消刊入的報紙，也都用『花邊』露佈這消息，而且是鄭重地的。大眾文化水準過低而法西與兇炎罩籠下的中國，這實在是很難得的了。不也證明魯迅的死的確是被侵略被損害的中國的奇大的損失嗎！這一點，差不多是中國一切人全感到的，即使是一個最反動的敵人陣營之中的人，在這不祥的消息傳來的瞬間，他也會這樣感到的。因為這一個深沈的刺激，已在提醒他的良心了！在那一刻裏。

可是，畢竟因為他死的太早了，他享不到蘇聯對於她的文化導師亞力克西·馬克西姆維契這個巨人殞落後的待遇，但他的死，使中國大多數的青年受到激巨的興奮和悲哀，而且他的名字也將永遠深切地印勒在他們心裏，並激勵他們英勇地前進的！

留給我們怎樣豐富而珍寶的遺產呵

對於這偉大的文化導師的殞落，我們的悲哀是千頭萬緒的。他死在中國最艱苦的此時，而他又僅僅活了五十六歲。五十六歲，不是可以更多點嗎？一百，或者八十！在魯迅，他一日的工作，是那樣在邁着大步。從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時時在緊張的戰鬥中，用着他的一枝筆，記得當鄧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之後，他因事『捲土重來』北平，有人問他對於這書的意見，他當時的表示大意是這樣：他自信滿可以作的更好些。但生活的忙碌，不許他有這樣的功夫。又說，有時，想當一個大學教授，整理一些這樣的東西也是好的（是大意）我們相信，魯迅先生是滿有這樣的本領的。不看那是『空前』而恐怕也還尙是『絕後』的首先着手老早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在學術上的供獻嗎？那市場上花花樣樣的什麼文學史之類，誰會超過牠的供獻呢？早死使魯迅不能如高爾基之在蘇聯編輯內戰史工場史那樣，這是中國文化界的大不幸。說到小說，阿Q正傳除了茅盾先生的子夜而外，還沒有另一部創作可以並舉。魯迅的翻譯之認真與宏富是更無人比上的，從中國之有移植始以至現在，尤在近數年中。有人說：『中國新文藝運動上最成功的部門，是小品文，即雜感之類的東西！』說到這，無論就那一方面說，最有力地運用了這柄七首的，誰都不能不承認是魯迅吧！可惜的是，這些充滿着策動的銳利的力的東西，却被政治力量割絕於羣衆。然而其分量之豐與力量之大是驚人的！據他自己說：「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每當病後休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吧——但要趕快做。」就在這一次的激病中，還有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經先生之手而編出來。魯迅先生實在是在為大衆而努力着的，而其努力的結果，又時常是最有用的難得的創造。從奔流，莽原到草屋，奴隸叢書的編輯，從連環圖畫的倡議到新興木刻的首先介紹，從深刻的由小說中喊出『禮教吃人』

到銳利的用雜文這七首揭穿全社會的黑暗面，在轉變前，他就是一個最有力的向黑暗抗戰者；在轉變後，他更英勇的領導着艱苦的文化奮鬥的工作，經他之力而培植出的青年文學戰士不知有多少！他在爲大眾吶喊，而他也吶喊着大眾！他是一個巨人，負責着最大努力的巨人，然而他死了，死在大眾的生活更加顛連的此時，民族更加危難的此時，僅僅活了五十六歲！他不是有很多的工作須要做嗎？雖然他已給我們作了那樣多的事。我們真不知道怎樣表示這深沈的悲悼呀，對於這位永久在努力着的巨人的死！

『光明與力』的化身，一個有力的革命戰士呵！

我們文學界的，也可以說文化界的兩個領袖；郭沫若先生的一貫精神是反抗，而魯迅先生則是倔強，鋼鐵般的倔強，貫注在，因而也顯示在他的一切作品的內容與作風上。作風的沉摯與堅強，使人喜悅，而內容的深刻與『力的充實』，又給讀衆以無限的力。除了實際上魯迅先生的培植青年作家領導左翼革命運動而外，就在這一點上，魯迅已不是以一個單純的作家存在着了，從他所有的照像上，我們很少見到他笑，同樣，從他所留給我們的珍貴的豐富的遺產文藝作品上，我們也只見到嚴肅的戰爭，或則是準確地攻擊敵人的要害，揭破黑暗，打中鼻子；或則是用那支強有力的手杖鞭策我們，給我們力。記得大概是去年後半了，當我因「一個朋友的關照，懷着喜悅而得看到先生的『偽自由書』」之後，會草一篇「讀雜文的經驗談」，後來是給了中報副刊星期持刊的一位朋友了。在那裏邊，我真實地作了這樣的自白：『真的，當我苦悶的時候，只要翻開魯迅先生的雜感一看，常能使我堅強起來了！牠裏面是那樣的充滿着倔強的生活力，奮鬥力。當時就有力地感染着你了。有幾句話，簡直銘刻在我心上，成爲我自己策勵的工具了！如『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見熱風）。又如『危險嗎？危險使人感到生命的存在，生

活的力』（大意：連在魯迅的那一本雜感集上也記不確了，大概是僞自由書上吧）對於一些在戰爭中過生活的戰士們，不是也有着策勵的力的警句嗎？總之，他的嚴肅的倔強性格，貫注在一切的作品中，因而也有力地把這倔強傳給讀者。他是『主張報仇雪恨，春秋之大義也』的，即在最近（九月五日）他那篇題名『死的文章』（發表在中流一卷二期）裏，他那想要寫給親屬的遺囑的第七條，還是，『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魯迅是從來不會妥協的，不過，他之所不寬恕的『怨敵』，恐怕倒真是恕不得的大眾的怨敵，而不是一條戰綫上或可以攜手的曾經『筆墨相譏』者。雖然他和伍實先生與施蟄存徐懋庸諸先生直至最近遠或正在『相爭』或仍未釋然。而對於以前『相譏』最利害的郭沫若先生，不就自認無怨了嗎？（見答徐懋庸）這，我希望在『統一戰綫』逼切需要的今日，魯迅先生的欽慕者，應學其於沫若先生，而不要『也是倔強』而『關門』『分幫』以『分力』『樹敵』。魯迅先生的偉大，就偉大在他好像是『光明與堅強的結合的化身』。他也和高爾基一樣澈始澈終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始終是站在民衆方面的，始終是一個黑暗與反動的堅強有力的反對者！雖然形式上他有過所謂『轉變』——實際上，誰都知道，他一來就是一個反對『禮教吃人』的，反對封建，反對黑暗，反對壓迫與野蠻的有力的領導者了。轉變而後，使他的領導更有力，更明確地走上反法西反剝削……而爭取自由和平與社會主義的建立的搏鬥中。因為他成爲全人類的前途爭取幸福的集團組織中的一份子，這當然更需要他的『倔強』，而他實際也更努力了！

魯迅不只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同時，他是一個革命的戰士，倔強的戰鬥領袖，他自己在努力，同時，把他們的光芒經過作品傳給別人，策勵着許許多多的人使之前進！

他倔強不妥協，然而他『轉變』。當他認識清楚而後，這也是他和逝世的文化巨人高爾基類似處的高爾基不是會自認爲一個『拙劣的政治家』而認過錯嗎？在伊里奇之前。

他不恕怨敵，然而他和爭吵最多，口角最甚的沫若先生釋然了！可與攜手的，魯迅先生不會『因小忿而誤大端』的。他不恕的怨敵，恐怕終歸只是寬恕不得的大衆的怨敵，是他所堅強反對的『封建與法西』而將不是徐懋庸伍實們吧，雖然他『早死』，使我們見不到再一事實在證明，但，畢竟已有一最有力的證明在眼前了！

我們感激作家的魯迅給了我們最美好最寶貴的遺產！

我們更感激革命戰士的魯迅給了我們許多很好的教訓！

我們要跟着他的指示作去！

魯迅死了。

讓他永生在我們的心裏！

讓我們來完成他未完的工作！

在這民族危難的今日。

十月二十四日

● 山西黨訊

蓋棺論定的魯迅：

(本報特寫) 萬國殯儀館裏陳列着魯迅氏的尸體，說是有五千青年去瞻仰遺容，據此，則氏之思想影響於中國青年界者不可謂不大。但這老人生前，社會對他的批評，毀譽不一，很難使人認識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因譽之者以其爲了不得，而毀之者，却曰『不過如此』。實則魯迅自有『人不可及』與『不可及』的地方；他的長處決不會爲毀之者而能掩沒，同時他的短處也決不是譽之者能給洗刷得掉的，本篇雖不是死者的解剖刀，而不能不叫這幾日來閱氏死訊的人明白魯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思想偏激其來有由

魯迅是浙江紹興縣人，世居紹興城內的覆盆橋。他的祖父，父親都爲縣中優秀的士流階級。祖父周福清，字介甫，翰林出身，曾出宰湘南某縣，旋充內閣中書，以案下獄，繫三年，纔得赦，家道遂中落。時氏方十三。就是常在雜感中所提起的『家遭大故』。不久，他父親也爲受這樁事情的刺激，累及科名，前途絕望，服烟自戕，此不幸之遭際，正是使氏之思想趨於偏激的種子。他和封建社會搏鬥，和正人君子搏鬥，和禮教搏鬥，無一非爲家庭之影響而起。這種仇恨，憤懣，怨怒的質素，一直在魯迅氏的神經中佔據着，直至其呼吸休止之日。

革命之念起於影院

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做學生的時候，課餘愛觀電影，有一次看映一張中國風景片，當中有許多不

知從什麼地方搜羅得來的一班下層社會間的中國人，其時一部份日本觀衆，都拍掌稱快，且暗中謂：「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斷定中國必亡。」（時適甲午之役以後）氏聞此語，不勝憤慨，歸後語同學，說要組織一個文學社，想以文學的力量，來啓發中國民智。這是魯迅氏一位老同學錢先生對記者說的，可知氏畢生從事文學工作的志願，是爲了此事而起的。而出發點由於民族主義，當無疑義。

朝華夕拾所見一節

辛壬之際，徐伯蓀刺恩銘，秋競雄殺身成仁，革命的思潮，流遍在中國的青年界，氏在東京，甚感興奮，「朝華夕拾」收「范愛農」一篇，其中有一節謂：

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了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弔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衆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着起來——『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這時纔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認識的人就告訴我：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爲是滿人，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如果說魯迅是革命者的話，則此日正是其萌芽之時。從文字的描寫上，且還可想見他當日的激烈之態。

一言不合拂袖而起

誰都知道，魯迅是有脾氣的人，只要一言不合，他便會拂袖而起的。雖說年齡已半百有餘，也仍然會跟一斑毛頭小夥子鬥氣。好勝和倔強是其本色，且每遇一敵人，恒念念不忘，惓惓不忘，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要帶起一筆。他先和章士釗戰，繼和陳西滢，長虹，創造社諸人戰，沒有一次不喜歡把人家罵個狗血噴頭的，一次又一次，若不勝與興奮似的。別人平下去了，甚至於忘掉了，而他還不時要提及，要加以冷不防的襲擊。譬如說章士釗罷，這是魯迅生平最痛惡之一人，在他那許多雜文中間，十篇有六篇要拉出章士釗其人，如：「這句東西在章士釗是譯作××的，」即在這種小地方，也不肯輕輕放過。和章士釗過不去，自然是章在教育總長任時撤去他「簽事」之職的原故。實則骨子裏魯迅所恨的，乃因章是「名流」，「學者」，「官僚」……之故。

以老賣老不肯服老

中國的老人，大抵不愛人家說老，尤其是女人。而不是女人的魯迅，也犯了這個毛病，他最恨人謂其老，彷彿老便是「落伍」，便是有被擠向時代進化輪下的危險。這幾年來的魯迅，中國的所謂新文壇上已似乎一致公認此老是先進的，革命的。其實文人總是文人，前進也者，革命也者，無非都是文章裏面的裝璜，也可說是洋場出版界中的廣告哲學，殊不知七八年前，今日一致被青年公認為前進作家的魯迅，正是昔日為青年所譏為落伍的文人。此與魯迅固有損，只可憐見讀者們的毀薄，當時魯有：「我的氣量和年紀一文」在『語絲』發表，可見其不服氣之一斑，茲節錄數段於下：

……他們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我自

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至於我是老頭子，却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托爾斯泰，克羅泡特金，馬克斯，雖然有言行『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鬥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鬍子。因為我一個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

以托爾斯太，克羅泡特金，馬克斯來襯托出世界的大偉人『全有大鬍子』，以訓與已為敵之後生，亦可見此老之自負矣。

其實此等文字，雙方所握住的觀點，皆甚淺薄，近於孩子們鬥嘴，在後生原不足怪，而老人也會與若輩一般見識，却不知道正是魯迅先生的可愛之處。惟其老，而不知老始可貴。

正人君子是其對頭

魯迅之能得到一般青年學生的信仰，就在於他『不老』這一點之上。紳士學者正人君子之流，嘗痛斥青年們放浪不羈的思想行為為不是，惟魯迅則表同情。用尖辣犀利的說話以暴露為青年們所看不來的正人君子，紳士學者們的醜態，許多在青年人達不出的話，惟魯迅能之，這好像是幫了子姪輩去反抗自己的同輩弟兄，於是就為同輩弟兄們不歡了。『北京』是出正人君子，紳士學者的勝地，也是禮教之城，好古之邦，怎能容這個偏護和縱放青年的人呢，於是魯迅在『四面碰壁』之下，終於惘惘然離開了『北京』城。『而已集』所收『革首領』一篇，自己說得很清楚：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

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晒的樓上。滿身痲子，有如荔枝，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爲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預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裏『俟開審』哩！

說甚導師空頭革命

據報載，魯迅氏的喪儀十分熱鬧，有唱歌的，有喊口號的，有搦其巨幅之遺像在行列中說：『這是大衆的導師』的，……熱鬧原也應該，魯迅自有其『人不可及』的地方。我們所引爲遺憾的，祇是這班愛魯迅的人，並沒有真正認識魯迅，看他們的表示，似乎硬把死者當作高爾基一流人物待遇，要將『革命者』的虛銜給老人戴上。殊不知此等做作，適足以彰魯迅之短。因爲魯迅氏，始終是個執筆的文人，他沒有離開書室一步。如果因其作品中對現在國家所處環境，抱有憤慨氣息，即指爲『領導大衆』，『革命』，那末，這個革命者，充其量也不過是『空頭革命家』而已！

一味嘲罵於事何補

魯迅氏爲文，自阿『Q』時代迄最近，作風是一貫的，他對於中國的民族，中國的社會的一切，只純取了嘲罵的方式。他雖然想做醫生，可是只做到開脈案的一步，病人身上所有的惡菌腐象，固已爲其暴露無遺；但只暴露而不藥，於病者又有何補？『革命者』若專說空話，不實幹，那祇能算『吹牛』，談不上『革命』。我們這樣說魯迅，非不敬於死者，實在是想對他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至不切實際的歌唱，誇大的口號，恐只能『風光』於一時。

不知世故是其天真

我以為『天真』是魯迅的本性。他今年雖五十有六，却還不會看透中國的社會相，以及社會中那班形形色色。這些東西，在二十五六歲人的眼中，原覺有點氣憤，但一過了三十，氣自會平下去，會感慨似的暗告心頭：『呵，這一切，我所看不慣的現象，原為社會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細胞。』這樣一想，罷了，罷了，把先前所認為不行的一切，皆付之一笑，這也就是所謂『世故』。所以『世故』深的人，心緒總極其冷淡，中國有許多在少年時很有寶貴歷史的人，一過了四十，便漸漸推翻過去的信仰，甚至會自斥其非了。心裏并抱了極度的不安，想痛改前非，懺悔已往，於是，學佛了，出家了。魯迅不但不學佛，連『世故』都不知，還是跟那班二十三、四歲的小夥子一樣的見識，此即為人不可及之處。

收容青年流毒不淺

魯迅因猶存赤子之心，天真未泯，所以今日之下，有五、六千青年去憑弔他的遺容。然而這中間，為什麼沒有中年、老年人呢？為什麼屠格涅夫、托爾斯太他有更廣大的讀者羣呢？此點，我想把明說是哀悼魯迅，實則想利用死者來作自己廣告的人，應當加以縝密之考慮的。

青年人入世未深，一碰着社會間的陰影，即易沮氣，想嚷，可是缺乏力量。惟魯迅專在此中用銳利的眼去搜集，一有所得，即予以無情的痛擊，難怪青年讀之，拍掌稱快，其實魯迅所進攻的對象，在一般入世稍深的人看來，已司空見慣，決不若青年之易於感觸。如是而讀魯迅之文，縱其筆如利七，也無動於衷了，這就是魯迅未曾普遍獲得『大衆的同情』的原故。但他那一股勃勃生氣，不屈不撓的精神，自為大衆所公認的。

常抱悲觀，永懷憤激

在魯迅的眼睛裏看來，中國的一切，都是無可救藥的，他永遠地抱着悲觀，永遠地懷着憤激的心情。他不論走到那裏，好像隨處都有敵人潛伏着；用悶棍打他的，有放冷箭射他的，在他自北京至廣州的時候，說：『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言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忘記了這個『學棍，哈哈，並沒有……』』（見而已集『辭大義』篇）足見魯迅先生的敵人很廣，不單是正人君子與紳士學者，最奇怪的，就是一班同是以『新文學』家馳名的人，也會跟他談不攏來。如死去的徐志摩，活着的梁實秋，高長虹，成仿吾，郭沫若，陳西滢等，這批人的頭腦都很新，都寫得一手漂亮的白話文；而他為什麼亦不引以為同志，反和他們死作對頭呢？原來魯迅先生見了有新名士氣的人也討厭；而且又看不慣別人那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套。他又憎惡別人談主義，可是別人却偏愛拿主義去壓倒他，創造社便是這一類。

憎厭主義自信極強

魯迅氏對於各種主義的表示，在『熱風』五十六、五十九兩節裏，說得很有趣，他說：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什麼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義？我們何嘗會同別人打仗，無抵抗主義麼？我們却是主戰參戰的。自由主義麼？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人道主義麼？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

魯迅的自信力很強，舊的東西他看不來，新的東西因為愿心許得太過，他又不相信，他只說他要說的話，罵他所要罵的人。他執筆為文，自由自在，不受別人的拘束，不受什麼旗幟的哄騙。然而今日之下，竟有人強姦死人的思想，儼然將氏塑成爲某一類主義的信徒，在其靈柩前後大吹大擂起來，倘死者有靈，我想一定難以瞑目。

精神節操使人欽佩

魯迅的精神使人欽佩，魯迅的節操值得人們師法，魯迅的文筆的流暢與雖然研究西洋文字而不為其同化的地方，尤為難得。他在『熱風』第四十一節中有一段話，是對青年人發的，他說：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們還更想起了魯迅氏的遺言：不要紀念我。不要因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莫作空頭文學家。……他先會和一班空頭文學家戰鬥過，當時雖各有千秋，長篇累牘的巨幅嚇得人不敢拜讀，但今天呢？畢竟分明了，章士釗做官，現代派的居有壬被刺而死，徐志摩葬身雲霧間，高长虹，李初黎，成仿吾等則不知去向；而他們的作品，也早被賣花生米的老板搜得無影無蹤，這便是所謂『空頭文學家』的下場。唯魯迅，猶存一綫之光，猶能在吾人筆下回憶其往事，記述其生平。

載：上海時事新報（？）

平文化界悼念魯迅

我國文壇巨子思想先鋒魯迅之逝世消息，自上月十九日，由滬上傳至此間後，當晚，此間各晚報，即以三號字標題，於第一版之最顯著地位，加以揭載。識與不識，無不同聲悲悼。溯彼之生平，民國元年以後，至民國十五年以前，止息於故都者，凡十有五年。而震動一時之吶喊與彷徨，二短篇小說集，亦悉於此時期內產生。在思想方面，彼曾與當時風靡一時之故都「正人君子」派，互相搏鬥。並因而開罪當道，遭通緝逃至廣東。自十五年迄今，此十年內，彼之足跡，雖全在南方，但其一言一行，此間文化界人士，以及青年學生，對之莫不予以極深注意。觀於民國二十一年冬，彼為探省其太夫人重旅故都時，青年學生歡迎之熱烈，其在故都人士心目中，印象究為如何，已可概見。去年「一二九」「一二一六」二次示威游行後，學生運動蓬勃一時，茲十個月以來，「救亡路綫」「新文字運動」「國防文學」等問題，為青年聚論之焦點。而氏對於「聯合戰綫」「國防文學」等問題所發表之議論，尤為此間青年學生注意之對象；於討論時，每每加以稱引。人望之重，罕有比倫。雖載彼言論之刊物，往往因環境關係，在此間不能發賣。但千方百計，輾轉設法購得者，亦比比皆是。觀以上種種，足徵氏與故都文化界關係之深。

氏之逝世消息，初傳至此間時，各方面，均為感情所激動，表現之反應，極不一致。悲痛者有之，哀傷者有之；對氏之生平，讚揚者有之，悼惜者有之。正因表演各有不同，此不同之各方面間，往往又互生誤會，趨其極，乃彼此詆誹。其實，在根本上並無二致，故事過兩週，上述之紛歧，已逐漸減少。感情之激動，已漸為理智所代替，對氏之生平，各方已有一致之態度者，約有下列數點：

(一) 寬容與怨恨——氏之生前，因思想立場關係，往往不惜以激烈筆調，加人以最刻毒之批判。而受之者，

常常又係其親近或好友。其實，氏之做人處世，固於冷峻中含有莫大熱烈。凡與氏交往者，類能言之。至於思想上之批判，與私人之交誼，固毫不相涉也。外間不察，以為凡曾受氏之批判者，大率對之抱有反感，北平方面，曾與氏發生言論爭執之人士，尤屬衆多。是以，初聞魯迅逝世時，此班人士之態度，為一般人注意之對象。惟二週以來，此班人士，已先後表示意見，其一致之點，均為悲悼與痛惜。對於與氏生前彼此間之交誼，均甚為重視。雖氏於逝世前，預擬遺囑中，有「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可和他接近」一條。但據記者執此以詢其生前友好之結果，其答謂，「此係就一般立論，吾與魯迅有近三十年之交誼，深知其平素做人，並不如此嚴峻。」

(二)「轉變」問題——魯迅於民國十六年後之二三年內，曾因創作態度問題，與當時屬於前進份子之創造社，太陽社等人物，從事筆戰。其後民國十八年左右，氏之態度變更，左翼作家大同盟成立，前進文人，紛紛加入。宣言發表時，署名其首者，赫然為魯迅氏。此後，即一貫的社會主義思想立場，發表演論，文壇上謂氏此時期態度之變更，為「轉變」。意謂由人道主義立場，轉向社會主義立場也。目前蓋棺論定，對於此點，為此間一般人士最注意之處，各方面發表之言論，亦以屬於此方面者為最多，截至目下為止，雖總結論之期，尚未達到；但觀察一般趨勢，認氏民十八之態度變更，仍為一貫前進者，已佔有優勢。蓋凡此間熟知氏之生平者，無不謂其向來創作態度，均為一貫立場，不過因環境不同，而變其方式而已。根本上為前進，為一貫，並非轉變也。氏生前友好，北大前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氏，曾對此點，一再強調主張，而於一班企借此「轉變」說法，以達私人目的之人，尤致以無限之憤慨。

(三)魯迅與高爾基——氏逝世後，及於中國之損失，一般均以蘇俄文壇本年高爾基逝世之損失比譬之。惟故都文化界人士，大多以為魯迅目前逝世，中國文壇損失，較蘇俄目前失一高爾基為尤大。其理由以為：(一)蘇俄光明社會，已告實現，與黑暗搏鬥之文學家，已不若謳歌光明社會者之重要，此在中國，則絕不相同。(二)高爾基雖已逝去，但後進文學家，正如雨後春筍，文壇重心，不患失去，中國失一魯迅，文壇重心，頗有搖動之象。故其損

失，可謂異常重大。(三)高爾基爲純粹文學家，對於思想方面，有所憑藉；中國目前，則爲紛亂之社會，氏以一身兼文學家與思想家雙重責任，其逝世後，不獨在文學上青年失去範本，即在思想上，亦失去重要導師。總結各方面意見，上述三點，似已一致公認。

(一)乃弟周作人氏之態度——由於個性不同，在魯迅生前，對彼等兄弟間之情感，卽有種種不和之傳說。魯迅逝世後，此間直接消息者，亦爲周作人所接彼等三弟周建人拍來之電報，直至報紙方面公佈其消息於社會後，周作人之態度如何，雖屬彼等家庭內事件，但因彼等同爲文學家之故，社會人士對之，亦極爲注意。其後，周作人因太夫人需人奉養，無法南去，於是外間之猜測，乃更爲之紛紛。直至北大舉行魯迅追悼會中，彼始有詳細敘述彼等兄弟間關係之機會。此後，社會上亦方有一清楚之認識。大概彼等思想上與文學上之主張，極不相同；但彼等情感，固亦絕不如外間所傳也。前者觀於周作人在追悼會中，曾一再聲明，對於民十五後魯迅之思想，不甚明瞭，以及盛稱魯迅關於考古學、史學方面之著述，而於其小說雜感等著述，則略而不提，等等，可以知之。後者，觀於其在追悼會中之沉痛情形，亦可知之。但總結其態度，似乎其本人在追悼會中之答詞，可以總括一切。其大意謂：「居於家屬地位，略一讚揚，將爲人冷笑；加以抑制，又易招人反感，故甚困難。」云云。

截至目下爲止，此間各報紙已先後出有追悼專頁。各學校亦先後舉行追悼大會，聞最近將由各文藝團體，聯合舉行一大規模之追悼會。至於魯迅全集，聞亦已由此間其友好在着手編輯中。周作人曾語人云：如編全集需要魯迅生平事蹟時，彼與其介弟周建人，當盡量供給資料也。

我們的哀悼

從魯迅先生的死亡，使我們有機會更明確的認清我們的敵人和友人。我們的友人，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無數羣衆的友人，都因此而感到悲壯激昂的握緊了拳頭，準備着更英勇的鬥爭！我們的敵人呢？他將愉快的嬉笑着，荷荷！你死了！再不能動彈了，並且不久就要腐爛，我不怕你了。但我們還須提防有種狡猾的狐狸，會貓哭老鼠的偽表同情，我們必須更明確的認清我們的敵人，描準我們的敵人，更悲壯的勇敢的前進，沿着魯迅先生生前引導我們的路，更英勇的走上去，準備更英勇的鬥爭！

魯迅先生不止是我們中國的第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實踐家，用魯迅的名字，可以威脅我們的敵人；用魯迅的名字，可以愧惡和魯迅同時代的，已經落伍了，或是投降了的戰士；聽魯迅的名字，就够使我們的每一個青年振奮，刺激我們的每一個青年向上。『魯迅』已非周樹人先生私人的筆名，而是一個戰士的榮銜，是中國救亡羣衆的指路碑！魯迅自己的脈搏雖然停止了，他的羣衆，却加強的散居深入在我們的祖國的救亡羣衆裏，在海外各華僑社會的愛國家，愛民族的羣衆裏，在全世界的各個弱小民族的反日的羣衆裏；我們不怕他去了。

他完成的功績，已經充實了他的一生，豐富了我們的一代，他遺下的，只是未死的，後死的人們，戰士們，自己應該做的工作，應該光大的工作。

魯迅先生，他是現代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創作者，『拿出貨色』者，在五卅時代，他反封建，反軍閥官僚，五卅時代，他又認清了那個時代的勁敵，而反對資產階級，反對××主義；倒了××主義破險的實施其滅華的政策，

「九一八」以後，他更堅決的喊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所以，單說他是一位作家是不够的，他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實踐家、革命青年的首領。從先生的不斷的在被迫害的黑暗社會看來，可以確定的估量先生一生的反抗精神。現代的中國並不再『無聲』的，先生的『吶喊』正可代表現代中國救亡羣衆的呼『聲』。先生的一生的鬥爭的生活史，也即是一部現代的中國的思想界的鬥爭史！

這一部歷史的紀載，在先生停筆後的一頁，要讓死在先生之後的青年的勞苦大眾來執筆，來蘸血把它寫完，完成一部新的人類巨著。我們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戰士，都恪信先生的卓論——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四）

我們都服從先生的指導——

『在這個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人味讀書社

徬徨學社

漫塗文藝研究社

南島學友社

蝥鴉社

螞蟻學社

南國書報公司

僑民派報社

我們讀書社

心聲詩社

南哨讀書社

獻衆新文字研究社

生力讀書社

思潮讀書社

華青學社

時事研究會

廣肇二校學生自治會

新中國電戲院

樹人中學健兒團

黑貓籃球隊

啓明學校

樹中國難研究社

樹中女生讀書社

初聲新文字社

白虹社

努力社

華生社

奮鬪社

樂華社

競社

雁社

明鳴學校

真善學校

涓濱學校

旋風社

啓明互助社

暹羅華僑文藝作者協會

靈雨	鄭鐵馬	羅吟龍	陳尙先	瞭焉	莊蝶	許俠琳	琳許濤	浩漫
懶僧	非非	劍鳴棠	花陳玉平	老丁	麗生	貽皋	郭琪	許方純
功業人	云方	濤如今	黃起賢	陳大雄	黃楚礪	譚玉麟	芽子	黃鶯
熱燃	奮強	紹鑣	立惠	黃金石	周熹	高戈	思寧	文烟
玲瑛	陳皮	露克	路文	瑞余	添黃	秀迅	雷沈	秋耕
余珊	瑞珠	馬烈英	黃文良	黃鶴	林快夫	周崇文	陳樹燃	文峻
陳學文	林銘鍾	楊永藩	方浮生	方思亮	謝達	曾振源	顧世添	魏平
陳偉文	劉文義	王樹人	吳志貞	張修憲	李柏桐	李賓士	馬平	列弓
								桂華

孔雀	從學	柳亭	耀寰	飛絮	振剛	亦云	潔嬰	洪因	阿光
航風	南和一	鳴家	春哨	子實	寧丁	舟陳	通燈	孟基	
廖治強	許奇高	許鐵箴	鍾惠予	陳美瑜	馬扶	余蓮燈	林南中	邱逸羣	盧貽孫
程仲筠	許慈柳	吳厥中	郭舜民	陳樹陸	鄭寶隆	魏淑貞	吳益華	張伯英	吳鍾泰
陳仰欽	林中俠	陳蔚然	林壬	胡初階	周鵲魂	陳垣	周苦魂	吳馥修	何道廣
亞表	征鴻	蕊蕊	盧靜子	浪花	酒徒	曼生	黃靜子	明傑	羅衣
秋水	風前	葉衣	黃哲衡	黃岑	天雲	劉振祥	陳涯生	金林芳	胡金梅
馬蘇鄰	劉唐義	溫雲卿	彬彬	許英	吳俸	野蜂	俞任甫	谷荆	朱南文
葉棣熙	史海夫	病佛	等等						

載：暹羅華僑日報

第二輯：

憶魯迅先生……………日本・內山完造（一）

魯迅先生……………日本・內山完造（一一）

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須藤五百三（二〇）

日本文壇對魯迅的哀悼……………佐藤春夫等（二七）

日本悲悼魯迅的文章……………思慕（三六）

我們最後的談話……………日本・奧田杏花（四〇）

魯迅和我……………日本・鹿地亘（四三）

最後一天的魯迅……………日本・池田幸子（五三）

魯迅：一個讚頌……………英・H. E. Shadick（五九）

中國的伏爾泰……………美・Edgar Snow（六三）

魯迅先生逝世哀感……………鈞初（六五）

魯迅・藝術家……………孫福熙（六八）

雪夜憶豫才先生……………冶秋（七一）

魯迅先生的演講

鄭伯奇(七五)

朦朧的敬慕

蕭乾(七八)

魯迅先生與版畫

陳烟橋(八〇)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董秋芳(八七)

魯迅先生並沒有死

李權(九三)

魯迅與青年作家

杜埃(九六)

魯迅的美術活動

苦力(九七)

魯迅先生和中國新興木刻運動

唐訶(一〇五)

悼魯迅

周學普(一〇八)

悲憤

王余杞(一一〇)

悼魯迅先生

李因非(一一七)

文壇巨星的殞落

柯靈(一一九)

魯迅先生遺容瞻禮記

苑陵(一二五)

憶魯迅先生

日本·內山完造

十月十八日午前六點鐘左右，許夫人來了，帶來一封如今已經可悲地成了絕筆的先生的信。

「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很對不起。拜託你，請你打個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草草頓首

〔拜十月十八日〕

「原來在十點鐘的時候，是有一個約會的。」一面看信，我面聽着許夫人的話，我的胸裏感到一種難言的悸動。

時常總是寫得齊齊整整的信，今天，筆却凌亂起來了。我馬上打電話給須藤醫生，請他就來。隨後我就跑到先生家裏去了。那時候，先生坐在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臉色非常壞，呼吸好像也很困難。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會來。那藤椅就是先生最近時常坐在上面的一張躺椅。

先生的呼吸看起來好像異常困難，我靜靜地把他的背部按摩着。許夫人也同樣地在按摩，但一點也不能够平靜下來。在我的家裏藏有治哮喘的藥，雞蛋泔有一次我會問過先生吃不吃，但先生却說是不必，所以也就沒有吃。可是，今天，我覺得或許要吃也未可知，所以，不管妻說「不行，先生決不會吃的」，我還是把裝在膠袋（Kapsel）裏面的藥拿了六管來，作為須藤醫生來到之前的治療。我就問先生吃不吃？先生說：「唔，吃吧。」於是，我馬上揭開膠袋的蓋子，拿到先生的嘴邊去，先生就一口氣吃了三個。我很高興，心中私自祈求它能够奏效。

我要先生稍爲睡一下，先生却說，一躺下來就很不自在；因此，還是坐在椅子上，有時把身體搖搖，並將上半身伸直。我看着，也覺得他的確很不自在。我們要他停止吸烟，他終於把吸剩的丟了。當我跟許夫人都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時候，須藤醫生就來到了。須藤醫生一踏入房門就用那好像要把先生看個透徹的姿勢跑了進來。當我在那完全用家鄉話說着「怎麼攪起的？」的醫生臉孔上面，明明白白地看到憂色時，我就不得不一個人在心中私自祝禱着。

先生從很困難的呼吸當中，用斷斷續續的話語說：「從今天四點鐘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請快替我注射。」那時候，醫生已經把注射的手續準備好了，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針。

可是，先生的呼吸好像還是很困難。過了一兩分鐘，先生說：

「怎麼攪起的，總是沒有效果。」

醫生雖然說是再過一兩分鐘再說，但也還是在作着第二回的注射準備。并且說，如果一針不見效，就再打一針。已經過了五分鐘了；但先生的呼吸並沒有變化，依然還是很困難；因此，醫生又在右腕上面作了第二次的注射。過了一二分鐘左右，先生就說好像稍爲好點了。呼吸，也好像顯得比較舒服些了。我和許夫人都不覺地鬆了一口氣，幾乎同時地開始按摩着先生的背部；但先生要我們停止，我們這才一同停止了。先生的苦悶稍爲和緩了一點，跟須藤醫生開始講起話來了。這時候，恰好是八時前五分。我因爲八點鐘在店裏有個約會，就拜託了須藤醫生，回到店裏來了。什麼通知也沒有，我以爲已經不妨事了，就安心地跟來客談話。可是，這時，須藤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變成心臟性哮喘。因爲想要請松井博士診察一回，所以就馬上把汽車駛到福民醫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今爲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問到了他的去處，須藤醫生就親自去接他。這時候，石井醫生偶然地跑來了，把先生今天發病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就走了，說是馬上要去問候一下。

過了一會，須藤和石井兩醫生回來了，說是病很重，今天須得十分注意。不，他們還說好像很危險；但我不能對許夫人說這些話。我把看護婦叫了來，吩咐她按照醫生的治療方法，每隔兩個鐘頭注射一次，呼吸困難的時候就作酸素吸入。我馬上準備好酸素發生器送去；一面叫藥店準備酸素管；然後就先用酸素發生器施行吸入。那時候，先生已經睡在床上；酸素的吸入，看起來似乎多少使呼吸舒服了些。於是，先生就說起話來了：

「我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我就對他說：最好是靜靜地休養；醫生也說是要讓先生靜靜地休養；所以，請你還是不要想各種事情，好好地休養一下。這當兒，酸素管已經拿來了，就再行準備酸素管的吸入。看起來，酸素管的吸入倒很不錯，先生好像能够安睡了。在這以前，我爲顧慮萬一起見，曾對許夫人說，病勢很重，有注意之必要；并打電話叫先生的令弟建人先生來。他馬上就來了。須藤醫生說了一聲大概不妨事，明天再來，就回家去了。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個店員住在先生的家裏。

於是，我也就先行回到家裏來，但總覺得不放心，所以，再把石井醫學士請來診察。結果，說是病勢很重，還是叫先生的令弟來好；因此，我又叫人打電話請建人先生來。一會兒，建人先生來了，我就把醫生的話告訴他，請他注意。當他跟我在樓下的客堂間談話的時候，許夫人惦念者我，勸我回去休息。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却又沒有把這話說出來的勇氣；祇得繞着灣兒，說是打算跟建人先生談到天亮。但夫人却非常操心地說：「先生也很安靜的，還是請你回去吧（請建人先生也在樓上休息）。」我覺得使夫人操心也於心難安，遂於晚間十二時半動身回家了。

我不是神仙，自然無從預知那竟會變成跟先生的永訣！

回來後，我就把先生的情況告訴那還沒有睡，正在等着我的妻；一面祝禱不要有什麼急變，一面就寢了。但我的神經非常興奮，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翻來覆去的苦悶着，祇是祝禱先生能够平平安安地直到明天。午前五時

的鐘聲敲過了。一會兒，我就聽到了老板老板的喊聲。我吃了一驚，跳了起來，把窗子打開。「請你馬上來！並且請你馬上請醫生來！」於是，我當即叫用人去請石井醫生和須藤醫生馬上來診視；然後，我就急跑到先生家裏去。那是午前五時五十一分。可惜——

先生的額還溫暖，手也還溫暖；但呼吸已絕，脈搏也停止了！我用一隻手握著先生的手，一隻手按在先生的額上；溫度漸漸地消失下去了。許夫人靠著台子悲泣着，我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語，祇是跟她一同悲泣。石井醫生來了，但已經『沒有法子』。接着，須藤醫生也來了，但也『沒有法子』。不管怎樣地誇耀着文明的醫術也還把它沒有辦法。那就是生命。

我馬上就通知鹿地夫婦及其他的人們：

「嗚呼哀哉！魯迅先生長逝矣！時爲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時廿五分。」

「我的病究竟怎樣了！」這一句話，將永遠不會從我的耳朵裏消失去吧！「人生如朝露，」「人生如夢，」實在不是虛語啊！

x

x

x

現在，我打算就記憶之所及，把先生平日的談論之片斷記錄在下面：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着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聽着這十分愉快的漫談，還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聽見我這麼說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來。

「老板，如果想要曉得自由人的標本的話，那祇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老板，今天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呢。」

我曾在商務印書館的西書部預定德文書。昨天來了通知，說是預定的書籍已來，可以帶四塊五角錢去領取。我以為那大概是運費，加上書錢，總要五六十元。剛才我就準備了這筆錢去領取。夥計把預定的書拿出來了，要我付四塊五角錢。我問他這是什麼錢。他說，這就是書錢。於是，我就對他說：沒有那樣的事情，這書無論如何也要四十多塊錢，請你再細查一番。但他還是說：不，四塊五角就夠了。我又對他說：這的確不對，這是四十馬克的書籍，我想中國錢無論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還是請你查查看。但那位夥計先生却說是麻煩透了！你可以不必那麼囉嗦！你如果要，就付四塊五角錢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然是因為必要，才去預定的。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萬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塊五角錢把它拿回來了。商務印書館賺不了錢，乃是當然的事情哩。

跟這相同的事體到處都可以看到。無論在郵政局，在火車上，在論船公司裏，在商店裏，在旅館裏都可以看到。我也曾在各處碰到過好幾回。」

「老板，你也曉得的那位愛羅先珂曾經說得好：『日本人很聽從，遵守上頭的人所說的話語，官吏尤其是這樣，所以，是一個最便於施行政治的國度。中國人却恰好相反，對於人家說的話語，首先就加以懷疑。尤其是官吏所說的話，是頗為靠不住的。所以，中國乃是個最難於施行政治的國度。』」

我也覺得，這是實在的情形。

例如長官對一個警察說：這是一個惡人（對於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個罪人，祇要被警察署叫去審問過一回，似乎就已經決定他是一個罪人；因此，一個給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這一點，也已經可以完全決定他是一個壞人。）那麼，警察的自我意識就完全不會活動。不應該說是：他不會使自我意識活動起來去研究那個人。他祇是

跟長官所說的一般地把這個人決定爲壞人而加以處理。這似乎是在把長官的話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在中國，則完全相反。雖然長官說這是個罪人，是個極壞的人；但人家決不會相信他的說話。雖然因爲是長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當作罪人來處理；但他一定會自我意識活動起來，一定有着別的看法。

他一定會有着自己的見解，譬如：這個人爲什麼是個罪人？爲什麼是個極壞的人？這總不像是一個罪人，也不能把他認作一個壞人之類。

這就是日本易於完成其統一，中國却難於統一的大原因。」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一生下來就把母乳給他吃的嗎？」

我說：

「不，也許因地而異；但據我所知：最先是把叫做『五香』的東西給他吃，然後再讓他吃母乳。」

「啊，原來如此。『五香』是什麼，我可不懂得。但那種習慣却跟我的故鄉（浙江，紹興）的習慣很相像呢。

在紹興，小孩子生下來，在吃奶以前，要先讓他嘗五種東西。第一是醋，第二是鹽，第三是黃連，第四是鈎藤，第五是糖。

是從第一種開始，照次序叫他嘗下去的。醋是酸味，鹽是鹹味，黃連是苦味，鈎藤乃是人生的刺（荆棘）。即是痛苦；最後才給他嘗嘗人生的甜味。

中國人處理小孩子的順序，從這件事情看來，也就很可以瞭解了吧。

把人生的甜味擺到最後，這大概就是跟日本人的處理方法的相異之點吧。」

這是一個普通的習慣和形式；但却含有教訓的意義。

「老板，你以爲胡漢民不到南京來？」

「我不曉得。政治家的動向，對於我是沒有興趣的，所以我還沒有想過哩。」

「那末，×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那我們就不能賭輸贏啦。」

這且不去說他，這樣的時候，中國的大眾是很担心的。因為吸飽了血液的臭蟲，肚子已經膨脹着，再也不會吸得很多了，所以，稍為能够放心。但，新的臭蟲，却還沒有吸血，是個空肚子的傢伙。這空肚子的傢伙一跑出來，那最後的吸血是很厲害的，哈哈……」

這是多麼奇妙的警喻呀！

「老板，在同樣的吸血的傢伙當中，我最討厭蚊蟲。嗡嗡……的噪鬧着，真討厭！」

臭蟲這傢伙就頗為可愛。一聲不響地吮吸着，肚子吃脹了就連動也不能夠動地滾來滾去。這些地方，却很有點滑稽味呢！」

有一天。那是當先生臥病了三個多月的很涼快的時候，先生用很大的聲音叫着「老板，」這種過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是病後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試行出來走一走。」

前幾天從南京來了一個客人。他是特地跑來探問我的。是個從前的學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從南京寄來了一封信。信裏頭說着這樣的話：

「先生的通緝令自從發表以來，已經有十年之久了。因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關係的事情，我是不會幹的；但恐怕做了之後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

我就問先生那末，你是怎樣回覆他的呢？

「我因爲很寂寞，就寫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餘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

我們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講完了這段話時的眉目的躍動。

「老板，你看了報吧？」

報上載着：××五十六歲的誕辰，祝賀的錢竟收到十餘萬之多。我想，恐怕沒有人把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議或是發生懷疑的吧？

我覺得很傷心。原來在中國，慶祝壽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或八十歲……等等；跟這個人一樣地慶祝五十六歲的習慣是沒有的。所以，我想，這個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壽，并且，每一次祝壽，也一定可以收到這麼一筆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誕辰都可以收到十萬塊錢，這真是厲害！

「從前的受賄，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則賄賂似乎大抵都變成公然的了。」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想起先生當時的臉孔之變得非常陰鬱。當我去探問臥病中的先生的時候，先生還對我講過這麼幾句話：

「老板，『海上述林』的校樣還沒有拿來嗎？已經是十月了，他們究竟在幹着什麼事？五月間就約定要打紙版的呀，真是『嗎嗎虎虎』沒有辦法。我已經寫信去了。」

我說：「翻譯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爾基也於最近去了世，編輯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雖然如此，但書却還沒有校完，原來你們是在等候着讀者的死亡的嗎？」但，並沒有回信。」

曾經作過這種嘆息的先生，僅僅看到了上卷，終於還沒有看見下卷的完成就長逝了。這恐怕也是遺憾之一。

吧。可是，下卷已經拿去印刷了，我想，最近總可以完成了吧。

先生真是一個不肯馬虎的人物，跟人家約定了碰頭的時間，一定會準時來到。對方如果遲了半個鐘頭，他就常常會說：馬馬虎虎，真不好辦。

有人曾經把先生秘藏的外國書借去，並且送回來了。可是，多麼暴亂！書頁弄得皺得不成樣子，美麗的插畫也通通弄髒了。

看着先生當時的悲苦的臉孔的我，也覺得十分不安。先生並不是在悲嘆書籍的被弄髒，而是無論何時都在悲嘆着那把書弄髒了的人心的污濁。

每當碰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就時常爲崇高之感所打動。

「老板，你曉得『黃河之水天上來』嗎？治理黃河的方法，並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兩岸的堤防漸漸地加高的。

河床年年爲泥沙堆高，因此兩岸的堤防也漸漸地高了起來。大水一來，高築的堤防在什麼地方一潰決，水就會跟瀑布一般地流下來。

於是，黃河之水就從天上來。

中國實有把這種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從先生嘴裏說出來的許多話語，簡直是千古的金言。不幸由於我的頭腦很壞，並且人又疏懶，沒有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實在可惜！

「老板，道路這東西，並非從開頭就有，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先生曾經這麼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明瞭，他決不妥協。

在政治的，生理的，和反對者的三重壓迫下面，不屈不撓地戰鬥過來的足跡，我覺得，決不能讓雜草將它覆蔽
了的！

讓那足跡變成大道：難道這還不是後來者的責任嗎？

載：作家二卷二號

魯迅先生

日本·內山完造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電車路，着着地向北伸展，成了近年來成爲問題的越界築路。靠近電車的終點，有日本小學啦，福民醫院啦，等等。福民醫院的對面，有一個陳舊的，叫魏盛里的小衙堂。房子祇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邊的兩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進出就用着那原來的兩個石庫門，小天井上全部蓋了玻璃，作爲採光之用；可是裏面依然陰暗，幾乎日中也開着電燈。在那電燈底下，有七八張沙發和椅子圍着一張小桌子，那就是所謂「漫談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誰都可以坐下來，喝喝茶啦什麼的，一邊寬蕩蕩地看看書，談談話。

於——
那時候，聽說從北平受廈門大學之聘，去任文學的教授，而又轉任廣東中山大學文科主任的魯迅先生，憤慨

政府既叫人家向鮑羅廷，加侖等等那一些顧問致最敬禮，非常地禮讚俄羅斯，拚命派遣留學生到那邊去，然而一方面又亂殺那些留過學回國來的青年，的那種暴亂的態度，說着：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而憤然離開中山大學，到上海來了；可是我們夫婦倆，因爲一次也未會見過面，一點兒也不認識先生。

此後不久，就有一個常常和二三個朋友同道着，穿藍長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種非常有特長的脚步，鼻下蓄着濃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嚴的，那怕個子小却有一種浩大之氣的人，映上了我們的眼簾。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個人跑來，挑好了種種書，而後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喝着我女人進過去的茶，一邊點上

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幾本書，用漂亮的日本話說：

「老闆，請你把這些書送到寶樂安路景雲里××號去。」

現在，那屋子的門牌我已經忘掉了；當時，我立刻就問：

「尊姓？」

一問，那位先生就說。

「叫周樹人。」

「啊——你就是魯迅先生麼？久仰大名了，而且也聽說是從廣東到這邊來了，可是因為不認識，失禮了。」

從那時候起，先生和我的關係就開始了。

從此，在執筆得疲乏了，或是看書看倦了的時候，就盪過來。把許夫人介紹給我們，是稍後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們親密起來，幾天之間，我們心裏便已沒有了所謂客人的意識。那時，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錯認做掌櫃的而大笑起來。

可是他隨便什麼時候，總以漂亮的日本話說：

「老闆，他把我當做掌櫃的了。」這麼告訴我們，決不高興什麼的。

有時，一些認識先生面孔的學生什麼的來了，他們不客氣地望着他細聲說「魯迅！魯迅！」於是他就——
「喔，又來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說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許夫人和我們，因為言語上的關係，沒有多多交談，不過和我們之間，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覺，十年的歲月過去了。

其間，先生的身邊常有危險，先生却很坦然。

在國民政府下通緝命等等的時候，也一逕是滿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麼一回事似地來來去去。

我們担心着，「先生，危險哪，暫時躲一躲怎麼樣？」這麼一說，他就——

「不，不要緊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下通緝令啦什麼的了。」

「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麼一回事。」

他真是平平淡淡滿不在乎。

可是因爲夫人担着心，我們也就勸他，曾經強迫地要他避過一時難。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慶齡先生，楊杏佛先生等等組織人權同盟的時候，在日本人之間，好像傳言說那便是共產黨的團體似的；那是完全錯誤的，實在——

是因爲標榜着法權國家的國民政府當局，以太不合法的行爲活葬人命，是爲要矯正這種不合法而組織的團體。要之，所謂人權同盟，是擁護人民生命權的一個團體的名稱。

可是隨着這同盟的活動在表面上的得勢，便顯露了如國民政府的敵國之觀。還不知道是故意呢，是偶然。

正在那個時候，楊杏佛先生在這人權同盟本部的門前被暗殺了。那消息一傳來，

先生便立刻趕上汽車，飛奔到本部去。

後來，許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經到我的店裏來，等待先生的回來。

是平安無事地回來了。把許夫人的心裏和我們的憂慮向他一說，他便說，「管它呢，就是被殺死了，也打什麼緊呢？」他頗不以爲然；但是，實際的情形，似乎危險非常緊迫，因此又強迫地要他避了難。

回憶是無盡的，不過小的事情現在我不說。

已經再也見不到先生了。

我桌邊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淚水的遺物！

魯迅先生已於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五分長眠了！

改造社社長山本先生來了三通電報；最後一通，是叫我寫一篇與先生的交遊記（或者是交友記吧？）的豫約，我打了個回電說「好」就担任了下來。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期間，有一萬人光景從朝到晚作着長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的出殯，雖說是下午兩點鐘，可是從早晨就開始擁塞進來的羣衆，裹繞着遺體，幾乎連出殯的走路都沒有的。

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下做過邀請，也沒有豫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衆，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旗子輓聯，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罷，拿旗子輓聯的也罷，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醫生一個人之外，一輛自備汽車也沒有，僅僅由「治喪委員會」租來九輛汽車（按時間計算租金）。一個僧侶也沒有，一個牧師也沒有，一切都由八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揮着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麼事故也沒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開始放射青輝到禮堂上的下午六時了。

「哦，答應下來的責任，是非盡不可的。」

我這麼想着，便提起鋼筆，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點兒也寫不出來。不知怎的，好像統統忘記了。

終於，一天工夫一行也沒有寫。心想今天算了，從明天寫起吧，便擲下了筆，洗一個澡睡了。

「但願今天，」心裏這麼想着，又拿起筆，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寫不出來。

着急了之後，就想，原來山本先生是叫我寫交遊記（假定不是交友記）的，而所謂交遊記，要寫點什麼才好呢？先說這事情我就一點兒也不明白。因為是叫交遊記，那末一定是應該寫一塊兒遊玩的事情的。譬如說，是應該寫某年某月到某處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這等等的回憶的吧。一個人剛這麼想定，無奈真是不巧得

很，那樣的風流之遊或旅行，我和魯迅先生幾乎從未有過。而第一，資格先就不夠，但是既經答應了下來，如今再去回絕，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罵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寫的東西寫出來。請各位容忍我吧。

我這個傢伙，實在生來就是個不風流的人，天明也吧，天黑也吧，總歸在堆積着的書架當中，守着那張長五尺寬三尺的桌子，左邊電話聽筒，右邊鋼筆，是一副這麼的腔調，過着三百六十五天的，先生說：

「老板（把版字當老闆寫的，祇有先生一個人。）

「老板，怎麼樣？你這樣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養休養，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他這麼笑着，我也就……

「好，好，那末，我到這邊來喝一杯吧。」

說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轉了過來，冲着茶加入漫談的夥伴。我問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裏？」

先生就說：

「老板，昨天到大馬路Cathy Hotel去看一個英國人。」

「可是，據說房間在七層樓，我就馬上去搭電梯，那曉得司機的裝着不理會的臉孔，我以為也許有誰要來吧，就這麼等着。可是誰也沒有來，於是我就催促他說『到七層樓』，一催，那司機的傢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氣從頭頂到脚尖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於是乎說『走出去！』」

「終於被趕出了電梯。」

「那才怪呢！後來先生怎麼呢？」

「沒有辦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層樓；於是乎碰見了目的的人，談了兩小時光景的話，回來的時候，那英國人送我到電梯上。恰巧，停下來的那一部電梯。」

「英國人非常殷勤，所以這次沒有趕出我，不是的，那個司機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聽了這些話我就想道：頭髮翹聳地養到一寸多，簡直像百日鬘^①的形狀。臉上蓬蓬的蓄着鬍子，隨隨便便地穿着粗樸的藍布長衫，穿着廉價的橡皮底的中國跑鞋，祇有一雙眼睛放射着異樣的光彩。以這樣子的神氣跳進上海屈指的豪華旅館的電梯，因而司機的沒辦法起來，也不是講不過去的事。雖說是他趕出他，可是馬上說錯在他身上而加以責備，又奈何呢？毋寧說那窘住了的司機，倒未免覺得有點可憐，想寄他一點微微的同情起來了。

「老板，泰山來了，去看看罷。聽說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沒有機會到非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點電影之類嗎？」

「老板，你曉不曉得這個，這個，是廣東產的，叫『黃皮』，祇有指頭這麼大，却確是橘子的一類。不過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種特別的香味。」

他說着這一類的話，常常拿珍奇的東西來給我們。心裏正在想「是這樣的嗎？」他却又說：

「老板，對本國人扯的謊，是罪惡，不過從外國受到強大壓迫的時候，對那壓迫者扯的謊，却決不是不道德的。」

我的神經常常被這種意義深刻而內容非常明瞭的話切切地刺激着。

(一) 鬘，是假髮的意思，百日鬘者，是戲子戴在頭上扮演乞丐或囚徒之類的一種假髮。——譯者

「現在中國的文化運動裏面，有一個大的藝術運動，那就是黑與白的木刻。」

先生老早就注意到這木刻，他遠遠地從英，俄，德，法，日各國收集了許多木刻。那數目實在總達到好幾百件的吧。我曾經向先生拜借來開過三四次展覽會，每一次都有四五百參觀者。

彷彿是一九三一年（？）吧。當夏季炎熱的時候，上海第一次的，不，怕是全中國第一次的木刻速修講習會，仗先生一個人的力量開成了。那時因了某種情形，連那僅是極短期間的一星期，也是突然的，所以什麼準備也沒有，譬如刀也祇把鋼筆頭的屁股磨一磨，裝上鋼筆桿，就這麼在現成的木版上刻着。

從召集學生以至每日的口譯，統統是先生一個人幹的。聽講的祇有十三個人。那小小的發生是可驚的，它是今日風靡全中國的木刻藝術。

先生一方面移植西洋派的木刻，另一方面又承認中國特有的古代木刻藝術中優良作品的存在，並且痛心的着它的日趨滅亡；於是與鄭振鐸氏相商，要想保存它；其排除萬難而作成的，便是那北平箋譜。北平箋譜有六卷，是合計有四百種詩箋的蒐集；僅印了二百部。英，法，俄，日各國的圖書館，各寄贈了一部去；德國和意大利，他說：「法西斯蒂的國裏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給，」終於沒有送。

北平箋譜之後，又計劃翻印十竹齋箋譜，那也是和鄭振鐸氏協力着手的。第一卷已粗裝出版；因了鄭氏的離開北平，第二卷也就見不着了。

先生終於未見完成而故世了。我希望鄭氏繼續先生的意志，盡力務使它完成。

我一寫漫談，他便說：

「老版，你的漫談太偏於寫中國的優點了，那是不行的。那麼樣，不但會滋長中國人的自負的根性，還要使革命後退，所以是不行的。老版哪，我反對。」

責備我的先生，屢次，不老是毫不顧忌地暴露中國的現實；因此，其遭到一部分人的反感，也決不是少見的事。然而，先生的現實暴露，並不是爲了寫文章；他當然不是以暴露現實爲快的輕薄者，也不是爲暴露而暴露的人。

在先生的現實暴露中，流貫着脈脈無盡的熱血。

「恰如父母對孩子的痛斥，是與熱淚俱下的鞭子。」

唯有先生的暴露，才真是從偉大的愛出發出來的奔流。是給中國民族的警世名言。

不但看了下鞭子的文章，還當面看到鞭淚同下的先生的這個我，這一點是非常明白的，我明白先生的感情，祇是因爲怕會減弱他的鞭子的力量而守着緘默吧了。

我講到中國民族富於悠久性的一點，祇要稍微說了一點樂觀的話，先生馬上便要說：

「老版，我反對，是非常悲觀的。」立刻在我頭腦上壓上一個烙印。

「中國的將來，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鬥爭。」

他對我這麼說，那實在是撕裂肺腑的沉痛之言。無際限的蒙古沙漠，一陣凶似一陣地擁到那清澄之極的眼中來。面着那沙漠衣而無衣，食而無食的一國的民族，每個人的枯枝似的手臂上，都稜稜地梗起了粗大的血管，握着最後的武器的一雙空拳，在仇恨那凜然掃壓過來的滾滾沙塵。悽慘的饑餓大眾，歷歷猶在他目前。這是我所痛憾的。

「老版，此番我睡了三個月，細細想過了。」

「中國四萬萬的民衆，害着一種毛病。病源就是那個馬。馬。虎。虎。」

「就是那隨它怎麼都行。的不認真的態度。」

「然而，弄到現在這樣的不認真，其中當然是有該同情和該憤慨的距離的。」

「不過，要肯定現在的不認真的生活態度，却是不可能的。」

「於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萬人民。」

「日本人的長處，是不拘何事，對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拚命」來幹的那一種認真的態度。」

「雖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傾向有點相反，然而縱令現在有這樣相反的傾向也吧，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實，却是不能否定的。」

「那認真是應該承認的。我把兩國的人民比較了一下。中國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祇有那認真却斷乎排斥不得。無論有什麼事，那一點是非學習不可的。」

「然而，目前似乎還不是說的時機；不過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非說不可的。」

「我說，等我的病好起來，大概那時機也該到了吧。」

「這一點我一定要說的。」

嗚呼，先生雖身與重病相抗，尙診療着極東兩大民族的病源。

至此我沒有話可說了。

果然，魯迅先生實在是給五萬萬極東兩大民族啓示其行路的一大預言者。

附記：本稿特應與魯迅先生關於深切之上海的「譯文」及日本的「改造」之約而執筆者。

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

須藤五百三

我覺得魯迅先生生來就不是健康的體質，即以先生日常的談話看來，先生自少年時代，身體便不見得壯健。先生自七八歲起即患齲齒，一直到二十四五歲，都在就心脫牙和臨時應急，差幸這樣的過去了，及至二十六歲時，終於有全部鑲牙的必要了。故先生自少年時代起便不能像其他的兒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東西。

因為牙齒不好，常常減削了胃腸的活動力，而發生胃腸加答兒，消化不良等病。所以四十歲左右便患胃擴張症，腸弛緩症和長年食慾不振，便秘等，胃腸時常作痛，每隔三天即須服緩下劑和施行灌腸，努力於通便。

胃腸病最易罹營養不良，而於生成孱弱的體質尤易召患，結局釀成結核性的體質。先生自身於四十四五歲時已有結核，尤其是肺結核的豫感了。

然而，當患胸膜炎，用針抽取右胸膜的滲出液時，就就心能否痊癒。當看見右胸膜有滲出液時，先生便說醫生曾對他說過左側也曾患過胸膜炎的，因為不久便好了，所以自己便不耽心了。我便對他說，凡胸膜炎總容易釀成肺結核的素因和誘因，兩側患過胸膜炎的人大概是會害結核的，然而先生毫不露出早已意想到在什麼時候置自己於死地的必是結核菌的表情。

先生平生很注意於保健，尤其厭惡寒氣和煤烟。自本年五月間起，前面的人家常不客氣地放出黑烟來，真氣煞他了。

他常說道：「頂討厭的是說謊的人和煤烟，頂喜歡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在先生的小說中很多對於月夜和月亮之主觀的記述，也許是一種性質罷。我曾說過恰似日本過去的作家嵯峨，個家之對於月亮之主觀的地一

在先生逝世之前的一天，和先生談話中說到先生的身體，若由醫生來評論，是筋骨薄弱，並應列舉痔核，牙齒全缺，胃擴張，腸弛緩症，胸膜炎，喘息，肺結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沒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證明自己是純潔的，再者自己雖是老視眼，只要不是中國多數的沙眼就是特別的地方。」

這樣我就覺得先生肉體方面，頗有缺損和不全，體力減退，肌肉薄弱。要是普通人的話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活潑地繼續工作的。不過，先生平日是晚上早睡，每在夜間一二點鐘起來工作，讀書。他底辛烈的透明冷徹的腦力之能充分發揮，是這結核性體質的特徵，又是普通結核性體質所俱備的。恰與日本明治時代的文學家子規，紅葉，櫻牛等相同。我覺得他在玲瓏皎潔中發出辛辣的警句，大有故小村侯的句癖。又和這些人的體格相等，而軀幹的瘦削及肌肉薄弱的狀態也和這些人一樣。先生不是以肉質來經營生命，也不是以筋力來工作，他是單憑着精神來生存來工作的。

然而他對於事物雖有過敏性和有敏捷的判斷力，可是在治療上，辛辣的藥味一點也不忌避，又如對於注射和痔核疼痛等，不獨能忍耐，就是在治療期間——八個月裏面，不論何種治療，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嫌厭或異議的話。

今年三月他的體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所以常常述說關於飲食的意見，和談論香烟的害處及不適之點，但他說惟有吸烟一事要減也減不了。香烟和自己無論如何是離不了的。到後來，結果減至每天吸十五枝。

要是我知道他死得這麼快的話，我真不該強要他限制他所最喜歡的香烟的。現在他死了，想起來我還覺得很抱歉！我曾寫過一篇眺望着紫烟在報紙上發表過，但是沒有精密地描寫那結核和吸香烟的事情。現在反而感覺着慚愧。

先生在世時曾這樣說：受着胃擴張和腸弛緩症的妨礙，每日的食量不但不及常人一半，就是飲食的味道也嘗不出來的。先生在日常食物方面，好像沒有什麼趣味和嗜好似的。不但心腸淡潔正直，且食用方面也很淡泊，沒有什麼慾望和嗜好。

先生不只能記憶許多中俄德等國的文學家，且能記憶着關於有名的科學家之年代和事業，這一點很值得我們佩服和敬仰。

在平日雜談中偶然談及中日問題及文學批評之類的時候，那談話就好像是先生的得意的小說的主體似的，表面上是主觀地議論着，可是在反面方面，很可看出他一定是着眼於客觀的冷靜透徹的批評的。這些都是可以用來肯定結核性體質之腦的透徹過敏的材料。

一天給他拍了胸部X光線照片後，說明了他那病竈部。我告訴他右胸的病變部很多時，他便說左邊損害不多，還很可以做點事情，並不以為意。他的意志之這樣的堅強，使我吃了一驚。

然而，因為他底兒子海嬰是腺病性的體質，患着喘息病，是很担心的。遇到海嬰發熱或下痢的時候，先生常常親自給他檢查體溫，敷解熱藥和吩咐他注意飲食等事。爲了兒子他可以說是竭盡了他爲親者的慈愛的心力了。我們爲朋友的，是在虔心地禱祝着海嬰康健地長大的。先生關於海嬰的體質與教育，好像無時無刻不在腦裏思量着似的。我們在雜談中常聽到他有這樣的話，說：「海嬰生來就是孱弱和體質不好，很有點不妥。要是他的頭腦屬於中等以上的話，我倒很想教他在學問上得點成果，不然的話，我覺得教他從職業方面找出路比較適當。要是體格又弱，頭腦又不聰明的話，就打算教他充一員適當的職工。」

先生的死，爲什麼這樣快地就到來了呢？說起來，是從十月十八日午前三點鐘起，舊病支氣管性喘息發作，因爲呼吸困難，肺臟組織的抵抗減少部，由於呼吸困難促進，因爲胸內壓亢進，容易引起肺組織的脆弱部自開或穿

孔，增加胸腔內氣壓，壓迫心臟，引起心臟性喘息，愈加增呼吸困難，血行異常及障礙。因此在比較的短時間內，症狀遽增，而惹起心臟痲痺，終於成爲不歸之客了。

有一天我半談半笑的對先生說：「日本古時武士的習慣，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遺囑。因爲他們過的那種生活，究在什麼時候遭人殺死，是很難預測的。像先生這樣或者爲了主張和主義，會受敵害的危險的身份，對於日本武士的那種習慣，我覺得是頗必要的。」當時他回答說：「在我方面來說，到那時，我平生言論和主張，已很够留在我死後了，那一套事恐沒有必要吧。」這話我現在尙記憶着。但是，他在十月前就預感到自己快要離開人間了，到這時候他就不去顧他平日的主張，發表他那遺囑的條文，這事在我想來實在覺得太奇妙了。

附錄

魯迅先生病狀經過

本年三月二日，魯迅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診，當時驗得病者體格中等，營養稍差，食慾不振，近一年半來，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總須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喘息發作之日症狀及醫治經過如下：

循左肩胛上部，右鎖骨上下窩及第三、四肋間部，胸骨緣深處，有似水泡之聲響。時作咳嗽，喀痰粘稠，質量或多或少，發熱最高在三十七度六分左右，毫無自覺，洩瀉無甚異常。右胸背面第七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細微，診察上肩胛骨下邊以下，詢問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稱並不知道。

胃擴張至胸部之上，不時充滿動搖之水聲，並無飢餓之感，時常失眠。

三月十九日。發熱較高，係「消耗性熱型」，病者聲稱右胸下部較痛，於是作突刺試驗，得微黃色透明

液，檢查喀痰有結核菌陰性，彈力纖維甚多。

三月廿五日。咳嗽，喀痰甚多。

三月廿八日。第一次行穿刺術採取胸液，約得三〇〇公分。

三月廿九日。咳嗽頻發，而喀痰甚少，熱度仍爲「消耗性」，漸次升降，而於三十七度六分乃至三十六

度四分左右爲多，一時進以滋養食物後，保守安靜，經過良好，遂停止用藥。

六月一日。咳嗽，特別在晚間爲甚，有胸內苦悶，食慾不振之兆。承招往診，察得右胸鎖骨上下窩及第二

三四肋骨部深處，有繁密之大小水泡聲音，睡眠不穩。

六月九日。熱度平溫，食慾振奮，睡眠良好，元氣充足。

六月十五日。從右胸抽取胸水（第二回），採得帶黃半透明液體一〇〇公分。

六月十九日。頭部沉重而痛，易感疲勞，有輕度寒熱，翌日平溫。

六月廿三日。第三次抽取胸水，全量百公分，較前十五日所探得者色稍黃而濃。喀痰多結核菌陽性膿

球。

六月廿四日。病者聲稱尿量減少，然尿中並無異常現象。

六月廿八日。因勞動過度，晝夜發熱，未能安眠。

七月五日。診察右胸，覺下底部份呼吸聲音增加，尿量亦稍增。

七月九日。熱度平溫，然有漸次上升之兆，食慾不振，睡眠不足。

七月十六日。體熱再高，昇降於三十七度及至三十八度之間，食慾依然不振，右鎖骨上下窩有微小之

水泡聲音，頭部沉重。

七月十八日。體重三七·八公斤，筋肉毫無肥胖狀。

八月七日。右胸下方感到重壓，診察後，有增加抵抗之兆。第四次抽取之胸水，呈濃黃色，半透明，二百公分。

八月十四日。在痰中開始發現少許咯血。

八月十八日。右胸鎖骨下方之水泡聲音減少，尤以較深部份未能聽到。

八月十九日。從本日起到八月末，體溫完全相同，並無異常現象。

九月二日。因過勞，稍有寒熱，食慾大振，達平生最高量，精神良好，活氣增加，常往觀電影，並作輕鬆之散步。

八月二十三日。僅覺發熱。

十月一日。體重增至三九·七公斤。

十月八日。食慾又不振，喀痰咳嗽等如常。

十月十五日。體重三九·五公斤。

十月八日。自是日至十月十六日，甚至良好，怠於服藥，散步後甚覺快適。

十月十八日。午前三時喘息又突然發作，午前六時半往診，當時即以跪坐呼吸營求，病者顏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纖弱，尤以吸氣爲短微，體溫三十五·七度，脈細一百二十左右而軟弱，且時常停滯。腹部扁平，近兩肺處診聽有喘鳴，加以應急處置之後始稍轉輕，其不穩狀態亦似稍緩。午后二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間，脈纖弱。一一〇至一一四。體溫下降，爲三十五度左右。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乳百公分。右肺喘鳴盡去，左肺亦然，診察左胸下半部覺有高而緊張。

之鼓音，肋間亦覺陷落少許，心臟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爲心臟下方右傾，肺動脈搏二音如稍亢進，諒已引起所謂「氣胸」(Pneumothorax)。由於此病狀，以致雖儘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時起，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臟痲痺而長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上海密勒路一〇八號 主治醫生須藤。

(追加疾病名稱：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胸濕性肋膜炎，支氣管性喘息，心臟性喘息及氣胸。)

載：作家

日本文壇對魯迅的哀悼

室伏高信
山本實彥

佐藤春夫
新居格

魯迅的印象

室伏高信作
陳琳譯

我和魯迅會面是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去年帶了『讀賣新聞』的使命，再到中國去漫遊的時候，也想要訪他，但因為他病，所以沒有面談的機會。

與魯迅會面是在內山書店主人爲我開歡迎會的席上。當席有兩三位日本新聞記者，還有鄭伯奇君等幾位相當知名的中國勤勞文學作家。

去年的夏天，又在內山書店見到鄭伯奇，關於中國現狀的意見和他爭論了好一會。以國民黨作爲今日中國發展階段唯一黨代表的我與同情於共產黨的鄭君，兩人的意見，當然是不一致的。

我當面駁議鄭君小兒病的認識，現在想起來也覺得過於喋舌了。鄭君當時非常興奮，臉色完全變成蒼白，渾身不住地抖動，終於憤然絕席而去。我對於這特地訪問的作家實在是抱歉得很！

與魯迅會見時，說的是什麼，到現在已忘記了。大概不過是雜談吧！據實說，我對於普羅作家們並沒有怎樣注意的，但魯迅先生的風貌，到現在卻仍是清晰地存在我腦海中。僅一度會面而給與這樣難忘的印象的人，在我不大多的。在羅曼羅蘭，卡賓脫（Carpentier），威爾斯，這些少數難忘的印象中，我又想見魯迅先生的姿貌了。

他穿着一件素樸的中國服，稀疏的鬍子，優美地增彩了這極親霽的臉容。是屬於典型的中國智識者的風貌。眼前的日本已變成這樣了，但在中國，普羅文學却極盛。魯迅的名字就是在這種流行中顯赫的。他在左翼

作家中，佔着最高位置。他不是普羅文學時代出世的作家，但在這時代他是最輝耀的，由他的見識和經歷，自然地會被給與指導者的地位。

也不乏人把魯迅稱爲中國的高爾基，這種比擬對他怕是很恰切吧？

魯迅的作品，我不過讀了兩三篇，而且到現在又記憶不大清楚了，對於這位作家，我實在沒有評論的資格。我在這兒所想略加說明的，是當我讀他的作品時，感訴我的並不是作爲普羅作家的他底意識形態。但縱使他不是普羅作家，然對他在文壇上，或在更廣泛的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和名譽仍是煥赫的。他持着這種意識形態爲它所拘囚，和向它傾注了全副熱情；但我總覺得像他這樣的人物，是巍峨地超越在它的上面呢！正如高爾基不單是蘇聯的作家，而是巍然地超越了它，在高聳着；有些彷彿。

魯迅先生受着今日中國青年和文化人所崇拜，是因爲他理解左翼理論，在向它寄同情之故，這是不消說的。假使他對這理論不理解和同情，他會蒙了反動之名，而受着排擊，也未可知。但因此之故，就單稱呼他做左翼作家或偉大的左翼作家，這稱呼能把他的人物和事蹟盡善地評定嗎？怕還有疑問吧？

他的思想是否滲雜有虛無主義，這還有需討論的餘地呢！但他的思想確是近代的，而且是朝向近代努力的。在日本的某雜誌（大約是『改造』吧）所介紹的他底孔子批判，就明顯地表現出這種特點。也和一切的近代人相同，是偶像的破壞者，傳統的輕蔑者。他的思想和態度就是把他和中國青年羣連結在一起的魅力。但是在他的風貌中，在他的作品的魂中，也似沒可置疑的，有老莊的虛無主義，宿命地滲染着呢！離開五千年中國舊文化的傳統，而要把他的人物和作品想像是不可能的！

我聽到魯迅的噩耗，我非常惋惜，我希望他享有和老子與孔子一樣的高齡。如果他享有七十歲或八十歲的年壽，他一定會把孔子和老子再加評價。我確信那時，代替喜劇的諷刺，他自然地會和這類入作一種精魂的交遊、

了。

反之，我極惋惜在中國革命的中道，與民族興亡的危機中，乃不能目睹其結局而溘然逝世。

（譯十月二十與二十一日讀實新聞）

魯迅的死

山本實彥作
陳琳譯

超然存在權力上面的他，終於溘然逝世了。如今想起他那高逸的風格，真不解彼蒼為何要把這有意義的存在攫奪而去呢！

他的存在比起高爾基的存在是更清潔的。他不發不能求到的諷刺，這又和蕭伯納的存在稍異了。生於沒有恩惠的國家，終於沒有恩惠的生活，而平然貫徹其所信，他實在是够尊敬啊！他不像法蘭西作家們般活潑明朗，他是厚重和深遠的。他斷定在孔子的思想精神支配中國之下，國民是不能飛躍的。當國共還未分裂的時候，領袖們是信奉唯物史觀革命的，但到現在已全改變，孔子幾乎變成唯一守護的聖神了。但他卻冷靜地批評道：孔子只是權力者的聖人，支配者統治被支配者恰好的哲學，與被巧妙地組織成的東西而已。他又說中國民衆把孔子認做聖人並不是多數的。民衆與孔子並不親近。他所喜的對象是存於所謂愚民真實的感情中的真實底姿貌和真理。於是在哲學的下面，產生了他的小說和散文，『阿Q正傳』及其他的作品，皆可作為證明。

他不參加實踐運動，但他是生存於一貫的主張和情誼的。他在臨死之前，還為友人瞿秋白作評傳，表示與瞿有極深刻的友誼。我在本年二月到上海時，他為我詳細描述其最後的壯烈。聽說在一月前此文已寫成了。他說近來已沒有寫小說的興味，現努力在翻譯高爾基的作品和介紹版畫。聽他對版畫感到興趣，我對他漸漸踏入東洋趣味的前途，特別抱着極大的期待。

本年二月間，我到南京和當地記者幹部會見的時候，大家協議當這兩國政府正在策求互相提攜之際，我們也來實行藝術上的互相提攜吧！第一彼此先從交換創作做起，南京諸位已願負責介紹當選的作品。我回到上海又將此種辦法告訴魯迅和U。他說：『我不想當做商品出賣呢！』我說：『那末就請你介紹一些當選的作品吧！』他露着幾乎看不出的微笑說：『有幾位新進作家的作品是可以達到在貴誌『改造』上發表的水準的，但往後有稍低的東西也請將就刊載吧！中國的作家是可憐的，稿費的收入都是極少啊！』於是我們在這遭的談話中，就約定實行兩國藝術的提攜了。他說青年創作家的環境是很不安的，所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又說他們每月只要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一面從事××工作，而又不肯憂心麵包，就寫得出東西了。他雖清窮，但不願和當道往來，就是日本的公人也不樂多所交遊。他說和權力提攜，或由權力的庇護而產生的藝術，是沒有生命的。又說被舊道德所支配的思想，是產生不出永遠的藝術的。他的作品類為易讀，但是那種尖刻的風格，在他的散文也一樣的。他一貫努力的核心，就是使中國民族從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他和蔡元培先生是極親密的，當我往南京的時候，他為我寫了一封鄭重的介紹信。蔡先生對他也是十分尊敬。蔡先生對於北大的舊同事，都是十分厚情的。

魯迅所著的書，並不十分多，也沒有長篇小說，他能獲得和羅曼羅蘭、高爾基、威爾斯匹敵的盛名，是因為當讀他每篇作品時，都覺得它不是製造的而是現實的真貌。他的學問的幅圓極廣博。關於政治的見識，他持有比世界一般文豪優越的特點。他的生活是簡素的。特別是對於有閒階級的厭惡，由此之故，便被一方面的人認做偏狹了。他和我說：『日本真奇怪，布爾喬亞文士和勤勞作家會集一堂談論，這在中國是斷不可用的。』他意思是在冷罵這種調和為不澈底和無意義的。

他也有意要來日本。我三次勸他今年來東京一遊。他說要約定怕是不可能的。他是因為身體病弱之故，失了

旅行的自信嗎？這又不是。他怕的是到日本受着歡迎，種下了大因緣，這對他自已真正的路線會蒙上一些暗雲吧？個人中明白他立場的人也有吧？然而，他因為這說要來者的思想立場不同，終於使他的旅程躊躇了。他也曾經受過蘇聯幾次招請，但因為不願意染上過厚的政治色彩的緣故吧？也終沒有去莫斯科。他對於現在民族的政治動向，尤為厭惡。

他不贊成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向，但他時常都想對於人生有所貢獻。他曾諷刺道：『因為日本最近漢醫復興的福蔭，中國的醫術和文化都向後轉了。』他由浙江省派來日本留學，是在二十二歲的時候，直至二十九歲，都是住在東京和仙台，除了學醫之外，即專心從事於外國文學的翻譯。那時他又極喜研究日本的維新。關於大西鄉的事，無論巨細，都持着興味去探討。他聽見東京人罵他做『Chincoro』，他十分憤恨；又在電影中看到侮辱中國人的情景，就決定停止研究醫學，而轉入文筆生活了。但後來對於侮辱的憤恨也漸消失了。我問他在日本是那椿事有興趣？他說『花夜到江戶川畔去遊玩有意思啊！』說時沉入冥想的境界中了。

他已溘然長逝了，但在北平依靠他的供給得以安居的母親，和在上海同住的夫人與孩子，今後將要怎樣過活呢？我對這是頗加關心的。

(譯十月二十一與十三日日新聞)

(1) Chincoro 是當中日戰爭時，東京人罵中國的土語。因 Chincoro 與 China 的發音相近之故。

月光與少年

佐藤春夫作
韋特季譯

——魯迅的藝術——

我同魯迅一面之識也沒有。偶爾與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現的偉大的東洋的文學者生於同一時代而終又

永久失去了相會之期，這不能說不是一件恨事，永生的恨事。不過對於魯迅的藝術能有了幾分的親灸，也算是幸中幸事了。

假若你讀魯迅作品時稍加注意，使你奇怪的是『阿Q正傳』、『故鄉』、『孤獨者』等比較長的文章不消說，就是在像『村戲』等的小品中，在什麼地方也一定表現着月光的描寫與少年的生活。我想月光是東洋文學在世界上傳統的光，少年是魯迅本國裏的將來的惟一希望。我永遠忘不掉從魯迅文中讀到的雖然中華民國的全部幾乎使自己絕望，然而這絕望並不能算是真的絕望，中國還有無數的孩子們的這種意味。假若說月光是魯迅的傳統的愛，那末少年便是對於將來的希望與愛。這樣看來，就可理解了魯迅諸作中的月光與少年。

魯迅是最能理解本國的過去的文學者，就拿『中國小說史略』（本書已由增田涉譯成日文，譯者註）一書看來，他對於過去的智識與理解是很明白的，而且魯迅不僅在他的頭腦裏據有智識與理解，同時在他的作品中更有肉有血。從他的寫法上看來，『阿Q正傳』總是中國風的作品，就是這一點使那個作品得到了成功，所以能魅住了本國的大眾，能使國外的識者認為驚異的產物的，這祕密就在這一點上。而且我更相信，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近代歐洲文學理解上決不落於人後的他，在另一方面，雖然總是中國風，然而在歐洲人看來却使他們的作品更易於理解，使人們了解，使人們驚嘆中國民族性的深奧的緣故。

他的虛無感決不是來自近代歐洲，而是本國自老莊以來傳下的。他所以決不陷於神經質的憂愁而據有快活的笑的，也就是起因於此。快活的虛無感便成爲『阿Q正傳』的基調的文趣。因此，他的絕望不是屬於人而是屬於天。這也就是所以甚至在現今的中國還能發見希望，還能在小孩子們當中找出希望的緣因。

據有他以上的西洋的教養的東洋人總不在少數吧；但是身據這些教養而又能自始至終爲一個純粹的東洋人的又有幾個呢！在這一點上使我想起他倒頗像日本的幸田露伴。

看到他的文學史上的事業，我想起日本的長谷川二葉亭與森鷗外，而且我也曾將他們對比過。現在我又必須再加上一位幸田露伴。若說這三個人的合體便是魯迅，也許多少可以畫出魯迅的事業與其爲人來。

現代中國縱然失去魯迅，還有茅盾這樣的大才。然而像魯迅這樣偉大的中國人能否再出，却是疑問。

幾年來就想請魯迅到日本來，以追求東洋人的精神。爲着一般的日本人起見，想以實例來顯示偉大的人物。即在現今也不一定全出自西洋的這種自覺。然而這個希望終歸於泡影了。現在我要來譯他的隨筆體的自敘傳『朝華夕拾』以補萬一。

十月十九日魯迅計之夜（譯十月二十一日中外商業）

高爾基的存在

新居格著
子修譯

在這朝來秋雨淅淅使人憂鬱的星期一午後，我忽然得到我所尊敬的魯迅的計報，更使人發生悲愁之感。在山崎精純氏所著的「抗日中國觀」的文章中，他說魯迅曾見過。由他的記事中，知道魯迅的宿疾肺結核很重，最近常臥病床中，所以有點忧心。現在聽說他死了，不能不令人爲之一驚。

在我房間——就是現在正寫這篇文章的房間——的中堂上，掛有一幅魯迅寫給我的七絕詩，是這樣的：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吟聲動地哀。

心耳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我很愛讀這首詩。一半也是因爲我別的沒有字畫，魯迅這首詩，一年到頭都在我房間的壁上掛着的。我會見他是前年五月，在上海的旅次，與他面談了幾次。當時他因爲知道我家有一個女孩在學畫，所以他贈

送了我一本蒐集蘇俄藝術家的木刻而加以說明出版的『引玉集』。這本書在她的書架上排着的，我爲追念魯迅又取出來看。

魯迅今年應該是五十六歲，所以還可以說是年輕。他的兄弟都是知名之士，他的二弟作人是北平大學教授，三弟周建人是評論家。但是以魯迅這筆名通行的周樹人，當然是最大的存在。魯迅在中國文學界，完全與蘇俄的高爾基的存在一樣。現在把他喪失了，猶如蘇俄喪失了高爾基一樣的打擊。他在中國，有如聳立於羣峯中的高山之感，所以他的名聲，不僅是中國的存在，而是國際的存在。

我從他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優秀的文學者，就是由人物來說，也覺得他有罕見的卓越性。所以就是與他談話，他也常常是立比較文學更爲廣大的視野與見解中談話。因之，與其說他是文學者，無寧說他是更大的思想家，他的立論，頗有銳雋的地方。他相當受過苦，這在他風貌上卽有充分的表現。他弟弟作人是溫容如玉的典雅，而魯迅的臉上，則深而且強的刻有叛骨與不屈的精神。這又是他的思想苦鬪的表現，是我很喜歡的面貌。若問魯迅爲什麼占中國文壇的最高地位？實因他有這種價值，就是他有思想，不僅是文人。一方他精通世界文學，他方又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造詣也深。文學者而兼思想家，同時又有透視政治情勢的見識。立在這些綜合上的魯迅，實有非其他的作家文學者所能企及的。這就是魯迅的強處，所以別的作家也十分敬畏他。在這種意義上，不問他意識與否，確是演的中國文學界的指導腳色。現在竟將這樣一個他喪失了，真是莫大的損失啊。

魯迅的文學閱歷，不必我在這裏多寫，他在日本是相當出名的。本來我既不是中國文學研究家，又讀不懂他的原著，所以正確的魯迅研究，只有讓與中國文學研究家們去做。這種魯迅研究確有必要。我很想有人出來幹。

我寫這篇稿子的材料，是由讀他作品的翻譯本並與他本人談過幾次話得來的。魯迅所說的日本話，是日本人的日本話，他那自然的調子，很覺可觀，所以我反覺得我不能讀彼此能這樣談話的人的原文作品，頗爲可怪。

聽說『阿Q正傳』已譯成幾國文字了。日本譯本據我所知道的有兩種。一種是由四六書院作爲國際普羅文學選集中之一冊而出版的林守仁所譯的，另一種是作爲『岩波文庫』中之一冊而收錄在『魯迅選集』中的，譯者爲佐藤春夫、增田涉等。我對『阿Q正傳』完全爲之心折。在日本普羅文學極盛時代，也有人批評像『阿Q正傳』是無聊的。但是我在當時在現在，對於『阿Q正傳』的評價，却一點沒有變動，仍然認爲是偉大的作品。至於說這作品是如何偉大？因爲在這作品中，不特感到中國獨特的社會情味，並且藉一個愚昧的農民阿Q，到處愉快的表現他的人生觀。因爲除了認爲『阿Q正傳』是傑作而外，並且在讀後覺得即可明白的認識魯迅之偉大。現在『阿Q正傳』在現代中國文學上已占一種古典的地位。因爲這個作品，不特在中國文學史上，並且認爲是世界名著，而被登記了。『阿Q正傳』不僅是普羅文學，而是更深廣透徹人性根底的文學。

魯迅的存在，在現代中國確是清白高貴之精神的存在。這樣一個人現在死了，我們實不禁沈痛悲愁之感！

(譯十月二十日東京報知新聞)

日本悲悼魯迅的文章

思慕

東京通訊

在魯迅逝世那一天，東京和大阪的晚報便都當這個噩耗是一個重要的新聞來登載，第二天好幾家報紙都有哀悼魯迅的文章。筆者雖還沒有福參上日本當代文壇巨子之門，親聆他們對於魯迅的早逝的感想，但是，就筆者所知從魯迅死後到現在，哀悼魯迅的文章有魯迅小說譯者佐藤春夫兩篇（廿一日中外商業及東京朝日）日本評論社室伏高信一篇（廿一日讀賣）改造社山本實彥兩篇（廿一日東京日日及大阪朝日）評論家新居格一篇（廿一日報知新聞）小說家及魯迅隨筆譯者小田嶽夫兩篇（廿一日時事新報及都新聞）此外還聽見一個朋友說，法政大學的文化史講師林達夫曾在堂上化了兩個鐘頭作悲悼魯迅的演講，說魯迅的死訊對於他的激動比高爾基還深刻。這樣說來，日本文壇對於「中國的高爾基」之死的確不算冷落了。

或者魯迅生前的敵人——他至死也不肯寬恕的敵人——也會拿此來證明魯迅是「漢奸」吧？假如他們真要放這樣的暗箭，我未嘗不可以再供給他們一些做箭頭一類的材料。因為，至少也有一部分報紙或記者，拿這位「支那文豪」來暗示「日支親善」呢。

比方在大阪每日新聞的記事中大題目「支那文豪魯迅氏逝世」的旁邊便添上一個小題目「只有日本人在旁看視」。蓋棺論定，魯迅還不是至死洗不了「親日家」的名號嗎？

何況，佐藤春夫也提起魯迅是「很利害的親日家，日本朋友太多了，故在中國像是犯了日本奸細的嫌疑。」

山本實彥氏也隱約其詞說：「魯迅站在公人的地位上的交涉雖極力避免，但以私人方面論可以說是對日本抱好感的。」這不又是一個「親日」的憑據？

不過，我舉出這些證據來恐怕也無用了，因為我敢斷定，從前損過魯迅的牙眼的人，現在也轉而奮筆寫着哀悼魯迅的文章，而且表示特別痛惜，來顯見他們的寬大為懷，不念舊惡了。這恐怕正是魯迅所以到死也不寬恕他們的原因吧。（話頭似乎扯遠了一點，讓我書歸正傳。）

當然，以對於魯迅的認識而論，日本文學者，評論家中也有不免于隔膚搔癢者。縱然他們中還沒有人識得把魯迅的辛辣銳利的諷刺，追究到「紹興師爺」的身上去，但也已有一兩個人學着中國一部分評論家的口吻，認老莊為魯迅的「虛無主義」的老祖宗。例如佐藤氏說：

「他（魯迅）的虛無感，決不是從近代歐洲來的，而是在本國老莊以來傳統之物，他之所以不陷于神經質的憂愁而常保持着快活，就是以爲這個原因。快活的虛無感，正是構成阿Q正傳的基調的文趣。所以，他的絕望不是屬於人的，而屬於天的。……」

室伏氏除了也說：「……在他的風貌之中，作品的魂之中老莊的虛無主義宿命般浸淫着一事像是無可疑的」之外，還有這樣的話：

「……假使他享七十，八十的高齡，我相信他必不會把他的偉大的先輩老子孔子再評價，并加以喜劇的諷刺，而自己反至與這些人神交魂與吧。」

但是對於魯迅有相當正確的認識和衷心推崇他的，也不是沒有其人。新居格和小田嶽夫就是例子。

新居格把魯迅推崇爲「中華民國的聳立羣峯中的高嶽和國際的大文學家」之後，再說：

「何以說魯迅氏居中華民國文壇的最高地位呢？這是因爲他具有值得占這樣位置的特長的緣故。那即是

說他所具的思想。他不單是一個文人：一方面他精通世界文學，他方面對於中國古典文學造詣也深，他是文學家思想家，而同時又對於政治的情勢有卓遠的識見。立于這樣的綜合之上的魯迅氏便非其他作家所能企及。」

對於魯迅的性格和作品的特徵有較深切的認識的還是小田氏。他說魯迅的偉大在於他兼具辛辣銳利幽默和教養豐富三種長。說到他的作品，小田氏說：

「在那裏頭（魯迅的隨筆），氏對於日就衰亡喁喁望救的同胞像是裝饒，而且還辛辣銳利地揶揄他們。但是這種揶揄不是冷酷到可怕，反之，在他的文章的最深處，却蘊含着熱淚之光……」

在別的地方又說：

「憂鬱的抒情，飽含着陰慘苦澀的辛辣的諷刺，藉着這些，他的徹題徹尾甚至帶有病態的反抗精神燃着了。他的生涯差不多是怒的火。可是他如果不怒，究竟誰怒呢！」

當他拿魯迅來與日本的文學家相比時，他有這樣的評語：

「在我國那方面，反抗盡于反抗，哀愁盡于哀愁，像這樣子是容易的。就以諷刺而論，無論怎樣巧妙，還是不免于露骨，而在魯迅氏的怒和反抗中老籠罩着茫洋的餘情，充滿着深遠無盡的味的地方却多着呢。」

所以小田氏的結論，便認魯迅的重量有如泰山之重，他的深廣悠久之處有如長江之流了。

日本有些評論家還想在日本文學史中找到與魯迅相似的人物，結果，他們找不到有一個人肖他。例如佐藤春夫說，從前他認為魯迅在文學史上的事業可比日本的長谷川二葉亭和森鷗外，現在他以爲還要加上幸田露伴才像他。林達夫氏則以爲魯迅是合森鷗外，長谷川二葉亭和夏目漱石爲一人。這種比較的當與否，以筆者對日本文學無修養，不敢妄加斷定了。

最後我們還知道佐藤氏有再譯魯迅的「朝花夕拾」的預告，魯迅的逝世前的雜文「死」已在（*Laphic*）畫報譯出。在最近的將來，恐怕魯迅著作的譯本會有大批在日本出現吧。

魯迅逝世後十日

載：中流

我們最後的談話

日本 奧田杏花

這天是十七日，神嘗祭的日子。

在揚子江上游充滿着的高氣壓，起了混亂。從早晨括起的北風，捲着密雲向上海的天空南面吹去。氣溫急遽地降至六十九度，天空很陰暗。

我站在傍晚的北四川路的電車的終點，眺望着火光消失了似的戒嚴令下的街頭。突然，一個五六十歲的孱弱的中國人，在尖利的北風中走來，塵風翻起他的長袍的大襟，飄飄然像風也似地進了內山書店。呀，這不是魯迅先生嗎！魯迅先生自春天以來，就為病魔所纏，時好時壞，直至今天，那種痛苦的情形，還記在我的胸中。

不論是誰，穿着中裝或和服從後面受到了強烈的秋風時的姿態，都會有些衰頹之感；可是，今天的魯迅又怎樣了呢？走着的魯迅是不會想到這些的。當一陣更猛烈的風括過時，瘦牛的背脊般的他的帽子的邊緣，就像船帆似地被捲了起來。

我已經有三個多星期不會和魯迅會面了。在這期間，中日的空氣失去了安定人心的力量而愈顯緊張。我們在戒嚴令下，揣疑着今天，明天地度着日子。

在杭州，蔣××聚集了華北將領，正開着杭州會議，在南京，須×與高××正在重作非正式的會談。最近，日本報章開始散佈出樂觀的論調，然而，我總覺得未許樂觀，有時與魯迅談起，他也同樣地漏出中日時局悲觀的口吻。但是像今天還在作外交交涉的當兒，他又將有着怎樣的觀察，而談些從報章上看到的新聞呢？最近異常空閒的我，於是就立刻跟隨在魯迅先生的後面，走進了內山書店。魯迅先生走進內山書店當然並不是爲了買書。他

與內山主人是最親密的朋友，不大能够分離的知己，在內山書店中，每日從朝到晚，來賓與客人都有着座談的癖好。中日的文藝家，實業家，畫家，各派軍人，新聞記者，評論家，旅行者，見面之後就捉住一切的話題加以談論，然而大概總是講一些中日問題，經濟界的大勢，世界上發生的事件。魯迅先生在寫倦了之後也就是常常來參加的一人。這天傍晚，內山主人出外去了，由担任管理的藤田氏欸以日本茶，我從魯迅先生的後面以手輕叩他的肩膀，他回過頭來：「呵！久違了！」他的目光閃耀着，這聲音較平時的魯迅精神一倍，他的健康着實使我安心了。

我還不及等待他坐下，就將以下的話相詢了：

「魯迅君，中日關係你覺得將會有怎樣的結局呢？」

魯迅不論在什麼時候，他總不願人家以「先生」稱他，所以我見面時總以魯迅「君」相稱。他將最愛好的烟捲用手移開，沙啞的聲音就從牙齒間穿過粗黑的鬚髭發出來：

「這是困難的問題，究竟會逐漸變糟或者變好，是很難說的。第一，不知道日本在想些什麼，和說些什麼，也不知道中國在想些什麼，不了解內心的人們中間的密談，是最為危險的。」

魯迅這樣說着，又燃着了烟捲。我在與魯迅先生談話的時候，當他是中國的魯迅的觀念，從來沒有過。在我覺得與其說他是中國的文豪，倒不是說他是世界的哲學者，才能觸到他的真正的面目。要是與魯迅有一言之交，就會覺得他毫無人間的慾望：不論在金錢，在虛榮。若照佛法說來，他已是墮入了「般若」之境的人了。然而，他的熱誠，是在努力着怎樣拯救中國的四萬萬民衆。他是偉大的哲人。我得傾聽這使人受到感動的毫不客氣的談話。他的說話又與烟一起吐了出來：

「我認爲中日親善和調和，要在中國軍備達到了日本軍備的水準時，才會有結果，但這不能擔保要經過幾年才成。譬如一個懦弱的孩子和一個強橫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會吵起來，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長大強壯

起來，則就會不再吵鬧，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

魯迅先生說到這裏，撓起八字式鬚鬚成了一字式而笑了。他這天很早就離座。在走出店門時，與平常一樣對店裏的人輕聲地道聲「再見。」我在分別的時候曾對他說：「魯迅君，今天的天氣對你很不宜，請留心着別受了風邪。」唉，誰料到這天竟是我聽到的魯迅先生的最後的談話，竟是永遠離別的日子呢！

載：作家

魯迅和我

日本 鹿地亘

風貌

二月六日

在約定的時間之數分鐘以前，我到了N書店。N氏在和藹可親的圓臉上露着笑容說：「他就會來的。」我覺得肌肉緊張起來，舉起手腕而看看錶。那時候魯迅來到店門口了。

魯迅終於會見了魯迅。

我不自覺地立起來，N氏說：「啊，來了，來了，」微笑着站了起來。

這就是魯迅。

蒼白沈鬱的臉孔，幽靜而極澄清的瞳神。不加梳理的短短的頭髮。重量偏在兩端而自然地閉合着的安靜的嘴唇。包涵於沈靜之中而不能不惹人親暱的溫雅的小皺紋——以前就是在照相上我也沒有見過魯迅。但不至於錯誤，我就直覺了：那樣的風貌另外人是不會有的；這不是魯迅以外的風貌。

魯迅挺着穿深濃的青紫的長衫的身體，用好像踏查似地一步步地進行的脚步向我們走近了。後面有個只有自額項以上是高的大個子的男人，在禿頂的圓臉上，使眼尖和小兒似地笑着而跟來。那是H君。我們由N氏介紹，低了頭，被引導到就在店裏面的N氏的住宅裏去了。

魯迅一就坐，就開始問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時候才成了自由的？健康如何？我就覺得熱血湧上心來。幾乎要哭

了出來。我自從流浪到外國以來，初次尋到了要他聽我說流溢出來的話的心兒。

但魯迅始終是靜靜的。

「中國的文學者現在怎麼樣？我們自從聽到了一九三二年的血腥的消息以來，幾乎斷絕了消息。有怎樣的文學家在做怎樣的工作呀？」

我抑制着自己，却接連地問他。

「中國的文學，在我們那邊還未充分地知道。若是讀先生的東西……又有體系的魯迅論有沒有？中國文學的輪廓大略可以窺見那樣的文學史的研究有沒有？」

魯迅以同樣的幽靜的語調逐一回答我，關於文學史的研究，沒有好書，只有直接讀具體的東西。關於他自己的呢——雖然稍稍過譽——有瞿××寫了的書，他說那種書以後送來給我。

我談了日本和日本的文學家的情形。就是在那時候，魯迅底幽靜的眼底裏也有使對方肅然正襟的誠實，如同在地底不會消滅的火一般的情愛燃燒着。

「你現在住在那裏？……在上海要住多久？」

我回答說：並沒有一定的計劃，只是想看看中國的文學者們。可是我在心裏却分明地想留在中國求學問。

×

×

×

關於這次最初的會見，我已經在文藝六月號裏寫過了，不再詳述。不過H君後來對我說了如此的話——「那時候先生和我都沒有想到日本的你們諸位會到這裏來的，聽到了你的名字而覺得驚異。想起來的確是自從一九三四年聽到了你的最後的消息以來的事情：魯迅爲別人做什麼事情的時候決不流露於外表，而悄悄地私自去做。那時候先生很爲你擔憂，也想念你的生活。」

我沒有傾聽這些話，而在心裏則深切地感動。不久以後我藉魯迅和N氏的援助，和改造社聯絡，開始了中國新文學的介紹和魯迅雜感選集的翻譯。那種稿子承魯迅一一詳細地過目。魯迅的許多費心，是不能逐一詳述的。不久之後，就有載有瞿××的文章的出版物和好幾冊雜誌寄來了。我以朋友的幫忙就開始翻譯這種東西。我讀着在這個國家的新文化的建設的前線上死去了的領導者的文章。眼睛裏鬚髮浮現了魯迅的風貌。

若說那眼睛是貯蓄着中國的歷史的深深的H，那麼那步子便會走過了慘苦的歷史的魯迅的終身的走法，是一步也不走不確實的步子的沈着的脚步。決不急於向前，却不知休息，也不能阻止。那種步子的休止的時候便是魯迅的永遠的休止，死亡的時候。一直向前走，決不把目光橫瞟。用大聲威脅，誰能使那眼睛橫瞟呢？誰能使那種脚步着忙跑走呢？被魯迅名爲蒼蠅的許多人，始終因此徒然叫喊而翻了筋斗。

青年和魯迅

葬送完畢後的第二天，就是十月二十四日。H君和O君來了，我的臉孔瘦了——這一天有朋友對我說。而從H君的圓臉上則好像削了似地失去了肉。他默然在椅子上坐下，無力地說：「我連可以哭的地方也沒有了呢。」他說了之後抽搖着身體而啜泣。我也眼淚流出了。H說：

「對着他他是無論什麼都可以談的。無論什麼困難的事情他從來不推諉別人，而由自己的肩子承担。」

他的話，在我的心裏也深切地感應。我不能不想在魯迅近旁過了的九個月的情形。我到上海來，是混於巡遊鄉間的戲子們的巡迴獻技之中而來的了；我爲故國的陰暗和孤獨所壓迫。在黑濤翻騰，雲海奔馳的玄黑中，我立在搖動的甲板上，我的心兒動蕩着。

在中國沒有認識的人。只使專思前進之心毫無目標地馳騁於奔騰的大海的極邊。能與魯迅會見，是想也沒

有想過的。在東京是只流行着謠言，說魯迅是從政府的合法的世界躲藏着。

「做事罷！開始做事罷！」

我被再喚回了湧上來的奮起，是在遇到了魯迅的溫和的無言的激勵之後。他的眼睛能喚醒對方的良心；是沒有誠心的人不能正視的眼睛。

從那時以來，我和魯迅時時會見。我記得有許多事情不談，因為我不覺得有談的必要。時時有非讀不可的書和雜誌寄來，我的譯文，時時被加上了仔細地看過後所寫的校正的細字而寄回來；又有時送給我以附有如次的懇切的話的雜誌，就是說：「雖然不是有趣的東西，譯了出來會變成金子罷。」魯迅並不表示外表的友情；我却在他的短短的話，溫和的謹慎之中感知了不能言傳的情意。「對着他他是無論什麼都可以談的。」H這一句感慨的話便立時感應於我的心胸，然而這對於我是沒有說的必要的。

「我們不想互相談談嗎？」

我對H君這樣說。我忽然感覺到胸中有某種堅強的確信占據着，瞭然意識到這是與魯迅的記憶連在一條線上的。這在九個月以前是沒有的；是在這九個月之間在我的心裏成長了的。

所謂魯迅的影響是什麼呢？關於在中國的文化革命中的魯迅的先驅的事業，文學，白話運動，美術，版畫運動的開拓，將來會另有說述的機會的罷。「我不是青年的導師。」這是魯迅在「記在墳後」及其他文章中常說的話。在革命的事業被推進的當初出來了許多「青年的導師」。魯迅極恨這些括弧裏的導師。他有一段文章說：他接受了一個要買他的書的青年握着的錢而在手掌中感到了留在錢上的青年的體溫，因此痛感對於自己的文章和思想所及於人的影響的責任。

我看着我聽到魯迅的死而聚集於葬場的萬餘的羣衆而想念這種事情。這幾乎都是青年，有學生也有工人。哀

輓的大旗聚集了無數，其中見有一失我良師」的話。他自己說「不是青年的導師」而一切青年却都傾心敬慕他。這是由因終身不屈的戰鬥而被鍛鍊了的「誠心」發出了的光輝。一觸到這種光輝，人人都被化爲溫暖，在心目中生出了無言的激勵。這並不是向人「指示行爲」，而是喚醒「對於行爲的熱情」的東西。在我的心裏忽然意識到的某種堅強，我確信這的確不是其他東西。

H等回去了之後，不多時就有青年畫家S·P來訪。他十分明白我是如何忙，却說他沒有可以去談話的地方而眼淚湧上來了。他說不久就回去，頹然在椅子坐下了。他在做S中學的畫家教師，爲魯迅所深愛。我聽到了如此的話。

據說S中學裏有個不好的教師。我也聽見魯迅先生說過這個人的事情。「有個人每月專買N書店裏由日本寄來的進步的雜誌。我也往往在他專買了之後去空走的。後來調查起來，知道他是中學校的教師。聽說是和××××××有關係的。他是專買有害的書物的。」我和店主人說：「你立即又去寄些來，儘管叫他買了又買，定會很賺錢的。」魯迅笑了。大概是這個先生罷。聽說他因爲S·P對於魯迅的喪事幫過忙，就說他「也是康牟尼斯特罷。」正在設法追逐他。我激怒了。在魯迅的出殯時舉了手的這個癩皮狗大概是青年的導師罷。對於這些奴才們，青年應什麼樣回答呢？

我因爲要S·P不至於頹喪，安慰他說，關於他的事情我們也盡力商量罷。在另一方面，我在腦中畫了奔集於葬場的青年學生的羣衆，被教師所率領的無數的小學生。

病中的魯迅

我和魯迅特別親暱的開始談話，是在他的病暫時回復小康，被醫師再允許了會見的八月以後。

六月的某一天，我爲欲修養工作的疲勞，出了家裏而到N書店去了。魯迅正在那裏，我欣然向他問候。他的臉色是蒼白的，時時發不適意的咳嗽，較平時更少發言；我懷疑他是爲了什麼不高興的緣故。却並不如此。我問他是否生病，他回答說：「是氣喘，沒有什麼要緊。」就是在苦痛似的咳嗽之間，他的眼睛又因平時一般的和氣而幽靜地光耀了。不久，S醫師順便來了，他說：「我也請你稍稍看看病，」因此和我們辭別而和醫生一同出去了。我的耳朵裏留下了他的苦痛似的咳聲。……後來傳來了魯迅病危的消息。

我爲什麼那一天憂疑魯迅是不高興呢？這是有理由的。因爲當時在文學界有「聯合戰線」的問題發生，我知道他對於那種工作方法有某種不滿意。那種運動當然是不能不發生的，關於它的意義，魯迅也充分地認明。但對於實際上形成着該運動的主流青年作家中的一部分作家所有的觀念的傾向和政策上的焦躁覺得不滿，對於依然被殘留着的人們之間的「宗派」的弊害覺得失望。尤其是在左聯陷於苦難的時代一直堅守到最後而經歷了種種事情的魯迅，取了「暫且讓我看看」的態度，實在是當然的事情。

關於這個問題，這想要得一個詳述魯迅的意志的別的機會。

總之，在青年作家們的一部分之中有焦躁的氣味，這是不容忽視的事情。雖然是當然的事情——他們想把魯迅當作新運動的旗幟。他們或強制催促魯迅「參加組織」或憂慮魯迅的靜觀是「反對組織」。魯迅是無須乎催促的，這是因爲魯迅的路在中國新文學的大道以外是沒有的。他不過一時靜觀而已。——青年作家們原來只要進行他們的實質的工作就好的了。但是事實往往缺乏圓到。魯迅在病牀裏不見有他們所做成的「工作」，而只接收了他們的拘泥於「口號」的字句的論爭和「催促」。

在魯迅扶病執筆寫了的幾篇文章之中看出了「對於新運動的反對」的人們。我想對於「新運動」的實質的展開的理解是不充足的。魯迅期待它，看着它。他最憎惡的是舊式的政治家的策略。他有時不能自制，對於運

動的弱點加以尖銳的一抉，對於想強制地引誘他出去的政策的手段，則以冷靜的沈默回答之。

「我在希望你們停止字面上的爭鬥而做有意義的工作。我個人是否參加組織，你們現在不必這樣作爲問題的。」——含有有這樣的意思的「病中談話」裏的魯迅的意向和態度，人們是應當充分地了解，以各自對於工作的努力給魯迅以安心和激勵的。

我記得是八月半左右。我初次到魯迅的寓所去慰問他的病，一時曾經傳說過病危的他，那時候已經漸趨平癒，雖然還似乎要發燒，而在精神較好的時候，已經時時坐在桌邊執筆了。

「哦，是你嗎！請到這邊來！」

我由N氏作伴，走過走廊到了書齋門口的時候，已經聽到魯迅的有精神的聲音了。我初次看到了畏敬老友的書齋。多麼樸素呀。在不滿十坪的房子的窗邊有兩張桌子和椅子，桌上和四壁都堆滿了書籍。至於家具，則除了牀舖和幾把椅子之外沒有什麼裝飾。在這樣的房裏，我看見了只穿短衫褲子的魯迅的留長着頭髮和鬍子，非常消瘦衰弱的小小的身姿。

「請不要客氣……請照舊睡着。」

我着了忙，忘記了問候，而制止魯迅起來。我看見他那麼衰弱而很心痛。可是他却精神很好。

「已經不要緊了。若是只起來坐坐，大抵是可以的了。」

看見久隔之後的來客，他似乎很快樂。病中的他移椅子來請我坐，拿煙來請我吃。我探問他的體况，爲了他在病中送了我的「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而道謝。

「那是病中的工作是早已計劃了的。我還做了另一件事情，就是×××的紀念。」

他這樣說，一面拿出了裝訂華美的海上述林。

「奉送你一個紀念品罷。」

我在手上感覺到書冊的結實的重量，翻開那華麗的書的目錄來看，其中大部分是收集了關於文學、藝術的翻譯；他說「在下卷裏想收集其他翻譯，編成一冊。」他一頁一頁翻開給我說明。我因此知道在中國於一九三三，四年頃已經有翻譯恩格爾思的「關於文學的書簡」和論文，關於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獻的先覺者，同時也感知了魯迅愛好怎樣的工作方法，而覺得很愉快。後來 S·P 等青年問我「關於現今的文學運動的口號的論爭你有怎樣的意見？」的時候，我說了這樣的話。

——請看這本書罷，這裏有中國新文化開拓者的工作。比諸浪費時間於少有成效的論爭，他更愛默默地做着能成爲文化的啓示的實際必要的事情——無論是翻譯或紹介。倘如人人都肯努力，以期能以這樣的工作充滿種種出版物，以代替那種氣力不足，無窮地反覆的論爭，那麼「聯合」自然會成立的罷。在工作的實質不足的地方，無論何時總是感情和字句的瑣末的衝突不絕的。口號的論爭也是好的，然而如果基本的方向一致，那麼就不必拘泥於瑣末的字句的問題，各方面的人都應當從速努力充實工作的內容的。

魯迅的工作就是這個。他在病中不會休息，出版「版畫集」編輯海上述林。這是魯迅以外誰也不會做過的事情，聽說魯迅會這樣說：「因爲這是誰也不做的事情，我來做罷。」

不可不使魯迅休養，不可不禁止他工作。——身邊的人們勸他轉地療養，他却決不肯「下野」。

他說：「保養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向桌子執筆的時候是工作的時候；靠在椅上看書的時候是休養的時候。若禁止這種事情算是休養，那在我不可能的。」

要使他休養，似乎無論如何都沒有辦到。

那天夜裏，他親自拿出珂勒惠支的原畫來給我們看。我擔心魯迅疲勞，屢次站起來。

「我很好，不要緊的。」他每次這樣說，表露了不少滿意的神氣。聽說他後來和H君說：「他以為我有病，當即回去了。」

最後的會見

十月十七日

從早晨起颳着寒風。

H君來了，幫助我進行魯迅雜感選集的翻譯。後來有了疑問的地方，他說「我出去一下子」就到魯迅那裏去了。不到一小時以後，我聽到H君在窗下喊，立刻就望下面看看。我很驚異；魯迅和他同來。我連忙跑下去，打開了後門。魯迅希罕地戴了帽子，微笑着走上樓梯來。

「身體可好嗎？」

「好的。」

他親自把帽子放在我的書箱上，他說與其坐我請他坐的柔軟的帆布椅子，「還是坐穩固的椅子好」就拿了一把方形的木椅子坐下了。我非常忐忑不安。

我不能忘記那一天；以後也儘是不會忘記罷。

從八月以來，我們驟然變成親密了。我常常去訪問他，和他同去看電影。可是魯迅先生來訪問我，這却是第一次，而且竟成爲最後的一次了。

因爲風吹進來，我想關閉窗門；他却說並不冷，阻止了我。

「你看過了我所寫的關於死的文章沒有？」

魯迅以有特徵的鼻上聚起皺紋的笑法笑着而這樣說。我是知道了的，也知道其中含有遺憾；但還沒有讀過。活人議論死，這在我不喜歡的，所以他的文章，我也以為是老朋友的惡戲。我雖然知道魯迅的身體被疾病所深深侵蝕，但從他的快活的談笑之中不能感覺到死的近來。

真也偶然，那天的談話，幾乎始終是談些與「死」相關聯的事情。關於自殺，古今東西的幽魂，芥川龍之介的事情，古老所談的冥鬼等等。

我似乎還聽見魯迅的笑聲。

「在日本，就是被砍了頭的人，變了幽魂，也是有頭的罷。在中國却是沒有頭的。」

我們關於死這樣地互相談笑；而就是在那時候，魯迅也分明地意識着他自己的死，被那種「意識」可怖地追逼着。不過從他的毫無陰霾的笑法和毫不紊亂的沈靜的語調是不能感到這種情形的。後來我讀了發表在中流裏的他的「死」這篇文章，方才被衝動了心胸。

「……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

以這樣的悲痛的決心，他一直到最後為止，為了課於自己的工作而鞭策自己，雖然在外表上，就是在這篇文章裏，這些事情，也被他所特有的諷刺和諷諷所隱蔽着。

那天夜裏他忽然病又轉劇。第二天——十九日的早晨我跑去的時候已經逝去了。他拒絕我們陪送而在風中出去了的那一天的形姿，宛然在我的眼睛裏浮現着。

(一九三六，十，二七)

最後一天的魯迅

日本 池田幸子

十月十七日的午後，意外地迎接了魯迅到我們的寓所。

那天從早晨起，鹿地亘和亘爲了先生的雜感集的翻譯而非常忙碌。亘說「出去一下子來，」我不客氣地託他說：「如若到先生那裏去，請把中流帶來。」

大約過了三四十分鐘罷，大個子的亘跟在後面，魯迅微笑着走進房裏來了。向北的房子裏，當時剛吹起來的風不留情地吹進來，冷氣從足邊升上來。我連忙把窗子統統關上了，只希望先生的病體不受妨害！我們請他坐唯一的帆布的長椅子。

「這似乎是不穩當的……」他親自拉近了方形的堅固的椅子。我趕快放上了小小的紅墊子，同時說有一次亘把巨大的身體一屁股坐下去而折斷了椅心的事情而大笑。

「請把這個送給日本的朋友。」他這樣說，而把中流和英文的 *Voice of China* 以及縮版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二冊一同放在桌上，又說道：

「這一次寫了『女吊，』」他把臉孔全部擠成皺紋而笑了。我說道：「先生，你前個月寫了『死，』這一次寫了吊死鬼，下一次還寫什麼呢？真可厭呀——」

在今春大病的時候，亘和我說過，先生的肺原來是五年前已經潰壞了的，而枯瘦的先生竟還坦然描寫死，或關於死的事情，我覺得寒心可怕，是可厭的。

魯迅笑而不答，突然問道：

「日本也有無頭的鬼嗎？」

鹿地亘回答道：「無頭鬼沒有聽到過——脚倒是沒有的。」

「中國的鬼也沒有脚；似乎無論到那一國的鬼都是沒有脚的——」

以後在魯迅和鹿地亘之間，古今東西的文學中所記的鬼成了話題。聊齋誌異，紅樓夢，雨月物語，還有別的聽慣的書中的事情，我忘記了。亘和我因為沒有聽見過鬼這種東西被人這樣有趣可笑地談論過，時時發出奇聲而笑個不停。

「我回國後在本鄉（紹興）的學校裏服務的時候，從學校回家的路是這樣彎曲的，」魯迅以細細的手指沿桌角畫了一條半月形的弧線，又說道：

「學校和家裏各在一端，夜裏黑暗而靜寂。有一條斜行的近路，是經過墳墓之間的。某天晚上，在學校裏弄得時候遲了，回家時心裏想：走那一條路呢？我選定了近路。兩邊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見從正對面有白東西毫不做聲地走近來了。他漸漸變為矮小向我這邊近來，終於成爲石頭那樣不動了。唉呀……我當然不相信鬼類的東西，但也覺得害怕，這裏——」他按着乾薄的胸部說：

「——跳動起來了。我想：還是回頭去呢？或者怎麼辦呢？但我不管心跳，仍舊向前去了……白東西不動……走近去一看，原來是一個人蹲在那裏。我怒喝道：『在幹什麼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裏之後，還儘是心跳，那似乎是個小偷。」

「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戲裏有的，是叫做什麼呀？是的，那叫做牡丹燈籠……還有御岩。我在仙台時常化費八分錢去立着看戲。可是御岩很醜，是討厭的。」

中國的鬼，有更奇特之點，……女子常常出來，常有與鬼親暱的男人的故事。這是很真切地表現了當時的小

資產階級的心理的東西，因為是鬼，只在夜裏出來，在不需要時就隱滅了，別人不會知道，而且無需給養。我以前想：若有那樣的鬼倒是好的。」

他這樣說過，便哈哈大笑起來。

在他們熱心談天的時候，風大起來了。魯迅時時地輕聲咳嗽着，似乎有痰塞上來。我想用空烟盒以代痰罐，但因欲避免使魯迅心煩，好多次中止了。

「鬼的時節在日本是夏天，所以在那時候演戲。現在已經是秋天了，鬼要漸漸隱退了罷……」鹿地亘這樣說。

鬼魂是隱退了，却由自殺接替它而成為話題。魯迅向着我是常混入青年女人的語調而說話的。

「現在談談弔死罷。這也是女人常做的。在中國，弔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據傳說，因為死了的鬼魂來把活人哄去，所以有這種自殺。古時王靈官這個人把男弔打死了，所以只剩有很少的了；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所以常常出來帶活人去。因此說起弔死鬼，照例是指女子而說的。」

「女人自殺，近來往往吞嚙金子等東西。因為金子是重的，停在腸裏，引起腸炎。這種自殺，因為不是直接的，而是由炎症而來的死，很費時間，所以有的人弄得不願意死了。醫生用使金和排洩物一同出來的方法來救治。女人等到痛苦停了之後最先查問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我們又大笑了。魯迅先生把現今的一羣女人這樣說成一種典型。

由先生說起來，無論是鬼或自殺，說時都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啓蒙和尖銳的諷刺。他的雜談被用筆寫了起來，就無不成為那種激烈的雜感。

「我要靜默三分鐘，」先生從衣袋裏拿出體溫計來而說道：

「每天四點鐘左右要測一次體溫，」他把體溫計插進口裏了。我們在那時候也沒有停止談話。

「熱倒沒有。」

「時間太短咧。」

「這是因爲必須給先生看的，這樣就可以了。」他這樣說，立刻把體溫計裝進袋裏去了。

話題改換爲木刻展覽會的批評等語了。

從十月六日至八時在八仙橋的青年會館舉行了「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

把德國、蘇聯的優秀的木版畫介紹於中國，把這個藝術移植於青年美術家之中而培養了它的萌芽的人，這是和在別的文化領域中同樣，也就是魯迅。

青年美術家們付託全心於一枝鑿和一块木板，默默地彫刻。這裏無帶口號的論爭，無須政治家的策略。全國的美術家只專心彫刻，而把作品匯集於一堂，並且舉行移動展覽會，使在全國的都市——直至貴州、雲南——都盛開藝術之花。

在中國學習文字而到能够自由使用爲止是要費長久的年月，有許多困難的，以文學而被開拓的民衆在現在還很有限。新出的木刻在啓蒙上發揮了巨大的功效，在短時日之間迅速發展，技術日漸提高，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家：力羣的正確的 *Design*；陳煙橋的舒暢廣大；新波的希有的纖細美；野夫的積極的主旨的把握；李樺的熱和力量——我看了這些及其他作品，心裏想：這種藝術及其藝術運動不是在中國的一切藝術中最爲進步的嗎？

「先生，聽說你去看過木刻展覽會了罷。成績那樣好，實在覺得驚異。除了蘇聯以外的國家，木刻藝術這樣進步的地方還有嗎？」

「噯，很有進步，我也沒有期待是那樣的。」

魯迅好像快樂地觀看自己的孩子們的長大的父親似地細起了眼睛說：

「不過人的臉孔都像外國人，中國人是有中國人的臉孔的……可是青年們很肯努力！」

其後有了關於兩三個作家的作品的批評。被印象於魯迅的心裏的東西，似乎是 correct 正確的，用新寫實主義描寫的一切作品。他對於旁的藝術，如同對於一切文學一樣，不是用理論給人講解；而是以偉大的藝術家的感覺尋出它，並且給人看的。

我們的談話似乎沒有窮盡似地繼續下去。

懂得言語是多麼便利呀！我希望和這個國家的其他朋友也能這樣自由地談天，或以文章而被啓導，自然把學中國話的困難向先生訴說了。

「我也用日本話寫過文章，實在麻煩。不能不一一細想×行的×段等事情。那樣的東西，究竟也可以算是日本文嗎？」

「怎麼不能算，好得很呢。而且有含有以前日本話裏沒有過的妙味的話，來得很適切……」

「哈哈，連外國話都會創作——實在不敢當……」

先生裝起了可以說是滿臉鬍子那樣的多疙瘩的臉兒而大笑。

「我學外國話的時候，當初亂讀了很多。若是碰到疑問而只看那個地方，那麼無論到多久都不會懂的，所以就跳過去，再向前進，於是連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只要多讀多譯就好，沒有別的秘訣的。」

「那麼請你們再做工作罷。我先回去……不要送。」

魯迅喝了快冷了的紅茶，阻止H去送他而立起來了。我們也立在門口，只有說：「請好好保養！」鹿地亘和H立即回到樓上，繼續工作。我走到門外再向先生說一聲：「再會好好保養！」已經開步走的魯迅不再回顧了。

「謝謝」

只有溫和的聲音傳來。不送他也可以嗎？風這麼大——爲了成都事件，水兵射殺事件等等，上海增加了日本陸戰隊的步哨，走出我家的弄堂，最先看到的就是巨大的陸戰隊本部。左右有執槍穿鐵馬甲的衛兵森嚴地守着。野蠻的殺伐的氣味會激動魯迅的生病的心胸罷。

魯迅的心會痛罷！但這種悲痛，總是成爲不屈不撓的鬥志，對於任何東西都不畏怯地奮鬥過來，這是先生的生涯。

狂風要把他的深紫色的長衫的衣裾吹去；而他却毅然頭也不回地跨步而去。沈靜的步調沒有紛亂。我自己安慰不會送先生去。「先生是倔強的，身體也不久就會復原罷。在『爲了忘却的紀念』裏不是這樣說嗎：一個被殺害了的青年作家柔石和先生一同走路時，他總擔心先生或許被汽車軋死，先生也爲他担心，看到他疲勞，先生自己也就疲勞！」

我稍抬起臉兒，目送先生一直走出了弄堂的鐵門而灣過去了。

這在魯迅先生是最後的訪問。是我們最後的會見。

載：作家

魯迅：一個讚頌

英·H. E. Shadick作

在革命和試驗的時期中，談到任何一個文人的功績，你不會遇到兩個人有一致的意見的。這是我過去數年間在中國得來的經驗。魯迅却是例外。我從沒有遇到一個中國讀者不給他在文壇上一個重要的地位，縱然有時不是第一把交椅。拋開純文學的領域不說，我又覺得他是普遍地被譽為人羣中的偉大領袖。魯迅之死我確信中國學生以及其他的人們會體驗到和我們學生時代所體驗過的一樣情緒，當我們失掉了那為我們表達出至高的社會和政治理想的偉大比萊期伯爵的時候。而他本人便是一個教師和領袖的理想人物呀。

魯迅是那一種人物呢？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又是那幾種特質呢？由於學識的不足，我的回答當然是輪廓的，不適切的，甚至或者不正確的。但是以一個外國人說出他對於初讀魯迅文章的印象，則許是讀者們所樂聞的。我先說一說那最具體的東西吧——即是說到從他最近出版的雜文集中所見到的他的肖像，在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張臉，從聳立的頭髮到他的有力的顎骨，無處不洋溢出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的貌，惟完美的誠懇的人才具備的。前額之下，雙眼是尖銳的，而又是憂鬱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鬚鬚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蓋過去。

這些特質同樣地表現在他的作品，在他的生命裏。第一我想到他的誠懇的毅力。從他覺得喊醒中國的國魂較醫治病人來得急切，因而決定捨棄醫學而從事文學生涯的時候起，直至他壽終了時止，他終生一刻亦不躊躇的為解脫中國人民物質的和精神的鎖鍊而作戰着。在他第一篇故事『狂人日記』中，他的文體和方針似已完全奠定了。自然那是一篇對於狂人心理的深刻的描寫，讀後即使人生恐怖之感，但牠更是一種喝血的社會的

反映。在行文間我看到一幅人吃人的世界的 *Swifian* 圖畫，其中有一狂人洞悉底細，因而向他的同胞呼號，要他們洗心革面。這篇作品在世界大戰的前夕寫就，在一個外國讀者看來，特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魯迅的寫作才力充分表現於他的傑作『阿Q正傳』中。文雖短，而其深刻，完整，藝術手腕的成熟，感人至深，却不亞於長篇小說或戲劇。爲什麼他要寫這篇呢？那是和先知者的吶喊把舉目無親的窮鄉下佬的苦痛赤裸裸地呈露出來，並不是說阿Q是一個被虐害的聖者——魯迅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嫡派；阿Q十足不是一個可愛的人物，除非你對白癡的人有所偏愛。他無知，自私，懦弱，蠻橫；容貌望而生厭。他常遭人奚落。即如他從城裏歸回未莊那一趟凱旋亦是一樁橫禍，他是呆得有趣然而又是一個苦命人。最後他被屠殺了，倒下去像一隻羔羊一樣。在文學中，我所知道的，再沒有像這種給人拉進沒有車蓬的大車上遊街示衆，直至看到刑場，才發覺他命運之所在的變故更令人心碎的了。而且那祇是槍決了事——不是砍頭呢！阿Q的解脫在於他的夢想——從那能恢復他被未莊的閒人們所侮辱的驕傲的白晝夢，以至那能使他自命爲革命者的醉漢夢，魯迅給我們把活生生的農村生活的現實顯示出來，而且顯示出像阿Q一樣的東西亦有星星的希望和天生的不滿。他不亟亟于激動我們的情緒，却保留着一種通篇不變的幽默。但當我們讀完了這故事以後，我們會感覺到中間每一句子都是用血和淚寫成的。

說完了魯迅的悲憤的誠懇，和因而產生的透澈的人生批評，其次而且相反地，我要提及他的仁慈和他對他的同胞的同情。阿Q雖可厭，他仍然愛他。在『故鄉』一文中，他回到老家了，那裏他遇見一個窮鄉下佬閩土，他童年的伴侶。這人畏縮不前，對他帶來的賤價的禮物黃豆深致歉意，在富人的門庭中他不敢坐下，除了稱呼他的老伴侶做『老爺……』外，也不敢多置一語。隨後自然是作者對於階級觀念的恐怖情緒，這觀念把人們劃分出來：『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閩土離開了，他

的母親給他講述了好些把他的老友迫得走頭無路的接二連三的苦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在最近一篇短文裏，魯迅敘述他如何在一個寒夜，當他要到一家電影院去時，爲賑濟水災捐款的事給一位女孩子攔住去路。他說他沒有零錢，那女孩有點失望了。因此，雖則他懷疑捐款到底會否經官老爺的手分配給災民，但他仍帶着這女孩到戲院找換零錢去，給了她一塊錢。

在同篇裏，他提出一個問題，即假使他那年高八十的老母問他究竟天堂是否真的存在，那時他將怎樣應付。他毫不躊躇地會給以正面的答覆。這種明晰的現代眼光與傳統的信仰的衝突似乎大大地把魯迅的心困擾着，而這也是他的磅礪之所由來。在他那取名『祝福』的文集中，第一篇故事裏，我們就有着一個悲慘的例子。一個被人擯棄的窮苦的親戚林祥嫂問一個年青的城市人說，人死後是否靈魂不滅，有否地獄這回事，這人毫無邊際的回答道：『也許有罷……說不清，』於是她回家死了，大概是自盡吧！我的感覺是：雖然他有堅強的意志，要勇敢而暴力地掃除一切空虛和虛偽，一切阻礙民族復興的惡勢力，而在那推動這意志的後面的他的對於人類的深愛，却又使他極力避免在這過程中帶來的痛苦。

讀魯迅的文章，另有一個印象，即是他對故鄉的眷戀。描寫農村社會，自然要寫他歸回老家，但我感到每當他一臨近故鄉的時候，文章裏就帶有一種新鮮而親切的韻調，一種詩人的憂鬱，使他的文章更易於閱讀。這種情境使我想起李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他有三篇文章都是以農村生活做背景的：『祝福』、『故鄉』、『在酒樓上』。在第一篇裏，一方面寫出一幅逼真的新年家園敘樂圖，另一方面也寫出林祥嫂的慘遇下面的那種不能掩飾的殘酷。『故鄉』文裏，作者拍買家私，帶慈母北遷，這已是他最後訪臨故地的一次了。一種深的哀愁籠罩全文，使人感到作者是把他的心滯留在家屋的雜草叢生的瓦頂上，滯留在那兒時友伴而今是受磨折的農

夫中間。『在酒樓上』文裏，天空同樣地灰暗，他的老友呂緯甫所敘述的不得意的生平也同樣的悲慘。山茶樹的艷麗，『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和兩位老友所共傾飲的四斤紹酒的雅興把灰暗的氛圍驅散了。

這就算我對於魯迅的印象：戰鬥員，人類的愛護者，詩人，中國的革命英雄。

魯迅死了，人們很容易感到沮喪，和杞憂到別的偉大領袖的損失。我們從他的遺囑中得到回答：『忘記我，管自己生活。』這些話不僅可以當作他對家屬的囑語，且也可當作對於全國的遺言。我們雖不能太拘泥於他的囑咐，但我們應該撤下我們的哀傷和悲觀，在繼續他未竟之事業中，從工作裏尋找安慰和解救，像他一樣的。

（龍暉南譯）

載：大公報

中國的伏爾泰

美 Edgar Snow 作

一個異邦人的讚辭

魯迅是現代中國文壇一個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可以比擬於蘇俄的高爾基；法國革命時的伏爾泰；羅曼羅蘭；巴比塞；今日的A·紀德等幾個僅有的，在民族史上佔有光榮的一頁的偉大作家。他曾在中國革命的幾個不同的階段中生活過來，他的小傳不異是一篇紀載那個『大動亂』的史詩。從一九一七年由他建立了『白話文學』的基礎，他一向是中國智識份子的先導，直到逝世。雖然他羸弱的軀體，因了環境和物力的限制，不能勝過嚴重的『肺結核症』的折磨；在精神上，他是始終不懈的以勇敢而堅定的步武，邁過那些為摧殘革命的惡勢力所籠罩着的黑暗而悲慘的日子。同時，正有無數雖具有比較壯健體格的人，却因為思想意志的不够堅強，被搖動而趨於毀滅了。魯迅的『堅決不移』的態度，不僅是激發和鼓勵所有為着同一的理想而奮鬥的中國青年的原動力；並且增強了所有的友邦人士一向對於中國前途的信念。所以，我們應當為中國失掉一位剛強勇敢的革命志士而哀傷，因為他已立够了不可磨滅的戰績；所引以為憾的，是他不能活下來看他曾出力完成的中國民族光榮的將來。

魯迅是中國作家在國際上最負聲譽的一個，他的作品的一部分——特別是『阿Q正傳』——已有英、法、德、俄文幾種譯本。不過，真正對他的作品能有深刻的認識，而作一個詳盡的介紹的，只有最近在倫敦出版的一本『Living China』那是一本短篇小說的集子，魯迅的作品佔了一半，如今，正可以作為對於魯迅的一個永久的

紀念。我總覺得魯迅之於中國，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更甚於文學上的。可惜關於他一生偉大的事蹟，在中國、蘇聯、日本諸國以外很少人能夠知道。好在一個作家之能負盛名往往是在死後，料想不久魯迅的名字將廣爲人知，並成爲當代世界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

有一點我願意喚起中國青年的注意：那就是魯迅遺囑中的一句：『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是的，『寬容』是中國的民族病，在目前的中國，牠再不能算作一種『美德』，即使在相當的限度內算是一種『美德』。我想每一個稍具頭腦的人都會了然羅南（Renan）所說的話：『任何一種德性，如果趨於極端，便流爲最卑劣的缺點。』今日中國所迫切需要的，決不是『寬容』而是大膽的『批評』。這正是魯迅畢生重大的任務。他以一支尖刻、殘酷的筆，冷潮熱罵的撕毀了『道學家』的假面具，針砭了一切阻滯中國民族前進，發展的封建餘毒。像伏爾泰寫他的『憨第達』（Canitie）的動機，是爲打破『定命論者』的謬說——永久的『寬容』呵；魯迅也是藉着阿Q的人生觀來諷刺中國人的『定命論』對於『窮苦』『虐政』……一切環境的不良，伏爾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寬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國革命。同樣的，魯迅是更努力的在激發中國大眾的情緒來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質上，不可忍受的痛苦，拿魯迅與伏爾泰相比擬，真是最恰當不過。對於『封建制度』的抗戰中他們在不同的國度裏，却同是一員猛將。在另一點講：伏爾泰對於當時法國文化上的貢獻是『集其大成』；同樣的，魯迅也在文學著作，文學批評，古代和近代藝術上……多方面的努力，並且藉翻譯及其他方法，灌輸世界新知識給事事落後的中國。魯迅是不甘心於僅僅作一個『文人』的，他在實際的行徑中表現自己——不像其他的知識份子。同時，他又是一個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蕊譯）

魯迅先生逝世哀感

鈞初

魯迅先生逝世了！

在不久以前，中國反革命的托陳派分子寫信給魯迅先生，公開詆譭我們全中國人民擁護的抗日救國聯合陣線的政策。魯迅先生接到這信之後，公開的提出回答，揭破了托陳派怎樣受着日本人津貼在上海辦反動的雜誌，怎樣的禍國殃民的陰謀；並清楚的解釋了中國蘇維埃紅軍領袖毛澤東等所提出的全民抗日聯合戰線的重要。那篇文章在「現實文學」上發表出來以後，又曾經別的許多雜誌的轉載，那篇文章是有力地回答了托陳派那種無恥的和反革命的狂吠！

在不久以前，中國的革命文化與文藝的團體於日帝及其走狗底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之下，由於羣衆抗日救國的運動的高漲，由於作家美術家和文化界的積極分子的活動，且由於魯迅先生的積極參加和正確的領導，開展了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這一戰線現在日益擴大和鞏固起來了！因而，革命文化的文藝的組織就突破重壓與嚴重的恐怖而公開地擴大的組織起來活動起來了！在上海和北平等地，這種團體和他們所出的刊物就如同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了！反日的呼聲一天一天的增長而蓬勃起來！

在最近幾年，魯迅先生短兵相接地用着他那鋒銳的筆鋒去直刺他親口常說的文藝上的「狗」！他寫的雜文隨筆，隨時發表在報紙上和雜誌上，甚至「報尾巴」上，發表這些文字的當時，他雖改了許多次的筆名，仍有不多的字句，曾經被「官廳」刪改或被編輯塗改了的，而魯迅就重新搜集起來再為整理而出版為單行本的小冊子，這種小冊子，為「偽自由書」為「准風月談」等書，一種出版，便全國風行，再版三版的印行，還發現市上流通

着書商翻印的這類的書，而這些書就成爲廣大羣衆所愛讀的書籍，就成爲教育羣衆的「教科書」了！魯迅先生由文學的活動而實際地參加了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革命行動，和一般的社會與文化的行動，因此他就招了賣國賊漢奸走狗的嫉視，據說，他的名字，曾被列在要被暗殺的名單之上。

然而魯迅是不怕這種無恥的恐怖的。去年，當我赴歐求學首途之前，曾和他晤談數次，他的身體已有病像，接近他的作家同志們也曾勸他赴歐療養治病，我到了歐洲以後又曾爲了想請他來歐一行而和別的同志一齊的給他寫過幾次信，國內的文藝界的同志們來信中也說曾屢次勸駕赴歐，而他始終不表示離國的意思，在他那樣病痛加深了的時期當中，他還日夜的工作着，這樣，就日甚一日地損失了他的健康，而他還正在不斷的繼續的工作着，並關心一切的抗日救國的文化的活動。我在最近還接到他給我寄來的替我買來的一本關於中國藝術的書。我在上海時，時常到他的住處去談天，有時，他拿出一些極可寶貴的繪畫和版畫的歐洲出版的書，他親自用兩手拿着一張一張的展覽給大家看，並一面解說着圖畫的內容和畫家略史。有一個同志說要學中國畫，我說中國舊畫法不夠表現，魯迅就非常同意我的意見，而且還說要學西方最新的技術，他說像米勒的畫，是舊的藝術了……然而他却極關心着對於中國藝術的歷史遺產的整理，像他在「引玉集」（蘇聯木刻集）的後記上說的「……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這本書他於編印出版之後就托人到北平送我一本。那時，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已開始着寫「中國美術的演變」的小冊子，他的那幾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去工作。到了十月間就出版了我的小冊子。去年，當我到上海時，他又送了我很多的關於中國藝術的，極可寶貴的書，他對於我分析歷史遺產的工作給了很多的指示和幫助。然而有一些人們會攻擊他說他愛「玩木刻」。我不是學木刻的，我也一樣的愛木刻，這原因，可以拿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明，當我把我的油畫展在地上，蹲着說的那畫意時，魯迅也蹲下去看畫，並和我談，比方，他看到我畫的「草鞋運動」這張畫時，

他說：「這是婦女的集體勞動，有意思，我看見就想哭，但是別人看了，會只說這塊顏色好，這筆線條好……」

去年八月五日，是魯迅先生五十五歲的生日，在上海我和幾個文藝上的同志們給他祝壽，他還與緻很好的暢談着文藝上的事，而且很健飲的喝了很多的酒。談到新的創作，他說：正在預備寫一部大的東西，從「辛亥革命」寫起，他很自豪的說，「這件東西如果不寫牠，恐怕再沒有別人去寫了……」而事實上，文學活動的，像他常談的「打雜」的話兒，已佔了他的許多的時間。國難以來，一般的文化的活動和抗日救國的運動，聯合戰線運動和影響羣衆組織羣衆領導羣衆的工作，是佔了魯迅先生的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的。他對於救國問題總是一刻不忘。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我們乘車路過北四川路和閘北一帶時，在事實上他就一一的指給我，看那「一二八」日軍在上海打劫的灰燼遺蹟，這時候他顯出一種怒憤的情緒！

前些年當「阿Q正傳」譯成了法文出版時，法國當代大文豪羅曼羅蘭讀了會爲之下淚，並有好評發表在「世界」雜誌上，今年七月間蘇聯大文豪高爾基逝世，魯迅先生在他的追悼文中曾用高爾基追悼巴比賽的話去追悼高爾基，曾幾何時，而我們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化的和文藝上的偉大的導師，羣衆的全民抗日救國的強有力的運動者，現在他竟然拋下了許多的未竟的偉大而神聖的民族解放的事業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而逝世了！

這個噩耗，刺入我的心頭，使我不只是爲了同志和知己的親愛而痛哭，現在使我不能克制着哀痛而詳細的來敘說，來表揚魯迅先生的生平和他在中國文化和藝術上的偉大成功。現在我只忍痛敬告於我們的國內外的同胞們：魯迅先生的逝世，不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而且是人類文化上的一個大損失！我們只有繼承着這位中國革命文學和中國革命事業的先進，努力去實現他的遺志和革命文化的建立事業，並勵進抗日救國的神聖的天職，以達到「將來的光明」！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於巴黎

本文原載巴黎救國時報第六十六期（出版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

魯迅，藝術家

孫福熙

魯迅這名字，應該大書在藝術史上的，却因為他在文學上的功績，遮掩了藝術上的記錄。

先生幼年就愛畫，一生不見稍減，與我相見時，談藝術的比較談文學的更多。他在北京時代，很愛線畫與黑白畫，他是介紹英國 Beadley 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以後是介紹版畫，中國木刻的榮耀的前程，也是魯迅先生開關的。因為我想學畫，大先生與二先生都很熱心的指示我。我出國的時候，同學陶元慶亦到北京，繪畫上很得大先生的幫助。

我於民國十四年回國後，想用法文寫一部『中國故事』，第一篇是關於龍的，大先生說：『我有中國最原始的龍，』於是找出他所藏漢碑拓片來看，這是我看到他的漢碑的第一次。他要我幫他整理成書。十五年春，奉軍進京時，我到上海來了，大先生亦於不久往廈門大學。經過上海時，行李中有隻大柳條箱，就是漢碑拓片，但整理工作終於沒有開始。

先生所譯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的封面，是雲的左右連續圖案，有鳥頭象徵，是先生自己採取碑文而設計，並不是我畫的。

魯迅先生有豐富而熱烈的感情，為一個藝人所必需而難得，在藝術上比在文學上更為需要。先生的愛憎十分深厚，他只有友與敵的兩極端，他的友與敵個個都是達於極點。而且隨時有從這個極點變到那個極點的可能。這種性情，在人事上容易發生阻礙，於文藝上却大有裨益，他不必用筆墨及思想的誇張，在外來的感覺中即刻成為濃厚精銳的提煉品，如酒之精，鐵之鋼了。

他的文字與思想常被人指為紹興人的特質；文字簡鍊，思想深刻，在圓潤輕妙中深藏鋒利，似乎紹興人確有此通性。但有一點為紹興人所最缺乏者，即為魯迅先生所有豐富有熱烈的感情。紹興習慣，遇事劃算，預定目標以後，按步進行，越王勾踐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是其代表。進行是直線的，不多方並進，亦不走回頭路，一切都以冷靜堅忍出之。魯迅先生的一生如長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縮，沒有直線，也不怕回頭，於是學水師，學路鑛，學醫，學文，為友為敵，為敵為友，如此感情豐富而熱烈的人，在紹興先賢中，即詩人與畫家，亦不見一人。紹興的地方色彩，可以產生學術思想家，而不宜於藝人，魯迅先生確是特殊的一人。

文藝家的任務——至少是在現代——在於去舊換新，所以文藝家以批評不良現狀而引起革命為能事，於是隨時樹敵，雖非敵人，亦願視為敵人，以為練習，服飾舉動，亦必避免時俗，以別庸衆。這不是驕傲或矯飾，實在是藝人不得已的生活。魯迅先生以這個理由及與同盟會革命友朋相親近的緣故，就時時招敵，或者有意的樹敵。

先生對我說過：他幼年時，在鄉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動塘上蘆葦，且打且跑，蛇從蘆葦中出來，在人後追得很快，人到一個地方轉彎，就見蛇向前行，幾十條不斷。這所謂撥草尋蛇也。這是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就以這方法用於惡人；到了第三個時期是對毒蛇迎頭痛擊了，正是法國左拉，蘇聯高爾基的工作開始，可恨的病奪了他去了。

他常常贊美子民先生從弟谷清先生的打狗法，他說：有狗咬來的時候，儘管對他作揖，儘管退後。退到水邊不能再退的時候，鳴的一聲，一脚踢到水裏了。

魯迅先生雖然贊美，但絕對不用這種打狗法，他肯打恭作揖，也不會等待與忍受，見人就直接的攻擊，他眼睛中的人物無分輕重，雖小孩與瘋人以及大家認為毫無理由的批評，他一樣的重視，立即發出喜怒哀的盛情。這是大多數藝人的通病，也是難能可貴的特質。

此外關於技術上的可貴，是他觀察的深刻與筆墨的簡鍊，從來不使閱者有倦怠之感。

大家都知道，先生完全描寫社會的陰暗一方面，但他的陰暗中都用美麗的色彩，比他人的光明還要美麗，這美麗使人要看，愛看，看了傾向到光明一方面去，『故鄉』一篇與『野草』中最為顯著，其他處處如此。這是藝術的使命，也就是魯迅先生藝術產生偉大功績的原因。

載：未詳

雪夜憶豫才先生

冷秋

荒城——有如一處經過災亂後的鄉村。

一間據說有鬼狐的樓上，從前供養着神靈，如今却安置下這乞食者的身心。

風——鼓着頂棚快壓到我的頂際；

雨呵——敲打着窗櫺。

一小盆炭火，能溫暖了什麼呢？

遠來的鐵限釘鐺，

從心底兜起寒冷。

在寒冷裏我想起亡友給我的溫情，

爲了紀念亡友，我向

先生寫了第一封書信。

盼着，盼着，

向這彷彿沒有人烟的荒城，

投來了誠摯的回音。

從此我常常得到先生的鼓勵；

也看到先生憤激的心情。

信中有「我這裏常常也有身後射來的箭」的話語，

我便想到那在

『無物陣營中』持着『投槍』的巨人。

我又彷彿聽到：

『隱約是長嘯，是一匹受傷的狼，

深夜裏在曠野中嗥叫！』

x
x
x
x

空口說話的人，反而能得到「寵幸」

實際作事的「苦工」⊖却認為衰老，

身後的箭傷，雖會使這老人傷痛；

然而他却見到這「無物之物」漸漸的脫跑，

於是

他仰天狂笑：

「呵呵！如此的英豪！」

(一) 先生來信中語：「……我覺得實作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作『下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x
x
x
x

裏他忘記了自己的生命，

昂然的拔劍操刀掃蕩

羣魔！

從悲憫的心情裏，產生了憤怒；

在憤怒裏孕育了反抗的根苗。

他何曾想到「身邊的瑣事？」

爲正義而施行的「人身攻擊」這便是「狹小」

彪炳人寰的戰蹟，他一生

何嘗「衰老」

× × × × ×

然而，先生終於長眠在地下了！

聽罷！——大地上這輓歌聲，響澈雲霄；

看罷！——這無數的人羣，默默的彎下腰，

向他致最後的敬禮，作

極沉哀的傷悼！

× × × × ×

然而，先生終於長眠在地下了！

× × × × ×

冷風從憤懣哀傷裏把我喚醒，

抬頭

彷彿看到那無邊的風雪裏，

聳立着這巨人，

「橫眉」冷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於東海濱

魯迅先生的演講

鄭伯奇

魯迅先生溘然長逝了。這意外的悲痛事件引起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勤勞大眾的哀悼和歎息。他一生的行動言論成了千萬人的回憶的寶貴材料。

筆者和先生相識也有將近十年之久了。因為以前有過一段歷史上的紛糾，彼此私人間雖無甚往還，但七八年來，大家都在同一陣營中，因而常有相見的機會；九一八以後，彼此又有幾個共同的友人，私人的接觸比前較多，足供回憶的材料自然不少，但這幾天，看見靈堂上供養着的遺像，常常使我想起跟魯迅先生一同演講的那一段逸事。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創造社和語絲社的糾紛早已告一段落，一個廣大的文學組織宣告成立。就在這時候，為將新的文學主張擴大宣傳起見，魯迅先生和筆者便被派到滬西D大學去演講。

時期記得是一個下午。當時藝術劇社還存在。在寶樂安路的劇社事務所，會齊了D校的代表，大家便同去邀請魯迅先生。

那時候，魯迅先生是住在東寶興路景雲里。他一個人在書房裏，臉色很不好，他告訴我們，他病了幾天，夜裏睡不着，牙齒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講，還把落掉了一顆大牙齒給我們看。

代表很為難。他說，同學都在等待着魯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學失望，以後什麼怕都不好進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會演講，唱獨腳戲準得失敗的，故也極盼魯迅先生出馬。看見這樣情形，魯迅先生終於答應我們，帶病同

去了。

D 大學的禮堂兼雨操場是擠滿了人。新的文學團體固然也有點號召力，但大部分的學生是爲瞻仰魯迅先生的言論半采才集合來的，那是毫無疑義。

由我來唱了開鑼戲。現在，連演講的題目都忘記了，內容如何自然更無從記起。大概不外乎是當時開始受人注意的文藝與社會關係的問題。

現在想起來還要汗顏，筆者講了不到一刻鐘，聽衆是一個去了又去一個。偌大一座講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個人了。我心裏有點發慌：

（頭一砲就打不響，魯迅先生又有病，這却怎麼辦好？）

心裏越急，口上越亂。什麼「意德沃羅韓」呀，什麼「印貼利更地亞」呀，什麼「狄亞列克特」呀，這一類生硬的術語，只在口邊亂撞。可憐那百十個聽衆又漸漸散開，變成烏合的散兵線了。

看光景還是趁早退場好，於是趕緊作了個結束了事。

耳邊懵懵懂懂聽見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是魯迅先生登壇了。

怕是有病的關係罷，魯迅先生的聲音並不高，但却帶着一點沈着的低音。口調是徐緩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的親切。

他先從他的家鄉說起。他說，他是浙東一個產酒名區的人，但他並不愛喝酒。這樣，他對於曾經說他「醉眼朦朧」的馮乃超君輕輕地回敬了一下。

以後，他便談他家鄉的風俗。語詞是記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鄉那裏，討媳婦的時候，並不要什麼杏臉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壯的少女。由這類的例子，他歸結到農民和紳士對於美觀的不同。然後，他用實證揭破了「美是

絕對的」這種觀念論的錯誤，而給「美的階級性」這種思想，找出了鐵一般的根據。

在朴實的語句中，時時露出諷刺的光芒。而每一個諷刺的利箭投射到大眾中間，便引起熱烈的鼓掌和鬨堂的笑聲。

不知什麼時候，屋子裏添進了那麼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講堂是擠得水洩不通了。連窗子上面都爬着挾書本的學生。

演講是在熱烈的空氣中宣告了成功。在散會以後，D校馬上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學組織。

這當然是魯迅先生抱病演講的功績。

以後，或者還同魯迅先生一同去演講過，可是這第一次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到現在，看見魯迅先生的遺像，我還會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

我以為這裏含着一種極有意義的教訓。魯迅先生的演講能夠打動聽眾的心坎。正和他的文字一樣，因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細現象中找出高深理論的具體根據，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語將這理論表現出來。

到萬國殯儀館來瞻拜魯迅先生遺容的總有幾萬人罷。這裏面，有小學生，也有工人——這都是比較和新文學不大接近的。魯迅先生能夠獲得這麼廣大的羣衆，除了他的戰鬥精神引人欽慕以外，當然要歸功於他的作品。而他的作品能獲得這樣的成功，無疑地是因為他的深刻的理解和素朴的表現了。

魯迅先生長逝了。要使他永遠不離開我們，我們應該接受他給我們遺留下的精神的遺產。為我自己，這一次演講所給的教訓，是這些遺產中很寶貴的一個！

朦朧的敬慕

蕭乾

紀念魯迅先生

也許有人比我更怕死，我却不相信有比我再怕看死人的了。走在街上，我從沒有胆子向壽衣舖裏望望；夜半即使是由很遠很遠地方飄來的僧器或誦經聲，也必害得我棉被厚厚包起頭來，直像那是什麼符咒一樣。

我曾經見過三位死人，在我的記憶中，他們都將是我永不會忘記的；而且，我還該陳說我例外地不會害怕過一個黃昏，我的母親死在我的懷抱裏；小學時代，曾排着隊去中央公園社稷堂瞻仰孫中山先生的遺體；最近，在魯迅先生靈前我又担任了兩天的照料差使。

扶着那面絳色幃幔，職務使我看見了數千副陌生的但是誠篤的臉，一個個腳跟都像墜了鉛球，那麼輕又那麼沉重地向靈堂躡。低垂的頭，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躡到中間，冥冥中似有什麼使他們肅然停足了，敬穆和哀悼如一雙按住的手，他們的身子皆極自然地屈下了。然後，嚙了一灘濕濕的眼淚。用手中堵着嘴，倉促地奔了出來。

最感人的莫如一羣小學生的來弔，而那近三十個小弔客中，我特別留心了一個衣服襤褸，腿下微跛的一個。脅下夾着的書冊和石板說明了他們是剛剛放學，如今正是回家或在街頭玩耍的時候，然而他們却結伴迢迢跑到了這裏，那個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來到靈前。兩隻頗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視着魯迅先生的遺骸，然後，又放下脅下的書冊，深深鞠躬去。我不信作了那麼些紀念週，他不知道「三鞠躬」的禮數，然而當我數到第三

次以後，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連鞠了七個躬，才紅漲着臉，也紅漲着眼睛，走出靈堂。

如果稍換一個情況，我將忍不住笑出來的，然而我那時是用極大的尊敬替他掀開幃幔，一直目送他走下殯儀館的台階。

那個背影喚起我一點回憶。十多年前一個傍晚，如一切貪愛窗外景色的孩子一樣，四點鐘以後的時間對我變了滋味，換了鮮艷顏色，然而我放下了玩具和玩伴，沿着朱色皇城牆走好長好長一條路，去瞻仰一位「民國創造者」的遺骸。空着的肚皮充滿了的是一半對「死屍」的恐懼，一半對「偉大」的欽仰。我們跨進那座御花園的大門時，紫金城角的太陽已向下沉落了。我們喘着氣向陌生的大人打聽路線，好容易才攀上了一道高大石階。在花圈花籃的簇擁中，我們看到安息的孫中山先生。

（我記得，當時我的心一點也沒有跳！）

我們環着那銅棺走了一個圈子，又躡着脚步走了出來。

抬頭，紫金城角的太陽已經沉落下去了。我似乎打了一個冷戰，然而，除了模糊的「偉大」，我並沒摸清死的是什麼人。只是，冥冥中，一種超乎孩子胸膛容量的哀戚或尊敬感覺梗塞在我喉嚨間。我趕不掉它。

歸途，我們放蚌貝洋畫的袋子裏，每人都塞了一袋傳單：有工人發的，大學生發的；有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說明孫先生的生平和抱負。（這些我會保留到六年前，直到一個朋友將我寄存的最珍貴的東西，如小學時代的作文簿，全當作爛紙賣掉了。）當時我們其實一點不懂，但當孫傳芳亂批三民主義，張作霖滿街捉國民黨時，我却私下藏了一本「孫中山傳」。

偉大的人格也訴有一種潛默的力量，這力量在茫然無識的孩子心靈上時常比成人更深刻，並恆久。我不知道如果魯迅先生這時醒轉過來，他將怎樣熱烈地抱起那個微跛的孩子。

魯迅先生與版畫

陳烟橋

作爲補充木楓先生的大作魯迅先生與木刻畫

在前一期的光明上，登載了一篇木楓先生的大作魯迅先生與木刻畫。我看過後覺得太概念一點，有添寫的必要，茲特寫出我個人所知道的以補充該作，我想，這定爲研究魯迅先生的人和讀者們所樂於聽聞吧。

魯迅先生不單是對於木刻畫認識很深，而且除了木刻畫之外，版畫的其他部門亦甚爲熟悉。本文除了述他對於木刻畫外，他對於普通版畫的認識及一般理論亦在涉及。

魯迅先生是非常愛「美」的，而且對於「美」的了解程度很深。他曾自己動手繪過封面畫——圖案，有古雅趣。並他的用品如信紙，信封等，很多都印上木刻畫。

記得在一八藝社（註一）的時候，我們是常到他的家裏去玩的——當時該社地址在江灣路，離他的住宅不遠。——那時他已相當了解西洋版畫藝術了。他每當從西洋買回來的書籍中，特別注意那些版頭和木刻插圖。他因爲喜歡木刻之故，於是認識了一位日本的版畫家。他借那位版畫家到一八藝社來講授了一次「木刻的作法」之後，大家才開始刻起木刻來。

魯迅先生由外國買來了三十多本『素描』集子，送給一八藝社。一八藝社後來因爲經濟困難而停辦，集子才分散或遺失了。

與一八藝社現期不相上下，他着手編印藝苑朝華畫集共五冊，五冊之中包含黑白畫，木刻畫兩種。書印成後

銷路不好買的人除了少數的藝術學徒外，其餘的就非常少去過問了。魯迅先生當還沒有把牠們付印之前，明知牠們是賣不了許多的，然而爲着宣傳這種藝術的真諦，犧牲亦在所不計。這些書多數是送給友人的，他的心時常都爲着他人，爲着中國未來新藝術的抽芽，所以他在其中的一冊的序上寫着印書的理由：『中國製版之術，至今未精，當其變相，不如且緩，一也；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二也。』（新俄畫集序）

我們這一羣年青的藝術學徒中，多數是曾受過他的教導和餽贈的，這，我們非常感謝！然而同時我們也因爲受過他的教導而大觸霉頭：我們這一羣人中，很少數是未曾坐過牢的；並且有幾位已爲木刻而死掉了！而今人人都稱魯迅先生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導師，然而同時他又是叫中國青年吃苦頭的一人！

作爲新藝術研究的場所，我們沒有了第一個，而再有第二個產生出來。這前仆後繼的精神，怕是藝術徒們受了魯迅先生的啓示吧？

中國木刻畫自從有了雛形以來，好像老是在幼稚的漩渦裏不會變動似的，這原因是爲了藝術學徒的生活環境太惡劣的緣故。魯迅先生看透了這一層，我們的要求，他是肯盡力量幫助的。不特這樣，他爲着希望我們熱心於學習起見，以是他他數年來所收藏的所有的版畫都拿出來展覽。想許多人也許會記着吧，三年前——一九三三年——的冬天，他曾借海能路日本青年會的會所開過一次蘇法版畫聯合展覽會。（註二）而出品中蘇聯的作品佔多數。也是他特別着重於蘇聯的一方面的緣故。這一次展覽會的出現是中國接受蘇聯新藝術最早的一次。

從這次之後，一年後——一九三四年——他又在施高塔路某坊開了一次蘇法德西葡等國木刻展覽會，會期中我們是天天在場的。在最後的一天，他曾和我們談了許多話，在談話中驟然好像想起了甚麼似的，馬上跑回

家去，一分鐘後便帶了兩厚冊英國出版的世界近代版畫集回來了。那時他還是個身體有相當康寧的人，跑路談話都很健穩。他追述他得到了這許多版畫的故事，並且將作品逐張向我們解釋。他是老早就認識了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的，當他談到梅斐爾德（註三）的時候，曾轉述了許多珂勒惠支對於梅斐爾德的批評，而又這些批評，都是珂勒惠支在答覆他的信中所說及的。

珂勒惠支在中國，魯迅先生是研究她最早的一人，同時也是最透澈的一人。他因為喜歡她，特地從日本買來了好幾張她所刻的農民鬥爭的銅版畫——都是原版——共費洋二百餘元。

引玉集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編成的。這書的成就，真是費了他的苦心不少。他在那後記上寫着：「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板畫（Graphic）這一種雜誌上，看見載着畢斯凱萊夫刻有這書中的故事的圖畫，便寫信託請靖華兄去搜尋。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斯凱萊夫，終於將本集寄下了。因為怕途中會有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靖華兄的來信說，這木刻版畫的定價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於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我於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西子內』和『鳥之子』寄給靖華託他轉致，倘有剩餘，便分送別的木刻家。這一舉竟得了意外的收穫，兩捲木刻又寄來了……還有一捲被郵局所遺失，無從訪查……」

引玉集印得不多，共二百五十本，裏頭有五十本是用來送給朋友的，算起成本來，他要賠錢。

同年魯迅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木刻紀程，這書是將中國近代木刻作品選印的。他爲着想惹起中國一般人對於木刻不至隔膜，及打破普通讀者對於木刻以爲有政治意味，不敢親近的觀念之故，因是也選了好幾張風景靜物插進集子裏。關於這一點，他曾寫過信來解釋：『木刻還未大發展，所以我的意見，現在首先是引起一般讀書界的注意，看重，於是得到賞鑒，採用，就是將那路開拓起來，路開拓了，那活動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將牠拉到地

底下去，只有幾個人來稱讚閱看，這實是自殺政策。我的主張雜入靜物，風景，各地方的風俗，街頭風景，就是爲此。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爲世界的，即爲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於中國之活動有利。可惜中國的青年藝術家大抵不以爲然。況且，單是題材好，是沒有用的，還是要技術，更不好的是內容並不怎樣有力，却只有一個可怕的外表，先將普通讀者嚇退。例如這回無名木刻社的畫冊，封面上是一張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買了。』——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

木刻紀程出版，魯迅先生曾寄了數本給一位住在蘇聯的德國亡命藝術家批評家——名字我已忘記了——請批評。那位批評家不久便接到並覆了信，所贊許的，還是幾張技術較優的人像和風景畫。

同年秋季，一位法國左翼女作家到上海來遊歷，順便拜訪魯迅先生，請他無論如何要替她搜集中國近代的較前進的藝術作品以備帶到法國蘇聯去展覽。魯迅先生答應了他，以是託我們分頭搜尋，結果共得到作品二百餘幅，轉送那位女作家帶去了。過了兩個月左右，這些作品在巴黎公開展覽，頗引起彼邦人士的注意，巴黎的報紙載了不少關於作品的批評與感想的文章。到蘇聯時也有相當熱鬧。那些文字那位女作家大都把牠們剪下來寄給魯迅先生。先生當時因爲我們大多數已離開了上海，同時又找不到S聯的關係，便把牠們交給當時X聯的負責人暫代管理，及把牠們翻譯中文找地方發表。不知X聯的負責人是看輕繪畫，還是爲了環境的惡劣故，不久便把那些批評與感想的原文都丟掉了。魯迅先生每談及此，便要痛惜的。那位X聯的負責人不特對不起魯迅先生，而同時也是阻礙了中國新藝術發展的一大原因。

魯迅先生不久以前所編印的珂勒惠支畫集，亦要賠本的。據他說：大半部是送給朋友的，發賣的沒有許多本，並且一下子就賣完了。後來他着手編譯蒙克版畫，麥綏萊勒漫畫集，撲花集，可惜事還沒完成，而竟離我們而去！

魯迅先生對於中國版畫藝術理論的建立，亦爲我們不能忽視的。他曾寫過一封信給廣州的一位版畫家，裏面有這樣說及：

『……我以為宋末以後，除了山水，實在沒有什麼繪畫，山水畫的發達已到了絕頂，後人無以勝之，即使用了別的手法和工具，雖然可以見得新穎，却難於更加偉大。因爲一方面也被題材所限制了。彩色木刻也是好的，但是中國，大約難以發達，因爲沒有鑑賞者。』

說到技巧修養是最大的問題，這是不錯的。現在的許多青年藝術家，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所以他的作品，表現不出所要表現的內容來。正如作文的人，因爲不能修辭，於是也就不能達意。但是，如果內容的充實，不與技巧並進，最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裏去的。

關於題材的問題，現在有許多人，以爲應該表現國民的艱苦，國民的戰鬥，這自然並不錯的，但如果自己並不在這樣的漩渦中，實在無法表現，假如以意爲之，那就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爲藝術。所以以我的意見，以爲一個藝術家，只要表現他所經驗的就好了。當然，書齋外面是應該走出的，倘不在什麼漩渦中，那麼，只表現些所見的平常的社會狀態也好。日本的浮世繪，何嘗有什麼大題目，但牠的藝術價值却存在的。如果社會狀態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點上。

至於怎樣的是中國精神，我實在不知道。就繪畫而論，六朝以來，就大受印度美術的影響，無所謂「國畫」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說是「國粹」，但這是不必復興，而且即使復興起來，也不會發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爲倫敦的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並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也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以上的一封信的論調，顯然多半都是憤懣的表現。魯迅先生是不主張藝術家坐在書齋中大談「現實」與「鬥爭」的；尤其反對人家說出「保存國粹」與「恢復固有」等混帳的話。這，想讀者們定能會意。

還有他寫給我的信中亦有如下的建議：

『……至於手法和構圖，我的意見是以爲不必問是西洋風或中國風，只要看觀者能否看懂，而採用其合宜者。先前售賣的舊法「花紙」其實鄉下人是並不全懂的，他們之買去貼起來，好像了然於心者，一半是因爲習慣這是花紙，好看的。所以例如陰影，是西法，但倘不擾亂一般觀衆的目光，可用時我以為也還可以用上去。睡着的人的頭上放出一道毫光，內畫人物，算是做夢，與西法之嘴裏放出一道毫光，內寫文字，算是說話，也不妨並用的。』——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拿這前後兩封信一比較，就可以窺見他所主張的全貌了：不偏不激，道路康莊得很！此外，他在第二回全國木刻展覽會也曾說過如下的話：

『……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基礎打得好，作者必要天天到外面或室內練習速寫才有進步。到外面去速寫，是最有益的，不拘什麼題材，碰見就寫，寫到對方一變動了原來的姿態時就停筆。現代中國木刻作者，大多數對於人物的素描基礎是不夠的，這點，很容易看得出來。以後希望各作者多努力於這一方面。又若作者的社會閱歷不深，觀察不夠那也是無法創造出偉大的藝術品來的。又藝術應該真實，作者故意把對象歪曲，是不應該的。故對於任何物體必要觀察準確，透澈才好下筆；農民是純厚的，假若偏要把他們塗上滿面血污，那是矯揉造作，與事實不符。』——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這些文論，這些聲音，我們已再也不能得到和聽聞了！中國藝術青年失去了偉大的導師，而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失去了未來的燦爛的文化的開發者！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

(註一)一九三〇年成立，爲一般熱心新藝術的青年所組織。

(註二)是魯迅先生故意把這兩種性質不相同的作品混在一起，以避免發生意內的事件。

(註三)德國青年木刻畫家，士敏士插圖作者。該插圖共九幅。是魯迅先生從外國買回的木刻原版中最早的一輯。價值洋一百元。已把它們印成集子，現絕版。

載：光明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董秋芳

吸過了一小時的粉筆灰，氣喘喘地跑進斗大的臥室，照樣一眼瞥見一份白中綴黑的日報，冷清清地平躺在案桌上，因為急於要知道目下緊張的時勢，來不及把衣上手上的白白的粉筆灰拭去，便坐下來拿起那份冷落了
一些時間的報紙翻開來看，看完了第一版的國家大事，接着就翻開第十面的藝文副刊版——這是我平常看報的習慣。心，雖然說不出怎麼樣舒適，但也不覺得怎麼樣興奮，原來中日交涉還是依然在「佈防」和「調整」中蠕動着，作家們還是依樣心平氣和地在討論一些藝文問題，或抒寫自己和老婆與兒子之間的纏綿的情意。

「吸一支煙再說。」我直覺地這樣想了之後就拿起煙來吸了。

這是透氣和刺激的最好方法，吸了幾口煙，腦子有點暈暈然，精神舒暢了許多。於是舉起一隻寫過粉筆尚在發顫的手，翻開第六面的社會新聞版，看有什麼「童子學道」或「女子變男」的新奇消息——我總是懷着這種好奇心去看社會新聞的。

真真出於意外，意外到叫人會驚駭發顫！一行大號的標題字很觸目地，很嚴肅地逼着人去閱讀。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會碰到這些字面，我把曾經聽過過的一些事實來增強我的不信。然而，一二號大的字面，畢竟像鐵鑄成一般的鑄在薄薄的紙面上，堅硬而沉重，幾乎要把那張薄紙壓穿了似的！如果你是個崇敬人類中偉大的精神鬥士的人，崇敬那種敢於辛辣地刺破歷史現實的醜惡的精神鬥士的人，你不會不感受到帶着那種鬥士之噩耗而

俱來的那些字面的沉重，沉重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在我，也許會把那幾個字永遠地刻在心版上了——

中國文壇巨子魯迅先生在滬逝世

接着是這樣幾行小字：中國文壇巨子魯迅氏（本名周樹人）因患肺結核不治，卒於今晨五時二十五分在大陸新邨寓次逝世，氏生於一八八一年，計享年五十六歲……

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由上海發出的電文。

二

很自然地，我記起一九一六年前魯迅先生在北大教書時和我在北大讀書時一段認識的故事來了。

魯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國小說史」，講授間隨時加入一些意味深長的幽默的諷刺話，使聽者忘倦，座無隙地。我也常常抽空去聽，我一看到他的神態，就覺得他不是一個普通的教授。身材不高，面色微黃，幾乎有點像抽大煙的，——這是他所深惡痛疾的惡習之一。和尚頭，而髮却又長又硬，看去恰像一個黑的棕樹頭，上唇生着一撮鬚鬚也是很硬的；你就可知道他是一個不注意修飾的人。這頗高的兩個顴骨上，嵌着兩隻銳利發光的眼，眼皮有點兒下垂，舉眼一瞥，你就會覺得它們在透刺你的內心——這是魯迅先生一身精神的結晶物，當然是最特別的地方了。他的舉動，言笑，無一不顯示出他的強悍的氣質來，——正是惟有他才能寫出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等辛辣的作品呢。一個偉大的文藝作者，和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同樣和先天的資質有關的。

我第一次和他談話是一九一五年的春天，是我升入正科第二年的第一學期開始時，由一個熱心的同鄉宋紫佩先生率領着去的。那是魯迅先生已移居在北平（那時還叫北京），西城宮門口西三條一所三開間的新屋

裏了。我們穿過南面一堵平屋，穿過長方的院子，直捷走進他的書齋而兼臥室的一間方形的小房子。房子的北面牆上鑲着闊大的玻璃光線很充足。室內陳設簡單，靠北的玻璃窗上，用兩條木樑架成一張赤露的木板牀——這是很可紀念的牀；靠東放着一張長方形的木桌，桌前是一把籐椅，一看就知道是魯迅先生工作的地方，是阿Q正傳產生的地方。靠桌的牆上掛着兩個照片，一個是爲魯迅先生所紀念着的藤野先生，另一個是魯迅先生自己。

我們進去，魯迅先生正坐在那把籐椅裏，在吸煙。我向他鞠了鞠躬同時簡單地叫了一聲：『魯迅先生。』

『坐坐。』他站起來手指着旁邊一把小籐椅，回答我說。

我們坐下來喝茶，隨便談了些關於文化界情形的話。我們談的很少，像說教那樣的話一點也沒有。有時我們互相沉默地注視一下，我看出他的眼光有鋒棱，我更親切地認識他是一個深於世情的人，可親而不可犯。他說話簡單辛刻而有力量，和他所寫的文字毫無異樣。這一次訪問，特別使我明白，他對於青年人是誠心誠意去接近的，因爲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舊染之污，能够創造新環境的青年人。

自那一次訪問以後，我又接着去看他幾次。有一次，他送給我一本新出版的彷徨，祇說了一句話：『印點書湊熱鬧。』他深切地知道彼時那種喧噪而陰惡的社會賜給人的祇有澈骨的寂寞，醫治這種寂寞病的良藥，祇有意義的書。魯迅先生一生的心血都化在醫治青年人的寂寞病上。直到他的逝世爲止，沒有疏懈過，沒有停息過，而青年人的寂寞病，却不見得隨時日而減退，這使他在九泉之下也要抱憾的罷。

兇惡的軍閥政客迫使魯迅先生不能在北平駐足了！他不得不忍心辭別老母，在夏天的炎熱下，登上跋涉的征途。他負着生活的重擔去找尋新的大陸，却又爲社會的陰惡所中傷，帶着創痛從福建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又從廣東跑到十里洋場的上海。這其間恰好是一年，這一年想是魯迅先生的生活史中最可紀念的一節，同時也是中國從辛亥革命以後的政治史中最可注目的一頁，因爲中國的舊軍閥舊政客遭了新勢力的打擊而喪失

了他們的統治權。這一年是從一九二五年的秋季起到一九二六年的秋間止，魯迅先生離開北平恰恰是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如果你要明白這個勇於辛辣地刺破歷史現實的醜惡的鬥士在這一一年中所遭受的創痛的實情，你讀一讀他在一九二七年在滬上所關於文學與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辭就夠了。他這樣說：文學家是預言者，每在事前作傳聲的號筒，而政治家則最討厭這個，故政治家每與文學家不合。等到這樣的文學家死了，則就無所顧忌，於是又把他的稱揚起來。

事有湊巧，魯迅先生開始寓居上海的時候，我也出了學校回到南方，靜居在閩北的貧民窟裏，度着悠閒而實無聊的生活。自然我們又得見了幾面。那時他正受着一些新興革命文學家的攻擊，而從事於熱烈的筆戰。有一次我往他的寓所去，他很冷靜地說：「目下那些人所提倡的革命文學，理論且不管，寫出來的文字，拙劣的連新聞文字都不如。」於是我知道他對於文藝的技術修養是很重視的，並且和高爾基所注意的似出一轍。我當時深深地感到他的話是洞中窺要的。試觀中國從新文字運動以來，在最有成績的小說方面，收穫也不甚豐富，到如今，還是他——魯迅先生的作品站在最高峯，沒有人能够超越過他。可見技術的修養確是很重要而實不很容易。我們在哀痛地紀念他的時候，我們得牢牢地記住他的話，並且實踐了它。這是最有價值的紀念的表現。

時輪輾到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就離開上海，重又跑往北方去過教書生涯，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訪問他的機會了；信也沒有通過一次。我祇是從出版界知道他努力的方向，我崇敬他戰鬥的精神。他的年歲不斷地長大，他的身體不斷地趨於虛弱，而他的戰鬥的勇猛却和他的年歲與身體恰恰成了個反比！這種不斷地擴大的勇猛的精神竟激到雙目睜合為止，然而從此以後，我們再也讀不到他那種辛刻有力的文字了，再也聽不到他那種意味深長的簡勁的幽默話了，再也看不到他那種敢於直對現實的強悍的面容了！他遺下了艱苦共嘗念念不忘的祖母，遺下了見哀不哀跳跳竄竄的稚子，尤其遺下了被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交相攻擊而婉轉呻吟的中國民衆，一

個戰士的投槍不再舉起了，新的吶喊的聲浪不再發出了一個老人的死啊，真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三

寫到這裏，我應該說一說我們這個文壇巨星的一生的精神和事業，但是，關於這方面說話的人不在少數，而且要說簡單也很簡單。爲作家的魯迅，不消說是個寫實主義者；爲戰士的魯迅，是個反帝反封建的鐵手。在創造吶喊和彷徨的反封建的時期內，毋須諱說，他是個易卜生派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有時要失望而感到悲哀，這種悲哀的情意，在野草裏流露着，是爲讀者所熟知的。但當他擴大了視野以後，他就把這種個人主義者的羅漫蒂克氣質克制下去了。據他自己在一篇懷舊的散文裏說，他不了解急於事功的羅漫蒂克的意態，就此可知他對於一時的失望，不會再拿悲哀去了場的。了他的思想的改變影響了他的氣質。這一點，我覺得非說不可的。

我的意思還是側重在他的爲人。

我覺得魯迅先生是最忠厚不過的，因爲魯迅先生是個「可欺以方」的人，試看他所竭力提掖過的許多青年作家，一到有了所謂「地位」以後，都紛紛地散去，去趕他們那錦繡的前程，把他所屬望的都丟在腦後，豈非被欺以方的明證嗎？

魯迅先生的忠厚是由於他的心地純正。他相信自己的事業，他執着於自己的事業，不因禍福利害而改變他的初志；他是具有硬幹韌幹那種傻子精神的。據我個人的經驗，他對於任何一個人感到某種長處或好處的時候，他就念念不忘地注意他，甚至於量力之所及去幫他；反過來，一個人的壞處被他覺察了，他就絕之唯恐不遠，招怨亦所不惜，這就是不圓滑，是心地純正。然而，世間的人，往往喜歡人家的「口蜜」而不注意他們的腹劍，無怪對於明戰交鋒的人，要加他偏激的毀語的了。不幸魯迅先生正踏在這種陷窟裏，真够叫人氣憤不平的。

魯迅先生有許多足爲青年人模範的美德：刻苦耐勞，認真周密；他的作品是從這些美德裏產生的。更其重要的一點他不輕易指口批評人家；我從沒聽到過對於當時那些和他打着筆墨官司的人有些惡辭，這也是由於他的心地純正的緣故。

現在，這樣一個好人經過許多人圓滑的嫉惡的輕佻的眼光的輻射，帶着一身創痕，悄悄地離開這世界，而往地下長眠去了！

這是人類的一種悲劇！

載：多傑文藝

魯迅先生並沒有死

李樺

魯迅先生的噩耗傳到我們耳朵裏，像個暴雷，開始我們不敢輕信，因為從朋友的來信，知道魯迅先生於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移到上海時，十月八日，距離他死前十天會親到會場，精神十分暢旺，在仔細地檢閱他手植的奇花六年後的成績。朋友說他是多麼高興，大概他想到木刻終要和他想像那樣發展開去了。接到這個信息的我們，同時也多麼高興，因為這證明魯迅先生久病後的健康已恢復了，又因為這回得到他嚴肅的批評與鼓勵，正要自勉怎樣去努力。可是，十天後在晴朗的秋空突發了這個暴雷，開始我們不敢輕信，然而事實已證明了魯迅先生悄悄地離開我們去了。

我們對魯迅先生的死萬分哀悼，因為它給與我們的損失大到無可補償。一般人知道魯迅先生是個文學巨匠，思想指導者，却很少人注意到他還是一個新興藝術思潮的領袖，他愛繪畫，所以眼看不過正向頹廢死路上走的中國繪畫，想竭力把它救起來，放到另一條新的大道上。他對繪畫這個雄心與勇敢，和對文學，思想是一樣的。所以六年前他發見了木刻藝術在時代上的價值，就把發展中國木刻運動的重責自負起來。他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新俄畫「選」序），所以他苦心從外國請了尊師來開拓中國的新興藝術——木刻運動，企圖適應目前中國革命的要求。他自力供給我們許多重要的滋養料，大病中還出了四種版畫集。魯迅先生就是新興藝術的母親，孕育，撫養劬勞的責任，他自己放在肩上。現在木刻運動正踏上苦鬥期，却失掉它的母親，我們青年的鬥士要感到怎樣的痛惜呢？

一般人知道魯迅先生是文學巨匠，思想主導者，新興藝術的領袖，但不要忽視了他是個真正的最勇敢的時

代戰士。他底不妥協精神完成了許多寶貴的戰績。他領導着整個社會向着光明的國土邁進，他全力揭發一般黑暗，摧毀一切惡勢力，在光明與黑暗的交叉點上苦鬥中，他是盡明燈。真不幸，在惡勢力還在囂張，黑暗尚未掃除，民族敵人正加緊要滅亡我們的大暴風雨當中。這盞明燈忽然熄滅了，我們前面的旗子倒了！但是，朋友，我們年青的鬥士，再燃起無數的火炬來，這面旗子是不會倒的，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是還健在嗎？

我們這個世界既失了和沙皇搏鬥的勇士高爾基，同年又失去了領導我們與一切惡勢力搏鬥，向新世界邁進的魯迅先生，這種損失是多大啊！然而，魯迅先生雖離我們去了，他底精神正寄托在每個年青的鬥士身上。使魯迅先生復活的責任盡在我們。直面临着多難的時代，我們年青鬥士正渴求着苦戰，完成魯迅先生未完成的全部工作，魯迅先生並沒有死！

魯迅與青年作家

杜 埃

在中國革命文學正遭到空前嚴重的打擊之時，魯迅先生獨能以其大無畏的精神，出現在革命文學的陣營，而且毫無猶豫地把革命文學領導起來，正確地執行了人民大眾的鬥爭路線。

數年來，他在艱苦的鬥爭中，越變得年青了，把他那堅實的個性，發揮到最高的限度。這種在鬥爭中磨礪出來的個性，便充分地說明並表現了中國人民大眾之更堅決的鬥爭精神。

青年作家們，對他的敬愛，不祇是由於他的作品，這裏有一點，我們必須特別提出來的是：他對青年作家的母性般的愛護和偉大嚴正的教導。他愛真理的兒子，就像愛護他自己的骨肉一樣。當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上海五個青年作家的死信傳來時，魯迅先生曾表示了極大的悲憤；兩年後，他在紀念柔石的文章裏，這樣的寫道：

「……不是年青的爲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即使我目覩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祇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却，不說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見一九三三年的《現代》二卷六期）

近年來，他把文學的戰綫更明確更切實的指示出來，教青年作家們，不要有一刻放鬆了自己的重大責任。他既要和險惡的世界進行無情的鬥爭，又要以更多的心血去培養內部的力量。

當「國防文學」這一創作口號被提出之後，他恐怕青年作家們會在這缺乏積極意識的口號之下，鬆弛了自己的戰鬥力，和凌亂了革命文學的步調，因此他曾提出了以其所領導之下的戰友爲對象的口號：「民族革命

戰爭的大眾文學」來提醒和加強戰友的基本任務。

一年來他提拔了優秀的青年作家：田軍，蕭紅，葉紫等，發刊了「奴隸叢書」。他曾經熱烈地把各國有名的板畫介紹到中國來，同時還不歇地鼓勵中國的青年木刻作者，常常寫信給他們。在另一方面說來，魯迅先生在中國的新象形藝術上，又是一個輝耀的提倡者。

這個青年作家的母親，如今，盡了他最後的力量，離開鬥爭的世界，長眠了。我們除了對他表示最深的哀悼外，應該向他學習的是：英勇的精神，和偉大的事業。

上文載：廣州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特刊

魯迅的美術活動

苦力

革命作家魯迅，自從開始了文學活動起，同時，他也開始了美術活動。在中國，首先把文學和美術作為民族解放的與勞苦羣衆的鬥爭的武器而去實際的工作和提倡的，魯迅是一個劃分時代的開路先鋒！

魯迅對於美術，是一個中國的歷史遺產的整理者，國際藝術的介紹者，藝術的理論家，批評家，並且是革命美術運動的倡導者。中國美術有了他的活動以後，不只是把中國的美術遺產提出來整理，而且也給中國的革命美術奠定了正確的路標和基礎！

魯迅逝世了！關於美術事業上他所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和教訓，急不容緩的，我們需要他努力繼續着的遺志去活動，組織和工作，因此，我現在把魯迅對於美術上的活動以及他的旨趣，提供出來以爲國人討論的參考。

一 魯迅的藝術思想出發點

他的藝術思想和他的文學思想的出發點是一致的。早些年，像在他的「自序傳略」（一九二五年止）裏寫着的：「……正值中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爲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是應該先提倡文藝。」在吶喊的「自序」裏也寫着：「……凡是愚弱的國民，……我們第一的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相提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出身貧寒，生活困頓，加之他生逢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增長，加速了並且加劇了國內社會生活的矛盾。這樣，使他深切的「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階級社會的現實生活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就從

這個真實的觀點出發而形成他的文學和美術上的思想！他說：「必須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發出痛苦，引起治療注意。」近年，他又說：「目前的中國，真是荆天棘地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鷄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與破壞，而且，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但歷史的樞軸是決不因幫閒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決定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遺產的保存者，而且是開拓者和建設者。」（蘇聯木刻選「引玉集」魯迅的「後記」）

二 魯迅整理民族藝術遺產的工作

魯迅不只是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家，而他對於中國美術史也有深切的研究，因而他的「博古」的知識與鑑賞的才能，素來是爲國內外的名家所推重的。他因時代生活上的需要，特別提倡了「插圖」和「版畫」，而對於「客廳美術」像中國的「掛軸畫」却是很少提及。魯迅曾和西諦（中國文學史著作家，收藏版畫插圖最爲豐富）對於中國的版畫和插圖整理出很多的可珍貴的材料，其中，由他們兩人共同計劃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有「北平箋譜」，魯迅在序子上，扼要的敘述了中國版畫史的發展與「畫箋」的源流。而中國的版畫，實際上包括着「畫家」「畫工」「刻工」和「印刷工」的工作。此外，魯迅也會搜集「漢畫」（按即漢代的石刻、碑、印與銅器上之刻劃的「拓本」）預備整理印出，他所收藏的「六朝造象拓本」也不少。他曾將他珍藏的「西湖二集附全圖」贈送給他的同好者西諦。在他去世不久以前，還曾寫信給西諦，說是「想早日看見『十竹齋譜』的刻成」（按即西諦重印的明崇禎十六年的木刻本）（見鄭振鐸「永在的溫情」）因爲我正在繼續工作着「中國美術遺產的分析」，去年夏天，魯迅贈給我一部日本印的「唐宋元明名畫大觀」並介紹我去買「宋人畫院真蹟」的影印本，今年九月二十九日，他還寄給我「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書畫）

一冊。諸如此類，他對於整理民族的美術遺產是時時關心着的，但是他絕對的反對「復古」思想，他在「北平箋譜」的序文中的結論上寫着：「意者文翰之術將更，筆素之道隨盡。後之作者，必將別開途徑，力求新生。」再證之以他平日對於美術上的活動，就可以尋出他對於「美術上的新生的意見了。」

(一) 關於畫工的工作，他說：「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觀。」——按，這不是說近代的畫工作品缺乏着「氣韻」，不好看，而就不要去改革他們的工作。實際上是，由於他們不能夠獲得繪畫上的新知識，只是專守着口訣和死板的老樣子，因此，也就不能夠運思創新。中國的畫家工作與工匠的工作有很大的分野，當然我們希望新的版畫家能畫也能刻，而中國的「畫工」和「刻工」（同為工匠）就不必定能在很短的時期內作到這步田地（這是於社會制度支配着生產關係與技術的原故）然而我們應該為提高中國的文化水準而鬥爭，而衝破這個難關！現在，青年的美術家應該，不只是學習文人畫家的工作，而也應該同時學習並整理工匠的工作，應該條件的應用歷史遺產之文人的和工匠的技術，同時，要幫助工匠們增高他們的智識和技術，要有和他們一齊去工作的精神！

(二) 關於「文人畫」魯迅所指出的「雅趣盎然」的佳作，在技術上說，那就包括「筆墨氣韻」的運用，這在「描寫的藝術」上，在宣傳畫，諷刺畫，和版畫上都可以相當的保留着運用牠。

(三) 關於中國美術上之各種風格的問題，魯迅對於任何一派，都無偏見，當他說到明代之「木刻」（插圖和畫譜等）盛世」時，他說：「或拙如畫沙，或細於鬚髮，」那都可以成為佳作的。但是，魯迅對於藝術，一向是主張實用和有利的，除了「裝飾的藝術」是另一問題外，對於「描寫的藝術」，他本人就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因此，他也提倡寫實主義的美術，而中國之「工筆」與「寫意」的兩大系統，以任何之一個技術去表現或描寫自然的社會的和人生的生活，也覺得力量不夠。我以為「民族風格」是應該保存的而且亟應創造出「新的民族

的革命藝術」那末，就必須條件的應用着西方藝術上的新技術，而魯迅就非常同意這個主張——這就是說，要充實我們固有的「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傳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而必須採用西方的技術科學，為「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和版畫上之最新的刻法（如人工的木刻、石刻、金屬刻、橡皮刻等）與製版術（科學的複寫的技術）以及印刷術等。

（四）關於魯迅所提出的「新年花紙」，其中，包括的有描寫着神話和民間故事等，像「年畫」上的那種版畫藝術；其中，也應該包括着含有裝飾性的「壁紙」上的「圖案藝術」。而魯迅厭看近年市上所流行的那些用「西法」（多是用粗製濫造的石印代替了舊日的木刻版畫的）和「畫工」描死樣的「俗」東西。我們必須改良「年畫」（以及賀年片、月份牌等）的作法和內容的取材。雖然我們已經嘗試的作過這樣的工作，但是，工作是太不夠了！全國的藝術家將可以在各地就着本地的風光，本地的風俗為尚，去和「畫工」「刻工」「印刷」合作改良「年畫」為畫工改良畫稿，為「印工」出新樣，或藝術家自畫自刻，集股創辦「年畫合作社」或托本地之印刷所書店代辦。刻印發賣新的有趣味的有意義的版畫（並附帶贈送月份牌、日曆、賀年片等）這就會使全國家家戶戶的門牆變色呢。

（五）關於「插圖」與「連續圖畫」，魯迅提倡書中之「插圖」，是爲了增加文藝讀者的興趣。他提倡「連續圖」（俗稱「連環圖畫」）是完全爲了中國勞苦大眾不容易獲得文字上之智識，因而用圖畫供給以智識上的滋養。近年來，中國藝術界泛濫着「藝術家浪漫性」的狂流，「雅人高士」「閒情逸致」充滿在「洋場鬧市」與「遠鄉僻野」一般俗流，動輒斥「插圖」等爲「不足道的」「小品」；而實際上，「小品藝術」才足以「行遠而及衆」（魯迅語）。魯迅特別的提到吳友如的製作（清末最著名之插圖藝術家），就他的那時代和他的作品之質和量上講，也是值得稱道的畫家！

(六)當然，魯迅對於美術，不只是「愛好」小品，不只愛用「短刃相接」的藝術；而也愛好「巨製」的大作——像那救亡的大畫布，像那公共偉大建築中之大壁畫與偉大的紀念碑式的彫刻。然而，我們的時代正是為民族解放的慘酷的鬥爭的大時代，選擇自己的目前的武器是必要的。在這樣的鬥爭的文學與美術的活動的進程中，我們就會發展了我們的「新生」的偉大的美術，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的基石！

那麼，魯迅之對於美術遺產的整理工作，正是和倡導美術上之創作工作是不可以分開的活動。不只是為了我們將來要建設美術之歷史的博物院，而正是為革命的美術開拓着「新生」的「途徑」。

三 魯迅介紹國際藝術的理論和作品

魯迅針對當時藝術界的需要而介紹到中國的著作有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苦悶的象徵」；板原鷹穗的「近代美術潮」；蘇俄「文藝政策」；盧納卡爾斯基「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等書（短文不計）。魯迅用了廚川白村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去掃除中國的封建餘孽的流毒，喚醒了無數的青年「來到十字街頭」執筆描寫大家的生活。而板原鷹穗「以民族的色彩去敘述近代各國的藝術意欲傾向」當然原著者的錯誤是建築在「唯心主義」的「自然主義」的觀點上；然而也給中國青年對於近代西方的美術潮流和派別的來源去脈以研究的興趣和參考。盧納卡爾斯基的藝術論，是犯了「實驗主義美學」的錯誤；然而他的豐富的美術智識和為勞動大眾而建設新藝術的立場，也給中國青年以有益的智識，重要的是魯迅所介紹的「蘇俄文藝政策」出版不久以後對於中國革命文化與藝術的組織與活動，就盡了很大的領導的模範和效果。這些翻譯工作，譯筆的真實與流俐和保有原著之精神，尚其餘事。這些譯本都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出版的。

在一九二九——三〇年間，魯迅首次把德國青年版畫家梅斐爾德（Carl Meffert）之「士敏士」的插

圖（木刻畫）在中國複印成書，魯迅在那書的「後記」上介紹了這個藝術家的革命生活，獄中生活和作品內容，這本書後來就鼓動了中國的藝術學生和青年藝術家開始作革命美術的組織與活動，特別是發動了木刻的習作和創作。

在一九三一——三四年間，魯迅數次訪求蘇聯美術家的木刻作品，其間，經過了「一二八」「上海戰爭」的砲火，因而一部分竟已失去，看他是怎樣愛護着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文化呵！「在引玉集」的「後記」上，他寫着：『萬一相惜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而這部分為中國革命羣衆所素來愛好的蘇聯版畫集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出現於中國讀者的眼前。蘇聯之版畫名家如法複爾斯基（V. A. Favorsky）、莫察羅夫（S. M. Mocharov）、希卜斯基（L. S. Khizhinsky）、亞歷克舍夫（N. V. Aleksyev）、波查斯基（S. M. Pozharsky）的作品開始集合的介紹到中國。

當然，這之外，魯迅在他所主編的各種文藝刊物上，也時時注意到介紹其他的美術作品，如各國之革命的宣傳畫，諷刺畫，素描，油畫，以及插圖等，多經他本人親自選擇而加以說明文字。此外，近年，他也特別介紹過比國木刻家麥綏萊勒的「連續圖畫」。同時，他注意他所要介紹的作品的內容。

爲了中國美術的表現力不够的原故，因而他時常勸勉青年「多看外國名家的作品。」一九二五年夏，他印了他所收藏的德國原板的女畫家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的金屬刻（Elinas）這版畫的內容描寫着十八世紀德國農民暴動的故事，（「已交北平故宮博物院印刷所去印了。」）

一九三六年，由「中俄文化協會」主辦在上海舉行了「蘇聯版畫展覽會」，後來，把那些作品集印成書，魯迅也寫了介紹的文章。

他對於國際的革命美術作品的介紹，實際上就推動了中國革命美術上的生長和發展。就他所介紹的作品

上看，無論在內容在技巧上講，他對於美術的批評和鑑賞的眼光沒有一件不是很有價值的和很費苦心的工作。

四 魯迅對於中國革命美術的倡導和工作

魯迅對於中國革命美術的倡導與工作是完全以身作則的。他自己勤懇的工作着，並且熱誠的扶植着青年美術家和藝徒。他常常警惕着青年，力戒浪漫革命美術的組織或個別同志，在他的指導之下，在工作上和學習上就獲得了偉大的教育上的效果。

一九三三年，正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加緊和中國白色恐怖的嚴重期，馬萊反戰調查團到中國受到廣大羣衆的歡迎的時候，調查團的代表會向中國革命文化組織徵求中國的革命美術作品帶到巴黎舉行展覽（該展覽會於一九三四年在巴黎二月事變不久以後舉行）。即由魯迅徵集木刻作品並代爲補想題目，親筆小楷寫一目錄，以與其他同志所徵集的作品（宣傳畫，漫畫集體合作的壁畫草圖，油畫，速寫，新中國畫等）共同寄交給中國人民的朋友——法國的同志們。

年來，中國革命的文化界在抗日救國的全民統一戰線之下擴大的形成了魯迅盡了極有力的羣衆的工作。——他曾辭嚴義正的提出了毛澤東先生等所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回答「托陳派」的無恥的狂吠（見魯迅答覆「托陳派」恫嚇信）他力疾工作，不顧個人的利害，不只是經常寫文章，編刊物，而且他參加號召抗日救國的美展，首先，於今年九月間在上海，他指導了幫助了舉行「中國木刻展覽會」。

當他去世的不久以前，牠所出版的版畫，如「死靈魂百圖」等，『版畫的每一頁，都是他親手折疊，親手加上襯頁的』並且，『親自看校樣，至少有五次之多』（麗尼：「要學習的精神」）

魯迅批評美術作品，也是極嚴正和認真的！他常常指出某人的近作「傾向頹廢」或某人近作是「粗製濫

造。」並且，他可以不用煩的寫信答覆一些素不相識的青年對於美術上的問題。他可以扼要的給你解釋要怎樣學習，甚至告訴你怎樣注意「素描」上的「明暗」等等的方法。他常常「因材施教」指導青年讀書和學習。這些，如果我們把歷來魯迅對於美術家和藝徒的談話收集起來，將可以成一部「魯迅對於美術問題」的「語錄。」

魯迅逝世了！他所遺留下來的未竟的事業和遺志，是民族藝術的歷史遺產的整理；革命美術創作的促進；實際藝術的介紹；和版畫的提倡，而這些工作，正是現代中國美術家的責任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載：救國時報七四期

魯迅先生和中國新興木刻運動

唐訶

魯迅先生在中國新興木刻運動倡導上的功績，正像他在新文學和民族解放運動倡導上的功績一樣，實績具在，毋需乎我來多嘴。

一九二九年藝苑朝華社印行的「近代木刻選集」「新俄畫選」等三冊，連選輯，序文，和出版，都是魯迅先生和柔石幾個人合力作成的，這是正式介紹獨立藝術的木刻畫於中國的第一次。以後，漸漸有了不少熱心的青年藝徒從事學習，爲了供給他們良好的範本，一九三零年，先生影印了德國木刻家梅斐爾德的力作『士敏土之圖』。一九三一年八月底，日本版畫家內山嘉吉到了上海，魯迅先生和二十幾個青年木刻作者，組「木刻講習會」請他義務講授一星期，先生親自担任翻譯。

一九三二年春天，魯迅先生和鄭西諦輯印「北平箋譜第一輯」；又在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比利時木刻家麥綏萊勒作「一個人的受難」等連續圖畫四種。一九三三年，第三種人蘇汶先生爲文，首先懷疑到連續圖畫之能否算作藝術作品。繼而以介紹過來的作品，是否能被中國的大衆所看懂相譏諷，然而有力的反攻，是魯迅先生「爲連環圖畫辯護」一篇文字，證明了蘇汶先生倒不過是說謊！這一年冬天，復在上海舉行私人所收藏着的「法俄書版展覽會」同時，魯迅先生又應法國某期刊女記者的要求，選了六七十幅新的中國木刻畫，給她帶到巴黎，柏林，莫斯科去展覽。

一九三四年，魯迅先生斥資印刷了蘇聯木刻精粹的「引玉集」和中國創作木刻畫的第一塊紀程碑「木刻紀程」。前者介紹給青年藝術家們以朝氣蓬勃的另一個國度裏的名作，後者把這幾年創作的成果，作一總的

檢閱。

今年春天，魯迅先生給良友公司編選了「蘇聯版畫集」，又自己拿錢印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以及編好而還沒出版的「E·蒙克版畫集」「麥綏萊勒漫畫集」等。

這些關於版畫的書籍，都是費了魯迅先生不少精神，時間，和自己血汗所換來的金錢而印行的。並且這些畫冊，每冊毫無代價地送到各地貧苦青年藝術者的手中。

……「我總是吃虧的。」他說時非常高興，笑得連筋肉都牽動起來，兩額凸出更高，「幾乎每印一次畫集，我都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士之圖」……這些現在，通通都送光了。」

——白危：「記魯迅」

有了這些良好的國外名家的版畫範本，才漸漸使中國木刻作者，知道了怎樣去充實自己作品的技巧和內容。

而且，還不只此。

魯迅先生在熱心地用了通信或口頭，指導着每一個識與不識的刻製木刻畫的青年，他的觀察深刻並且精細，下邊從兩封信和在第二次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會場的談話裏，摘錄幾句，便足夠知道魯迅先生是如何熱誠地指示青年人了。

「木刻究竟是刻的繪畫，所以基礎仍在素描及遠近，明暗法，這基礎不打好，木刻也不會成功。」——寄

劉韜鄂。『要技藝進步，看本國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為他們自己還很有缺點，必須看外國名家之作。良友公

司出有麥綏萊勒作品四種，不知見過沒有，但只可看看，學不得的。……先生寄給我的四幅，我不會說謊，據實

說，只能算一種練習。……我看有時候，是刻者有意的躲避煩雜的，最顯着的是高爾基像的眼睛。他的顯得眼

睛小，是因爲眉較高。」——寄金鑿野。

『許多缺點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力不夠的緣故。這毛病應該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則就決不會有長進，譬如描繪一個人，雖至最小的部分，簡單的動作，也要仔細觀察，然後才能描得像，才能成爲一件藝術作品……連環畫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者應該注意到讀者，並非多產就是傑作。多產的結果，往往到是濫產，徒然耗費精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國人，不必過於誇張。藝術是需要誇張的，但誇張透了，反變成空虛……農民是純厚的，不必把他們塗得滿臉血污，矯揉造作。』——白危「記魯迅」

魯迅先生痛恨着認木刻爲反動的江浙官府，他供給從事木刻畫的青年人以不可形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助力。不誇張地說，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蓬勃，一方面雖配合着環境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也賴了魯迅先生始終不懈的支持和鼓勵，只有這種導師和同志的熱情，才能激勵起青年人們繼續不斷，不怕打擊的勇氣！

可是魯迅先生死了，魯迅先生以五十六歲的年齡，因爲過度勞碌了自己的身體，因而使肺結核加劇而死亡了！這是惡劣的環境，逼着他不能放下他的工作以作充分休養的結果。

年青的一代人，從事木刻製作的年青的一代人，我們應如何寶貴魯迅先生所介紹過來的畫集和遺言，以作我們前進的指針呢！

載：文藝動態創刊號（北平中國大學）

悼魯迅

周學普

在國難達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民族之間日益激烈的鬥爭使我們的心神極度緊張的時候，今天忽然在任何報紙上都看到了驚人的消息——不屈不撓的革命的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逝世了！這個消息，無論對於大衆革命的友人和敵人，總之，是今年高爾基死後的第二次最使人震驚的消息了罷！

這種噩耗，雖不能說是意外，而一聽了的時候，連我這樣和他沒有過直接關係的人，也有了似乎透不過氣來似的悲感。我們對於這位文化界的恩人的死亡的哀悼之情，是因追念他對於中國的革命文學和戰友的領導上所立了的業績之偉大而愈益殷切的！

魯迅！在中國革命的發展上的各階段上不屈不撓地前進的典型的戰士！他最初以「個性主義」和「進化論」而成爲宗法社會的叛逆兒，在辛亥革命之後反對軍閥，官僚及紳士階級的國粹主義，反對「五四」運動的變節者與爲有產階級的走狗的歐化紳士們，在「五卅」以後則由進化論而達到了戰鬥的世界改造式的集團主義，而努力於爭鬥以理論和創作的實踐之展開。他的偉大的個性的基礎是明澈的現實主義，不妥協性，強勁的戰鬥精神和對於被壓迫的民族的深摯的熱情。

這樣的巨人的死去，和僅僅爲一學者而始終爲舊勢力所利用的今年的章太炎的死去相比，我們應該覺得是文化界的如何的損失呀！

他的決不妥協的革命精神，使他死而後已地與官僚，軍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和思想在理論和創作上作不斷的強勁的鬥爭。他從「五卅」以來，抱着以階級問題之發展爲「一致的對外」的

統一戰線的基本的前提的主張，最近爲了兩種口號的論爭，在大病中發表了萬言的長文，引起了空前的反響。姑且不論他的主張在現階段上是否正確，我們總不能不佩服他的至死不屈的精神！

他自己曾經說過，他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決不是目標，也不是範本，而是與光陰一同過去消失的東西。若把他比做橋梁，那可以說是革命的過程中的引向真理的對岸去的橋梁罷。

他又在華蓋集裏說過，死者所遺於後人的功德，是裂取許多東西的外皮而暴露出隱在未曾預料的陰裏的毒心，教給以後的戰鬥者以別種戰鬥法。那麼我們要問自己，可能從他所暴露了的許多東西的隱藏的毒心學得某種戰鬥法否？

在爭鬥中失了如此稀有的導師，這給了我們的驚愕和悲痛是非常深刻的。但我們的責任是如何繼承他底崛起雄偉的精神而積極地推進革命的進行。

他的逝世，必然地會在中外各界中引起非常的反響罷，不但革命的同志將盛大地追悼他，而不懷好意的敵人也會用種種方法來把誤會曲解的罷。

載：天津益世報文藝週二十五期

悲憤

王余杞

——因魯迅先生的逝世而作——

清早起，懷着顆入獄般的心情，走向公事房。有人正在捧着報紙。遠遠看去，第一眼看見一條刺目的粗黑線。心理明白又是死了人。走攏去，第一眼：

「魯迅昨逝世。」

我怔住了！

映映眼睛，匆劇而又仔細地看過這條出乎意外的新聞，放下報紙，揚起頭，沒勇氣再讀一遍。我怕，牠使我膽寒。我感到茫然，如像失掉了憑依，激起滿腔悲憤。

登載新聞處附刊着像片。像片上的人似乎在向我凝視，我便也不禁凝視住他。……他那裏閃着一對犀利但是充滿偉大的熱誠的眼睛。這眼睛，我永遠記得的，七年之前我還接觸過一次哩。

深埋在腦膜裏的印象，通過七年的時光，這時又鮮明地重映出來——

手裏捏着郁達夫先生給我畫的路線圖，遵循着路線，我是在追求光明。穿過北四川路，拐過幾處轉折，到了，步子停在一個並不輝煌的黑門前。叩門。出來一個年青人，名片遞進去，門仍虛掩上。第二次開門的恰是我專誠訪問的主人——（十月十九日）早五點二十五分在上海逝世的魯迅先生。

門裏通過一方小天井，連接着天井後面的是樓房下的一間客廳。稱做客廳，似乎稍嫌嚴重；其實是一張方桌

四隻椅子之外，別無長物。

邊問着我何時到的上海，邊給了我一支烟捲。一點小小的改變被我注意到：記得他在「北京」（在沒稱「北平」以前）時專吸「翠鳥牌」，如今已改吸「阿坡羅」了哩。

燃起烟捲，我的眼光才有餘裕向他臉上一瞬。——只一瞬就叫我爲之肅然；面龐依舊清癯，鬚髭愈覺濃黑，剛毅而祥和的容光隱約在眉目之間，兩眼有神，照澈我的心腑，無所逃避，我只好被解剖般陳列在他面前。他的體魄並不魁梧，而我自己却變得異常渺小。九分親近間，一分壓迫，我領受着。

我們談着話。話是他的特別多：談到在上海的生活——只寫文章，不願教書。別人都在排擠他，他只好潔身引退。所以剛去北平，就有人散佈謠言。謠言一直逼迫似地，將他送走。

「路過南京，可曾停留過嗎？」當時南京剛改首都，我這一問是藏有深意的。

「沒有，」他果真憤然了，反而問我：「停留幹什麼？」

便是在上海，也就難得出街。噓出一聲：「街上沒什麼可看的。」爲了維持生活，大半的時間都耗在譯書和做文章裏，那時他正發表了一篇長文，痛罵着一個人，現在提起，還有餘恨。

不錯，他一直在懷恨，他正恨着一切頑固地保持與變像地利用自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劣根性的典型人物。在登載他逝世消息的新聞中，並及遺囑七條，那是從他最近的一篇雜文標題着「死」裏面摘出來的。其中的——

「六、別人應許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親近。」

而七條之外，還記得的，又是：

「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正是魯迅先生之所以爲魯迅先生。裝腔妥協，笑口提攜的勾當，不是他魯迅先生所能勝任愉快的。比方就在「死」一文中，又曾提到「向北新書局去算帳」的事，這件事，以我所知，遠在七年之前已然鬧翻過，曾經身任調人的郁達夫先生告訴了我其中的原委；而我看見魯迅先生時，他因爲我有一篇譯稿將登在「奔流」的翻譯專號上，便又談到出版「奔流」的北新書局及其老板。

「賺了錢開紗廠，積欠的稿費却一個不給！」又是一番忿恨，結束了這段談話。

倔強地持續着這種精神，一直到他停止了最後的呼吸。身經百戰，戰無不勝，於是社會上身披美麗外衣的諸色人等，在他的筆尖之下，都不得不赤裸裸地現出原形。現在原形，本來難堪，計無所出，惟有「好意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盼着他死。

不幸，真是不幸啊，他竟忽然地匆匆死去了！

說是，匆匆真是匆匆！今年五六月間，當蘇聯的高爾基病危的時候，中國的魯迅先生也以病重傳聞；高爾基不幸而死，魯迅先生則幸而轉危爲安。——我們在悼念高爾基之外，不是偏心，總覺竊喜。中國之有魯迅先生，猶如蘇聯之有高爾基；魯迅先生是中國的高爾基，高爾基是蘇聯的魯迅；固然他們同是國際的作家，同爲全世界的大衆作鬥士，但爲了同國異國關係，魯迅先生所說的和所寫的，實質與文詞，（那就是有人所評爲「給予青年以不良影響」的「尖刻筆調」）自然都比高爾基更使我們了解，更感到親切。高爾基去了，留下魯迅先生，對於我們，更該可以自慰。而現在，不幸已然轉危爲安的魯迅先生又匆匆死去了——只留着不死的精神永息在我們心裏。親者痛，仇者快；哀悼之不足，而且令人悲憤。

中國誕生了個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却爲中國創造了個新時代。自『五四』以來，永遠站在前線，掀起了驚天動地的狂潮，一切思想文化和藝術立時轉到了個新方向。撕壞舊的，扶植新的，領導青年，向前邁進——從而高聲

「吶喊」掄使着一支尖利的筆鋒，刺穿了腐爛社會中寄生着的蛆蟲們的私隱。私隱揭開，觸着痛處，惱羞成怒，轉而怒目相視。止於怒目罷了，却無法挽救自身的沒落；倒使魯迅先生，在青年大眾追隨擁戴之下，更加堅強起來，而成功中國思想界文藝界唯一的巨人。

但是，將他和高爾基相比，魯迅先生是遠不如高爾基幸運的：在「十月」之前，莫斯科藝術劇院還能上演高爾基的「夜店」，被稱是「藝術劇院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創造者」；在中國呢，所謂紀念碑的作品，魯迅先生的「吶喊」却驚不醒大眾沉沉的迷夢。——青年們應該被驚醒了，可又經不住腐爛毒菌的蔓延和侵蝕，終使自身也成爲腐爛；既成腐爛，便躲不開他鋒利的筆尖，筆尖刺來，倒戈相向。「豎降旛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他自己也曾慨乎言之，因而善說風涼話的便得意忘形地輾轉相告：「他魯迅，吶喊之後，只有彷徨。」

其實魯迅先生並不彷徨，終其身，自「熱風」「野草」兩集「華蓋」以至「而已」「三閒」「二心」不「三不四」「南腔北調」「僞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等等，莫不秉着一貫的精神，肩着暴露與肅清的工作——一件艱苦的偉大的工作！人們的風涼話，偏偏落了空。

因此就又有入說了：「魯迅已失掉了創作的能力。」便在他死後的今日，還有些滿身毒菌的編輯們，輕蔑地惋惜着：「可惜他晚年受人利用，作無謂的論戰，而無所建樹」云云。然而一本「故事新編」，足以堵塞住他們的嘴。——却是受人利用，倒也不錯；遠之，歷來受遺少們的包圍，遺少們借之以成名；近之，大辦治喪處，汽車階級大出風頭。久已斷絕往來的「學者名流」，又忽然一變而爲老朋友，高談其相知之深。有的自稱作家的新聞記者，報告消息每次不忘寫上自己的名字，以期躋於作家之林。這些都是明證，而在他四面受敵的生前，誰又曾贈給過他什麼？——像蘇聯之於高爾基，將莫斯科的脫愛兒新卡厥街改名高爾基道，將他的故鄉尼諾烏各羅德城改名高爾基市，將莫斯科藝術學院加上他的名字，改稱高爾基藝術劇院等等，不一而足。至於我們的魯迅先生呢，他自己

說得好：「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隨意處置，認為無足輕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認真。」則一身的自由與安全，尚且無從保障，何況如此隆重的紀念事業？政府當局，這且不言。就是號稱的文化團體和上述那些「學者名流」以及「作家」之類，例如獎學金的籌集，研究所的創設，向來也無人提倡。這般人，倒似乎並不是「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而在他死後，却又哀而不傷地深致其悼念之意。事實不容情，偏偏留下個大幽默；更使他的遺言變成真理，乃愈見其人之偉大。然而在我，悲憤之情，誠不能自己！

可知他早有先見之明：「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枉受一番惡意的贊揚，自非所願。——其實也無需乎形式上的表彰。這個巨人，他曾為大眾盡力，大眾必然對他永世不忘；他將與大眾同在，永無窮期。達官貴人似的舞文弄墨，痛哭流涕，豈非滑稽，有何補益？原來達官貴人是另有其流派的，其流派統治着充滿了死氣沈沈的公事房。自以為舉世知名的大作家，在這裏委實毫無地位。這裏只有上班畫到，抽烟喝茶，「今天天氣哈哈，」搖頭吟味報屁股，有時高興也忽然要問一聲：

「您知道，誰的小說兒編得頂好？」

「有一位署名魯迅的，」我脫口答着。

「魯迅是誰呢？——是外國人吧？」問的人反而茫然。

除了滿臉苦笑，只好閉口不談。便在今天，從報紙上得到噩耗，擬好唁電，送去拍發。電文開頭寫着——

「上海魯迅先生治喪處……」

收報人捧着電稿，看了半天，終於懷疑地抬頭問我：

「這人在地方上很有名嗎？」

這些當不是萬分了不起的文學家們所夢想得到的，然而這是事實哩！任何的文藝工作者向來不會引起他

們注意過。如果注意了，那便是：「每不免模模糊糊的死掉則有之。」

終其身，魯迅先生所獲得的如是而已！

近半年間，我是仍然爲了「尋點小事情過活」而置身於國防的最前線，眼看着些不測的風雲無端發生，對於自身的安危，也就不無顧慮。恰巧自己又還缺乏面壁工夫，使成爲都市間一個隱者，實行自我麻醉，因此下意識的幻象，便隨之而時現眼前。有時且不免焦急，並非焦急於壽夭貴賤，只覺得還有一些未完的文字，不曾寫完；在計畫中的寫作，不會動筆。就怕中途棄置，盡廢前功。焦急之至，甚至於坐臥不安，太陽剛剛落下樹梢，又惋惜着一天的時光已成虛擲。貼在心上的念頭，汲汲皇皇，只切望着要寫的東西能够寫出；至少已經計畫的必須寫出，已經開始的必須完成……如此苦思，心裏反而更難寧靜，愈加無法提起筆來。時光過去一大堆，儘讓虛無的幻象苦惱着。怎麼成了這樣呢？問問自己，自己也不能答覆，剛才答覆了，答覆使我驚奇。因魯迅先生的近世，特再一讀他被報紙加封做「遊戲文章」的雜文——「死」中的一段：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

我的心情，正類乎此。委實記不清楚，是否當初正是受了他的暗示呢？所謂「他的文章給予青年以不良影響」或者這就是所謂不良影響之一吧？影響固然有，良與不良，又當別論。

他給人們若干最大的影響，第一是他堅強的意志。「革命」何嘗不可談，最得體是在既富且貴之後，弄一個官兒，領一點津貼，奉命作文，隨人講演，既得實惠，又享盛名，比之偏處上海亭子間，艱難困苦，靠賣文過活，何只天淵之隔？然而他終於鄙薄不爲，便在臨死之前，還曾爲文稱道章太炎，所稱道的也是關於此種精神——其實章太炎

還有晚節不保之譏。當之而無愧，惟有魯迅先生。

除此之外，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遺產，至豐且富，堪與日月爭輝。而今不幸，他逝去了，正如一顆巨星的殞落，更不幸的是又和高爾基的逝世同在一年中，蘇聯的魯迅，中國的高爾基，相偕而去，在國際文壇上，這損失豈能細算？無須悲憤，他將在我們心裏甦生！——七年前的印象還深深嵌在我的心上哩！因又寫出一副輓聯送他——

「南腔北調，故事新編，威比熱風，勁猶野草；三閒二心，花邊文學，聲揚吶喊，狀隱彷徨。」

一九三六月二十日寫於深夜裏

天津益世報文藝週二十六期

悼魯迅先生

李因非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及爲的是改革……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魯迅：論秦理齋夫人事）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魯迅先生是無時無刻不在和「黑暗的主力」戰鬥着的，「五四」時代的健將們，到現在不是退隱，便是站到敵人的營壘裏去了，而魯迅先生却並沒有給時代所淘汰，爲了人羣的「進化」爲了「解除將來的一切苦」，他站在時代的前綫，勇敢而又堅強地向「黑暗的主力」「戰鬥」着，雖然是「受苦」，但他却視爲「不妨」。

因爲他始終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鋒的戰士，所以年齡上的老，對他不僅無害並且有益，當別位「老將」禁不住時代的急流所衝激而跌倒，或者反而想拉住時代使他們能夠站住的時候，魯迅先生却在激流中學得了更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別個年青的戰士所缺少，或者甚至可說是沒有的。

因之，這位飽經世故的老戰士，就更值得我們愛好和擁戴。然而，却又誰料到這位時代的前衛，會敵不住他生理上的衰弱，而離開他多難的邦國呢！

魯迅先生近兩年來很多病，但即使在病中，他好像也沒有替自己的身體打算過，反之，他更加努力了，他在一篇叫做「死」的雜感上說：

「從去年起，每歲病後休養，在輪藤輪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

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在這樣的努力下，這兩年來，就有「死魂靈」、「花邊文學」……等等書籍以及散見各刊物的許多雜文出現，而也因為這樣，他的身體更衰弱了，終於敵不住病魔的進攻，而一瞑不視。要是他能稍稍爲自己的身體打算，在病體沒有完全恢復之前好好地靜養一下，我想，當還不致於現在就死呢？然而爲了「解除將來的一切苦」，他在體力還沒恢復之前，便想着許多要做的事情，並且「要趕快做」了，說起來，這是自促天年，但是，這究竟是爲誰呢？他在遺囑上說：「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又說，「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這樣一位戰士死了，叫我們輕易的忘記他，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呢，在形式上，我們也許能够做到，而在心底裏，我們却將因爲不容易忘記而時常「紀念」了起來。在「管自己生活」的時候，在讀到他的遺作的時候，我們也沒辦法不「紀念」到他，「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有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以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見魯迅先生的病中答客問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樣，即使「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似乎也就不大可能了。

自然，魯迅先生的所以要這麼說，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因爲不願人做胡塗蟲，所以叫他們「管自己生活」，不要去紀念他。但是在這裏，我們却可以看出，要「管自己生活」，那却祇有依着魯迅先生的路走去（雖然有走法不同）。而在迢迢的長途中，一定要設法去忘記曾經同路過的伙伴，那不祇不可能，並且也大可不必的。

文壇巨星的殞落

柯靈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鐵片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擊，他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各有戰幟，綉出各樣的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綉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顯然倒地——然而祇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利者……」

「但他舉起了投槍！」

——魯迅：「這樣的戰士」

是這樣倔強，這樣勇猛的一位戰士，他憎惡黑暗，討厭正人君子，猥瑣卑怯的「老中國」的兒女，愚昧而強蠻的統治者：用了一支辛辣無比的筆，給他們以剝露，攻擊，毫不妥協，毫不餒怯他被目為傳統社會的叛逆，反動份子，然而他却為無數青年人和正義者所敬重，愛戴。

是這樣的一位戰士——我們的文學巨人魯迅先生，他在許多明槍暗箭中間，和一切封建的，黑暗的勢力戰鬥了一生，雖然他的精神還一點沒有衰老，現在却終於在昨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時，悄悄地離開這世間了。

二

在十一點多鐘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死訊，覺得有一股涼氣直從頭頂貫到足尖。出神似的呆了好一忽，祇覺得心裏空虛得厲害。

像這樣的一位戰士的死去，對於中國，我想那損失之大是無比的吧！——單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短短歷史中，魯迅先生所寫的就是怎樣光明燦爛的一頁！

午後一點鐘光景，我和幾位同伴忽忽趕到北四川路××村的魯氏的寓所。沒有聽見一點哭聲，祇有一片嚴肅的靜穆和悲哀。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的眼睛有些紅腫，和幾位男女青年正在沉默地用着午餐，這些人間，有着魯氏的三弟周建人，「譯文」編者黃源，和青年作家田軍等三位先生。

由黃源先生領導我們到了二樓魯氏的臥室，屋子並不大，魯氏的遺體就安祥地躺在靠左的一張牀上，身上蓋了一條粉紅色棉質夾被，臉上也蒙着一張潔白的紗巾。黃源先生把白巾揭去了，眼睛就紅起來。魯氏的口眼都緊閉着，一頭夾着幾根銀絲的黑髮，濃濃的眉和鬚，面容雖然瘦着一點，却並不怎麼難看。

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心裏感到沉重的壓迫。

離床頭靠窗就是一張半新舊的書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些書籍，原稿，兩枝「金不換」毛筆挺然立在筆插裏，旁邊有一隻有蓋的瓷茶盅。這就是魯氏生前不知嘔去了多少心血的地方。現在顯得很雜亂。桌子橫頭是魯氏最近一篇文章裏曾經提到的藤躺椅。靠上一張方桌，滿滿的堆着書；床頭床脚各有架小小書櫃。壁上掛着些木刻和油畫，有一張好像是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女士的版畫，而一張則是油繪的嬰孩的畫像，上面題着「海嬰生後十六日肖像」的字樣。——海嬰是魯迅先生唯一的愛兒，今年還不過八九歲，這天真的孩子似乎還絲毫不懂人生的憂患，跳跳蹦蹦的十分高興。

看着這些東西，禁不住深切的感喟。這老年的戰士，我們的一代的文豪，如今是永遠離開我們了！

三

魯迅先生是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誕生於一八八一年，享年五十六歲。

近兩年來，魯氏的病非常多，據說，他原是患着肺病，且患着肋膜炎的。今年夏天的一場大病，曾經使無數關心魯氏健康的人担心了一陣，然而後來却終於漸漸好了。祇是健康還沒有完全恢復。

曾經有許多人勸他離開上海，到日本，或者中國的別的地方去休養，然而他不願意。在精神稍稍康復時，並且又繼續了他的讀書和作文的工作。「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

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魯迅「死」見「中流」第二期）——

爲着文化的工作，魯迅先生是這樣對付着他的有涯的生命的！

據說魯氏新近身體和精神都非常好，魯氏的太太和幾個接近的朋友都很高興。不久以前在上海舉行的全國木刻展覽會，魯氏也興沖沖地跑去參加了。

上星期六（十月十七日）魯氏曾經到北四川路去跑了一趟，受了點冷，但精神仍然很好。晚間十一時，周建人先生從魯氏寓所離去的時候，他還非常快活。但到了兩點鐘，忽然又病倒了。病象並沒有什麼特異，祇是氣喘得厲害。

看了醫生，可是沒有效，終於在昨天清晨五時，離開了人世。死時很安靜，並沒有什麼話遺留給家人。——他的「遺囑」却曾在近作「死」一篇中提到。

魯迅夫人決定遵照着那遺囑的意旨替他辦理後事。

四

下午二時左右，明星影片公司方面得到魯氏逝世的消息，由歐陽予倩，程步高，姚莘農先生引導到魯氏的寓所，所攝取了新聞影片。

魯氏的遺體，魯氏的寓所，連魯氏生前日常工作的書案，也由魯迅夫人按照平日的樣子給攝了紀念的電影。不久，魯氏生前的友好陸續到了許多，都瞻仰了遺容。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我們所熟知的著名的作家，如夏

丐尊，巴金，趙家璧，孟十還……等諸氏。

三時許，膠州路萬國殯儀館的車子來了，由幾個人將魯氏的遺體用白布裹着昇下樓來，許多人在後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田軍先生，這健實年青的人，最初是低着頭在流淚，終於失聲地哭了起來。

盛殮的時間預定大概是今天晚上。魯迅先生的遺體，從今天晨九時到下午五時，就公開陳列在萬國殯儀館，預備一切敬仰先生的人們去瞻仰遺容。

治喪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參加的是宋慶齡，蔡元培，茅盾，曹靖華，斯沫得萊（Al Smedley）內山等諸氏及魯氏的兩位弟弟——周作人和建人先生。

文化界方面，對於魯氏的逝世將有什麼紀念的辦法，此刻還不知道。——但對於這樣一位文化界的戰士，中國的一代文豪，總應該有一點什麼見示吧。雖然這並不為魯迅先生所願望。

五

魯迅先生的進步的思想在中國青年中的影響，以及他的著作對於文化界的貢獻，我不想，事實上也不能夠，用一支禿筆來替他記下一點什麼。他的業績，是將永遠在歷史上發着不磨的光輝，他的卓犖的人格，也將是一切革命者永久的典範。

關於魯迅先生的著譯的目錄，這裏根據極少的材料寫在下邊，時間太匆促，遺漏自然不免，祇好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補正了。

甲. 著作——吶喊，彷徨，朝華夕拾，故事新編，野草，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二心集，三閒集，而已集，兩地書，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冊），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十卷輯錄並考正），魯迅自選集，集外集。

乙。翻譯——工人綏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桃色的雲，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小約翰，思想山水人物，壁下譯叢，近代美術思潮論，落谷虹兒畫選，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藝術論（蘆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蒲力汗諾夫作），文藝與批評，文藝政策，十月，藥用植物，毀滅，錶，死靈魂，豎琴，一天的工作，高爾基的童話，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至於魯迅先生一部份已發表而未收集的譯著，以及有些未完成的殘稿，大概要待整理以後才知道了。

載：申報

魯迅先生遺容瞻禮記

苑陵

得着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心裏說不出悲愴的情緒，「呵，這東方的彗星殞落了！」在中國，不在世界的文壇上，這該是如何重大的損失。

昨日爲各界在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時期，時間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可是有些羣衆，在早晨七時就在萬國殯儀館門前候着了，可見魯迅先生感人之深。萬國殯儀館的門口，沒有什麼佈置，只是在院子裏放了兩面台子，幾個招待員，在招待瞻仰遺容的羣衆簽名，每一個瞻仰遺容的人，由招待員在臂部纏上一道黑紗，分十個人一組，依次至殯儀館院內瞻仰先生的遺容。

雖然秋日的天空是這樣的高朗，可是在萬國殯儀館內，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罩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未瞻仰的人們在院子裏靜靜地立候着；已瞻仰的人們從左首走出來，低着頭，帶着不可抑制的悲思，又悄悄地走出去。從九時起，就是這樣：萬國殯儀館內，出去了一批瞻仰過的羣衆，又進來一批來瞻仰的羣衆。

因爲魯迅先生是中國文壇的巨星，他底作品深深地感染着每一個讀者的關係，所以，去瞻仰遺容的人是很擁擠的，到了十時，萬國殯儀館內的院子裏無法容積去瞻仰的羣衆，只得將殯儀館的大門關起來，一批人出來了，再放一批人進去。來瞻仰遺容的人，各界都有：文學界，藝術界，教育界，學生，工人，上海「幼稚師範」的學生，「工部局」女子中學的學生，是由教員整理的帶來的，有一個郵差，同一個警察，也來瞻仰遺容，他對辦事的人說：「我們也要來看看魯迅先生。」本來，簽名的地方只有兩處，到了十時許，人數太擁擠的關係，再添上一處，同時，因爲黑紗需用太多，有幾個女子在趕製黑紗。

先生的遺體本是放在萬國殯儀館裏二樓的，到了十時許，因為便利瞻仰的關係，從二樓移至樓下靈堂裏來，靈堂裏佈置得簡單而莊嚴，除了花圈花籃外，就是先生的遺像，很能够惹起人的哀思。

先生的遺體安置在一張像沙發樣的靈床上，褐色的綉花被褥，被只蓋了下半身，上半身露在外面，先生的遺容如生，兩眼緊閉着，兩頰稍陷，看了他的短鬚，依然有他生前的威儀，身上依然穿着他生前愛穿的古銅色的長袍，這中國文壇的巨星，思想界的健將，就是這樣的長眠不起了！誰能相信呢！無怪有許多瞻仰的羣衆，忍不住滴悲思之淚，甚至於有泣不成聲的。

魯迅先生死了，在中國，不，甚至在世界文壇上，這該是如何重大的損失。想到這是最後的一面，每個人的心中都積鬱着不可遏制的悲思，去瞻仰的人，都用着最大的誠心，屏息着氣息，呆呆的癡立着，心裏都有這樣一個感覺：多看一刻兒他的遺容也好，爲什麼不多活幾年，對於中國的文化多貢獻一點呢？

在歸途，心裏仍然壓積着一塊沉重的石塊，這中國文壇的巨星，這思想界的健將，魯迅先生，永遠的與世長辭了！這是最後的一面，應該珍重的愛護的紀念啊！

載：大公報

第三輯：

我所見到的魯迅

郭光（一）

悼魯迅

清華文學會（七）

悼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許傑（九）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行（一〇）

哭魯迅先生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一二）

民族的傑作

郭沫若（一四）

不幸的紀念

守章（一六）

葉公超教授對魯迅的謾罵

李何林（二一）

詠詞

天津文化界（二八）

不滅的光輝

郭沫若（三〇）

蓋棺論定

古頓（三三）

悼魯迅先生

桐華（三五）

燈下筆談

沈思（三九）

我的魯迅觀

毛一波(四一)

魯迅先生與「譯文」

譯文社(四九)

關於魯迅先生

權華(五五)

魯迅先生

曹聚仁(五七)

我們年青人祇有慚愧

魏金枝(六一)

切身的哀感

楊騷(六一)

讓我再看幾眼吧

竇隱夫(六二)

悼魯迅先生

艾蕪(六三)

哀悼之辭

沙汀(六四)

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

何家槐(六四)

要學習的精神

麗尼(六五)

噩耗

王統照(六六)

他的精神活着

戴平萬(六八)

無可言喻的悲哀

立波(六九)

聽了死耗之後

白薇(六九)

在大的悲哀裏

夏衍(七〇)

憶魯迅先生……………李蘭(七〇)

後死者的責任……………洪深(七一)

戰士的葬儀……………白塵(七三)

紀念魯迅先生……………唐弢(七八)

悼魯迅先生……………王瑤(八五)

憶魯迅先生……………以羣(九〇)

一面……………阿累(九六)

最初和最後的一面……………姚克(一〇一)

魯迅先生……………黃源(一〇六)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巴金(一一七)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靳以(一二一)

悼魯迅先生……………孟十還(一二四)

聞魯迅先生死耗……………吳組緝(一二七)

哀悼魯迅先生……………張天翼(一三〇)

悼魯迅先生……………李蕤(一三四)

永恆的悲哀……………端木蕻良(一四〇)

- 偉大的伴送……………子岡(一四三)
- 悼魯迅先生……………楊西濛(一四八)
- 魯迅先生死後的敵人……………小乎(一五一)
- 魯迅的孤僻……………穆梵(一五四)
- 紀念魯迅先生……………鮮子味(一五六)
- 從打吧兒狗到反×……………張子齋(一六〇)
- 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由茨(一六四)
- 魯迅先生的『生』與『死』……………溪(一六七)
- 魯迅在廈門的鱗爪……………陳夢韶(一六九)
- 爲「悼魯迅先生」——對大公報「短評」記者及其儕輩的憤言……………何林(一七一)
- 魯迅先生與時代……………恂公(一七三)
- 信……………李野(一七六)
- 十月的殯儀……………魏護(一七八)
- 悼魯迅先生……………果汎(一八一)
- 關於魯迅先生……………傅彥長(一八五)
- 我的建議……………澍君(一八七)
- 出殯的行列……………衡(一九〇)
- 建塔者的死……………子修(一九二)

我所見到的魯迅

郭光

——在中央大學文學研究會魯迅追悼會報告——

要在半點鐘之內講到這位偉大作家的各方面，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於一個至可讚美的人，我們只能在內心裏膜拜他，在行動上追隨他，要用什麼言詞來表達那種讚美之情，真是很難所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對於魯迅正是這樣。我很恨我自己只是凌亂地讀了他大部分的譯著，沒有對他作有系統的整個的研究。然而在此刻我並不想「學院式」地對於他底生涯和作品，作詳細的敘述和闡發；只是就自己所想到的，對於我們偉大的死者做一番初步的估價。

我常常覺得魯迅個人二十多年的文學生活，就是中國整個新文學運動底縮影。他自己底文學活動不但和中國整個的文學活動密切地聯繫着，而且是那裏面最光輝的一部分。中國新文學裏如果除掉魯迅，那所剩的將幾乎是「零」了。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果戈理，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契柯夫，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妥斯退也夫斯基，而在國際上，魯迅是博得「中國的高爾基」的榮名。但是，我覺得那些比擬都只有部分的理由，不足以說明魯迅的。固然，果戈理底「外套」是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嚆矢，中國有了魯迅底「吶喊」才有近代文學；魯迅在中國文壇上所盡的領導作用，正如高爾基在俄羅斯一樣，然而魯迅底文學活動是多方面的，他不僅作為中國的果戈理，高爾基，……而且執行了倍林斯基，倍斯巴洛夫的任務。在世界文壇上，我們找不到一個作家其對於祖國的供獻會像魯迅那樣大！

魯迅底一生，是一首崇高偉大的詩篇，是一首英勇悲壯的凱歌。他底脈搏，和中國民族底脈搏一致，和全世界前進人類共感交振。他始終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剝露出侵略者和壓迫者猙獰醜惡的面貌，描寫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卑怯愚昧的奴隸相，在我們內心裏喚起抗爭的熱情，使被壓迫被凌辱的人們渴望着解放。他底每篇作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這「反帝反封建」的特質，就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了他底全部生涯和作品。——在文學革命時代，他底「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石，用卓越的真理和犀利的筆鋒，他給腐臭的封建文化以無情的打擊。時代進展了，他自己也進展了，從舊的範圍裏走出來，領導着中國文壇向新途上邁進。在這裏面，他不斷地和惡傾向奮鬥，不斷地把文化種子移植到中國來，他不但成了中國文壇上唯一的導師，而且成了國際文化輸入中國的流管，他掃除了「文化上的復古主義」，掃除了「性靈幽默」，掃除了「第三種人」，掃除了虛偽的非民族主義的「××文學」……；他翻譯魯那却爾斯基，果戈理，法捷耶夫……的作品，他介紹「木刻」，提倡「新文字」，贊助「世界語」，「魯迅」這兩個字，簡直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幟了！他始終是站在時代的最前線，「海燕」一樣地搏鬥着。在他身上，沒有一個細胞是妥協的。他像一隻鼓進着的破冰船，衝破了陰慘的冷森森的冰洋，他像一架巨大的播種機，在膏腴的土地上播下了新種。

但是，假使我們只把魯迅當做個寫寫文章譯譯書的優秀作家，那是貶低了他的價值。在民族解放運動裏，他是一個最英勇最堅決的戰士。他是「中國民族有前途的保證」，他是「真理勝利的徵兆」。在他底光芒之下，無數的青年在不知不覺之間健全了起來，看明了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在他底光芒之下，一班無恥之流不敢明目張胆地去作惡，感到衷心的愧惡。

就文藝製作上說，魯迅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就。本來，「典型製作」是文藝之最高的完成。魯迅所寫的「阿Q正傳」，很正確很精到地表現了二十多年前中國社會的實況。他把中國人平常的部份加以控制，把特徵的部

分加以誇張，結果製作出比客觀所有典型人物更爲典型的「阿Q」。在魯迅底筆下，「阿Q」是一幅卑怯愚昧的可笑的奴隸相，但在正文的背後，魯迅對「阿Q」實在抱着一種「矜持的憐憫」，且借這個可笑的奴隸相烘托出整個社會的黑暗。如果有人問：「阿Q時代過去了沒有？」那我將毫不懷疑地答：「沒有，我們現在到處都還看到那種阿Q相。」而且我相信：縱然日後「阿Q時代過去了」，阿Q正傳也會變成古典作品。「阿Q」會像莎士比亞所製作的「哈孟雷特」，歌德所製作的「浮士德」，雪勒所製作的「華倫斯太」，塞萬提斯所製作的「唐·吉珂德」，果戈理所製作的「死魂靈」，「乞乞可夫」，屠格涅夫所製作的「羅亭」，高爾基所製作的「薩木金」，綏拉非莫維支所製作的「郭如鶴」，同樣的作爲典型而不朽下去。——魯迅底作品，有四分之三是雜感短評。而那種雜感短評，在實質上是「社會的論文」。鬥爭的形態尖銳化了，漫長的小說不是鬥爭的最好武器，在短兵相接的時候，雜感短評最適於論爭。魯迅之所以後來不寫小說而改寫雜感散文，不是他不能把握時代，而是實際要求使他不得不採用更有力的表現形態。他所寫的雜感短評，真像「投鎗的一擲」，「一打就打中對方的要害，是批評文學之最高的發展。我們在他底每篇雜感裏，都看到諷刺裏帶着博大的篤愛，諷刺裏帶着嚴正，冷雋裏帶着溫暖。（無恥之流看了，也許是只感到刺骨的寒慄。）假使沒有一個偉大的人格和超越的卓見做「底子」，那樣的雜感短評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日本研究魯迅的專家佐藤春夫說得好：「魯迅是一個吸取了西方因素而又保持着東方特質的作家。」的確，魯迅在西方藝術理論中吸取了教訓，在西洋古典作品中吸取了寫作技巧。但是，當我們看他寫中國農村的作，品，就恍如回到了江南的家園；當我們讀到他小說裏的對話，從那樸實生動的言語裏活現了各色各等中國人的面影。他底文體，也自成一格——很難摹擬的一格。正因為魯迅底作品有這種特性，所以能吸引這樣廣大的讀者羣。我敢講：直到現在爲止，中國沒有一個比魯迅更「中國的」的作家，也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會比魯迅更受到國

際上的歡迎。外國人若是要透過中國文學作品曉得一點中國民族底特質，那只有讀魯迅底東西。他是中國文學界的光榮，是世界文學上的一抹異彩。

從第一篇小說裏魯迅喊出「救救孩子」，他一生一世都在奉行着這句話。對於青年作家，他盡了指導和提攜的任務。他原諒青年的幼稚，叫青年「不要顧忌自己的缺點」（我相信每個青年聽到這句話都當感奮，是的，我們青年有許多缺點，但那種缺點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缺點只有在前進的過程才能揚棄掉，因為顧忌缺點而不做，是根本錯誤的。）他自己底努力，都是爲着「年青的一代」的人。他自己的希望，都是放在「年青的一代」的人身上。

正如愛倫堡底名言一樣，「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世界的人類早已分爲兩個營壘了。魯迅始終是個做着莊嚴工作的戰士，是一隻在暴風雨中猛然搏鬥的「海燕」。他在學術上的造詣，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精深，很少人能够企及，他自己就是一部偉大的著作，雖到了五十六歲的高齡，但他的努力確實使我這二十一歲的青年感到慚愧。直到病入膏肓，還是致力於寫作，致力於祖國的解放，我們想到他底努力，便有一種嚴肅的心情鞭策着自己。然而，一班以造謠中傷做職業的人，却任意的誣蔑他，說他怎樣怎樣。我雖和魯迅不相識，且和他沒有一面之雅，但我堅信他是和我們青年一樣的純正，不受驅使，不出賣自己，只是本着正義和人道，就自己所當做的去做。那些無恥者的誣蔑，不過是「吐涎唾天」，對於他本身的光輝是不能損害的。

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怕就是他那「視敵如仇」的鬥爭精神吧。他在給許廣平女士的信裏說，「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自衛。」歷年來，他像急流裏的砥柱一樣，不管敵人怎樣巧妙的喬裝出現，他都毫不寬容地加以攻擊而使之粉碎。在魯迅攻擊的對象裏，我們不要只是看到陳源教授，新月派的花花公子，第三種人 侍桁，曾經樹過「什麼革命之旗」的楊邨人……，而忘記了那班東西的「同類」，忘記了產生那班東西的社

會背景。魯迅並不是對那一個特定的人有什麼仇恨，他只是把某一人當做一「嗜類」的代表，咬牙切齒地與之廝殺，剝露出那一社會層狴犴醜惡的面貌。他說：「叭兒狗非打入水中又從而打之不可，」爲着使它們不能再作猖獗之吠，他連「落水狗」也還是要打的。——但是，假使那個只從魯迅那裏看到「恨」的一面，而看不到「愛」的一面，那他自己就是個該被「憎恨」的人，惟其因他對於自己的朋友有那樣深切的「愛情」，所以他對於自己的敵人才有那樣無比的「憎惡」。他說：「對敵人寬縱就是對朋友殘忍，」魯迅是最能分別友與敵的。有人說他爲「紹興師爺」刀筆吏，而他却說：「對於這些東西，我還欠尖刻！」

就如自然界的現象一樣，快落山的太陽最美麗可愛，魯迅底臨死之前也最可讚美。最近他對於組織文藝家愛國陣綫的意見和努力，是他一生中最高光輝的績業；那篇「答徐懋庸並論抗日統一陣綫」的萬言書，無論就內容，或就文字技巧上說，在他底全部雜感散文中都算最難得的。可是，正當中國文藝家愛國陣綫由論爭時期進到建設時期時，我們這偉大的指導者却與世長辭了！

如果我能够，我要在他底墓誌上寫道：——賅博的學者，不朽的作家，正義的戰士，民族的靈魂。

他自己曾對許廣平女士說，「我好像是一隻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血。」的確，他所貢獻給我們的不算少，而社會上對他是太菲薄了。魯迅的死，對於他自己可說是「無愧。」

在這一年多的短時間內，我們失去了巴比塞，失去了高爾基，又失去了魯迅。魯迅的死，更使我們感到一種切膚之痛。高爾基死後，魯迅曾經說：「高爾基的死，不僅是蘇聯的損失，而是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的損失。」現在我們也可以說：「魯迅的死，不僅是中國的損失，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應該黯然的。」紀德在高爾基的悼詞裏說：「他是屬於歷史上的人了，他底地位是在最偉大的人們中間的。」拿這兩句話來悼魯迅，也是很確當。可是就整個民族上講，這是怎麼也不能補償的損失。我們失去了一個導師，失去了一個人文界的太陽，要得補償，

那只有把他底言詞化爲我們的教訓，造出更多的像他那樣的作家——他在遺囑裏叫我們「忘掉他，管自己的事」，而我們在「管自己的事」的時候，却不能不想到他。他所開闢的途徑，我們常遵循着勇敢地走去。

我真是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言語的表現力真太小了！我們今天紀念魯迅，不是用空洞的儀式，不是用悲酸的淚，而是要從今以後，更努力地學習他底精神，用他底理論來武裝我們自己，走完他所沒有走完的路。我們也不必空悲文壇的沒落，「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他這幾句遺言我們當緊緊地記着。前幾天郭沫若在東京的魯迅追悼會上說：「魯迅之前中國沒有魯迅，魯迅之後中國會有無數的魯迅。」只要照着他所指示方向去走，我們是無須悲觀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載：生活文學

悼魯迅

清華文學會

才從文言八股的積屍中翻起身來，眼看着又滾進讀經尊孔的羅網裏去；才在比「魯鎮」「故鄉」還糟得一塌糊塗的鄉村社會面影前睜開眼睛，眼看着又待焦頭爛額的毀在友邦的槍礮底下；在這樣的社會裏，第一個固執的一定要我們張開我們一向愛做好夢的眼睛的老頭子，在這樣的環境裏，唯一的永長在做喚起並撐持這求生的戰鬥那不服老的老頭子就是魯迅。

現在，一個這樣的人，他死去了。

他的死，說是死於病，也可以說是死於戰鬥。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不知「明哲保身」的懦弱的人，是不能不由一些明槍暗箭的傷痕而病；而難能的是在他臨危的病場上，他口授的和由旁人筆錄的文章，也還一直不忘記了這戰鬥。

我們在這裏追悼他，像全中國各地青年都要這樣追悼他一樣。我們不是祇在這裏做惋惜的回憶，我們是在沉痛的哀悼我們不能填補的重大的損失，和怎樣實踐他的遺言和他的遺志。

在中國人的腦袋裏的記憶，說是除了家庭裏的父兄兄弟姊妹外，敬愛的面孔，大概並不多的。但是魯迅這面孔，我們却不能抹殺。在我們中學時代，國文的第一課，而又是我們所歡迎的一課，那講的就是魯迅的文章，立刻隨着下課鈴聲而活跳着跑出課堂的孩子們的嘴唇上，不知所以的，都在傳說着「阿Q」「小D」這名字，並且立刻就成了我們互相間打趣的材料。但是，我們却一點也不覺得它的作者魯迅這人該打趣，或者討厭，雖然，當時我們並不了解怎麼會有那些大人先生因此而攻擊他呢？現在，也許這攻擊並非完結，但是，怎樣還不是爲了在一般

青年的腦海裏，他佔據了他們要佔的地位。可是，魯迅他自己並未要求我們要記憶他。在他的遺囑裏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是的，但是，偏我們不能自己的在追悼他的時間，不怎麼也要記住他這人，不但記住他的話。

現在，在魯迅先生的領導之下，（雖然，在表面上看來，魯迅先生並未在他的病榻上搖旗吶喊發號施令，但是實質上，在文藝界，不論上上下下，是都期待着魯迅先生的片言隻字作為目前一切行動的指針的。）在文藝界因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糾紛，大致得到了它的定局。那就是却如魯迅先生所說：『現在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文藝的統一和聯合，也有了他正確的標的。這不止是文藝界行動的綱領，也是所有中國人要走該走的光明大道。但是，這不止是一兩句話的空頭支票，所可滿足的事，他要我們整千萬整百萬的人們來完成這使命：在這方面說魯迅不止是我們行動的導師，他還是我們戰場最英勇的同伴。現在，正眼看着才從文言八股的積屍中翻起身來，又待滾進讀經尊孔的羅網裏去；眼看着才在「魯鎮」「故鄉」還糟得很的鄉村社會面影前睜開眼睛，又待焦頭爛額的毀在友邦的槍礮底下的時機下，而魯迅先生，却不能不離開我們而去了。在我們的前面，在所有我們青年人的前面，在所有真正的中國人的前面，遍佈荆棘，是的。但是如魯迅先生所堅信，這決不是沒有路，只不過這路是因為它的戰士和導師的死亡，却來得更長遠，更艱苦，這條路是什麼？就是大家都做成了救亡陣綫上的同伴，文化界先進都變成救亡的導師。我們要活，我們就要廣泛的招呼着伴侶，我們就更需要更多前進的人的指引，只要我們能更虛心，更堅毅，更執着，我們大家肯從今後出任何的代價，來完成了這志願，我們有一天才可以無愧的如今日一般的再直立於我們的導師而兼戰士的魯迅先生的靈前。

悼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許傑

魯迅，不僅是一個文學家，是一個文化人，是一個文化的戰士，是一個站在文化戰線上參加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他有正義感，有同情心，能够極端的愛，也能極端的憎。

他用他的鋒利的筆，截穿了漢奸和走狗的心坎，震動了帝國主義，及其在各殖民地上所建立來的一個體系的堡壘。他也用他的靈動的筆，叫喊出中華民族，甚至一切被壓迫大眾的解放的呼聲。

他肯幹，不依老賣老，認識時代，領導時代！

在中華民族瀕於危亡的今日，被壓迫的大眾已經抬起頭來的今日，民族解放運動正到肉搏的階段的今日：正是需要着這樣的一個領導時代的戰士的；然而，他却死了。

爲了紀念魯迅，一切的文學家，文化人，民族解放的戰士，都應該踏着魯迅的路前進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 行

中國現代史，一般史學家都從中英鴉片戰爭講起。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現在，可以作為分期的大事，就我的意見，只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這四件大事發生的背景本質和它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任務是不同的。簡略點說，戊戌政變是中國會李等所提倡的官僚工業的反映，辛亥革命是南洋美洲華僑的商業資本的反映，五四運動是歐戰時間中國國內民族資本主義暫時抬頭的反映，五卅運動是歐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重新衰落而國家社會主義一時崛起的反映。這就是這四件大事本質的『異』的方面說。但這四件大事也有它的『同』的方面，那就是無論戊戌，辛亥，五四，五卅，都負起了『反帝』和『反封建』的偉大的任務。——自然，論到對於這偉大的任務盡到了怎樣的程度，那又是各自不同的。

在這偉大的歷史的歷程裏，出現了許多的戰士，代表了他自己或他所願意代表的社會層在呼喊，在抗戰。但因為帝國資本主義的來勢太兇狠，因為國內封建的力量太堅固。有些戰士們死在前線，有些戰士們受了傷退到後方，有些戰士們甚至於中途變節，丟棄他的任務，出賣自己所托生的國家和民族！

這在變幻萬狀的歷程裏，魯迅先生以最勇敢的戰士的姿態出現，而且一步一步地前進，領導着這偉大的時代前進，由辛亥而五四，而五卅，而一直到了反帝反封建最後的關頭的今日，用他的嘴，他的筆，他的心血，在轉戰，在陷敵，在突圍。在他離開了他的同伴們的前夕，仍然帶着病保持住最勇敢的戰士的姿態。

所以，要了解魯迅先生：不能僅僅從文學或思想方面去了解他，而應該從整個中國現代史的演變上去了解他的戰士的行動——這堅貞的，英勇的三十多年始終不懈的戰士的行動！

魯迅先生死後，大公報的短評記者對他表示不滿，那是無足怪的。停留在戊戌政變的官僚資本家的意識的階段上的人物，只會同意憲政派，進步黨、研究系、政學系的妥協的行動，怎樣能了解魯迅先生？

十月二十二日大晚報登載魯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的談話。他說魯迅先生初期相信尼采主義，最近轉變到虛無主義。這位五四時代偶然出現沒有受傷而立刻退回到後方的周作人又怎樣能了解魯迅先生五卅以後一直直到今天的行動？

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長期的戰士，而不是中國現代史上某一階段的戰士。魯迅先生在今日是領導中國全民族前進的大師，而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保鏢。紀念魯迅先生，只有用英勇的苦鬥的反帝反封建的行動去紀念他。『忘記我，管自己生活。』這是這位戰士，大師最後給我們的命令！

十月二十四日

以上三篇載：生活星期刊

哭魯迅先生

先生！這怎麼能够呢！當這黑暗和光明的交替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

先生！這怎麼能够呢？當這戰爭與和平的決鬥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

不能的，先生！我們的鬥爭正在尖銳，我們的工程正在吃緊，我們一向跟着你轉戰四方，現在當敵人越迫越緊的生死關頭，我們怎麼可以丟掉你的領導呢！

然而，先生！你竟真的離我們而去了，我們竟真的丟掉你的領導了，我們站在你的面前，大聲的呼號，但任憑我們喊破了宇宙，終於也聽不到你一個字的回響！先生！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悲哀麼？我們再也禁不住地嚎啕大哭了，我們情願把我們千百萬人熾熱的血來重暖你那冰冷的軀體，我們情願把我們滾滾的淚潮來鼓盪起你那息弱了的生命，請你告訴我們這個可能麼？

先生！我們聽到你的回答了：「踏着前驅的血跡，建造歷史的塔，」是的。你已經建了這塔的基礎，你已經樹立了建塔者的光輝的模範——「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鐵一般頑強的戰鬥前進」先生你那貫串在全生涯的那一條濺刺的直線，將成爲我們民族列車的軌道，將成爲我們歷史工程的指針！

不過，先生！你知道與你的死，同時我們的道路將更崎嶇，我們的工程將更艱巨，但是，先生，不怕！我們已經從你那裏懂得了「集體的力」，我們已經鐵般地組織起來了！我們將大家一齊與敵搏鬥，我們再不怕屠夫的兇險，我們再不怕虎狼的殘暴；我們將把你那「越戰越硬」的靈魂收做遺產，我們領受着遺產來創造我們光明的前程，來完成你未竟的偉業！

先生！你永息了！請讓我們葬你在我們的心底！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平、津、京、滬、漢、杭、晉、桂、濟、青等廿

七學聯廿四萬學生鞠躬

民族的傑作

郭沫若

紀念魯迅先生一

小病了兩個禮拜，今天稍微舒適了一點，從清早起來便執筆起草着一篇短文叫資本論中的王茂蔭。草到了上電燈的時分剛好草成，恰巧晚報送來了，便息了一口氣，起身去拿晚報來看。突然見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魯迅先生於今晨五時二十五分在上海長逝了。這個消息使我呆了好一會，我自己有點不相信我的眼睛。我疑信消息不確，冒着雨跑到鄰家去借看別種報，也一樣地記載着這個噩耗。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覺地也醞釀起了雨意來。

由魯迅的死的最初喚起的聯想是六月十八日的高爾基的死。當高爾基的病耗在六月中旬由莫斯科傳播出來的時候，魯迅也有在上海患着重病的消息。高爾基不幸終竟死了，但魯迅先生是戰勝了病魔而凱旋。近來，時在刊物上看見先生的隨筆，該都以爲先生的精神仍不減往昔，但誰期僅僅相隔四個月，先生也同樣離開了人間，跟着高爾基先生而長逝了。

接到高爾基的死耗時是六月十九日的清晨，那時天在下雨。接到魯迅的死耗的十月十九日的今天，也滿滿地在下着秋雨。想到這些情景的相同，日期數目之偶然的一致，心思失掉羈絆在不可知的境地上漂浮着。雨，怕是『自然』在哀悼着這個不可測算的重大的損失吧！僅僅相隔着四個月，接連失墜了兩個宏朗的大星，這損失的重大實在是不可測算的。在浸淫的雨意內外交侵着的黃昏中，我感覺着周圍的黑暗增加了重量。

我個人和魯迅先生雖然同在文藝界上工作了將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闊，地域的睽違，竟不曾相見過一

次。往年我在上海時，先生在北京，先生到廣東時，我已參加了北伐，先生住上海時，我又出了國門。雖然時常想着要和先生見面，親聆教益，洞關胸襟，但終因客觀的限制，未曾得到這樣的機會。最近聽聞先生的親近者說，先生也始終有想和我相見一面的意思，但到現在，這意思終竟無由實現了。這在我個人真是一件不能彌補的憾事。

先生在中國文壇上所留下的功績是用不着我來縷述的。中國文學由先生而開闢出了一個新紀元，中國的近代文藝是以先生為真實意義的開山，這應該是億萬人的共同認識。近年來，先生的對於前進的文藝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語言的大眾化與拉丁化這些工作之寄與促進，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而先生的健鬥精神與年俱進，且至死不衰，這尤其是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和教訓。

古人說，『蓋棺論定』，先生現在是達到了容許人們慎重地下出定論的階段了。要論評先生，我自己怕是最不適當的一個人，但我現在敢於直率地對着一些讒謗者吐出我的直覺的見解：魯迅先生是我們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傑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夜

載：寒燄

不幸的紀念

守章

一

突然地，像隱沒了一盞明燈似的，魯迅肩頭上的闡門落下了。他既被壓陷到土裏，於是我們又留在黑暗之中。如果有些青年感不到這一陣凄然的昏黑，那他一定沒走上自己的路子。

我們青年總得活下去，創造未來的生活是我們不得不走的路，我們目前正踏上了生存或死亡的關頭，那末，我們對於這位唯一的青年導師之損失，不能不有着和土地喪失一樣的沉痛。

就我自己的感想說，我和魯迅無一面之緣，而且我也並不脆弱，可是我一見了魯迅逝世的電訊，我默默地幾乎要掉淚，幸而我記起了魯迅的教訓把這滴淚重又吞了下去。但我那種惘然的心情，却排遣不開，正和我多難的父親死了以後一樣的悲楚——那時我也是一滴淚也沒有。

那理由是因為我的父親的死，是被黑暗的社會吞噬了的，悲楚以外，還有更大的激憤在。

不同的是我死掉的父母曾給我血和肉，而魯迅給我的是有着電的作用的頭腦。

在中國，至少有萬千個青年，該和我有同樣的感觸的罷？

一一

魯迅死後，舉國哀悼的情形是有了的，但那所謂輿論者，我們却沒有方法杜止他們的曲解。大多數中年以上

的中國智識階級，他們有的算生活過了，有的根本沒懂得生活的意義。魯迅的『刺』僅僅使他們憎怕這真算不幸。

由疎而親，從一般『報人』到魯迅的阿弟知堂老人，他們恭維着魯迅國故的根基，惋惜着他的棄舊趨新，贊揚着他的頑強……但這些只是自描着他們的鬼臉，縱使我們十分愚蠢，我們也知道從他們的論調裏來反證魯迅的價值，證明魯迅的死有勝於他們的苟活。

何凝說：『（魯迅）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諾克的革命家的詩友，』這是魯迅之所以遭訾議的理由。

魯迅的國故根基誠然使我們欽佩，然而更可欽佩的是：他心裏永久在想怎樣『奮免』掉『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他願意『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青年）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且這還是他的真切的搗謙的態度；事實上，他以五十以上的年齡，已經是領導着青年們奔向了『彼岸』的前路，這可驚的『赤子之心』的存留，使玷污了的中年人都昏花了眼，不再能認清魯迅的本來面目了。這些有意或無意的承着聖旨，將青年們引進到『可惡思想』裏去的人們，那是青年生活上的勁敵，是魯迅射擊的目標，也必然是『時代』的不可饒恕的醜類。

同樣，魯迅也確實是一個頑強的人，他從我們這寬大的國度裏生長出來，這是多麼的不相稱啊——我們三千年來的祖宗，一點不怕重複地教我們學『禮』學『讓』，事實上也已經學到健忘的程度了。然而魯迅却教我們『報復』，他是第一個教給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人！我們青年跟他學習了，我們認識了幾種類型的惡像，認識人自己內在的弱點，認識了一切想吞噬我們的敵人——我們準備了『牙』和『眼』！在中國的現狀之下，而我們的評論家認為這頑強是惡德，對青年有着惡影響，我們真不知道他們是為誰說話。

中國的魯迅只有一個，對這唯一的魯迅不能歸納出他的真價，而儘讓着別人去尊敬他者，這是民族的奇恥大辱！

三

我們應理解的是：

魯迅是中國第一個能够滌清自己的腐穢，而堅苦卓絕地，嶄新地站到二十世紀來的人物。他以堅強的人格做基礎，一層層，一排排地擊退了所有的引誘，軟騙，同化，威嚇，脅迫等等的障害，並且把這些指示給青年，養成了青年的體認真理的精神。

同時，從中國有了反封建的鬥爭以來，魯迅是第一個有勳績的人。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雜文，在在都是反對着古老的偏見，傳統道德，迷信，困惑等等的利器。並且，由這方面出發，他更能把這持久的鬥爭精神，聯結着去反對膚淺的西洋文明，紳士風度，洋奴，漢奸，以及這些人們所屬的帝國主義者。他同樣是反帝理論的第一個權威者，是真正意味的民族的前衛。

一向被輕蔑的的中國勞苦大眾，從五卅後便驀然地闖入了文人的筆底，然而他們的姿態，在缺乏體驗的文人的筆，畢竟不大真確。而開始對那些浪漫諦克的基調加了嘲笑的，是魯迅。魯迅對勞苦大眾有直的熱腸，有極其嚴正深遠的同情，他的正確的領導的使文壇糾正了風向。此後，我們有了真的勞苦大眾的文學，有了鮮明的血寫的國防文學，這是魯迅對於民族解放過程中所提示出來的大眾的勳績。因而勞苦大眾在民族中的地位，由魯迅奠定了。魯迅的喪葬，特別有上海一角的數千工人參加，我們應該知道它意味着什麼。

在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化——也就是將被列入埃及，印度一類只供古典者低徊贊嘆的文化，到了五四運動

纔有了更革。在這運動中，魯迅不過是一羣中的一員，但事過境遷大多數的『先進』都滾進『國故』、『讀經』、『明末小品』的舊窩中去了。而竭力想追蹤各國，使中國文化能立足於二十世紀的世界上的，又是魯迅。他灑盡心血的譯著與其提攜的作家羣的譯著，在介紹和創作上都有了驚人的偉績。總之，我們如果說中國文化已重闢了一條新的路徑，那末，似乎還沒有別人能取得魯迅那樣核心的地位；因之，用文學史家的術語來說，他無疑地能稱爲文學之父而無愧色的。

我們有人在文化上妄用『破壞』、『建設』等的字樣，那只是告訴別人他自己是個門外漢。在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破壞』、『建設』不是判然的兩端。譬如我們說『浪漫主義的破壞』者，事實上是聯繫着『寫實主義的建設』的。有人說魯迅只知『破壞』，難道他真不知道魯迅建設了些什麼嗎？

魯迅是從著作以來沒有浪費過一點筆墨。有人希望魯迅不浪費地出一部數十萬言的小說，自然我們也希望着，然而中國的環境却不允許。中國是太糟太爛，木乃伊充塞了廣大的幅員；中國比較更需要改革，抗議，割瘡的尖刀，刺惡的匕首……魯迅不能學習泰戈爾的悠閒，不能追隨鄧南遮以吸血的粗豪爲美，他爲了替中國青年找一條活路，他的雜文確是最合適的青年精神上的糧食。

他用了真理的準繩，解剖了一切足以困惑青年的鬼怪的本來面目，他對於人們是和有爲的青年們同其好惡的。當他健在的時候，全國的青年們貪婪地讀着他鋒利的雜文，只恨他少，却從來沒有覺得他浪費了什麼。想用『浪費』兩個字來掃除魯迅的『求存』的影響，那只是樂於老大的中國坐以待斃而已。

如果以上的話不能使另一種人們折服的話，我們得請教滅絕了魯迅思想的根株以後，你們『救國』、『救民』的道理在哪裏？

從這一點推開去，如果有人僅只思維魯迅的善做小說和文章的技巧好，僅只指明魯迅是一個幽默的雜文

家而不將他和林語堂周作人之流分開；僅只承認魯迅是文壇的老前輩；或單純地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家；甚或惡意地說他只是一個片面的政治宣傳者而非文藝家；這些如不是對魯迅的認識不清，便都是別有用心之歪曲。

四

後六月十八日到十月十九日這兩重哀痛，加上在掙扎中的這『世事日非』的時日，青年們的眼淚，該到了化血的時候了罷？但是，緊隨着魯迅的死，文化界的漢奸已經是毫不掩飾地走了出來，光明的暫時的消失必然會陸續地發現着魑魅魍魎的現形，『這倒無須乎我們青年担心，反之，我們將由此更證實了魯迅辟邪的能力，使我們更勇敢的踏上他辟邪的路子！』

雖然人家有了異議，但我還是要說：魯迅的死對於中國的損失實在有過於高爾基之於蘇聯。這沒有別的，只是因爲人家有了大路，而我們却必須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自然，在對全人類的意義上說，高爾基的損失却較爲顯著。

如果有人受了魯迅『牙眼』的激發，而只是對於『死的魯迅』踩它幾脚的，這些人自然也有可佩服的地方。然而在新的團結氣象之中，他這得提防着踏着魯迅足跡走上來的青年隊伍——他們各具着一副魯迅的牙眼，而且，他們並不以爲魯迅的死對哪一方面有益。

正相反，真正想解放中國民族的青年，他們將永遠忘不了——忘不了這偉大的不幸的紀念！

十月二十五日

載：未央四十五期

葉公超教授對魯迅的謾罵

李何林

「但是魯迅最成功的還是他的雜感文，十四冊中，除掉謾罵、嘲戲，以及零星小品之外，還有委實耐讀的文章在。」

「當他專一攻擊一種對象的時候，他的文章多半是壞的！」

葉公超作「魯迅」

假使過去魯迅批評辯駁陳西滢梁實秋的文章，在葉君認為是「專一攻擊一種對象」是「謾罵」的話，那末，葉君最近在「北平晨報」梁實秋教授「主編」的「文藝」週刊第三期上所發表的「魯迅」一文，則尤其是「專一攻擊」不能還手的「對象」，是十足的「謾罵」和「污蔑」。

不過葉君在「謾罵」污蔑之餘，同時也說「還有耐讀的文章在」，也稱贊那「聽不見反抗的咆哮，覺不着諷刺的利刃」的抒情小說——

「魯迅的抒情的短篇小說較比他的諷刺的成功。這或者也是性情的關係。刻畫一種絕望，空虛，沉痛的心境，實在是他的能事，最好的實例便是『傷逝』。消生的悲哀與子君之死同是真實的嘲弄。消生用『真實』所換到的只有自己的空虛與懊悔和子君的死。從愛的優勝到愛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靜本是極平凡的情節，但著者這一滴的『真實』却給了這故事異樣的色彩。」

這是「欲抑先揚」的戰法，魯迅生前就早已向他的論敵指出來了；何況這種「揚」法其實就是曲解「傷逝」所表現的並不是什麼「從愛的優勝到愛的消逝，再到死的寂靜」空幻的玄幻的東西。「主人公的幸運的惡化，主要原因都是經濟壓迫，但是我們聽到的，不是被壓迫者的引吭的絕叫，而是疲困的宛轉的呻吟；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隙裏的冷風，不由你不毛骨悚然。」（茅盾「魯迅論」）經濟的壓迫，使子君苦悶煩瑣，

使消生因而對她誤解，疏冷，以致『幸運的惡化』。這在當時像徐志摩大詩人所歌詠的『呵呀呀，我的愛呀』式的火熱的戀愛小說盛行的氛圍中，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別的『作風』。牠告訴我們經濟的魔手在支配着所謂純潔的愛情，經濟的壓迫一旦到來，消生家庭的小天地也就起了變化了。能够永遠『呵呀呀，我的愛呀』的，像消生似的失業的小書記是一定不可能的呀。

總計葉君這篇洋洋洒洒四五千字的大文，除了這樣曲解式的『稱揚』以外，就祇剩他之所謂『謾罵』了；現在就請讀着看看他是怎樣在『謾罵』並污蔑死者吧。

一 「他的影響終於祇是空虛與絕望」？

『經驗告訴我們；一味地不平，憤恨，咒詛是無用的，至少是不够。時代確乎是抓住了；他有我們大家此刻的空虛與苦悶，表現了我們內心的憤懣與絕望。不過，他的影響終於只是使我們沉溺在自己的憤慨與失望中而已。他那反抗的咆哮，無情的暴露，只能充實一時的空虛，有時還能給我們一種膨脹的感覺，也許就是安慰，不過轉眼却又依然是空虛與絕望。』

這和九年前錢杏邨說魯迅的作品『展開來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人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和『沒有出路』意思其實是一樣的。『一味的不平，憤恨，咒詛』當然要使覺得天下太平的正人君子學者教授們不舒服，並且『給他們的世界多一點缺陷』（魯迅『墳』的『後記』中語。）就不但『無用』而且可恨了！但在另一部分人看來，這『無用』倒是『有用』，『可恨』也便是他的『可愛』。這道理只要稍微知道一點托爾斯太，托爾采夫斯基，戈果理，柴霍甫……的作品所表現的『暗灰的』『苦悶的』『空虛與絕望』的和『沒有出路』的俄羅斯人生，是怎樣的影響了當時和以後的俄國社會改革，是無需再說的，但在專精英國

文學的葉君（聞葉君現爲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也許不大瞭解或不願瞭解吧？本來，在英美紳士學者的眼裏的俄國，是怎樣的一個并無文學的野蠻之邦！魯迅的作品當然也就只是毫無道理的『一味的不平，憤恨，咒詛』以致使他們『絕望』了！

然而魯迅死後尙被人如此的曲解，污蔑和謾罵者，也就證明他的作品不是真的『空虛與絕望』

二 「個人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

『他實在始終是個內傾的個人主義者，所以無論他一時所相信的是什麼，尼采的超人論也好，進化論也好，階級論也好，他所表現的却總是一個膨脹的強烈的『自己』。撇開自己來想一樁事，在他大概是不常經驗的。給他做評傳的人都愛着重他幾次的『轉變』，其實正如他自己所說「還是切己的瑣事比世界的哀愁關心……老實說這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吧，——如果我的身邊革命起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末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見『三閒集』一七面與二六面）這大概不是反話。我們可以想像，假若人人都主張共產主義，并且大談而特談無產階級文藝，魯迅也許就會因此而轉變到別的主義上去吧。前些日子，上海的報紙都登過周豈明先生的一段談話，他也這樣地感覺。他說魯迅是個虛無主義者。這大概是比較接近真實的看法。』

魯迅原來是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毫不願意犧牲自己，倒想『靜靜的坐下，喝一杯牛奶』的享樂的『個人主義者』。原來是『假若人人都主張共產主義，且大談而特談無產階級文藝，魯迅也許就會因此而轉變到別的主義上去吧。』的毫無道理的與衆不同，故意和人營扭的『個性』主義者（這已經不是『個人』主義者，葉君

錯用了名詞了。

這是如何的對於死者的謾罵和污蔑呵！

葉君怎樣斷定『三閑集』裏的這一段話『大概不是反話』呢？就不會是像葉君所說的『當衆無隱諱地暴露自己』也就是暴露而且諷刺別人嗎？

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任何文學作品都通過了作者的生命，都有作者的『個性』在內，都是廣義的『個人主義者』的產品，魯迅的作品當然有魯迅的人生觀和宇宙觀，有魯迅的『個性』。但魯迅決不是離開社會的孤立的什麼『內傾的』個人主義者，也不是故意與衆不同的『個性』主義者；同時也不是周豈明所說的『虛無主義者』。不錯，『他的燃燒着的猛烈的火燄在掃射着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是有着虛無主義者底反抗一切的精神的，但他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諷刺和幽默，是最熱烈最嚴正的對於人生的態度。』（所引均何凝作『魯迅雜感選集序』中語）與脫離現實，否定一切，理想過高的虛無主義者，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祇有自己的『個人主義者』和故意與衆不同的『個性主義者』，他的作品還有什麼價值呢？——這是葉君對於死者的謾罵和污蔑！

三 「浪漫氣質」與諷刺

『事實是，魯迅根本是個浪漫氣質的人。有人會拿他和英國諷刺家斯偉夫特相比。他們確有相同之處，但在氣質上他們却很不相同。我們的魯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個自己放在稿紙上的，斯偉夫特是理智的，冷靜的，總有正面的文章留在手邊的。』

『魯迅在文章裏是比較容易生氣，動怒，因此也就容易從開頭的冷靜的諷刺而流入謾罵與戲謔的境界。』
『一個浪漫的文人被逼到諷刺的路上去實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文人是否『根本』有什麼『浪漫氣質』和『理智氣質』的分別呢？我想稍有文字常識的人是決不會這樣膚淺的用『氣質說』來論斷一個作家的。在魯迅的雜感和小說中看到的只是熱情，憤怒與諷刺，找不到什麼『浪漫氣質』的氣氛；但倘強指熱情，憤怒爲『浪漫』，則魯迅的『浪漫』也是建築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英德法三國諸浪漫主義作家，多半取材於中古，以表現其新興資產階級代當人底熱情的反抗精神，以『浪漫』於封建社會束縛之外者，實不能同日而語。至於和流俗所謂『浪漫』，如『呵呀呀，我的愛呀』之類，也不知相去幾千里了。相反的，魯迅之毫無『浪漫氣質』，（假設文人都有葉君所謂天生的『氣質』的話）魯迅之爲一個現實主義（舊稱寫實主義）作家，在中國以及世界文壇上，已經是不成問題的結論。他固然是『抒情的，狂放的，整個自己放在稿紙上的』，但他同時也是『理智的，冷靜的』，我們無論在他的小說或雜文中，決看不見他的『爲抒情而抒情』和毫無『理智』的『浪漫』的『狂放』，他的抒情固然帶着『感傷情調』，但也有憤怒和濃重的悲哀；這憤怒和悲哀就是由於他用冷靜的理智觀察了生活的結果。所以他的『理智』和『冷靜』決不少於葉君所專稱揚的斯偉夫特（Swift）其實斯偉夫特在『格利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中『對於英國的資產者社會的辛辣諷刺；把英國的議會，黨派的鬥爭，大臣的更迭等等化爲滑稽；使英國上流社會之腐敗墮落受着鞭打……』（弗理契著『歐洲文學發達史』）也不怎樣像葉君所稱揚的那樣『冷靜』和『維持寫作對象的莊嚴與自由』，大有魯迅似的『浪漫』『狂放』的嫌疑，『認爲把自己的情緒訴之於讀者，就等於當着客人脫下自己襪子，在生活與寫作裏都是沒有教養的表現』，葉君告訴我們這是斯偉夫特『對於描寫自己悲哀的輕視』的意見，其實說者自己就未曾『輕視』到底；因爲『要十分講究禮貌』，

『要相當的壓制個性的流露』不『真摯的表現』『個人心境』要保持『有教養』的紳士學者架子，也就不『博得許多讀書之同情』了。所以『斯偉夫特』這話與他作品的大體』是並不『確是相符的』。

葉君並未指出『吶喊』與『彷徨』中那一篇小說是『從開頭的冷靜的諷刺而流入謾罵與戲謔的境界』我覺得只有『阿Q正傳』初看好像有些『戲謔』覺得阿Q有點可笑；但若稍加思索，則你將再笑不出，並將引起你的深的同情和嚴肅理解的態度。至於其他各篇即使初看似是而非的『戲謔』外形也沒有，更談不到什麼『謾罵』。而葉君之所以一則曰『魯迅的抒情的短篇小說較比他的諷刺小說成功』再則曰『我們的（！）魯迅是抒情的，狂放的』對於魯迅小說的『冷靜與諷刺』則名之以『謾罵與戲謔』其目的不外使所剩的只是葉君認爲的『輕鬆平淡的素描』和『淡淡悵悵』而已。

『有一種比較輕鬆平淡的素描，如『鴨的喜劇』、『社戲』等，也可以說是魯迅的特色。這些素描只有一種鬆散的故事線索，和快樂裏夾雜着淡淡的悵悵，但却充滿了生活的情趣。』

其實這二篇裏的『素描』並不『平淡輕鬆』，『悵悵』也不『淡淡』不過較之其他諸篇使教授學者們頭痛的『謾罵』來，當然『輕鬆』得多了！

魯迅之『被逼到諷刺的路上去』對於有些人們『實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問題倒不在他是否『浪漫氣質』。

四 「丑角的色彩」和「雜耍的成分」

『我感覺阿Q，孔乙己，木叔和愛姑等等都似乎是舊戲裏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濃厚。』

『魯迅的諷刺作品（這裏只限於他的短篇小說）還有一點缺憾，就是雜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

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阿Q的「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等等」

中國農村中不幸的男女（地主豪紳當然除外），在高等華人的眼裏，沒有不是「丑角」的。魯迅的小說使他們「看見只許多可笑可憐可卑的動作」，則尤其是丑角無疑。所以葉君之說阿Q，孔乙己，木叔和愛姑爲丑角，是毫不奇怪的。不過葉君何以認爲阿Q，孔乙己，木叔和愛姑「表現着典型的性格」，就是「戲的意味太濃厚」，就是不對呢？難到小說裏的人物不准具有「典型的性格」嗎？我真懷疑葉君有沒有起碼的文學常識了。我過去讀「阿Q正傳」，「孔乙己」和「離婚」時，不但不以爲是「只給了我們一些奴性，冷酷，卑怯等等例子，一些「卡通式」的描寫，……」直覺得是面對着嚴肅的人生悲劇對於阿Q，孔乙己，木叔和愛姑的「奴性，卑怯，愚昧以及精神的勝利方法」並不覺得「可笑與可卑」；相反的，這些「被污辱與損害的」底命運，使我同情，更使我憤怒！這是魯迅的「含淚的笑」或「笑中的淚」的表現近於戈果理的地方，這也是葉君所不能瞭解或不願瞭解的地方！

至於孔乙己的「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阿Q的「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等等，是不是「雜要」的成分太多，或魯迅故意掉書袋呢？那要看這些詞句的引用合不合主人翁的身分，以及該段所要表現的主要意義？作者先已經說過孔乙己「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爲加強這種略說「之無」的三家村先生似的窮酸性格，爲使想吃盡孔乙己茴香豆的孩子們笑走，在該段所寫的場合，從孔乙己的口裏說出「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覺得是非常合適而且應該的！「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等等，也是爲證明阿Q「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才引用來，有什麼「雜要的成分」可言呢！

誄詞

天津文化界

一九三六，一個全世界漲滿凶殺氣氛的年頭，帝國主義的黑色魔掌，加緊在各個角落搜刮了起來。在前衛我們失掉了一個勇猛戰士高爾基！民二十五，一個全中國漲滿險惡氣氛的年頭，日本帝國主義強化了對於我們的吞食，明朗化了對於我們的掠奪。在前哨我們失去了一個文化導師，你，魯迅先生！

我們不見了先生，真如我們不見了太陽。

我們永訣了先生，真如我們永訣了真理！

我們看清目前客觀情勢，我們懂得先生對於我們的重要，

我們失去了先生，無疑的有使我們的民族危機更加深化的危險，

我們失去了先生，無疑的有使我們每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的責任加重的必要。

我們得打開這個沉悶空氣，我們接收先生給與我們的這個明燦的啓示。

有誰還有比先生更偉大的呢？通過了先生那張永遠表現着倔強，冷酷的面孔，和你那孤技而富同情的心腸，運用着你那簡練粗偉的筆觸，把舊社會深入骨髓的剝割了下來。諷刺了，攻擊了，也同情了，更蘊蓄着改造的熱望。對於黑暗，先生下了死刑的判決，先生跟惡勢力作死的搏擊，先生一生就是這個搏擊過程，不是麼？幾十年來先生沒有過過一天舒服的日子，一天舒展了眉頭，到處被惡勢力，被代表舊的一面諷刺。詈罵，甚至遭了統治階級的通緝，然而先生一貫的把奮鬥繼續下去，先生有過最光明和紀德一樣的轉變。

先生爲了幾萬萬大眾企求光明而鬥爭，沒有被任何阻礙性折了已經抱定的志趣，不屈不撓始終作了文化

前哨的勇武戰士！

先生的死，對於我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一個沒有拿任何貴重東西來抵賞的損失，然而另一面先生教導了我們一個企求正義的人格應該怎樣的持續了下來，給了我們那麼些寶貝著作，我們謹以最大的哀感來追悼先生的死，同時更對於我民族抗戰的前途確信了必然勝利以及堅決了我們民族抗戰為必要信賴來實現先生要實現的那個，紀念先生！

載：追悼大會特刊

不滅的光輝

郭沫若

魯迅先生死了。他的死有重大的歷史的意義。在我們雖然是損失，在死者却是光榮。這不滅的光輝將要永遠的照耀而且領導着我們。僅僅的哀痛號啕不足以紀念這個有意義的死。物質上的儀式，就連造銅像，立廟宇，命名（例如把上海四馬路命名為「魯迅路」）定文藝賞金——這些我都想向文藝家協會建議——都還不足以紀念這個有意義的死。足以紀念魯迅的是魯迅自己的文章，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對於仇敵的認識與戰鬥。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些再要不朽的。魯迅的遺囑裏有一條，叫不要紀念他，我覺得這句話應該作這樣的解釋，便是足以使自己不朽只有自己。

魯迅是不朽的。他叫人「管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他也希望衆人同他一樣的不朽。不朽的途徑很多，然而精神總是一致，那定然是對於惡勢力的不妥協。這種精神便是魯迅的精神，而他自己是採取了小說家的路。

只要精神一致，道路就歧出也不要緊。但這歧出總要是 Convergent 而非 divergent——總要是向着一個目標的集中，而不是無目標的或多目標的亂竄。只要是向着同一的目標——說遠大些，就是人類解放吧——在路上的攜手沒有絕對的必要。百川殊途而同歸於海，水在海中總是要接近的。這點是必然性，超越了人的意識。

我們現在來紀念魯迅，首先應該體驗得這些精神，而這精神在魯迅的著作中是磅礴着的。

接受文學遺產的口號，在中國是一直空喊着或甚且被逆用着，由魯迅的死，這口號才獲得了它的真正的意義。魯迅在文學上所留下的遺產，是應該趁早的加以整理，流傳，而使一般的人更多得到接受的機會。

這遺產的接受，同時怕也就是繼續魯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門。「魯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傳宣着的，但這精神

的眞諦，不就是「不妥協」的三個字嗎？對於一切的惡勢力，魯迅的筆似乎不會妥協過一次。乃至對於病菌，他的精神都不會妥協過。據最近魯迅的令弟周作人氏的談話，說他的肺結核在十年前已經就須得靜養的。又據上海的日本醫生的診斷，說他的病假便是常人，在五年前已經是沒救的。但魯迅先生是怎樣呢？他死不妥協地，對外和惡勢力戰，對內和結核菌戰，一直戰到了底，而英勇地完畢了他的戰鬥的一生。魯迅先生的戰鬥力的勇猛，使我們和他的日常生活疎遠的人，實在沒有想到他是患着那樣不治的病，而且病是已經早到了垂危的地步。這情形怕就連魯迅周圍的人都不見得是覺察着的吧？因為他絕對不會示弱於誰，他不會對誰吐出弱音的。這種精神，這秉着劍倒在了戰場上的精神，這死不妥協，寧玉碎毋瓦全的精神，這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繼續的。

據報載：在上海的魯迅的民衆葬上，有人演說：「魯迅是被他的敵人逼死了的，我是要替他報仇。」這話的上半句如不是新聞記者的傳謬，我看是太不經意的對於死者的侮辱。魯迅先生豈是被區區的敵人可以逼死的弱者！這樣的說辭未免太過於哭喪婆式的了。但是由這句話的說出，倒提醒了我們，我們到現在是應該發揮着理性，來認清楚魯迅先生的真正的仇敵是誰？

魯迅先生的真正的仇敵，我敢於說出一句，便是人類的仇敵，尤其我們民族的仇敵。

我們民族所膺受着的兩重的敵人，內部的封建餘孽，外部的帝國主義，這是魯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東西。魯迅先生提着筆爲我們全民族在前線上戰死了，我們應該加倍地鼓起我們的敵愾，前仆後起地，繼續着奮戰。——這才是紀念魯迅的最上的途徑。而這樣替我們民族「報仇」，也就完成了魯迅替我們遺留下來的責任。

魯迅先生始終是人類的鬥士，民族的精英。有人否認這種評判而加以歪曲的，也就是魯迅的真正仇敵。這敵人我看倒反而有有些藏在自命爲魯迅的「親友」者裏。例如日本的一位有名的集納主義者吧，他在上

海和魯迅喝過幾次茶，便把自己表現得來就像是魯迅的百年的知友一樣，提起筆來便魯迅長魯迅短的寫着。

——我對於馬克斯的著作不會讀過一頁。

——蘇聯幾次請我去，我都沒有點頭，我倒很想到日本去遊歷……

這樣，據說，是魯迅親自對他所說的話。這話有點令人礙難相信，即使有，也怕是臨場的一種煙幕，然而落到那位集納主義者的筆下，不費力地，便把魯迅粉飾成爲了一位「親日作家」。魯迅死時，日本的某報是大大地登載着這樣的頭銜的。這——不是對於魯迅的重大的侮辱嗎？

這樣的「親友」——我覺得，纔真正的可怕，而且同時也就是要替魯迅復仇者的真正的對像！

敵人以友人的面孔出現，友人以敵人的面孔出現，這本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却爲常人所不能識辨。吸血鬼們的美人畫皮，安得魯迅先生再起來，替我們多多地剝奪呢！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載：光明

蓋棺論定

古頓

蓋棺論定，說得不好聽一點，也就是打落水狗的意思。一個人生前的思想行為好壞，死後仍然會在不同的人眼中顯着不同的看法，並不是人一死大家都對他客觀了似的。但死以後畢竟和活的時候不同，第一，你說他甚麼他不會翻口了，旁人縱然替他辯護，但畢竟人死無對證，你仍然可以堅持下去。第二，人死後無論你怎樣說他，罵他，只要在字句上勉強說得通，橫豎被說的人絕不會再拿事實來表現給你瞧了。有這兩種好處，所以對於死了的人話也就特別多，這也是死人對於活人的一點好處，孔子被人往返解釋了多少年，但孔子並不能夠出來闢謠，通電否認，或登啓事。這種借死人說法的事，確乎是一件絕妙的精神勝利辦法，因為這是「蓋棺論定。」

舉個現成而又實在的例，莫過於魯迅先生死後的論調。

據說魯迅先生是好報復的，這在好的意義上講，魯迅先生也並不否認，最近在「中流」上發表過的「死」不就說他並打算在死前寬恕人，同時在「女吊」中不也強調過紹興人的報復行為嗎？這報復當然不是洩憤，不過是表示出自己並不是「奴才相」而已，說得明白一點，也同樣是一種戰鬥。這確實也使人胆怯一點，所以在生前像現在這樣評述魯迅的人也並不多。況且他是一個活人，舉例說，邱韻鐸君在小報上猜測「出關」是在罵傅東華，他就可以寫一篇「出關的關」的雜文，這一來，人們也只好閉嘴了，雖然未免有點掃興。

但死後就畢竟不同了，這個報上可以說他前半在很有功績，可惜近十年來的光陰都浪費了。那個報上也可以說他的死全是爲了剛復自用。某教授可以說他的貢獻是中國小說史，而遺憾的是沒有完成了中國文學史，而他那位文壇知名的令弟也可以說家兄對古小說甚有研究，著有古小說鈞沉等，近年來並愛好甲骨文字學，可惜

並未貢獻於世等等。我想最可惜的倒是魯迅先生不願自附於名流學者之林，假設他再活幾年，也不一定會對甲骨文字有多大貢獻，但他却在「門外」談新文字了。

問題就在這裏，反正蓋棺論定，人死無對證，市長還送他個花圈，大家何妨於此時痛痛快快地說說，來幾聲瘁笑。

然而真正哀悼魯迅的人却是「送喪者達萬餘人，多為青年男女」等的沒有發表過甚麼談話的人。其實在魯迅先生看來，這種逞人死後亂發議論的打落水狗辦法，何嘗不是一種十足的「阿Q相」。

十月二十三日

載：清寧週刊

悼魯迅先生

桐華

魯迅先生終於死了。這損失是無可彌補的，我們有未完成的浪漫主義者，然而我們却祇有一位完成的寫實主義者——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是我們現代中國底頭一個寫實主義作家，也是我們中國底頭一個進步的社會的作家。文學在過去是詩人騷遊客們底遊戲；到了魯迅先生，才換了它底面目。

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的地位，是和果戈里在十九世紀俄國的地位同樣的。果戈里是頭一個具有社會良心的俄國作家；同樣，魯迅先生也是我們底頭一個。有了果戈里底外套，才有了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有了吶喊，才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學基礎。吶喊是我們現在中國文學底優點，也是它底不磨的紀念碑。

魯迅先生是個天生的 *stylist*，他底文章是不容許任何人追隨的。他是個無詩的詩人，他底頭上戴着荊棘之冠。沒有一個人能更像他那般來主張詩人底權利的。詩寫在他底靈魂裏，並沒有寫在紙上。

魯迅先生底靈魂是美麗的；他寫出來的一切都美麗。他底生活態度是勇猛而謙嚴的。他沒有浪漫主義者們底五分鐘的熱度，他底熱是冰冷一般地熱；是熱一般地冰冷。在他，一切都是被壓榨了的。那裏沒有澎漲的空氣；而祇有冰冷的液體。

魯迅先生是不死的。他底著作將要用了翅膀一般的，飛到廣大的民衆間去。他們在飢渴着，在向他要求精神的糧食。但他給他們的不是安慰，不是蜂蜜；而是刺激，而是苦杯。他永遠刺動着他們底靈魂，使他們清醒，針兒一般的。他決不允許他們個人主義者的陶醉；但因為這個，他們越忘不了他，越對他生起景仰。這也正是寫實主義者們底厲害之處。

郭沫若先生底作品使我底們靈魂高揚，使我們解放，郭達夫先生底作品使我們底心兒安慰，使我們落淚；但祇有魯迅先生底作品使我們憤怒，使我們猛醒，喚起我們那靈魂深處的戰鬥的精神。他不是一個老太婆，不是一個風流詩人；是一位戰神 Mars。但他決不打虛張聲勢的仗。他底勇猛是隱在他底眉宇之間；憤恨是壓在牙根裏面的。他不是個無抵抗主義者——托爾斯泰主義者的。他底教條——見他底遺囑——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要忘了，魯迅先生是會用牙咬死他底敵人的。

魯迅先生底夢，決不離開這地上。他決不作浮士德式的幻想，他不想飛。因為這世間有黑暗，也有光明；而人生的價值是在戰鬥。

人們應該注意魯迅先生底出發點。他不是爲了完成自我而從事文學。他澈頭澈尾地是個愛國主義者；他也澈頭澈尾地是個國際主義者。紀德那句名言在這裏是應該被想起的。

魯迅先生深愛中國底民衆，可憐他們底無知和苦楚，痛恨給與他們這苦楚的統治階級。他認爲中國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座吃人的廚房，而四千餘年的文明却祇有兩個時代：

一、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魯迅先生十年前分晰中國底現實，像下面這般說：

(墳)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研究正向着那一條路去呢？百姓是一遇到莫明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入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爲那些地方都比較地「穩」，暫不至於想作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世界，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魯迅先生大呼一聲：『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墳)

這些話，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這些話，過去的任何中國作家都沒有說過。『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 (全上)

『這人肉的筵席，現代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墳)

青年們永遠不要忘記魯迅先生棄醫從文的那段插話，魯迅先生之從事文學，並不是由於發揮自我，並不是由於熱愛藝術，而是由於對中國統治者們的憤怒啊！這正是魯迅先生之所以比任何中國的作家對於我們都要寶貴的原故，而魯迅先生之所以比任何中國作家還要偉大，也就在這裏！

在我個人，我不知道怎樣感謝魯迅先生才好；魯迅先生是我十年來的精神上的鼓舞者，此後也將是這樣的。在先生底偉大的戰鬥的影響之下，我走到了革命這邊來。同樣，我死去了的兩個友人也是這樣的。他們比我果敢有爲；他們已經爲事業犧牲了。死去了的先生，還記得這些麼？一九三〇年的暴風雨的夏天，會有三個青年向先生問路；現在其中的兩個已經死去，被問的先生也已經死去了！寫到這裏時，泉水一般的眼淚，不能不使我住筆……

文學的事業，是能以沾光取巧所完成的麼？個人底偉大，是能以用陰謀，策略所造成的麼？想到先生臨終前所受到的侮辱和誹謗，我真是憤不欲生！一兩個無才無德的青年，二三個造謠生事的臭文人，使得先生在臨終之前都不得安息，然而中國的大衆們將要永遠記着先生底偉大，先生的令名要與日月爭光；而那些敗類，驕橫之徒，將要和垃圾一起被人扔到臭坑裏去！……

青年們是應該切實讀一番魯迅先生底著作的，這祇會與你有益；而決不會有損的。我們底許多青年作家和

理論家，還應該向魯迅先生學習，不然理論綱領背得溜熟，而你還是一位粗劣的『靈魂工程師』。

魯迅先生死了！這損失是無可補的！老少作家們都一起努力吧！担負起他留下的未完的工作！

最後，我要大呼一聲：魯迅先生是不死的！他底反封建，反地主資本家，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是不死的！他底勇猛的戰鬥姿態和他底光輝的著作一起，將要隨着日月而愈加光明，愈加燦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東京。

載：實業

燈下筆談

沈思

人到了死，一切恩怨總歸泯滅，記掛它做什麼用？因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藉着這迴光返照，來懺悔自己過往的一切，這也算個辦法。有時是藉了這懺悔來取得蓋棺論定的好評。吳梅村做過清朝的官，是個背主的二臣，但也有他的懺悔，所謂「我本淮南舊鷄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就透露了些恩怨之心。

最近魯迅先生在『死』一文中預擬了七條遺囑，不料十九日的晴天霹靂，竟一把它實現了。其中又說宗教家在死前，必須懺悔，以泯滅生前人我之間的恩怨；而他却說人家有怨恨於他的由人家去憎恨，而他自己雖至死亦要永遠地憎恨着別人。廢言竟成事實，他這一死固然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但不知他可還把憎恨記在心头沒有？

由於精神的感召，文字的傳播，魯迅固可以說有恩於文壇於社會，他雖然死，人們當還念念不忘，而思有以感恩圖報。至於他的所以結怨於人，却是由他的敢於批判現實，指摘現實，暴露現實，諷刺現實所來的。人們雖然憎恨他，怎能奈他何！

從一點看，固可以見出他的量度的狹窄。但若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朝着前進向上的大路走，他自贊助之不懈，怎麼還來憎恨別人？他的所以永遠要憎恨別人，許是由於別人有了可憎的地方？不過撇開一切的糾紛來說，他那倔強的堅決的意志却也够得佩服哩！

別一方面，他的狹窄，又是由於社會的不能寬容大度。爲恩爲怨，這都不足以衡量一個人的高低，但此中消息已就透露不少了。

要泯滅怨恨，就要斬絕世間一切的罪惡。然而這又談何容易。恩怨分明，連佛家都有爲善善報，爲惡惡報的話，何況茫茫的衆生？

載：海濱月刊

我的魯迅觀

毛一波

我自來是對魯迅抱着好感的人；也常常覺得中國新文壇的小說，祇有「吶喊」之類可讀。這不僅口頭上這樣那樣的說，似乎在文字方面也留下過甚麼話的了。

雖說如此，但最初接觸新文藝創作的我的當時，恐怕是對於葉紹鈞的隔膜吧，就是創造社初期的作品，在十多年前，我也曾喜歡過。如果要拚命的回想起來，深覺得自己之喜歡魯迅，還是在喜歡了多少其他的新作品之後。在「小說月報」歸由沈雁冰接辦的那些時，風頭最健的，是落華生，冰心女士，王統照，周作人等。而魯迅的作品，却沒有引起過我們的注意。後來「創造季刊」風行一時，郭沫若，郁達夫，郁達夫，張資平等的文章，却變成了朋輩們的上好讀物。而我自己，却不知怎樣的變成「吶喊」的愛好者了。

由於個人的經歷和趣味，我喜歡的是「故鄉」「孤獨者」「風波」「祝福」「社戲」「在酒樓上」之類；而對於那有名的「阿Q正傳」却並未感到了不得的情趣。到現在想來那大概是爲了自己富於感傷氣分的原故。

我和魯迅沒有見過面也未通過信，我能理解他到何種程度，自然是難以決定的。

魯迅的自白中，曾說他從事文學的開始，目的在於介紹和翻譯。而且所求的作品，是叫喊的和反抗的，到了後來，「新青年」雜誌的編者向他一再索稿，他才漸次的創作起來。他爲什麼要做小說呢？他的主見，就是「爲人生」，他要「救救孩子。」也正因爲他的人生主義吧，所以他從五四運動以來，都做著年青人的朋友，他當時是大學教授或講師，人也相當的老了，但他絕不作「青年的絆腳石」，據說高長虹向培良等之接近魯迅，完全爲了他們在北京「國風日報」上附刊的「狂飆」之故。魯迅賞識了「狂飆」，於是，高向等不但成爲了魯迅的座上客，而「莽原」也因以出版。

泰抱朴的「赤俄遊記」在「京報副刊」一發表，魯迅便自告奮勇的要爲它作序，印刷單行本。（此事以後並未實現）可見當時的魯迅，的確有一點虛無主義的精神。然而在他南遊以後却改變了作風。

誰都知道，在上海的革命文學初起時，魯迅是一個強烈的反對者。不過，他所反對的，並不是立脚新階級的文學本身，而却主張先拿貨色來看。這樣，可知他後來所以轉變爲左翼文學的領導者，並非偶然的事。

三

一月前，自己曾經翻閱到一個叫做「作家」的月刊，在目次上，便發見魯迅的肖像和許多外國的偉大作品共列。只是這樣看來，已有人把他列入世界大作家之林。還有稱呼魯迅做「中國高爾基」的話，我也聽過不只一次了。假如所謂「中國高爾基」也者，如不是類似「中國的歌德」那樣的發爲嘲笑的紙冠，則我以爲這個比喻倒是非常恰當的。（理由詳下）

今日的魯迅的精神，不但是高爾基的精神，而也是巴比塞、羅曼羅蘭一系的精神，至少他是站在世界主潮之前的。他的作品，自然不必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意識的明確，思想之現實，却是把握了這個動盪的時代的。恰

恰因爲這點的可貴吧，故一比較起逝世不久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來，則兩人之間的榮哀也大有差異呢。太炎先生爲一代儒宗，本是有其不可磨滅之點，但魯迅的文章，却更能激動現代人的心胸。而且會使無能的青年爲他惋惜和流淚的。

四

魯迅的作品和他的戰鬥精神，不消說，是有其世界評價的，以他和高爾基相比，則高爾基真不愧爲民衆作家。（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史上如是說）或民衆的戀人。（日本藤森風夫的批評）而魯迅可說是智識份子的作家或民衆鬥爭的同情者。這其間的差別，並非爲着魯迅不是無產者出身，而是因爲觸到了中國的普及教育問題，中國人多是貧窮和愚昧，他們實在太沒有讀書的機會了。（魯迅也許看出了這點，所以是贊成大衆語的。）

高爾基的偉大，不只是俄國的而是世界的。但他的偉大，並不是藝術上的，因爲作爲他的代表作的「怯爾卡辛」，「母親」和「克里姆沙木肯之生涯」著者，也決不能和「戰爭與和平」的著者托爾斯泰相比的。他的無數的短篇小說，如果從藝術的完成之點看來，也遠不及柴合甫。叫做「敵人」「地底下」和「夜店」等劇作，又不如柴合甫，脫斯脫也夫斯基，戈哥理諸人之作。作爲詩人及批評家，則遠不如普式庚與柏林斯基。而世界文學之巨匠，如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等，他是更不能企及的了。但是高爾基却有其獨特的偉大之點，那便是他常有人類最偉大的思想，且還是實行家。他把勞動者階級之生活的政治的藝術的緊密結合起來，在他四十多年的文學創作中，反映了這個階級之思想，感情，趣味，理想，意志及其鬥爭，建立了新階級文學的基礎，這是在他以前許多偉大作家所沒有做過的工作。

魯迅呢，在短時間的新文學運動當中，他首先拿出貨色，而且完成了啓蒙運動，這是他的第一個偉大之點。其

次是他的與現代精神相結托，以戰鬥的姿態出現於今日文壇。他雖沒有做過像高爾基那樣的建設工作，然而他們相互間具有的戰鬥精神却是一致的，這樣，我們稱呼他做「中國的高爾基」絕不是一種惡戲。
魯迅死了，但魯迅的精神不死。我以為這倒是千真萬確的一句話。

載：思想月刊

魯迅先生與「譯文」

譯文社

在一九三〇年翻譯曾經「洪水汎濫」過一時，但被一些投機者不負責任的胡譯、亂譯、瞎譯、趕譯、亂來一通，讀者上了幾回當，更有人講冷話，翻譯馬上便被揆棄，被輕視了。翻譯的「身價」因之也跟着跌落了，甚至一落千丈，大有無法挽救之勢。書店老板一看到譯稿，也就不管好壞，便搖頭嘆氣，曰：「翻譯的書賣不了，不要！」每個雜誌也都掛起了「不收譯稿」的牌子，將譯稿拒之於千里之外。

譯稿無出路，翻譯者不論好壞，竟被「一視同仁」，一概視為「低能者」，於是譯者都把譯筆放下了。

最關懷中國文化前途的魯迅先生，以自己的血和乳哺養着千百萬青年的魯迅先生，痛心着這種現象，以為把翻譯不分好壞一律抹殺，無異於杜絕外洋輸入的精神的糧食，也無異於滅殺了一部分文化工作者的力量！於是他首先對翻譯表示了積極的意見：「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有着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關於翻譯」，南腔北調集一五三頁）

這呼聲激動了每個有良心的翻譯者，立刻在文化界起了反應。而先生却再接再厲，甚至有人對譯本一二誤譯，略有苛責，先生即起而辯護，曰：「吃爛蘋果總勝於無。」先生自己對於翻譯，却一字一句，絕不苟且，甚至每一個出典，必詳查細考而註明。如先生在病前譯就而刊登於本刊上期的「死魂靈」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剛剛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先生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為克萊阿美納斯（Cleomenes）所彫刻，但他沒有見過這彫刻的圖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勢，於是東翻西查，却遍查不得，又買了日本新出的美術百

科全書來查，依然沒有，之後，化了更多力氣，終於查出註明。但他對於認真的文化工作的青年，偶有力所不逮之處，決不苛求，甚至可說是寬縱的原諒了。

當時先生的呼聲雖則有了反響，却不見實際的功効，等於落了空。先生眼見這翻譯運動無法展開，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再也忍受不住了，決心自己創辦個純文藝的翻譯雜誌，力行苦幹。他約了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作了有力的合作者。當時我在文學社任事和茅盾先生時有往返，和生活書店也比較接近。茅盾先生便來信托我就近與生活書店交涉，並要我出名編輯。記得茅盾先生在那年的六月或七月的廿九日，給我一信，說明魯迅先生擬創辦這翻譯的純文藝雜誌的原意：「以少數志同道合者的力量辦一種小刊物，並沒有銷牠一萬二萬的大野心，但求少數讀者購得後不作爲時髦裝飾品，而能從頭至尾讀一遍。所以該刊的刷印紙張是力求精良，譯文亦比較嚴格。這刊物不是一般的讀物，只是供給少數真想用功的人作爲『他山之石』的。」

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聽到魯迅茅盾先生的這個提議，自然無條件的贊成了。但當時我在文學社事務頗繁重，茅盾先生知道這情形，所以當時信中就說明只要我與書店辦個交涉，並做個掛名編輯，至於「編輯，看來稿，校對等事，皆由我們辦，兄是忙不過來的。兄有暇請譯點東西來就好了。」

我們希望這雜誌早日實現，就在炎熱的夏天進行起來。當時烈文先生和我住得很近，有事我們彼此先商量。與書店接洽，還算順利，但條件則不甚高明；先試辦三期，稿費編輯費不支一文，若銷數能超出幾千（究竟幾千忘記了）再訂合同補算，但那也只是一個極小的數目，我羞於說出口。然平心而言，當時生活書店在新書業中不能不算是較有遠見，較有冒險精神的。

魯迅先生知道這雜誌有書店承印，也很滿足，他對於錢之多少是從不計較的。這讓我說一個題外的故事來證明罷。從吶喊、彷徨以及許多雜文集在北新書局出版，風行了全國，直到先生辭去廣東中山大學教授，逃回上海，

這其間怕有十餘年罷。北新書局藉先生應得之巨量的積存版稅，得以擴充發展，但先生自己在窮苦中生活，從沒有想到已存着一筆大款子，只是難得收受一點北新送去應付的小款子。直到那時有人圍剿先生，作為一種罪狀，向衆公布道：「魯迅發了財啦！他在北新每年有上萬版稅啦！」這才提醒了先生。但他仍舊讓自己在窮苦中生活，只憑零星賣稿，維持着艱苦的生活。不過書店老板吃得愈肥，也愈益勢利，他看定先生這次在四面八方的圍攻中，要被打倒了，對先生也就冷冷然，置之不理了。而同時却以先生積存的巨款，餵養先生的某個論敵，先生對這種勢利之徒，生平最痛恨，而况這又是以自己的心血來餵肥了的呢。於是先生有些氣憤了，要請律師和北新算賬，但這篇胡塗賬如何算得清呢，先生不是在逝世前不久寫的「死」那篇散文中，還說要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嗎？

世上還有像先生這樣把金錢放得這樣開，巨額的版稅任牠積存在書店十餘年不算一算的麼？

話得說回來，雜誌與書店接洽定當後，決定了九月十六日出版，魯迅先生便開始編輯起來了。他親自翻譯了幾篇，配製了許多插圖，以及名貴的木刻，又約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各人譯了兩篇。他把第一期的稿件插圖等等一切準備好了，便告茅盾先生約我在茅盾先生家裏會面，有許多事可當面接洽一下。

大概是一九三四年八月十號左右罷，我如約在下午一二時到了茅盾先生家裏。魯迅先生還沒有來，我和茅盾先生坐着閒談，不多久，魯迅先生從前門進來了，穿着一件白夏布長衫，短短的，掖下挾着一個用日本包袱包的書包，戴着怎樣的草帽，和是否穿着後來見他常穿的膠底帆布鞋，却記不清了。我們站了起來，他朝我們點點頭，茅盾先生給介紹道：

「這位是黃源先生，見過的吧？」

「見過的，見過的，」先生接連着說。

「是魯迅先生認識的吧……」

「認識的……」我應聲着。

我初次見到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他從廣東回來，住在上海，有一次到一個大學去講演，我正在那個大學裏做事，被指定為先生的講演紀錄。記得那晚深夜裏整理記錄時，彷彿還聽見日裏先生講演時的聲調和動作，因此不僅想記下先生的辭意，還竭力想保存着先生原來的語調。先生講時並不特別提出講題，我就給加上一個「關於知識階級」的題目。這記錄後來由學校方面寄給先生，先生增加了短短的一句，寄回來發表在一個刊物上。不久附近有箇中學校又請先生演講，我又被邀去當記錄，講演後一同在會客室裏吃茶點，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先生的任意談笑。幾年之後我在一家書店當編輯，先生介紹了一部稿子來，我接受下來稿子付排後，先生要自己看校樣當時我住在北四川路底，有了校樣就乘便帶到內山書店去。因此有時偶而遇見先生，但我却故意迴避，因為當時我聽人說，先生是不容易對付的，最好不要和他發生關係。但後來我自己證實了這話是錯誤的，而且剛巧相反，先生是最容易對付的好人。和先生發生過關係是幸福的。

那時天氣很熱，外面太陽猛烈的曬着。魯迅先生脫去了長衫，掛在客堂門口的角落裏衣架上，便坐下來談話。一張方桌靠牆放着，我和先生對面坐，茅盾先生坐在中間，朝着牆壁，我們談些什麼話，已一點也記不起了。總之大家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很隨便，一點也不覺得「不容易對付」。

談了一些時候，先生把帶來的包袱解開，裏面是創刊號的稿子，以及製插圖用的各種畫冊木刻。先生把稿子和畫冊等都交给了我，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題名用幾號字體，插圖縮成多少大小，都已一一註明，總之差不多自前記以至後記，一切都編制定當。於是我們談到了開本的大小，先生說：

「現在的雜誌都是十六開本，我們來個二十三開本吧。」

茅盾先生和我都讚成。

「不過怎樣排法，格式怎麼樣？」我接着問。

「只要大方一點，你去計劃罷。」先生隨口應道，口氣好像對極熟的朋友，不像對一個僅僅泛泛的見過幾次的青年。

「好，排了樣子出來，我再送給你們看罷。」我說。

「好的，你有信寄到內山書店，有事情請茅盾先生找我。」先生說。

「將來校樣出來後，也送到內山書店罷。」我說。

「不，路很遠，送來送去不方便，你校一校罷。」先生仍用着像對極熟的朋友似的口氣，親切的說。

我雖則心裏想着茅盾先生給我的信裏明明寫着一切看校樣，編輯等事都由他們辦，不過叫我辦個交涉，爲了出版方便起見，當個掛名編輯，事務是不必我管的。實在我也忙不過來，但那時我對先生的話却不能拒絕了。我初見先生時，正像先生對文學青年一樣，全身緊張着；處處戒備着，含着充分的敬畏之心，但看到先生的至誠懇切的態度，聽到先生的坦白任意的談笑，我全身鬆弛了，我忘記了先生是比我父親還長一歲的前輩作家，也忘記了先生是領導着全國前進作家，前進青年在艱難地創造一個新的世界的鬥士。我好像在故鄉遇見一位多年不見的眼看我長大起來的我父親的好友，於是不加思慮的答道：

「好，我來校。」

到一九三四年的九月十六日雜誌如期出版了。譯文就這樣和讀者見面了。

這期創刊號中，譯果戈理的鼻子的許遐，譯立野信之的果戈理私觀的鄧當世，譯格羅斯的藝術都會的巴黎的茹純，就是先生，都是先生的化名，先生想貢獻一點精神上的糧食給千百萬的讀者，先生想以血和乳哺養嗷嗷待哺的千百萬的青年，但環境不許可，先生在八月十四日給我一信中說起：「我想將果戈理私觀後面譯人的名

和後記裏的署名，都改作鄧當世，因為檢查諸公，雖若『並無成見』，其實是靠不住的，與其以一個署名引起他們注意，（決定譯文社中，必有我在內），以致挑剔，使辦事棘手，不如現在小心點的好。」因此他只能暗暗地偷偷地化了姓名埋了頭幹。他一天不工作，一天不給我們擠一點血和乳，簡直是活不下去似的。

但是，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怎樣報答了這位文學上的父親呢？

他看着譯文出版了，樣式，印刷，紙張都還滿意。銷行不能說壞，接連着一版二版三版四版五版，輿論也還好。他工作疲乏時，躺在書桌邊的籐椅上，一邊吸着廉價的紙烟，一邊想像着這雜誌的讀者總能細心地用功地從頭至尾地看一遍的罷，他會心的笑一笑，他滿足了。

於是他又埋頭工作。第二期中用樂雯的筆名譯了紀德的描寫自己，石川湧的說述自己的紀德的是先生，用張祿如的筆名譯了巴羅哈「山民牧唱」序的是先生，用許遐的筆名第一次介紹了俄國諷作家薩爾蒂珂夫的饑饉的，是先生，用鄧當世的筆名開始譯了高爾基的童話第一二節的也是先生。他一共譯了五篇。爲了環境的壓迫，他只能這樣埋了頭，暗暗地偷偷地化了姓名，擠着自己的血和乳，餵給千百萬的青年。

第三期他又譯了巴羅哈的會友，並續譯高爾基的俄羅斯的童話。

最初這三期完全是先生親自一手編定的。

他除了自己譯稿外，又找插畫，集稿，看稿，他把寶貴的精神，寶貴的時間化在許多雜務上。只有和先生合作過的人，才能想像得到先生做事如何負責，如何認真，如何尊重別人的意見，又如何體貼別人的難處。我先前只讀先生的文章，覺得先生的文章針針見血，淋漓盡致，使人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但我想像不出握着這鋒利的筆的先生是如何樣的人。我愛讀先生的文章，但對先生却只存敬畏之心，這當然是最浮淺的理解。從我接近了先生，我自然更熱烈地愛讀先生的文章，也更得多理解一點了。但同時我愛先生的人却更勝於愛先生的文章千百萬倍。我看

到一個巨人，他的良心好像一股烈火，五十餘年來始終猛烈的燃燒着——他以自己的血肉做成火把，在這暗無天日的世界中燃燒着；和世界一角的紅光映輝着。他成了光明，真理，正義的化身。被壓迫的民族與帝國主義戰鬥，他站在被壓迫民族方面；被壓迫階級與統治階級戰鬥，他站在被壓迫的階級方面，小而至於學生與學校鬥爭，他也站在學生方面，編輯和書店爭鬥，他也站在編輯方面，他是一切「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的護士，不，他不僅是護士，他自己還要投在一切戰鬥中，如鋼鐵鍛鍊成的最勇猛的戰士，始終站在最前線投着標鎗。但這樣如鋼鐵鍛鍊成的戰士，却又是個待人至誠懇切之至的樸實的老人。他便是先生，魯迅先生！先生的好處，我說不完，用我的拙劣的筆更描摹不出萬一。但是我敢相信，即使是用先生自己的筆，他可暴露全世界一切的弱點，他可闡揚人類至高的真理，但他却也寫不盡自己的好處的。

譯文他編到第三期，他就對我說：

「下期起，我不編了，你編罷，你已經畢業了。」

他激發了每個有良心的人。我願意爲他做一點他要做而我能做的事。我默聲的承認了，我毫沒有過慮到將來要使人「齒冷」，作爲「詔狀」，將我「實際解決」的。

我接着自第四期編起，依着先生所指示的方針做去，先生仍然不斷地譯稿找插圖；茅盾先生黎烈文先生也竭力譯稿，做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先生希望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從第四期起我們也就擴大了範圍，多登優秀的新進翻譯家的稿件。

記得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底，譯文出到二卷三期，我覺得有點稿荒，寫了一信給先生，先生立刻回信：

「今天爲譯文看了幾篇小說，也有好的，但譯出來要防不能用；至於無聊的，則譯起來自己先覺得無聊。現在選定了一篇，在有聊與無聊之間，事情是『洋主僕戀愛』，但並不如國貨之肉麻，作者是Romania

的 M. Sadoveanu 似乎還新鮮。

「明天當動手來譯，約有一萬字左右，在六月五號以前必可寄出。」

還沒有到五號，在三號，先生又有來信：

「譯稿並後記已於上午掛號寄上，因為匆匆，也許有錯處，但管不得這許多了。下一期我大約可以請假，

到第六期，我想譯一篇保加利亞的 [Yan Yarov]

先生趕譯了的稿子寄來了，但我手頭也收到了一些新進翻譯家的好稿子。他們希望早點發表，我也覺得這些稿子有更先發表的必要。先生的稿子可攔着，有稿子被攔着，他可安心一點，多休息一下；實際上他是不會多休息的，不過把這份寶貴的精力用到別方面去罷了。於是先生的稿攔着，一直攔到二卷六期才發表，這樣他本預備譯的佐伐夫的小說便被免掉了。

這二年來，我要求先生寫一點或譯一點稿子，他從沒有拒絕過，真可說是「有求必應」，尤其是對譯文，他好像是必盡的義務似的。但我大問他要稿子，譯文是他發動是他主辦，是他心愛的刊物，但我竭力把先生放在一個不很重要的地位，不使他這面大旗來號召；竭力多刊新進者的譯品，到現在與創刊時的面目也許不同，但精神是一貫的。先生每期刊譯文，也特別注意新進者的譯品。

但這刊物到要出三卷特大號時，却發生問題了。爲什麼呢，我借用了先生的文章，「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譯文一在生活書店停了刊，我就走出了文學社；譯文叢書也搬到了文化出版社出版。爲了不願欺瞞先生，我得罪了一大批人，我在上海站不住了，於是決定逃避到東京。一切都由幾個窮朋友給我準備好了，我去向先生辭行。我辭了幾點鐘的行，說了不知幾多必須要走的理由，但是他不放我走，他說他要預備叫譯文復活。我弄得有點進退兩難，當時口頭答應了先生，再行考慮。但我一跨出先生的門，就決下了心。「不去了！」我怎麼捨得

離開先生呢？他是偉大的，但他也是孤獨的，他爲「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而鬥爭，但他自身也就是一個「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被拋棄在一角，孤獨的生活着。我留在上海，在他的身邊，在我是一種精神上的最大的安慰，但在他也許也可得到一點安慰吧。我這樣想着，我決了心，不走了。那晚上友人們爲我餞行，我說「我已決定不走了」。

譯文停刊了，但我們會談的時間更多；我住在一個亭子間裏，生活是苦的，但我覺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這怕將是我一生中 happiest 的時期吧。

但譯文終於又復刊了，先生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他比以前更關切牠，我們也用了全力辦。但不久先生病倒了，在起病以前他還譯好了死靈魂的第三章。他病了，我把這第三章又攔下來，預備在他痊愈之後再發表，免得他在病中老掛念着。到了上一期他覺得好一點，自己堅持要發表，那知他還不及看到上期譯文，他就……

十月十七日下午他受了風寒，夜裏三點鐘病勢突變，到十八日早晨他已無力說話，但是他因爲想到譯文的廣告十六號十七號都沒有登出，雜誌也沒有送去，他焦急地要看看這期有什麼文章，於是他問廣平女士：「報上有沒有廣告？」廣平女士告訴他譯文的廣告已刊出了，他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此外還有些什麼文章，他聽了還不滿足，說：

「你把報紙同眼鏡拿來——」

於是他把報上的譯文廣告的目錄仔細看了一會。這也就是先生一生對於譯文的最後的關心了。

他與我們不別而逝，但他是不忍離開我們的。爲了數千百萬的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先生在這世上還留着未完的工作……

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却遺留着許多未完的工作。這譯文就落在我們幾個弱小者的身上。有先生在時覺得這是輕易的工作，先生死了，這將變爲過重的負載。但我們要負下來，直到盡了我們所能盡的力。親愛的讀者

諸君，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希望着你們多方面的助力！

載：譯文

十一月十五日

關於魯迅先生

權華

魯迅先生死了，隨着這種消息而來的，是很沉痛的悲哀一層一層的籠罩在我們每個不願當亡國奴者的身上，使得我們感覺對於這位思想家，有非言語所能表示的悲痛！

魯迅先生有句話：『我扛着黑暗的閘門，讓光明走進來。』這句話可以說是魯迅先生的一生，對於整個中華民族及全體人類，觀察，奮鬥到底的基本態度及精神。當聽到他死的消息，好像黑暗勢力如瀑布般衝開了這個黑暗的閘門，故我們感到黑暗勢力的壓迫，將魯迅先生生前為我們爭得的光明，差不多為這黑暗勢力驅走了！我們感到的悲痛，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

他主要的思想，是不怕現實，而敢正視現實的現實主義者，對於現實的黑暗，猛烈的攻擊。中國歷代社會上所表現的，如同一大垃圾堆，而魯迅先生的筆，就是掃除污穢垃圾的大掃帚。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不妥協的，而且對於「落水狗」的痛恨，無情地認為不打「落水狗」是表示着中國的傳統思想永遠存在。

魯迅先生是集體主義者。由個人主義鬥爭走上集體主義的，他知道僅憑個人的力量，英雄的心情，而離開羣衆是不成功的，所以欲求得光明，必須走上集體主義的路。隨他走的有廣大的青年，廣大的勞苦羣衆。我們可以看出他熱愛人生，對一切都不表示悲觀，肯定的看出將來光明的社會，使得他積極的工作，是他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他的根本的精神，為倔強的戰鬥，十多年前在女師大演講「娜拉走後怎樣」會言我們對黑暗勢力戰鬥，要用倔強的精神。由於此劇中看到脚夫爭報酬必要兩元，客人說東西不多，脚夫說也要兩元，客人說道路不遠，脚夫說也娶兩元，客人說我不僱你了，脚夫說我還是娶兩元，他這種精神是可採取的。由這而推想到娜拉走後婦女的

經濟權，如有人對你們說這個太卑鄙了，你也說要經濟權。如說不要你們操心，你們要說也要經濟權。說是將來社會要改變，你們說還是要經濟權。由此看出魯迅先生對於黑暗社會，始終如一而不屈服的態度。

魯迅先生在這民族危急時而死了，我們感到整個民族生存的前途，是非常的艱難。魯迅先生的死，是爲工作而死，爲着整個民族生存而犧牲。我們並非某人死後，照例稱讚幾句，只要把他的作品翻開，他的鬥爭歷史事實是可以爲證的。

當高爾基病時，魯迅亦病，高爾基病重，魯迅亦病重，這兩個人都是爲工作的過累所集。魯迅先生近一向在重病時，還要提筆寫文章，不能提筆時還要口述讓人記。他是始終不肯與現時問題割斷的，於垂危時還迫切地關心時局及文化救亡諸問題，時刻不會將整個民族生存的問題放下，故最後一血一汗都用在文學、文化思想，整個民族的生存上。他看到外勢的日迫，不肯離開上海去養病，仍繼續的工作。所以他的死，可說是迫切危急的局面造成，是不願中華民族做亡國奴而犧牲的。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聽見魯迅先生的死，同時感到局面的加緊，黑暗的一頁，不知何時才消滅，這是我們每個人，整個民族最痛苦的！

載：瀟湘漣漪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今天上午，接到友人的電話，說魯迅先生去世了，心中頗有點痛楚；二星期前，我在內山書店碰到他，人是那麼瘦削；他說「已經過了危險期，大概不要緊了。」誰知一日間冒點外感，竟以不治。他的身體不好，爲日已久；我寫過信勸他到山水之處休養一些時，他的回信說：

「倘能暫時居鄉。本爲夙願；但他鄉不熟，故鄉又不能歸去。自前數年『盧布說』流行以來，連親友竟亦有相信者，開口借錢，少則數百，時或五千；倘暫歸彼輩必以爲將買肥田，建大廈，輦盧榮歸矣。萬一被綁，索價必大，而又無法可贖，則將撕票也必矣，豈不冤哉。」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低氣壓之下，這個文壇鬥士受到怎樣一種壓迫和誤解；屢次傳說他要到杭州，青島，日本那些地方去調養身體，終於不成事實；患着很危險的肺病，得在上海塵囂中了結他的殘生；大概和「低氣壓」不無一點關係吧。不過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在最近這一週，還努力於寫作和翻譯；他真以學生的精力獻給中國文壇，不曾偷懶過一日呢。他有一回來信，談到他自己的爲人：「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他之於文壇，實實在在隨時隨手在做有益於人之事。他說他自己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就來吶喊幾聲。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已經有點懷疑起來，而且失望頹唐得很；但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他又有的力量，夾雜着設法治療舊社會病根的願望。他的作品自小說所至雜感小品無不瀰滿着戰鬥的氣分。和新的

戰友同其步伐。我今天翻開抽屜，整理他寫給我的信件；（長長短短約有四十多封），其中有一封論及林語堂先生的，我不妨引來證明他的愛社會的熱情，他說：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他對朋友忠告着道，一以社會國家的福利爲歸，他之所以能成爲思想界的前驅，並非偶然也。

當我在編濤聲的時候，魯迅先生用羅撫的筆名寄一稿給我，題目是論赴難和逃難，我當時並未留心「羅撫」便是他的筆名。刊出以後，忽有一個讀者來問，「羅撫是不是魯迅的筆名？筆調太相像了。」我們於是仔細研究一下。也推測是魯迅先生的稿子。（後來見面時，他自己對我證實了。）我當時曾提出一個小問題，所謂「魯迅的筆調」究竟是怎樣一種筆調？依周作人先生的說法，這種筆調，多用「反語」（Irony）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造成了 Satiric Satire（諷刺者的諷刺）換句話說，即所謂「冷嘲的筆調。」在我們的談論中，我曾取魯迅先生在暨南大學講稿中的一段爲例那段話是：

「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脚下鎗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捧打人，大家圍着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

這便是「反語」的一個例子。（「反語」謂表示某種意見，用其正反對之語，從修辭上說來，是 Paradox 之

(一種)說社會要有被殺被囚的文學家才覺得有趣，說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是一種熱鬧，說着人家挨打是頗覺有趣，都是用「正反對」之語；這種話，粗看很不合理。細看恰正合乎至理，這是用反語的效果。「諷刺文學」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論不自由的圈子中，「反語」最用得着；魯迅先生的筆調也可說是時代的產兒。

魯迅先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自有很多人說過了。我所要添的蛇足，還是從他的來信中先節取一段來看：

「我……自己年紀大了但也曾年青過，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顧前後，激烈的熱情，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也許有人說魯迅先生最落寞，最少合得來的朋友，最愛發脾氣吵嘴；但在另一面，他正是個能「略小節而取其大」的，富於友情的人呢？我會經讀他的朝華夕拾，其中有一篇敘述他自己和范愛農的交誼。范愛農晚年落拓，時常說：「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折開來看，是魯迅來叫我的。」聞其語，可以想見這位醜陋的小酒人和魯迅先生是怎樣肝胆相照的。我想在魯迅先生的幾十年的老朋友的眼中，魯迅先生不會看作最愛發脾氣的人吧。

如今，魯迅先生死去了，懋庸兄說他所擬編的中國文學史沒有編成，是中國學術上的大損失，的確，這是大損失。魯迅先生所做的工作已經很多，但他所要做而未做成的工作還很多很多。我依舊引他的一段來信來結我的憶念。他說：

「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須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朝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為烟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堤灌水，飛機擲彈範

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化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鈔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

唉！以魯迅先生之努力於文藝工作，而他竟不能有寫作的餘裕，從容來完成中國文學史中國字體變遷史。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我們對着魯迅先生的遺容，該想起這個問題來吧？

十月十九日

載：申報週刊

我們年青人祇有慚愧

魏金枝

據我的記憶所及，我似乎從沒看見他高聲大笑過。通常，他祇是繃緊他深而長的魚尾紋，聳起鬍鬚，來一個微笑；或者張大嘴，把頭略略向後一仰，從喉口裏發出枯燥而輕淡的笑聲，這就是他的大笑，高聲那是說不到的。在他大概是本不想大笑的，所以也不會把他的所謂大笑，持續到多久，就馬上又用眼在考察他對面的真在大笑的人。除了這件不斷的考察的工作以外，他的大部分對客時間，就儘用在抽烟的動作上。抽烟，我也似乎從沒見過像他那麼會抽烟的人，他總一根接一根的呼着，永不曉得厭，永不曉得停止，使面對着他的人，老看見烟在他的面前飄浮，而他的看人的眼，也不住的在閃着，這會使人覺到寒慄，會使人覺到不安，會使人擔心於自己的內在病的被發見。他的走路，更帶着一種心急的樣子，他以穩實而急速的步子，向前直衝，就是很短很短的路程，也老用那麼快的步子走着，彷彿怕會走不到似的。他在五十歲壽辰時說，他還要替社會做十年事，三年以前，那時的環境，逼得他無法行動，但有個朋友告訴我，他還沒有死心，他仍要支撐一下這破落的局面。對他那麼嚴肅，精勤，勇往的人，在我們年壯未死的，祇有慚愧。

切身的哀感

楊 騷

在聽到高爾基的死耗時，我覺得非常難過，寫了一篇哀悼的詩，還寫了兩篇記念他的文字；那時候的心境似乎綽綽有餘，能够容我做文章。現在魯迅先生死了，我更覺得非常難過；却一隻字也寫不出！我將用什麼話來哀悼他呢？我只覺得魯迅先生之死，比高爾基之死給我的哀感更切身些。更深重些……

讓我再看幾眼吧

竇隱夫

讓我再看幾眼吧。

他是那樣平靜的睡着。

這雖不是初次的見面，

却是最後的永訣！

我偷偷的拭着眼淚，

也有人同樣的做着。

週遭呈現着無數愁慘的面孔，

他們失去了些什麼？

天氣是這樣陰黯，

有人說是殞落了巨星一顆！

僅僅的獻上花籃一個，

但小小的籃兒能够裝進什麼？

這悲哀只有你的讀者知道，

當此亡國無日的時候——

許多事，誰再向他們解說

他們一定會明白，這時代失去了什麼？

廿日寫於從殯儀館回來。

悼魯迅先生

艾蕪

聽見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簡直比高爾基病歿的噩耗，還要令人震驚些，悲痛些！這原因是我們中國大眾，正須要他的時候，而他却給病魔抓去了！至於我個人呢，尤其難過的是受過他的教益，却不會在他生前見過一面！

記得五年前冬天的時候，我和沙汀練習創作，對於取材方面究竟要怎樣才能有益於人，不免甚為躊躇。便共同寫一信給他，請他有所指示。起初我們很擔心，怕他不願同陌生人麻煩，誰知結果却覆我們一封很長的信，使我們高興非常。（這來往的兩封信，已收入二心集內）往後，我們又將兩人最初的習作稿子，送去請他改削和批評，也得着他來信仔細指導。這和高爾基熱心幫助後輩青年，是沒有兩樣的。

又記得三年前春天的時候，我遭了一件不幸，須要財力方面的幫助。魯迅先生便悄悄助了五十元。當時我還不知道，一直到半年後我才明白的。

魯迅先生生前住處祕密，（以前通信由周建人先生轉的）我又缺少交際。同時也以為來日方長，便一直不會見過他，如今可以向他致謝的時候，不料他已躺着，永遠閉着眼睛了。

現在瞻仰遺體歸來即將此文續成，藉表我深深的悲痛。

一七三六，廿日下午二時。

哀悼之辭

沙汀

魯迅先生死了！在作家協會成立的時候，我便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先生病重的消息。而現在却終竟來了這震撼人心的哀耗！

對於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的功績，我是不配來提起的，單就創作來說，他所給我們後輩開劈出的道路也就够我們走。但以一個文學工作者看他，那是太小視魯迅先生了。

魯迅先生的偉大處是在直面而堅持地對一切黑暗突擊，從古老先生的賤薄一直到泊來品的卍字徽章。在五卅運動後的十數年中，每逢一次新的巨大的激變，都能够勇敢地站在前線作戰的，只有先生一人。而能够使一切醜惡畏懼的，也僅僅只有先生一人。

魯迅先生現在是死了！但魯迅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他將永遠是中國人文史上一個最輝煌的存在。

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

何家槐

魯迅先生的逝世，和高爾基的死同樣，是世界文化界的損失；當然在我們中國，尤其在目前的中國，魯迅先生的逝世，更使我們感到切膚的悲痛。

在哀悼魯迅先生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先生的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富有堅苦不拔的，鏗而不捨的奮鬥精神。他一生的努力，都集中在和惡勢力的鬥爭上面。他最憎恨虛偽的，投機取巧的卑劣行爲。凡是有這種病菌寄附着的地方，不論是大小集團，不論是新舊陣營，也不論是男女老幼，他都毫不容情的加以打擊。

對於新陣營中的機會主義者——尤其是文化界的市儈，他的厭惡，看起來要比對於舊勢力的反感還要激

骨。在國外，有所謂空談革命家（Parlor revolutionists）的這一種人，專門用口頭上或者筆頭上的過激主義，掛羊頭賣狗肉的人物在中國的各種地方，也如病菌似的不但存在着，而且蔓延着。魯迅先生就是最肯與這種病菌鬥爭的一位戰士，也是最成功的一個勝利者。

現在是時局日非，國難日亟的時候，爲着充實和壯健我們的救亡運動，鞏固我們的愛國陣線，同時也爲着更有力地促進我們的新文化和新文藝，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學習，保持，而且擴大魯迅先生的精神。

（信 未製版）

附註：這是魯迅先生今年夏天寫給我的一封信（信見插圖）。我請他加入文藝家協會的籌備委員會，負起領導這一文藝團體的責任，而且帶便告訴我們自己對於統一戰線的了解與意見。魯先生贊成我所提出的意見，但不肯加入籌備委員會。他所指的關於另一文藝集團的事，魯迅先生當時有點誤會，但這封短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魯先生近來的態度，言論，却是可以斷言的。因此借光明將它製版出來，想來不是沒有意義的，至於魯先生的簽名，不知在什麼時候撕破失去了，恐怕讀者有所誤會，特此聲明。

要學習的精神

麗 尼

清早，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問了幾個法文字，回家來在弄堂口上遇見吳君，說是魯迅先生已經死了，我呆着，不能不相信，因爲消息是從黃君那邊來的。

近來聽說先生底健康已經完全轉好，差不多可以和常人一樣工作，而且也聽說先生自己感覺得在病後有許多的工作要做，要寫的文章，要譯的名著要編的畫集，都預備要一一做起來——誰知道，就是在這些工作下面，先生竟是犧牲了自己底寶貴的生命！聽說，在去世以前的兩天，先生還在寫着文章的。

青年們失去了自己底導師了，文壇上失去了棟樑了！在我自己，是感覺着失去了一個在工作上的榜樣。

我記得在死魂靈底漢譯付印時，我是担任着印刷底初校，那原稿底潔整，全不苟且，可以證明着譯者在譯事上是有着怎樣的慎重。最後的清樣，是由先生自己看的，連遺漏了一個「子」字或者一個「的」字，也必然被看了出來，由此，又可以看出先生對於自己底勞績是怎樣精細，怎樣負責任。

死魂靈百圖底出版，凱綏·柯勒惠友版畫底印造，先生親自看校樣，至少有五次之多。版畫底每一頁，都是先生親手折疊，親手加上襯頁的。這樣的精神，我想是祇有先生才能有的吧。

我又記起「業餘劇人」公演果戈理底欽差大臣以後，先生在看過以後，教我帶給排演者的批評。先生以為那欽差大臣所住的旅館，門該是朝裏開的，所以在門外偷偷看的人才能一個不留神跌了進來，如果朝外開，則是決然跌不進去的。又說，縣長底妻子必定是個醜婦，所以和女兒爭風才有喜劇的效果，如果像業餘所演出的那樣俊扮，就和作者底本意大有差別了，又指出了各個性格上的正確的理解，如僕人不能像那樣聰明，因為僂而自作聰明的僕人是俄國文學底傳統。又說到服裝，在這裏，引證了死魂靈百圖裏面的繪畫。像這樣敏銳的觀察，這樣熱忱的，負責的指導，怕是祇有先生才有，祇有先生才能吧？而我們底戲劇界，今後也竟失却這樣的一位良師了！

工作，不斷地工作，而且，不祇是工作，還應當忠實地，精細地，謹慎地，負責地工作——先生所留給我們的偉大的成績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而那種精神，那種不苟且的精神，更苟成爲我們每一個青年人底榜樣。

十月十九日

噩耗

王統照

相差四個月正，高爾基逝世之後，魯迅先生突然也與世長辭。（高爾基死於六月十八日，魯迅先生是十月十

九日早去世。)這消息太使人驚訝了!因爲在夏間他的病曾經有過很危險的時期,竟能安然度過這些日子並無轉劇的傳聞,而且在一星期前我會與他在北四川路匆匆相遇,談過幾句話,面容只是黃瘦,不像病人,語音還是那樣清勁,想不到纔隔幾日便在今日清晨「撒手人間」

誰聽到這個噩耗不驚訝,歎悼,這並不只限於文藝界的同人。

魯迅先生於今可謂「蓋棺論定」了。關於他的思想,學問,文學上的造就,將來自有許多入作詳盡的敘述,現在只就個人所感略寫數語。

魯迅先生是戰士,是不服氣的健者,是思深而行堅的人物。是不避艱困的播種者。綜其一生,即除却文藝的成就,就不論,已令人歎服其個性之強,眼光之銳,見事用思之「鞭辟入裏」。如果他不在從事於文藝的活動,作別種事業,我相信他也能獨闢蹊徑,有與一般人不同之處。

平庸,模稜,將就,對付,是中國人對一切的態度,無所可又無所不可,過了今日等明日,由種種因襲的傳統觀念養成這個民族的老態。放一把野火,斷一團亂絲,是就是,非就非,愛成真愛憎即真憎,爽快銳利,不在兩可之間浮游。不向是否中敷衍,試問我們這民族到現在還有這份精神否?魯迅先生早已以善於動火氣著名於文藝界中,也許會有人抓住這一點批評。但他依我想,這正是魯迅先生的特長。如果在世界上都能對付得四平八穩,無所可否,永遠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的態度,只不過會圓滑而已,以言促成入羣的進步求有朝氣,絕不是這般中庸主義者可能爲力的。

不顧慮,不算盤,如何見便如何說,這不是一個確能認真,有剛氣的人辦不到。

魯迅先生的爲人,寫文字,以及他的精神都可用這廢極通俗的幾句話作代表。

處於多少年來麻木,癱瘓,會計算,講對付的中國民族的今日,社會與個人都需要這樣健強不息的精神作治

病的峻利之劑，而魯迅先生便是一個最能投以猛劑的好醫生。

但我們的病菌還在蔓延着而有能力有定識的好醫生先自去了！只就這一點上想使我們發生如何的感歎！何況國難至此，風雨日急在思想界中正自需要健者作廓清的提示，使我們這遭際艱難的民族更添上要掙扎，要奮鬥的生力，誰說魯迅先生不是一個這樣的領導者？

然而恰在此時魯迅先生病故的噩耗已傳遍了全中國與世界！

這豈止是中國文藝界的重失損失，懷念着這多難的國家，麻木的民族，使一個有心人聽到這個噩耗能不發生「四顧蒼茫」之感！

他的精神活着

戴平萬

十月十九日夜半。

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肩着反帝反封建之旗，十餘年如一日，不屈不撓地奮鬥着的魯迅先生，已於十月十九日的早晨突然長逝了。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損失！

雖然魯迅先生的著述，有時也許有缺點，但是他已在文學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寫實主義的里程碑。「阿Q」已是盡人皆知的一個典型人物，而且是非常中國化的。像這樣中國化的典型人物，在一切新文藝作品中，實在不易找到。他的寫實主義的手法，在這一點上，比之俄國的寫實主義的導師果戈里，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而更令人佩服的，還有他那「老當益壯」的精神。與他日時代或較後進一些的作家們，已經沉默了好久，而他正像一個老青年，向一切的黑暗的勢力挑戰，表現着他的偉大的反抗力。

至於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建樹的功績，在這裏雖不能詳，但我覺得應該給與一個有益的更大的評價。

雖然魯迅先生死去了，但是他的藝術，他的精神仍是長留着在。

無可言喻的悲哀

立波

記得在文藝家協會開成立會的時候，大家知道了高爾基垂危，魯迅先生也染了病，於是通過了一個決議，寫信去問候他們兩位，祝他們康復。不到很久，我們就聽到了高爾基終於逝世了的消息，而現在，又要我們聽到東方文學的大師，中國反封建反帝鬥爭的最強韌的饒將，魯迅先生去世的訃音了。

多少年來，他是那麼頑強的以他自己所描畫的那樣的「勇士」的身姿，用他自己所獨創的「脫手一擲的投槍」，服務他的祖國，而祖國正還在最深最重的黑暗裏，還期待着他的新的戰績，然而這期待竟要永遠成空了！秋風淒冷，增加了多少人生的迷幻，戰野的空漠呵！

聽了死耗之後

白薇

一位作家常常在想念中，每想起就有無限敬意的，在中國作家羣中，只有魯迅先生能够這樣佔我的腦子。我和魯迅先生本沒有特別關係，但五六年來，他常常使我想起，每想起就有無限的敬意，那敬意是含着誠熱的感情的。

那是因爲他不但是中國文壇的巨星，更佩服他那戰士的精神，勇敢地替中國文壇戰出了一條正確的路，掃除了叢生的蔓蕪雜草；還佩服他那皎皎的人格。也許正因爲他那人格的堅實，才能涵養他那不撓的戰士精神，我常常想着他這些就覺得心樂愉快，甚至想去親近他。但終因爲我那不高攀名人巨柱的怪癖，阻止了我想去請教他看他的誠意。

今年夏初，聽說魯迅先生病重，我十二分想去看他，可是自己也在醫院裏，然而想念他的心，每天在作滾，畢竟我寫了慰問的信，由內山書店轉給他。不料那就是他生前我給他最後的敬意。

昨天上午，友人告我：「魯迅病危，」我有點心跳，又想寫信去慰問，因我正在病痛中，整天不斷地是客，信沒有寫。昨晚，看到報上的惡耗，和友人對食不快。今天上午拖着身上的痛和房東太太到殯儀館去看他的遺容，彷彿緊迫的眼淚要流出，終於在那嚴肅的靈前眼淚流不出來。我想留着這些熱淚為他的遺志去努力。我想惋惜魯迅先生的青年們，都有忍着熱淚，灑在和敵人對抗的戰場上的決心。

在大的悲哀裏

夏衍

在中國民族的解放戰陣裏面，一面有光輝的大旗被吹倒了！這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這是中國和世界被壓迫大眾的最大的悲哀。在這巨大的靈前默禱的時候，我們應該以他的憤怒為憤怒，以他的憎惡為憎惡，以他的決心為決心，繼續他的遺志，完成中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憶魯迅先生

李蘭

——中譯夏娃日記的來歷——

夏娃日記的出版，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直到現在，事隔整整五年，加以書局的倒閉，書的絕版，夏娃日記在中國可說夭亡已久了。可是一提到夏娃日記，我是怎樣也忘不了魯迅先生，更忘不了他的偉大的精神，以及他對藝術與真理的努力與供獻。

五年前也是在這種樣兒的初秋時候，一天一位朋友（魯迅先生的好友，也是我們的好友）拿了一本封面剝落了破舊紅色西書給我，說是魯迅先生的，是他家的娘姨引孩子（即魯迅先生的愛子海嬰）玩，在隔壁一家正搬走了的西人家裏的棄物中拾得的。魯迅先生看上了那裏面的插圖，所以叫我有空翻了出來，找機會出版去。這本由人家的棄物堆中拾起來的破書，就是那年十月由湖風書局出版的夏娃日記的原文本。

天底下的奇事儘多，我敢說誰都想不到夏娃日記在中國的出版，竟有過這樣的一段奇特而光榮的來歷。這本書最初打動魯迅先生的心的，是萊勒字（Lester Ralph）的那五十五幅插圖，等到文字翻譯了出來時，魯迅先生好像對於原作者馬克·吐溫的那種幽默筆調也很賞識似的，只看他在書首用唐豐瑜的筆名所寫的小引就可明白。

從這一點小事，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心神無時無刻不是放在藝術與真理的努力之上的。倘使有好的環境，他是會幹出更多更偉大的事來的。

後死者的責任

洪深

在報上驟看見魯迅先生的噩耗，簡直把我驚住了。

今年夏天，我在上海聽見魯迅先生生病很重，幾次想去探問一下，但是看了「醫囑須絕對靜養」的話，就把這念頭壓下了。在六年前，我們在一個地方替先生慶祝五十歲誕辰的時候，我曾經講過希望能在先生六十大慶的時候，有更多的參加者，在更熱烈的情緒下替先生慶祝的話，想不到這願望竟成空了！此刻我在廣州，對先生最後的遺容，也失掉了瞻仰的機會，遐想着上海的朋友們能夠到靈前去灑一掬眼淚，把自己的意志更堅強一下，也覺得是一件幸福的事了。

魯迅先生不單是我們文學上思想上的一個先覺和指導者，在中國民族的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民族陣營裏，也是一個最堅強最勇敢的戰士，魯迅先生的死，恰恰是在我們國家命脈危急存亡的時候，這更增加了我們的痛惜和悲悼，我們應該在今天重下決心，跟着先生開拓了的路，努力向前進，魯迅先生未完的責任，無可逃避地加在我們後死者的肩上了。

二十日。

上十一篇載：光明

戰士的葬儀

白塵

還沒到出殯的時候，萬國殯儀館的門已經要脹破了。人像決了口子的水，只願望裏沖。進來的就不再出去。草地上擠滿人，甬道上擠滿人，門外馬路上更擠滿了人。——有的排好隊等候送殯，一邊練習着輓歌：

「哀悼魯迅先生，……」聲音顫動着。

有才來的還朝裏擁。焦急地，但沉默地翹起頭恨不能一步跳到魯迅先生的靈前。簽名處被壓迫到人縫裏去了，替人纏黑紗的職員，被人擁來擁去，抓住一把黑紗在空中着急。攝影機在人頭上跑，治喪處的職員埋着頭在人縫裏鑽。總指揮的嗓子嘶啞了，向人叢裏指揮行列。只有三個印度巡捕，騎着高頭駿馬，很姿閒地梭巡着：「得，得，得。」

草地上盡是人頭。輓聯都挨擠得緊抱住樹枝。忽然：「拍！拍！拍！」一陣手掌響，禮堂台階上出現了一個人。

什麼聲音都停止了。只聽得台階上叫：「……諸位……現在需要扛輓聯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園的一百人！」

願意替魯迅先生扛輓聯的，請站在草地的左邊！願意替魯迅先生攢花園的，請站在右邊！其餘的，請到門外去自動列成行列；四個人一排！……」

人頭紛紛波動了，輓聯在人頭上站起。頃刻間，草地全被白布所佔有。中間，一幅巨大的白布遺像，巨人似的，用他堅毅不屈的眼睛，看着人羣。花園隊已經靜靜地從他面前通過，輓聯也開始移動，但還有幾副輓聯東歪西斜地倒在短樹叢裏。

「諸位這兒還有幾副輓聯啦！……」

馬上來了幾個人，但翻開下款看看，就

「魯迅先生要漢奸來哀輓麼……呸！」

丟了輓聯跑開了。

輓聯的行列長蛇一樣地出了門。草地的一角上，風飄着那幾副無人理睬的輓聯。

×

×

×

葬儀的行列在馬路上悲沉地行進着。輓歌，從行列的前端直通過到末尾，一個壯大的聲音在半空中顫慄着：

「哀悼魯迅先生……」

一萬個青年的心在歌聲裏緊結着。

行列緩緩地移動。前頭是全國救亡戰士所獻的綢旗：「民族魂」，在抵抗着逆風前進。輓聯都悲哀地低垂了頭，花圈上的花朵也苦痛地戰抖着，唱輓歌的喉嚨顫動得像在哀哭。但巨人似的那幅遺像，在半空裏沉默地俯視着人羣，好像在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

靈車後面緊跟着忘不了自己生活但更忘不了他的人！工人，學生，作家……都是救亡陣綫上的戰士。大家肩挨着肩，心連着心，他們是永遠跟着魯迅先生走的。

許多外國作家，記者，也跟隨着。一個「友邦」人士，還在前面掌着大旗。

輓歌從前頭直通過到末尾：「哀悼魯迅先生……」

行列轉進虹橋路，看見了同文書院，（註一）本來是打回老家去的譜子的輓歌，有人唱錯了「打回老家去啊！」

（註一）住在上海的人會知道這個書院是那一個國家設立的。不贅。

大家忽然瘋狂地跟着歌：「打回老家去啊……」

路旁出現了中國巡警，也出現了同文書院的學生。馬上，紀念魯迅先生的宣傳紙放到他們手裏了。

遠遠的，像是一個什麼山頂上叫着：「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地上，千萬人的咆哮：「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

那個拿着大旗的日本朋友向大家微笑着，像是抱歉，像是痛苦，也像是快樂。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x

x

x

萬國公墓的甬道被潮湧的羣衆壓得透不出氣，一萬個嘶啞的喉嚨都沉默着——葬禮開始了。

太陽沉沒了。甬道上濃密的樹蔭裏散播着灰黯的陰影。主席台上的聲音給晚風吹得飄向天空。大家踮起腳，豎起耳朵，只想捕捉一些斷殘的句子。被擠到圈外的人，攀在兩邊的石碑上。只有一些巡警，退在人們背後，悠閒地抱住膀子。

嘶啞的喉嚨恢復了，直着頸項，附和着演說者的叫喊：

「打倒漢奸！」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帝國主義！」

一個巡警伸長了喉嚨看着，聽着，不曉得怎麼一下也叫起來了：「打倒……」

旁邊另一個巡警用膀肘子向他一搗，他才閉住了嘴。

一個外國人講演了，拳頭捏得那末緊，那末高，像要打死什麼東西。

大家對他喊：「擁護日本勞苦大眾！」

誰都忘了疲倦，也忘了饑餓。伸長了頸子，只顧在聽，在叫喊。

天黑下來了。

x x x

「唱安息歌！」

「願……你……安……息……安……息……」

千萬個喉嚨顫慄着，千萬顆心被鐵箍緊縛着似的疼痛。「民族魂」輕輕覆在靈柩上，靈柩被抬起了。

千萬人都低頭垂淚，千萬個聲音都咽着：「願……你……安……息……在……土……地……裏……」

歌聲不像從人嘴裏吐出去的，是那末輕飄，那末低微，風一吹，就會吹斷了似的。

天黑了，陰影緊壓在頭頂上，壓得誰都不敢抬頭，不敢跑動，只跟在靈柩後面輕輕拖着脚步！「吶，——吶，——」

「吶，——」

兩旁都是石碑，都是墳墓，都是松柏，人在夾縫中慢慢移動，輕輕地唸着：「願……你……安……息……」

人都變成了影子，在灰幕裏蠕動。司儀人的報告從空谷裏迴聲，在夜空裏遊盪。人心都石頭似的那末沉重，被

壓迫得都想喊叫一聲。——但誰也叫喊不出。

人羣成了灰團，被黑暗緊緊箍圍在一起。每個人的心都同別人互相擁抱着。

魯迅先生安息了。歌聲騰在半空裏，像是一隻無形的鵬鳥在雲間所歌唱。是那末幽遠，但又是那末深刺着人的心！

「安……息在土……地裏……」

哀歌停止了，什麼也停止了，大地似乎在歎息。

「呀……」

天空裏陰沉得什麼也看不見似的，——天也靜默着。

有人哭了。

誰都在心裏哭了。

天地快要炸裂了一樣地悶塞。

墨黑的人圈以外有些輕微的騷動：一個巡警跑過去對他的同伴招呼着：

「集合巡官的命令！全體到同文書院門口去集合快點！」

一羣黑衣白褲子的人影掠過了。

哭聲漸漸離開魯迅先生的墓地。

半空裏還像在叫喊着：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紀念魯迅先生

唐 跋

朋友們，把我們的痛苦，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尊敬，集中在一塊吧！不論人們用着怎樣的榮譽來表彰這位偉人……但最美麗，最神聖的墳墓，却在我們的心頭。

——羅曼·羅蘭和高爾基告別

高爾基在提到俄羅斯的灰色的大眾的時候，他這樣說：

「他們裏面有許多人做着十年以後人生會怎樣愉快的美夢，但從沒有人問一問自己，如果我們只是做夢，倒底有誰來使人生愉快呢？」

我也是一個善於做夢的人，許多年來，看慣了卑污，欺詐，威脅，殘殺，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怎樣醜惡的社會裏，那結果，就不免常常有憤世的想頭。然而我畢竟並非佛子，還不能「超凡入聖」，又不是莊生，也無法做到「唯無是非觀」的境界，我分明的感到這眼前的現實的醜惡，爲了要暫時擺脫那苦悶，於是乎就做夢。

不過這夢却做得比俄羅斯的灰色的大眾還低能。我覺得：倘使要中國好起來，使她的人民有比較像樣的生
活可過，十年是決計不夠的。所以我的夢常常拖到二十年後，三十年後，……一個悠長的時期裏。這樣好像就虛無
起來了，但我仍舊相信：有一天，愉快的日子終會到來的。

至於倒底是誰來使人生愉快呢，我却一向沒有想到。直等讀了魯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先生通信的機會，以
至面領先生的教誨以後，這才漸漸地把這種虛無的思想克服過去了。因爲我在他那裏領會到真摯的感情，和忠
實於自己的希望的努力。倒底有誰來使人生愉快的問題，不但就此想到，而且也立刻解決了。答案只有一個：從那
時起，我也知道隨時努力於自己的夢想的實現，不再一味做去了。

這以後，我的匕首和投槍就有了目標。

我和魯迅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自由談」投稿以後了。從一九三三年的夏天起，我隨時寫些短文，投到那時候的申報「自由談」去。文章是並不一律的，但大抵以抒情和記事爲多數，起初似乎很太平，然而擊由自作，後來竟也寫些感想，發點議論，由此鬧出亂子來。因爲那時候，魯迅先生用筆名在「自由談」上寫稿，大家都知道了，但終於不知道他化的是什麼名。我的名字，「自由談」以外，是不常見的，因爲寫得並不多。於是那些所謂「看文章專用嗅覺」的文豪們，就疑神疑鬼，妄加猜測起來。他們在我的文章裏嗅到一點異端氣，却向魯迅先生「嗚呼不已」，在那時候的「青光」和「晨曦」上，大排叭兒陣，表面上是圍勸我的，骨子裏却暗暗地指着魯迅先生，大有刀口兩面磨之勢。糾紛由我而起，想起來，常常不免於歉然。

但我並不認識魯迅先生，只得由他去。

這時候，小報上可就熱鬧起來了，有的說我不是魯迅，有的說我終於還是魯迅，真是議論紛紛。爲了避免使別人蒙不白之冤，我就用了一個比較固定的筆名，但有人說這也是魯迅。直到如今，施蛰存先生還不肯信天地間有我這麼一個人存在，這對於我，真有一點「和尚在此，我却何往」之感了。

但我其實並沒有跑掉，可疑的倒是那些文豪們的嗅覺。

大概是因爲「自由談」不是同人刊物，投稿者缺少碰面的機會吧，到得第二年的年初，編輯先生願意掏腰包，請大家敘一敘，約了幾個人，除去兩位太太外，其餘都是經常的寫稿者了。坐下來，恰好滿滿的一桌。

那一天，我到得不算遲，但先我而去的，連主人已經有五個了，魯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互通姓名以後，他笑

着說：

「你做文章，我挨罵！」

接着就談到叭兒們的陣容，怎樣談法呢，現在記不清楚了。但即使記得清，我想，也還是不說的好。這並非因為「叭兒今已化騰蛇」，應該省事，倒是爲了記憶已經零落，長此撥拾，不免把思緒攪亂，我將只有沈痛，寫不出文章了。

然而無論如何，魯迅先生的簡短有力的言語，即使到了現在，也還時時在我的身邊浮動，不易於忘却。早些時候的革命文學家，喜歡把他畫成冷酷，今之隱士，又怪他多疑而易怒，好像一輩子不容易親近。這其實是不確的。和魯迅先生在一起，我從來不發生什麼壓迫之感，也沒有惶悚的心情，正相反，向他不但可以請教學術上的問題，也不妨談談私事，我覺得長者的教導和儕輩的熱情，是滙集在他的一身的。

那次吃飯，雖然有幾個是初碰面，但也有他的老朋友在座，所以他談得很多。到了現在，這一桌裏的人，有的提倡過幽默，到西洋去著書了；有的做過官，上東洋去講學了；有的在繙譯；有的在弄古書；有的並無爭執，却默默地疏遠起來；有的雖經論爭，却仍在同一目標下努力，而最可哀痛的是：我們竟失去了大家一致敬愛着的魯迅先生，回想起來，又豈僅一點感慨而已。

凡是接近過魯迅先生的人，一定會神往於他的對工作的認真，和那種偉大的爲人的精神的吧。他總是那樣地積極的，「夢着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抱了非常堅決的自信。他不但自信，而且也信着中國的大衆。他說：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於是前仆後繼的戰鬥。不

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爲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在這樣堅強的自信力下，中國正在製造着自己的前途。

日本的報紙上，有好幾次，登着魯迅先生的談話，一談到中國的前途，他好像總是悲觀的，這給了周作人先生很深的印象，到得現在，終於把魯迅先生判定爲「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了。據我看來，這一轉，是莫須有的。魯迅先生相信着自己，相信着中國的大衆，那信念，永不動搖。只有對於另一羣人，對於在這另一羣人手裏的中國的前途，他才是一個絕對的悲觀論者。他看清楚了：「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對「荒淫與無恥」抱悲觀，是一種自信。

魯迅先生的偉大，就建立在這種自信力的上面。他不爬上去幫兇，也不躺下來裝死，不投降，不妥協，一枝「金不換」，掃蕩了黑暗的一切。直到臨死以前，還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戰鬥的提示。

至少，近十年來，他是一點也沒有虛無主義的傾向的。

不過在文學上，周作人先生說他長於整理，却還不算是一「立異」，「異」的是只提這一點。

魯迅先生長於創作，有吶喊，彷徨等書爲證，是事實；長於繙譯，有死魂靈和他的對於繙譯的意見爲證，是事實；長於整理，有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以及在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和尙未付印的古小說鈞沈等書爲證，也是事實。凡事實，雖有參差，却決非愛憎所能掩。

古小說鈞沈尙未出版，我們看不見。且不提吧。即就已經出版的幾種而論，有見解，有系統，有虛心的探求，十分謹嚴。他從來不肯把古書當爛膏藥，像那些搬運家一樣，在自己的文章裏胡貼一陣。「夜讀」既不亂「抄」，「風

「雨」尤忌「談」，他有的是銳利的眼光，認真的精神。

誰說他不長於整理！

然而魯迅先生整理古書，却不會被古書所整理。

有一次，他對我說：「弄古書，要沒有道學氣，以避免迂闊和拘泥；但也絕對不宜有才子氣。」

過了一會，又微微地嘆息着說：

「要那樣，即使求之今人，也是很難得的。」

對於他的話，我並沒有深思。因為我正神往於他的談話的姿勢，那種嚴肅而又誠摯的態度。我想：倘使他有閒，又高興談，即使接連着談幾個通宵，也不會使人厭倦的。

「費點工夫，你可以整理出一部文綱史來的吧？」

我吃了一驚。那雙灼爍的眼睛注視着我，在等待着回答。我只得嚙嚙着說：「這，我的能力怕够不上！環境是一種阻礙，而且對於古書，我不過隨便翻翻，從來不打算在這上面用大氣力！」

「隨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須不隨便亂寫！」

他想着，把手裏的煙頭拋掉了，嚴肅地說：「是的，還是多看一點外國書，對於你，這是更爲有益的！」

叫我多看一點外國書，也並非不經思索的敷衍。

前年秋天，我在有一封寫給他的信裏，說自己很願意學學日文。借此可以多看一看一點書，並作繙譯時候的參照，請他給我介紹幾本日文的學習書。回信來了，他勸我劃出三四年工夫來，先學日文，其間也帶學一點俄文，並且不

要間斷。他又告訴我日本繙譯界的情形，和學習日文所必須知道的幾點，那時候，他正生着病，在發熱。

過了幾天，內山書店關於日文書籍的目錄寄來了，書名上面加着箭頭的，是書店老板的推薦，他就在所推薦的書裏挑了五本，我當時因為一次買不起，就自己選買了兩本。但後來讀的，却並不就是這兩本。

而且一共也只讀了兩個月書。

兩個月後，我的學日文計劃失敗了，其中的緣故很多，一時說不清。但魯迅先生仍舊給我鼓勵，勸我自修。不要間斷。我又終於間斷了，而且還索性完全放棄牠。所以放棄的緣故也很多，一時說不清。但我得承認一句：艱難猶如鋼鐵，只有奮鬥的火力可以溶化牠。然而我沒有，我因此更其想念魯迅先生了。

這以後，有許多日子不會碰到他。也沒有通信。

直到今年春天，因為往江灣路去找一個朋友，回來的時候，才又在一個地方碰到他。他的臉色很顯悴，有咳嗽，但說話還是那麼地有風趣，使人失笑，又促人深思。

我們坐下來，談着閒天，自然，這閒天總離不了文壇。正如某先生所說，魯迅先生在私談裏，也常用有趣的比喻，來臧否人物的，但即使是否吧，他也總留着餘地，寄托着希望。說他對同一陣營裏的人會「格殺勿論」，是誣陷。被魯迅先生「格殺勿論」的，必須是無可救藥的昏蛋。

「叫他屈服，要不然，就消滅他！」

當我問起他的健康的時候，他嘆息着說：

「我想做的事情多得很，但現在，也要為體力所限制了。」

沈默了片刻，他問我道：

「你前回說的那一段事，有沒有把牠寫成文章的意思？」

「有是有的，但我現在還不能寫。」我說着，又反問：「你以為很可以寫下來麼？」
「可以寫。但其實也平常，在中國，這一類事情太多了。」

他的臉色有點悽苦，像是在回憶。

「寫了出來，是諷刺。也就因此，××老爺要把我的名字從中國驅除。但是，這却是一件頗為費力的工作。」
說到末一句，他笑了。

×

×

×

×

這半年來，我因為囿於人事，沒有去訪問過魯迅先生，對於他的病，也只能寫幾封信去問候，今年六月三日，是他病勢轉劇的時候，他在來信裏說：「我病加重，連字也不會寫了，但也許就會好起來。」

是的，誰不希望他好起來呢？

而他也終於好起來了。不料噩耗就跟在這「好起來」的後面。他終於渡不過一九三六——這可咀咒的一年！大戰正待爆發，而我們已經失去了兩個最正直的，最愛和平的巨人。

這悲痛是世界的！

十年以前，魯迅先生反封建，反道學，反開倒車，進攻改良主義，進攻一切舊堡壘；十年以來，魯迅先生反帝，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掃蕩了幫閒藝術家，民族主義文學家，給新文學開闢了一條闊大的道路，替中國語文作了一次基本的改革，同時，也為民族革命戰爭留下有益的提示，撫育了堅強的實力。他才真是新中國的奠基者。

對於他的死，大眾的損失，遠過於個人的哀痛了。

然而魯迅先生的精神是不會消失的。死亡的對於戰士，是空漠；但對於活着的同伴，却是一種激勵。從此以後，愛先生的人，將會更愛先生之所愛，而更惡先生之所惡的吧。後死者的肩上，重起來了。

載：作家

悼魯迅先生

王瑤

人類的活動在時代的進展中刻上了深的烙印，歷史明白地顯示了究竟誰在進步，誰在沒落。新青年時代的諸戰士，這啓發萌芽期的中國新文化的前哨，在中國歷史上是努力了向前推動任務的，然而時代推移了，歷史的舞台上擁上了新的人類，這一批古老的角色如何呢？

飛黃騰達的現實生活使他們忘記了過去，不願意再提到了過去，苦茶古玩，性靈小品，為他們所艱苦地斬滅了的封建文化，又輕輕地把他們拉回去了，然而，歷史畢竟是向前的，戰鬥過來的是時代，而拉回去的却是這一批古老的角色自己。

從新青年時代起，到今日這短短的二十年間，中國政治的現實情況已經經過了好多的轉換，當作具體反映的中國文化動向也已經由反封建，反帝，進展到今日的國防動員了。

時代明白地顯示了一切，最為民衆所擁護的人，將是最能與歷史的進程取着一致步調的人，遺棄了自己時代任務的角色，將也同樣地被時代所遺棄了。

這並不在於自己主觀上的願否，保持自己過去的光榮並不像品茗度曲那樣容易，不論自己如何解說，生活中行為的實踐給與了一個人的最好說明。

拿這標準來觀察過去，新青年時代的諸戰士，能始終領導着時代而未為時代所遺棄了的，能始終保持着一致的前進步調的，只有這時刻為中華民族服務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在戰鬥的過程中，是經過許多的變化的，然而強烈地貫徹在他全生活中的却只有一個理想，是愛護真理和追求真理。這理想引導着他的行爲，引導着他的作品。在魯迅的作品中，我們看見他愛好這人類，同時他又強烈地憎惡着這人類，這就因爲他從最初的文化活動起，就是一個抱有正義感的作家，他看不慣這些「一面是莊嚴的工作，一面却是荒淫與無恥」的事實。他要暴露這些事實，他也要除去這些事實，這樣，從「憎」裏發出來的「愛」才是真的愛，而暴露黑暗也就體現了所熱求的原是光明。愛護真理和追求真理說明了魯迅先生的全生活，和他的全部事業的過程。

固然魯迅先生的活動指標是經過許多轉換的，然而這同樣也是時代的轉換。魯迅先生初期的工作雖然和現在不同，然而在那時確也是代表着一種進步方向的。時代限制了魯迅，魯迅也領導了時代。

把魯迅先生僅只是視爲一個文人是污辱了魯迅，只少也是不了解魯迅。「空頭的文學家」魯迅連他兒子都不讓做，魯迅自己的思想是應該被知道了。魯迅從來沒有單純地認爲自己只是一個文學家，別人當然也不應該這樣了解他，雖然在中國新文學的成長中，魯迅先生的作品是必然地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魯迅不但是創作了文學作品，而且是領導了中國近十餘年來的文化運動，在這種意義上，魯迅先生的事業是取着多方面的存在的。

當作一個文學作家，魯迅先生刻劃出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落後農民的典型人物——阿Q，那種精神勝利法，那種浮浪的性格，是代表着某一時期的怎樣的一羣，它顯示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次的偉大成果，表現了中國社會的重要的一面。在「吶喊」和「彷徨」的許多短篇裏，魯迅先生通過了具體人物的行動和特徵，表現出中國社會中某一羣人物之代表的範例和人與人之間的特定關係。在「故事新編」裏，魯迅先生怎樣從舊的事實

賦與我們新的感覺，新的內容，怎樣使歷史和神話中的人物形象化爲現實社會某一面的表現，使讀者得到一個新的印象。無疑的，這些將都是中國新文學的寶貴收穫，是魯迅先生所遺留給我們的恩物。

當作一個外國文學的介紹者，魯迅先生勤致謹慎地致力於翻譯工作，初期所介紹的日本白樺派等的文學作品，後來所努力介紹的蘇聯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的成長過程中，在對於文藝青年的學習過程中，都發生過極重大而有意義的影響。因了魯迅先生的開始，而國內對於蘇聯文學才有了一個較爲完全的認識，因了魯迅先生的開始，國內對於藝術和一班文藝理論的體系才有所介紹和建立，這些具體的事實，這一冊冊已經銷行過很多的書籍，充分地說明了魯迅先生對於中國新文學是有如何的貢獻。雖然有人攻擊爲硬譯，爲不通，然而魯迅先生譯筆的忠實和譯本內容的精良却得到了多數讀者的愛護了。

在藝術的領域，魯迅先生移植過蘇聯的版畫，翻印過德國的木刻，這新興的有豐富表現力的藝術，因了魯迅先生的介紹，而得繁殖到中國的園地，得到了中國的讀者。他整理過北平的箋譜，而直到病重的時候還在編印着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這是如何地在爲工作而努力。

而在魯迅先生遺作中佔着篇幅最多的却是先生的一冊冊的雜文集，這銳利的短劍和匕首，針對着現實中醜惡的一面，給以鋒利的刺擊，由他這歷年所積的雜文集中，我們看出了中國社會中的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存在的贅瘤，具體地反映了現實情況在時間中的變動。魯迅先生在雜文中不但暴露了醜惡和黑暗，而且也有有力地打擊了這醜惡和黑暗。在中國這樣複雜黑暗的社會情況中，現實的方面太多，而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又是那樣地微少，雜文事實上成了一種最適合需要的最銳敏的表現形式。雖然正統的學者們還在對雜文的文藝價值懷疑，然而雜文現在不但是存在，而且是已經得到絕對多數讀者的擁護了。

此外魯迅先生對於中國舊日材料文獻加過的科學整理，也有不可磨滅的地方，如中國小說史等書。

就以上的大略敘述，就遺存下的這五十多種的書籍中，魯迅先生已經不僅只是一個普通文學作家了，是的，魯迅先生的事業的確是取着多方面的存在的。

然而更偉大的不是魯迅先生個人著述中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而是當作一個進步的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於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努力和成果。

在對於青年作家的教育和幫助上，是魯迅先生生活中一貫的態度，在「未名」在「語絲」直到今日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不知名的青年人的刊物上，都載有魯迅的名字。這不是爲了稿費（那裏有甚麼稿費），爲了出名，而是爲了對於青年作家的鼓勵和向上，爲了中國新文化的建設前途。因爲魯迅先生不但是憎着人類，而且也愛着人類。在今日中國有價值的幾本青年作家的小說，雜文，或好的譯文上，我們隨時可以看到魯迅先生的序言，讀者信賴魯迅，魯迅愛護着好的作品，這樣，藉了魯迅先生的力而使作家和作品都得到好的發展了。

有人說魯迅先生是尖銳刻薄，這對於他所「憎」的一羣是如此的，然而魯迅先生却也有他對人熱情的地方，如對白莽，柔石，韋素園，但這也並不單純地是爲了友誼，而是爲了事業，爲了真理。

在魯迅先生的領導之下，中國的進步文化團體和作者所努力過來的，尙顯明的存在於每一個讀者的記憶中。第三種人問題文學遺產問題，翻譯問題，大衆語文問題，新文字問題，直到最近的中國文藝界聯合問題，魯迅先生都不但是當作參加的一員，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正確的理解來領導並且結束了每次論爭的。從紛亂中求得一致原是論爭的目的，而這一致就使中國文化和文化人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這是魯迅事業中最重要的一面，是魯迅最偉大的地方，也是人人所最不能忘懷於魯迅先生的地方。在這種意義上看，魯迅先生的死才真的是如宋慶齡先生所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損失。

魯迅先生在病中，在死前，尚屢次不忘而且竭力促進的是中華民族的救亡和文藝界的聯合問題，這是時代課與了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也是魯迅先生遺留下而必須我們所擔負起來的重要工作。完成魯迅先生的遺志才真正是紀念了魯迅，也才真正够得上一個紀念魯迅的人。

愛護真理和追求真理貫澈了魯迅的全生命，然而直到他的死，周圍仍然是混亂和黑暗，大上海正陷在敵人炮火的危急中，華北又在離心了，以後的正是一個艱苦的開始，在我國現在這國土上培植魯迅先生這麼個人是不容易的。而現實却更在急需着他。魯迅先生懷着不安死去了，遺留下的一切却更猙獰地存在於我們的周圍。

當然，我們是要繼續魯迅先生的遺志而為中華民族服務的，雖然我們的力量是相當地脆弱，但這是一個馬上開始的事業，在這一刻，在我們聽到這偉大的文化巨人逝世的一刻，我們怎能不表示深深的哀悼！

十月二十五日

載：未詳

憶魯迅先生

以羣

「魯迅」這一個名字，在十幾年前已經在腦子裏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是那只是因為讀過他幾篇作品。而第一次和寫那些作品的「人」發生一點關係的，可還祇是五年前的事。那正是「一二八」底炮火爆發的第二天，早晨，北四川路上已經斷絕了交通，「友邦」底鐵甲車，坦克車的隊伍，正不斷地在倉惶的難民當中衝撞。我挾着幾件衣服，逃出了那烟硝的氛圍之後，就跑到四馬路一家報館裏去，想在那裏打聽幾位朋友底消息。一進門，就碰到F，他正揮拳頓脚地在打電話，看他那樣子是非常焦急的，我立刻問他：「什麼事？」

「魯迅還在北四川路底，到現在沒見出來，也沒有消息……」

我聽了這消息，也像預感到一種異常的災禍將要到來似地，心裏突然一沉。

他結結巴巴地講了這幾句，就拉着我給他打電話給「內山書店」。可是搖了半天，還是接不通線——大概那時候，開北虹口一帶的電話線也早給鎗炮炸彈毀掉了。

這一天，雖然不停脚地在各處奔跑，但是胸頭總好像卡着一塊石頭似地，覺得怪不舒服，不時下意識地想着：魯迅先生也許竟逃不出來了！也許永遠見不到魯迅先生了！不過自己一覺得有了這樣的想頭，就立刻又用另一種想法給它掩蓋住了——「不會的，不會有這樣的事的！」

直到第二天，再碰到F，才知道魯迅先生已經平安地離開險境了。在他自己，連虛驚也沒有感覺到，二十七日的下半夜，他還冷靜地倚住窗口，觀察隔壁日本陸戰隊的誓師典禮哩。

聽到這消息，自己已不覺失笑起來了——昨天爲什麼無根無據地，就想得那樣遠，那樣壞呢！

這年（一九三二年）初夏的一天，不知爲着什麼事情，跑到北四川路去。這時候，北四川路上雖然還到處殘留着「一二八」的痕跡，但是來往的行人却已經並不寥落，電車的三等車廂裏擠得滿滿的，幾乎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車停在老靶子路的時候，夾在一羣人當中，擠上一個矮矮的老頭子來，褪色的灰布長衫裹着瘦小的身子，蓬亂的短頭髮裹夾帶着不少的白絲，顯得很削，顴骨顯得有點高聳，一橫濃密的黑鬚遮住暗紅的上唇。他擠進了三等車廂，就屹然地站立在人堆當中，雖然矮小，却顯得颯強；明銳的眼光時時掃射在同車的人們底身上，時又定定地瞪視着遠方。

這平凡而又異樣的形姿，總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而且很熟悉；但是，究竟是誰呢？一下子可想不起來。望望那矮小的身影，又翻翻自己腦裏的熟悉人底名字，還是想不出來。直到我下了電車，走進「內山書店雜誌部」才猛然想起：「這是魯迅先生」（是曾經見過他底像片的）可是，魯迅先生，爲什麼連電車都乘三等呢？

再回頭看看，那車却已經去遠了。

這年的秋天，因爲一位朋友的介紹，會見了魯迅先生。

他坐在那低低的圓椅上，一面吸着捲烟，一面不停地講着和他發生關涉的一些文人的故事。

說到他常常被人罵的事，他說：

「被罵，我是不怕的；只要罵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總以罵得無道理的居多。譬如現在常常有人罵我是『諷刺家』，其實我說的並不是什麼『諷刺』，倒都是老老實實的眞話。

『平常應酬場中，問到別人的姓名籍貫，總是『貴姓』、『大名』、『府上哪裏』；你說了姓名，別人不管有沒

有聽見過，總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樣冷僻的鄉村角落，人家總是『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認為老實話，其實這明明是『諷刺。』

「真是『諷刺』，不算『諷刺』，於是老實話反變成『諷刺』了！」

他毫無倦意地滔滔地說着，每一段話都像一篇經過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說來，却又都是毫不費思索的。

說話的時候，他底強力的眼光不住地掃射在聽者底臉上，似乎要看到你底心底一樣。我想，如果是懷着卑鄙的意念的「心虛」的人，在他面前，是會連站都站不住的。

一兩個月之後，一些愛好美術的青年們組織的「畫會」請他演講；因為那「畫會」是我熟悉的，所以約定由我陪他去。

到那「畫會」要經過一條冷僻的路，那裏沒有電車，也沒有公共汽車。陪他走出門之後，我很感到一點躊躇，難道讓他走去嗎？我只好說：

「乘人力車去吧。」

他楞了我一眼：

「你走不動嗎？」

我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了，只好說：

「不是的；有一段路，恐怕您會疲倦。」

「呵，那不要緊的，我常常走路，不要緊的。」他斷然地說。

我本來打算特地放慢脚步，跟着他走的；但是走開頭之後，才知道這完全是多餘的打算，他脚步很輕捷，一點

也用不着我故意放慢。

到「畫會」裏，在五六十多位青年畫家之前，他精神奮發地一面寫（黑板上），一面講，足足講了一點多鐘，還是沒有一點倦意。接着還詳詳細細地答覆了那些熱情的青年們許多問題。

走出「畫會」，已經暮色蒼茫了。這回，我沒再提起坐車，只跟着他一路走，一路談一些關於這「畫會」的感想。

離開他之後，我心裏充滿興奮地想着：

「魯迅先生還年青得很哩！」

x

x

x

x

前年的秋天，因為有兩位青年朋友遭了意外，一時生活陷入了絕境。我弄到了無法可想的時候，就找了魯迅先生——其實我也明曉得魯迅是並沒有多餘的錢的。

在「內山書店」裏會見了他，我就把那兩位朋友的困難情形告訴了他。他立刻說：

「我這裏祇有十塊錢，你先拿去用一下，——我現在也剛剛弄得沒有錢，遲兩天可以再想點辦法。」

我連忙說：

「十塊錢已經很够了。」——其實，最多，我也只希望借到十塊錢——「不過，您自己呢？」

「我不要再緊，我不要再緊。」——他堅決地說。

我拿了她的十塊錢，正預備走出書店，他又叫住了我：

「一本書給你，很可以看看。」

他說着，一面解開頭先提來的那個包袱，拿出一本有日本式的黃色硬紙套的，薄而結實的書，書脊上印着三

個紅字——「引玉集」。我接着書，打開翻了一翻，就想走了。他又連忙把書拿回去，仔細地套好，整整齊齊地包起來，套上橡皮圈，這才重複交給我。

這一次以後，我就因爲一些別的事，離開了上海。在這兩三年中，再沒有見到過他一次。這次偶然回到上海，又因爲他正在病中，所以也一直沒有去找他。心裏總覺得見到他的機會還多着，並沒有着急的必要。不想兩年前的見面，竟就是最後的一次了！幾年來，先生送我——他知道我沒有多的錢買書——的五六本書，因爲近兩三年生活的變動，都已經散失無存，直到現在，祇有那最後的一本「引玉集」還存在着；我應該怎樣愛惜這一本書呵！

十九日。聽到他的死訊，我是不能相信的。兩三年前，他還是那樣年青，現在怎麼會死呢？這是不可能的！當天深夜，跑到「萬國殯儀館」。看着他底古銅色棉袍包裹着的瘦小的身體，看着他底濃黑的口鬚，看着他底微聳的顴骨，看着他底磕着的眼睛……一切都和從前沒有多少兩樣，怎麼說他死了呢？生命力這樣強烈的人也會死，這是我所不能相信的！

然而，千萬人底哀悼，千萬人底憑弔，千萬人底口傳筆述……這一切，却使我不能不相信；他底死是真實的事實！

×

×

×

×

魯迅先生一生精力都消耗在爲民族，爲大衆的解放鬥爭中。他永遠站在鬥爭的最前線，警醒青年們，領導青年們，向那最後的勝利底目標猛進。他揭破了一切敵人底烟幕，剝落了一切敵人底面具，動搖了一切敵人底堡壘，突破重重的陰謀，險詐，艱難，困阻，爲着我們開闢了一條寬廣的大路，使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得到那即將到來的光明世界底形貌。

魯迅先生不曾有過一絲的倦怠，不曾有過一天的休息，他戰鬥着，戰鬥着，堅決英勇地戰鬥着，直到停止了最後的一口呼吸！

魯迅先生是死了！然而我們却還活着。魯迅先生底精神，魯迅先生底意志，不容許我們哀傷，不容許我們喪志，我們只有在魯迅先生指示給我們的大路上更堅決，更勇敢地前進，才對得起爲民族爲大眾戰鬥到死的魯迅先生！

一九三六，一〇，二五夜。

戰：中流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着牛毛細雨，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裏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裏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擺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頓得像一團棉花了。

店裏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檯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裏，彷彿帶着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裏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裏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烟霧。

我把番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誌。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合適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烟似地被秋風扭着捲着，不分方向地亂飛。店裏冷得像地窖一樣，冷氣從袴管裏向上鑽。忽然，在架上看見橫排着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不知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着「魯迅譯」三個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麼古怪地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結實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板走了過來。

「sense, 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板，我總是帶着敬愛和感激，叫 sensei (老師) 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裏「ha, ha」着，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着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黃卡機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 i X 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着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裏衫上的袋——袋裏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合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說：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着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裏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裏，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繳班回來，帶着那種軟綿綿的疲倦，縮着這麼幾十頁，該多好！我摩索着那本書，捨不得弄開，也不說買，不買。

內山老板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着回頭對裏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裏帶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着。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織着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着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把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誰？對這樣一個流氓樣子的工人（我知道我那時的那副樣子很像流氓）下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裏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把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很驚異地望着他：黃裏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担心。頭上直豎着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式的鬍鬚。左手裏捏着一枝黃色烟嘴，安烟的一頭已經燻黑了——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

「哦！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裏亂跳，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牠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裏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着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說明：

「這書（指着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裏衫的袋裏（公司爲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沒縫）掏出那塊帶着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裏——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裏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揹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 × ×
這到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裏，我歷盡了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着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放肆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放肆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也是難於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己，寫下了上面的話。

載：中流

最初和最後的一面

姚克

——悼念魯迅先生——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個可愛的日子。在我呢，這也是個極可紀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二時，我初次見了魯迅先生。

嬌艷的陽光，涼颼颼的風——那日的天氣令人同時感覺到早春的暖和與殘冬餘剩的嚴肅。魯迅先生的來信約我到施高塔路內山書店見面；一路去的時候，一種錯綜複雜的情緒在我胸中蕩漾着。在歡欣之中帶着幾分顧慮和畏怯，正像那日的天氣——暖和和嚴肅錯綜着。

最先感覺到的當然是歡欣：再過幾分鐘就可以見到我一向憧憬着的魯迅先生了！隨後我自己一忖：我是新近纔寫起文章來的，而且寥寥的幾篇還是用英文發表的，文壇上絕對沒人知道我的名字。魯迅先生恐怕會瞧不起我吧？其次，我又想起他是左翼文壇的領袖，最討厭的是浮滑的「洋場惡少」；而我那天恰穿着一套嶄新的洋服，頭髮也梳得光光的，只怕被他斥辱一頓。而他罵起人來是會使受罵者藏身無地的啊！

踏進了內山書店，有一個日本人——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內山完造君——問我是否要買什麼書？我把來意說明，他就引我去見魯迅先生。

就在店堂右面靠後一些的一角，四五隻小籐椅圍着一個矮矮的日本「火缸」——不知日本人叫他什麼

的——魯迅先生就坐在背向店門的一只橋上。他看了我的名片就起身含笑問我：

『是姚先生那天的信收到了吧？』

『收到了。』我一邊回答，一邊覺得他眼中射出的光芒似乎透過了我的靈魂的深處。

他的眼睛是很特殊的，轉動得很敏捷，但看人的時候却很定直而尖銳，又隱隱約約有一絲 pathetic 的微芒，使人覺得這一雙眸子不但「讀書破萬卷」并且也會開盡了這「人間世」。他的正直的鼻子，很明顯寬大的鼻孔，和堅韌的頸肌，緊闊的唇，暗示着他的堅強正直的性格和百折不撓的精神。若只就他的身材而論，他是很渺小的，站在平地不過五尺四寸左右，很高很瘦弱的樣子；衣服也很馬虎，一件舊藏青嘩嘩袍子，袖口很寬大，露出了裏面暗綠色的絨線衫，腳上是一雙黑帆布的陳嘉庚橡皮底鞋。

這樣一個人，假使你在大街的稠人中照見他，你決不會注意——渺小平凡得很。但一旦和他對面坐着，你就絕對不覺得他渺小和平凡，你只覺得他氣宇的宏大和你自己的渺小和猥瑣。

我初見他的時候就覺得自己似乎矮了半截。但他並沒有一點嚇人的「大師」派頭和「學者」架子，也沒有那種謙虛得要命而圓滑得可怕的「君子」之風。我請求和他見一次面是因為要他解釋吶喊中幾處不很了然的地方（因為那時我正在着手選出他的短篇創作譯成英文），所以他一開場就直捷了當的問我有什麼翻譯上的疑問。

我舉出了幾條問他——內中有一條是「三百大錢九二串」還有一條是「渣」其餘不很記得了。他逐條明明白白的解答給我聽。隨後，我又問了他一些關於他的事，和文壇的情形。再後，又談到了他的創作。

『我讀了先生的吶喊，彷彿之後，覺得先生創造了許多新的形式，但先生的描寫人物的手腕有許多處還保留着舊小說的風格。（註：這並不是說他的風格不好；中國舊小說中也有極高超的描寫性格的手腕。）這一點觀

察不知道對不對？」我這樣問。

『我想你所說的是對的。』他用紹興化的國語說。『以前我看過不少舊小說，所受的影響很深。但我却並不是有意模仿那種風格。我喜歡新的技巧，不過現在還只在學習。』

『先生所寫的大半是暴露封建的醜惡，但中國的遺產中也有好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寫？』

『不錯，中國的文化也有美麗的地方，但惡醜的地方實在太多，正像一個美人生了遍體的惡瘡。若要遮她的面子，當然只好歌頌她的美麗，而諱隱她的瘡。但我以為指出她的惡瘡的人倒是真愛她的人，因為她可以因此自慚而急於求醫。』

此外，我還問了不少話，可惜我那時筆記下來的手冊不在手頭，不能把那天的談話完全寫在這裏。等將來把牠整理一下再找機會發表吧。

二

我最後一次看見魯迅先生是在他逝世前不多幾天——一個暖和的下午。那天我是特地拿兩本書去給他的：一本是我譯的薛伯訥的戲劇魔鬼的門徒；另一本是美國出版的亞細亞雜誌九月號，內中有一篇魯迅先生野草集中的風箏是我把牠譯成英文的。

魯迅先生在他臥室的藤躺椅上靠着。我走進去的時候，他掙扎着要立起來招呼；我趕緊上前阻止他不要客套，他才重新躺下。他的臉枯瘦了許多——其實也只略瘦了一些，因為他原來是清癯的——但精神却似乎仍舊很好，雖然大體上是病後萎弱的樣子。

我把兩本書送給他，他很高興。那本魔鬼的門徒是特別精裝的，紙張和裝訂都很華美，先引起了他的「書癖」。

的興趣。他尤其愛那南京織錦的書面，詳細問我每本的裝訂費用。

『我也是喜歡書本裝訂得這樣美麗的，』他笑着說。『只可惜價錢太貴，不能普及。』

我告訴他，我很抱憾這本譯本雖然校了五次，仍有好幾處訛誤的地方。他幽默地笑着說：『這是因為你還有良心的緣故。真真訛誤百出的文學家們倒並不覺得有遺憾的。』

我們都笑了。

隨後，他又翻開亞細亞雜誌，略看了一眼風箏的譯文，接着就問我 Edgar Snow 編輯的 Living China——那是一本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譯集，共有三十篇，其中六篇是魯迅先生的作品——已經出版沒有。我告訴他，這本書名已見於英國秋季新書目錄中，但不知幾時可以寄到上海來。後來，我們的談話又轉到了他的病狀。

『這肺病是已經有了二十來年了，』他告訴我。『以前也發過幾次，但我不很理會牠的。反正醫生已經檢查過我的肺，據說我這樣的肺病在五年之前就早該死的。可是我至今還沒有死，已經是賺到了「外快」了。所以我並不怎樣放在心上。』

『可是，總以靜養爲上，不宜勞神，』我建議着說。

『只要坐得起來，我是還要看書寫文章的。叫我躺着不動，那就等於死掉。那麼我還不如看看書寫寫文章，倒未必一定怎樣。』

『我想最好還是找個安靜的地方去養病。不是聽說你要到日本去治療嗎？』我問。

『原有到日本去療養的計畫，但一則我至今每天還要發熱，恐怕經不起舟車的勞頓，二則一到日本就免不了有許多新聞記者要來訪問；不見他們呢，他們不免要不開心，若見他們呢，實在沒有那許多精神來對付。所以現在是決計想不去了。此外還有那裏可去呢？』他感慨地說。

最後談起了「答徐懋甫」的那封萬言長信。他忽然興奮地說：「他明知我病倒了，欺我不能動筆，寫信來教訓我一頓，想打我一個不能回手。所以我偏要答覆他，每天寫一二千或二三千字，共寫了四天……」

還有一些旁的話，我不細寫了。我記得臨走的時候還答應他過幾天去望他的，但接着我就因為天下月刊出版期迫，連日到開發印刷所去看校樣，沒有空閒。天下月刊剛出版，我自己編的電影清明時節剛又攝成試片，同時又有遠方好友到滬，一連好些日子，一點功夫也抽不出來，去望望病中的魯迅先生。聽人說他精神很好，有時還出來走動，所以倒頓覺得欣慰。不想那天下午和他晤談竟是最後的一面！追憶那天答應再去望他的話，我心裏是多麼負疚呵！

x
x
x
x

十月十九日早晨得到魯迅先生的噩耗，那是一個朋友打電話來通知的。我放下了聽筒，惘然了半晌，接着就接到歐陽予倩先生從明星公司來的電話。他也得了這信息，并且想到魯迅先生家裏去攝製影片以留紀念，但是公司中沒有人知道魯迅先生的住址。所以我就同他們到施高塔路大陸新邨先生的家裏。一進門就遇見了黃源君和田軍君，他們引我們登樓。

樓上的景物還和我前次來時差不多，只是比較凌亂一些，那熟見的鐵牀的帳子已捲到了頂上。牀上躺着先生的遺體，蓋着棉被，臉上遮着一方白巾。黃源君把白巾揭去——

先生好像是安穩地睡着，只是臉色慘白一些，天我不能相信他是死了。

「他沒有死！他沒有死！」我幾乎失聲喊了出來。但我終於低了頭，鼻子裏一陣酸上來……

魯迅先生

黃源

十月十九日的清晨，我們還在睡夢中，突然被幾下輕輕的敲門聲驚醒了過來。我睜開惺忪的眼睛，一看房間裏的光色，知道時候還很早，再看看床前的小鐘，也還不到七點。昨夜我們兩點後才睡，今天這樣早就有人來敲門，莫非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故？我有些驚異，於是立刻跳下了床，向門邊奔去，一邊問道：

『誰？』

『是我，』門外應了一聲，是聽慣了的女傭的聲音。接着又輕輕地扭了幾下門上的把手。

我旋開了門鎖，半開着門，問：

『什麼事？』

『樓下有人要見先生，說是有要緊事。』

這時雨也驚醒了。下了床，走到門邊來問道：

『是個怎麼樣的人？』

『沒有見過的。』

我有些猶豫，猜不着來的是誰，有什麼事。

兩隨手把晨衣交給了我，說：

『你下去看看吧。』

我披了衣服，匆匆地跑下樓去。跑到二樓的轉灣處，就見樓梯下站着一個穿藏青色學生裝的青年。他這時聽

見了樓梯上的急促的脚步聲，轉過身來迎着我。但因樓梯下光線暗淡，我看不清他的面目。

我一跑到樓下，就把他引進客堂。他的臉孔，好像在什麼地方常見的，但一時想不起那個地方來。那時我也無暇思索，便靠近他身旁，直捷地問道：

『有什麼事？』

他低着頭，梗咽着悲切地說：『魯迅先生死了！』

一聽到這句意外的霹靂似的答語，我好像觸到了電，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時失去了一切的感覺，木然站着。『什麼？』過了一下，我才定了一定神，吐出了這兩個字。他的話我是聽清楚了，而且好像是一把銳利的尖刀，深深地直刺到我的心中。但是我不相信。

『魯迅先生死了！』他依然低着頭，梗咽着悲切地說。

『什麼時候死的？』

『今朝五點多鐘。』

我見他手裏拿一張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忽然轉到另外一個念頭，問道：

『你是從那裏來的？』

『內山書店。』接着他催促我說：『汽車在外面等，請你趕快，我們一道走吧。』

『你先走，我換了衣服馬上就來。』另一個念頭抓住了我，我猶豫地這樣說。

『好的，我先走，你馬上到他家裏。』

他說着走了，我直奔上樓。雨在房門口等着我，見我神色異樣，急忙問道：

『什麼事？』

『周先生死了！』

兩聽到這消息驚跳起來，連聲說着『那怎麼行呢？那怎麼行呢？』頰上是簌簌的熱淚，好像一個突然給母親偷偷地撒下了的孩子似地，急得纏住我問，跟我進了房間。我竭力抑住了從胸底溢湧上來的淚水和哭聲，告訴她：

『我們趕快換衣服走吧，車子打軍那裏轉一轉，我去叫他。』

不到幾分鐘車到了軍的門口，雨留在車裏，我獨自下去，問了一聲傭人，知道他還在睡覺，我便飛奔上樓去，他的房門沒有下鎖，我一推便衝了進去，見他睜着眼睛睡在一個大床上，我便半俯着身說：

『趕快起來，周先生死了！』

又一個霹靂打擊了另一個青年。

『什麼？』他圓睜的眼睛注視着我，那亂蓬蓬的頭，立時離開了枕頭撐起身來。

『剛才有人來通知我，說周先生死了！』

『你誑我。』

『我怎麼能用這話來誑你，趕快穿衣服，車子在外面等着。』我有些焦急了。

二三分鐘以後，我們三個人都已坐在車上。車在早晨清寂的馬路上急駛着。軍幾次要嘔吐。我祇能安慰他，說『我不相信，他也不會死的。』心裏也那麼想着，他病了幾月雖然會遭過幾次險境，可是最近顯然在往痊愈的途上走，決不會病死的。我們十五號去看他，他的精神不是一已經顯得好多了嗎？昨天我們去北四川路，因為同着別的朋友，沒有到他家裏。在內山書店一轉，老板內山先生和我招呼了一下，並沒有提到魯迅先生的病勢激變。怎麼今天突然會死呢？但也許有什麼意外罷。焦急與憤恨的情感在我胸中翻騰着，車好像走得非常的慢。

車在弄口停了下來，我不朝他的門口走去。這弄堂在這二年來，我不知走了多少次，每次進這弄堂，想到立刻

可以看見他，那怕是心境最惡劣的時候，也會突然變好，而安靜起來，但這時候却有一個可怕的運命在等着我們。軍閥着大步在前面走，我載着一顆過重的心好像被他拖着似地跟在後面。走進了後門，看見廣平女士站在樓梯下，她不等我們開口，就簡單地說了一句：

『在樓上。』

我們往二樓奔去，跑進房門，一眼看見許多人面對着牀站着，回頭朝牀一看，我們便撲在床前，痛哭起來。

我們的魯迅先生已閉上眼，安謐地躺在床上了！

但這還不能叫我相信。

我們抓住他的手，還是暖生生而柔軟的，他的眼睛閉着，和熟睡着一般。他該還聽到我們的哭聲，怎麼不醒來呢！他自從五月十五日起病直到十月十五日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其間他的病雖時重時輕，但他始終不相信自己會死，我們也不相信地會死。尤其是最近，雖則還有熱度，但他的精神顯得很旺盛。他甚至已去看過幾次電影。雙十節他去上海大戲院看了改名為「復仇艷遇」的普式庚原作的杜勃洛夫斯基，當晚寫信給我：『今日往上海大戲院觀普式庚之Dubrovsky（華名「復仇艷遇」，關係檢查官所改）覺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那幾天我忙着譯文付印，接着軍又從青島回來了，沒有去看。軍和他別了兩月，回來後急於要去看他，我便約他十五號同去。那天我帶着一個小小的高爾基木彫像，是一個新從日本回來的朋友托我轉交的。他拿起彫像，看了一下，回頭對我們愉快地說：

『彫得不壞，很像……』

他的愛兒海嬰這時拿了一個剖開了的，軍剛送去的石榴走進房來，廣平女士跟着照顧，他走到書桌的另一端，看到那彫像，就從椅子上爬到書桌上，問道：

『這是爸爸……』

『我哪裏配……』說着他便把小像放在靠近身邊的桌子上。

『你猜是誰？你知道，高……』廣平女士站在桌子旁邊，撫着海嬰說。

『高爾基……高爾基』海嬰伶俐地帶着微笑接着說。

他直坐在藤椅上，仰着頭直望着海嬰，聽見他說對了，便回頭對我笑着說：

『高爾基已被他認識了。』

那天軍新從北方回來，談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見聞，軍的聲音較高，他的聲音也跟着提高起來，我怕他吃力，默坐着很少講話，但他又向我提起了普式庚。

『杜勃洛夫斯基去看過麼？麼很好。』他問我。

『又在作宣傳了。』廣平女士笑着說。

『還沒有預備今晚軍一道去看。』我說。

『我沒有看過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據原作。譬如，其中有一場小杜勃洛夫斯基叫村子裏的人放火燒死關在他家裏的四個官員，普式庚那時有這種想頭，自然要被殺死了。』

『我有杜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可惜也沒有看過。』我說。

在歸途上，軍很愉快地對我說：『他好得多了。』我也承認。

那天晚上，電影看得很滿意，回來已快十二點鐘。軍坐了一會走後，我便檢出那本杜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來，躺在床上看。一看便不肯放手，這影片也許是為紀念普式庚百年祭而攝的，所以與美國編攝的所謂文藝電影不同，完全保持着原作的本來面目，劇情和原書簡直毫無出入，而看了原書更覺得這影片好了，因此一直看到三點

鐘才睡覺。第二天一醒來再看看完了才知道祇有結尾稍稍不同。我預備下次見面時把這點告訴他，但是現在却遲了……

魯迅先生生平沒有什麼嗜好，唯一的娛樂，恐怕就要算難得出去看一二次影片和坐在內山書店裏『漫談』吧。但是這半年來，因了病，不能出門，連這點權利都給剝奪了。而他的熱情依然橫溢着，他不甘寂寞，他不能無所事事地終日終夜躺着。記得大概是六月初吧，他的病還很重，我怕驚擾他，不敢上樓去看他，僅在客堂裏向廣平女士問病情。那天湊巧是星期六，過一下建人先生也來了，他先上了樓，於是廣平女士邀我也上樓去。我走在前面，廣平女士陪着。我一進房門，他從籐椅直坐起來，看見是我，立刻沉下臉對廣平女士說：

『是你阻止着不讓他上樓吧。我早就聽見樓下的聲音。』

這時廣平女士很窘，我也很不安，於是我立刻解釋道：

『不，許先生幾次邀我上來，我想還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來。好了一點吧。』

『這幾天已好了一點，前幾天沒有食慾，什麼東西都無味，不想吃，祇爲了想維持精神才勉強吃喝一點。那時真的對什麼都不感覺興趣，一沒有精力，什麼都完了。這幾天好一點，躺着胡思亂想，又想寫文章，可惜……』他自已覺得病輕了一點，愉快地說。

『不過現在也祇能好好兒養病，把病養好了再說。』我想到他終天躺在籐椅上，不斷地用腦思索，有些發愁。到晚飯時，廣平女士來叫吃飯。

『你們到底下去吃吧。我在樓上吃。』

每到星期六，建人先生從商務印書館出來，便直接到他家裏。建人太太往往帶了孩子先去，每次帶一個，三個孩子輪流着。晚上有一餐豐富的晚餐準備着。我在先生病前，也常常去，有時要是在飯後不久到他家裏，他一定要

責問是否『躲避』吃飯。但先生平日自奉甚儉，祇備幾樣菜蔬，一有客來，必須另外叫菜。去年夏天雨去日本後，他知道我每天在館子裏零吃，飲食不佳，他就要我每星期六去。因此我有時即使有事，能挨就挨到星期六去。這樣習以為常，我差不多每星期六分亨着先生家裏一星期間唯一的豐富的晚餐。我甚至在先生處學了喝酒。

但最可懷念和感謝的，不僅是這豐盛的食餚，尤其是先生在座時的任意談笑。那晚沒有先生在座，沒有加上那精神上的至上的糧食，雖則依然是同樣豐盛的酒餚，却失去了酒餚中的至味。我們草草吃了，便上樓去看他晚餐。

籐椅前放着一張茶几，几上的盤中，盛着幾碟小菜，一碗雞湯，先生直坐在籐椅上，手裏拿着飯碗，但是吃得很少。他怕和大家在一起吃時禁不住要談話，以致疲勞；但獨自在樓上吃，又覺得索然無味，飯也咽不下去的樣子。

『吃得很少，』我悽然說道。

『我本來吃得不多，』他好像寬慰着我似地說，但我知道他平時飯雖吃的不多，菜可吃得不少的。如今却小小的幾碟小菜還留着大半。

飯後，他依然躺在書桌邊籐椅上，我坐在書桌前，建人先生坐在另一端的書桌邊。他有時吸一支紙烟，喝一點茶，廣平女士拿了水菓來，他也吃一點水菓。他覺得疲勞時就閉着眼睛，靠着籐椅養神。我和建人先生都不敢提出話題，但是他的話却源源而來。廣平女士就心着坐在一旁。我們也心着既不敢久坐，但又不敢告辭。他在健康時，不過夜半是不放我們走的。並且我們看見有幾個熟人在他面前，他躺着養神時，不再思索，臉上露出安甯的神色，也感到幾分快慰。

過了九點鐘。我望望建人先生，站起來，低聲說：『我先走吧。』

『我也要走了，』他說時也站起來，望望書桌對面的先生。

他看見我們站起來，說要走了，便又直坐起來，看看藤椅桌邊上的夜明鬧鐘，說：

『我不留你們。坐到十點同車去吧。』他的聲音滿貯着深情，我們又坐了下來。

建人先生原先也住在北四川路附近，但這一帶『特殊區域』時常不很安靜，自從去年冬天又有事情發生後，就搬到法租界去了。搬家後第一個星期六到先生家裏，我也在，我們談到半夜。臨走時，先生說：『你們都在法租界，可以同車，我不送了，』說着又對廣平女士說：『你送一送罷。』廣平女士陪我們走出大門，外面祇穿一件絨繩背心。這時夜深人靜，外面颳着大風，我們阻止不住她，她獨自在趕前面，趕到附近的汽車公司，付了車錢小賬，笑着說：『你們同車去吧。』直到我們的車子開出以後，她才被冷風吹着回去。第二個星期六又是一個深夜，臨走時廣平女士拿出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叫我們坐汽車走，說：『對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請你們付一付。』

建人先生推却了一下，先生便低下頭，看着地板，默聲不響了。建人先生於是不得不收下來。自後每次臨走，廣平女士一定拿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

我每在旁邊看着這情景，心中不禁起着陣陣的酸痛。

到六月十五號後，先生的病勢稍輕。那時照過X光，知道是肺病。

有一天我下午去，他把X光的照片拿給我，並給我作種種的解釋。最後說：『照醫生說，看這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該死了。然而現在却還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

醫生大概每天下午四點多來，到四點鐘他自己先量一次溫度，廣平女士把溫度針交給他時，他每次總對我說：

『靜默三分鐘吧。』也有時說：『你們隨便談談吧。』

我在他房裏幾次遇見了那位須藤老醫生。有一次他聽聽先生的肺病又用手指敲敲，說：『現在肺部很好，還

可以活十年。那時少爺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過分担心了。」

先生聽了也很高興，立刻翻譯給廣平女士聽。

但是隨着病逐漸好起來，先生愈益不肯『安分』了，醫生常警告他不要多動，提防疲勞，靜靜地躺着。他的答覆是：『我一生沒有養成那樣的習慣，不做事，不看書，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最後他甚至向醫生說：『我請你醫病，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醫生問。

『第一，是要把病醫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動不動一個月可醫好，我寧願動動化兩個月醫好。第三，假如醫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醫生當然無話可說了。

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九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鎌倉，那裏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繞纏。後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着兩本『長崎旅行案内』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 Hotel 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指家裏的人）當翻譯了。』他說。

『我想告雨來幫忙吧，她暑假裏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麼書，有些事情她可幫許先生應付。』我說着，想到他的住所太簡陋，空氣既不好，一有太陽，就直逼到他的房中。他又不喜歡多移動，他的籐椅放在靠窗口，太陽逼進來，人依然躺在那裏。

『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他婉辭拒絕了。

他一生幫助青年，指導青年，把全部的精力獻給青年。他每天要分出一二小時的精力給青年習信，看稿，有的

青年還要他代辦書籍。他平素來往的也都是青年。他爲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中間。但他從不以青年領袖自居，從不使喚青年。即使是最接近的友人，他也不願把『私事』托付。有人以爲用『捧』用『詔』可以博得先生的歡心，這是對先生的侮辱！

同時也因爲熱度始終未退，醫生不准他遠行，整個夏天他就在那蒸籠似的房子裏熬着。

他患着不治的肺病，他住在不論精神與肉體都不適於他的病體的地方，但是他還工作。愛他的人，看他工作心痛，但誰能阻止他呢？

有一個酷熱的下午，我二三點鐘到他家裏。一進門就看見他坐在客堂的書櫥旁的蓆子上，鋪在地上的蓆子上。他穿了一身短衫褲，顯着骨瘦棱棱的四肢，正彎着腰在摺疊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廣平女士坐在旁邊揀着摺。不久這『版畫選集』就出版了。

他在病中常常講起海上述林，我也常常看見有海上述林的校樣在他的書桌上。他曾對廣平女士說，『這書紀念一個朋友，同時也紀念我自己。』十月八號我去，他把一本皮面精裝的海上述林送我，我們翻着一同看，他看到底頁上有一個摺摺，要廣平女士另挑一本。他交給我時，微笑着說：『總算出版了。下卷也已校好。年內可出版。這書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買，可打個八折。』譯文上能措油登個廣告麼？』十七日他知道譯文上的廣告已登出來，那海上述林在內山書店賣去二十冊，他非常高興。

最近在譯文新二卷二期發表的死靈魂第二部第三章，是他在病前就譯好了的，祇是沒有覆看過。因病而擱了下來。魯迅先生幹事最負責，我知道這章譯文一發表，他在病中一定要掛念着以後的譯稿，所以便決心把這已譯成的稿子壓下來。最近他却再三地說：『那章我已看過了。你拿去先發表了吧。』

『慢點發表吧。一發表你又要接下去翻譯，你現在不能工作，而且翻譯要看幾種本子，東看西看，更加吃力。』

『不，翻譯比寫文章不吃力一點。我想一天譯一張稿紙，老是不工作也不好的。』
『那末把這章登一半吧。』我盡力抑制着感情，裝得很冷靜地說。

『不，接不下去時再停止吧。』他堅決地說。

後來聽廣平女士說，他在十七日夜裏三點鐘病勢突變，到十八日早晨已無力說話，但他到八九點鐘還問報有沒有來，有沒有廣告？廣平女士告訴他譯文的廣告已登出，有他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此外還有些什麼文章等等，他聽了還不滿足，說：

『你把報紙同眼鏡拿來！』

他這樣地關心譯文，他最後看的文字，也是譯文的廣告。

但他却在十九日的清晨五時二十五分，悄悄地與我們不別而逝了！

但這怎麼能叫我相信呢？我送他的遺體到殯儀館，我在殯儀館陪他三晝夜，我緊跟着他的靈棺到墓地，我扶他的靈棺進墓穴，我眼看着他靈棺慢慢地沉入墓穴中，但我不相信他是死了，他活在我的心中，他活在無千萬的主力軍的心中……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巴金

在萬國殯儀館裏面和一些年紀差不多的朋友過了四天興奮的，又是嚴肅的日子。我從沒有像這樣地被感動過。靈堂中靜靜地躺着一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裏來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把這一切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走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却還把頭伸進帷幔裏面來，紅着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下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靈堂裏燈光是不够明亮的。一羣小學生恭敬地排成前後兩列，一齊抬起頭，癡呆地望着那一張放大的照片。沒有一個人說話。空氣是十分嚴肅的。忽然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埋下頭鞠躬了，其餘的人馬上都低下頭來，有的在第三次的鞠躬以後，還留戀地把他們的頭頻頻點着。孩子們的心是最真摯的。他們知道如今失掉一個愛護他們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身邊還彷彿響着那個老人的聲音。

我所認識的一個雜誌社的工友意外地來了。他紅着臉畏怯地在靈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個禮，然後悄悄地走開了。

兩個穿和服的太太低着頭，閉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禱告了一會，當我給她們拉帷幔的時候我瞥見了她們的滿是淚痕的臉，過後在帷幔外面響起了悲痛的哭聲。

我的耳朵不會誤聽的像這樣的哭聲我每天至少總要聽到幾次。我的眼淚也常常被他引了出來。我的眼睛也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勞動者，我看見了抱着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

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還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種各類的人。在這無數不同的臉龐上，我還看見了一種相同的悲戚的表情。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切心從遠近的地方牽引到這裏來的。

在這些時候我常常想：這個被我們大家敬愛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夠相信。但是這些悲戚的面容，這些哀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訴我。這個老人決不會再坐起來，帶着溫和的笑容對我們高談闊論了。

二十一日之夜，已經過了十一點鐘，我和幾個朋友預備動身回家，靈堂裏十分靜寂。我一個人走到靈柩前面，靜靜地站立了四五分鐘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燈光，透過了那玻璃棺蓋，癡癡地望着我们所熟習的那張臉。眼睛裏在這四週都是鮮花紮成的花圈和花籃，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氣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胸。我不禁想着這難道不是夢？我又想：倘使這個老人一翻身坐起來呢。

但是一個沉重的聲音在我的心上叫起來：死了的不能夠復活了。

死者的遺體是在這天下午入殮的，我跟着許多朋友行了禮，過後，站在人叢中，等着遺體入殮。前面一片哭聲刺痛着我的心。我忍受不下去，含了眼淚回過頭來，無意地看見那頗長的朋友紅著眼睛伸出手拚命在另一個朋友的肩膀上抓。我半年前因為某一件事情還寫過文章攻擊這個朋友，但這時看見他心裏難過，我的心也更加難受了。在這一刻滿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着一樣東西，這就是——死者的紀念。

出殯的日子我和一個朋友早晨七點半鐘到了殯儀館。這時候靈堂裏也是很靜寂的。別的朋友忙着在外面做事情。我一個人繞着靈柩走了一周，以後又站了片刻。我的眼前仍還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顏，空氣裏依舊瀰漫着濃郁的晚香玉的芬芳。我禁不住又一次想起來：這也許是夢罷，倘使他真的坐起來呢！

這並不是夢，我們大家所敬愛的導師，這十年來我暗暗地崇拜着的一個老人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旁邊花圈上一條白綢帶寫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中的缺口却是永不能被填補的了。

我不能夠這樣地久站下去了。瞻仰遺容的人開始接連地來。有的甚至是從遠地方特地趕來看他們所敬愛的人的最初的也就是最後的一面的。「讓我們多看幾眼罷。」當我拉帷幔的時候，常常有人用眼睛這樣地懇求。但地方是這樣狹小，後面等着的人又有那麼一長列，別的朋友也在催促。我們怎麼能够使每個人都多看他幾眼呢？在這裏的短短的一瞥裏，那無數的是深切地感到他們的損失了。

下午兩點鐘靈柩離開了殯儀館。送葬的行列是異常有秩序的。許多人悲痛地唱着輓歌。此外便是嚴肅的沈默。

到了墓地，舉行了儀式以後，十三四個人抬起了靈柩。那個剛剛在紀念堂上讀了哀詞的朋友，突然從人叢中跑來，把他的手掌也放在靈柩下面這情形把我也深深地感動了。我想至少在這一會兒所有的心都被躺在這靈柩中的老人聯接了在一起的。

靈柩上覆蓋着一幅旗子，這是民衆代表獻給死者的。上面有三個大字：「民族魂」。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靈柩是愈來愈重了。那個押柩車來的西洋人跑來感動地用英語問道：「我可以幫忙嗎？」我點了點頭。他默默地把手伸到靈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經是傍晚了，大家把靈柩放下去。一個架子上縛着兩根帶子，靈柩就放在帶子上面。人拉帶子，靈柩緩緩地落下去。我站在旁邊被後面的人擁擠着。在暮色蒼茫中，我只看見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漸漸地往下沉，等牠們完全停住不動時，人們就把水門汀的墓蓋抬來了。一下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儀式完畢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了出來。沒有燈光。在陰暗中羣衆像潮湧似地開始散去了……

夜晚十點鐘我回到家裏接到一個朋友的來信，他這樣說：

「……我如若不是功課絆住，很想到殯儀館去弔魯迅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爲神聖的了。他的人格實在偉大。他的文章實在深刻……」

我今天正午在殯儀館裏見過了寫這信的人。我那時還不知道他寄發了這樣的信。

我的書桌上擺了一本中流，我讀了信後，隨手把這刊物翻開，我見到這樣的一句話，我把牠反覆地唸着：

「他的垂老不變的青年的情熱，到死不屈的戰士的精神，將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間。」

載：中流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靳 以

紀念魯迅先生

……那晚上，我們是同被遺留在黯黑的墓場裏。當我們一面唱着安息歌，一面抬了沈重的木棺，天不是已經黑了下來麼？到我們看到木棺安穩地放進墓穴時，那幾乎是人影也不辨了。

夜是從高大的樹頂上漸漸沉下來的，在低微的嗚泣聲中，人也移動着脚步散開了。秋天的風掃過了樹枝葉，更掃過了我們的心。我們是失去了些什麼，這許多天來我一直是如此。我記得纔聽到魯迅先生死去的消息，我的心就感到空虛；所以我跑去告訴×的時候，我竟像說不出話來。我看到魯迅先生的遺體，我還以為他不過是安然地睡着，我時時想他還要醒來的。這幾天內，他未曾醒，他只是安靜地躺在木棺裏，被我們葬到土中。我知道他從此不會再醒轉來，而我的悲哀，更是深重了。

我有一點留戀，可是我說不出來；我總記得那麼一個和善的老人，那懂盡世故而只以好心待人的長者，一個勇敢的有氣節的戰士，一個不苟且的工作者，……我什麼都忘記了似地在那裏默想，到我覺得再沒有一點聲音的時候，身邊已經沒有一個人。我就急急地順着路徑走出門，在那裏我又遇到四個友人。他們驚訝着我還沒有離開，而更使我們驚訝的是暗夜中的你們一羣。

你們還不會走，當其他的人都已散盡了的時候。天是更晚了，你們都要回到極遠的地方。也許你們十分疲乏了，饑餓了；可是那裏再也沒有人。你們說需要立刻回去，因為再遲些恐怕門就上了鎖。你們喊過車子，可是沒有

來。於是有人喊着：「我們走吧！」但是你們並不識路。有的說是該向右，有的又說是該向左。那條路又是那麼僻靜，連路燈也沒有，這裏那裏響着的只是秋日的鳴蟲。

「我們不能空站在這裏，我們得走！」

當你們又茫然失措地停在那裏時，有一個人喊了起來。

「好，我們走！」

你們齊聲應着，可是你們沒有一個知道該朝那一邊邁開脚步。當你們正在猶豫的時候，恰巧一輛大汽車來了，你們就都擁上去，我們呢，我們也再沒有其他的方法，雖已沒有座位，只好上去站到裏面。這我纔看到你們的臉，你們都很年青，男的和女的有二十幾個，你們立刻就起始歌唱。我低低地問着你們中間的一個，我纔知道你們是××書局的工人，因為敬愛景仰魯迅先生，從楊樹浦走到膠州路。又從膠州路走到墓地。

「……先生，你不知道，我們的管理不許我們來，我們都是偷偷跑來的，有的是排版部，澆版部，印刷部，裝訂部，……每一部都有兩個代表。」

這也是那個人告訴我的，而且他還和我說魯迅先生是不死的，他的精神留在你們的心上，爲了紀念他，你們只有努力，順着他所指示的路向前進。

當他說的時節，他的眼了放着熱烈的光，我頻頻地看着你們的臉，我知道你們都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是大大地被感動了。我只能點着頭，表示着無言的欽敬。我知道在你們的心上，魯迅先生是真的不會死。你們絕不是那一面捻着鬚鬚，一面搖搖擺擺雄山羊似的人物，你們也不是準備好了言詞早就等在那裏的漂亮的演說家；你們只有熱烈，向上，不屈辱的心，最初是浸在深沉的哀傷裏，隨即想到當前的工作與決心，你們不會忘記，你們不屈伏，不妥協，也不寬恕，你們承受了魯迅先生的偉大的精神。

在短短的相遇中，你們給了我極深的印象，更是離別時熱誠的揮手。你們的手將拉起許多人來，要他們也走着同一的路。

我追悔不會問過你們的姓名，在中國應該多有些像你們那樣的青年，讓我們大家來記着魯迅先生，讓生前魯迅先生的精神在我們大家的心上永遠不死……

載：中流

悼魯迅先生

子孟十還

我從來最害怕的是看死人，因為那蠟黃色的臉，那閉着的眼睛，咬得緊緊的牙齒，挺得僵直的身體，只要一映進我底眼睛，就會使我感覺到一種形容不出的心悸。但是這次我立在死了的魯迅先生旁邊，卻絲毫沒有起過這樣的感覺。當先生的遺體已經由家裏移入萬國殯儀館，還停在樓上第二號臨時厝屍室的時候，我有許多次一個人悄悄地走進去，挨到近前，盯盯地看着那埋在芬芳的花香裏的仁慈的老人底臉，有一次，甚至，我看一看室內沒有別人，竟偷着摸了摸他底額和鬍子，額是冷的，像一塊堅冰，鬍子是硬的，像一些松針。那時候我一點沒有害怕這位老人，我沒有把他當已經死了的人，我意識着他是在作一次深甜的睡眠，如果搖他一搖，或叫他一聲，他是會醒轉來的。十九日晚上，我向另一位同時立在他旁邊的朋友說：

「我彷彿看見他底胸脯總是在起伏地動着，你看，他不好像是呼吸着嗎？」

「是的，我也這樣覺得。」

是那位朋友底回答。

然而我們底可敬愛的老人並沒有呼吸，無論搖他，喊他，他也不會醒來了！

這位仁慈的老人，這位偉大的導師，這位不知休息的工作者，真的便從此離開我們，使我們再聽不到他底溫和的聲音，看不見他底可親的容貌了嗎？不，離開我們的是他底肉體，他底精神還在我們中間，和世界上被壓迫的人類中間活着，我們將在愛護真理的戰士們身上聽到他底聲音，看見他底容貌。誰能夠說魯迅先生「死」了呢？
魯迅先生沒有死，魯迅先生不死！

我在殯儀館裏那幾天，簡直經受了從來沒有過的興奮。雖然站在靈堂裏招待瞻仰遺容的來賓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但我忘記了疲乏，甚至當腿酸的時候，也忘記了找個地方休息一會，只一心想着：我怎樣能趁着還可以看見這位爲我們犧牲了自己底健康，爲我們不停止地工作了一生的老人底軀體的時候，給他再多做一點什麼事情呢？

他像一個殉道者似地工作了三十多年，一面應戰着圍攻他的敵人（不僅是他底，也是一切人底敵人），一面還哺養着，教育着比他幼小一代的青年，當臨終的前一天，他還不願放棄自己底精力底活動，他這樣累了一生，都是爲誰呢？爲他底不知道要強的國家！爲比他幼小一代的我們！讀了他底夫人許廣平女士底獻詞「你會對我說：『我好像一隻牛，喫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我想無論什麼人都該受到極大的感動吧。以這種偉大的精神來說，可以同先生比的人，也祇有瑪克辛·高爾基。但高爾基底最後，又與先生底最後大不相同了；高爾基是在他看見了自己底信仰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廣大地面上開了燦爛的花朵，在他享受了國家供給的衣食，書記，汽車，住宅，別墅的時候，纔死的。他可以安心地，含笑地長眠在紅場上的列寧墓旁了。可是看看魯迅先生是死在什麼時候呢？——這讓我們底所有的有良心的同胞自己來說吧！他底咳嗽和肺病到了最嚴重的期間，也不得不住在那按月納租的鴿籠似的弄堂房子裏，每天聞着他生平最厭惡的煤烟，而且就連這樣一處可憐的棲所，也還不容許公開，一直到他底身體涼了，埋在土裏了，他還是一個法律上的犯人。這個時代對他是如何地卑鄙和殘忍啊！

但，無論如何，先生底崇高底被人敬愛和信仰，是不管怎樣蒙住了自己底良心的人，也不能否認吧？兩天半內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無數的羣衆，送葬的嚴肅而悲壯的行列，便是一個頂好的證明。成千上萬的男女青年自願在他底靈前恭立，敬禮，流淚，成千上萬的男女青年自願跟隨他底靈車，在秋季特有的灼人的炎陽下，吞着風沙，忍着飢渴，步行二十餘里的長途，又在漆黑的夜色中，摸索着同樣距離的歸路，在我們從世界歷史上所能數出

的一些人物中，有幾個是具有這樣的偉大的感動力的呢？

我親眼看見過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底日記。

「十月二十一日，晴。

午後和兩個同學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看魯迅先生的遺體。一進殯儀館大門，就擠在許許多多人中間了；大家都在簽名簿上簽名，我們也簽了，都是橫寫，用的鋼筆。隨後招待員給我們纏了黑紗，我們就走進禮堂去了。我們在魯迅先生前面進行了三次禮，心裏覺得很難過，幾乎要哭出來，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極可愛敬的大文學家，他是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中國從此少了一位最有用的人物了！

我們半個月前才讀完他翻譯的鏡，很喜歡這書，容易懂。以後他再不能給我們譯書著書了，想想，這有多麼叫人悲哀呀！我禱祝中國的學生們，都來學習魯迅先生，將來把中國治好起來，使中國在世界上做一個強國。我們不可忘記魯迅先生哪。尤其是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的產業！

明天要到市中心參加運動會，沒有方法來給他送殯了，想要請假，體操教員就一定先不允許，唉！

誰能夠說魯迅先生「死」了呢？魯迅先生沒有死，魯迅先生生活在千千萬萬的青年底心裏。
未來的新的中國就是魯迅先生底永恆的紀念碑！

載：作家

聞魯迅先生死耗

吳組緝

二十日早上十點鐘左右，我到書店裏買了一本新出的小說家回來，走到門口，一位朋友傻傻地站在那裏，眼睛望着他手裏的呢帽在出神。我照常很高興的和他點頭，打招呼。可是他回答我的含笑的却是一張板凝的蒼白臉，兩顆濕漉漉的淒惶痛苦的眼珠。

「魯迅死了哇！」

他嚇了一跳，終於從他顫動的嘴唇裏擠出這樣一句話。他的聲音拖長着，發着抖，粗澀而且沉重。

「是誰說的？」

我大聲嚷着。心裏給壓上一塊石板，給塞了一團棉絮。我透不過氣來。我不等他回答，下意識地奔到屋子裏，要找報紙看。房裏幾位朋友正在圍着桌子看報，一團沉寂結凝的空氣籠罩着。我把這可怕的惡耗問他們，他們都不作聲，只默默地瞪着眼睛對我望了一下。我擠到報紙面前，在一位朋友手指指着的地方，幾個果不其然的黑體大字在那裏浮動着。我的眼前立刻模糊了起來。

這一連幾日，我心裏所感受的苦痛繼續增長着。——那不是哀傷，而是壓迫，是像在黯夜中一盞燈火突然熄滅，留下無邊的一團漆黑，凝成固體，緊緊阻塞着我的眼前與胸口的那種窒息的壓迫。我心裏悶的發慌。我什麼事也做不得；只每天讀着各種報紙上關於喪事的記載。明知那些記載都未見得翔實，但我還是要細心地讀着。每一次都在我心裏翻搗起一陣陣滾熱的潮浪，使我無法抑制，無法寧靜得下來。

我和魯迅先生沒有見過一次面，也沒有通過一次信，私人方面是半點關係都不曾有過。但是我讀他的書。他

教導我，鼓勵我，把強烈的正義感傳授給我。他把一切喬裝了的喝人血吃人肉的魔鬼們，猙獰醜惡血淋腥臭的嘴臉剝露出來，叫我們認識；他把我們祖上遺留下來的卑怯愚昧種種的奴隸相——一指說出來，叫我們認識。他永遠站在被凌辱被損害的這一邊，永遠與強暴者搏鬥。他教我們奮振起來，一同抗戰。他原諒我們的幼稚，叫我們不要顧忌自己的缺點。（我從一位朋友跟前聽到他告訴的這句話，我得到極大的鼓舞。）我的一點聰明，智慧（假如有話）一點做人的態度，（假如對的話）要是仔細推溯，大半都是他啓發扶助起來的。我時時刻刻都覺得在他跟前，他的呼吸我感覺得到，他的脈的跳動，血的沸熱我感覺得到。他的憤怒的眼睛請我看得見，他的慈愛的臉龐我看得見。一個新鮮活跳的人是無時無刻不在我的眼前。

現在的世界是處在什麼樣的一個時代？我們是生在怎樣的一個社會裏，國度中兩方不能相容不可妥協的陣壘已經在尖銳的對峙中。一切被壓迫者都已或將醒起抗戰，搏鬥。我們需要他！我們少不了他！早前幾個月，我聽到他重病的消息。我們幾個朋友在一處談心，我說他不如高爾基先生之於蘇聯以及蘇聯的大眾與青年。我們的社會與民族是正在艱苦急迫的情境中，我們的大眾與青年正需要從他跟前得到教導與勇氣。——像在暗夜中，我們需要燈火。我們都異口同聲的說：「他死不得！萬萬死不得！」

然而如今竟突然傳來這樣的惡耗！

我第一次經驗到死耗所給與的最大的痛楚。

魯迅先生死了。他留下什麼給我們？關於文化上的助績，文學上的成就，自有歷史家與批評家去作周詳公正的定論。我覺得我們此刻所當不忘的是他的認真與嚴肅的生活態度，強頑與韌性的戰鬥精神。他認識中醫的庸味騙人，一到日本就丟了醫路而學新的醫學，及至偶而看了一次日俄戰爭的影片，發見那些體格強壯的同胞，却顯出那樣麻木的精神，於是地認為醫學並不急切，又丟了醫學而從事於文藝。在他每次的論戰中，他不放鬆對方

一步緊緊的抓住要害，毫不寬容的與以擊打一切正人君子的偽善面具，一切惡勢力的喬裝嘴臉，他都一一給以剝露，咬牙切齒與之廝殺，直到血污狼藉，還他醜惡的原形。他日常但有所見所感，都不肯把他放過，一一抓住，死死的記牢，告訴給大家。他教人記着仇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定要報復；直到他快死還叮囑着大眾對敵人不要寬恕。在他一九二八年頃轉變的時候，他看到「圍剿」他的人之空虛與幼稚，於是努力譯書，從事理論的探求。二十餘年來，他是不斷的向前邁進着，不但不顯得衰老，反而越來越發年青。他一直抗戰到底，不畏懼，不退縮，不妥協。到死前幾天還是忘記了他的病殆而急急的苦幹着。——我這說的都亂雜無章，我找不出頭緒。總之，這種嚴肅認真的生活態度，強頑有韌性的戰鬥精神，正是我們的民族，我們大眾與青年所常常缺少而切須具有的。

魯迅先生是一切被壓迫者的代言人，真理與正義的戰士。他給我們大眾與青年留下一個永遠不朽的典範。對於魯迅先生的死，一味的悲痛，如今不是時候；僅作空洞的紀念，也不能了事。我們目前所當奮發的是一方面繼承他的精神，更勇敢更切實的為真理與正義而抗戰，直到我們自己死去為止；一方面必須設法使他的著作與人格廣大地廣播，將他的精神與智慧傳授給世界上每一個被壓迫者。大家攜手，以他的精神抗戰到底。為自己求取生存，為人類世界求取光明。我們將見一切強暴者在我們面前發抖，倒斃。——這日子是不遠的！

載：中流

哀悼魯迅先生

張天翼

十月十九日聽到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驚駭。我不相信魯迅先生怎麼會死呢？

「魯迅」這個名字跟「死」字是聯不起來的。

一直到看見他的遺容，我還是不相信，雖然我感到受了壓迫，連血都似乎凝住了。我們站在他的周圍，什麼也表示不出，什麼聲音也沒有一切言語，一切舉動，都不够表現這時候的情緒。

我們讓他靜靜躺着，生怕驚動了他，屋子裏瀰漫着夜來香的氣息。

他這就是死了麼！——不。我不相信。我看見他在呼吸，聽見他心臟的搏動。他面貌像平素一樣——顯示着對於戰鬥的堅決，對於真理的執拗，對於苦難的忍受。他緊緊地閉着嘴，閉着眼睛；他在休息。想得到他會張開眼起身來——重新舉起投槍，重新領導我們向敵人作無情的鬥爭，作謀解放的神聖民族戰爭。

這晚我回到自己的寓所，又開始迷惘起來。我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事才好。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好像我的生活失了重心似的。

我反復地想：他真的死了麼？這怎麼可能呢！

二十日起，我們一直在萬國殯儀館忙着。因為人多，事情多，心情全給事務什麼的佔了去了。我總感到我們忙着的不是魯迅先生的喪儀，而是別的什麼事。每一次跨進靈堂，一看見那些輓辭——「失我良師」，「魯迅先生千古」，我就陡然驚醒了似的，一陣悸動。那些輓辭分明是跟「魯迅先生」這名字聯系起來的。幾千人的來到這裏致敬的，肅靜着，哭泣着，分明是對着魯迅先生的遺體。是的，遺體！

我感到給重重地打了一拳。我感到了無底的空虛。

而有別的事走出靈堂之後，我又覺得我們還可以聽見魯迅先生的笑聲——因大眾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勝利的徵兆而笑，（他的笑是非常天真的。）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寫出尖銳的文章，可以聽他的教導，指示，領我們踏起結實的步調。

晚飯後我們還有些事務要料理，坐在靈堂裏休息了一會。大家都靜靜的。花園靜靜地散着夜來香的氣息。

魯迅先生就在那裏躺着。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樣一個人，做下這樣的事業，而他就這樣躺着，永遠這麼躺着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什麼也說不出，什麼也想不上。我覺得一陣寒冷，什麼都似乎是空的，變成死灰，（啊，在魯迅先生遺體前這樣想法——是一種罪惡）而接着又非常興奮，而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興奮。

大家仍舊靜靜的。花園仍舊靜靜地散着夜來香的氣息。

於是重又感到空虛，荒涼。感到我們在一個個人地生疏的地方，而領路的人忽然不見了，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但這感覺，跟魯迅先生之死的這一回事，依然聯系不起來。這感覺，似乎並不是從魯迅先生之死而來的。

二十一日下午三時，魯迅先生入殮。在靈堂裏站着，實感給了我一種重壓，一種不可耐的痛苦。這樣一個人，做下了這樣的事業，而現在停止了最後的活動，停止最後的戰鬥的喘息——這是事實。這樣一個人，做下了這樣的事業，而現在不再指示我們，不再領導我們，現在大家正替他換衣裳，移到永遠安息的地方去——這是事實。這麼可能呢？

我甚至覺得——將他入殮這件事是殘忍的。

隨後繞靈柩一周的時候，我反而心安了些。雖然隔了一層玻璃，到底還看看見他的容貌——勇敢，堅決。他不

過換一個地方休息而已——在那裏，可以使他躺得安適些。可是第二天給他蓋棺，我們抬着靈柩走出禮堂，我就不能再忍耐了。

我講不出那時候的心情：似乎迷惘，憤激，悲哀。又似乎一無所有。我覺得我在心裏默禱着一些話，而其實又不成句，不成字。人類的言語在這裏是不够的。我能默禱些什麼呢？我能說些什麼呢？我覺得不必說話，不必思想，而這連我自己也難以傳述的心情，感覺，死者即可以知道，生者也可以知道。我們——努力步着魯迅先生的後塵，努力担起魯迅先生未了的任務，我覺得我們彼此的神經是聯系着的。

從這時候起——我們再不能看見魯迅先生了，甚至連隔一塊玻璃都不可能。爲什麼不能讓我們永遠看見他的容貌呢？即使他再不能起來舉起投槍，再不能指導我們，再不能因我們勝利的徵兆而笑，也讓我們看看他的遺容罷。這樣，我們差可得到點安慰。我們雖然聽不到他的呼吸，聽不到他的警歎，但看得見他堅決勇敢的臉，也給了我們許多教訓，鼓勵了我們許多勇氣。

但連這也辦不到。我感到了一種幻滅。我又開始在心裏起了疑問：魯迅先生到底有沒有死？我覺得我們等一會到靈堂裏去，還可以看見他躺在那裏——唉，即使是遺體罷。

我們抬着靈柩到墓穴，這幻滅的悲感更重地打擊了我。靈柩上蓋着悲壯的旗幟——「民族魂」，慢慢落下去，而太陽也慢慢沉了下去。上萬的人低聲唱着安息歌，在墓邊致民族的敬禮。

安息罷，魯迅先生。安息罷。

我們——上萬的送葬的人，在求民族解放的戰鬥中，遽失了我們的導師，我們大家都團結得更緊，擁抱得更緊，熬着這種創痛，調整着步子，完成死者的志願。我感到每張臉子都非常親切，彼此的血管都交流着。我恨不得抱着每個人痛哭，吶喊。

這民族葬——是爲了我們偉大的領導者魯迅先生的安息。他死了，我們要用神聖戰爭來給他致哀禮。我一直到現在——寫着這文字，寫着「魯迅」兩字時，總覺得他還活在我們的世界。看到他寫的書，怎麼也想不上這是他的「遺著」。

要工作還是定不下心來。我迷惘着。走在路上，經過什麼花店，我總遠遠地避開：生怕聞到夜來香的氣息。那種氣息會給我說不出的沉重的感覺。

但是——我還要勉勵自己，也與同胞們共勉：

堅決地負起我們的任務，完成魯迅先生的遺志！

載：中流

悼魯迅先生

李蕤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裏那就真真死掉了！

世界各處，哀念高爾基的聲音還未終歇的時候，魯迅先生又突然的辭世了。

當「死」和魯迅先生的名字一起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脚下的地陷落了，我們窒息到難以視聽。在黑夜裏深山中正行進的人羣，突然間失去了探照着前路的火炬。我們站立在黑暗中，諦聽着腐爛世界裏的喧聲發自遠遠近近。從此以後，遍山遍野的人羣，要全憑用手腳摸索着點試着來走路了。

「魯迅死了……」這聲音在各處流傳着，草地上，甬路上，圖書館裏，蒼白的臉，戰顫着的聲音，低着的頭在哀傷，憶念。工廠裏，火車上，一直飄過海洋，各處各處，有多少……是的，此後我們再不能看見他，聽見他了。

中國失去了魯迅，在損失上不減於蘇聯損失了高爾基，同時也可以說比蘇聯失去了高爾基的損失更大。這理由很簡單，不僅僅爲了魯迅是生在中國，是我們貼近的領隊，而重要在蘇聯是現在的蘇聯，中國是現在的中國。在「無聲的中國」，「無物之陣」的中國，「只有『來了』來了」的中國，產生不出蘇俄的高爾基來，中國的國土還只能產生這中國的高爾基。我們不能忘記他的一生是全在鏖戰的過程裏，爲戰鬥生存着，並死在戰鬥裏。一直到死之前寫的一篇「死」裏，還不是撫摸自己一生的創傷而是用「死」鞭擊着拖着活人的死人們，他是「在無物之陣中走老衰」的戰士，如他所逆料的，「無物之物」現在「還是勝者」，悲哀便悲哀在魯迅的。生是全部埋在和黑暗的苦鬥裏。而高爾基呢，那塊黑色的泥土（舊俄羅斯）浸淹着他的前半生，而在另外的新

天地裏新工作裏度了他的老年，他的一生跨着兩個時代。雖然濃重的陰霾還矗立在俄羅斯的四周，但那終是俄羅斯的四周而不只是高爾基「一個人」的四周，雖然仍是不斷的戰鬥，但不是和魯迅一樣直接的肉搏的戰鬥，在寒溫完全不同的地帶我們沒有法子來計量植物的生長力，同時我們也不能在處境完全不同中將兩個戰士的勞績放在一起計算。

蘇聯如果沒有高爾基，能否有現在的蘇俄以及我們所應響着的世界，我們沒法子來作這想像；同時，中國如果沒有魯迅，中國現在還在什麼地方滾動也不是我們現在所能想及的，展開在我們記憶中的，兩個巨人有兩條漸遠漸小的足跡，各人從什麼地方走到各人的現在，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我認爲魯迅和高爾基，這兩個住在兩個荒涼黑暗國度裏的巨人，他們是一樣的偉大，他們的全生全世，都是以猛烈的熱情與強烈的憎惡的火焰掃射着猥劣腐爛的世界，兩條臂膀劃開兩個世界的戰士。黑暗與虛偽的一切，都隨着他們的手指大塊的粉碎剝落，他們同是激頭激尾的戰士，是秉執着生的意義的眞「人」！

有人感歎着說：「中國的高爾基呢？只有雜文專家！」這狠狠的歎息是應該的，因爲那「雜文」正是使牠們發抖的投槍。追悼聲裏我們不還聽見有「可惜他晚年」的聲音麼？這時候，「牠們」知道他的筆已經永遠擱下了。牠們正窸窣着前來，從腐草與腐骨中。那些「媚態的貓」，「比牠主人更嚴厲的狗」，「頸子上掛着小鈴鐺的胡羊」，「吸人血還要預先哼唧地發一通議論的蚊蚋」以及一切的「東洋國故和西洋國故」的「遺老遺少」，臉皮纏得緊緊的紳士與洋場無賴的「青年」……是的，這正是牠們來觀葬的時候！牠們千方百計的將偉大的死者零星盜食，蒼蠅似的恣意在死者臉上舐來舐去！

但是，眞正的「人」，眞正的行進的戰士，純潔的青年，是不會爲這些塵砂這些烟幕所蒙蔽而少減魯迅先生照耀在每個人心中的光芒的，天越黑暗，人便越不會忘記日月與星辰！

來吧，把死者埋在我們的心中吧！把死者的話檢拾一些埋在我們的心中吧！雖然「長歌當哭應該是在痛定之後，」雖然我們的內心所佔據的只是黑暗與寒冷。

平凡和偉大只有一紙之隔。

魯迅先生的偉大，第一件便是對於人生的直視。他比任何人都更單純的，更真實的，更自己的，平易的，質直的生活着，他不架空，不裝璜，不裱糊，他憎惡美麗的空殼和躲在金皮裏的偽君子。於是，當他用鷹鷂一般的銳利的目光尋到這些空皮下的事物時，他便毫不憐惜的用手指把牠點破，露出黑洞，使我們看到真實的活的或死的一切。這一點，他是和安童·契訶夫（實際上每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是這樣）極其相象的，他的終生都是說他自己說的話，生活在他自己的靈魂上面。

從進取鬥爭解放的舊性主義進到了戰爭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這中間是一個長遠的蛻變的過程。但他從不會用一切身外的人工的裝飾來顯現自己的偉大，他不喜歡任何「光彩的」「高尚的」把問題引到「灰暗的遠處」的談話，不拘是任何的鬥爭或可貴的教訓，他都是用的融化成血肉的語言，他是從來不會使用過不解放的理論來嚇唬過別人遮蔽過自己的。他寫的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說」。

一切的傳統思想都和他無緣，他的週身沒有一滴保守的血。只有一點是傳統下來的，便是不斷的革命。在晚年，他是接受了一種思想，參加了積極的鬥爭，但我們却不能顯明分出他「轉變」的界線，我們可以說他自始便是革命者，因為他自始便是攻擊黑暗勢力對人類的壓迫，但我們也可以至終不必指明他是革命家，因為他仍不過是積極的徹底的反抗。

革命的隊伍中，有「命必須革，但又不可太革」的新貴，有用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的革命奸商，有「棄邪

歸正」——「殺同人」的革命驍將，也有始而雄糾糾的出陣，很快的便爬開的革命小販，以及許多「賦得革命，五言八韻」的「殺殺打打」的指揮刀下的革命者，現在都已經滾跌到黑暗裏做前進的阻路石了，從魯迅先生足跡逆望過去，我們可以看到有多少人「退伍」，多少人「落荒」，多少人「頹唐」或「叛變」。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

在華蓋集裏，魯迅先生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同時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這些都可以看得出他的思想的上源是出發於單純的，真實的生的要求的強烈。

魯迅先生比憎惡明敵還憎惡中庸，折中，公允。因為這便是：「無物之陣裏的最可怕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使戰士無所用其力的。」他從來不反對「黨同伐異」，因為現世界上從沒有「黨異伐同」的事。至死，他還遺囑着後人不叫和「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接近，他反對「從來如此」的事物，他痛惡一切慈善家以及紳士們的豪豬與豪豬間取着適當距離的「中庸」主義，「要打就得打到底，」對於一切種種黑暗舊勢力他都是這樣的主張。他疾恨「中庸」主義與狹隘的市儈。

同時最值得青年學習的，便是魯迅先生的戰術。他知道怎樣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他慣於對國粹門「看清膿理」，「反戈一擊」，他慣於看到破綻，一口咬住不放。他說：「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他主張「墮壕戰」，他反對孩子賭氣似的赤膊出馬，他說真的戰士不歇斯迭里，不一忽兒絕望的狂跳，不一忽兒萎靡的頹傷……

永久是舉起投槍，偏側一擲正中了敵人的心窩。

值得青年永遠記得的，不只是砍削黑暗勢力的勇猛，而是他對於一切新生機器的扶植，他反對「結合之前的分裂」，他痛恨「流產與斷種」的懸空革命家，他反對「躺在油漬裏」只恨恨的磨墨寫「唉，唉，中國需要天才」的人們。他痛嘲那些「改革的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的知識高超，眼光遠大的先生們。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這些話，即到現在還是極沉痛的針釘，有許多惡意的或無意的還都在「求全責備」的把新的機運「拖着不動」……我們試看翻譯，木刻，版圖，新文字，一切新文化的引進，有那一次不是魯迅先生一隻臂膀和踏它的人們搏鬥，另一隻臂膀指點着培植的人放下耐心呢？如果隨着白璧德的徒孫們只求「爽快」而不翻譯一些「天書」的話，現在，中國恐怕連「中國沒有高爾基」也不知道……

我們不能數出太陽一共有幾條光線。死者的遺產一座山似的屹立在我們的前面，檢拾是無從檢拾起的。不過，從他的兩條臂膀裏，我們可以隨處找到他劃開兩個世界的指印，橫在我們眼前的是已經被他按得東倒西歪的阻路的一切，和無盡止的長路。

他現在是死了，但如他說的，「我即使老，即使死，却不決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在將來」，在他的遺囑上，他更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是的，他死了，但他却把這荒蕪着的地球留給了我們，「希望正在將來」，我們的耳畔還充滿着這堅實的聲音。

我們窒息，我們悲哀，我們想伸手撕破天，我們想大聲呼喊，我們失去了前進的掌舵者探路的大燈，在我們千人的面前失墜，但是我們却不能墮入不可拔的深淵裏，我們沒法把地球擺進棺材裏，我們還得沉重的活下去，魯迅先生一生，他沒有作過「人生無常」的歎息，「只盡些送喪任務的戀主的哀愁」，這是那些帝國主義的奴才們的事。我們要埋「死人」埋在活人的心裏，要把人言永久的埋在活人的心裏！

到每一個都光明的，愉快的生活，沒有人我的間隔的世界到來的時候，「管自己生活，忘記我」那是一定的，那時候我們會忘記魯迅先生，沒有一個人記起魯迅先生，只記起快樂，記起生活。這樣的「忘記」是死者對我們遺言，也是我們應該攜帶着死者豐富的遺產致力終生來求得的。

但，現在在這長遠的「忘記我，管自己生活」的道路上，我們却只能一些不拋散的把一切記起！

「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載：中流

永恆的悲哀

端木蕻良

在行列裏，我一個人悄悄的送你。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和我說話。秋風瑟瑟的響着，大隊散了，我因為風濕的腿又疼，走在最後。一排排的人去了，你也去了，我默默的回來。我仍然抑止不住眼淚。真理之燈已滅，正義之旗已折，中國第一個有國際意義的作家被三十年的迫害折磨死了……

十月十五號尙遞到先生十四號的手書，而五天的工夫先生竟長逝了。我囑咐先生不要寫信，要靜，而還來信說：『但肺病對於青年是險症；一到四十歲以上，牠却不能怎樣發展，因為身體組織老了，對於病菌的生活也不利的。』是的，身體衰退，對於細菌的生存也是不利的，然而殉道者的精神對於細菌的活動到是有利的。噢，我說：『譬如像校對海上述林，先生必定親自經手，一個訛錯也不許有，這固然是一種神聖的友情，然而……』然而又爲了親自檢點剛剛印出的書而……是田軍說的吧，『先生不願死，先生不願死去而逃避他的責任。』先生來信也說：『五十歲以上的人，只要小心一點，帶着肺病活十年來，並非難事，那時即使並非肺病，也得死掉了，所以不成問題的……』我因爲不會說話，信中就冒冒失失的回說：『先生還有準備活十年的勇氣……』後來想起那語氣的不對，就想去信更正，而結果竟連十天也沒有活過去喲……

爲了真理之燈的牽引，用着宗教的虔誠，我寫了紅纜的第一部，第二部，難得先生的領首，而第三部先生竟永遠不能看見了……而第一部也竟不能看見，我想時間總會長的，又在病中，何必把二十多萬的方塊字堆在先生面前呢？

短短的祖父爲什麼不吃高糧米粥，來信說：『也好。』又說：『一般的「時式」的批評家也許會說結末太消

沉了也說不定，我則以為缺點在開初好像故意使人墜入霧中，作者的解說也嫌多，又不常用的詞也太多，但到後來這些毛病統統沒了。』我回信說：『我寫的人物中沒有一個是 able-bodied man……難道必得使他們……寄回來吧，讓我改一改……』來信說寄給作家了，不知能發表否，到十六號便可知道了……結果作家延至十八號才出版，而先生在十九號就……這是先生第一次發表我的稿子也是第末次了，是的，第一次也是第末次了……

記得是三年前，那時我躲在人生的暗角裏，偷活着。忽的接到先生一封信，說是寄給我的。我去取時，說有人已代取去。他腿長，逃到東北加入義勇軍去了。那信我便永遠見不着了。我寫信到上海去問，便又寫來一信，皮上寫着『葉之林小奴收』。從那時起，我便放下了生命的投資，寫紅繯第一部，等我費了一年的力氣寫完之後，正當鄭振鐸先生在北方，我便拿給他看。他回信說：『預期必可震驚一世人的耳目！』結果是三年血淚成飄渺，一世耳目作啞聲……三年了，又長，又無名，又有礙××，誰願印呢！畢竟儂氣，到今年又寫出了第二部，擺在先生眼前了。雖然你是那樣的匆匆就去了的，噢！在那一次你病重時，我想你永遠看不見它了，想不到先生又匆匆的瞥了它一眼就去了，原稿現在尚在先生處沒有取回……那一次先生病中我還寫了兩首律詩，上邊寫着『迅師病中博一粲，平仄不調。』下屬紅萸女史。其中有兩聯是『淚凝蒲劍誅小鬼，血滲毛椽掃大奸！』『鑿齒願着賊一口，鑄字曾入未三分。』開着小玩笑，如今却成了輓聯了。

而我終竟不得見先生一面，噢！由於我的微小，由於我的不會說話，我常常是見不得人的。但見先生我是願意的。然而我見先生時，却是躺在棺槨中的你了。我在你面前默立了五次，最後我去時却蓋棺了。而我知道你逝世的消息，竟延至二十號的下午六時，我因為窮獨裸，沒有人走來告我的。又加腿疼，反胃，一天半沒有出去吃飯。弄中賣晚報的也例外的沒來。……我奔到先生面前的時候，依稀是蹩蹩的眉毛，斑白的頭髮，正直的鼻樑。但先生的嘴却

是緘默的了。

行到到達公墓時，我抑制不住眼淚，安息吧，安息，叫他怎能安息呢？石板閣上了，哀樂作起，我痛哭失聲，人是那樣的擁擠，我甚至附在別人的身上。哀樂止了，我竭力吞住聲音，在肺中噙着。將手移開，天已黑了。我茫然四顧，我前邊的那人，在用火熱的眼盯住我，大概他把我記住，我倉卒的逃開了。後來我記起那也是曾經震撼過我的一雙智慧的眼。他也流淚了，他是壓抑的，矜持的，而且他還不大方便，隔着一層眼鏡。

我回來了，一個人悄悄的，我寫第三部的紅纒的稿子。

載：中流

偉大的伴送

子岡

十·廿二送魯迅先生安葬

太陽在頭頂上閃，人的心陰着。

一片黑暗，人有點昏眩。

却沒有一些偷懶地，大眾的青年和孩子老早地在殯儀館門前佇候了，還夾雜了一些騰着年青的火焰的少年。大夥兒放下了工作，放下了書本，爲了和這位陌生或熟稔的老朋友底友誼——不，最大的是尊敬。

不願意匆匆地別離，人羣重又湧入靈堂，雖然有的是早兩天已致過敬禮，但年青人是那麼感情，對那玻璃面底下的安息了的面影不能忘記，多少隻腳在巡禮中要停歇，低下頭把淚水收住，忍不住的仍舊淌了下來。

時間哪裏容情啊！

人在指揮中走到草場上和門外，行列展長了，輓聯花圈在草地上躺着，迅速地找到了主人。歌聲在草地上揚起來，大夥兒自己交唱，有幾個嗓子在戰慄。

自行車隊、糾察隊、救護隊……還有捕房外加的馬隊也來「保護」了。隊伍向前面出發，這平日并不算大熱鬧的街道聚集了人，是的，他們有些茫然送喪的是那麼多青年，童子軍隊的腳踏車很快地駛過，這裏飄的不是紙錢，是一張魯迅先生的傳略，在隊伍前面領頭的不是什麼「迴避」「肅靜」的大牌子，而是白地黑字的輓聯。印刷品在向每個車輛每個行人分送。

『哀悼魯迅先生……他是我們民族靈魂，他是新時代的號聲……』用打回老家去的調子的哀悼歌不斷地在隊伍裏發出，有一截是歌詠隊。歌聲時常壓住了前面的哀樂。在前面的時常回望，一幅魯迅先生的白竹布上的畫像在閃動，那後面是柩車，緩緩地開着，喇叭聲嘟嘟地刺着送葬者的心靈。

太陽在深秋應該是溫暖，但今天有點感到燥熱，每人臉上是一層油，有的攙着淚，在心頭呢，只有陰冷和淒愁。『剩下的路要大夥兒繼續走，青年人聯合起來的巨臂將沖破一切艱苦……』望着前面的路，人記起了這是送魯迅先生去『安息』的，像將要失掉了什麼似地勾起戀念，『路』還遠着，要邁過多少阻撓與艱險……記起了魯迅先生的遺志，肩胛上覺得有個担子壓上來。大家不自覺地把手臂挽得更緊，失了父母的孩子不是會更親熱的嗎？

人們臂上的黑紗在奔跑中時常掉了下來，來不及撿拾；花圈上的花朵也在摩擠中擦落，女孩子們珍惜地拾了起來，它在人心頭永遠不會萎謝，由殯儀館到公墓去的一段長路也不會被忘懷，它們『永恆』在新的曙光來到以前，人們反抗鬥爭的精神也是『永恆』。

千百個脚印踏在馬路上，千百個嘆息在空氣中消逝，但在紆綏的哀悼歌聲中依然包藏了力量：責任的開始。糾察隊員忙碌地前後奔跑，陌生的人們在今天熟稔得像老朋友，聽着囑咐，詢問着辛苦，救護隊的熱水瓶在這時盡了不少力，人在喘息和手的顫抖中送下了一些水滴，像是甘露。

電影公司的汽車駛過，去拍蘇聯新聞片了，有人憶起最近在蘇聯影片中高爾基喪儀的新聞片，民衆的熱烈正和自己一樣，但在這兒，『中國的高爾基』並沒有受到當局什麼熱烈的慰唁和珍視，他只生長在民衆心頭，愛着青年們的永恆的愛情——這，够了！不是個在鬥爭中的黑暗時代麼？

在蘇聯中人們沒忘記魯迅先生的遺言，許多原來鑲在人心頭的『語錄』全寫了下來，這裏面有用「世界

「語」和「拉丁化」的言語寫的。

到虹橋路經過日本學校同文書院。許多學生在門口圍觀，有的穿了睡衣拖了木屐，宣傳隊員把印刷品也分給他們，對魯迅先生他們是熟悉的微笑着展讀。可不是，在中日青年中並沒有仇恨，大家是社會的幼芽，從沒有想到相互摧折結下了冤仇的，只是他們國內的帝國主義者，雖然他們之間也許有不少受了薰染，準備作未來的屠手，中國青年對於他們除了悲哀之外，還有說服引導的責任，年青的伙伴是向着一個目標走的啊！

在一些服裝怪異的天主教徒們的注視中，大隊走進了萬國公墓，門口上有『喪我導師』的橫幅。這裏雖沒有參天古木，但多少墓碑旁栽種着的樹木已挺然地伴着死者。太陽已消失殘留着的樹葉稀疏地蓋着雲天，枯黃的敗葉在人腳下起着碎響，老樹、輓聯和隊伍一起在撼搖，感情質的青年退不住悲涼，把下唇咬得緊緊地。

隊伍分站在紀念堂前，在這兒要開一個會，電影公司的「開末拉」和攝影記者一起在工作，天已薄暗。

主席蔡元培先生簡單地報告着說這是一個國際性質的紀念會，有歐美人參加，也有日本人參加，對於這些日本人人們用鼓掌致着歡迎。

×××先生在演講中提到魯迅先生沒有受到當局慰撫的遺憾，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民衆的葬禮。

『民衆的葬禮』高聲的迴響，這裏面有學生、工人、智識份子，以及十多歲的孩提。

孫夫人在熱烈歡迎中和羣衆見了面。

另一位大塊頭的聲音：『魯迅先生不只是寫寫文章而已，他的文章是替大多數人說話的文章，他一生中永沒有背叛了大多數而去向少數人屈服……』

大家不忘記韜奮先生，把他從人堆中擠上了紀念台。

『有人是不戰而屈，魯迅先生是戰而不……屈……』這單簡的話裏包藏了無限的力量。

從幾位救亡團體中人的把一面白緞黑絨的旗幟覆在棺上，上面是『民族魂』三個大字，這三個字將隨着魯迅先生下土，但他的後繼者將在大量羣衆中新生。

趕着一絲光亮，人們送魯迅先生安葬去，安息歌在墓道上吹拂，不怕黑暗地全部羣衆跟蹤在棺木後面，這時沒有了理智，真的就送他一個人下了土麼？多殘酷的人類！老樹在輕聲咳嗽，是歡迎牠新的來客？是諷笑人類的殘酷？是替人們哀愁？——

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一直在哭泣，淚水淌在地上，人的脚印擦去了它，這以後她應該在羣衆的紀念魯迅先生的工作中新生了，羣衆會安慰她鼓勵她，受她的指引。她手裏捧着『致魯迅夫子』的墓偈，——頭一句似乎是『哀愁籠罩了大地』，用血淚記了魯迅先生的努力和反抗的精神以及他的『嚴肅的工作』，他曾說自己像隻牛，吃的是草，吐的是牛奶和血滴。——

海嬰那天真的孩子抱在人家手腕裏，——啃着餅。他太幼小，對這情景有點茫然，但在將來，將是一個永恆的記憶。

『願你安息……安息在土地裏……』歌聲又起來，哀樂伴着，家屬、親友以及青年全低了身軀偷泣了，青年人的熱情沒法子趕回去，用帽沿、紗帕和手背在抹着淚水，比死了老祖父還要沉痛，這位老祖父在青年隊伍裏一直是年青的啊！放聲大哭的在每個角隅裏發見。

墳匠終於替魯迅先生掩上了水門汀的大蓋，施展着他們的手藝，他們也許知道自己受了多少詛咒，爲了他的毒手。不，青年們知道毒手不是他們，真的毒手已把魯迅先生壓了三十年——

摸着黑暗走出了墓道，多少人沒地方找車輛，又徒步從鄉野走了回來，沒有一點怨言。——堵在大家心頭的是空虛、愴涼，望望前面，是沒走完的遼遠的路，一個苦笑在青年人臉上劃過，把步子放大了。

走罷，跟着『老朋友』的指示。他，安息去了！

載：生活星期刊

悼魯迅先生

楊西濛

魯迅先生死了！

從報上看到這消息時，我哭了，我掉下了眼淚！

爲了一個與我從不曾見過面的人底死，沉痛悲傷而掉下眼淚，在我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爲了郭清底死，郭清這名字，在我們中國青年的記憶裏，大概還活着的。他是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爲了努力於救國運動，被北平官廳抓了去，活活的打死了的。當我從報上看到他在將斷氣的時候，呻吟着：『我是中國人，我要救中國。』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爲了中國的自由解放，我們的青年戰士，受了慘酷的待遇，流了他最後一點血！
我哭，是悲傷，是哀悼，是憤怒，也是決絕！

這一次，我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死耗，我又哭了，我的心又受了一次悲傷與憤怒的襲擊！

魯迅先生不是青年，但他是一個比我們青年更勇氣滿身精神抖擻更努力的戰士，爲了中國的自由解放，爲了中國大眾的自由解放，他與惡勢力奮鬥，始終不懈，他一生數十年的奮鬥生涯，堅苦卓絕，正如狂風駭浪中的一條船，他駕駛着這條船，狂風駭浪，不住地向他襲擊，但這勇敢的船夫，憑着堅定的意志，不疲倦的精神，再接再厲的努力，直向着阻礙，壓迫，鞭撻，毀滅駛去，明明知道橫在他前面的是一條風波險惡，艱苦萬分的路，但爲人類的自由平等，他決然地走上了這條路！不想回頭，在狹隘不自由的港灣裏躲避着風浪，喝苦茶。

就是這樣不避艱險爭自由光明的鬥爭精神，使我深深地敬仰着魯迅先生，也使我深深地愛着魯迅先生，他

把捉住了我的心，也把捉住了一切爭自由爭光明的中國青年和勞苦大眾的心！

他是向着光明追求的海燕，他是向着風暴搏鬥的山鷹！

現在，海燕是逝去了！山鷹是逝去了！但他那勇的姿態和精神，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中國的青年大眾，深深地種植在我們青年大眾的心裏！

在黑暗的海面上聚斂着烏雲，狂風發瘋地在世界上飛旋，兇惡頑劣的涅卜東趁着這發瘋的狂風掃蕩着世界，掀起了山嶽般的大浪，向破碎支離的海岸猛烈地襲擊着，一切都在飛旋，一切都在震蕩，一切都在狂鳴怒吼。雷光在黑暗中烏雲裏不斷地飛舞，雷鳴衝撞着海號風吼！

對着這風暴，我們青年，我們勞苦大眾，我們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一定會奮發着像魯迅先生一樣的鬥爭精神，踏上魯迅先生走過的艱險的路前進！

魯迅先生的遺體死後就移置在萬國寶鏡館，並規定了時間，任人瞻仰，我因職務上的關係，連這最後一面的機會也錯失了。舉殯的那日，我又爲職務絆住不能去參加，當時自動參加執拂送殯的青年學生和男女工人，人數達一萬餘人之多，羣衆在魯迅先生的墳前，向魯迅先生致最後敬禮的時候，舉着手鄭重宣言：『我們決定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與世界上一切惡勢力奮鬥，不妥協，不投降，以使妖魔滅跡，和平自由出現於人間！』

我沒有參加送殯，但在我心底，也作着這樣宣言，我也相信，全中國，全世界一切爭自由爭光明的青年大眾，在他們的心底都會作着這樣的宣言，並且，勇敢地堅毅地做去！

魯迅先生說過：「血債是要拿血來還的！」

是的，魯迅先生，血債是要拿血來還的。

看着吧，魯迅先生！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

(一)「海燕」是魯迅先生主編過的文藝刊物，「海燕」也是高爾基一篇散文。

(二)「涅卜」是海神，這裏是用來暗示着我們的友邦。

載：無錫人報

魯迅先生死後的敵人

小乎

周作人的態度真正令人奇怪

魯迅先生在隨筆「死」裏面說：「……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樣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先生沒有寬恕了活着的敵人，而活着的敵人也沒有寬容了死去的魯迅先生。除去在死去的翌日，一些「正牌」的報紙和平日與魯迅為敵的報紙，曾為正義所感動，說了一兩句公道話之外，以後又故態復萌，仍然用謔言和暗箭向這死去的爛強老頭子投射！

我想他們對於一個死去的老人這樣的費力量，怕是因為魯迅先生的精神，在青年的心靈中仍然活躍的緣故。為了正本清源便盡力的對他諷刺侮蔑，使他體無完膚，再向青年們說：「看看罷，你們所崇拜的魯迅，原來是這樣卑鄙人物！」

再有一種人是在魯迅的生前挨了罵，不泄氣，於是在死人的頭上逞英雄，來掩飾他的失敗。我們鄉裏流傳着一句笑話，一個人如戰不過另個人時，便宣誓說：「你不要這樣利害，等你死了之後，到你的墳上踩三腳。」當然了，就算踩十腳，死人也沒有反攻的力量了，於是可以舉起雙手表示勝利。

現在不少的小報上對於死魯迅先生的環攻，怕是由於這一種氣概！此外另一種便是借此發財，推廣銷路！無

論怎樣吧，反正是『公已無言』了！（引徐懋庸的話）

在這許多謠言中最有力量，而且也使我們最奇怪的，是魯迅先生同父同母的嫡親兄弟，周作人教授的談話。周作人是大學教授，是成名的文學家，是日本夫人的丈夫，是苦茶菴的主人，是……而且是魯迅先生的令弟，那麼他對於魯迅先生的「蓋棺論」似乎應當是定論了！但是，但是，但是！但看看他發表了一些什麼東西！

他對上海大免報的駐平記者說：「魯迅先生以前的思想，是偏於消極的，現在變為「虛無主義」者，癖性又多疑，別人的一舉一動都疑惑是罵他……」對於私人的性情方面，我們無須乎加以考據，因為先生已死去了，即便有這種癖性，也不致再疑惑我們罵他所應當注意的是周作人所論定的魯迅先生的思想。

第一我們看一看魯迅先生的早年思想，是不是消極的？就浙青年上發表的作品說，我們可以充分的看出魯迅先生是一個反封建的鬥士，像狂人日記，像阿Q正傳都可以看出一種反對現實醜惡社會的積極表現，不知周教授從什麼地方看得出魯迅早年的思想是消極的最最奇怪的，是我們的作人先生竟稱魯迅晚年的思想變為「虛無主義」！按普通的解釋，虛無主義是帝俄時代，一種想用暗殺手段，達到革命目的的主義，俄國沙皇和權貴之類便有不少犧牲在這類黨人的手裏，為什麼沒有聽到魯迅這一位虛無主義者，用過暗殺的手段？不知是那類的虛無主義！

為什麼周作人對於一位死去的親哥哥，還這樣侮辱呢？有些人說他兩個素來不對勁，而且傳言也非常之多，譬如說現在周作人教授所住的『苦茶庵』便是他們兄弟三個把紹興的祖產賣掉購置的，但是魯迅被擠跑了，周建人也被擠跑了，最後一個七八十歲的老母親也被擠跑了，這是家務，當然不關外人事。不過魯迅母親不住在苦茶菴裏而是另在外邊找了幾間小屋住到是真實的。又據說對於他們的母親生活還是由魯迅和建人遙遠的從上海寄錢維持，魯迅先生死後，周教授還曾拍過電詢問關於這位老母供給的方法，從瑣碎的文章裏，我們常可

以看透一位大人物的真象。

就周教授看來，魯迅不但是消極的虛無主義者，而且還是個重婚的罪犯，幸喜死掉，不然的話，周教授的『家嫂』提起法律訴訟，好不好就是五年的徒刑？但據我們聽說這位『家嫂』和魯迅在十幾年前便經過離異了，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周教授的意思是說他這位阿哥是不近人情而乖癩的人，『虛無主義』者好出風頭，好趨時髦，還犯了重婚罪……一位值不得惋惜的人，死了恰好，因此也就勞動不了教授老遠的來弔唁一下。

教授最氣憤的，或者是一般毛孩子，爲什麼對這位一無可取的老頭兒致其崇拜！

按普通情形說阿弟罵阿哥，本和外人毫無干係的，局外人似乎沒有插言之必要，但是現在一般青年是以魯迅先生爲導師，爲模範，如果魯迅先生果像周教授所說，而且也果然信了他的話，那麼青年們不是甘願作一個虛無主義者，就是也跟在教授的後面痛罵魯迅，請想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結果。

有人說周作人發表的談話也許是記者的筆誤，當然也可以說『也許是』，不過爲什麼迄無更正？

周教授從私人的好惡出發，也許想把爲魯迅先生精神所影響的青年拉到他精緻的苦茶蘘裏去，可惜，苦茶蘘容不開這許多人，而且在血的時代裏，青年們也沒有品苦茶的趣味了！

載：上海文化報

魯迅的孤僻

穆 梵

也算紀念之一

也許我這塊雜感會被登到新聞紙上，但是我却始終不能忘掉我願意挖苦新聞記者的偏見。

昨天看見有一個報上，有位聰明的記者在魯迅的死耗裏，寫下了這樣的話：「魯迅生性孤僻，從不願以居住地址示人，往來函件，皆由商務印書館周建人處轉。」

看了這，我又想起幾年前，一段新聞記者所沒敢記的「舊聞」：柔石帶了魯迅的私章被捕，官家大喜，以為獲得了魯迅，於是將其同時捕得者六人秘密的送他們回了老家，據說他們死的方法是「活埋」掉的。這事也許不假，因為死者中，就有一個是曾在本市高中教書的胡也頻，那麼魯迅的不以地址示人的事情，諸位該明白了吧？說來也實在不幸，魯迅不死在幾年前的「活埋」，而還一直「偷着」（不示人住址也）活到現在，爲了肺病核而送了終，以致使記者老爺不得不大費躊躇的在文字上下一番功夫。於是人們看了，會想到「他的地址不肯告訴別人的原因，原來是因為他生性孤僻啊！」可憐的魯迅，死後還被加上個罪名，而另一批人的罪名，就被輕輕開脫掉。

可是，這罪名下却把魯迅親口告訴我們的事實抹煞了，南腔北調集裏他曾寫過這樣的事：當上海正在子彈橫飛的時候（這子彈是飛向楊杏佛，宋慶齡諸人的身上，魯迅當然也是瞄準點之一）就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裏去問過魯迅的住址，這事如果給像這位記者那麼不孤僻的人遇到，也許就爽直的據實告訴他了。然而魯迅

竟沒有告訴，的確是太「孤僻」了！

柔石一夥的死，雖然警告了這老叛徒，但他却還是爲柔石作了許多傳記和紀念文章，楊杏佛雖然不知爲什麼忽然招了一顆子彈，但魯迅却還是時常遷徙住址像老鼠躲貓的偷生着，他不但是偷生，還要不息的反叛着，直到他嚙下最後的一口氣息。這就是魯迅的所以爲魯迅，也許是這算「孤僻」吧！

這「孤僻」兩字確是下得好，它不單抹煞了趙柔石，楊杏佛的血痕也遮住了魯迅叛逆了一輩子的態度，夫然後，大員們，要人們，名流們對他惋惜和哀悼才不致失掉筒子，不然，他罵了一輩子人，宣傳了一輩子異端邪說，明明是接受「盧布」的漢奸，煽動青年的學匪，那麼要人的躬又怎麼鞠得下呢？

紹興師爺的魯迅，活着以刀筆尖刻著名，恐怕他實在想不到在死後的幾天內，却會被聰明的記者先生給他畫上個「孤僻」的鬼臉吧！

載：山東日報

紀念魯迅先生

鮮予味

本月十九日，我躺在床上翻看一張當天出版的晚報，順着次序，看到第一版最末一角，發現了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當時心上似乎被甚麼壓着，緊了起來。

不久以前中國曾死了一個「經學大師」章太炎，據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比章太炎還早一點，俄國還死了一個文學工作者的導師——高爾基。對於這一個損失，世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發出哀悼的悲痛呼聲，在這「舉世哀痛」的悼言中，我心理也表示惋惜和真誠的尊敬。但在這惋惜和尊敬中，似乎缺少一點甚麼似的。這原因我 know 知道是由於我對於他的作品，太少接近機會。致於章太炎之死，恕我說句不恭的話，我就根本連這缺少一點甚麼似的惋惜都沒有。雖然我那時也正在蘇州，聽得人說他曾有過一段革命的光榮歷史。但是那已過去了，那時我年紀還小，不知道甚麼。而我知道的，是高蹲在太師椅上講「經」替復古運動張目的章太炎。

然而，對於魯迅先生的死，我心裏面却不能保持平靜。這損失對於我，似乎是有「切膚之痛」。而陰沉的壓迫，就始終環繞我的周圍，這原因我是他一個忠實的讀者。但我却並未想到要將自己的感想寫出來作為對他的紀念，因為不論是他生前的朋友，或是敵人，定會寫出很多紀念文字來的。雖然有的固然想藉所表示個人最沉痛的哀思，而捏造逸聞，隱私，想繫附死者，或是想對死者放最後一隻冷箭，表示自己的勝利，也是「勢所難免」。中國文人對死者造謠，似乎也成了「由來久矣」的慣技。

譬如，我在上海某小報上，就看見一個人在「平心而論魯迅先生有長處也有短處」的立場上，證魯迅先生「專門寫些尖酸刻薄的隨筆雜感，以諷刺自己所討厭的人」，不獨是「不怎樣可贊頌」，有失「一位大作家的

風度」而且也「不同於高爾基」等。在另外一家大報紙上，又看見有人說：「與他接近的人們，」魯迅一個需要休養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於是在一旁惋惜他「把許多力量浪費了」而給了「青年不少的不良影響。」

們若魯迅先生死而有知，對於這種謠言，或將作這樣的聲明：第一，他並未肉麻地自認爲「大作家」，所以無所謂有失。「一位大作家的風度。」第二，「專門寫一些尖酸刻薄的隨筆離感，」把許多力量浪費了，這或者是事實，但並不是被甚麼人「慫恿。」然而，不幸是他已不能再說話，所以對於這些施鬼蜮技倆的謠言者，不能給他們一當頭棒。

然而，魯迅先生真像他們所說：「專門寫一些尖酸刻薄的隨筆離感，以諷刺自己所討厭的人」嗎？我的意見是不以爲然的。第一，他所諷刺者，是「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年，青年，雅人，君子……頭上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見魯迅：華蓋集）「第二，而這些人，又「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見魯迅：華蓋集）這一類的人物，固然是他「自己所討厭的，」而同時對於社會及人類，也是含有很大的毒素，所以他老實不客氣，一層層地剝露出他們的血肉，宣傳他們的死刑。我以為魯迅先生不獨未將「力量浪費，」而且正是盡了一個戰士的責任。

魯迅先生在一篇雜感長城裏說過：「我總覺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成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纔不給長城添新磚呢？」然而，給長城添新磚的人正多着，所以他又告訴我們：「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怒，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撲滅他。」（均見華蓋集）所以魯迅先在這一生，就做着反抗和撲滅這給「長城」添新磚的人。我以為他這不獨未給青年以「不良影響，」而且正是盡了一個青年導師

的責任。

魯迅先生抱着那「敢怒，敢罵，敢打」的戰士態度，反抗和撲滅對社會，對人類含毒素的東西。他雖曾被正人君子譏爲官僚，（見陳源致志摩）被「老虎」譏爲「學匪」。然而，從他有作品和我們相見，一直到最後一息，並未稍稍改變那態度，和敵人妥協。在他最近的雜感「死」裏面，還這樣說：「對於我的仇怨，一個也不寬恕。」這種不妥協有韌性的反抗精神，不獨不是「不怎樣可贊頌」，而且正是現代青年所必要學習的，和獲取光明的大道。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魯迅先生在這黑暗的社會裏，他並未置自己於一個旁觀者的地位，而且正相反，他將文藝扭出「象牙之塔」，使她與社會結合，而展開了她歷史任務。他曾因此而遭受過躲在「爲藝術而藝術」的大旗下的成仿吾先生的板斧，也和「死抱住文學不放」的第三種人作過戰。他曾這樣說過：

「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作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有沒的」——南腔北調集。

這種將文學與現實社會改革運動相結合，而展開她的歷史任務，正是完成了中國文藝上一件偉大的建設功業。

然而，人家却說他沒有將力量「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面去」。這是事實還是誣陷，魯迅先生是不能再來辯白的了。但是，有他留給我們的作品，和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作證明者。

魯迅先生是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在我是有「切膚之痛」的。我原不願將自己對他的感想，說出來作爲紀念他的。然而，我終於說了這許多，現在我要結束了，但仍請讓我引一段高爾基的贊之歌，附在後面，作爲對魯迅先生的敬意：

即使你定死了……

但是在勇敢和堅毅的人們歌曲中，

你永遠是他們的靈魂。

是活的榜樣。

是傲慢的號召：

向着自由前進，向着光榮前進！

十月十四日

載：中國日報

從打吧兒狗到反×

張子齋

悼魯迅先生

一提到「魯迅」二字，我們就聯想到他打吧兒狗的精神。

在中國，自「五四」以至現在，打狗的人，也的確不少，但大都是才一打去，就又住手；甚至和它搖頭擺尾，一道兒去了。

魯迅先生就不然：他反對市儈們的「中庸之道」，反對妥協主義，主張凡是吧兒狗，都非打不可。即使「失足落水」也應該「又從而打之」，換句話說，要打得澈底。我們抄一點他自己的文章看看吧——

……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牠就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洒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着尾巴逃走了。但後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牠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牠在岸上或在水中。

……牠却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

後面這幾句，活畫出中國許多文人，學者，教授的臉譜來，這臉譜是每個中國人所最熟識的，却不經意，因而往往受騙，被咬，後來察覺，已經「悔無及矣」了！

所以，魯迅先生澈底的主張——

……應該先行打牠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牠自墮落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

這種主張，在中國，自然有人會認為過激，無人道，要搖頭反對的。那末，就來看一下面所舉的活例——

……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興」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牠們爬上來罷。於是牠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着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於鬼域的慈悲，使他們繁殖起來，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事實昭示我們：不但袁世凱事件，即以後，類似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青年們所花費的氣力和生命，也已經多到不能統計了。那怎麼辦呢？在當時，魯迅先生就堅決地，沉痛地寫着——

……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他所說的態度和方法，究竟是什麼呢？前面已經說過了：凡是咬人的狗，都在該打之列，即使落水，也應該「又從而打之」總之，要「不妥協，不中庸，打得澈底！」

這就是魯迅先生的一貫的精神：他後來的一切的言論和主張，都以這種精神為基礎，從那上面發展開去。我們從人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的人們，就先該敢談，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可咀咒的時代」（華蓋集四〇頁）的話看來，可以看到他打吧兒狗精神的發展的痕跡。這種痕跡，通過他的全部作品，而明顯地凸出。就是後來的反對「第三人種」，反對讀「莊子文選」，以至反對「世界文庫」的翻印「金瓶梅」

等書，都是從原有的那種精神出發的。

就因爲具有這種不妥協，不投降，十分澈底的精神，所以他的許多戰友，「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自撰集序言）而他却是執着匕首，在這廣漠的世界，獨來獨往，一貫的做着人類的戰士，不管別人的譏嘲和毒罵，壓制和誣陷。

然而，倘魯迅先生的這種精神，只局限於打國內的吧兒狗上，那也並不偉大——不，他這種精神，還用到更偉大的神聖事業上，有着更高的意義和價值的。

自「九·一八」以後，敵人的侵略，一天天加緊，中國民族的危機，也一天天深入，橫在我們面前，而追着解答的是怎樣生存的問題。和魯迅先生同時代的人如林語堂之流，抱着嬉皮笑臉的態度，對這問題，根本不理睬，胡適博士呢，却主張「以土事敵」，主張「等待五十年」，還有許多學者都是「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

只有魯迅先生却自始至終反對「拖欠血債」，反對羊一樣的死法，這就在他過去的文章裏，也可以看到！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續編八八頁）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異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貼，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前書三八頁）

這些雖是舊話，而且所談的是另一件事，但是，對於目前的救亡圖存問題上，還是給我們以很深的啓示的。現

在，四萬萬五千萬人，正是不應當做羊，而應當做野豬各自磨利牙齒，來對付「老獵人」；來以我們自己的血，討清這幾年來拖欠的血債了。

從原有的不妥協，不投降的澈底的精神出發，魯迅先生自「九·一八」以後在許多文章裏，強調了反×的情緒和意識，換句話說，發揮他打吧兒狗的精神，來抵抗我們民族的「老獵人」。近來，隨着救亡呼聲的高漲，他更其堅決提出——

隨着帝國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着萬眾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們這半殖民地的鎖枷（和救亡情報記者的談話）

又在另一篇文章裏寫着——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同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以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的民族革命鬥爭（病中答訪者問）

所以，魯迅先生不僅是國內的打吧兒狗的健將，還是抗×陣綫裏的最勇敢，最堅決的戰士。

從打吧兒狗到反×，包括了魯迅先生發展的論理底的全部過程，至少，也是他在我們地圖上所建築的山巒上的最奇突，最主要兩大山脈。

我們追悼他，就應當繼承着他的山脈，用我們的力量，來完成他留下的工作——特別是抗日救亡的工作。

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由 茨

我雖然只在兩次演講會上的匆匆的時間見過魯迅先生的面，而他給我的印象就那麼深刻，於今回想起來，他的談容，他的聲音，就宛如在我的眼前！

我覺得他是一位可親的老人，莊嚴而不傲慢，和藹而不輕佻。

是二十一年——瀋陽淪陷後第二年的初冬，他悄悄地從上海到北平來，就給那時的古城裏的青年的救國火焰加上了不少的油似的，烽煙更加熱烈起來。在他逗留在北平的幾天短短的時間，竟為青年的要求而不顧強暴的勢力的包圍而出席幾次演講會，我就是在這時見過他的面。

冬天，北國的冬天，是一個鬱悶的季節，一過了午，太陽格外無力，庭院越顯出肅殺，除了幾株枯萎的老樹幹豎立着，便什麼都不見，冷清清地，我正和戈對坐着嘆息，覺得非常之悶倦，恰巧烈便踏進了門，脫去他那頂破爛的毡帽，便說：

——戈，聽說魯老已經到北平，明天就要在師大演講。

啊！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消息，我們都興奮起來，活躍起來，我們很想去瞻仰這聞名已久的巨人的音容，一方面也很想去接受一點正確的理論。

——那我們明天就一齊去吧！

烈因為是住在西直門外，進城來是很不便，我們留他在寓裏過夜。

第二天的下午我們到師大去。師大的門口，已貼一張通告，說明魯迅先生演講的時間，題目，會場；在華商處怕

不熟路的人找不着來路，也用紙畫了一隻手並註明着字來指示。等我們到了大操場時，那裏已經擠滿了人了。這操場便是會場，聽講的人全都站着，也沒有講台，魯迅先生是站在一隻破舊的書棹上講話，四週的人都仰望着他。他的臉色很蒼白，除了兩撇濃黑的鬚以外，在鬢邊也長出幾根很粗硬的鬚，看去就是好幾個月不進理髮店。穿着一襲黑布面的山羊皮裘，一條狹窄的臘腸式灰尼西裝褲，和一雙膠底平等鞋。他的話講得緩，不響亮，有點沙，但是每一句的意思很清楚，聽的人是不會感到厭倦。

那次的講題我現在記不清楚，大概就是『幫閒文學』或『幫忙文學』……一類我只記得他引用產婦來比喻社會的改革。他說：有血，有污穢，也有嬰孩，見了血，污穢，而駭怕生孩子是傻婦女的見解。再進而談到偏重感情的文人們，只期望着快樂，一朝碰着社會地改革的過程中的困苦便詛咒，逃避……種種的錯誤。（以上只就記憶寫出，手頭沒有書可參攷，如有錯誤請讀者原諒。）

——魯老的臉色爲什麼這樣的蒼白，身子不是很壞，很危險嗎？

在聽完了演講的歸途中，烈這樣說。真的，他的不健康的身體是出於我們意料以外。

——啊！我從前看過他的一本書，他說要吃魚肝油來延長壽命，來罵他所要罵的人，原來就是爲了他自己這樣的身體。

戈說。親熱地顯出他的掛心和同情。

其後他又到中國大學去演講一次，會場是在中山紀念堂。在距離演講的時間還很久，而堂裏已擠滿了人，遲到的人只得站在門口，窗邊，所以有人提議演講會到外頭空地上開，而早佔了便宜坐在裏頭的人很不願意，便發生小小的吵鬧，直鬧到魯迅先生走上講台，才由他親口答應在裏面講一次，再到外頭來講一遍。

他的演講一完便從講台後面的小門溜出，但他被在那裏等候的青年圍住了，他從袋裏抽出一條紙煙吸着，

他行，青年們跟。那條煙還沒有吸到半截，被逼迫似的，被青年擁上石階上，他微微的笑着。又開始演講。

一陣鼓掌聲過了，他的演講完了，人們還是不肯散開，似乎在要求『再來一個』似的。

在北大還有一次演講，但趕到那裏時，空寂寂，大家便說：爲什麼魯迅先生不來呢？大家猜疑着，因爲照他預定的講題，這一場該是有的。

以後，就謠傳他在上平津車時被拘捕……當然這是謠傳。

而今想起，魯迅先生的儀容，聲音宛在眼前！我覺得：他是一位可親的老人，莊嚴而不傲慢，和藹而不輕佻！

一九三六，廿二。

載：香港大眾日報

魯迅先生的『生』與『死』

溪

『生』與『死』是人類生活過程中的起始點，任何人只要跨過了『生』的門牆總也脫不掉『死』的關頭。

同樣的是『生』，有的有意義的生，有的無意義的生；有的在艱困窮苦中生，有的在安樂富居中生，有的爲人類謀幸福而生，有的爲社會造罪惡而生！

同樣的是『死』，有的怕死，有的不怕死，有的樂意死，怕死的是富貴達官，享受榮華的人，因爲他們爲靡麗之生活所繫戀，總覺得活不够似的，因之，像秦始皇類的皇帝都有覓不死之藥的野心。不怕死的大半是奮勇戰士，愛國英雄之流，他們以國家民族爲重，以生死爲輕，所以他們臨陣殺敵，明知死生不定，但毫不現恐懼之神情。『希望死』的都是些前途無望心灰意懶的人，像久臥病榻，將要垂亡的病夫，過受刺激專抱悲觀的灰色人。不論是『怕死』也罷，『不怕死』也罷，可是人總免不了『死』。這正是一個不能破滅的社會法則。人從『初生』到『死亡』，只不過短短的幾十年，在這短短的幾十年當中，有的建樹起有益於人類的偉大的事業，有的只是空空的消磨了一生，這固然是由於人類所不同的才智所限，然而也由於個人的奮爭程度高低與否爲準。

魯迅先生，在生前無一日無一時不是在艱困中奮鬥，他嘗願過着艱窘的生活（本來他可以坐官享受榮華的）而於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上，用一只尖銳的筆，穿破了社會的黑幕，給大眾吐露了不平，給大眾尋得了一線光明。他的『生』是怎樣的有價值有意義？他的『死』又是人類的怎樣的一個損失？一個巨大的不幸？正在黑暗當

前光明尚未射來之前，能不叫我們哭泣嗎？正所謂在民族解放的行列中，我們失掉了偉大的導師，未來的新中國，

更不能借你的筆傳佈給全人類，他爲全人類求解放。而絞盡了血汗，費盡了神思，終於埋沒了生命。這我們應該怎樣的對他致敬？應該怎樣的繼續起他的偉業，向着他指示給我們的道路更努力的走上去。

生活在人家腳下的無恥之徒以國家民族爲代價，以無辜的人類的生命爲犧牲品而換得人家的一點餘茶剩飯，於是便苟且偷安，這種人縱然是生存着，只是人類的不幸，社會的蠹蟲，那如死了的好呢？還有仗勢有錢，而終日享樂玩耍，只可作社會的消費者，而不能給人類一點些許的供獻，這種人縱是死了又有什麼缺少呢？

同樣的『生』與『死』，有的大吹大擂，驚動了天地，鬧翻了世界，有的無聲無息，『埋掉拉倒』，然而大吹大擂的也不見得就真是多末了不起的人物，『埋掉拉倒』的却倒是給全人類建樹過偉大的事業的人。不過，這也不足怪，時代在限制着我們，有許多事情不能順序的行使，然而假使反過來呢？……那末，魯迅先生，你且安息，安息，安息在黃土中吧！我們要永遠，永遠，永遠的紀念着你！

魯迅在廈門的鱗爪

陳夢韶

我們的大文豪魯迅先生，已溘然長逝，和這世界作永遠的訣別了。

他的死耗傳到廈門，正在我奔走法庭，忙於草狀時際。我對於他的死，感到萬分淒涼，然而一直至今，還沒得抽空寫點「哀悼」「紀念」文字，去哭弔他！

我和魯迅相識，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天，他到廈門大學來講「中國小說史」，我那時雖已出了廈大校門，可是還時常跑去聽他講書；尤其在每日下午，當太陽銜山，秋蟬噪樹時候，廈大集美樓上，魯迅先生住的一間寬曠寢室，常有我的蹤影。

記得誰在談話中，把我編的一本「絳洞花主」劇本，當他面前說出來了。他說須得一看。我把稿本送去，照例客氣了一下。他鼓勵似的說：「寫文章的人，只求自己能够努力地，忠實地，把要寫的話寫出來，便算盡了我們的天職了，人家看不看，喝采不喝采，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他欣然為「絳洞花主」作序文，我也決心為他的「阿Q正傳」編劇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他離開了廈門，一九二八年八月「阿Q劇本」編好。是年送華通書局去出版，他看了沒有，我不知道；是否因編不好使他為他的大作叫屈，我也不知道。

這位文豪——魯迅先生——自未會面以至會過了面，前後給我兩個啞謎，第一個啞謎是他的姓名，以前我只知道他姓魯名迅，直到一九二六年秋天，在廈大通告牌上，才發現他是姓周名樹人。第二個啞謎是他的年齡。我曾問過他的實庚，他分明告訴我五十九歲。這回他死，我滿以為他是個年近古稀的老翁了，誰知翻遍報紙，查盡雜

誌都報道：「他才五十六歲！」

我不相信我會聽錯，也決不相信魯迅先生會樂於撒謊。我相信，他那蓬蓬鬆鬆半年才翦一次棘毬似的頭髮，和他那副枯瘦長滿髭鬚的面容，使他躊躇：假使他告訴人們自己是四十六歲，會致招引人們疑惑他故意將自己年齡說減十歲的。

他的性情非常爽快，又非常乖僻，在臨行幾天，廈大同學開送別會。一位同學致歡送詞，把「夫子溫良恭儉讓」一句子貢稱讚老師孔子的話，搬來褒揚這位文豪，他的答詞是：「我不敢當，說不定我明兒會變成一個小偷，或一個土匪的。」臨走前夕，我不免俗，帶點「雞絲麵」去送行。他推讓了半日，終不肯接受，我惱了，說：「這東西太粗俗吧！」他于是笑着說：「既是這麼誠意，我便收下了。」

他如今死了，在這世界上，我們再找不着他，然而他的音容，將永遠地，永遠地，銘刻在人們的記憶裏！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雙十中學。

載：國南文藝協會會報

爲「悼魯迅先生」——

何林

對大公報「短評」記者及其儕輩的憤言

「魯迅先生於昨晨五時二十分在滬逝世了。我們深信凡是同情魯迅先生的人，聽了這個消息，必要低頭哀悼；不同情魯迅先生的人，也必要爲中國文壇損失而感到惋惜。」

——十月二十日世界日報社評

按世故，「不同情魯迅先生的人，」「惋惜」是照例要來一下子的，但那不過是遮眼的「欲抑先揚」的手法，目的倒是在死人身上再狠狠地咬他幾口，恨他死得太晚的！不信有華北的堂堂大報的堂堂「短評」在這裏：

「……他那刻薄尖酸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的不良影響。」

——十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短評」悼魯迅先生

「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什麼「時代」呢？按語氣當然是「尖酸刻薄」的「時代」；所謂「不良影響」也就是「尖酸刻薄」的「影響」了！——這就是「不同情魯迅先生的人，」也必要爲中國文壇損失而感到惋惜的「惋惜」！我要請大公報「短評」記者詳細的指出來這「不良影響」的具體內容，讓讀者看看，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的「不良」！

不過這「尖酸刻薄」的污穢，也不是大公報記者的新發明，十年前的陳源（西滢）教授，就已把「紹興師

爺」，「刀筆吏」的名號加在魯迅的頭上，冀圖取消他的「雜感」文的反封建，反買辦，學者的文化戰鬥的意義和價值，以掩飾在他那「銳利深刻」的筆下所剝露出的教授學者「蒼蠅蚊子」的原形了！

我想：「深刻銳利」是應該來代替「尖酸刻薄」的！

魯迅的一支「深刻銳利」的筆，透入了教授，學者的骨髓和「蒼蠅蚊子」的靈魂；並且觸着了他們的瘡疤，因而使他們感覺不快！這就是「紹興師爺」「刀筆吏」「尖酸刻薄」的來由！然而現在倘是站在中國吸血鬼的代言人的立場，「尖酸刻薄」是一定不足解恨，他這次假使不是因肺結核而死，應該「食肉寢皮」或者「露屍」的吧？何必還假慈悲的說什麼「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呢？魯迅先生死而有靈，也決不接受你們的「悼惜」！

十月二十日閱報後痛憤之餘。

附註：本文開始雖引用世界日報一小節社評，但牠和大公報的態度完全兩樣——作者

載：北平新報

魯迅先生與時代

恂公

在動筆寫本文之前，先得向讀者們請罪，因為我在追悼文學大師魯迅先生（二十二日本報）那篇文字內，把著名的『三一八』執政府門前，槍殺學生的慘案，寫作了『六三』，這真是太粗心了，我自己寫錯以後，却直到報紙印出了，這才覺察，所以趕緊在這裏自己檢舉一下，省得別人挑眼。連帶，還有一點小錯誤，一塊兒更正了吧！那便是魯迅先生做的是「教育部僉事」，不是「參事」，這兩點，和文字的立意和修辭，都不生關係，然而也可見我寫時的匆促，連複看一遍的時間都沒有，日報上的文字，大抵如是，讀者們想必能加以原諒。

想起魯迅先生，就不能不想起『三一八』的慘案，因為其時北平城內，顯然壁壘森嚴地分着兩種陣線，那便是國民黨和非國民黨了。那時的情形，恰恰和現在相反，國民黨是在野，而非國民黨反是在朝。段祺瑞執政，代行中華民國元首，章士釗以一身兼着司法、教育、兩部的總長；這幾天報上登載着說：宋哲元推他和齊燮元一同做冀察政委會常務委員的賈德耀，那時節正是以國務總理而兼陸軍總長，這三人當日握着政柄，和國民黨正是立於敵對的地位。我們再看一看那時國民黨方面，是那幾個人物？却原來便是現任中央常務監察委員的吳稚暉和李石曾，為當初北平方面民衆運動的原策動人，而我們的魯迅先生，也和朱家驊、蔣夢麟、陳友仁等，同為當時國民黨陣線的忠鬥士。我們更記得魯迅先生和他其時所辦的《語絲》半月刊，是如何地在鼓吹國民革命，是如何地在預言北伐成功？然而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後，段祺瑞、章士釗、賈德耀等三人，在國民政府之下，依然不失其為要人，魯迅先生却反淒涼、寂寞！一九二八年，語絲且奉浙江省黨部通令嚴行禁止；我們更是忘不了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不多幾時，段章賈因為吳稚暉、李石曾是暴徒首領的緣故，擬議着要下令通緝，唉！這個世界，壓根兒就沒有

是非可言。

這些舊賬，要是陳年古套，兜底倒出來算上一算，包管和魯迅先生一樣要惹人厭惡，所以不算也罷，還是帶轉筆鋒，回到本題來說魯迅先生本身的事情吧，且說自從一九二六年慘案發生，魯迅的「僉事」是早就被「老虎總長」免職的了。後來北伐軍攻下了武漢，在北平城裏，非但各語絲等刊物出版失却自由，倘若黨人們再居住下去，生命要發生危險了。於是魯迅先生便逃出北平，（李大釗邵飄萍，都因為不走，才送掉了性命。）他離開了北平，準備往那裏去呢？事有湊巧，有個北大的和女師大的同事林語堂，（便是現在辦宇宙風的林語堂，在當初是用玉堂兩字的時候多，）被陳嘉庚辦的廈門大學聘去當什麼主任，林玉堂因為是福建人，覺得在廈大教書，是為桑梓服務，格外高興一點，連帶地便向校長林文慶，推荐了魯迅。又值廈門大學新聞風潮，大部分的學生，分裂出來到上海成立了一所大夏大學，弄得廈大門衰祚薄，魯迅和林玉堂，都是北大的名教授，林文慶覺得可以利用一下來做偶像，便一方面下聘書把魯迅聘定，一方面將空氣散放出去，說魯迅要來了，果然有許多學生們慕名轉學廈大，這些權且不在話下，單表魯迅先生，因此淵源，所以離平南下，便在廈門暫住。

就林語堂前後的歷史，可以證明一個人年齡想要跟着時代一同向前跑，那簡直不是一件易事！在這一點上，顯出了魯迅的偉大來。語絲全盛時代，林語堂扯起了革命的旗幟，他反封建的戰績，和魯迅是不相上下的，因當初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一向和國民黨對立的有個研究系，語絲倘若算是國民黨的刊物，那麼研究系方面也辦着有個現代評論。國民黨對於官僚軍閥傳統上就抱着絕對不合作的态度，而研究系却自始至終，主張妥協的，所以章士釗捐出了整頓學風的大招牌，現代評論的陳西滢，也擂鼓吶喊，主張學風應當整頓，這一下，正對了章士釗的口胃，所以在他自己辦的甲寅週刊上，說白話文都是狗屁，惟有陳西滢的白話文又當別論。他們那樣互相標榜，却惱了專打抱不平的魯迅，便發起所謂打狗運動，把章陳攻擊得體無完膚，而林語堂正是那時打狗運動的急先鋒，幫

助着魯迅張目的文字，後來收集在他個人的雜文集叫做剪拂集的裏面。

載：世界晨報

信

李野

悼魯迅先生。

『你要「信」信就得救。』這還是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一個牧師向我這樣宣傳。因爲在那時候，我很想信仰一點什麼神或上帝之類，作爲我精神上的寄託。

我試想信上帝或耶穌，也曾經用牧師所教給的方法『要』信，雖然並不是爲了信得救，但有了信仰，一顆飄浮的心不是有所寄託麼？

可惜我終沒有『信』，因爲越想『信』，越不『信』。無論如何我不能信五餅二魚給多少萬人吃過之後，反多了出來，還裝滿了幾籃子；我也無論如何不相信真有天堂和地獄這一類的傳說。終於我否定了上帝，我認爲耶穌只是人，而不是神。

後來，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志士。有的非常英勇，有的頗爲壯烈，還有的有高深的學識與才能。一些人便附了上去，作搖旗吶喊的工作。因爲我的思想沒有寄託，我又想選這麼一個作爲我信的對象。於是，我開始研究他們，研究他們的思想，學說，行動。我想挑準一個後便跟上去，也搖旗吶喊的『革命』。

在我研究的時候，有些人已現了原形。我所研究的人再沒有志士，再沒有英雄。滿眼裏只看到了龜，驢，爬蟲之類，甚至有的生豎着兩個耳朵，像一隻兔子。

兩次失敗之後，我再不想『信』什麼人，也不再想找一個信仰的對象，跟在他屁股後面，因爲我害怕他變成兔子之後，我也要變得兩隻耳朵尖尖的。

於是孤獨非常的孤獨，但幸喜有無數孤獨的人在相互伴隨着。

後來我多讀了幾本魯迅先生的著作。在開始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是領袖，也不是英雄，而只是一個『倔強的老頭子』。因此也沒有想跟在他的後面作一名嘍囉。

但終於對他發生了興趣。因為他勇敢的獨往獨來，

他沒有想招集一羣嘍囉，在文壇或者政壇上佔那麼一部分地盤，雖然有一部分人借着他的力量成名之後，爲了金錢和地位又和他對立起來，偷空刺他一槍。他也曾經被人環攻，在千萬枝投槍前面他沒有半點示弱，仍然是獨往獨來毫不退縮。直到死的前夕他不是還在友與敵的諷刺下生活麼！

我開始喜歡，而且敬佩這樣一個倔強的老頭子。因為他能爲相信的真理而奮鬥不屈。但他從沒有表示半點屈服。

我沒有見過他，也沒有同他通過信，雖然有幾次想寫一封信給他，也終於因爲忙沒有寫成。但是現在他死了！雖然沒有半點的關聯但他的死在我的心靈中還佔着大部分的地位。我懷疑對於他的死，爲什麼這樣感動呢？終於我明白我是真實的信仰他，欽佩他，欽佩他是一個爲真理而奮鬥的戰士。從各地傳來追悼的消息，和各種刊物紀念的文章看來，並不是我一個人這樣信他。有無數的青年把他當作一位最勇敢的戰友。

魯迅先生並不孤獨，有千萬的青年在伴着他。

魯迅先生也沒有死，有千萬青年的戰友繼續他未完的工作。

十月的殯儀

魏護

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是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魯迅先生殯儀的那天。

下午一時，我和幾個同伴到膠州路去，參加這偉大的殯儀。剛到赫德路，我已看到一小隊一小隊的行列。也用不到問，上萬國殯儀館去是怎樣的走，只要隨着了前面的行列。

雖然有那麼多的人在走着，然而一些不嘈雜，每個人都是默默的，在關念着這全世界人類最大的損失。

到膠州路口，這裏的空氣顯然的異樣着。白種巡捕騎了高大的馬在巡遊，我們同種的都站立兩旁，注視着每個灣入這路的人，好像每個人都帶有危險性似的，不肯放鬆。

『好多啊！』將近殯儀館時，我們遠遠看到聚着許多人，學生，婦女，工人，店員，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吹！打回老家去！』

我的同伴聽到了前面送來的悲壯的歌聲，興奮的喊起來。然而再走前些，却聽到了：

他——反抗帝國主義！

他——反抗黑暗勢力！

這才使我知道在唱哀悼歌。

萬國殯儀館前，早已給羣衆擠滿了，雖然擠到幾乎喘不過氣來，但是羣衆很耐心的站立着，跟着歌詠，揮舞學習唱哀悼歌。

他是我們民族靈魂，

他是新時代的號聲！

喚起大眾來爭生存！

這樣一句一句的學習着。這一批會了，再換那一批，直到喪儀出發。

魯迅先生殯儀的大旗，由二個前進的青年作家擡出了。糾察立刻發出整隊的命令。不到幾分鐘，六千多個殯殮的，五個人一排，手挽手的，列成了牢不可破長蛇般的隊伍，在悲壯的哀悼歌中出發。

經過膠州路，極司非而路，地豐路，折入大西路，沿路散發「魯迅先生事略」，「紀念魯迅先生要繼續魯迅先生救亡主張」，「哀悼歌」，「輓歌」，及全國學生會「哭魯迅先生」等傳單。並高喊口號：「繼續魯迅先生遺志，打倒帝國主義。」

這時候正是學生，店員，工人放學，散工或落班的時候。在一般的民衆愛國之下，我們得到了廣大的同情。熱情成千成百的羣衆都加入送殯的隊伍中。將近虹橋路時，靈車後面，半路上的羣衆已超過先前在膠州路出發時一倍以上，隊伍足足有二里多長！

隊伍繼續前進，幾萬張的嘴，唱出了悲壯的救亡歌曲：

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

他殺死我們同胞！他強佔我們土地！

東北同胞快起來！華北同胞快起來！

我們不願做亡國奴隸！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前進！前進！……

在悲壯的歌聲中，大隊的警察，包探，又來保護（？）我們了，然而羣衆並不因此停止，還是高喊着：

「繼續魯迅先生遺志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漢奸！」

「打死賣國賊！」

載：無錫錫報

悼魯迅先生

杲沅

剛剛熄滅了兩顆星，

在這動亂的黑夜裏，

每一個掙扎着的創痛的心中

還留着千古難泯的哀戚——

弱小民族的戰士啊！現在你

竟又隨着巴比塞，

高爾基

停止了最後的鬥爭的脈息了。

巴比塞死了——

法蘭西正燃着光明的火炬；

高爾基死了——

露西亞早看不見沙皇的暴跡。

然而你啊，魯迅，

我們唯一的希望的星，

當你熄滅了你的亮光的時侯，

我們的面前正撲來侵略者的血手。

我們沒有了東北和長城，

我們沒有了自由，

在自己的國土上：

我們也不能够掙扎，反抗。

暴虐教訓了我們：

我們有殘酷的敵人，

也有殘酷的沙皇。

『一二·九』、『一二·一六』、『二·九』……和五週年的『九·一八』

光榮的血花開在恥辱的刺刀尖上。

我們比不上『帝俄時代』

那時祇有尼古拉的暴蹟；

我們比不上安南和印度，

那裏祇有帝國主義者的鐵蹄；

但是我們不願意做奴隸：

痛苦驅策着我們，

飢餓催促着我們，

自由引誘着我們，

雖然頸上壓着兩重枷鎖，

我們展開了這偉大的鬥爭。

然而啊，當我們的面前撲來了侵略者的血手，

正是你想滅了你的亮光的時侯。

我們唯一的希望之星啊，魯迅，

這一羣就此失掉了你的光明的導引。

你會不能閉上遺憾的眼，

不能安安靜靜的長眠。

但是，放下這一切吧！

病菌噬壞了你的身軀，

時代磨盡了你的生命；

可是，偉大的戰士啊，魯迅，

你雖然收斂了你的眼瞳的微光，

遺留下來的『路標』却象徵着你永恆的壽命。

閉上你遺憾的眼睛吧！

安安靜靜的長眠吧！

沿着你遺留下來的『路標』

總有一天，在地球上——

用血花換到我們所黎明！

一九三六，十九晚見死耗後作。

載：上海大晚報

關於魯迅先生

傅彥長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裏告訴了我們：「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本來在日本學習醫道的先生，爲了這「麻木的神情」，心裏「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先生「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以「改變他們的精神」了。這態度以後一直如此。在故事新編裏，豫治水之類的創作，所寫的還是這「麻木的神情」。不過先生所想「改變」的「他們」是「學者」與「大員」了。新編的夏禹治水故事是向「學者」說明了「愚人的肚子却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的。至於大員們所看見的只是「水鄉沿途的風景」等等，他們對於「下民」所顯出的「神情」自然是「麻木」的，於是那「採集了來的民食」，在他們的目光之下便：「有的咬一口松皮餅，極口歎賞牠的清香，說自己明天就要掛冠歸隱，去享這樣的清福」了。一位調查災情的大員對夏禹說：「稟大人，倒還像個樣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產不少；飲料呢，那可豐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實，他們是過慣了的。稟大人，他們都是以善於吃苦，馳名世界的人們。」請看，這所謂具有優秀頭腦的大員，竟「顯出麻木的神情。」又在采薇故事裏有一位詩人以爲伯夷叔齊「兩個傢伙是談不來詩歌的。第一，是窮，謀生之不暇，怎麼做得出好詩第二，是「有所爲」，失了詩的「敦厚」；第三，是有議論，失了詩的「溫柔。」尤其可議的是他們的品格，通體都是矛盾。」這詩人在「神情」上的「麻木」是和去看伯夷叔齊的「小姐太太」以爲「上了一個大當」並「不好

看」的一樣。

關於先生的警句，據生活星期刊第二十一號所集的，有云：「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文學上的戰爭……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爲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够閒舒地在旁邊觀戰。」其實「舊派的人」還不止「閒舒地在旁邊觀戰」，尤其甚者竟會「顯出麻木的神情」呢！爲了這一層，「有所爲」文的章是不得不寫而且是不得以筆戰出之的了。先生雖未成爲診治肉身上各病的名醫，但在「提倡文藝運動」以「改變」在「精神」上是「麻木」的人們而譯作不已這一點上，真是中華民族裏最偉大的鬥士了。偉大的鬥士是時時在接觸現實的，所以先生所寫的文章，尤其是關於筆戰的一部份，沒有一字一句是浪費了的！

我的建議

澍君

——如何紀念魯迅

和高爾基一樣，魯迅的一生，是堅毅，是戰鬥。

他的死，是完成爲真理而戰而死。

如果死是毀滅，人間不復有偉大的存在；出現在地球六分之一的現實的天國，和全世界地火在層壓下燎原似的迸裂運行，也都要算是虛幻的奇蹟。

死，只能在魔鬼們血笑的齒縫間存在。

死，却已在天文數字的被損害的人羣中復生。他們不遲疑他踏着先驅者的血路，向着歷史必然命定的指標前進，前進！

因之，一個先驅者的死，就情感上說來，自是萬分悲痛，自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巨大損失。然而，理智地說來，他的死，却給我們千萬分悲痛中課給我們一個更嚴厲更重大的警告，爭取「自由民國」早期的勝利，反抗侵略者，壓迫者羣魔們的戰鬥，更應把我們每一滴血，每一個新生的細胞，絕無猶豫，無稍鬆懈地要耗在肉搏的混戰中，向前奮進，準備犧牲！

「忘了我，管自己的生活」這是多麼沉痛感人而嚴肅的遺言。

魯迅的堅毅的戰鬥精神，是仍然在我們尖銳的戰鬥中存在着，永遠地。然而，他是死了！留給了我們一些甚麼

呢？是堅毅，是戰鬥！

因之，我們要紀念這位永生在我們中間的導師，目前最急切的，我們要：

一、清算文壇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結束兩個口號的論爭，推進，強化救亡運動中文藝戰野的統一聯合陣線。

二、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

三、擴大地爭取言論，出版，救亡圖存的絕對自由。

四、響應國際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和平運動。

五、批判地接受世界文化遺產，介紹世界新興文化。

六、寫作新時代兒童讀物。

七、努力推進版畫習作，介紹世界先進版畫作品。

同時，爲了表示我們對於導師的死亡的沉痛的哀弔，我們也應：

一、搜集，整理遺著，出版魯迅全集。

二、編著魯迅傳記。

三、舉辦魯迅文學獎金。

四、資助死者孤寡。

五、把他的著作，翻成各國語言，介紹各國，（尤應用「新文字」，「世界語」翻譯）

六、成立魯迅紀念館。

七、規定十月十九日爲魯迅日。

八、募捐建立魯迅銅像。

九、改浙省紹興縣爲魯迅縣。

魯迅畢生的遺憾，是沒有如高爾基一樣能親眼地看到他堅毅的戰鬥所企求的新社會的出現，因為這，他的死，更加重了每一個進步的中國青年後死者的重担，同時也更使我們哀痛他的死去的損失的重大了。

一九三六，十二五。

載：北平新報

出殯的行列

衡

前天去看了一次魯迅的遺容。在無數花圈中，他靜悄悄地趨着，沒有笑容，也沒有愁容，還是一副嚴肅的臉孔。不過比在內山書店裏談話的時候瘦白得多了。

昨天我去參加送殯禮，送殯的人大概有七八千，包括作家，學生，工人，商人，以及沒有職業的人。這行列是偉大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偉大。這送殯隊本來預備走靜安寺路卡德路等，可是因為人家不允許我們走，所以走的都是非常冷僻的道路。

一路上老是唱着哀悼魯迅的歌，終於不耐煩了，於是「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都從羣衆的口裏發出來了。

到達「萬國公墓」已經五點鐘了。在那邊有好些人演說，宋慶齡，蔡元培，內山完造（內山書店的主人）沈鈞儒的演說裏：

『像魯迅先生那樣的人，應該有一個「國葬」。無論在那一個國家都應該這樣，譬如在蘇聯，高爾基死的時候，是由史太林親自抬棺。而今天在這許多人裏面，就沒有一個代表政府的人，中國的政府到那裏去了？』（羣衆憤然的鼓掌）

章乃器說：

『魯迅先生的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會寫幾句文章，而是因為他爲世界上最大多數的被壓迫個人而說話。（中略）現在有許多人，他們在某一個時代的確替大多數人說話而得「民心」，可是過了一個時候，他們又

把廉價買來的「民心」用較高的價值出賣了。（中略）我們紀念魯迅先生，要來提倡一個「魯迅先生運動」就是：（一）要使每一個人都能够到死不屈伏；（二）每人每天有一小時的爲民族解放的工作；（三）使許多沒有參加過聯合戰線的人都能够加進聯合戰線去。」（章先生的一付輓對是：「一生從未屈伏到死還要鬥爭。」）

「八月的鄉村」作者田軍說：

「魯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敵人迫死的——是他的敵人要他死。他現在已經死了，難道他的敵人就勝利了嗎？」

「沒有勝利！他的敵人絕對沒有勝利！」羣衆立刻回答，多有力的呼聲！

因爲天已經黑了，不能再有人演說。末了，鄒韜奮含着淚說了幾句。

在我身旁有四位電影明星：鄭君里、袁牧之、趙丹、唐納，還有好些工人。鄭君里被感動得要哭了，紅着眼望望趙丹，趙丹也是拿手帕揩揩眼。我真不知道怎樣形容我當時的情緒。我咬緊着嘴唇用我的指甲重重地壓在左手指上，我要努力使我的眼淚不湧出來，可是我的眼眶終於濕了。竟有人哭出聲來的。

在黑暗中走出了萬國公墓，每個人的心裏有異樣的感覺，每一個人的臉上有異樣的表情。

載：燕大週刊叢書之一

建塔者的死

子修

紀念病歿上海的魯迅先生

這座矗立的巨塔，

將修得高與雲齊，

只要歷史一天存續，

牠的工程啊，一天不會停止！

牠的深處，沒有圓寂的高僧，

牠啊，牠是我國文化的堆積；

說起建塔的人們，更是可驚，

那是啊——我們國民的全體。

人們雖然都在盡力，

但是你的成績，却出人頭地，

你的魄力，你的才識，

與世浮沉的，真是望塵莫及！

你的心，你的身，

已經獻給了這座巨塔，

留下的手澤啊，

將永與日月同其光輝！

我的導師啊，

你建塔的巨手，

事未竟，願未償，

你怎好遽而瞑目？

但是，被救過的『孩子』已有萬千，

被喚醒的弟兄，已是無數，

他們將整齊步伐，

走上你開闢的大路！

一九三六，三一，作於渤海之濱。

第四輯：

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

治喪委員會（一）

巴黎僑胞的追悼

君毅（三）

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

陳紹禹（六）

研究和學習魯迅

茅盾（一〇）

關於研究魯迅先生的幾個基本認識的商榷

歐陽凡海（一四）

學習魯迅先生

茅盾（二八）

反對對於魯迅的侮辱

蕭三（二九）

紀念蘇聯的朋友中國作家魯迅

蕭愛梅（三三）

導師的喪失

雪葦（三五）

魯迅——蘇聯的一個好朋友

黃峯（四五）

深淵下的哭聲

金三（四八）

生命中的第一聲雷

曹靖華（五二）

最後的一天

景宋（五七）

片斷的回憶

景宋(六二)

我怕

景宋(六六)

悲痛的告別

胡風(六九)

十月十五日

田軍(七四)

海外的悲悼

蕭紅(七七)

關於哀悼魯迅先生

紺弩(七九)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周文(八二)

沉痛的哀思

新波(九〇)

寫在永恆的紀念中

曹白(九二)

追悼魯迅先生

周華(一〇六)

編後附記

編輯組

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

我們偉大的文豪，中國新文化運動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逝世了，先生平日思想，論著，曾給我們很多的寶貴教訓，在這民族危機已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先生逝世使我們救亡文化運動失掉了偉大的導師，和一個堅強的戰鬥員，真是無限的悲痛和損失，現在把先生生前一部份的救亡主張擇要的印出來，希望每個担任救亡任務的同胞們，繼續先生的遺志奮鬥！

一 對學生救亡運動的意見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舞着萬眾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們這半殖民地的枷鎖了！學生特別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感覺最敏銳的前哨戰，因此他們所自發的救亡運動，不難影響到全國，甚至影響到目前正徘徊於黑暗和光明交叉點的全世界，再從這次各處學生運動所表顯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們已經能够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譬如組織的嚴密，遵守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用，也能够冰天雪地中，自己動手鋪起被漢奸拆掉的鐵軌，自動駕駛火車前進，這一切，都證明這次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缺憾和錯誤，自然還是有的，希望他們在今後血的鬥爭過程中，艱苦的克服下去，同時，保障過去的勝利，也祇有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在鬥爭的進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

力量，學習一切有效的戰術。

二 對於聯合戰線的意見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線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够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錄自幾個重要問題一文）

三 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錄自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叩印

巴黎僑胞同聲：

追悼偉大民族作家

——抗聯會召集魯迅先生追悼大會——

本埠訊，本月初巴黎各界華僑應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之提議，共同發起組織追悼魯迅先生大會，於本月十五日在巴黎大學門前左手二號國際中心大廳舉行追悼。到者有各華僑團體代表及我國旅巴各方聞人，會場內滿掛各機關及各個人所送之輓聯，並陳列花圈多起。開會時：

由吳康教授主席，靜默致哀後，吳教授即首先演講，略謂紀念魯迅先生有二意義：我人以海外華僑抗日救國集團舉行追悼，而魯迅先生一生在文學生活上的奮鬥，都是要改革社會復興民族，這是第一意義。先生的作品精神表現於民族解放鬥爭，表現於反國帝主義侵略鬥爭，這是第二意義。先生的文藝思想有四點可以特別提說，第一就是求自由的精神，譬如他在野草的第二篇「影的告別」裏面說，「凡他所不樂意的地方不管是天堂地獄或將來的黃金的世界裏，都不願意去。」這就是表明他生命中要求的是極端的自由。其次是求進步的精神，不滿意於現狀而力求改革變更。魯迅文藝思想的結晶似乎全朝着這方面走。他的名著「吶喊」表示始終大聲疾呼而奮鬥，「彷徨」則表示永遠不安於現狀而彷徨。說到魯迅先生的文章，正與其弟作人先生相反。作人文章有含蓄清波而常流於瑣碎，魯迅文章則雄渾老練而常流於直率。魯迅先生在二十年來初期新文學運動中，確是第一流作家。魯迅先生之死的確是現代文藝界思想界一宗莫大的損失。中國目前國難深重中失了一個青年及民衆的偉大的導師。我們在哀悼魯迅先生的沉痛嚴肅的空氣中，覺得今後應該繼續担起向前奮鬥求進的無窮責

任。次由旅法：

中國畫家陳士文先生報告魯迅關於藝術的作品，謂魯迅不僅是一位大文學家，也是一能書能畫的人。他曾作過一張托爾斯泰像，係一張小鉛筆畫，很名顯的表現了托氏的高超人格和偉大的氣概，雖專門畫家，恐亦不能及之。魯迅譯盧那却爾所基的藝術論時，曾自爲其書作封面，在色調及線條的調合上，均極畫之能事。魯迅在藝術批評上亦多獨到處，他極主張創作精神而痛斥模仿。在板畫方面，魯迅首先在中國提倡，上年已有全國木刻展覽會之舉行，現在國人皆知板畫（即木刻）之價值，實魯迅介紹之力。魯迅在其遺囑中曾說願其子將來不要作空頭的文學家而自欺欺人，不如作點小事以服務社會。這話很明白地表現了他了解文藝重視文藝的精神。魯迅雖死，他的精神永遠領導着我們。

方振武將軍致詞謂魯迅不只是中國文學家，他實在是反現社會的世界革命文人之一。他全部作品的意義就在求解放。今日紀念魯迅，我人應特想到近日日本對我之無理要求即（一）消滅反日精神，（二）北方獨立，（三）共同「剿共」。現在我人追悼魯迅，就應極力充實我們的聯合戰線，反抗日寇的一切無理要求以推進抗日戰爭云。

中國畫家王子雲先生發言，先申述藝術與民族的關係，次述及魯迅先生極其同情弱者尤其是那被統治階級壓迫剝削的無產者。紀念魯迅，不能忘記這一點。

陳銘樞將軍演說謂魯迅爲中國文壇上首屈一指的先進左翼作家，自五四運動以來，他便站在新時代的前面，領導着中國青年及民衆。以爲他是共黨，其實他與高爾基一樣，都不是共黨。今年正月我們正在香港預備出國，接到海外左翼作家們致魯迅的信，請他出洋修養，當時便托人將信轉交給他，並請他與我們同行。魯迅先立即回覆說不出國，因爲一、不願向反動者示弱，二、正在預備一種著作，須在上海找材料。他並對我們的好意表示感謝。

由此可知魯迅先生人格之偉大。現在國內青年界擴充發展着「五四」精神，進行驅逐日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解放民族，改造國家。那麼先生雖死，亦可以含笑於九泉了。

李崑先生演說謂，魯迅先生一生都是站在現世界人民所努力的事業前面而努力。彼素來就同情於勞苦大眾，同情於民族運動。今日的中國須要民主政治，今日的世界分爲戰爭與和平二陣營。魯迅先生是主張民主政治的，所以他是站在和平這一邊的。魯迅先生主張抗日統一戰線，我們今日追悼他，就應努力促成聯合戰線。只有真正聯合，只有擴大聯合陣線，才是真正紀念魯迅。最後：

胡秋原先生致詞，略謂：我只談談魯迅先生在文藝上的事業。第一他是一貫地以寫實主義作風描寫中國舊社會的一個最偉大的作家；第二他是介紹外國（歐洲日本蘇聯）文學到中國最初人物之一，同時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人；第三他是介紹東西文藝理論和批評著作到中國最初的一人，也是功績最大的一人；第四他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提倡者之一，他介紹了許多無產階級作品及理論到中國，在今日民族危機日深之日，他就特別起來提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第五他不僅是個大作家，同時也組織過若干文學團體和刊物來指導青年，訓練新的作家；第六年來魯迅先生在他的雜感中用極深刻痛烈的筆調揭發一切黑暗，鼓勵一切光明。魯迅先生曾對一個向他問出路的青年說過：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溫飽，第三要發展，這話也可以說是對中國民族說的。因此我們在紀念魯迅先生的時候，就不要忘記爲中華民族的生存幸福和發展而鬥爭，爲全人類的幸福和發展而鬥爭。

各人相繼演說後，大會又通過快郵代電二則，一致上海文化界，各團體，各報館，表示海外華僑誓與國內同胞一致繼承魯迅先生爲民族社會解放，爲聯合救國之精神一致奮鬥；一致魯迅夫人景宋女士及介弟建人先生，表示哀惋及慰問，兩電刻均已寄發云。（君毅，十一月十九日。）

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

陳紹禹(王明)

十月二十日上午十點鐘，從真理報上，我們見到了「中國高爾基」——魯迅同志病死上海的消息。

這個不幸的消息，引起了我無限的沉痛——這沉痛，是一個魯迅作品底讀者的沉痛，是一個魯迅事業底戰友的沉痛，是一個中國青年不可免的沉痛，是每一個中國人情不自禁的沉痛。因此，我相信魯迅死耗，會引起千百萬中國同胞的悼惜，會引起千百萬中國青年的沉痛。

去年中國人民喪失了聶耳，聶耳之所以偉大，聶耳之死之所以會使人念念不忘，就是由於聶耳是把中國音樂歌曲變成近代的大眾呼聲的劃時代天才的青年音樂歌曲家。現在中國人民又喪失了魯迅，魯迅之所以偉大，魯迅死耗之所以如此感人之深和動人之切，就是由於魯迅是把中國文學變成反映「最下層人」的生活，變成爲解放大多數中國人民而奮鬥的武器的劃時代的天才革命文學家。

魯迅之所以能在中國思想界和解放運動中佔有顯著的地位，是由於他能夠不斷地隨着時代的進化而進化，從「五四」運動時代到現在，他始終能站在先進思潮的浪頭；是由於他具有一個偉大革命家應具有的品格和操守，從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到現在，他始終不受任何反動勢力的利誘或威脅；是由於他不僅在文學方面盡力於解放事業，而且直接實際參加中國偉大人民的解放鬥爭。

魯迅之所以在中國文學界佔有無上權威的地位，是由於他不僅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而且是一個先進的政論家。正因為魯迅一身具有天才文學家和先進政論家的藝術和才智，所以他能以偉大文學家的文學技巧來寫既諷且刺和有莊有諧的政論，同時，又能以先進政論家的犀利眼光來寫深入人心和痛切時弊的文學。

正因為魯迅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和政論家，所以他和現代的一切偉大作家——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一樣，對於本國人民，對於人類，對於正義，對於真理，對於自由，對於光明——尤其對於在現世界大部份領域內還最受剝削最受壓迫的階級，同時是擔負着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的階級——無產階級，抱着無窮的熱愛；而正因為如此，所以魯迅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對於為中國人民解放而犧牲奮鬥的共產黨，對於世界一切先進思想和進步運動，加以熱忱的擁護。從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關係看來，魯迅不僅是蘇聯舊有文學遺產和現有文學創作底忠實介紹人，而且是反對一切反動勢力對蘇聯造謠侮蔑底英勇的戰士。從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紅軍和蘇維埃關係看來，魯迅不僅是在思想上和文字上贊助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和蘇維埃的偉大解放事業，不僅在言論上和著作上反抗一切黑暗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和蘇維埃底壓迫和進攻，而且在物質上行動上得積極贊助中國共產黨的英勇革命鬥爭。當中國共產黨經費困難萬分時，魯迅曾不止一次地將自己辛苦著作和到的酬金借贈給共產黨；當中國共產黨有些同志被反動探捕追求甚急時，魯迅曾不顧一切危險而設法保障這些革命戰士的安全（如瞿秋白同志曾得魯迅之助而在上海能隱匿數月之久）。當中國紅軍和蘇維埃被反動勢力再四侵犯時，魯迅曾再三地不顧任何威嚇而公開發表抗議的號召（魯迅對中國紅軍英勇奮鬥的事業，表示無窮的愛護；特別對於紅軍主力西征的英勇戰績，表示莫大的稱揚，他曾約過十數個親身參加紅軍和蘇維埃工作的同志，去作長久的密談；他搜集了很多材料，預備寫一本關於中國紅軍戰鬥的文學作品，他曾說，如能將中國紅軍西征情形寫成文學作品，將比蘇聯著名的「鐵流」更加有趣；可惜病魔纏繞了這位偉大作家，以致他至死未能償此宿願；這件事，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損失，也是全中國愛讀魯迅作品的青年們的損失！）當中國共產黨去年發表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約新政策時，魯迅始終表示熱烈地擁護並積極地參加組織文化界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業。從對全世界人類解放關係看來，魯迅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底堅決反對者，是爭

取自由和保障和平底忠誠實行家，是對現時英勇奮鬥的西班牙人民的熱烈擁護者。同時，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魯迅對於那一切反人類反進化反真理的反動黑暗勢力，均抱着深沉的痛恨，他不僅痛恨腐朽的清室和北洋軍閥，他不僅痛恨實行滅亡我國的日寇，他不僅痛恨公開賣國殃民的漢奸，他不僅痛恨對外不抵抗和對內大屠殺的禍國政策，他不僅痛恨那些「所為有背於現時中國人爲人的道德」和「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歡迎」的托「陳取消派」，而且他痛恨那一切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的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人，同時，他特別痛恨那些沒有革命家風度和爲人氣節的那些受反動勢力威脅利誘而變節投降的人。他不僅對於使中國人民過牛馬生活底一切罪惡，表示深惡痛絕；而且對於全世界的反進化和反社會的黑暗勢力（首先是法西斯主義），表示切齒痛恨。魯迅的愛與恨，不是個人的，而是代表中國人民和世界一切進步人類的心理——例如，魯迅最痛恨日本軍閥強盜，但同時，他却最愛日本勞動人民。

「中國高爾基」死得太早了！直到臨死的這一天，他還沒有遇到他想什麼就說什麼和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環境，他知道在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裏，他可以言所欲言和行所欲行，但他因爲病和各種關係，直到死時未能實現到那裏去參觀的願望；同時，他知道在中國境內也有了一個地方，他可以在那裏享有蘇聯政府尊敬高爾基一樣的榮譽，但他知道黑暗勢力絕不讓他能夠到那裏去，因此，他病死在極不自由的環境裏。

「中國高爾基」不僅未能看見自己的解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高尙思想，在自己祖國裏成爲千萬萬人的現實生活；而且未能親眼看見自己的偉大人民和親愛祖國脫離牛馬生活和奴隸命運。這不僅是死者的不幸，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不幸，這是全體中國同胞的不幸！

正當中國人民從死裏求生而奮起決鬥的前夜，病魔害死了我們的魯迅！這不僅是建人先生、景宋女士及其子女的無可比擬的損失，這不僅是由魯迅直接教育和培養出來的青年的無限沉痛的損失，這不僅是千百萬魯

迅作品讀者的嚴重損失。這不僅是中國智識界文藝界和愛好文藝的青年的莫可補救的損失，這不僅是世界文壇上的慘痛損失，而且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

當魯迅死後，連許多魯迅生時的思想敵人和政治敵人，也不能不出來紀念和追悼魯迅，這不僅是證明聰明的敵人總是慣於採取「敵人屍首是香的」的傳統陰謀，而且是證明魯迅的人格和權威的偉大！

最近幾天，我們陸續得到許多關於追悼魯迅和紀念魯迅的消息，不僅在中國各地民衆間——特別是文藝界和學生中間，追悼魯迅和紀念魯迅的集會，已成爲汹涌澎湃的浪潮；即在世界主要各國文藝界中——首先是蘇聯、法國、美國先進作家中，魯迅之死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巴黎全世界擁護文化協會已代表全世界先進作家致電弔唁，便是世界文壇紀念中國偉大戰友的開始。中國共產黨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特爲魯迅逝世發表了告全中國人民的宣言，中國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總司令部，正在鄭重集議在蘇區實行永遠紀念魯迅的各種具體辦法。所有這一切，均表示魯迅及其事業是永遠不死的。

魯迅死了！魯迅留下的有寶貴的著作遺產，魯迅遺下的有中國人民解放的未竟事業。每個文藝界的分子，每個智識界的青年，每個覺悟的勞動者，每個願爲勞動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戰士，每個關心民族和國家命運的中國人，都應當清楚知道：紀念魯迅的最好辦法，是研究魯迅的遺著，是發揮魯迅的思想，是學習魯迅的作風，是追蹤魯迅的人格，特別是完成魯迅終身奮鬥的事業——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以及全人類解放的事業！

研究和學習魯迅

茅盾

新認識半月刊擬出「魯迅研究」特輯，（此文和讀者見面時，該特輯或許已經出版，）預定了十二個題目：一、魯迅思想發展的體系。二、魯迅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三、魯迅與中國革命。四、魯迅與中國新興文學。五、魯迅的創作方法。六、魯迅雜文的研究。七、阿Q正傳與中國農民。八、魯迅與青年。九、魯迅與婦女。十、魯迅與新文字運動。十一、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功績。十二、魯迅與中國翻譯界。

以上十二題是新認識編者之一征農先生寫信告訴我的，那時尙是「預擬」，以後或有變動，我不知道。對於此十二題，他毫無「異議」，雖然我覺得倘若照此「列舉法」研究起來，不僅有十二題可擬，就是二十題也擬得出。但問題不在題目之多少，而在我們究竟應該從那幾方面去研究，才能够認識魯迅價值的全面，而且從這認識能够增加我們「精神的食糧」與戰鬥的力量。

魯迅先生在文化上工作的範圍，異常之廣闊；他對於中國思想界之影響，異常地普遍而深入，（所以如果列舉研究，就是二十題也舉得出。）正唯其如此，所以「研究魯迅」是目前緊要的工作，然而也是不容易的工作。這需要多數富有學養的人們長時期的努力。魯迅先生是戰鬥了一生的，「研究魯迅」同時就是學習他的戰術。對於他，研究和學習不能分開；這是我所感到的第一點。

如果我們把他僅僅當作民族文化史上的「偉人」來研究，他在地下一定要說我們「太乏」；我們必須認明他是「民族解放鬥爭的象徵」，他是「中國民族有前途的明顯的保證」，他的工作是一把堅利無比的寶劍，他現在死了，這把寶劍留在戰場上，（不是送進博物館！）需要我們無數的後死者共同舉起牠來，艱苦地學會使

用牠的方法。

在民族存亡關頭和戰爭緊張的現在，「魯迅研究」的意義就是繼承他的工作。學究式的研究決非我們的當前急務。就我所見到的說，屹立在我們面前，必須我們牢牢記住，時時追踪的——

一是他的戰鬥的精神。魯迅先生死後，「繼承他的戰鬥的精神」已經是普遍的呼聲了，但是一句空話不夠，我們必須有具體的切實的認識。以我所見，這是「一口咬住就不放」。他好像是盤旋於高空的老鷹，他看明了舊社會的弱點就奮力搏擊。二次，三次，無數次，非到這弱點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罷休。他發見了敵人時，對準敵人的要害投戈一擊，敵人如果仆倒了，他一定還要看是不是詐死，要是詐死，他一定再加以致命的打擊；敵人如果敗逃了，他就追逐在遁逃的敵人的後面非把他繳械是不放手的；敵人躲到洞裏去了，他一定還要挖他出來消滅他的武力。放縱了敵人的危險，他是認識得最清楚的。中庸主義的紳士們譁然叫着「窮寇勿追」，魯迅堅決地回答道：「叭兒狗非打落水中又從而打之不可」！偽善者攢眉苦眼說他太傷怨道，他的回答是：「對於這班東西，我還欠尖刻！」

這種「一口咬住不放」的鬥爭精神是我們必須學習的。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魯迅又是主張有計劃地進攻，主張艱戰的。他反對但憑血氣之勇的「赤膊上陣」的戰術，他反對輕率躁進。他主張看清了地形，找好了掩護，然後沉着接戰。沉着接戰和「一口咬住了就不放」配合起來，然後勝則可營消滅敵人的武力，不勝亦得守住了自己的陣地。冒險輕進以至損傷了自己的實力和放縱敵人，他是同樣地反對的。

魯迅的「一口咬住了就不放」的精神，又不但表現於接戰及已戰之時，也表現在未戰之前。他在準備攻擊的時候，在研究和觀察的時候，也是「一口咬住了就不放」的。無論問題的大小，他都一口咬住了就不放地用全力來研究。研究得還沒透澈，理解得還沒成熟的時候，他不輕發言；對於敵人的弱點和要害還沒看得極準的時候，

他不輕於一擊。他寫一條千把字的雜感所用的力氣並不少於幾千字的長文。他的一條短短的雜感裏閃耀着他的豐富的學識，深湛的修養，和縝密的觀察。如果我們平時對學術對問題沒有這種「一口咬住了就不收」的刻苦的精神，而只在鬥爭時學他的「一口咬住了就不放」，還是沒有用的；也許我們所咬住的不是敵人的要害，也許我們咬住了在艱戰的時候敵人的一句回手竟不是我們預先料到的，因而倉皇失措了。

二是他的戰鬥的技術。大家都知道魯迅的戰鬥技術的特點是諷刺和幽默。他的雜感往往使被攻刺的對象弄得啼笑皆非，而這巧妙的潑刺的使「人」啼笑皆非，就給與了讀者大家以愈讀愈雋永的回味，愈想愈明白的認識。有些諷刺和幽默的文章能够刺激讀者，然而不耐咀嚼。有些是雖耐咀嚼，然而咀嚼出來的東西所起的作用只是消極的。魯迅的諷刺和幽默却是使人不得不要一遍一遍地咀嚼，而且愈咀嚼他的積極的作用也愈強烈。他的小說固然如此，他的雜感尤其發揮了這特點。這一新的形式（雜感）是他所發明，所創造，而由且他發展到最高階段。

然而我不主張勉強學他的諷刺的幽默。沒有他那樣的天才，沒有他那樣深厚的學養，勉強學他的獨特的諷刺和幽默的作風，難免要「畫虎不成」罷。我們可以學，而且應該學的，是他的戰鬥技術的又一方面。

例如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討論到一個極重要的革命行動的問題，而且是頗長的論文，但是通篇沒有一句枯燥的空洞的說教，通篇是那麼踏實，那麼雋永而且透澈，引誘着任何人（即使是本想讀讀消遣的人們）不得不讀下去，而且刺激起任何讀者的讀第二遍第三遍，終至於心神感悟，明白認識了「對敵人寬縱就是對同志殘忍」的真理。

又如論雷塔峯的倒掉一文，也是引誘着任何人不得不讀下去，而且刺激着任何讀者深深思索一番的。在這短文裏，魯迅運用了白娘娘和法海和尚的傳說（想想這傳說是多麼普通！）來指出壓迫制度之不會天長地久，

而壓迫者（法海和尚）的「躲到蟹壳」裏不能出頭，倒是永遠的。魯迅的巧妙的藝術幾乎是「催眠」了讀者似的，使他們不能不俯首於這真理之前。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對於我們中國人的籠統主義，十全主義，形式主義，痛下了針砭。然而這樣討論到思想問題的文章也是引誘着人們不得不讀下去而且要再三讀的。

可是，說明了某些問題的真實，揭示了舊社會的某些「毒瘡」，僅不過是魯迅的雜感的價值的一面。另一面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雜感不但使我們認識現實，而且使我們知道怎樣去分析現實。他的雜感是一面「鏡子」，同時又是一把「鑰匙」；牠幫助我們養成了自己去開明現實的門戶的能力。

不擺出說教的面孔，不作空洞的理論，而是從具體的能够引起普遍注意與興味的社會現象出發：這是魯迅的雜感所以有絕大「魔力」的原因，這是牠們所以能和他的小說有同樣高的藝術價值的原因！

他的雜感教導我們一件最重要的事：反公式主義！他的雜感是醫治公式主義的良藥！

而這一面，正是我們不得不趕快學習的，公式主義的病菌現在已經瀰漫於我們的文藝界，使得我們的作品變成枯燥，無力；前進的青年因為要「前進」，還能耐心讀着，然而既是公式的地接受了，也只能公式的地運用，獨立的觀察和分析的能力就無從養成。至於「前進」以外廣大讀者羣衆呢，自然也有能耐心讀的，可是硬梆梆的公式反而叫他們害了思想上的消化不良症，結果恐怕非弄到他們不敢來領教爲止。

在「研究魯迅」，「學習魯迅」的呼聲中，我們來一個澈底的肅清公式主義的運動罷！

十一月二十一日

載：文學

關於研究魯迅先生的幾個基本認識的商榷

歐陽凡海

我重新拿起魯迅先生底創作來讀的時候，使我越感覺魯迅先生底死對我們的損失實在太大了。然而他畢竟死了，我們珍愛的魯迅先生底全勞作，只得變成我們底遺產。對這遺產，我們需要清晰透澈的認識。如果讀到文學遺產，尤其是讀到中國底文學遺產，那麼最善地接受魯迅先生底遺產，是目前的中國最光榮而可誇耀於世界的一件事。

但這事須從研究魯迅先生入手。研究魯迅先生，像研究世界上其他的偉大作家一樣，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第一，我們要透讀他底作品，分析他底作品中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影響，研究他底文藝才能底素地及形成過程。第二，最要緊的還是把這一切置入他在創作當時的社會諸條件之中，剖出他底思想、性格及創作方法的演進過程，斷定他底歷史任務。第三，他幼年時代的生活環境，他底全生活史，以及他在文化與私人方面所受的影響等等……這一切，倒並不能分作第一、第二的次序來研究，却非全般地當作一個有機體來下手不可。然要把這些做到充分的成功，決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我們離魯迅先生逝世的時間太短促了。假如不會當他生前就開始對他的研究，怎麼也不教冒昧下評斷，就是想發一些略堪自慰的關於他的議論，我覺得也不容易，因為在我看來，魯迅先生之所以成爲魯迅先生，實在太複雜了，要比高爾基複雜得多，這以魯迅先生底出身及中國底社會條件論，都不足奇怪。現在我這裏只將一些不成系統的直感寫出來，作爲一種研究魯迅先生的初步的商談。

一 冷酷的社會一個最悲憫而和善的人不能不怒目而執刀

有人說魯迅先生底感情是病態的，這論斷是浮面的，而且魯莽的。他在素質上是一個最和善不過的人。當初他以忠厚待人，而人却欺侮他。社會所給他的待遇，常常是冷酷，奚落，嘲笑，以至於迫害，只要把他底歷史與他底創作聯繫起來一想就不難明白。看他底創作有大多數的主人公是在奚落與嘲笑之中被殘酷地待遇着的。阿Q如此，孔乙己如此，祥林嫂等等亦如此，他們被社會踐踏着以至於死亡，這是魯迅先生底「主人公」。這些人們對於魯迅先生是那麼親切，他滿懷着同情心在關心他們，刻畫出他們底痛苦，與他們底心弦一道跳着，一道呼吸着。這是魯迅先生底本來的慈善的心。可是我們底社會不容這人類底良心，他們爲了追逐各自底利慾，以爲純真是傻子，溫厚是白痴，而且這種人正好讓他們分肥，這種事再沒有比在魯迅先生底製作中刻畫得更分明的了，而刻畫得最露骨的是藥這篇小說：一個青年被綁去殺頭，別人拿包子去蘸血吃。人們所談論着的是這一類的話：

「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這是多麼殘酷！簡直是談論殺一隻豬，你分多少斤，我分多少斤。而這種事，在我們底現在仍然天天進行着，而且越進行越熱鬧了。但爲這種事而憤慨而悲痛的，是藥底作者魯迅先生。狂人日記底主人公簡直是代表魯迅先生說話：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來字，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先生簡直可以發狂，他把精神寄托在被虐待底人們身上，所以他開始吶喊，而終於和被蹂躪，被迫害，被虐待的我們一道來號叫了。他底的和善心裏，現在填滿了炸藥，他只能在淤積起來的血底下挖一個小孔來呼吸，然而他知道，只有從血路裏殺出去，才能保持住人類底慈憫與和善。我們看見社戲中的魯迅是多麼可愛，天真，而且也照見了魯迅先生那顆對兒童的貼切的心；他在三十以後，仍然不失去一顆赤子之心呵。就是他對於動物，對

於鴨，對於兔，是那樣的悲憫，他所寫的鴨底喜劇，兔與貓，完全襯出了他對人世間造物的深厚的愛。然而他以這種愛來對人，得到什麼報酬呢，上面已經說過了，這裏還有一則逸話：孫福熙底我所見於「示衆」者一文中有一個註說，魯迅先生「在教室試驗輕氣的燃燒，因為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烈。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前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京報副刊）

他以實話告訴學生混入空氣要爆裂，而學生倒利用他底知識去作弄他。這不過是學生底惡作劇，社會上更不消說，爲了博得自己快樂，人們都覺得阿Q處死時遊街而不唱一齣戲是遺恨，這是何等心痛的告白與充滿同情的抗議。

魯迅先生底一顆慈憫的心，隱藏在他底悲憤的面影之下。

二 民族主義者同時又是國際主義者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裏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這是魯迅先生到日本去學醫的志誓：大則促進國人對維新的信仰，戰爭時便去當軍醫，小則可以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夢是如何美滿，原來他自十歲以後，即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在這路途，他開始看見「世人的真面目」了。他在這世界上變成一個窮孩子，寄在一個親戚家裏嘗盡了世間的冷遇和排斥，他又回到自己那既已破落到一無所有的家裏。而回家，他底父親却患了重病，他說那時他「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

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嘗盡這一切侮蔑與苦痛，他仍然救治不起他底父親，因為他底父親終於還是被中醫誤了。他說：「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他自己是一個被攆斥者，被蔑視者，他同情被攆斥的，被蔑視的人，他憤恨一切壓迫與蹂躪同時他底父親也和他一樣受種種侮蔑，並且被奇特的中醫所誤死了。因此，他不但在小小的心房裏，埋伏下後日對貧苦大眾的濃烈的同情心，並且意識地立志要去救治和他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底疾苦，所以他父親死後，當他接了母親流着淚給他的八塊錢路費而到南京去入水師學校，一看見了木版的全體新論，化學衛生論和天演論，和毫不遲疑的把科學接受了。於是他說：「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正當那時候，就是正當他個人被欺辱的時候，他底國家，他底民族也被欺辱得不成樣子，一八九四年，那時他十三歲。有甲午之戰，隨後一八九八年有戊戌政變，一九〇〇年又有庚子事件，而前此，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等等喪權辱國的條約，是一件接一件而來的，整個中國也和魯迅先生底家庭一樣崩塌了，於是落在蹂躪，壓迫，欺辱，凌辱之中，所以魯迅先生去學醫，不但立志要救治像他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的疾苦，並且準備戰爭時去當軍醫，一面又藉此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然而魯迅先生決不是個狹隘的愛國主義者。他並沒有像我們底國粹主義者那樣死抱住中國底「精神文明」，他相反的，要以西醫打倒中醫，以科學救中國，他救中國民族的工具並不是一「睡獅說」，却是主張中國也和日本一樣維新，而他又相信「日本維新是發端於西方醫學」，這樣，他站在國際性的西醫立場上去救中國了。他底學籍便「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

魯迅先生挽救民族的這種志望之中的國際性，以後更發展了。魯迅先生對國粹主義的那種經久而不懈的攻擊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炙目的一頁。他在一件小事（一九二〇年七月）裏面就表明了他永遠不能忘記一個黃包車夫扶助弱者與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是民國六年冬天，一九一七年的事，過了三年，他寫道：「獨有這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果然，他以後鼓着百倍勇氣，把全部希望放在勞苦大眾身上，而不屈不撓地和勞苦大眾一道即帝國主義要求中華民族的解放了。這是明若光火的事實，現在，在這短文裏，可不必有更多的敘述了。

三 眞摯濃烈的感情隱藏在冷靜的觀察中

魯迅先生抱着滿腔熱情到日本去學醫，要救中國，救他人底疾苦。但現實馬上就來叫他底熱情碰壁了。一回是以醫救國的夢碰壁。他說「有一回，（在日本醫學專門學校裏看電影——作者）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與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先生從醫學轉到文藝上來了，他到東京去尋同志。好容易找到幾個人，便商量辦雜誌，取名新生。但是他又碰壁了，這一次的碰壁，據他自己的話，則對他底文學生涯，有了決定的影響。我們先聽他自述：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

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人生中，而生人並不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魯迅先生墮入這悲哀的寂寞中了，而這寂寞的毒蛇纏住了他底靈魂。這樣，他滿腔的熱血，激蕩着的感情，便像一把猛火一樣，被封入一個冷燻中。我可以這樣猜測：假如魯迅先生順順利利把新生產生出來，在社會中得到反應，那他底熱情也許一瀉而下，說不定，中國新興市民底浪漫主義任務就擱在他肩上了。或者我又可以這樣想：新生失敗後，即他「叫喊於人生中」，生人不睬他，他不得不悲哀，被他所感到的寂寞所纏住，他底熱情於是不能不在一種壓抑之下被封存起來了；在這兒，可以從他底歷史中，找出他底冷靜觀察的現實主義的根原來。自然，他創作中的冷雋的刻畫與現實主義的描寫，來源是相當複雜的，但我說到這裏，不妨順途問一問他底冷靜是否在此也有根原呢？——好吧，我再說我底。他底第一篇小說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了，叫作狂人日記。我們底魯迅先生用那樣冷雋的筆來刻畫他底主人公，簡直令人苦悶。他底藥把人世的殘酷和盤托出，簡直如高爾基所說的連根拔起，使人們見了，不禁寒慄。他底小說，很少不是這樣的，就是寫兒童的小說，他也沒有把他對兒童的愛寫到表面上來；他底傷逝，總算是一篇戀愛小說了，但貫穿小說全體的，仍然是對平庸女性的不容情的分析，（一點掩飾也不帶）和對涓生的明晰的解剖。再說到他底雜感文吧，那大部分是刻骨地描畫他底對象，毫無遺漏地暴露他底敵人的。世人多以爲魯迅先生冷酷無情，想來就是爲此。然而這不過是魯迅先生底一面，實際上像我前面所說，他對

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無限的同情，他把他底苦惱寄托在阿Q身上，這話也許大家都不以為然，但只要你仔細看，你一定會發覺阿Q是怎樣的天真，魯迅先生簡直對他含着慈愛的淚，這種隱藏在冷靜的刻畫之下的火熱的激情，仍然無可掩飾。在他底冷靜的描寫裏，不但包藏着對被壓榨者的深切的同情，並且也顯現着對豪紳地主的猛烈的攻擊。像他暴露阿Q正傳中的趙大爺那樣，他早已對這些人們滿懷敵意了。

但魯迅先生底感情決不是直接吐露。他底感情在一種長久的高壓之下結晶入他底冷靜之中。這是他底特性之一，所以他底作品，一見之下，宛如是冷冰冰的，殘酷的，只有你細細吟味，纔發見那冷藏器中的烈火，而且你越吟味，越見那火熱得炙人，而宛如就要爆炸出來，把作品本身炸燬的一般，這在魯迅先生底雜感文中更為看得明顯。他沒有一篇雜感文不是充滿着敵意，友情，愛，憤激，苦惱，悲哀，寂寞……等等抒情成分的，但他偏不正面去抒情，他底情感藏匿在字裏行間，藏匿在刻骨的描畫之中。若說到他底抒情成分帶得最濃烈的雜感文，應該推憶章素園君與爲了忘却的紀念二文。尤以爲了忘却的紀念一文，簡直可以說是一篇劃時古的史詩。只要看了這一篇文章，便足以了解魯迅先生底感情是如何真摯，他底愛與恨是如何濃烈。然而就使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底濃烈的感情，仍然在他底強制之下，被他底筆壓縮着，也是因爲如此，那種感情便愈益見得要爆炸的樣子了。不過這幾篇文章可以說是魯迅先生一生中罕有的放任了他的感情，在別的文章中，他底感情是十倍於此地被冷靜的觀察所埋藏着的。

四 沒有一個細胞是妥協的

魯迅先生一直到死爲止，他所提示於我們的，是對敵人放鬆不得。

當初，他攻擊國民性底弱點，而且這似乎流貫於他全部勞作之中，但後來他和具體的對象作起戰來了，因爲

他自從抱了美好的夢走到現實社會來之後，他漸漸發見了許多障礙美夢實現的對頭。於是他便了解到要「善」必須先除「惡」了。他開始培養國粹主義，在他底小說裏對封建殘餘一一加以嘲笑，他攻擊陳西瑩教授，攻擊「新月派」，件件是不放鬆，不忘記，也不會懈怠的。他勸人說：「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自衛。」（兩地書）他不容於北平的章士釗，便毅然離開，到廈門，到廣州，見了廣州的革命不符所望，仍又加以攻擊，就是當他被清黨當時的血駭得目瞪口呆，而暗中被監視在廣州的時候，他雖然爲了「自衛」而沉默了一點，但他並沒有妥協，他當時所講演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雖然極力避免嫌疑，却沒有一點妥協投降的成分，而且相反的，對反動階級曲曲折折地加以諷刺。

他對他敵人的憎惡，簡直使他「不計較自己底成敗」。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底雜感文多於他底創作三倍以上，這原因雖然不止一端，但有部分的原因，可歸之於他戰鬥精神的要求。因爲用直接了當的辦法去攻擊他底敵人，比之用借題發揮的辦法，更能滿足一個戰士底要求。魯迅先生從小就由境遇在他心中培植了一種反抗黑暗的精神，這種精神，以後更由黑暗的社會加以激發，以使他底每個細胞，每根毫毛都成爲戰鬥的，不妥協的，澈底的革命主義者。

五 猜疑執拗不放鬆的攻擊並不是計較個人底榮辱

這兒應該不要忘記提起一件最重要，而又最易被忽略，同時又是世人所最不能釋然的事。我不敢說我對這件事能够下確斷，但如過研究魯迅先生，忘記了研究這件事，那是一個最大的遺恨。所以我不能不在這裏提供我已經得到的意見：

如果允許我不盲目崇拜魯迅先生，那麼我應該坦白說，魯迅先生和高爾基一樣，一生中，也有過一時的糊塗，

這種一時的糊塗，根原於他底忠厚、溫和，然而他因此在社會上受人欺待的回數也就不少，結果他便不能不對人多猜疑，比方他在紀念柔石的文章中這樣說：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是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鋼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南腔北調集）他常常和別人發生誤會，不容易和人合得來，大約都由於這種猜疑。起先他對青年抱希望，「對於青年則必推讓，或默然甘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為可欺……」使他又從實際中認識青年也未必個個都好，於是他對青年也不能不時常猜疑了。這種猜疑，常由他底執拗擴大下去。不過我想事情的發生並不這樣簡單，正確說，把所謂「猜疑」與「執拗」這些名詞單獨提出來總不免發生語病，他底性格的多面與複雜是不消說的，照理應該在有機的整體中去說明。我這裏所提到的，只不過覺得這個側面並不妨害他底戰鬥性底公正，着重地有使人明白的必要。如我前面所說，魯迅先生對他底敵人是不放鬆的，他慣於作持久戰。然而不管他底猜疑，他底執拗，以至不懶的筆戰，他都並不是為他個人打算。他所以要執拗地攻擊，要猜疑的動機，完全是為了對抗黑暗勢力。這可以用他和創造社的筆戰來證明。魯迅先生底筆戰史中，應該推和創造社的筆戰最猛烈，也最引動世人注目。「到廣州後，對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兩地書）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再向舊社會進攻。當他到廣州去的時候，他正在這樣找尋戰友，當他回到上海之後，雖然創造社、太陽社以及許多所謂進步的青年都向他圍攻，然而他終於還是和圍攻者握起手來了。他培養北平的紳士們，向舊社會進攻，却並不和舊社會握手，青年們圍攻他，他也不因此投入舊社會懷中，倒反而和青年們握手了。為什麼？青年們是可以和他聯合起來進攻舊社會的，而且青年們所代表的階級，正使他堅信他在

件小事中所得到的啓示，於是他堅信了他對舊社會的必勝的攻擊，增長了他底勇氣和希望，所以魯迅先生始終是爲中華民族底公益而戰鬥，而執拗的。他沒有一回讓他的底猜疑，執拗，筆戰變成個人主義的東西過。他底血液裏燃燒着民族與人類底希望和前途，他沒有計及個人底榮辱。

六 魯迅先生底思維方法

因爲已經把魯迅先生說了許多，關於這點，我想只要稍爲指明，就可明白了。

我們回頭去看看他底進步過程：他底思想底結論，本質上是得之於現實生活中的。他親身受了社會底欺虐，於是他看穿了人類底冷酷，無情，虛偽，愚妄；他親眼看見自己底父親被奇特的藥醫治得終於死了，於是他漸漸悟到中醫的騙人；他親眼看見苗強的中國人被綁起來以殺頭當作示衆的材料，才悟到若是無智，體雖強亦無用，乃毅然拋醫而就文藝；他親眼看見了人力車夫底偉大行爲，乃悟出了人類底希望；甚至於他要親嘗了青年人對他的欺騙，才又明白了青年人未必全可靠。他底思想，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而是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他底文章，多是發揮具體的事實，把真實寫出來，使你們在真實中得到真理；他很少幾乎不會說過空洞的理論，即使他近年發揮過近於理論的文章，也決不是空洞的，他底理論中橫溢着現實的血肉，這一點，他可與高爾基，巴爾札克匹敵。也是因爲這樣，他底勞作有着鮮活的生命。

但我決不是說他底思想是道地的中國貨。我沒有這種意思，我指的是他底思維方法，如果他受何種思想底影響，那麼這種思想能爲他所容納的先決條件，便應該是他當時從現實社會現實中獲得的見解，不與此種思想相抵觸。所以，我們如果研究魯迅先生在思想上所受的影響，是不能不同時研究魯迅先生受此種影響當時的社會諸條件與歷史狀態，及魯迅先生在此社會諸條件中的地位，作用，所受的實際影響，及他對此社會諸條件及歷

史狀態的見解，與精神狀態。而要很適當的解決這些問題，考察他底思維方法比什麼都重要些。知道了他底思維方法，對於推察他對現實問題的見解，推察他接受外來思想的徑路，都可有門徑了。這也是研究魯迅先生的一個基本認識。依我看來，魯迅先生完全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連骨髓都是唯物主義者。他那種特別明晰的記憶，從他底筆下滾出來，如同他底腦子是一個無盡藏的現實的寶庫，他底一切思想，論斷底最後源頭是在這具體的，明晰的實在事物中。所以他常常能够用平常的話，毫不費力地說出旁人所不能那麼容易就說得出的真理，和高爾基那樣。如果他底強烈真摯的感情仍然不妨礙他做一個現在主義的作家，其主要的理由，應該在此。以下我們就討論他底創作方法。

七 魯迅先生底創作方法的考察

魯迅先生對封建舊社會的刻骨的諷刺，並沒有冤枉了舊社會。魯迅先生底冷雋的分析，深刻的解剖，並不帶有虛偽的造作，他對自對人都沒有掩飾。他所寫的是現實的中國，是中國底真實，如果外國人能從中國作品看見中國社會的話，那麼應該推魯迅先生底作品。魯迅先生是十足的中國底魯迅先生。他底筆下沒有外國氣的矯揉造作，在他創作中的中國農村是那裏赤裸裸地真切，令我們覺得是回到了自己底故鄉，若講到現代描寫中國農村的小說，趕得上像魯迅先生創作中那樣逼真的實在沒有；即有些描寫得詳盡的，也不免枯燥，令人感覺中國農村缺少生氣。真正地描寫了中國，特別是農村的，是魯迅先生，一切青年作家，應該向魯迅學習。

魯迅先生底濃烈的感情，一點都沒有妨害魯迅先生成爲一個現實主義者，倒反助成他底現實主義幾乎提高到批評的，能動的地位。他不但刻畫出現社會底黑幕層層，殘忍，貪慾等等的醜態百出，他並且在他作品中沒有一刻忘記詛咒舊社會，甚至動筆攻擊他們，同時，他對那被踐踏着的人們燒着熱烈的同情心，使讀者也不知不覺

的同情他們。

我在前面已經帶便說到過他所以成爲現實主義者的兩個原因。其一是他底思維方法是從實在出發的；其一是他底熱烈的情感得不到反應，被壓縮起來，使他不能不抑制自己，把自己弄平靜來對社會忍氣觀察。自然還有其他的原因，這應該讓專門研究者去一一考察，我這裏還想再說的是他底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中的幾種應該有，而饒有興味的性格。對於這幾種性格，我覺得提出來討論非常有意義，但我不敢說一定不誤，我想我們在這問題上來一番研究特別有味：

在魯迅先生底創作小說中，是不是有高爾基底影響呢？我底意見是否定的。我想，假如魯迅先生在少年時有機會看些高爾基底作品，在他底創作與生活中，說不定可減少一點悲鬱與寂寞之感。看魯迅先生創作中的那種近於陰慘的對人類的審判，顯然流動着安斯退益夫斯底血液。雖他自己時常說他尊敬這位嚴刑拷問人類的審判官却總是感覺不快，但只要看他與未名社底翻譯，想當時日本底情形（中國新文化受日本底影響很大。尤其當那時候，中國自己底知識食糧少得可憐，講到一個懂日文的魯迅所受的影響，就不能不把日本置在念頭上）就可明白他讀了不少安斯退益夫斯底小說。他在無形中受他底影響，想來不是無理的。不過，這種影響並不深，所以魯迅先生底創作中雖然有那種近於陰慘的冷靜，倒並沒有背棄事實而陷於苦惱，也沒有那種逼人從絕望中去逃脫的痛苦，而相反，魯迅先生倒是在其冷酷中藏匿着深切的愛的。

契訶夫，這位作家，我說他簡直在魯迅先生底有幾篇創作中復活了。像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這一類作品，不過，魯迅先生底這些作品中，仍然帶有人生的重荷，不像契訶夫底一樣輕鬆罷了。

塞萬提斯比之戈果里對魯迅先生想來更爲作用得大。魯迅先生在其他小說中所努力暴露的是豪紳地主，獨有在阿Q正傳中，拿一個半痴的農民作爲笑柄。他利用阿Q去詛咒封建舊社會，利用阿Q去襯托羣愚與人世

的冷酷，並且對阿Q的天真又是那麼熱切……種種點上，都和唐吉訶德有近似之處。不過這僅僅是我個人底猜想，是否猜中，還要特別的材料來證明。

我覺得可惜的是魯迅先生在世界觀上有了明確的自覺之後，不曾寫過一篇較為多包括一點今代事實的小說。假如他到上海後，多寫些小說，那他底現實主義的創作很有可能提高到更高的階段。這就是批評現實，不但詛咒舊社會，而且敲起他們底喪鐘；不但同情被壓榨與欺虐者，並且向他們指明拯救自己底方法，煽動他們；沒有苦惱與寂寞，像高爾基那樣唱出爽朗的歌曲——但這個任務，落在我們後代底肩上了。

魯迅先生爲什麼以後不寫小說了而儘寫雜感文呢？這是一個擺在研究魯迅的諸君之前的一個不可逃避而困難的題目。最近發表的魯迅先生的信札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係就是還沒有在這土裏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一個作者，離開本國後即永不會寫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後，即做不出小說來，而上海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親熱。」（作家二卷二號頁五五五）然而我想此外一定還有別的原因。說是因爲他爲鬥爭的情熱所驅迫而多用了更直接的武器（雜感），我覺得也還是不够充分。應該有更詳盡週密的研究才行罷。

八 魯迅先生底藝術

如果普式庚是俄國語言底創始者，那麼魯迅先生應該是中國白話文底創始者。魯迅先生底狂人日記出現之後，白話文才在抒情上，描寫上，總之，對文言文的許多優點，取了壓倒的攻勢。白話文到這時候可以對文言文誇耀任何方面都不弱於文言文。因此，之乎者也之類的古董，才不能不在白話文底優秀的雄姿之下低頭。天才的作家常能加入時代成爲一支主力軍，當我想到不久以前，復古派再向中國進步文學要貨色的時候，不禁對新青年

當時的狂人日記發生渴慕！

魯迅先生在雜感文中雖然常常爲了造句的更爲有力，而引入文言文的字眼，但魯迅先生底雜感文與創作有一貫的共同之點，那便是大衆化。特別是在他底創作中，隨時可以找到完全是屬於口頭語的句子，如：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是，』普通人總是用「你說好了，」而他在那時候就已經用了這種毫無修飾的口頭語了。又比方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見了後面一個「不要就是了，」不覺令人想到一個鄉下人的活現的口腔。他底行文裏面，總要有許多 Comma，才來一個 Fullstop，却很少用接續詞，現出土頭土腦的樣子，那麼有味而活潑。他底說話，好像是從書頁上自然生長起來的一般。

縱使他底文章裏常不免帶有一些寂寞氣氛。但他底行文是爽朗，概念是清晰，言語是素樸的。從這裏面不難看出他那被踐踏被傷害的傷痕底下的脈脈生氣，而這生氣又那麼素樸，看來完全是先天的，中國的，他自己底。如果要在他的創作的血液中找求不帶別種影響的血球，那麼這兒便是。這種血球不來自俄國，不來自法國或西班牙，乃是來自中國底大衆中。

載：文學

學習魯迅先生

茅盾

抑住了哀痛，打起精神來奮鬥下去，此時凡敬愛魯迅先生而且痛感到這損失之巨大的人們，都嚴肅地在想着如何永久紀念他。

這是立即可以想到許多辦法的，——紀念文學獎金，紀念館，研究院，學會，翻譯他的著作廣佈於全世界；這一切，都是必要，這一切即使不能同時一一辦到，只要中國民族尚有解放之一日，終必能大規模地辦到，而且終必有更偉大更多樣的永久紀念他的辦法：我想像到不遠的將來「新中國」的大都市裏將聳立着巍峨的「魯迅文學院」，我想像到在將來的新中國，大陸新村一弄（如果還在）將收為公有，而在這四周將建築起莊嚴的紀念館，我也想像到紹興將得一個新名「魯迅縣」……

然而要保證這一切偉大的永久紀念的必得辦到，有一個先決條件：學習魯迅！

不但要從他的遺著中學習文學創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學習他的鬥爭精神。他的鬥爭精神，在嫉惡如仇這一點上還是大家能夠學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學的勵奮，不顧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為民族為被壓迫者求解脫，却不是我們說一聲「要學」就能立刻學到。是這些地方，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也惟有學習到他這種偉大的鬥爭精神，我們才能跟着他的脚步從鬥爭中創造新中國，然後能毫無阻礙地按照理想的地永久紀念他！學習他就是紀念他。學習他的治學的勤奮，學習他的至死不休的努力工作，學習他的博大，他的腳踏實地……年青的朋友們！魯迅先生的永久紀念方式暫時也許不能照我們理想地辦到，暫時也許我們只能小規模地辦一下，然而將來的和他相配的莊嚴偉大的永久紀念方式能否早一點實現，就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

反對對於魯迅的侮辱

蕭 三

魯迅先生不僅是中國偉大的文學者，而且是有權威的思想者和英勇的民族革命鬥士——這是無論他的友或敵都不能否認的。

因為魯迅先生的思想不斷地前進，三十年來無一時落後鬆懈，他的人生觀到晚年來更加確定。他從反封建者，德謨克拉西者，自由主義者，個人反抗者，一直走到集體的、無產階級和勞苦人民大眾的立場，到新的、真正的人道主義，接受馬克斯——列寧主義，領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提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加入到中國全民抗日的統一戰線。其南京當局厲行「反共」的時代，他却毫不畏懼，熱烈地擁護××黨，擁護工農大眾利益，擁護中華全體民族即人民大眾利益，他便成了了工農以及全民大眾和無產階級的政黨——除了全民利益以外，無他利益的××黨的最好的朋友，最忠實的戰友。

誰要是看不到或不願意看到這一點，便是不瞭解或不願瞭解魯迅，誰就是不知道或不願知道魯迅之偉大！可是『大公報』的先生們却別具心腸。他不敢不也『恭維』魯迅先生幾句話，（雖則這種恭維，如果疾惡如讎，富有正義感的魯迅先生地下有知會要噴嚏的）但是馬上接着代替魯迅叫屈說什麼「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養的人，費很大精神，打些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大公報』十月二十日短評）

真氣人！『大公報』的『短評』作者知道麼？魯迅是天才的革命文學者，同時魯迅是銳敏嚴正的政論家。『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和那嫉惡加仇的革命精神』（『大公報』短評的話）就忍不住對於素來尤其是『在他

的晚年」所見到是一切黑暗卑鄙惡濁的現象與人物而不說話。這正是魯迅之辭嚴義正的态度和其偉大，何待於「與他接近的人」去「慈悲」？他用他的諷刺幽默的雜文——最便利於戰鬥的政論文字，「費很大的精神」無情地揭穿一切虛偽怯懦漢奸叛徒投機變節兩首派……羣小的面目，熱烈地贊助擁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魯迅）和全民抗日統一戰線。請問這是「打無謂的筆墨官司」嗎？我們只恨黑暗反動的勢力太兇和宵小奸宄過多，以致「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以致這位「稀有的作家」不得不「把許多力量」「費很大的精神」和他們奮鬥，「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

像『大公報』短評那種曲解污蔑的說法簡直『真是糊塗蟲』（魯迅），簡直是對於魯迅的一種侮辱！魯迅先生的一生行事，他的奮鬥精神，他的銳敏的眼光和智慧，早已昭揭如日之在天。他不斷說過：『美藝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我們要求的美術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這種振頑立懦的名言，也恰好就是他自己的評價，他是『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的，他『是能引路的先覺。』我們嚴厲地反對這樣侮辱魯迅先生的人格！

在白色恐怖很兇的時候，在法西斯藍衣社宣佈要加以暗殺的名單內中有魯迅先生的時候，是曾經想盡方法勸魯迅先生暫時避開一下免得落在兇手下。可是魯迅先生毅然不肯離開實際戰鬥的火線。他說：我還要和他們打幾架！

在蘇聯作家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邀請各國著名作家到會，魯迅便是被邀請的一個。我也曾私人寫信給他，勸他出國到新世界一遊，參觀一下新社會的建設，並且說最少可以記載許多最有意義的現象……但是他回信說道：

『大會我早想看二看，不過以現在情形而論，難以離家，一離家，即難以復返，更何況發表記載。那麼，一切

情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了麼？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裏寫些文章好一點罷。」

魯迅先生之所謂『家』，當然指的是『國』。『難以離國，離國即難復返。』可見壓迫之重，可見先生之行動不自由。誰都明白如先生離國去別的國家是不成問題的，而去蘇聯國家，唯一以平等待我之國家民族，在當時統治者看來是犯罪的。魯迅先生便終於沒有到這個新社會來看看，而這新社會是他多年以來所理想所要求的。他在那次蘇聯作家大會時便祇能用書面說說他對十月革命及蘇聯文學的態度而已。（這封信曾由我譯出登載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的『真理報』）蘇聯作家大會也就只能給魯迅先生一個致敬禮的電罷了。

還在這以前，蘇聯的作家們和過去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曾好幾次邀請魯迅到蘇聯參加『五一』及十月革命節盛會。有一次接到先生的信：

『蕭三兄：

……這回的旅行，我本決改爲一個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經痛，趕緊醫治，現在總算已在好起來了，但好得很慢，據醫生說是年紀大身體不好之故。所以能否來得及，殊不可知。因爲現在是不能走路了。坐船很慢，非趕早動身不可。至於旅費，我倒有辦法的……九月十一夜』

我們接了這信，非常歡喜。魯迅先生快要出國到歐洲來了！但是同時非常耽心於先生的病，因此早就設法極力勸先生到蘇聯的南方黑海的濱去休養。自後先生的病時常發作。我們屢次請他出國，一以暫避兇猛的白色恐怖，二則藉以養病。但是國難一天危急一天，魯迅先生終於不肯離開實際的鬥爭而出國。同時爲病魔所纏，也不容易動身作此遠道的旅行。就在這最近幾年，先生扶病繼續領導革命的文學運動，反對一切反動思想與反動的文藝理論，無日或休。至最近，死前不久，更作出許多驚人的偉大工作，內中以揭穿中國的托陳派作日本帝國主義奸細破壞全民抗日聯合戰線的眞面目爲最有聲色。他堅決熱烈地擁護××黨全民抗日聯合戰線的新政策。他提

出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這些都是先生對中國抗日救國事業最大的功勳。然而先生的病更一天天重起來了。奮鬥功高，積勞積苦，而竟不起，這是多麼可傷心的事！

中國的民衆失去了一盞引路的明燈！

然而不管敵人如何在他死後還要造謠，中傷、侮辱，向他放冷箭，魯迅先生之偉大是不會因此受到絲毫損害的。

載：救國日報

紀念蘇聯的朋友中國作家魯迅

蕭愛梅

中國的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的死——是中國文學和爲擺脫帝國主義羈絆而鬥爭的中國全體民衆的嚴重的損失。魯迅先生一生都積極的參加了這鬥爭。寫實主義的作家魯迅先生用自己的鋒利的筆無情的揭露了舊社會的一切的腐爛與醜惡。從一九〇七年他的文學活動開始時候起，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日止，魯迅先生用戰鬥的小說，論文，小品，熱烈的反對封建軍閥的壓迫，反對外來的帝國主義，反對偽民族主義文學。擁護德謨克拉西，擁護大衆的自由，擁護革命的新文學。

魯迅先生的好多作品，如阿Q正傳都代表着中國現代文學的傑作。魯迅先生是第一個把「下層階級」人物的形象移到中國文學作品裏的作家。

外國的批評家以魯迅先生的作風比之柴霍甫的作風。中國的讀者以魯迅先生爲中國的高爾基。魯迅在中國羣衆裏有無限的權威，受中國羣衆無限的尊敬與愛戴。中國人民看魯迅是革命的戰士，他從來是跟民衆一起的，而近年來雖然有獵犬跟他，威嚇他，中傷他，他已堅決的站到勞苦大衆的陣線上，同他們一起前進了。（下略）

魯迅先生是蘇聯的熱烈的朋友。在一九三四年他寫道：

「蘇聯的存在與成功使我堅決的相信勞苦大衆的社會一定建設成功的。這在我的工作上與對於未來的信仰上給了我極大的勇氣。」

病魔與工作阻礙了他到蘇聯看一看新社會的建設。他認識牠只是從蘇聯作品裏認識的，他熱烈的愛這些作品和器重這些作品。魯迅仔細的翻譯了郭戈里，高爾基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他翻譯用自己的錢仔細的編校印

行法捷耶夫，綏拉菲莫維支等蘇聯作家的作品。魯迅譯的郭戈里的死魂靈在中國已出到第四版了。

「高爾基之死——不但是蘇聯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的損失。」魯迅不久以前寫道，此刻我要重複這幾句話：

「魯迅之死——不但是中國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的損失。」

丹譯自十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導師的喪失

雪葦

在最大危險的當前

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良好的導師……

我們的喪失魯迅先生，比蘇聯人民的喪失M·高爾基，更要悲慘萬倍！

整個的蘇聯人民，早已經自己結束了他們悲慘的被壓迫的生活，建立了一個燦爛的自己的社會，每個人都伸直身子，立起認真的做人。而且，由於新創造的培養，他們的先覺的領導者已經是那麼的多，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有着適應各項需要的繼承者。我們現在呢？整個民族正處在萬仞臨頭的懸崖上，幾千萬已經被魔鬼們所葬送；幾千萬正在陸續被葬送着。中國的情勢正是這樣的混沌，清晰的思想導師是這樣的缺乏。正是這樣萬劫臨來，痛苦奮鬥的今天，我們最偉大的思想導師——魯迅先生竟逝世了！這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拿和四個月前M·高爾基給予蘇聯人民的悲痛相比擬的！

自然，我們有什麼話可說呢？「……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也宣告了我的人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透視光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死）像這樣，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呢？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呢！……

一八四二以後，不斷加速展開的突然破產和空前飢荒，結果在我們的社會層裏孵化出整千整萬的「蝗蟲」。這般東西，從「破落戶」的窗戶間成羣成羣的飛出，普遍散佈於各個社會國角落，各各適應它底需要而佔據着

一塊小地位：從「白相人」到「職業革命家」；從測字算命的「術士」到「革命文學家」……用着各種不同的臉貌，操着各種不同的語言，做着各種各項的「職業」。假借各種卑怯和英雄，清高和無恥，墮落和前進的手段，來攫取他私人的「利潤」或竊財害命，或出賣人頭，或「掙」革命的歷史地位做敲門磚，墊腳石，或欺恐詐嚇，在弱小者的身上營生。翻來覆去，「理論」有，而且多着。「策略」有，而且多着。但這陰謀的結果，則深深地毒害着民族生命的中心，玩弄吮吸真實的人民大眾的血液。他們是「做戲的虛無黨」（馬上市支日記）——華蓋集續編）是「跟隨着獅子的狼」。「爲要飽啖他們的殘餘，並且，那頭獅子害着病或受了傷的話，便要謀害牠」。（R羅蘭論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譯文新一卷一期。）但他們還沒有狼那樣的「野性」和爽直。又類似灰老鼠或癩皮狗；而吃喝起來有時却比狼還更凶殘。他們無所謂「節操」，更無所謂有什麼「真理」和「人民大眾」。他們可以東邊盪，西流流，今天一個樣子，明天又一付神氣！但當他們正在做着每付臉孔時，是認真的。他們可以做「民族英雄」，也可以做「漢奸」，可以做神氣十足的「革命領袖」，也可做最澈底的革命叛徒。這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中最毒的毒害，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真具有使「人民大眾」陷入永劫不返的力量！

魯迅先生，就用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和這般東西鬥爭過來，到死的現在也在與之鬥爭。他以自己決然相反的鋼樣的操守，堅韌惡辣的戰術，來進行這無與比並的偉大艱苦的鬥爭。他由此不唯做成了革命戰士的堅鋼煉成的模範，而且做成一切在前社會裏出身的向光明的無休息的人們的唯一可靠的引路者。通過了不同的時代，而一直貫穿了他的一生的，是他的全面性的健康：生活上，戰鬥上，創作上，文化的移殖介紹上，甚至在文體及寫作風格上。

澈底的自我犧牲，精密的是非之辯，最堅韌的戰鬥的操守，最聖潔的人格的典型：「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

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養胖一羣獐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半夏小集。——作家二卷一期。）這是魯迅先生的做人。

「實事求是」，切實而反誇張，進取而反盲動，澈底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一切都取決於實際內容的檢討，不爲任何的假面所掩蔽。「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或『導師』罷，但那不是我」（寫在「墳」後面）。「必須敢於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T和Z，一樣是虛假的」（論睜了眼睛看——墳）。「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托派』以至爲『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爲他倒巧的革殺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作家一卷五期）。這是魯迅先生的認識方法。他一貫的接近問題，把握問題的態度。無情的掃盪一切各式各樣的市儈投機分子，永久的不妥協。不管是什麼「慈善家，學者，文人，長者，青年，雅人，君子」以及「革命家」；不管他打着怎樣的好招牌：「學問，道德，國粹，民意，公義，……」以及「前進」，「革命」；不管他是做假或裝死，辱罵或點頭招呼，「親善」或陰謀陷害，都「舉起了投槍」。只要他始終是敵人（見這樣的戰士——野草）。不管牠正當得意之際，或才一時失掉了主子，或還尙未找到主子，都要打。就是打落水裏，也「非又從而打之不可」。只要牠始終是要咬人的狗（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墳）。這是魯迅先生的戰鬥原則。

由這裏，我們得到了最健康的思想精神的教育，最寶貴的革命的遺產。由這裏，我們找着了中國民族革命解放鬥爭形態最高的，最好的一面，整個鬥爭精神底聖潔的化身。至於魯迅先生的奠下中國文藝創作活動的最健康的基礎，現實主義的建立；寫作風格的創造「雜文」——特殊的戰鬥文體的開拓；以及中國現代藝術基礎的培養；介紹翻譯等事業的建樹等。不僅僅做了我們底M·高爾基，而且還擴大的做了我們底A·普式庚的事。

和這比較起來，是還得列在其次的。

有些人想將魯迅先生的偉大意義局限在「文化運動」或「文藝運動」的範圍裏，而將他對整個革命鬥爭的思想指導作用忽視；抹殺或輕視他社會政治思想的寶貴內容，及這內容的社會意義，那是決定地錯誤的。我們底革命鬥爭底實際中，「正確理論」的接受往往不十分成爲困難，但每當這「接受」應用到實踐——「執行」的時候，便往往表現了非常的困難，甚至其結果會恰好相反。這爲什麼呢？是基本的認識能力不充分，「自立性」的不足。換句話說，也就是「魯迅思想教育」的沒有得到足夠的成功；結果在「做人」的煅煉，「自立」的根基的培養上；在認識方法的基本把握上；在戰鬥精神的原則之正確的理解上。「自立的」觀點沒有足夠的把握，空架子擺來是總會翻斛斗的，在目前，這還具有原則意義的基本決定的內容。而在這點上，在「基本的」思想形態底特徵上；在約瑟夫那裏表現出來的，在魯迅先生這裏也同樣的表現出來。

然而，魯迅先生底「導師」的這姿態，離着被真實地理解還很遠。

魯迅先生由最初（著名的是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到最近（一九二八、一九三六）所執行的鬥爭，都有着一個特點。這特點是：通過人的活動去暴露和打擊某種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這特點一貫的被保留下來，甚至完全沒有因爲何凝先生的評價而緩和（「評價」見雜感選集編序二〇頁）。於是乎「私人！」「私人！」的呼斥聲，直擁擠到了他的「死」爲止。然而，問題是應當這樣來解釋的麼？未必吧。

這問題，何凝先生在一九三三年（選集編序）有過很好的說明。首先他說：

……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爲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不大知道「陳西滢」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滢」就是「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

接着他又說：

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鬥，雖然隱藏在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下，然而這種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後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夠完全只靠大砲機關槍，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偽和戲法是無窮的暴露。這些「做戲的虛無主義者」（看華蓋續編「馬上支日記」）也就必須有持久的韌性的鬥爭。

對於一九二八的文藝論爭中魯迅先生的在這特點上的表現，何凝先生也承認，這是「經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選集編序）

但如上的解釋還不够。魯迅先生並不是那種「只記得私仇私怨」的人，決不是那種用個人的仇恨來代替真理的鬥爭，或者因為先有「私人的仇恨」才去找尋真理的鬥爭的人。假如不理解這點，我們無法理解他三十餘年來一貫的光輝奪目的歷史（他何時造下了這樣多的「私仇私怨」）這固然是的。但僅根據這解釋，還不能找出這特點的「必然性」，不能理解魯迅先生這戰鬥形態的社會內容來。魯迅先生並不特別具有「愛好」由他的「私人」那裏去引起糾葛的「脾氣」。事實上是：他除了在迫切地必要的意義下，不亂去指名揭穿別人的什麼的。他自己早在一九三二年就非常明決的提示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在論爭。」（見文學月報第五，六期「通信」）

我們這社會，「做戲的虛無黨」特別多。「理論」是有着很多的，然大都僅是一個幌子；現在很認真吧？而其實又並不如此。社會活動裏，要找幾部「老實」的理論，系統的學說，除此以外，是不容易找到的。有的是「花頭」，或者簡直是「吃人」的號召。「花頭」僅用於遮掩「變化」的秘密，是「變戲法的手巾」（墳後記）。在這裏，要捉牢「某種社會的典型」，就特別要通過這「變戲法者」的實際行爲，而且要具體的從他前後的行爲上去

辨別，纔好容易得手。這時「理論」的奧妙也就明晰了。因為根本上就不是什麼「學理」在作怪。「通過個人活動去暴露某種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的，這種鬥爭的特殊方式，就是在這社會特殊條件底下發育起來的。在魯迅先生的文章裏，我們也找得出這理由的充分的論據。這正是對一切「中國式」的假面具，一切虛偽招牌，一切抽象空論之現實主義的，向其實際內容的檢討的必然的結果，是這種必然結果的表現之一。

本來，問題本身也並不在「涉及私人」或不「涉及私人」而是在爲什麼必要去「涉及」爲着問題的眞理的解決呢？抑是僅爲着「人身攻擊」。假如是爲了能更明晰的照見某種「社會的典型」爲着必要的問題的解決，而不得不抓住牠「代表」的行爲來暴露它的話，肯這樣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直的。且還特別有益。「涉及」就「反動」嗎？普列哈諾夫還「涉及」過密海洛夫斯基底「頭」（見辯證唯物論教程）是伊里奇吧？大概還「涉及」過主觀唯心論者們的「父母」呢。（大意是說：主觀的唯心論者們將連他們是他們的父母所生的這回事也會加以「否認」的吧，因爲那是在他們底「感覺以外」存在的緣故啊！）

許多人會這樣說吧：魯迅先生是有着一個「嚴重的缺點」的，這缺點是他「理解力的遲緩」。這裏人家會指出一九二八的例（或者甚至「目前」的例但那則更加可憐了）說：人家早已看到有提倡「革命文學」的必要的時候，他還在「荷戟獨彷徨」哩。客氣點，將這解釋爲他的「白璧微瑕」更流行的，則斥爲他的「偏狹」，「頑固」。

這「解釋」又對麼？他們試來本質地分析一下吧：

第一，一九二八的論爭，並不表示魯迅先生比上因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們知道有「革命文學」的存在。魯迅先生比他們知道得更早。「魯迅看見革命是比一般的智識階級早一二年。」論爭發生的當時，書室就這麼

的說過（革命與智識階級——中國文藝論戰）事實上，魯迅先生從開始他的文學生活起，老早就注力研究北歐和東歐的文學，且特別重視俄羅斯的文學。對舊俄及當時（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蘇聯文學情況是很熟悉的（參看革命文學——而乙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在廣東；在鐘樓上——三開集等等）他在「北京」時主編過的「未名叢刊」中就出版有第四十一（蘇聯B.拉甫涅列夫）跟文學與革命（扞洽斯基）這些都是證據。但是他為甚麼不早拿到中國來主張呢？這當然是由於他在當時還不感覺到應用於中國現實的需要，或者說還沒有「穩定」這個理解。然而又為甚麼不這樣呢？問題就在這裏了：事實如此證明不是由於他的「盲目」或「偏狹頑固」或「醉眼陶然」而是由於他對付問題的現實主義的、反盲目、經浮的態度。他需要有了切合實際的認識，立得住自己的脚跟。自己對之能嚴肅的負責時，他纔敢主張，號召。「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雙鑠」（寫在「墳」後面——墳）他害怕輕率的結果，實際反葬送了自己的元氣，提高了敵人的氣焰，他不肯蹈歷史的覆轍——這，不唯對他自己是根本的說明，而且對他與當時「革命文學家」們鬥爭這事，也是根本的說明。因為他們正就犯着這麼極可怕的「幼兒病」。他那時的諷刺和指責，不唯正中當時的病根，而且就在配合「一九三六的場合」讀起來，也還有許多勃蓬着戰士底氣息，依然還充滿目前意義的教育的生命。（如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文藝與革命路等——見中國文藝論戰）

然而，第二，他却絲毫「冥頑不靈」和「意氣用事」或者真如成仿吾當時所估計的他「每天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毀譽……要知道什麼人怎樣禮讚而什麼人怎樣失禮；而且一次觸了他的眼膜……再也不會忘記，而且一有時機，那便真的睚眦必報了。」（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或又如後來別的人所估計，他是那麼最可怕的「英雄主義者」：「記私仇，弄威權，恰好相反：他對當時「革命文學家」的攻擊，雖照樣多是「通過個人」

的，但却嚴謹的站在論爭的立場，從不浮囂一點，動點盲目的感情。這使得他和當時也是「反對」「革命文學」的人有決定的明顯的分別。跟梁實秋柳絮輩固無論矣，就跟當時想緊踏着他底脚步的侍桁，中間都有着決定的原則上的分界（參看中國文藝論戰）。這「界」標立在那裏呢？那就是「至多只嘲笑了革命文學的運動（他沒有詆毀革命，也沒有嘲笑革命文學的本身），嘲笑了追隨者中的個人的言動。」（畫室：革命與智識階級）

一九二八）始終沒有越出一步，做過原則上的錯誤。這同樣是他光輝完整的歷史的一環，一貫的是作為「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何凝）而存在的一環。他對於自己，也一點也不逃避，現實的注視着問題，求更進步的學習，不斷的剖解着自己。這是魯迅先生在好多場合公開宣佈的，就在內心上，也沒有虛飾。第一，他不知道有所謂「聲名」的東西而「害怕」有人能真正轟燬他。他是「那時候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因為這不只於他自己「有益」最要緊的是更於「革命文學」運動有益。其次，他也不因為這樣的人「終於沒有出現」而自滿自得，高鳴得意。他相反的却更虛心起來，「自己來補足這個缺陷。」於是自己動手來翻譯「藝術論」，翻譯「文藝政策」……使人們對於「武器」有個真正的理解使，「想操這刀子來狙擊我的人也能狙擊在致命的地方。」（大意，參考「文藝政策」譯序）但是，他並不因此而翻譯時賣弄機關，不容許因「打着了自己的痛處」而有絲毫的不忠實。「在翻譯時，到了打擊着我的敵人的地方，我就笑笑。到了打着自己瘡痕的去處，我就咬緊牙關忍受，依舊一句一字地譯下去。」（大意，見文藝政策譯序）在這樣澈底的客觀的，真實的真理之追求中，魯迅先生終於實實在在的認識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結實的「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層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何凝先生的『魯迅雜感選集』編序）

第三，由於這發展的結實和光輝，所以魯迅先生的更進一步，不得不是嚴肅的，現實把握的更進一步，切切實實

實地，十足能够自己對自己負責到底的更進一步，所以他就能與叫囂歪曲，亂殺亂砍者絕對兩樣！以前是做着『最好的工作』（畫室），現在一樣也做得更加好，更加偉大了。所以，當那些得意時氣焰萬丈，『居然自以為獨得了工人階層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狀』（何凝）的人們，到了真正艱難辛苦的境地時，大都隱的隱，逃的逃，『轉向』的『轉向』，變賣的變賣，悄然了的時候，他則更光輝的顯出了他底存在，更加立得定，看得準，把得穩，做得勤了。人家正在『害怕』因他自己造出來的『代表資格』而要遭到殺頭，正因此感到被帶累和煩惱，用這『悲喜劇』的形式『下場』的時候，他則沉着的本色，不驕矜也不恐怖地立起來，鎮靜的表示：『我現在還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兩地書序言）在人家捧着『聯合戰線』的招牌而在打算抹去自己底傳統的時候，他在統一戰綫的擁護下，冷靜地熱情的誇耀：『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領導和戰鬥過來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現實文學第一期。更嚴重的提示：『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末，到底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半夏小集——作家二卷一期）。絲毫不因為現在是『聯合戰線』了而就趕忙聲明自己的祖先本來就是「要不得」的……

那末，我們逼近問題了：善與惡，良與劣，美與醜，正確與錯誤的分界在那裏呢？……或許魯迅先生是『遲緩』了。然而除了他，從來我們還沒有找着比他更善，更良，更美，更『正確』的典型的工作的活動。不『遲緩』的沒有，竟連比肩的都沒有呢。

寧亂殺亂砍，多造罪孽而少於建樹，那邊不如『遲緩』一點的好吧。看真正的歷史要從那一頁寫起？真正給予大眾鬥爭以實益的，主要是從誰的肩上負擔過來的……

在萬分艱難締造的時間我們的導師死了！

這死後，是想得到的：一是借此去吸血，以為可以更放心的更兇狠的吮吸。這首先在這幾天來的『翻版偷印』

上，就可以噴出點來；一是將要開始他們對魯迅先生的『割勢』工作，曲解或支解。前此恨他『胡不早死』的，現在要十二萬分地『悲哀』哭喪着臉來『捧』他到高高的天空裏去罷。M·高爾基死後怎樣（在外國），我還不熟悉。不過布爾學者，機會主義者們對付卡·恩死後的手段，某派及其一流們對於死後的伊里奇的歪曲，這類的歷史教訓是了解一些的。然而卡·恩在烏里亞洛夫的繼承下得到保持和光大；伊里奇在約瑟夫的奮鬥中也同樣發揮了他絕不可修改，不能修改的特質。我想，在魯迅先生的寶貴的獨特的戰鬥傳統下，無論任何的『野心家』也要『撲空』的吧。因為這是『血寫的事實』啊！它將永永遠遠得到中國生的大眾的支持和真實的繼承的。就一時不能更加以速力的發展，但最少最少也能頑強的保持和追隨。以後的歷史時事實會證明：其實『戲子』們的打算是錯了的。

在最大危險的當前，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親愛的導師！今後我們更應當加倍的謹慎小心，來『管自己的生活』。但我們越發注意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就越發記起我們先驅的導師所走過來的道路。也只有小心謹慎地踏着這偉大的足跡前進，才能够充分管理得好我們自己底『生活』！

安息吧！

呵，導師，

我們會踏着你底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來。

我們站在你底墓前報告你

報告你，我們完成了你的志願。

魯迅——蘇聯的一個好朋友

黃 峯

魯迅死了！——這哀訊，前天（十九日）就聽到，昨天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了他的面肌黃瘦，鬚髮蓬鬆的遺容，今天又不能自己地想留下一點抹不去，忘不掉的懷念。

與其說魯迅是中國的一個新文豪，倒無寧說他是國際的一個新文豪。記得是前年吧，蘇聯作家第一次全體大會聽取了拉狄克關於世界的藝術文學的報告之後，到會的作家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議，在這決議的末尾的一段中，首先指認了魯迅是和羅曼·羅蘭、安德雷·紀德、亨利·巴比塞、伯納蕭、希奧德爾·德茲塞、歐普東、辛克茲、亨里、希曼一樣地『英勇地執行了自己的正確的義務的』一樣地是『勞動人類的最好的朋友』並且因此，蘇聯的作家們向他『致送了兄弟的祝問。』

是的，我們應該祝問魯迅的勞作和苦鬥。不但是應該，而且是必須。因為他從五四時期起，經過五卅，一直到一九二七時期，以迄於現在，他站在向封建的傳統思想，向惡劣的社會環境，向幫凶以及幫閑的各種傾向，向虛偽的自由主義的流派，作了嚴峻的批判和猛烈的搏鬥，並且向戰友們盡了誼友的責任，和同路人的工作。他的一切作品，就是一部現代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活的歷史，豈但是他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的血書而已。

自然，魯迅並不是毫無缺陷的完人，但這裏正表現了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的一切優點和弱點。當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戰發生當兒，他是『身先士卒』的上了戰陣，許多前進的份子搖頭了，以為他真是中國文壇上的什麼『唐吉訶德』，其實不是的，此後的事實證明他的懷疑和彷徨，正是向前邁進的前夜；就是今年吧，他又猛烈地以病弱之軀加入了這次『國防文學』的論爭，許多人以為他發了瘋，又是唐吉訶德的復活，其實他也不是的。

在根本的立場上，他不但不反對，而且擁護了前進政黨所提出的政策、任務和戰略；他對於「救亡聯合戰線」對於「文藝家協會」對於「國防文學」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都發表了熱烈而忠實的意見。仍然是盡了諍友的責任和同路人的工作：『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

除了暴露中國國民性的卑污以及人間一般的黑暗以外，魯迅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此刻爲篇幅所限，不想多說什麼，但若單講他的理解和熱愛真正的友邦及其作品，就不能不說他一手推薦的東西已經非常充分了。譯了『十月』又譯了『毀滅』編校了『鐵流』編校了『科學的文藝理論叢書』等等。這些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來：『在這樣的岩石似的重壓之下，我們就只得宛委曲折，但還是使她在讀者眼前開出了鮮艷而鐵一般的新花。』

他說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其藝術，常常是極感興趣的。他說：『看得鄰人（指蘇聯）的平和的繁榮，也就非常高興，並且將這高興來分給中國人。我以為爲中國和蘇聯兩國起見，這現象是極好的，一面是真相爲我們所知道，得到瞭解，一面是不再誤解，而且證明了我們中國確有許多「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必說真話的人們。』

他又在別一處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是『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又說：『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却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甚至當人們造謠中傷「平和的繁榮」中的蘇聯時，他的回答是：『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然而，魯迅，現在是躺在萬國殯儀館裏的死床上了，過一天，該是長眠在萬國公墓的泥土中去了吧。從前的祝

問，已經成爲今天的弔唁。試看中國的各報上，不是都譯載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和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來電了嗎？我們相信，在國外，正像在國內一樣，魯迅的死是一樣地應該痛悼的。

永別了，魯迅先生！中國的一個最光輝的作家，全體勞動人類的以及蘇聯的一個益友永別了吧，安息了吧！

載：中國導報

深淵下的哭聲

金三

在滿佈結核菌的陰暗的獄房裏，我們被強制的和整個社會隔離着。只有一片小小的窗子，使我看見樹枝在牆邊搖曳，清澄的天空中，浮游着一朵兩朵的雲影。也從這小窗子裏，衝破了嚴重的警備，飛來一片二片熱情的報告。我們從這些報告中知道敵人怎樣的兇殘，漢奸怎樣的無恥，大好河山怎樣一天天的破碎，以及萬萬千的戰士，怎樣以呼號和熱血，防衛自己的祖國。也從這小窗子裏，我們聽見了魯迅先生的去世。這是去高爾基的死四個月又一天。在這驚人的噩耗中，我們不能不暫時的愴然失神了。我們多麼盼望這消息的不確，可是的確的，從我們辛苦獲得的一幅報紙的剪拔中，一塊小小的銅板圖中，看見了別了許久而現在已成了最後的先生的遺容。在我們這個苦難的中國，因先生的死而蒙受的巨大的損失，決不下於高爾基之對於蘇聯。高爾基用他縱橫辟易的健筆，從不間斷的給自己的仇敵以致命的打擊，給自己的伴侶以鼓勵和警策，他和伊里支一起，率領了一羣新俄羅斯的戰士，跋涉了難苦的道路，終於使俄羅斯的國土，成爲新人類的光明的殿堂。魯迅先生的事業，在這意義上，和高爾基是完全一致的。他沒有高爾基那樣龐大的創作的卷帙，但是他的在量上並不十分豐富的著作，在質上是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紀念碑。他給與同時代的深刻巨大的影響，在國內，在全東方的歷史上，是沒有東西可以比擬的，今後我們全部的文學工作，都要從它出發。而且離開了它便不會有明天的生命。

他抉發了我們民族的受難的靈魂，創造了文學上的不朽的典型，這種典型使他儕身於世界任何文學巨匠之側而毫無愧色。他不但在世界中代表了中國，而且他自己也將成爲世界的。

他是偉大的文學家，他因此也是一個人類的戰士，他用了他銳利的筆鋒，毫不容赦的揭出了盤結在我們社

會各層中的民族的膿瘡，從『正人君子』到所謂『文藝青年』，也在他的筆底下顯出了猙獰醜惡的形相。他又極其嚴厲的在自己的夥伴中，指出在他們的工作上，他們時時刻刻所犯的過錯。通過了他的銳利的觀察的眼，我們更清楚的認識敵人，更清楚的認識自己，他是我們時代的鏡子。

他又用了他的銳利的筆鋒，從無倦怠的和各式各樣的敵人戰鬥，他對於不義的執拗的憎恨，他對威脅和利誘的堅決的拒絕，不和仇敵妥協的精神，熱愛真理，熱愛大眾。爲了真理和大眾從來沒有什麼顧忌，甚至在久病的牀上也不忘記日日的戰鬥，直到臨終以前，他還簽署了團結禦侮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這種戰鬥者的風度，乃是處身於這苦難時代的每個青年人的模範。

在文藝陣線中，他是筆路藍縷的先驅者，他是英明果決的領導人。當柯城八股的穢氣，充滿在中國文壇中，當鴛鴦蝴蝶的市儉文學跋扈於出版市場上，當林琴南把迭更斯和柯南道爾混雜在一起的時候，第一個把西洋文學的清新的空氣傳送到中國來的，是先生；第一個寫了『狂人日記』、『故鄉』等作品展開了新文藝的大旗的是先生。在新青年時期和先生一起挺身在時代前線的人們，一大半都已朽腐陳爛，化爲時代之輪的障礙物了。只有先生却同比自己年輕二三十歲的青年人一起，永遠不會落過一步後。魯迅這兩個字代替了一面文藝戰線的大纛旂。當我們負創倒地，精力疲盡的時候，遠遠的望見這面大纛旂的招展，便知道在敵人密集的砲火底下，我們自己的隊伍還在沉着奮戰，而播起扶傷蹶起的勇氣，堅定了勝利的確信。

在實際的政治戰陣中，先生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旁觀者。當創造社指先生爲迷戀騎士時代的董吉訶德；太陽社斷定『阿Q的時代』已經死去的時候，先生早已是××會熱烈的維持者，對於地下工作的意義，先生從來不吝惜給與最高的評價。尤其對於血火中的新中國的創造，先生的關心是無限的，每次有人從那些遙遠偏僻的戰地中來，先生常常請來打聽真實的情形，整幾小時傾聽着，不覺得有絲毫的疲倦。有時要求講的人畫出詳細的地

圖，有時叫旁邊的人替他記錄下來。我們很久就知道他要寫一部用革命鬥爭作主題的長篇，乃終不能完成，真是多大的痛事。

對於許多被摧殘的負傷的戰士，也沒有人更能如先生那樣深切關顧的，柔石也頻殷夫他們的血跡，留在先生的心裏比誰都堅牢，這成了他自己的痛創，他時時不忘用手指去撫觸。甚至到最近還因為聽到殷夫的遺詩可以出版，被卑劣者騙去了序文。常常有友人發生了急難，我們在惶急無助時，第一個想起的一個永不會拒絕的援助者，便是先生。我們永遠忘不了他給我們分担的憂急，和從不吝惜的援助。記得有一次他突然問起我關於××的消息，這是相隔已經很久，在曾經去向他求援的人已經在記憶中漸漸淡去的事，我急切中不知怎樣回答而感到羞愧，而這種深切的關念，又多麼使我感動呀。這種關念當我自己也隨着入獄以後，我是更痛切的感到了，在許多的友好已漸漸冷淡而甚至是相忘的情境中，從先生那裏傳來的熱切的慰問和先生所寄贈的書籍，時時使寒冷的獄房溫暖，知道先生是和自己在一起，而感到自己所受精神和肉體的殘傷是怎樣的不足道了。

先生的這種熱情常常為卑劣者所利用，被中傷者稱為『世故老人』的先生，是一個常常被欺騙的人。在廈門時曾經因為援助一個『苦學』的青年，結果受了甚大的連累，是許多人所知道的。然而一方面他的處世的峻嚴的態度，每每是使人震驚，他幾次遭受嚴重的迫害，都以自己的鎮定駁退了敵人，先生自稱這時的情形，像兩只雄雞的對峙，有一只要稍微閃動一下，別一只便立刻乘虛而入。當他在新『青年上』寫文章的時候他一方面在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部當官，他每天挾一個皮包去畫到，皮包中裝的往往是碑帖古畫，在陳腐的環境中他應付得很好。誰也不知道他便是用着魯迅的筆名，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在古廟的寓所裏草寫着向封建社會宣戰的檄文的人。

一個男兒永遠不停止找覓自己的敵人。

席勒的詩句正說出了魯迅先生的一生，從陳西滢到徐懋庸之流，凡是裝着官冕堂皇的面目而自營其私的人，先生從不肯把他們饒放。因此在先生所經歷的道路中是遍樹着敵人的。先生一生所受到的待遇，每每是造謠和中傷，敵人想用糞穢沾污先生的清白，結果都是心勞計拙，而先生的雄偉的姿影，巍立在大衆之前。

直到現在爲止，我們對於先生勞績的評價，是完全不足的。我們的批評家，總是喜歡掉弄一些名詞和概念，以指導者自居，從不肯就着實際的作品，作具體的研究工夫。我希望先生的死，能够成爲這種有意義的工作的開始。

在獄房的漫長的秋夜中，聽着風捲落葉的聲音，想着自由的日子是會到來的，想着勝利的日子是會到來的，但是先生的慈和而峻嚴的顏色，將永遠不能再見了，這乃是多麼的寂寞呀。當高爾基將臨終的時候，蘇聯的大衆以一部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真正自由平等的新憲法草稿，作他的病床中的禮物。但是二十年來爲先生的作品所教育着的中國戰鬥的大衆，能用怎樣的祭品，安慰先生的英靈呢？

先生不願有任何形式上的紀念，我們也不願在先生的理想還沒有達到的土地上，留下什麼形式上的紀念，更不願先生生前的敵人，想用任何形式上的紀念，借先生的偉大來掩飾自己的卑污。但是有一種紀念我們是能够而必須做的，那便是我們具體的研究先生和他的勞作，從那裏學習文藝的批能和爲大衆爲真理的戰術。像這樣的紀念是不會被先生拒絕的。

11月10日 1931年

生命中的第一聲雷

曹靖華

以前的，此刻不暇憶及了。

在二月二十七日的魯迅先生的信中說：

……我的病也時好時壞。十天前吐血數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醫生診斷爲於肺無害，實際上却也不覺什麼。此後已退熱一星期，當將注射及退熱止咳藥同時停止，而熱即復發，昨已查出，此熱由肋膜而來（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而積不已），所以不關緊要，但麻煩而已。至於吐血，不過斷一小血管，所以並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在八月底的北平的一家報紙上又載着他病的消息，就寫信去問，並再請他離滬療養，在九月七日的回信說：……病重之說，一定是由吐血而來的，但北平的報紙，也真肯紀載我的瑣事……至於病狀，則已幾乎全無，但還不能完全停藥，因此也離不開醫生，加以已漸秋涼，山中海邊，反易傷風，所以今年是不能轉地了。

「至於病狀，則已幾乎全無，」這使我們略微放心了。到九月末的時候，收到他寄的一包書，該去信通知了，但總覺得：「沒有事，他健康着的，有事時再帶着通知吧。」

直時十月十二的時候，收到他由滬寄來的兩包書，內有一本印刷精美裝璜精緻的文藝論文集。於是就寫信通知他。不意這竟成了給他的最後的一封信！

魯迅先生從來是信到即覆，很少例外。他的信差不多都可以計時收到的。

這是十月十九日的晚上了。白天站了六小時的講台，晚上還想再看點書，但腦子實在沒用了，看也是白看。這

時就想睡去，但才九點鐘，怕有人找，於是就躺到藤椅上休息——冥想。第一件事入到腦子的是：「上海的信大約到得了，晚上的一班郵差快來了……」

正想到這裏，忽然有劇烈的敲門聲，這神氣類似迫不及待的郵人，但隨着敲門聲，却少了通常的清亮而拉長的一聲：「信——」

但我總以為這是信，是上海的信，這是歷來「計時收到」的經驗告訴我的，而且我還相信的對佩秋說：「周先生的信來了……」

但那不是郵差，不是郵差帶來的周先生的信，而是兩位相識的文藝青年，他們都不知怎的失了常態，苦喪着臉，剛剛踏進來門就說：「給先生帶來一個不幸的消息……魯迅先生去世了！」

這驟然的一聲巨雷——一生第一次所聽到的猛烈的巨雷，把我震得頭只是在昏，心只是在跳，耳只是在鳴，站到屋中間只是發呆，發抖，舌根硬得道不出隻字來……

我用盡了所有的力氣，企圖恢復心境的平衡，來問個究竟，但終於無效，依然是：頭在昏，心在跳，耳在鳴，渾身發抖，舌根硬得道不出隻字來……

「那來的消息，靠不住吧？」我呆了半天之後，又竭着所有的力氣，極力鎮定着，彷彿用不是自己的舌頭似的抖顫的問着。但總覺得奇怪不像真的。因為他病好了，上禮拜還收到他寄的書，這就是他生活平安——依舊的表現。

接着進來的是新報記者T先生。我的希望這惡耗不確的一絲的溫暖，被他的「曹先生已經知道了吧！」的一句話打消得無影無蹤了！

「世界晚報的專電，今天上午去世的……」

固然，吸血的蜘蛛們都討厭他，望他早死，但現在突然來造這樣的謠言是無意義的……

理智不能不使我承認了這萬分不願承認的事實……

我只是發呆，只是心跳，只是耳鳴，只是頭昏，只是抖顫，眼淚只不住的往心裏嚥……

「我們明天要出一個專刊，紀念魯迅先生……請多少給我們寫幾句話，作爲悼辭……」通過了心頭的巨大的重壓，T君勉強的吐出了這兩句話。

沉痛的悲哀，死死的壓在我們的心頭，我們感到窒息，感到心房要炸裂，我們沉默的浸在悲哀的黑流裏……

那兩位文藝青年要走了，到門口時才說：「我們原來是代表一個文藝團體，來請先生講演的，在路上買了晚報，看到這消息……我們的話也不敢往外提了。」

×

×

×

×

我的心房要炸裂了！我發顫，我耳鳴，我窒息得不出氣來。T先生一語不發的緊鎖着眉頭在那裏呆坐着！我的八歲的女兒都驚起在房裏落淚！她記起了周先生前年送給她的寶貴的玩藝：「人獅」，「陀螺」，「三四分大的小人，小狗……」

從來不吸烟的我，不知怎的這時不自主的吸起來，彷彿要藉他來抵抗經不起的悲哀的襲擊似的。我坐在桌旁，抖顫着手，在那裏寫一個字塗一個字的寫着。勉強畫了兩行，交給T君，戴上帽子，就出去找E先生去了。他是魯迅先生最相知的一人，也是刻刻的深切的關懷着魯迅先生健康的一人。剛出門去，遇見D先生，他說：「S先生已經知道了，這消息是真的，他打算通知你，還沒顧着……」

×

×

×

×

這生命中的第一聲強烈的巨雷，把我的神經震動得難以平復了！這是一夜的失眠！

早晨五時起來，草草的給景宋先生和W及H兄寫了兩封關於料理魯迅先生後事及安慰景宋先生的快信。到T校看到各報上都大登着魯迅先生的照片及去世的消息。一看見他的照片，無論如何都壓抑不住自己的眼淚！不忍看這些消息，又不能不看這些消息。從報上知道他十七日還去到內山先生那裏，他的病是從內山那裏回來才得的。我想到我的信在他病前收到，他或者還有一封在路上呢！

午後回來，他寫的信封的字跡利劍似的刺入到我的眼裏，刺入到我的心裏！我抖顫着手，拆開信……昨夜今天的一切，真似一場惡夢！懷着萬分的赤誠，希望這是我做了一場惡夢！這不是魯迅先生的信，他活着的！他同平常一樣的！這不是我看慣了的筆跡，看慣了的語句！但今天帶回的報紙，上邊印着「魯迅逝世」的大字，不得不使我意識到這不是夢！然而這信是我在夢中收到的吧？不，這明明是一封信，是我多年來看慣了的最愛的筆跡！

靖華兄：

十月十二日信收到，甚喜。譯致E君函及木耳，早收到了，我竟未通知，可謂健忘，近來記性，竟大不如前，作文也常感枯燥，真令人氣惱。

(略) 開北似曾吃緊，遷居者二三萬人，我未受影響，其實情形也並不如傳說或報章之甚，故寓中一切如常。我本想搬一空氣較好之地，冀於病體有益，而近來開北稍遠之處，房價皆大漲，倒反而只好停止了。但我看這種緊張情形，此後時時要有，為寧靜計，實不如遷居，擬於謠言較少時再找房子耳。

我病醫療多日，打針與服藥並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觀結果，而不料竟又發熱，蓋有肺炎之結核一處，尚在活動也。日內當又開手療治之。此病雖糾纏，但在我之年齡，已不危險，終當有痊可之一日，請勿念為要。

兄之小說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書名尚未得佳者。

此地文壇，依然烏烟瘴氣，想乘這次風潮，成名立業者多，故清談甚難。(略)

餘後談，此佈，即請

刻安。

弟豫上。十月十七日。

「……此病雖糾纏，但在我之年齡，已不危險，終當有痊可之一日……」這好似把擺在我面前的報紙上的「魯迅逝世」的消息，作有力的駁斥！這怎能使我相信他是死了呢！

然而，隨着「魯迅逝世」的消息，帶來了沉痛的悲哀，層層的籠罩在我所看見的每個青年的心頭！他們都在噙着真摯的熱淚，在低頭哀思，在長吁短嘆，懷着巨大的愴痛，在悲傷他們在黑漆漆的夜裏息滅了一盞光芒萬丈的指引他們的路燈！

魯迅先生去世了！迫切的緊張的工作，危急的黑暗的現實，加緊的迫脅着他，使他突然的離開我們！他堅毅而英勇的領導着千百萬大眾去爲着擺脫這奴隸生活而鬥爭！他把他的最後的一滴血都爲着中華民族的生存而犧牲了！

魯迅先生去世了！我們深切的感覺他死的太早！感覺到他有無限的工作沒有作完！

魯迅先生去世了！吸血的蜘蛛及幫閒的蒼蠅蚊子之輩聽到這消息都在黑暗的角裏猙笑，而千百萬不願被搾取，不願被踐踏，不願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孫孫淪爲異族的亡國奴的中國人都在那裏痛哭！千百萬不願被法西斯屠戶割的全世界的勞苦大眾與弱小民族都在那裏嗚咽！

魯迅先生去世了！我們懷着萬分難耐的愴痛的心情，負起他遺留下來的艱鉅的担子，向着他所指示的方向邁進！

十二月三日，北平。

載：作家

最後的一天

景宋

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爲了這個消息着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看見兩旁埋伏着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着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嗎？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擄在敵人身。」

夢後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惡的徵候都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用筆端衝倒一切，——還可以看到電影，生活生活。我們戰勝「死神」。在謳歌，在歡愉。生的欣喜佈在每一個友朋的心坎中，每一個惠臨的愛護他的人的顏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樣。他與我們同在一起奮鬥，向一切惡勢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還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發表）。一文的中段。（他沒有料到這是最後的工作，他原稿壓在棹子上，預備稍緩再執筆。）午後，他願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樓下，見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時外面正有些風，但他已決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後，是很難勸止的。不過我姑且留難他，我說：「衣裳穿够了嗎？」他探手摩摩，裏面穿了絨絨背心。說：「够了。」我又說：「車錢帶了沒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來天已不早了，隨便談談，傍晚時建人先生也來了。精神甚好，談至十一時，建人先生纔走。

到十二時，我急急整理臥具，催促他，警告他，時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來，看看鐘，已經一時了。二時他曾起來小解，人還好好的。再睡下，三時半，見他坐起來，我也坐起來。

細察他呼吸有些異常，似氣喘初發的樣子。後來繼以咳嗽，咳嗽困難，兼之氣喘更加厲害。他告訴我：「兩點起來，就覺睡眠不好，做惡夢。」那時正在深夜，請醫生是不方便的，而且這回氣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覺得比前二次厲害。爲了減輕痛苦起見，我把自己購置在家裏的「忽蘇爾」氣喘藥拿出來看，說明書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臟性氣喘也可以服。並且說明急病每隔一二時可連服三次，所以三點四十分，我給他服藥一包。至五點四十分，服第三次藥，但病態並不見減輕。

從三時半病勢急變起，他就不能安寢，連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終夜屈曲着身子，雙手抱腿而坐。那種苦狀，我看了難過極了。在精神上雖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體上，是他獨自担受一切的磨難。他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咚咚的聲響，我在旁也聽得十分清澈。那時天正在放亮，我見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脈門。脈跳得太快了，他是曉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點鐘去託內山先生打電話請醫生。我等到六點鐘就匆匆的盥洗起來，六點半左右就預備去。他坐到寫字棹前，要了紙筆，帶起眼鏡預備寫便條。我見他氣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寫了，由我親口託請內山先生好了，他不答應。無論什麼事他都不肯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關頭，他也支撐起來，仍舊執筆，但是寫不成字，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寫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寫了，其餘的由我口說好了。他聽了很不高興，放下筆，歎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寫，許久纔湊成了那條子。那最後執筆的可珍貴的遺墨。現時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紀念了。

清晨書店還沒有開門，走到內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來了，匆匆的託了他打電話，我就急急地回家了。不久內山先生也親自到來，親手給他藥吃，並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訴內山先生說苦得很，我們聽了都非常難受。

須藤醫生來了，給他注射。那時雙足冰冷，醫生生命給他熱水袋暖腳，再包裹起來。兩手指甲發紫色大約是血壓變態的緣故。我見醫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嚴重了。但仍然坐在寫字棹前椅子上。

後來換到躺椅上坐。八點多鐘日報（十八日）到了。他問我：「報上有什麼事體？」我說：「沒有什麼，祇有譯文的廣告。」我知道他要曉得更多些，我又說：「你的翻譯死魂靈登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我爲什麼提起作家和中流呢？這也是他的脾氣。在往常，晚間撕日曆時，如果有什麼和他有關係的書出版時——但敵人罵他的文章，他倒不急於要看，——他就愛提起：「明天什麼書的廣告要出來了。」他懷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書出版時一樣的歡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報紙到手，就急急地披覽。如果報紙到得遲些，或者報紙上沒有照預定的登出廣告，那麼，他得失望。虛擬出種種變故，直至廣告出來或刊物到手纔放心。

當我告訴他譯文廣告出來了，死魂靈也登出了，別的也連帶知道，我以爲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說：「報紙把我，眼鏡拿來。」我把那有廣告的一張報給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纔放下。原來他是在關心別人的文字，雖然在這樣的苦惱狀況底下，他還記望着別人。這，我沒有了解他，我不配崇拜他。這是他最後一次和文字接觸，也是他後第一次和大衆接觸。那一顆可愛可敬的心呀！讓他埋葬在大家夥的心之深處罷。

在躺椅上仍舊不能靠下來，我拿一張小棹子墊起枕頭給他伏着，還是在那裏喘息。醫生又給他注射，但病狀並不輕減，後來躺到牀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裏喘息不止，見了醫生似乎也在訴苦。

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和吸入酸素，養氣。

七點半鐘我送牛奶給他，他說：「不要吃。」過了些時，他又問：「是不是牛奶來了？」我說：「來了。」他說：「給我吃一些。」飲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實是吃不下去，不過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纔勉強吃的。到此刻爲止，我推測他還是希望好起來。他並不希望輕易放下他的奮鬥力的。

晚飯後，內山先生通知我：（內山先生爲他的病從早上忙至夜裏，一天沒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來。我說：「日裏我問過他，要不要見建人先生，他說不要。所以沒有來。」內山先生說：「還是請他來好。」後來建人先生來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惱，連說話也不方便。看護和我在旁照料，給他揩汗。腿以上不時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兩個熱水袋溫他。每隔兩小時注強心針，另外吸入養氣。

十二點那一次注射後，我怕看護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睏一下，到兩點鐘注射時叫醒她。這時由我看護他，給他揩汗。不過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陪在旁邊，他就說：「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說：「我不瞌睡。」爲了使他滿意，我就對面的斜靠在床腳上。好幾次，他抬起頭來看我，我也照樣看他。有時我還陪笑的告訴他病似乎輕鬆些了。但他不說什麼又躺下了。也許這時他有什麼預感嗎？他沒有說。我是沒有想到問。後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緊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做不知道。輕輕的放鬆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後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的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裏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後悔呀。

從十二時至四時，中間飲過三次茶，起來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煩燥，有好多大推開棉被，我們怕他受冷，連忙蓋好。他一刻又推開，看護沒法子，大約告訴他心臟十分貧弱，不可亂動，他往後就不大推開了。

五時，喘息看來似乎輕減，然而看護婦不等到六時就又給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時她叫我託人請醫生，那時內山先生的店員終夜在客室守候，（內山先生和他的店員，這回是全體動員，營救魯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囑託他，建人先生也到樓上，看見他已頭稍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了幾針也不見好轉。

他們要我呼喚他，我千呼百喚也不見他應一聲。天是那麼黑暗，黎明之前的烏黑呀，把他捲走了。黑暗是那麼

大的力量，連戰鬥了幾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他就來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晝呀。而黑夜，那可咀咒的黑夜，我現在天天睜着眼睛瞪它，我將咀咒他直至我的末日來臨。

十一月五日，記於先生死後的二星期又四天。

載：作家

片斷的回憶

景宋

魯迅先生平常舉動和談話，有許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隨時把可記錄的摘寫出來，久而久之，把這種材料選擇編輯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對於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瞭解。可惜記錄了不幾天，他就病了。病中一直沒有功夫繼續記下他的談話，所以這一段，是很不完備的。而且意初滿以為編輯成帙的，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會要在現時的情況下發表。那麼，不妥之處，自然應當由我負責了。

五月八日

晚間我拿起筆來預備寫些

他自己的文稿也不愛惜。每一書出版，親筆稿即行棄掉。有時見我把棄掉的保存起來，另一回我就見他把原

魯迅夫子

悲哀的雲圍籠罩了一切，

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

你會對我說：

「我好像一隻牛。

喫的是草，

擠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曉得，什麼是休息，

什麼是娛樂。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

如今……

希望我們大眾

鏗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跡……。

許廣平敬獻

字，他問我寫什麼，我把意思告訴了。他表示不願意，這我懂得的：他以為不值得如此做。但歇一下他又說：「要寫，就壞處也得寫。」

他處置自己的時間，尤其說是為我的，無寧說是為人。只要對於別人的希望可以滿足，有時就是極不認識者的通信，他也並不看重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們一樣。雖然仍有許多人覺得他的信欠詳細或竟不覆，因而招致無聊的不了解的譏刺函件。使他痛心。

稿撕碎。又更加以諷刺，說沒有這麼多的地方好放。其實有許多不大要緊的書，倒堆在那裏，區區文稿會沒有地方放？不過他不願意保留起來就是了。曾經有一次他的「錶」的原稿給賣油炸鬼的人拿來包油炸鬼給買客，剛好那張稿子落在一個朋友手裏，我聽見好像身上受了刀割那麼痛傷我的心，然而我時常眼巴巴的看他把原稿弄掉，我至不過他。唉！

今天上午吳先生親自把「死靈魂百圖」精裝本送來。是那麼精緻的一本圖，我們看了都很覺滿意。照目前社會情形，尤其書業情形，是很難做的：購買力薄弱，智識程度低下。但他是不管的，爲了讀者，雖然有時印刷些講究的書籍，因而有人譏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說：「我的印好書，是有將來的，別人不注意將來，所以就沒有把現在的東西好好保存起來留給將來的人做糧食的心意。那裏是爲的滿足我自己。」

每一種新出版物到手時的高興，是沒法子形容的。吳先生一走，就興匆匆地一本一本包起來，要使得朋友們趕快收到。這種替人設想的一種無我心，我是時常體會到的。他的精神感動了我，自然不由得我也在旁給拿危裏紙哪，繩哪，漿糊哪等等，共同把書包紮起來，眼看着一包包的書擺在案頭，這纔靠在躺椅上發出滿足的微笑，有時且計算朋友們收到的日子。

這種包裹細絮的瑣事，雖是委之別人比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覺得滿意。並且時常說：做這種事就是我的休息。真的，他從沒有好好休息過，總是手，口，腦輪流的使用。每當嘴談天時，手算休息了；執筆寫字時，手腦并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書就是在那裏構思。有時我想：他磨練成機器一樣了。別人看得實在太苦了，而他並不在意。自然修理機器也是第一要緊的事，否則要損失牠的生產力的，但至今沒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難過。

五月十日

下午黎先生來，談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類。他以為：

(一) 每種刊物應有其個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種刊物，總是這幾個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 新產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為幫助一下，三兩期後，便能自己辦起來，像「譯文」初時情形一樣，那是對的。如每期都需要幫助，好像背着一個人走，鋼架不但走不動，而且有令背的人跌下的危險。

(三) 辦刊物應多量吸收新作家，範圍要放大，不可老在幾個人身上，否則要拖死的。

晚間和C先生談話，說起「中國將來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須老的燒掉，從灰燼裏產生新的萌芽出來。」更加重說：「老的非燒掉不可。」他是對於舊的渣滓毫不愛惜地割棄的，這是他執着不放鬆的確信。他太愛新生的進步產物，同時更太討厭舊有的污穢。

他又說：「中國人所謂沒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數人着想，他是爲自己沒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楊邨人等之找出路就是這樣。」

談到中國的黨員和日本黨員之不同處，他說：「日本因政府壓力過大，做文學的人許多都變了。他們雖則表面似變，但在思想信仰上如故，不過文章上表示緘默而已。中國則不然，他們多要做反叛的文字，亂罵一通。」

五月十一日

同C先生談起中國人的極端性。他說：「中國人對於某人的觀察，因其偶有錯誤，缺點，就把他的一切言語行動全盤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爾基一點壞處，就連高氏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吳稚暉不坐人力車，走路，於是崇拜他，反而他的另外行爲，比損害一個人的體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抹殺。又如孫傳芳晚年喫素，人們就把他的殺人凶暴，都給以原諒了。」

講起小孩子的難對付。他（小孩）知識稍爲有一點，首先問：「天上面有什麼東西？」答說空氣。再問空氣之外有

什麼東西……看見了桃子，問那裏來的？說核種出來的。又問沒有核的時候，最早最早，桃子是甚麼東西生出來的？第一個是哲學問題。第二個是物種原始論。這種題目到如今還答不出來，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蠻人要歸之於神，大概是無可解答時的答覆呀。

他以為中國人寫文章較別國難，因中國文字實在太不够用。所以寫作時幾乎個個字在創造起來。如果要照文法第幾條，那是不可能的，要自己做出新的文法來。外國字則每個字有單獨意義，中國是分不出來的，有時加上形容字，也覺得不妥當。

對於中國人做事情的沒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以為然的。他說：「中國沒有肯下死功夫的人。無論什麼事，如果繼續收集材料，積之十年，總可成一學者。即如最簡便而微小的舊有花紙之收集，也可以觀測一時的風向習慣，和社會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學做武器，和一切惡勢力奮鬥。可是他時常感慨於文學力量的薄弱，不切實，他希望文學從實生活中產生出來，所以對人談到這問題，他就說：「文學以後不能算他職業。——教書喫飯例外，專門學者例外——科學家……無論什麼人，於自己職業之外，對文學有趣味，工作剩下來的光，把從實際得來的寫出來，各人經驗不同，表現的當然五花八門。可是向來一般人對於科學算學……不願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學這一條路來，或美術上來，這是很不對的。不過這種情形是畸形的。而近來女工，勞動者，每一篇文章出來，容易引人注意，就因為他們的生活充實，自然有一種力量存在着。」

談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比譬。他說：「上海文人，各有各的本領，我們不可輕看他。你看見他表面上笑嘻嘻，一動也不動。靜得很，一點真意也得不出來。我時常想：他們好像非洲 Jungle 裏的動物，在樹林裏，看過去極平常，毫不可怕。可是如果真接觸到時，就各有各的本領。」

我怕

景宋

每當夜裏，我就不敢走到我們昔日的臥室裏去。即因事走進去，也急急的把事情辦了走出來。

我是疑心有幽靈麼？膽子小麼？一直從前，我有一個好朋友死去，我就熱烈地希望有幽靈，可以和生前一樣來往。

然而現在，我當夜裏，就不敢走進我們昔日的臥室裏去。

我怕那明晃晃的燈光，把每一個角度的印象都浮顯出來。

靠門的方桌子。那桌布上面的許多書，每一本，每一堆，每一疊，都經過他的手摩挲。大的書應該怎樣擱，小的書應該怎樣放。他都有一定的處置。書堆上還有那一匣散開的綫裝書，中間夾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簽條，我怕看牠，我沒有正視牠的勇氣。

書堆下面，拿掉了桌布，那舊式的紅漆木桌子，是他生病前特地從別的地方搬來的。爲的好方便他，省些力氣，在房間裏取點爐火溫暖，喫起飯來舒服些。這裏也曾招待了不少次朋友同喫。我怕看見這桌子，想起了一切的一切。我是多麼脆弱呀！唉，沒有本領的人。

那衣櫥，仍舊掛着那最後出門的一件破舊黑嗶嘰的袍子。那我們二人掛衣服的櫥櫃呀，我不曉得爲什麼覺得空空洞洞，好似我的心頭一樣！安放他夜飯後時常喜歡喫些糖果點心的那衣櫥的另一角呀！我怕看到牠。牠會招引他他要東西喫時的神氣。他叫我『忘記我』。這叫我如何忘記起，難道這些經過就真是烟雲一般消散，捉也捉不住！

哭是弱者的行徑，是他不願意看的。然而寫到裏我禁制不住了……

尤其是那籐躺椅。破了的椅子，我私心打算等搬了家（如果他不死，我們是預備在十月廿五以前搬家的）時偷偷地買一張西式棉軟的來。已經買來了，多花些錢他也不再響了。這計劃我沒有能夠實現。直到現在作爲他花費了大部光陰的休息所在，還是這破籐椅子。豈真是沒福消受比較舒適的物質生活呢？還是我的錯失呢？我有法子再去問他，這疑問將埋葬在我的心坎裏，直至與我生而俱去。

籐躺椅左方的鏡台，那安好他新收到的書報雜誌的一角，是準備隨手取閱的方便的。也安放他最後服用的藥品食物。還有他喜歡的夏娃木刻圖，和蘇俄木刻展覽會閉幕後蘇俄大使送的那一張木刻女像。這張像，本來是他選購的，後來作爲贈品託史沫特萊女士帶來的時候，史女士會問他爲什麼選這一張？他說：「這一張是代表一種新的，以前所沒有過的女性姿態，同時刻者的刀觸，全黑與全白，也是大膽的獨創。」

右方，靠在籐躺椅可以鑒賞着的一缸『蘇州魚』，是夏天病重的辰光，內山先生特地送來的，共十尾。在病中，看看那魚的活潑姿態，給與他不少的歡喜。那缸，爲了對於魚的愛重——對於送魚的那朋友的好意的愛重——他特地從遠地方親自購買捧回來的。那晶瑩的魚缸呀！我見着他，想到和他一同鋪沙，灌水，安放水草，再把魚漫漫放下去。他顧慮到缸面水苔鋪密了，致妨礙了魚的呼吸空氣，就時常親手把牠去掉。現在魚的呼吸好好的，還是那麼活潑潑游泳。而那朝夕親愛牠的人，那麼愛護牠的，倒停止了呼吸……魚假使也有靈魂，恐怕牠的淚要和缸裏的水一樣深罷。然而我，既不是魚，也沒有停止了呼吸。我走入房中，無名的空虛襲擊我，我祇覺得一切和我都生疏了。這不是我常日境遇，這情境我不熟識！我那房中是要有他存在的。他那去了……這房間我滯留不住。

昨夜（六日）我做了一個夢：他要我做杏仁糕給他喫。又特別囑咐我：杏仁粉可到東洋店裏去買——其實東洋店沒有這粉的——我答應了。並且我也想到，光是杏仁粉是做不來糕的，要添加米粉，糖要精緻，還可添些雞

蛋，牛奶。我很高興，因為他平時不大肯想出些什麼，要我做給他喫的。我正要着手做，可惡的另一世界把我喚醒。我受到實現計劃被打破時的痛苦。假如是十九世紀的頭腦，我還可以勉強做出糕點來，供在靈前，希望他的「魂兮歸來」享受一切。然而我明明看着他沒有了知覺，我不相信有天堂。所以這一點點的安慰也使我做不到！沒法填補的缺憾呀！

還是回到現實去罷。那書桌，他到上海以來消磨了十年光陰的書桌；桌上那未完成的稿子，那日用的文具，和每天不離的香烟用具，茶杯之類，都擺在眼前了，一堆堆的書札，什物，那一件不是經過他的手澤呢。那個辦公用的桌燈，是一個前進的老朋友，節衣縮食特地買好送來的。說是不傷害眼力，便於夜裏寫作，尤其預約他能在這亮光之下，好好地寫出一本東西來。而現在，一切都不可能了！當桌上的燈亮起來時，使我想起日常他的生活的大部分所在。夜裏，周遭被黑暗所吞噬，不過偶然一兩聲狗吠或叫賣的聲音，孩子却睡熟了。這時候，一燈在前，他據案寫作；我則旁坐閱讀書報或做手工。倦了，大家放下工作，飲些茶，談點天，或者喫些零食。彼此欣然，覺得是一天中的黃金時代，不勝滿足了。有時他正忙於工作或翻譯，那麼，一桌子都被他鋪滿了書，就連我放一些東西的地位都沒有了。嗜好的茶也不大記得喫了，即使倒在杯子裏，放在旁邊也給冷掉了。也不曉得倦，更不引起閒喫的心情了。左手拿着烟，右手執了筆，聚精會神的工作，其緊張程度是可怕的，不等到相當機會是不肯歇手的。所以，我以為消耗他的生命最厲害的就在這種辰光。然而，一切作家的生命，不都是這樣地耗掉了的嗎？

有時，夜飯過後，並不忙着工作，我們就歡喜不開電燈，在那裏休息，尤其在夏季，差不多天天如此。窗外的路燈相隔不遠，映射到室裏來的光度頗够探視一切，在這微明之下，另有一番風趣。也許就是他所稱道的「慣於長夜度春時」罷。是的，他時常不做什麼的時候是高興讓那電燈息掉的。遇到月夜，那月光和室外的燈光交映着來臨他，就時常歡喜說一句：『今天月亮真好呀！』他的稱讚月亮，似乎在廈門寫文章自比於黑夜之後。但是，以後的月亮，祇能跑到他墓前，發出淒清的寒光，却沒有法子和他見面了！

悲痛的公告別

胡風

魯迅先生——爲祖國的自由和進步戰鬥了一生的偉大的先驅者，被損害被侮辱者底詩人，永遠不知道疲乏不知道屈服的戰士，赤誠的同志，停止了最後的呼吸以來，到今天已經經過了十次的日落日出。像無數的被先生底仁愛底光輝照耀過的，被先生底鋼鐵的戰鬥意志撫育過的人們一樣，我經驗着莫大的悲痛，然而在伴着先生底遺體的最初四天也罷，在親自參加在萬多的敬仰者底悲悼行列里面把遺體送進了墓穴以後也罷，先生底影子，底聲音，底笑貌，總是不斷地在我底混亂的腦子裏面閉現，追悼的哀思淹沒了我，使我不能够用邏輯的說法來估計這個損失底重量。

「我好像一集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引用在夫人景宋女士底輓辭里的先生自己底話，悲壯地描寫了他底苦鬥的一生。不顧惜自己，不放鬆敵人，不忘記對於年青一代的撫養，先生一直保持着這個大勇者底精神，無論得到的回報是困苦，是嘲笑，是圍攻，是迫害，是自己身心底過度消耗……。

最近半年，先生底日子差不多全是在病床上度過的。然而，是怎樣倔強的病人呵！除了躺着不能動彈的日子以外，單就報紙說罷，他沒有一天間斷過不看的。這就不能不看到他所痛惡的卑污，虛偽，黑暗，不能不引起他底神聖的憤火。這對於他底病體是有害的，但夫人也罷，朋友也罷，醫生也罷，誰都沒有禁止或勸止他的方法。永年鍊成的他底戰鬥的心，只要身體能够勉強活動，是一刻也不肯休息的。

高爾基死後，一家大報上登的小傳裏面有「前半生喜歡游蕩」的話，先生看了大大地生氣，說這是對於死者的侮蔑。還有一次生氣得更利害的是當北四川路暗殺事情發生以後，看見了一家報紙的兒童附張上的短論，

說是中國人打死了外國人，那罪名應該比打死了中國人加重一倍。一見面先生就憤憤地說：「因為病，不能看用腦子的書，但報紙總不能不看的。以為翻翻兒童讀物總該沒有什麼罷，一翻就翻出了這樣的東西！什麼話！中國人底生命比外國人底賤，已經開始替人向孩子們灌輸奴才思想了……。」這件事他氣得很久，好像還寫了一則「立此存照。」現在想來，在第一篇小說裏面就喊出了「救救孩子」的絕叫，那以後分了不少的心血在兒童文學上的先生，前年用一個星期的功夫翻完了鐵，因而生了一場病的先生，當然忍受不了這樣卑污的說教。這次在殯儀館的三天當中，我看見了許多幼小者真誠地向先生底遺容屈下身子，我看見了神色勞苦的小學校教師帶着幼小者們坐在草地上嚴肅地講解着什麼，當時我含着熱淚在心裏叫了：「幼小的兄弟們呵，這是一個用着博大的愛心關懷你們的，值得你們底最大敬禮的親愛的人，但現在他是永遠地離開你們而去了……。」

報紙以外是信件。這也是沒有辦法使他不看的。然而，請介紹稿子的，責備他不寫回信的，催他辦理事務的，各種的請求，各種的責備……是對於每一件事情都要發生真實的反應的先生，現在每一回想到有時看到了的病中的他底氣憤的臉色，就禁不住心痛。受到了不要看信的勸告的時候，先生底回答是：「不看又覺得寂寞……。」先生底心是愛人的，先生底心是期待着人底溫暖的呀！……

熱度剛被藥壓下，可以走動的時候，就動手作工。永年鍊成的戰鬥的心和工作習慣使他不知道什麼是休養。這對於他底病體是有害的，但夫人也罷，朋友也罷，醫生也罷，誰都沒有禁止或勸止他的方法。每當熱度重新升高了，對他說那是因為工作了的原故，他總是馬上否認。曾經和夫人有過這樣的爭執：夫人說是作了工所以發熱的，他却說是因為曉得什麼時候要發熱所以趕快把工作做完了的。不知是笑話呢還是真話，後來甚至說出了這樣的理論：如果不會發熱，當然可以作工，如果會發熱，就應該趕快作工。是五十六的年齡了，而且還是久病的身子，這樣的不顧性命的戰鬥精神，是使人只有感泣的。這中間，校對好了六百頁左右的海上述林下卷，整理了譯稿，寫了

許多長短文章，復了不少的信，似乎還立了一些出書計畫——好像是在先生底文章裏面讀到的。有一個把自己底心臟做成炬火爲人類照出了道路的神，先生自己就是連最後的精力最後的血液都用在哺養中國人民的工作裏面了的，像女吊，就用着堅冰似的筆觸寫出了封建重壓下的千古的沉寃和被壓迫者底無邊的憤怒。想到作者是被不治的惡病磨折了半年的老人，誰也無言地低首罷。

在先生底最後的時間，是這樣沒有歡喜的環境，是這樣帶着鮮血的苦鬥。然而有一次，也許僅有這一次罷，先生感受到了大的歡喜，那是看了由普式庚底小說做成的影片杜勃洛夫斯基（復仇艱遇）。好像那以後的幾天中間，先生逢人便要稱贊一番。後來聽見夫人景宋女士說，看了那以後的先生是高興得好像吃到了稱心的糖菓的小孩子一樣。

當聽着先生底高興的稱贊，我這樣說了：

「杜勃洛夫斯基和却派也夫（夏伯陽）所說的人生雖然不同，但在影片製作手法上有一點却很相像，在結尾處，却派也夫用的是復仇的幾砲，杜勃洛夫斯基用的是復仇的一槍……」

先生馬上接了下去——

「是呀，我當初不曉得爲什麼那樣地覺得滿意，後來想了一想，發現了那最後的一槍大有關係。如果沒有那一槍，恐怕要不舒服的，可見惡有惡報的辦法有時候也非用不可……」

於是先生笑了，笑得那麼天真，只有在他底笑顏上面才能够感到的，抖却了所有的顧慮，昇華着全部的智慧，好像是在蒼勁的古松上綻開了明艷的花朵。

當我在洒着淡淡的秋陽的歸路上走着的時候，默默地回想了先生底笑顏和他底心緒。在先生底作品裏面，沒有一次輕視過敵人底力量，沒有一次暗示過便宜的勝利，先生底思想力底偉大反而是由於作品裏的人物底

犧牲而啓示了黑暗底真相，底殘酷，養成了對於那無比的憎恨和戰鬥的熱意。然而先生今天是天真地笑了。我想像着，銀幕上的最後一槍是多少舒洩了壓在先生底病痛的心上的沉重的悲憤。我知道，在病中的先生，這樣的些微的歡喜也就是可喜的並非容易的事情。

然而，無論精神是怎樣的剛強，但肉體底衰滅終於強迫他放下了戰鬥的筆。三十年來的戰鬥生涯所積蓄起來的無比的智慧，堅韌的熱力，聖潔的人格，一旦墮入了永恆的無有，對於我們年青的一代這是一個太大的悲痛。三十年以前就開始了的爭祖國底自由和進步，爭勞苦大眾底解放的志願，三十年來從沒有向他們軟弱過或妥協過的各種兇狠的仇敵，到今天先生終於只得不由自主地把這些完全交給了後來的戰鬥者們而走進了一去不復返的休息境地，這也決不是他自己所能放心的事情。

在先生底鬥爭生涯中間，曾經表明過這樣的希望：「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却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爲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見熱風）到晚年就雄壯地達到了「由於事實×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二心集序言）的結論。先生一生的艱苦工作開闢了這樣一條大路，先生自己是現世界上爲了人類底誕生而獻出了自己底生命的光芒萬丈的巨人之一。

不用說，先生沒有及身地看到他底理想底實現，沒有能够在他底理想底花朵上洒下感激的熱淚。臨死的時候還不能不看到在祖國大地大跳梁的仇敵底兇殘的面孔，歷史底車輪走慢了一步，先生自己去快了一步，這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的抱恨終天的事情。

雖然規定瞻仰遺容的時間是從九時起，但二十日的早上六時左右，就有一羣青年男女慌忙地趕到了殯儀館。他們在先生底遺容前面嚴肅地俯下首來，有的低低啜泣了。先生底精神，先生底理想已經活在千千萬萬的勇敢的青年男女底心裏，這是我們早已確信了的事情，但眼前的事實却第一次使我們肉體的感覺接觸到了燃燒

起來了的，先生三十年來的工作所散佈的火種。望着那些悲哀着的青春的生命，一種感激和悲痛的混合使我淚流滿面了。我知道，先生已經活在千千萬萬的青年男女底心裏。

朋友們，兄弟姊妹們，讓我們底愛心，我們底悲痛，我們底仇恨溶合在一起罷。先生所開闢的道路開展在我們底前面，先生所畫出的仇敵圍繞在我們底周圍，只有用先生底打得退明槍耐得住暗箭的大無畏的精神才能夠繼承先生底志願。

朋友們，兄弟姊妹們，憑着我們底愛心我們底悲痛我們底仇恨所溶合起來的偉力，在不遠的將來，先生底理想要在祖國的大地上萬花爛漫地實現。那時候我們再來哀悼先生的眼淚裏面，將會混和着狂熱的氣息了。

十月二十九日清晨

載：中流

十月十五日

田軍

你自己說過：

「我是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的却是血和乳！」

是的，我們在過去和現在，全是吃着你的血和乳在生長着！你也甘心作這樣一頭牛！雖然你的飢肉是一天一天地只有減少沒有增多，你的血和乳爲了過量的需求一天一天地艱難起來，你的骨骼透露，毛皮脫弛……可是你對自己並沒有憐惜！還是這樣快慰的呼叫着：

「來呀！請吮盡了最後的一滴！不要爲我憐惜！」

先生！我們在這裏痛哭，不是在哭你！是在哭我們自己！我們還沒有長成，而喂養我們的源泉却涸竭了！我們真的要作個營養不良的孩子在這世界上生長了麼？

十月十五日我同河清去看你——那是我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在歸來的途上我向他說：

「他好得多了！比較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好像還好了呢！」他也同意了，我的觀察，却說：

「你說話的聲音還是太大啊！你的聲音一大他的聲音也要跟着大……現在他恐怕還吃不消哪！」

是的……因爲我一看到他好好的坐在椅子上，也不再那樣痰喘咳嗽……一興奮……竟忘了他的病，因爲自己是健康的……耳朵又有點沉……唯恐別人的耳朵也沉，不覺就要把聲音放得大了點……」

我向河清解釋着，同時自己在心裏也下了這樣的決定——下次再不要這樣了。

可是下一次，下一次……我再看到你，你已經是安寧地睡在床上，我的聲音即使再粗魯和高大一點，你能聽

到麼？雖然那時我摸到你的手腕，還有着生人似的溫熱，你的額却早已冰涼！

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相信你真的是死了。這簡直是一個幻景！雖然我會一直看着你埋入了地穴，却總以為你還是仰坐在你桌邊的藤椅上，一面吃着烟；一面從那個圓筒似的，沒有尾巴的白色日本盃的小茶盃裏，一口一口地在吃茶！

那天有人送給你一座約二寸高的木頭的彫像，你的孩子爬在桌子上，吃着石榴問着你：

「這是爸爸麼？」

你的夫人從外面走進來也問：

「這彫的是你麼？」

「喔……我那配……這是高爾基……」說着，你笑着鬍子，把那小像輕輕地放在身邊的桌子上，又使那小像的臉，轉向着自己，端詳着說：

「彫的還很好簡單……這是『立體派』呢！」說着，你又把頭依靠在藤椅的枕托上，眼睛看着頂棚，思索似的繼續吸着烟；接着又欠起身子呷了一口茶……

我那天，從北方會爲你帶來了五個石榴和一點小米，我說：

「我順路，會去了幾個打漁和晒鹽的地方……晒鹽的人全是光着屁股。也到一個日本人經營的炭坑裏去過一次……回來的路上還上了一次泰山……你去過泰山嗎？」

「我只是在外面看看……我是瞧不起泰山的……」

「孔老二小天下的地方我也見過了……還沒有到全山三分之一的地方他就小起天下來了……」

「孔老二他是沒有見過『山』的。」

記得，從先你會向我說過西湖是應該填掉的。不然，一到春夏，那些個穿長衫拿涼扇的「名士」們，在湖濱搖來擺去……看起來怪難受！他們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世界，什麼國家……這次我却不會問你，是否應該把泰山也刨掉，省得那些希望「名垂不朽」的臭蟲們，在石頭上題詩留句，把很好的石頭挖鑿得亂七八糟。

「爲了貪便宜……我還買了幾張碑拓呢！」

「那上面恐怕是沒有什麼好碑的。」

「我是不懂，也不管好歹……只是覺得好玩便買了兩張……我還給你帶來一個一角錢的「泰山石」筆架……今天忘了……沒帶來……」

「那不忙……不忙……」

「不忙！不忙！……當我把這筆架拿給你，你已經睡在靈床上！」

高爾基，他是到了應該死的時候了。他眼看到了他所希望的國家，眼看着祖國的人民全數解除了奴隸的鐐銬，踏上了真正人生的大路，也看到了大量的堅強的他的事業底承繼者……而你呢……？

先生你底「死」是一把刀——一把飢餓的刀！

深深地插進了我們的胸槽；

我們要用自己和敵人的血，

將它喂飽。

一九三六，十一月六日追記。

海外的悲悼

蕭紅

【軍：

關於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的報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點，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對的，我跑去問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說：「你是不懂日本文的，你看錯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錯，所以很安心的回來了，雖然去的時候是流着眼淚。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張中國報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麼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聲不能和你們的哭聲混在一道。

現在他已經是離開我們五天了，不知現在他睡到那裏去了？雖然在三個月前向他告別的時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說：「每到碼頭，就有驗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專會嚇呼中國人，茶房就會說：驗病的來啦，來啦！」我等着你的信來。

可怕的是許女士的悲痛，想個法子，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靜下來，多多的和她來往。過了這一個最難忍的痛苦初期，以後總是比開頭容易平伏下來。還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夠想像了。我想一步踏了回來，這想像的時間，在一個完全孤獨了的人是多麼可怕！

最後，你替我去送一個花圈或是什麼。

告訴許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紅
十月廿四日

編者按：這是蕭紅女士在日本得到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後，寫給她的戀人田軍的信。因為路遠，我們來不及叫她給「中流」專號寫稿，便將這信發表了，好讓她的哭聲能和我們的哭聲混在一道。

載：中流

關於哀悼魯迅先生

紺弩

幾十萬羣衆到魯迅先生靈堂去瞻仰過遺容；上萬的羣衆眼睛裏含着熱淚，心裏含着悲哀，口裏唱着『哀悼歌』和『安息歌』，肅穆地送魯迅先生底靈柩下了葬。在出殯的時候，幾千人密集在萬國殯儀館的草場上，大門口，乃至馬路上。一聲喊：『有人願意拿花圈麼？』回答是聽不清，看不明的一片嘈雜和騷動，於是幾百人變成『花圈隊』了。一聲喊：『有人扛輓聯麼？』馬上又是幾百人變成『輓聯隊』了。『唱輓歌的人集合！』成千的人就在一塊兒發出他們底沉痛的歌聲了！

連日以來，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全國各地追悼魯迅先生的消息，那些消息代表着各地更多的羣衆底眼睛裏的熱淚，心裏的悲哀，和沒有瞻仰遺容，沒有參加送殯的行列，沒有當上『花圈隊』、『輓聯隊』、『輓歌隊』的遺憾！你們看見過這樣的『輓聯』麼？一塊比手巾大不了多少的骯髒的白布，上面寫着像初小一年級學生底傑作一樣的字跡，從那字跡所表示的是一種最簡單的言詞：『魯迅不死！』或者『哭魯迅！』下面呢，有的是一大堆的名字，那些名字，我們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碰見過；有的却一個名字也沒有，代替的是『××工人識字班』、『××店員讀書會』等等。他們也許每人只湊出了一兩個銅板，也許連一兩個銅板也沒有湊出，不過利用了一塊現成的白布。然而他們底悼詞，却成了輓聯隊爭奪的對象，不用說，也就成了優勝者底錦標；至於有些用華麗的資料，工穩的言詞做成的，耀眼的，達官貴人們底東西，在這場合，却悲哀地枕藉在人們底脚下受着踐踏，最後才由失敗者們赧顏地舉起。像那樣的輓聯，全國各地只有更多，多到不知該有多少倍，如果集合起來，那該是一個多麼沉痛的壯觀啊！

然而我們現在還沒有用任何方式來哀悼魯迅先生的自由！假如現在有幾百萬，幾十萬乃至幾萬的羣衆要同時在一個地方來追悼魯迅先生，要用一個盛大的游行來紀念他，是完全可能的麼？恐怕誰也不能有肯定的答復。從『出殯路由』底被限制，從那些用骯髒的，劣拙的輓聯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的人們，簡直沒有機會來送殯的這些事實看來，我們所有的自由并不比一個囚徒所有的還多。有毫無限制地哀悼魯迅先生的可能的地方在中國的版圖之內，實在是太多了！在大的限制之下，公然有幾十萬羣衆來瞻仰遺容，有上萬的羣衆來送殯，有更多的羣衆在全國各地完全自動地退悼着他，這對那些說魯迅先生不過是個『孤獨的老人的身影』、『多餘的人』的先生們，是多麼清脆響亮的耳刮子喇！

我們應該知道，在那些此刻現在還有着權力的人們，要『國葬』他們底死者，要花百萬，千萬乃至萬萬的金錢爲他們底死者造一堆墳墓，是容易的；要下令全國下旗志哀，要把一省，一縣，一條馬路，一個公園改成他們底死者底名字，要在許許多多的公共場所豎立他們底死者底銅像以及其它的任何紀念方式，是容易的。然而一小塊骯髒的白布，一個真誠地從民衆心坎裏流出來的字，一個自動表示哀悼的人民，如其他們需要，恐怕就只有來向魯迅先生這裏借去了。

有權力的人，什麼都可以做到，而且也無需自己做，自然有些『奴隸總管』巧立名目，不擇手段地來逢迎主子。魏忠賢當權的時候，全國都有他底生祠，并且還進過聖廟，和孔老夫子坐在一塊兒；只是你不能問他怎樣死以及死後的情形，讀過水滸傳的人總該記得『生辰綱』這個名詞；那就是那時候的聖君賢相們底德政。可惜我知道的歷史掌故很少，不知還有沒有『結婚綱』，『生兒女綱』，『娶媳嫁女綱』，『添孫兒孫女綱』等等名目，縱然沒有，如果他們要做也一定可以做到的吧。做到了怎樣呢？那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第一是『水泊梁山』；第二是東南半壁的偏安天下；第三，是偏安天下也一齊完蛋大吉嗟乎！『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稱焉』，『伯夷齊餓』

死於首陽之下，而使人聞風興起，稱道不衰。有人說：『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我說：『不那些齊景公、魏忠賢以及宋朝的聖君賢相，縱然在生前，要是和我們底魯迅先生相比並，老百姓也是一望而知的。正像魯迅先生所引用過的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

魯迅先生逝世後十二日

載：小說家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周文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屈不撓的偉大戰士魯迅先生死了！這愛護人類的偉大導師魯迅先生死了！我心裏的一個聲音不斷地這麼呼喊著。

我淚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的遺體面前，看見他那倔強的兩道濃眉和倔強的一片鬚鬚，仍然和往常並沒有兩樣，倔強的兩顴也還是那麼鋒棱地挺出；但是他的眼睛閉住了，嘴巴閉住了，不再呼吸，不再說話，不再用慈和的眼光看人，在那冰冷了的瘦而黃的臉上只表現了一個「永遠」，唉，這就是「永遠」了麼？這不屈不撓的偉大戰士，這愛護人類的偉大導師，竟真的這麼永遠地離開了待他哺育的大衆了麼……

記得他在「寫在『墳』的後面」這麼寫道：

「……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爲止。」

自然，這所謂「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是對黑暗勢力的一種反話；而在他所愛護的人民大衆這一方面看來，却是輝煌的光耀，一個身上穿了幾片鐵甲，站着，手拿一把通紅的火炬，領着「不自由，毋寧死」的民衆與黑暗搏鬥的戰士！

倔強地戰鬥了幾十年，難道他竟「厭倦」了麼？他竟「脫掉」他那幾片鐵甲而躺下了麼？決不當他不知道自己就要死的前兩日，還不顧自己身體的衰弱，不聽戰友們的力勸，硬要拿起他那支「金不換」的筆來寫他爲人民大衆吶喊的文章。他是一直到閉了他的眼睛仍然沒有厭倦，一直到停了他的呼吸仍然沒有脫掉他身上

的鐵甲的

這作為偉大的領導人類前進的導師的他，到了這蓋棺論定時固然已無遺憾；可是這無疑却是我們中華民族巨大的損失！也是全人類巨大的損失！十四個月前，在法國，我們失去了巴比塞，四個月前，在蘇聯，我們失去了高爾基；現在，我們又失去了第三個，這中華民族之花——魯迅！他們都是不斷的給人民把黑暗和光明劃分出來，散佈火種於人間，予黑暗勢力以無情的打擊！偉大的巴比塞死了！偉大的高爾基死了！這給予我們的悲痛已是無涯的。但作為中國人的我們，當一方面東方大盜正在加緊滅亡我們，漢奸賣國賊正在無恥地出賣我們，而另一方面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大眾已經在抗戰或正要抗戰的現在，突然一個驚雷似的失去了這特別感到骨肉般親切的偉大戰士的大導師的魯迅先生，這損失，這悲痛，是無可比併的！

×

×

×

我淚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了的遺體面前，禁不住憶起了那些不能磨滅的往事。是的，怎不憶起他呢——他的那些偉大的業績以及他那慈和的影像？

我的第一次會見他，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個創作座談會上。按着很準確的時綫，穿着灰色長褂，踏着膠底鞋子的他，在我們十幾個年青人中間出現了。大家圍着一個大圓桌坐下來。他開頭沒有講什麼話，單是閃動着兩道濃眉下含笑的眼光凝視着我們的紅着臉的熱烈辯論。在那時看來，他的稍為蓬亂的頭髮是黑的，濃眉是黑的，一片緞子似的鬍鬚也是黑的；臉皮上，眼光裏，都含蓄着飽滿的精神。我們這些圍着一大圈的二十歲上下的年青人是多麼興奮呵——我們居然有着這樣一個令人感動的「老當益壯」的導師！在我們的辯論的糾紛中，大家都忽然一斬齊的掉過頭去把他望着，都不約而同的等待着他的話語。都感到一種緊張，想：「是的，我們還是來看他的意見罷！」他嚴肅地開始了。他的聲音是那麼低沉，但每個人都可以清晰地聽見；他的態度是那麼誠

懇，使得十幾雙眼睛都爲之發光；他的言語是那麽透關精警，一聲聲都銘刻在我們的心壁上。記得那時大家都正煩悶於偏重農村工廠，一類題材上，而且煩悶於正趨向「公式主義」的牛角尖的危機上；但是他的幾句話，却把大家從那樣的煩悶空氣中振拔出來了。他說：農村，工廠，的題材自然重要，但當中國每個角落都陷於破產的現在，別的題材也還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們的作者們，大半都是從舊社會出來，情形熟悉，反戈一擊，易制敵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現在能看小說的大多數，究竟還是稍爲能得起錢買書的人，我們應該怎樣地使那些覺得這世界一切都未完滿的人們來看看他們所處的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在這一點上，暴露的作品是還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在怎樣的看法。譬如別人寫跳舞場罷，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寫。但我們的寫法就和他們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寫實。他的這種主張從來就是一貫的；尤其是在那次的談話，影響更爲重大。從那時起，作者們的視野開始擴大了，拓展了無邊的生活境界。並因此使寫實主義的精神瀰漫了一切文化領域。數年來蓬蓬勃勃的發生，發展，進步的現象，那誘導的力量是值得深刻銘感的。

從那次以後，每次的約會，他仍然按時到場，仍然是那麽稍爲蓬亂的黑色頭髮，黑色濃眉，黑色鬚鬚，臉皮上，眼光裏，都含蓄着飽滿的精神。仍然是低沉的聲音，仍然是誠懇的態度，仍然是透關精警的言語。我們把寫好了的原稿送給他看，他總是第二天就把看後的意見一同送回來；我們寄信給他，他總是馬上就回信；他送我們書，都要親手包好遞到你的手裏；……他總是這麼認真，誠懇。他誨人不倦，但他從不自居於指導家；他親切，但却是嚴肅；他嚴肅，但使人感到的却是親切。我們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年青人是多麼興奮呵——我們總是這麼慶幸着，我們居然有着這樣一個令人感動的「老當益壯」的導師！

他曾經說，他吃的是草，擠的是牛奶血。是的，他把血液喂養了我們，喂養了全中國的大衆。幾十年來，中國還不致於全部滅亡，而且一天天從「亞細亞的麻木」狀態中甦生起來，睜大了眼睛，敢於踏着幾十年戰鬥的腳跡

一同挺身去探黑暗魔王的牙爪，這無比的偉績，在大家的心壁上，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我們常常這麼私心的希望着，魯迅先生應該永生！

可是今年二月的某一天，我的心上忽然投下來一個暗影。當時我正煩惱着屬於創作方面的某一事件，借魯迅先生的話說來，則是被「剝掉了大衫」的事件，而且因這事件的煩惱使我停筆了一些時間。我聽見說，魯迅先生爲了「腸子爆了出來是否還可以打架」的問題問了一個日本軍醫，據日本軍醫的回答是：可能的。因爲肚子對於受傷的感覺較爲遲鈍的原故。但這也並非他爲了要在我的後面「煽動」要這樣去問，倒是證明他對每一個問題都關心，仔細，踏實。我因此寫了一封信給他，他立刻找我談話了。這時的他，頭髮有些變灰了，鬚鬚也有些變灰了，臉色帶着灰黃，眼角梢還顯着深刻的魚尾似的折皺。我心裏不禁驚異的感到：魯迅先生老了！但我知道魯迅先生不願想到自己老的，我也竭力想把這突然襲來的思想驅散。他微笑的說：

「我今天剛剛拿到一筆稿費，這回就讓我來作東。」

可是當我們六個人（當中有兩位是許廣平先生和他們的愛子海嬰）圍着一張小圓桌坐下來喝酒的時分，我發現他把酒盃離開嘴就在輕微的咳嗽，咳嗽之後接着是喘氣。我心裏立刻又感到非常難受。

「周先生最近的身體怎樣？」我忍不住開始問了。

「這不要緊的，」他微笑的說。「只是常常有些發熱，但現在是好多了。」

接着他就不再談自己身體上的事，倒談了些他從日本軍醫那兒得來的一點關於肚破的知識。關於我那一次的糾紛，並不如別人攻擊他的是在我的後面煽動，倒是勸勉了我很多關於創作上的話。他說：「創作，應該是艱苦的，不斷的，堅韌做去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難免蒼蠅們飛來你面前擾擾嚷嚷；如果擾嚷得太厲害了，也只消一面趕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爲了趕蒼蠅，竟停下脚步或竟轉過身去用全力

和牠們撲打，那你已失敗了，因為你至少在這時間已停滯了！你應該立刻拿起你的筆來。」

是的，我應該拿起我的筆來，我感動到戰慄了！呵！他自己的身體到了這樣，還老是忘掉了自己，只記掛着別人——記掛着別人的走路！

人家說他是愛戰鬥的。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他的一生就是英勇戰鬥的結晶。但同時他更愛同伴，更愛着熱望着他愛護的人類的！

×

×

×

但是魯迅先生一直和黑暗搏鬥，終於用完了他最後的精力竟丟下了他所愛護的人類而躺下了！全世界又失去了一個巨人，全中國則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導師！當他的遺體停在殯儀館那壁角周圍圍着幾十支陰沉的電炬的靈堂裏的時候，蘇聯的，歐美的，日本的一些愛着真理的人們，都悵悵着各色的嘴臉，先先後後地獻上花圈，在他的遺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了頭，熱淚從他們的眼眶滾了出來……中國的同胞們，團體或個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成千成萬，都一個接一個的排成一長串，悵悵着各樣的嘴臉，輪流着在靈堂獻上花圈或對聯，在他的遺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頭，熱淚從他們的眼眶滾了出來……還有許多一對對，或個別的，從街上，從大門外就一直哭進靈堂來，紅腫着眼睛，熱淚橫流滿面，在他的遺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頭來，放聲的痛哭，肩頭不斷的抽搐……有些人還留下他的吊詞道：「我死了母親還不會怎樣悲痛過，可是在你的靈前我忍不住痛哭了！」……

是呵！這損失，這悲痛，是無可比併的！

送殯的那天，蘇聯的，歐美的，日本的一些愛着真理的人們，中國的同胞們，團體或個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成千成萬的人羣，波浪似的黑壓壓地萬頭攢動着，都帶着一付沉痛的臉孔，

含着淚，肅靜地擁塞在那太陽晒着的殯儀館的大門外和大門內，廣大的草場上和陰沉的靈堂內，都在嘆息地說着魯迅先生是至少應該再活二十年的！

但是呵！現在大家都只能帶着一副悲痛的心情來給他送殯！

大家都覺得應該來幫助盡一點甚麼力。拿輓聯麼？拿花圈麼？在中國，那是從古以來都當作是沒出息的「下流」事，照例用錢僱所謂小癩三之流拿的，無論是什麼樣人的大出喪。可是人們要求了，要爲了魯迅先生一直伴送他到墓地。

於是人喊了：

「拿輓聯呵！」

成百的人自告奮勇爭先恐後地擁到草場邊拿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員和大中學生。

人又喊了：

「拿花圈呵！」

成百的人又自告奮勇爭先恐後地擁上台階拿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員和大中學生。

一長列白色的輓聯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長列的花圈，十幾個人高舉着一張大白布的魯迅先生的偉大的畫像，成萬的人悲痛地排成幾里長的行列擁着裝着魯迅先生遺體的靈車，沿路上只聽見不斷的悲壯的輓歌聲：

「哀悼魯迅先生，

哀悼魯迅先生，

那聲音呵！河流似的嗚咽在滿街滿巷。萬國公墓黑壓壓的擠滿了人羣，舉行了偉大的空前的「民衆葬」的儀式，在矗立着的禮堂面前，由民衆的代表們以及救國團體的代表在衆人的呼喊中用一幅「民族魂」三個大黑字的白綾旗覆在棺上。「魯迅先生精神不死」一片多麼龐大的巨人似的喊聲呵！那漲紅着臉的太陽也都慘淡地躲下地去，蒼茫的暮靄繚繞在杈枒的樹根間，一彎愁慘的月兒在那青蒼的天邊透過樹梢也悲不可仰地偷偷露出她那蒼白的臉。悲壯的喊聲一次又一次的過去了，接着是一片抽噎的哭聲，聲音顫動着，響澈了整個墓場，顫抖了每枝樹梢，一彎的月兒也皺起臉來哭了。大家在禮堂前圍着一大圈把裝着他遺體的棺材抬起來，這是最後了呵！成千成萬的人都爭着伸出手來，擁擠着，抬向墓穴去，是的，這是最後了呵，大家想着慢慢的走吧，即使是多留幾秒鐘。人們送着，唱着悲壯而低沉的「安息歌」，許多十字架向後退去了，許多墓碑向後退去了，……是的，即使多留幾秒鐘也好，可是呵，那無情的墓穴終於出現了，規着「民族魂」的棺材慢慢地慢慢地離開人們下到穴裏去了，呵，這不能再見了的我們的魯迅先生！人們痛哭了，號啕了，用着沉痛着噎不成聲的顫音在蒼茫月色下的暮靄中仍然不斷的唱着：

「願你安息，安息，

願你安息在土地裏，

歌聲低沉地洒遍林間，夢幻似的暮靄都越加蒼然了！

是的，魯迅先生是安息了！永遠地，永遠地！這無可挽回的損失！我無可奈何地抬起眼來望着衆人，我欲問我們的魯迅先生在那裏？可是就在這一剎那我看見了，是的，我看見了，從那些成千成萬悲痛的臉孔上，從那些滾滾的

淚泉中，我看見了一道光。是的，那是真正的潔光，那是魯迅先生「吃了草，擠了牛奶，血」用那些血哺育出來的潔光！我從那些潔光中看見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新生，那些潔光中看見了的魯迅先生！是的，肉體的魯迅先生是永遠地永遠地安息在地母的懷抱裏了，（你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的懷抱永安他的魂靈！）而精神的魯迅先生却仍然穿着幾片鐵甲活在人們的精神中，擴大到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人類！我不再哭了，我要大聲的喊：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載：中流

沉痛的哀思

新波

悼魯迅先生

這一位勞苦大眾藝術的巨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的指導者——魯迅先生，當着敵人的鐵騎越加深入，漢奸在各處大演其無恥的把戲的時候，竟悄然離開了無數萬千浩劫下的人民大眾，永遠地靜躺在地下了。恍如在無際的黑夜之中，一顆燦爛的鉅星隕落了。這在人羣裏的莫大的損失，一時却不能彌補呵！

距他死前十二天，他還帶着病後之軀去參加第二回全國木刻展覽會，而且還忘記了他自己的精神仍未復原，興奮地跟一班青年藝術學徒談論世界各國的木刻情況，談論希特拉的右手摔掉了德國的文化，和像希特拉之流的人物也在他們的國土裏幹着焚書坑儒的勾當。他的臉色雖然那麼地蒼白，可是他的眼睛裏仍不丢掉那越老越堅決，越銳敏的光芒。

魯迅先生在中國的勞苦大眾文學上不但已開闢了一條正確的大路，同時對於素稱貧弱的中國新興美術界也建築好一座堅固的牆基，尤其是於木刻方面，數年來竭盡心力，介紹世界的進步的木刻，如近兩三年來為藝術學徒引作寶貴的明燈的引玉集，士敏土插圖，蘇聯版畫集，和珂勒惠支版畫集等；並且如慈母一般的時常指導着青年藝術徒，如何地向着大路進軍！像這樣一個那麼熱心關懷於後代人的導師，在目前中國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

魯迅先生死了，那些無恥者，沒落階層的人毫無疑義的互相慶賀了，但也有在他生平時曾極盡卑鄙的能事

去攻擊他，詆毀他的人，現在却假裝着悲哀的臉，扯幾句所謂沉痛之詞。

魯迅先生之死，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是在舊制度變革中失却了偉大的慈愛的良師，是無千無萬的被壓迫的向着黑暗勢力戰鬥的隊伍中失却了一位最有力的戰鬥員！我們是如何地悲痛啊！而且正在內外的敵人共同加緊的威迫之下，整個中華民族將要給兇毒的鐵蹄所蹂躪了。然而徒然悲痛是沒有用的，或者徒然在悲痛中而寫一兩篇慷慨激昂的紀念文章也沒有用。倘若是真正爲着中華民族，爲着整個被壓迫的人類去求解放的戰鬥者，應該如魯迅先生生平的一貫堅決，不屈的精神，腳踏着實地，不管前路是如何艱苦，毫不遲疑地用着靈敏的步伐迅速地去補上他所遺留下來的保衛民族，保衛新興文化的崗位！

在藝術方面，尤其是木刻方面，木刻的從事者更應該以最大的決心，最大的熱誠，團結起來用鮮艷的熱血塗在刀上，刻出被壓迫的民族的出路：使在木板上我們所慣見的飢餓，被迫害，被壓榨的臉顏，變成快樂的，健康的樣子。以報答這位已逝去的中國新興木刻的提倡者，指導者，革命的巨人！不枉費他一生爲文化，爲人類而所盡的艱巨勞力。

魯迅先生已死去了，他那未完成的重担是交給他所教育過的後一代人的肩上了，年青的夥伴們，揩乾我們的淚水，踏起我們更堅實的足音來吧！

載：小說家

寫在永恆的紀念中

曹 白

一

「憑戰之後的第九個月裏的第十天，我在一個藝術學校裏，突然被捕了。但那被捕的原因，當時我却一點也不想：我在什麼地方犯了他們的法律呢？這疑問，還是直到在「拘留所」裏開了第一次拷問的時候，我才冰釋的：是爲了刻木刻。」

但審判官一判就判了我五年！

但天下（？）的審判官大抵以慈祥的爲多；他又以法律的第七千七百七十七條的優待的條例，判曰：『被告……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了。自然，這比別人看一本書，就要坐五十或十年，判無期或『解放』也委實是寬恕得多了。我因此也就很高興。

去年年初出了牢監，過了五個月，囚犯生活的慘苦的影子，在我的腦膜上淡漠了一點，我又手癢起來了，就又刻了兩幅：『魯迅像』和『魯迅遇見祥林嫂』。後一幅是取材於彷徨首篇的祝福的。那時，全國木刻聯合會，要在上海舉行一次展覽會，叫我去參加，我就把我的粗笨而拙劣的僅有的這兩幅新作，送去了。那倒並不是爲了使自己高興一番的緣故，其中以『再給你看』的復仇的念頭居多；是帶着一點忿恨的。

展覽會開幕的第一天我就去看，我發現到自己的兩幅，只有『魯迅遇見祥林嫂』，不見我刻的魯迅先生的像了。

我立刻去問主持這展覽會的人。但他說：我的那張『魯迅像』不能展覽，檢查老爺說的，『不行』，『不行』就由他去『不行』吧，我默默地回去了。

今年的『三一八』的那天，不知爲什麼，我要整理一下箱子了。但竟在書籍和雜物的零亂中，檢到了我的那幅『不行的木刻』——『魯迅像』的拓片。又不知爲什麼，對於這粗笨而拙劣的東西，自己忽然愛惜了起來。

而且我也就把這立刻寄給了魯迅先生。意思是叫他知道知道，就像我這樣不够格的東西，也是『不行的木刻』，是屬於禁止之列的。

但等信一發出，自己覺得很懊惱。想，我將會引起魯迅先生的猜疑的吧？『不行』由他去『不行』就是了，又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呢？

可是不然！隔不了三天，魯迅先生給了我回信了。我捧着他的信，驚喜的，無遍數的，貪婪的讀着：

××先生：

頃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術而論，自然是還沒有成熟的。

但我要保存這幅畫，一者是因爲是遭過艱難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爲留着黨老爺的蹄痕，三則由此也紀念一點現在的黑暗和掙扎。

倘有機會，也想發表出來給他們看看。

專此布復，并頌

時綏。

魯迅三月二十一日。

由於我們的心的深深的共鳴，我們的友誼就從此開始了。

但這是別人所不曉得的。

我自然對他說起我的身世，我的可憐而復可笑的坐牢的故事。對於後者，他覺得非常之駭異。於是，他要叫我這故事的原本本，講給他聽。那時，校裏正在小考，我忙於出題目，批卷，結分數，但我竟在一正夜，寫了一篇『坐牢記略』給了他。他說原文在中國不能發表，還是『讓我在你的略記裏，摘幾段起來，做一篇罷。』這就成了他在夜寫上的那篇『寫在深夜裏』。

此後，我們在通訊裏，什麼都談。從木刻，文學談起，一直談到指揮刀和叭兒狗。自然，我是益見其淺薄或無學了，但我們在暗底裏的交談，倒也毫無『忌憚』的。

但這却是別人所不曉得的。

可是他對於青年人的鼓勵和原有，不寬容，關懷，不溺愛；他的熱烈，他的堅韌；他對於黑暗的憎惡，對於光明的企求和努力，常常在我的信裏，像他的著作一樣表現出，指示出，堅持着！

所謂『愛』，我是一向不懂牠的，而且我也沒有嘗到過。但和他通訊之後，我只才了解了『愛』了——人間的溫暖到底也還贖着一點兒。雖則這溫暖，只在陰暗中流着。然而惟其如此，也就益見牠的寶貴了。

有一回，我對他說，我雖則出了「反省院」，身邊還有狗眼在炯炯，並不很自由；雖則做了先生了，但信也常常要防拆，他就說：

『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

『下去吧。』

是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吧。

二二

但他在五月裏大病了，躺在牀上，連翻身也難。我像所有關懷着他的人一樣的記掛着他。我要去看他，許先生却說，『你還是不要來的好；』我因此也就沒有去。

六月中旬，連報上也發表了魯迅先生病重的消息。那時，北方就有一個G君，給了一封快信我，要我寫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病狀的通訊，發表出來，給大家看看，因為許多人太關心他了。而然魯迅先生的病狀，我知道得很少，幾乎只能繳白卷。無法，又只得寫信給許先生了。

沒有幾天，許先生的信來了：

××先生：

惠函收到。先生們的熱心，我們是很知道的。不過要寫明周先生的病狀，可實在不容易。因為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爭扎相關，三言兩語，實難了結。

所以我只好報告一點最近的情形：

大約十天以前，去用X光照了一個肺部的像，才知道他從青年至現在，至少生過兩次危險的肺病，一次肋膜炎。兩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應該死掉，而他竟沒有死。醫生都非常驚異，以為大約是：非常善於處置他的毛病，或身體別的部分非常堅實的緣故。這是一個特別現象。一個美國醫生，至於指他為平生所見第一個善於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可見據現在的病狀以判斷將來，已經辦不到。因為他現

在就經過幾次必死之病狀而並沒有死。

現在看他的病的是××醫師，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齡與資格而論，也是他的先輩，每天來寓給他注射，意思是在將正在活動的病竈包圍，使其不能發展。據說這目的不久就可達到，那時候，熱就全退了。至於轉地療養，就是××先生（即醫師——作者註）主張的，但在國內，還是國外，却尙未談到，因為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但大約先生急於知道的，是周先生究竟怎麼樣吧？這是未來之事，誰也難於豫言。據醫師說，這回修繕以後，倘小心衛生，一不要傷風；二不要腹瀉，那就也可以像先前一樣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

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狀而論，我以為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好消息。

專此布覆，并候

健康！

景宋上 六月二十五日。

這也實在是一個『好消息』！然而要魯迅先生放棄工作，『小心衛生』就很難。那末就要『拖』不『巧妙』了！這篇通信我實在寫不下去，而且也就不再徵求許先生的同意，我把她給我的信，錄了一份，寄給北平的G君。北方的惦念着魯迅先生的病狀的人，看了許先生的這封信，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呢？我自然是不曉得的。但他此後的病也到底逐漸逐漸地好起來了，以至於能夠到走動。

上個月的八號，是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在上海展出的最後一天了。我丟了授課，就到八仙橋去。我雖則從「不行的木刻」之後，因為職業給予我的事務的紛繁，將有一年不動手，但到底還要去看看的。到那邊還沒有十分鐘，魯迅先生也來了。他的帽子是故意戴得那樣的低，低到帽沿幾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見半個瘦削的蒼白的臉龐和一橫鼻下的厚厚的鬍鬚。但在冬天，就連鬍鬚也不給人看，他把圍巾圍沒了。這打扮，使有些人就不免說：『魯迅真古怪。』但這為的是要避去狗眼，一九三一年給他的教訓太大了。

我走上了，向他招呼。他把頭仰起來，用發亮的目光看着我，嘻嘻開了嘴，點一點頭，然後說：

『哦，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收到了。仗不會打的。我不搬家。嘻嘻。』

『我也這樣想。……不過我們那邊搬家的嚷嚷，看到聽到都不好過。』我想不出什麼再說下去了。只是自己捏着自己的手。

『嗯。北四川路上每年總有這樣的一會。也受慣了。嘻嘻，我們一起看畫吧。』

我就跟着他一起看。這時候，另外幾個青年也都圍上來，跟着他看，聽着他的批評。

已經看完了作品的二分之一的時候，到了批評的地方了，他就坐下來，拿了批評簿，翻着看。當他看到那些題着『藝術之光』、『力的藝術』之類的高潔的批評時，他就低緩的說：

『這是「區」』——害得大家都笑了。

他自己却不笑。

他看到那些寫着這展覽會最好開到貧民窟，或災處，或窮鄉僻壤，或東北去的義正辭嚴的批評的時候，就說：

『這些都是不會做事的呆鳥』——害得大家都笑了。

他自己却不笑，說：

「先前我開了一個版畫展覽會，不知費去了幾多的週折，才開得成功的。但結果還是把柯勒惠支（Kollwitz）的『農民戰爭』掛開，瞞住那些官老爺的狗眼。」——這又害得大家都笑了。

而他自己却一點也不笑。

我知道，他是病着的，但他說起話來，却比健康的人還起勁，還爽利。他脫下那隻大而灰撲的銅盆帽，額上已經冒着細微的汗氣了。

『我們息一息吧。』他說。

於是我們就到息一息的地方去，坐下來。我們一共五個人：他和L，ch，B，還有我，圍住了一張小茶几。

ch和B有一件事情要請求他。是爲的什麼事情呢，我當時沒有聽清楚，只彷彿是爲了有一個人要他做一篇『序』的樣子。但他却搖着頭說：

『他嗎？他在段祺瑞手裏就壓迫我的。——我不會做！我不會做！叫他去請別人去。』他鄭重的說着。我格外的和他熟識了。我要貪婪的和他交談：

『那次蘇聯版畫展覽會，許先生是和你一起來的，這次許先生沒有和你一起來？』

『沒有。』

『近來好些吧？還打針？』

『好些了，針已經不打。不過熱度有時還要高起來。』

『那末就再打打。』

『也正這樣想。』

『前天，你和許先生，鹿地先生，池田先生，一起去看冰天雪地的嗎？』

「去的。那片子真好！他們到底是和別人不同的！」

「我也去看過了。全戲院就只有三個人。那時，外邊還在搬家哩。哈哈！」

「嘻。」

「你爲什麼不搬呢？」我忽然覺得這已經問過他了，就立刻改口道：「你還是到外國去靜養吧？」

「我的父親沒有留下遺產給我啊。病也沒有法子想。不寫文章就不得過。嘻嘻。」

「但你毛病沒全好，得息息呢？」

「息得太多，也就很無聊。」

「真的，登在作家上的那篇「答徐懋庸……」！」

「唔，是啊！不要說他了。他是明明曉得我有病，不能寫什麼，想來一氣氣死我的。哈哈，但我那裏……我就斜躺在一隻手搭在茶几上，寫了四晚，寫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我不給他氣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寫得太悲哀了！」

「沒有什麼法子想的，我就只能這樣寫。」

他太興奮了，摸出烟來抽。

「那本你告訴我的代替引玉集的拈花集，什麼時候出版呢？」

「啊，恐怕一時還不能吧。錢都差不多印光了。印柯爾惠支的選集，印海上述林。」

「海上述林太好了。不過很難讀。」

「自然，單是譯這類文章，能像史鐵兒譯得這樣的簡明的，中國就沒有第二個，這一點就已經足夠他的死得很可惜。柯爾惠支的選集覺得印得怎麼樣？」

『好極！』

『這都是我親自襯紙，親自校閱，——多的抽出，少的補上去的。』

『自己有病還……』

『嗯。別人做的不如意呢。而且我拿一本寄給了作者。』

『柯爾惠支能收得麼？』

『不是直接寄給她的，我叫人轉去。』

『誰？』

『武者小路實篤的哥哥。他是日本駐德的公使。不知會不會收到？』

『叫官轉去，我想總不會有什麼毛病的。』我笑着說。

『我也這樣想。嘻嘻！』

他又燃着一支紙烟了。我也吸起來。他忽而對我問道：

『你就在××教書？』

『是的。』

『那學校——我的姪女兒在那邊上過學，要打手心。現在還打嗎？』

『還打的。』

『嘻嘻……』但他連忙的搖着頭。

『嗯……』我感到很深的內疚，低下了頭去。但終於也就又問他：

『你的兒子在那個學校呢？』

『就在自己的弄堂裏。』

『還好嗎？』

『好不來！前幾天房東來收租，繳不起，連課都弄得幾乎不能上，哈嘻！』

『嘻嘻。』

『我們再來看一看吧。』他立起來說；臉上似乎發亮了。我的身肢也跟着輕起來，只覺得渾身浸在親切的空氣裏；我太高興了。

我們又跟着他看許多的木刻，聽着他的對於木刻的細緻的批評。他指着畫面說，這人的脚骨斷了，手太長了，他不說這是解剖學的錯誤；他說這不像中國人，飢民，他不說這是輪廓的明暗的錯誤；他看見刻的是羣像，就說，面孔都是一樣的；他看見戰爭，就說，戰雲不大對，去看看克拉克夫兼珂（Kravchenko）的吧……

他是這麼具體而微細的批評着的。

看完了，於是乎再坐下來談。

『覺得怎樣？這次的展……』

『自然進步得不少了。但人物總還不會刻。』

『大家的素描工夫都很差。』

『這所以也怪不得的。譬如像柯爾惠支……』

『柯爾惠支的那種基本工夫，實在太深了。尤其對於光線的凝散，佈置得非常的有力。』

『是啊！柔石等死了，我寫信請她畫一幅被害的圖畫，作為我們的紀念。但她來信說不能，因為她沒有看過真實的情形，而且對於中國的文物，文生疏，沒有答應。她那種作畫的認真的精神，我們應該學學她。』

『真是，她把同樣的一幅畫，要畫上兩三遍，我在她的「新集」裏面見過的。』

『所以環境不允許作細微的素描時，就要多速寫。參考書也要多看。』他嚴正的說。

『但真真可作參考書的，却很少。』

『這就是我常常賠錢貼工夫，印畫冊的緣故啊！』

『……』

『畫冊要印得好，方才對於學習的人有用。但成本就要貴。有錢的不要買，沒有錢的又買不起——就只好送。哈哈。』

『賠錢賠工夫——你真是一個傻子啊哈哈！』

『由他去吧。哈哈。』

我完全把他當作一個『促膝談心』的朋友看待了。他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然而他是一個平常的人；他不像導師，然而他是一個青年們的最好的導師——他是露着真真的導師的面目的。——是領着我們走路的熱誠的、真真的先導者。

他說要走了。把帽子戴上了，又故意的戴得那樣的低，低到帽沿幾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見半個瘦削的蒼白的臉龐和一橫鼻子下的厚厚的鬍鬚，急急的走了。一面回過頭來對我說：

『你不要送！你不要送！』

我也不送了。看着他的帽子，寬大的袍子，和袍子下面的細瘦的腳趾的移動，我看着一個病人不應該有的他的壯健的背影，在走廊的轉角處，很快的消滅了。

我在回家的途中，我被興奮所激動，覺得我的週圍的東西，都像跳着的，活着的一樣。

五

看了展覽會後的第三天，我到鹿先生那邊去了，他說從他看了展覽會回來之後，又發了熱。我如此非常的後悔，我做了曉舌的蟋蟀了。我即刻就給了他一封信。

信發了之後，不見有信來。十六號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先生了。會講中國話的鹿先生的夫人池先生對我說：

『熱倒不發了，他昨天還到我們這裏來玩的，但回到家裏就喘氣！』

『哦！』我不免驚異而且又立刻担心了起來，一面負了很大的內疚。

一夜已過，早晨，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接到了他的信，同時還送了一本『述林』給我的朋友L君。這高興，對我是不小的。我激動的折了開來，有兩張信箋，那第一段是：

『我並不覺你淺薄和無學。這要看他位和年齡。並非青年，或雖為青年而以指導者自居，却所知甚少，這才謂之淺薄或無學。若是還在學習途中的青年，是不當受這苛論的。我說句老實話罷：我所遇見的隨便談談的青年，我很少失望過，但嘩啦嘩啦大寫口號理論的作家，我却覺得他大抵是呆鳥。』

他是這樣的宥恕着我，我覺得較為寬貼了。但末一段是：

『病還不肯離開我，所以我寫信寫得這樣了，只好收束。』

這短短的三句，我把牠們反覆地讀着。讀到末一句，他的堅決，但又無可奈何的神情，在我的心上活起來。看看字跡，比先前的潦草了些，那顯然是無力，疲憊了的結果。但我又即刻看見一個把帽子戴得低到只顯半個臉龐的熱情的老人……

在心緒的不寧中，我又給了他一封回信了。但這是十七號的晚上才寫成的。

十八號是星期日，我給他的信，直到下午才能寄出去，因為上半天是無法遞寄的。當天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先生了。鹿先生說道：

『彼ノ咳ハ一ソウヒドクナツタ！』

田先生就即刻翻譯給我聽：

『他喘氣喘得很厲害哩！』

『哦哦！』我更加驚異而且担心，一面負了更大的內疚。然而我自己問着自己說：『可比他五月裏的病勢危險呢？』

但我也終於別了他們，孤單的踏着無燈的××路，悄悄的回家了。而撲面吹過來的是深秋的夜風，很涼，望望天，烏藍的天上密集着微明的繁星，我清楚的看見一個把帽子戴得低到只賸半個臉龐的熱情的老人……

六

但只隔了這麼短短的一夜——在十九日的清早，這老人，就負了現在所給予他的辛苦和睚恚，寂寞和悲哀，停止了他的呼吸，和我們永別了啊……

當我和池先生，在麻木中奔出校門，麻木的鑽進了汽車，在麻木中衝進他的臥室，麻木的立在他的床前的時候，他已死了四個鐘頭了。他已不再能和我『促膝談心』，也不再能督促，鼓勵，指示我們，一全來踏過這叢莽的荊道，而只是和平的安臥的躺在床上了。極度的悲哀蒙住了我，我竟哭不出聲音來，眼淚只是向心底流下去，流下去……倒反凝成了憤恨了。

那裏會知道，我們那次在展覽會裏的相見，竟成了最後的會聚？在十七號收到的那封信裏的『只好收束』

竟是他對我的永訣呢？……

諾諾，許先生拿在手裏不是我昨天給他的覆信麼？到現在才接到，爲什麼不早些送來呢？啊，他沒有看到啊……
……我畢竟掉下淚來了。

七

魯迅先生一死，別人才曉得，我和魯迅先生有友誼的。

這就糟啦！爲什麼呢，因爲現在有一種新訂的法律，是說：『對於一個自己佩服的人，萬不能和他發生友誼的關係。』而我却對於一個我自己佩服的魯迅先生，發生了友誼的關係了。

我又無端的碰在這法律的碑上了，咳！

於是，我不單失去了職業，還得遠遠的出走的。……牢獄究竟是屠殺奴隸的刀砧，我自己爬上去，幹嗎？

寫到這裏，濃重的黑夜的塊，把我壓住了，真使我難於呼吸。而悲憤的流又在心中這樣的奔突，我也不再能夠寫下去。是的，我把自已所有的說話，還是把牠寫在我紀念魯迅先生的永恆裏吧……

我就這樣的活下去……

一九三六，十一，一，深夜。

追悼魯迅先生

周 嘩

魯迅先生是我的大伯父。他雖是我的大伯父，但他平生的事業，我知道的很少，又不很詳細，現在把我所知道的寫在下面：

他曾經幫助費先生，費先生本是北新書局的伙夥，很是窮困，他便著書給他出版，因為大伯父的書，當時很受人歡迎的。不久，便賺了錢，所以當他死的時候，費先生很悲哀的哭泣着。

他曾經幫助工農人和被壓迫的人，所以當他死的時候，他們都送對聯和花圈。

他反對壓迫和有勢力的人，當他死的消息傳播出去以後，一般貪勢利的人，也許會暗暗地狂笑，被壓迫的人也許會狂哭。

我們假如敬重他的話，那就繼續他的工作和遵守他的遺下的話！

載：上海平民日報

附記：上面四輯中，共計哀悼詩、文、一四一篇，多係從收到的報章，雜誌裏面，略事選擇，編輯而成的。標準：

A 側重研究——儘可能選拔各方面較有系統的評論文字。無分友敵。

B 擴大哀悼——性質過於類似的文字儘可能減少，而使作者增多。
C 一切照舊——每篇除錯字，標點，（有時也照舊）和與本篇無關的文字，略事刪改外，餘均照原文。

此外，國內外，各地方，未寄到的，或已寄到的而不能編入的文章還很多，這裏，爲了篇幅和人力所限，却只能如此。

函電

函電：

一九三六

十月十九日

國外

朝鮮京城大學教授辛島來電：

魯迅先生。死を痛む。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致函家屬慰問：

頃得噩耗驚悉魯迅先生逝世駭
惋莫名先生爲一大著作家今遽
崩頽文壇損失胡可彈述尙希節
哀順變以匡大事是所至盼此致
魯迅先生家屬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致蔡元培先生函：

頃悉先生逝世駭惋莫名魯迅先
生爲世界一大文豪尤係蘇聯國
之至友噩耗傳來殊增感痛謹此

佈唁卽希鑒察爲禱此致

蔡元培先生

蘇聯大使致周夫人慰問函：

周夫人苦次頃悉周先生溘然長
逝駭惋莫名特佈唁忱尙望稍抑
哀思勿過悲痛是所至盼專此敬
請禮安

鮑格莫洛夫謹啓

蘇聯大使致蔡元培先生函：

蔡先生大鑒頃得噩耗驚悉周樹
人先生溘然長逝駭惋莫名周先
生爲世界一大著作家亦係中國
之「高爾基」今遽崩頽匪唯貴國
文學界失一導師卽世界文壇亦
受重大損失也謹佈唁忱卽希鑒
察爲禱專此敬頌

崇祺

鮑格莫洛夫謹啓

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顔來電：

魯迅氏の御不幸を聽き、哀悼の至りに堪へず

大阪毎日新聞社社員澤村幸夫來電：

魯迅君の死を悲む

國內

廷謙妻來電：

聞迅師逝世哀痛何極後事如何

甚念諸祈節哀自珍謹唁。

廣州二三雜誌社會紀勳來函：

周夫人廣平女士：

……謹代表本社同人敬致

哀忱並盼女士節哀珍攝勉襄大事。此間除積極籌備追悼大會外，尙希將上海治喪情形酌予見示是幸 專此不宣

會紀勳

十月二十日

松江十二青年來電：

我們謹以年青人的情懷來追悼

魯迅先生的死。

廿四個青年來信：

廣平先生：昨天聽到魯迅先生的死訊，

.....從今國家失去了
一員最勇敢的戰士，我們青年
失去了最敬愛的導師，全世界
少去了一位正義之士，這損失
是太大了，我們怎麼不要悲苦
呢？在敵人方面，它們減少了
一位有力的敵手，自然要表示
欣慰快意了，但這是更能增重
我悲憤情懷的。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
是決不會願意現在死去的，這
並不是他對於個人生命的重視
，因為在黑暗勢力沒有被消滅

，大衆還得不到幸福的日子，
他是決不肯停止工作的，他是
最忠實於他信仰的英勇的戰士
，他要實現自己的崇高的理想
之後，才能安心休息。

.....我們要
含着淚去完成魯迅先生在生前
沒有完成的偉業，以實現他的
願望。敬致

中華民族解放禮

周玉書 吳昌文 陸平全
童寅生 黃慧香 包大聽
董秉毅 沈偉進 陳倫三
梁咸秦 郁志清 徐明
錢秋葦 陳君然 王明
郭志良 毛思賢 鍾啓芳
張維之 唐文賢 胡洛航
李家驛 董甯甫 馬偉玉

啓

福州文藝界同人來電：

魯迅先生家屬禮鑒：

閱報驚聞魯迅先生溘逝，福州文藝界全人萬分震悼并維節哀順變同人等遠隔海天惟遙向魯迅先生遺容致最敬禮。

沈祖年 沈嫻璋 李思岑 周鋒
周問蒼 秀子 林冷秋 林枝玉
林心平 林其潤 南澗 俞棘
原江 姚狼狼 陳學英

北平中國大學學生會來函吊唁：

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邨九號

周宅禮鑒：

閱報驚悉魯迅先生病逝，曷勝震悼。先生主持正義，擁護自由，文化前衛，民衆導師，國際此難方殷，民族淪亡之傾，

巨星墜隕，全國黯淡，謹電慰唁，卽希矜鑒。

北平作家協會來函吊唁：

景宋先生：

對於這位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偉大戰士的逝世，本會同人表示萬分的悲痛！並向先生敬致慰問！

廣州青天文藝研究會來信吊唁：

景宋周夫人：

今晨，輩在無錫報章知到樹人先生於灰暗晨蒼的昨天逝去……

方才愴忙自錫回滬，立赴靈前瞻仰先生遺容！本來，輩應該隨着面慰唁夫人暨公子，可

惜葦是初到北方的，言語上發生障礙，所以改用快郵代電，還望原諒！原諒！

.....

廣州青天文藝研究會

江一葦北遊折滬
既代表全體會員先敬唁

上海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同學會來電：

頃聞魯迅先生遽歸道山駭惋莫名，先生文學先進并世罕儔一旦摧頽痛悼實深敬奠致唁諸維亮察。

十月二十日

國外

日本增田涉來函吊唁：

景宋先生：

我今天聽了本地的無線電報說魯迅先生沒有了。我不能信這消息.....我一切摸不着，茫然如夢。我纔纔前天接到先生的信，而昨天發送我的信，我並不會想先生不在世。

.....

假倘先生真乎不在

世，我衷心哀悼不堪。

景宋先生，我似乎在夢中.....

.....

.....

增田涉頓首

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田中慶太郎來電：

魯迅先生之逝世を悼む。

許壽裳來電：

許廣平夫人鑒豫才兄逝世青
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
分悲痛豈僅爲私，尙望善視遺
孤勉從先志。

曹靖華夫婦來函：

景宋兄：

昨晚突聞豫兄惡耗，傷痛欲
絕，事先並未聞病有變化，然
各報均震驚，當屬事實。本擬
卽刻赴滬，與豫兄作最後訣別
，並幫兄助理後事，又聞今日
大殮，已來不及矣！望兄節哀
撫孤，照料後事！至盼！至懇
！心中悲痛已極，書不成字，
稍遲當再去函。

臺靜農來函：

周師母鑒頃見報載，中央社
電豫師去世，驚駭萬狀，然關
於師之起居，向多謠言，頗以
爲疑。但記載甚詳，似果真不
諱，山頹木壞，世界失此導師
，不僅師母之慟也。……

生靜農上

李霽野來函：

景宋女士：

見報驚悉迅師病逝，哀感無
已；遙想夫人與師弟的情形，
更增悲思！……

……霽從迅師逾十年，所蒙
情惠無量，常覺感愧，今茲未
能一瞻遺容，致最後敬意，甚

爲不安。奉上四十元略助治喪之資，自忖曾違師意，幸望勿却。……………

郁達夫來電：

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祈節哀。

張西曼來電：

許廣平先生禮鑒民族解放思想導師殂謝痛悼實深幸節哀述志爲國保重。

丁玲來函吊唁：

許遐女士：

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這個最壞的消息的！無限的難過汹涌在我心頭。尤其是一想到幾十

萬的青年驟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導師，覺得非常傷心。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爲了環境的不許可，只能讓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現在却傳來如此的噩耗，我簡直不能述說我的無救的缺憾了！……………這哀慟真是屬於我們大眾的，我們祇有拼命努力來記念着這世界上顆殞落了的一顆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耀高邱

李秉中來函：

廣平師母：今日閱報，驚悉先生逝世，雖是在辦公室中，

不禁伏案慟哭。……

……回思前日在滬

先生云：「病中亦不能停筆休養，因停筆不但醫藥遂停，即飯亦不得吃也。」痛哉此言，秉中返京二十餘日來，晨夕耳中皆如聞先生此言，……

……謹奉

……贈金二十元，略表敬意，秉中知先生許我也。伏維寶重！海嬰弟無恙！

學生李秉中

十月二十一日

國內

長安十一青年來電：

許廣平先生：

魯迅先生逝世了我們的悲哀

是無法安慰的。我們只能以擔負這沈重的悲哀來作爲先生勸慰。

旅黔讀者袁逸峯
楊世珩來電：
黃拙天

青年的導師死了，這是在萬難中的我們巨大的損失

上海大學留滬同學會來函吊唁：

敬啓者 敝校 同學過去屢經革命之役於魯迅先生不妥協不屈服始終與黑暗勢力作堅強之戰鬥的革命精神深致敬佩者番魯迅先生逝世噩耗傳來同深痛悼除經於日昨特派 敝校 常務委員姚天羽同學攜帶花籃一事敬獻

魯迅先生靈前外特此奉唁尙祈
貴女士勉抑哀思以襄大事是所
至盼此致

許廣平女士禮鑒

中國導報社同人致周夫人及海嬰公子慰問

函：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轉

許夫人廣平女士暨海嬰公子

禮鑒驚聞魯迅先生作古同人實

深哀悼茲特敬獻花圈一件尙祈

置於靈前以表敬意專此敬請

禮安

北大浙江同鄉會來電：

傾聞魯迅先生仙逝鄉賢凋謝

至深哀悼敬此電唁

上海文鐸圖書館來函吊唁：

魯迅先生的噩耗是我們中華

民族解放運動中缺乏了一個最

前進良好的導師做處同人均深

感極大的悲痛同時益覺得我們

今後所負責任的重大今特專函

奉唁聊表做處同人的一點內心

發燃出來的熱忱。

文鐸圖書館全人敬啓

國外

日本內山嘉吉來電：

魯迅氏の永眠を悼む。

日本讀賣新聞社山崎來電：

魯迅氏の逝世を悼む。今日

十圓送つた。遺族に渡され度

し。

國內

沈兼士來電：

魯迅兄逝世，不勝傷悼

青年張知辛自南京來函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鑒：

.....

.....

.....

.....

這不但是中國文壇鉅大的，無可挽回的損失，尤其是使我們青年，失掉了一位偉大的，有力的導師！再從那里去尋求這偉大的有力的導師呢，

.....

.....

.....

.....

.....

.....

.....

一個外鄉青年的唁函：

雖然流浪到上海四個多月，殯儀館地址是摸不清楚的，（不知膠州路在那裏）我深恨不能得到遺容最後一覩。

伊吾，悼

中央政治學校于去疾來函：

.....

.....

.....

天下許許多多該死的人偏偏不死，而獨死我們所認為最不能死的魯迅，這有什麼話說呢？

我與他雖是短期的在廣州中山大學同事，但他那副令人可怕而又可愛的尊容，至今猶印在我的腦中，誰知他已作了古人！他不過比我大了五六歲啊。

南京一青年來函建議：

- 1 籌資塑造先生銅像
- 2 整理全集
- 3 發起全國有意義的追悼會。

十月二十二日

國外

（莫斯科二十二日電）南京中蘇文化協會

孫會長鑒：

中國傑出作家魯迅（周樹人）氏之逝世，爲中國文化界與全人類之極大損失。敝會特致電唁，以誌哀忱。

蘇聯對外交化協會

副會長齊耳尼夫斯基。

（莫斯科二十二日電）南京中蘇文化協會
孫會長鑒：

全蘇聯作家，得悉名作家魯迅氏逝世，特致電唁，以誌哀忱。魯迅氏之寫實作品，切實反映中國民衆之生活，故對全蘇作家，關係至爲密切。幾年來，魯迅氏爲推進文學大衆化，耗盡心力，此乃中華民國之進步作家堪引爲永久紀念而尤爲吾人所極感佩者也。

蘇聯作家協會斯塔夫斯基

國內

北方文藝協會來函吊唁：

景宋先生：

我們驚聞中國最偉大的文化鬥爭的戰士——魯迅先生逝世的哀耗，本會同人深爲哀悼，特電弔唁，並致慰問。

香港文藝協會來電：

驚聞魯迅先生逝世，本會同人敬致唁悼。

南京中國文藝社來電：

許廣平女士禮鑒：

驚聞噩耗薄海同悲尙祈節哀特此馳唁。

杭州之江大學魯迅追思會顧敦鏐等來電：

許廣平先生鑒魯迅雖死猶生

，請節哀附詞聊補敬思痛青年失却良指導惟先生終保硬骨頭。

杭州之江大學魯迅追思會顧敦鏐、萬超、莊智源、徐學武、張白山、徐欽元、等。

先生的叔父周仲陽來函：

喬峯賢姪如面

……驚悉樹人已於十九日作古聞之痛悼曷已是實吾族之損失實世界文壇之損失也……令嫂許夫人情深伉儷自必哀痛逾恆然死者已矣况樹人其身雖死而精神不死且又名振於全球悼惜不限於親屬吾姪思之當可稍慰矣……

叔仲陽手上

十月二十三日

曷勝哀悼謹電申唁。

北平某團體來電：

文壇不幸，遽失導師，噩耗傳來，哀痛莫名，除籌備聯合追悼外，特此弔慰。

談風社來函：

驚聞魯迅先生逝世，謹敬佈哀悼之情

談風社謹唁

重慶文化界同人來函弔唁：

廣平女士：

十月二十四日

頃悉魯迅先生謝世同人悲悼

廣州現代版畫會青年藝術社來電：

莫名竊念先生爲我國文化導師
今遽崩殞民族損失殊深且鉅尙
盼節哀以繼先生遺志特佈唁忱

得魯迅先生噩耗，同人等不

勝哀悼，謹電致唁。

謹致電慰

重慶文化界同人

北平世界編譯社來電：

魯迅先生逝世無任哀悼同人

南京青年文藝作者協會籌備會來函弔唁：

魯迅先生家族禮鑒：先生逝

等身處危城除追循先生遺志繼
續奮鬥外，謹電馳慰。

世薄海同悲文星遽殞失所仰從

北平颯風社來電：

魯迅先生逝世哀悼異常同人
等於追循先生遺志之餘特電慰
唁。

北平今日文學社來電：

驟聞魯迅先生噩耗不勝哀慟
先生領導中國新文學運動十有
餘年，夙志未酬，竟爾先逝，
我們除追循遺教繼續努力外並
電馳慰。

北平中法學生會來電：

魯迅先生的逝世如中華民族
失導本校同學表示萬分哀痛謹
敬慰問。

營口杜威悼函一。這是由滿
洲來的唯一的悼函。

十月二十五日

王蕊三來函吊唁：

廣平女士：

豫才先生的死，我應該用什
麼令辭來表示自己的哀悼呢！
這樣大的遺憾將同他給文化界
遺留的勞績一樣永遠不會消滅
的！

我不能到上海來看他的遺容

，祇能夠對着報上登出來的像
片和他那些信流淚！我現在的
能力除了在文字上表示和跟着
他努力前進還可能表示什麼呢？

死、遺留給我們好多重大事業需要完成，沉重的擔子需要背負，因此更整齊步調，更堅強地鑄成我們的信心，只有本着先生始終如一，萬難不懼，勇往直前的奮鬥精神，朝着光明的目標，勇敢卓絕地邁進，毀滅人類的仇敵，建立起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大團結，這才能略慰先生於九泉之下！此呈
景宋先生

東北大學學生自治會敬啓

~~~~~  
國外  
~~~~~

日本山本初枝女士來函吊唁：

謹しんで御弔詞申上ます。
何もき申上げる言葉もさく御同情致します。坊ちやんの事

を思ひ悲しく存じます。私も一人の男兒を持ち一層御氣の毒に存じます。御身體を大切に
十月廿六日夜

山本初枝

許廣平様

~~~~~  
國內  
~~~~~

定縣瀟湘漣漪社來電：

哀悼魯迅先生

太原魯迅追悼會主事田景福來電：

噩耗傳來，悲憤交加，願繼遺志共同努力尙希珍重。

~~~~~  
國外  
~~~~~

暹羅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大會籌備委員會來函吊唁：

周夫人哀鑒魯迅先生不幸於

十九日晨病故滬寓噩耗傳來僑
暹文化界同人條聞之下，震悼
莫名先生一生爲文化爲真理奮
鬥不倦勞績炳然久爲全國文化
界所欽崇值此正義銷沉大地晦
黯之際全國文化界正賴此光明
巨星領導前進遽爾殞落曷勝哀
慟差幸今日國中文化界及多數
青年已爲先生之偉大精神所感
召此後必能繼先生遺志繼續奮
鬥以底於成先生精神將與中華
民族永垂不朽矣尙望夫人節哀
順變撫養遺孤並繼先生未竟之
作以慰先生在天之靈，特此唁
慰伏希珍重。

上海張文安函一件。係建議
將魯迅先生著作印行廉價本。

十月二十九日

無錫魯迅先生追悼會籌備處
來函，係徵求參加追悼。

十月二十日

十個成都的青年寄來的吊文：

我們永久紀念

我們熱誠的敬仰着你的學問
，人格，與爲革命而鬥爭的堅
苦工作和建樹。讀着你的作品
，——我們熱愛的教本——使

世至爲哀痛除於本月一號在
西京舉行追悼大會外，祈轉先生
家族順變節哀爲禱西京文化界
魯迅追悼大會叩

附記：收到的函電當然不止這個數目，
如今却只能選錄這些。

編輯組

輓聯辭

輓辭：

團體之部

魯迅先生之喪

我們的朋友

上海絲廠工人同挽

魯迅先生

這種不屈服

的精神

才是我們工人

的模範

上海工人互助會敬輓

魯迅先生之喪

文壇前驅

上海綢廠工人輓

魯迅先生之喪

精神不死

上海烟廠工人同挽

魯迅先生之喪

民族之光

上海工人救國會

魯迅先生之喪

魯迅還在

上海紗廠工人同軌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向我們的導師

致最後的敬禮

幾個綢廠的職員工人

魯迅先生千古

在民族解放的行列中，
我們失掉了偉大的導師！
未來的新中國更不能借
你的筆傳佈給全人類！

上海市學生救國會敬輓

魯迅先生在十年前對着我們廣東人這樣指

示着：

『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的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只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

香港抗日救國會謹於魯迅先生

靈前錄此自警自勵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向前進的思想家

致最後敬禮

上海職救滬西第三分會

魯迅先生啓示我們：

生活祇有在艱苦中鬥爭

社會依然是荒淫與無恥

民治新
聞專校
學生會敬輓

魯迅先生千古

學習魯迅先生爲勞苦

大眾吶喊的不屈不撓的

精神

光華大學暨附中

學生朱孟張誠等廿人敬輓

魯迅先生奠定了現在中國

文壇的基礎，到臨死的時候還

領導着青年們向前邁進，我們

對於這樣的一位先驅者的殞落

，敬致萬分的哀悼

中國文藝家協會敬輓

魯迅先生

痛失導師

文季月刊社
中流月刊社
作家月刊社
譯文社

同輓

紀念魯迅先生

巨星殞落

青年文藝研究會

魯迅先生這樣指示我們：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

作家月刊社同人自勉

廿五年十月廿日敬錄

魯迅先生在遺筆中，這樣告

訴我們：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讀書生活社同人敬錄自勉

魯迅先生這樣指示我們：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生活星期刊社

同人敬錄自勉

魯迅先生

文化前衛

蟻社敬輓

呈獻給文壇巨星 魯迅先生

生：

沸騰的熱血溫暖了遺體的寒冷，
滿腔的酸淚充溢着抗爭的鹹腥；
沒有嘆息，更沒有呻吟：

「用理論，用實踐，用鬥爭，
開拓『民族革命大眾文學』的前程。」
——我們懂得，我們認清，——
這是紀念的責任。

大同大學陽光社

悼我們的高爾基——魯迅

花圈輓聯那裏會使我們的
伙伴開眼？記住那狂人的誓
言。

用墨水照上了槍桿，吶喊
，反叛，肅清吃人的舊制度
和漢奸。

大同大學時事研究會輓

一九三六，十，二十一。

悼魯迅先生

中華民族是不妥協不怯弱的民族，魯迅先生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當我們的民族生機到了目前最後一息的時候，來憑弔這個巨人離開現世界，離開我們而長逝，更有無限的悲痛！我們只有繼續和發揚魯迅先生的遺志，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百折不回的決心，來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來紀念這個巨人之死！！

現世界全體同人敬輓

魯迅先生靈右

繼續魯迅先生精神把筆
集中到民族解放運動上
去

圖存文藝座談會輓

紀念魯迅先生

文化厄運

文化資料供應所

偉大的魯迅先生死了。

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嚴重損失，因為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缺少了一位堅強的領導者。不過我們在沈痛地哀悼他以外，還應該根據他的正確的指示，承繼他的戰鬥的精神，大家聯合起來，把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境!!!

螞蟻圖書館滬東分館

讀者交誼會

魯迅先生在大眾

的心裏永遠不死

國難教育社全體社員敬輓

紀念魯迅先生

誓不妥協有死而已

上海木刻協會籌備會敬輓

魯迅先生

在大眾的心裏

是永生的！

海燕劇社敬輓

恭送魯迅先生出殯

上海各歌詠會及
各歌唱團體

我們誠意的接受

魯迅先生的指示爲着民族爲
着大衆高歌

上海民衆歌詠會

紀念魯迅先生

必須繼承先生的事業

海燕劇社敬輓

XIONG LAN ZUE WIDAI'E MUNXAKGA,
GHUMUN UNDONG'E SIANDOHZIA
LOH SIN SIANSINH DI
ZUE'AOE GINGLE.

向我們最偉大的文學家。

SIONGXAI EMNGWE

語文運動的先導者

LATINXUA GHIANGIUXUE.

魯迅先生 致最後的敬禮。

上海廈門話拉丁化研究會。

Cedao ngunik dungc Lu Sin siensang
k si, nguni jao hu nzen hi Lag .venz
kekeg Fongmien peg nguni-k jig-c'ig
kiaoxyn!

Zongle Sin Wenz nienkiuhue

革 命 火 花 不 熄
魯 迅 先 生 永 生

Xiang Zhungguo weidadigeming
wenxyogia Lu Sin tungzh Zh rheliedi,
Zuixoudi gingli!

Zhungguo Sin Wenz laniuxui

Dedicated to mr lu Shen

The unbending sprit

The very model

for

All our workers

By Shanghai Workers Mutual-ail Association

軌形花圈一襲敬獻

魯迅先生

周蕭契華蕭屠樨草
穎軍萌沙紅琪公明
聶奚歐胡路周姚張
紺如山風丁文克天
弩 弩 弩 弩 弩 弩 翼

魯迅先生千古

失吾良師

上海互助文藝服務社
楊步青
方禹琴
輓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民族喪戰士

青年失導師

聯華書局同人敬輓

魯迅先生之死

失去了一個戰士

光明書局同人敬輓

魯迅先生靈右

長眠在大眾的心坎裏

羣衆雜誌公司同人敬輓

祭魯迅先生

先生，當這黑暗和光明交替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先生，當這戰爭與和平的決鬥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先生，當這民族失去一個導師，在中華民族失去一個戰士！先生，當這生死關頭；民族危機已到了千鈞一髮，我們怎麼可以丟掉先生呢？然而先生竟離我們而去了！我們站在你的面前，大聲的呼號，但任憑我們喊破宇宙，終於聽不到你的回響，先生！這是何等悲哀，何等慘痛的！一個事情。我們把千萬人熾熱的血來重暖你冰冷的軀體；我們也願把滾滾的淚潮來鼓盪起你息弱了的生命。但是，這可能嗎？

今後，我們祇有『踏着前驅的血蹟，建造歷史的塔』為祖國的自由和解放的事，我們牢記先生的遺教：『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一分熱，『用骨肉碰了鋒刃，更要犧牲了別的一切』，『去趕走那敵人的猖狂！』液澆滅了烟焰，『去趕走那敵人的猖狂！』永遠不忘！先生：你永息了！請讓我們葬你在心底

無錫各界魯迅先生追悼會

個人之部

哀悼魯迅先生

弱小民族的救星死了

韓國一青年敬獻

高爾基先生死了
魯迅先生又死了
我們紀念他們
他們的未完的工作
有紀念他們的人們
不斷的努力繼續下去
他們沒有死呵

我們把哀悼改作

不斷的努力的奮鬥吧

將有

無數的高爾基

無數的魯迅

在紀念的努力中

創造

無錢買花圈，撿得剩布書此以代敬獻

魯迅先生之靈

也生一九三六·十·廿·

中國文學之權威者，世界文壇之巨子，大作鴻博，均已拜讀，久盼 老師時賜宏著，不知 老師竟於十九日晨即登仙界，天悲地泣，日月昏黯，文壇上巨燈突滅，生等蒙得 老師慰恩指導，現忽 老師狠心拋棄，若幼兒失慈，若失舵之舟，無處可進，迴旋於狂濤巨浪之中；迷途之羊，盤旋於曠野深谷之域。奈何？

現生等若坐針氈，哭已淚盡，呼天不應，擊地不靈，實心幾裂，腦幾研，特叩拜
老師仙顏雙手捧上稿子紙一束，筆一枝，墨水一瓶，乞 老師在仙之靈，憐生等乞求，賜生等明燈之指導，以求生等日求進益此拜

魯迅老師在仙之靈俯示：

生老松，杜珊，明中，益宏
泣淚拜上。

吊魯迅

胡明樹

(上略)

魯迅啊，你是去了，拋下了你的工作和你的青年，你留給我們的是二三十卷寶貴的譯著。

你會謙虛地說過，希望你的作品快點消滅；

然而我敢說，牠們是不會消滅的，牠們在將來的圖書館里要佔很重要的地位！

將來的青年，會在圖書館里看見這鬥爭時代的艱苦而英勇的戰跡，牠們是將來的史料。

更深了，夜靜了，我唸着你的紀念青年作家的詩句來紀念你。

我想像着祖國的秋天的寂寞，魯迅啊，你曾經說過，希望人家忘記

你，

但是我敢發誓，你是不會被忘掉的，在將來的社會里一定有人熱烈地想起你的。

唉！是漆黑的夜！在黑暗的重圍中，我 using 粗野的詩句寫下這樣的文章

作為紀念你 魯迅！

我要把這寄回遠遠的祖國的你的靈前。

(三六年十月十九夜——廿日晨日本)

悼魯迅先生

張 慧

山崩地震般的噩耗傳來，

引起了千萬的失了領導的孩子們的悲哀

你的精神應該是世界永在，祇別了你的
形骸，你的靈魂常在孩子們的胸懷。

任狂風，暴雨，厲雪，嚴霜，一心祇把
這羣小孩管帶，

在黑暗的程途中要把光明之路打開。

勇敢的保姆何曾瑟縮，戰抖，

遲呆，敏捷的腳步兒一直向前進邁。

己：

唯有你，

永遠是一支犀利的筆，

朝向醜惡，朝向

黑暗，朝向魔鬼，

你把生命與靈魂交給了

紳士們認為不值一個錢的人們：

年年被困，

處處受逼

可是，你更年青，

像海燕飛在暴風雨。

悼魯迅先生

液白

——并獻給先生家屬——

誰值得這般歌讚？

三十餘年似一天，

誰配戴這個勳章？

五十幾歲如一個青年。

辛亥革命的遺老們做了高官，

五四運動的健將成了博士，

十六年代的戰士死了，或者出賣了自

眼。

遺下的炸藥有朝一日必將

轟震，安眠着靜聽孩子們點燒了藥引。

寫於不幸的消息由廣播台傳來的夜里

人們正在創造新的歷史，
爲這歷史，你正寫着史詩；

黑暗與光明，還未交替，

海燕死了，史詩斷了，

天公啊！天公何以要給我們這個不幸！！

沒有什麼可說明我們的哀痛，

不是哭，不是淚，更不是花圈；

謹把未來的日子獻在你靈前；

人們總會完成他的歷史，

我們也會完成你未完成的史詩。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報載死訊痛感後寫於午夜

挽魯迅先生

葉聖陶

星隕山頽萬衆悲

感人豈獨在文辭

暖姝夙恨時流態

剛介真堪後死師

巖電爛然無不澈

遺容穆若見深慈

相濡以沫沫成海

試聽如潮繼志詞

●惠書云聊印數書以貽同氣所謂相濡以

沫殘可哀也

哭豫才

張宗祥

老友飄零賸幾人

海濱驚報損愁身

文章幾度疑戕命

魅魍千年見寫真

別有煩冤天莫問

但餘慈愛佛相親

嘔心瀝血歸黃土

天下黔婁識苦辛

懷魯迅

許頌楫

余因季弟，一晤魯迅，但覺靜穆，未露峭峻。及閱語絲，如食橄欖，三年沈疴，起坐輿感。既箸吶喊，又成彷徨。若鑄禹鼎，起魑魅難藏。或外名篇，佳文重譯，汲彼新潮，沃我荒磧。故事新編，朝華夕拾。融貫羣書，鉞砭俗習。會稽舊聞，漢代圖案，盡瘁搜羅，殫心批判。統督諸作，恍同瑤珠，精力內蘊，寶光外敷。前聞滬上，訛傳被捕，讞友相告，寸衷驚駭。方幸平安，汽可小憩，病餘失養，勞僮長逝。噫吁！芸芸頹廢，筆鋒疾埽。魂兮歸來，直叩蒼昊。

越日復有所感

寒山時見白雲封，風雨瀟瀟秋復冬，臥讀譯文三五徧，不禁惆悵憶清容。

澹災文命紀胼胝，大穀生勤墨子傳，草食偏能輸乳酪，鑑湖士竟繼前賢。

哭魯迅先生

學生楊偉業

十年別去無音訊 今日驚聞棄俗塵
潦倒一生惟橐筆 孤零弱子未傳薪
不堪遺囑傷心語 愧殺當時佞口人
儘有文章流海外 堂堂大國莫容身

悼魯迅先生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曹天風

新月壯心欲折十字架，頑夢但遊
傲骨自千秋，不用黃金鑄像，天
幾回拂袖出南都，斯文有價屠
價，愁絕稽山老，夫子規頭無
黃鶯笑，各把心聲抒不平，我未
知名公已逝，雕龍餘技可憐生
無端卷地狂風起，龍不見人清道
夫，賴有一支如帶筆，橫空能掃
萬塵無。江干有客號天瘋，自賦
新詩遠弔公，只為生來多野性，
籬花不拜鵲，紅日遲回，衆響似
雷，文壇血戰日遲，喊聲野性，
空山偷眼，不見先生，緩步來，哭
無端惹得同，小園荷，欲埋文，
君。十年未掛吳門劍，青睞曾到
仰導師，待辦半囊阿堵，里停雲
買轡悔來遲，枉為蒼生忙送江
高齋讀月夢，無因，忽然擲筆長太
息，我亦阿Q傳裏人。

輓聯：

團體之部

魯迅先生 千古

魯迅先生不死

中華民族永生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
平、津、濟、青、杭、等
京、滬、漢、晉、桂、等
廿七學聯全體學生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方悼國際大文豪殞落光明

大地正哀痛思慕

又哭中國高爾基窒逝血腥

奴場更悲憤欲絕

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謹輓

魯迅先生靈右

救亡陣線中失一重鎮

學術思想界見此完人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一生反封帝

至死不寬容

上海著作人協會輓

魯迅先生 千古

乃時代前驅乃文壇泰斗逝矣教
萬衆怎不悼惜但今朝埋却先生
吾儕應管自家事
是光明鬥士是黑暗仇讎悲夫看
羣鬼猶自猖狂待來日播起戰鼓
我輩與算牙眼帳

京滬兩路參加救亡運動同
滬杭甬
人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失了青年英勇的導師
掀起民族堅苦的抗戰

中法國立工學院學生會
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至死無妥協心
百戰不撓真勇士
一生反惡勢力
萬身莫贖此偉人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同人拜輓

魯迅先生 千古

熄了光耀着世界的火炬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上海學生劇團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現文壇之曙光社會先
覺長才未竟先歸去
留著述於人世精神不
死圭臬常存總可傳

光明讀者會敬輓

獻於我們所崇拜的魯迅
先生的靈前

徧徧在戰的熱望中魯迅死了中
華民族要大哭無產階級要痛哭
前進作家更是要狂哭
徧徧在降的陰影裏魯迅死了帝
國主義會暗笑專制魔王會狠笑
落後文人也許會慘笑

北平風沙文藝社代表人
水草輓

魯迅先生 不死

沒多少苦戰士和暴風
雨爭鬪替魔障減殺一
層兇焰
有幾個老少年向後一
代伸手爲正義留下半
分光輝

婦女生活社謹輓

魯迅先生 千古

倡民族復興像土國
凱末爾
在文壇馳譽如蘇聯
高爾基

景光文藝社同人敬輓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一生戰鬪剛毅不屈

是青年先鋒

滿腔熱血慈愛至誠

爲大衆導師

青年文化社敬輓

魯迅先生

靈石

你也死了今朝在前哨

大衆們號手相連折掉

再不能舞起筆刀暴風

雨裏竟拋下救亡高潮

量才業餘補習學校一校

學生會全體學生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爲文苑傳中一新壁壘

看蓬萊島上爭繡平原

上海市商會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吶喊如狂人爲國而已

華蓋育彷徨導民中流

勞動生活社敬輓

個人之部

魯迅先生 千古

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

小說史

遺言太沈痛莫作空頭

文學家

蔡元培敬輓

魯迅先生不死

這世界如何得了請大家要
遵從你說的話語澈底去幹
縱軀體有時安息願先生永
留在我們的心頭片瞬勿離

沈鈞儒謹哀輓

魯迅先生 千古

一生不曾屈服

臨死還要鬪爭

章乃器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死者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生的主張寬容那才糊塗

王造時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一代高文樹新幟
千秋孤痛託遺言

孔祥熙拜挽

豫才尊兄

千古

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
筆遙師葑漢閣
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
心深契樂亭君

弟馬裕藻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
今年誠何年四個月前流
過兩行淚痕又誰料這番
重爲先生濕

言可傳行可傳牙眼可傳
斯老真大老三十載來打
出一條血路待吩咐此責
端賴後死肩

唐弢敬輓於哀悼中

魯迅先生 靈右

文苑苦蕭條

一卒彷徨獨荷戟

高丘今寂寞

芳荃零落痛餘香

曹聚仁集魯迅先生

詩意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方懸四月疊墜雙星

東亞西歐同殞淚

欽誦二心憾無一面

南天北地遍招魂

郭沫若哀輓

魯迅先生 千古

繼國父孫中山以後一人

爲民族解放鬪爭而死

作文豪高爾基同時戰友

奠黑暗時代光明之基

張西曼敬輓

魯迅先生不死

譯著尙未成書驚聞殞星中

國何人領吶喊

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

壇從此感徬徨

姚莘農 敬輓
Edgal Show

魯迅先生不朽

在事實上闡揚真理
的確是諷世砭俗的大文豪
從文學上領導革命
不愧爲臥薪嘗胆的老同鄉

紹興七縣旅
滬同鄉會委員長

王曉籟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異軍特起在漫堂棟山後
鼓吹文明甘苦備嘗卅載
著書凌北斗
國難方張從姚江舜水中
打開生路知行翕合七條
遺命亦南針

紹興七縣旅
滬同鄉會總幹事

錢友蘭敬輓

魯迅先生 千古

魯迅先生你死了
我們誓要繼續吶喊
魯迅先生你死了

誰啓示我們的徬徨

平津學聯通訊社 鄭充 同輓
上海特約記者 舒展

魯迅吾師不死

以赤熱心作冷靜語
莫謂遺言猶諷刺
含慈母淚寫沈痛書
共知長翰有深期

生倪文宙鞠躬敬輓

魯迅老師 靈右

憶講象牙塔繼遺音而吶喊
再讀二地書啓後知那徬徨

學生丁迅敬輓

魯迅先生不朽

國家事豈有此理，
正需要先生不斷呪罵。
悲痛中別無他說，
只好勸大眾繼續鬥爭。

胡子嬰敬輓

魯迅先生 靈前

敵乎友乎余惟自問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徐懋庸手書敬輓

魯迅先生不朽

平生荆棘向前進
未死精神待後人

鄭洪年拜挽

魯迅先生 靈右：

公其瞑目後死尙有我輩
邦雖杌隉治安不出數年

德生

漢三 敬輓

堯級

魯迅先生 千古

譯死魂靈竟成惡

夢歸化十月

作自由書長留熱

風去無二心

陳適拜輓

妻子莫痛，朋友休悲，
且遵囑，管自己的事，
越專越好。
民族將亡，奴隸益苦，
若求生存，學先生一樣，
不屈不撓。

施佳敬輓

魯迅先生不朽

荷戟獨徬徨

豈惜芳心遣遠者

大團猶酪酏

如磐夜氣壓重樓

後學羅庸集遺詩句敬輓

豫才先生不朽

拯溺是前鋒，才德兼備，君迺勇逾義者。衝拓荒靈，擁護自由，開闢光明途徑，闡文化而驅馳，作民衆之導師，那料，半世冷宦青氈宏業忽中阻，則感到徬徨故室，白髮，紅顏，黃口，共嘶悲哀，招魂何處，歸鶴幾時，氣魄非常生無敵。

著述稱鉅擘，知識先覺，人固莫如命也。抗衡環境，砥柱潮流，散佈偉大種子，慨社會將沉淪，挽國難於狂瀾，太息，當茲淒風苦雨魯殿又圯靈，只留得吶喊餘聲，斷稿，殘編，遺跡，同資紀念，蓋棺定論，下筆千秋，學術卓犖歿爲神。

陳崢宇拜挽

附註：以下五則輓詞，輓聯，係由收到的無錫各界追悼魯迅先生大會，寄來的材料中選出的。

——編輯組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掙來，培植，保養的，不是別人佈施，捐

助的。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無錫學社錄魯迅先生

警句自勵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鐵片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蠻人所用的脫手

一擲投槍。

無錫·業餘讀書會錄先生遺言自勵

先生，沒有死！青年們，莫徬徨，花謝種子在，播撒每個青年的腦海；勤記着：施肥灌溉，等待暴風雨臨來，民族之花重開，先生，沒有死！青年們，莫徘徊。

一松，一九三六，十一，一晨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咒詛的地方擊退了可咒

誚的時代！

錢秋葦敬錄魯迅先生

遺言自勵

不做空頭文學家死者是
用了鐵筆鐵肩挑過解放民族
的担子

要作真心革命者活人應
拿出赤心赤血趕走壓迫中華
的敵人

俞慶棠

附記：關於輓聯悼詞等，也是就所收到的，幾經選擇，酌量編輯的標準而決定的。只要感情真摯，文辭倒屬其次，所以這裏面有些聯詞，全是照原樣排出，以存真。

——編輯組

通
訊

通訊：

伯力

(一)

蘇聯

(四)

廈門

(九)

雲南

(一一)

天津

(一三)

北平

(一六)

魯迅

V·馬克西莫夫(Maksimov)

紀念中國偉大作家晚會

一月七日在伯力東方工人『李大劍』俱樂部開紀念中國偉大作家魯迅晚會。

優秀的藝術家和深刻的思想家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自己的五十六歲的生命的歷程上死去。從一九一八年自己的文學活動開始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日止，作為作家的魯迅，積極的參加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解放中國的鬥爭。在自己的論文裏，雜感裏，小說裏魯迅無情的揭露中國資產階級舊社會的腐爛與醜惡，反對封建軍閥和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擁護德謨克拉西，擁護中國大眾的真正自由。

在這鬥爭中魯迅結團了中國革命文學的最優秀的力量。從一九三〇年起，魯迅積極參加左聯的創立及左聯的工作，直到自己生命最後的幾天，都在領導着這組織的活動。

魯迅在近幾年來堅決的站到無產階級的陣綫上，雖然受着暗探的追逐，恐嚇，及封建軍閥走狗對於他的中傷，但他依然沒有離這陣綫。偉大的作家火熱的擁護了中國的C黨，中國的蘇維埃和紅軍。他積極的揭穿日本帝國主義工具——「托派」的工具。在今日，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了東省和華北之後，企圖攘奪整個中國的時，在這緊張的時期，魯迅積極的擁護中國C黨提出抗日的統一戰綫的完成。

魯迅是藝聯忠誠的摯友之一。中國革命鬥爭的參加與病魔，沒有給他以來蘇聯的可能。他只是從文學的認

識了牠。但中國偉大的作家很奮興的注視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狂喜的慶祝着蘇聯每次的新的成功。他深深的相信社會主義會成功的。還在一九三四年時，魯迅答『國際文學』雜誌的代理人道：

『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堅信無產階級的社會一定可以建設成功的。』

被這信念所推動的魯迅，沒有停止過擁護蘇聯，反對中日獸性的法西斯的鬥爭。魯迅對於俄國文學，尤其是新俄文學的熱愛，做了這種鬥爭的激動。他認為牠是世界最豐富的文學之一，他詳慎的，酷愛的譯了高爾基，綏拉菲莫維支，法捷耶夫及其他蘇聯作家的作品。他慎重的校訂牠，甚至用自己的錢去出版，他期望着把這些書推廣到中國讀者大眾中間去，爲着使中國羣衆在這些文學作品裏看見關於蘇聯的真正的偉大的真理。

魯迅被中國羣衆的巨大的權威，信仰和愛戴圍繞着。中國的讀者以他爲『中國的高爾基』。魯迅是中國第一個革命作家，寫實主義者，是第一個把『下層階級』把勞動羣衆的形象引入中國文學的第一個作家。他是中國文學的巨大的改革者，是首先創出了簡短的戰鬥的短篇小說的作家，在所謂『文學革命』時代（一九一七——一九二〇）魯迅積極的參加了中國語言改革的鬥爭。這鬥爭是反對爲中國羣衆所不可及的舊文言的。魯迅首先採用了新的，質樸的，明顯的，爲大眾所了解的白話。這種語言給了魯迅的優秀的著作一種真正的大衆性，幫助他創造了好多中國現代文學上少有的傑作。

魯迅創作的歷程，在文化擁護協會的書記團——中國著名詩人蕭三的在莫斯科的報告中說得很詳細。詩人蓋（An.Gai）用俄文作了關於魯迅的報告。

其次，在晚會上的中國工人及集體農民異常注意的聽了中國詩人丁山和擁護新文學報的社員王希禮朗誦的魯迅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王希禮同志並講述自己對於魯迅的會見。最後，到會的中國工人和集體農人決

議「邊疆出版部」出版魯迅的優秀的作品。

原文會載：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的伯力太平洋之星報。

蘇聯

僑訊

前記：這信係國外一僑胞直接寫給H君的，由H君又轉來。中間地名等均由H君譯出，或轉譯成英文。原文俄文因印刷不便，故均刪去，以中文為準。信中有數處亦有所節刪。謹此附知。

—編輯組—

H 兄：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到你寄我的×報……你所談的『中國失去魯迅比蘇聯失去高爾基損失更大』這段話，在我替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預備出版的那個魯迅紀念冊作的文章內，引作中國文學界對魯迅逝世後的哀感之一般。作家、文學、光明這幾種刊物的紀念魯迅特號也都看見了。

現在比較詳細地說一說我們在海外悼念魯迅的一切：

- 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上，連續多期的作文紀念。（你看見了多少期？）
- 二，為編印悼念魯迅專冊徵稿（在報上登了廣告）
- 三，我們自己內部幾個人組織了一個「接收魯迅文學遺產委員會」推我為主席。
- 四，在國際文學、文學報、真理報、勞動報（工會日報）、「遠東」邊疆的中俄文報紙上……都寫了文章。（

這些將都剪給上海的「紀念委員會籌備會」

五、在巴黎、紐約，各刊物上，也打算寫文章去。（也許已有了，我現無法見到）

六、預備出版「悼念魯迅」專冊。

七、在國家書店已說好於今年出版「魯迅選集」，不久以前我已將「計劃」弄好了，計分短篇小說集（二六個）、故事新編（二個）、散文詩（三——四個）、（從野草選出）、雜感（五——六篇）……一共爲二十個印張。中有一半已經譯成俄文——這是從列寧格勒幾年以前，普利包衣出版的阿Q正傳及莫斯科青年衛軍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二七——二八）中國小說集內找出的現成譯稿，及列城的普霍夫魯德曼等新譯的而來的。其餘一半將在列莫遠東找人翻譯。由我編校，並作序。據國家文藝出版社的人說，明年年初一定可以出世。同時進行用英法德文出版魯迅選集。

八、在莫的外國工人出版部「中國部」出版魯迅雜感選集。在遠東的遠東國家書店出版魯迅小說選集（我這次來遠東，這也是「一個任務」）遠東用漢字和新文字同時出版。（這些出版工作感覺得最困難的是我們這裏沒有魯迅的全集，豫翁在日會陸續親自寄過我一些他的「雜感」，但是既不完全，而且你借他借，到現在都遺失了。我手邊所有的是一本吶喊；一本魯迅自選集（一九三三年春出版的）和幾種零星的不完全的本子，其餘什麼也沒有！也許在各處某些人手裏有一些，可是很難收集起來。）因此我想請求你代爲設法弄到一整部魯迅的全集。小說、雜感等等共計有二十種之多，我不知國內是否有人在替他整理，預備將全部著作出版？那個「紀念委員會籌備會」，是否將這項工作列入在內？我們如果要弄到這樣的全部遺著，自然要拿出一筆款子來買書。現在只問你，有無買到全部的可能？你個人是否可以設法代爲儘可能地弄到一些？（也許直接去信「紀念委員會」請他們代辦。）（又，魯迅著作之已拚成新文字的，也請覓寄！）

九、在列寧格勒的科學院的東方研究所，開了一個追悼魯迅的會議。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晚上。開會的秩序是：一、主席宣市開會；二、起立靜默；三、Aleuseev 博士說話；四、王希禮教授說話；五、中國美術家王洪說話；（對於魯迅的回憶）六、七、中文教員某某兩人說話；八、即誦阿Q正傳俄文譯品。

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在莫斯科「中國工人俱樂部」舉行了一個中國勞動羣衆悼念魯迅的大會。由一華僑工人畫出魯迅的像，掛台上。會上寫着許多紅布白粉字的口號標語，如：「魯迅之死，是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王明）「我贊成一切派別的文學家聯合起來抗日的主張」（魯迅）……俱樂部的前廊上也掛魯迅的照像（放大的）和他的一些警句。我作了一個關於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的報告，報告後有幾個發言的都表示對於魯迅之崇拜與其死之哀悼。在大會上朗誦了他的作品。最後大會決定：（一）去信魯迅的家屬致唁；（二）莫斯科「中國工人」「李大釗」俱樂部」的「圖書館」取名爲「魯迅圖書館」；（三）俱樂部內經常懸掛魯迅遺像；（四）購備魯迅著作。

十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在莫斯科的「作家之家」開悼魯迅大會。主席台上坐的是：Fadeev, Tretyakov, L. Leonov, V. Iridin 等名作家和我。初由 Fadeev 宣布開會並致詞，大意云：「魯迅是中國的偉大作家，蘇聯的朋友，蘇聯文學在中國的介紹人……他由個人的反抗，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走到普羅的立場……我很榮幸，我的一部書譯成了中文，這是我一生永不會忘記的……」次我用俄語作了約一時半的報告，關於魯迅的生平，鬥爭史略及其創作，說到他死前不久揭破中國「托派」作日帝國主義走狗的真面目時，會衆大鼓掌。次 Tretyakov 發言，說現在只是開始談魯迅，這個人物他的偉大，還有待於我們之多談，多研究。Tretyakov 將魯迅比之於伯林斯基之永不肯屈服……次由男女演員朗誦阿Q正傳及孔乙己俄譯，引起會場中不斷地大笑，深佩魯迅的藝術力量，同時對於阿Q

及孔乙己的命運表示痛憤。會場主席台上懸掛魯迅的大畫像。到有報界的代表。在另一室內展覽了魯迅作品及中國文藝界對魯迅死後的哀悼等文字與圖畫。同時展覽了魯迅經手出版的西歐及蘇聯的木刻畫等，引起到會者異常的注意。這次悼念大會本來王明是答應到會說話的，但因臨時有緊急事不能抽身，所以未到。到會的 Lidin 雖未對會衆說話，但他對我述說一個小故事，至爲動人！他說十月二十三號，他在西伯利亞車上和兩三個由西歐回中國去的中國留學生同車，他們用英語談話，談到中國的文化、文學，那幾個學生告訴 Lidin 說，中國有中國的高爾基——魯迅——一回，車停在一個站上，Lidin 下車去買了一份真理報，看到了魯迅死去的消息，馬上進車廂來告訴那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聽了大爲悲痛，有兩個竟忍不住下淚…… Lidin 說：『我從這裏才知道魯迅之偉大，知道中國的青年是如何敬愛魯迅的……』

十二、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在伯力的「中國工人俱樂部」開了中國工人及集體農民追悼魯迅的大會。會場上掛着一個青年中國女工人畫的魯迅的像，和許多口號標語（用漢文字及新文字寫的。）入場券上寫的是：

中國偉大文豪

民族革命戰士魯迅同志悼念大會

蘇聯之友

也是我作了報告，次，蘇聯遠東作家代表蓋發言。現在將此地報紙所記載這次晚會的一段新聞寄給你，我便不多寫了（文見本輯第一篇伯力通訊）

十三、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遠東的作家會開會，到遠東作家、新聞記者數十人，我又詳細地報告了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聽的人大爲感動。

附：此地特別遼東紅軍機關報警報也即將登我作的一篇關於魯迅的文章。此地的漢字報紙工人之路和新文字報紙擁護新文字（尤其後者）都不斷登載着關於魯迅的文字。

十四，二月初我要到海參崴去，將在那邊的中國勞動者羣衆中及蘇聯文學界進行介紹及悼念魯迅的工作。從那邊中國學校注意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的熱心看來，追悼大會和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工作，一定有大規模的推動與成績。詳情待到那邊後再告。

末了，爲我們擬出的悼念魯迅專冊，很希望你自已以及蔡茅許周宋諸位賜點稿子來……

祝
健好！

弟 × × 上
一九三七、一、二一日

偉大的民衆祭

馬寒冰

我們的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逝世後，全國文化界，祇要他不是漢奸，不是出賣靈魂的，誰不痛惜這位先知先覺者的早逝。他一生愛護着祖國，一生嚷着「民族解放」，但他終於不能親眼看着這老大民族的「解放」起來，而悄悄地被病魔抓去了。

據說，在許多地方是不容許我們這般未亡人對於這位導師致最後的敬禮，但廈門却僥倖是個例外，我們終於在當局默許之下，召集了這偉大的，悲壯的民衆祭。追悼會的舉行，正是浪人騷擾市上，港外停泊着九艘敵艦，某方要人雲集本市的時節！

十一月廿九日——大會舉行的那天——早上，「青年會」的門口便「車如流水馬如龍」了。大家都懷着一個淒涼的心，來參加了這偉大的民衆祭。一進了會場的外門，招待員便跑來請你簽名，簽過了後，又是兩位招待員走來，一位給你纏上黑紗，另一位送給你一張紀念書簽和閩南文藝協會的會報，然後再由一位招待員領你進了禮堂，這樣的依着程序的進場，誰也不會紛亂起來。

會場的佈置，是很簡單的。兩房掛着各界送來的輓軸，主席台上高懸着「**低頭無寫處**」五個斗大的字，中央安放魯迅先生遺像，兩房再配以李市長，林司令，周局長，鄭科長等的輓軸，靈台下放劉局長，陳郵務局長等的花圈十餘件，再襯以白臘燭，狀極淒涼，一進禮堂，誰都不期然而然地掉下了眼淚來！

九時許，已告滿座，當即由雙十中學軍樂隊哀樂開會，繼即由總主席高雲寬代表主席團致開會詞。高先生

很沉痛地說：

「現在魯迅先生是死了，敵人們當然是在狂歡，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一個強硬的敵人……」
那麼寂靜，連外面的聲音也可以依稀聽到，當唱輓歌的時候，我會親眼看見一個小學生，年紀約莫十一歲左右，躲在椅子後在哭哩！誰都痛惜魯迅先生的逝世，誰都明白了中華民族損失了一個驍勇的鬥士！

接下去，便是由閩南文藝協會，天竹文藝社，實藝研究社，廈大文藝周刊社，閩南新文字協會，南天劇社，中華中學現實周刊社等向大會提出了三個議案：（一）改大學路為魯迅路（二）電慰魯迅先生家屬（三）電勉綏遠抗敵戰士。當主席詢問大家是否贊成，千百個拳頭都舉了起來，連市政府的科長，市立圖書館長也都贊成了。三百多人，大家都贊成了這三個提案！

整整的三個鐘頭，大家都那樣緊張，那樣悲壯地在參加了這偉大的民衆祭。千三百多人，是謹向這位文學導師，致最後的敬禮！

念紀在我們的心裏

滇 園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諸先生：

當我在一月十二日購着才到的新二卷四期譯文時，心裏宛如夢中見着魯迅先生復活樣的狂歡：因爲這之前，我會於立報和天津大公報上見着它業經被禁停刊的消息。

但書到手後，我依然懷着一顆跳躍的心，往復地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深怕其間登載着它的「行將就木」的啓事。

幸而終於使我放心了：其間並無上述這類的隻字。

但在附頁的最後一面上，却給我得見了如是的兩句——

「……如舉行過追悼會而報紙未與紀載，祈與會的人士賜以通信。」（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

公告第三號）

這二十四個方塊字，不禁引起了我的一段回憶。

那是在魯迅翁逝世後的幾日間，我們這裏學習寫作的朋友們因見粵港等地皆有開會追悼魯迅先生之舉，我們的心也老實抑制不住了，於是乎大家會商定期也來舉行個紀念儀式。

然而，結果却不能使我們如願以償……

可是，先生們呀！這並非是我們說而不做啊！怪只怪我們處在這樣的環境裏……

說出來您們也許不相信：我們這兒是連說說宋哲元也認爲是破壞「和平統一」哩……

不過，我以爲永久在心裏紀念着魯迅先生是勝過於暫時在形式上紀念他萬萬倍的。「紀念在我們的心裏」這是我們沒有舉行追悼魯迅先生儀式的自由的青年羣衆的共同信念。

謹致最敬禮！

一九三七，一，五，於瀋陽。

魯迅先生之死在天津

零五

魯迅先生的噩耗一傳到天津，一般的青年眼前立時一陣黑，心裏翻滾着一種異樣的痛楚。

敵人自二十四年六月更進一步的進攻華北以後，天津一步步沈在一種亡了樣的窒息中，特別是青年們大感着民族的呼吸的困苦。

在這樣情況下，聽到了他們的爲民族爲被壓者求解放而鬥爭一生，因鬥爭的勤勞，就這樣早，又在這樣民族危機嚴重的時候而死去了的偉大的導師，怎能抑制得了他們的滿腔的哀痛啊！

哀痛的，激奮的，鐵爪抓着天津青年的心，他們是要宣洩的；於是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很自然地成爲第一個普遍的要求。

但是我們首先遇到一個困難：便是會址問題。我們到這個學校借，到那個學校借，到「青年會」借，到教堂借，都碰壁了。這樣直遷延了一星期。好不容易才在特別二區某小學校借妥了，便定於十一月一日開天津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

下午兩點開會了。

會場是一間教室，很脛小，脛小得叫人越發覺着窒息的難過。教室裏密密地排滿了小學生的小椅子。二百來個男女青年起立了，沈痛着面孔，跳躍着一顆哀痛的激奮的心，默默地向着我們偉大的導師的畫像致了敬禮。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主席，顫聲地讀了悼文，接着是先生的生平報告，青年一個一個的講演，最後又開了個討論

會。在討論會中，爲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議決了兩事：（一）成立天津文藝協會；（二）由文藝協會向全國文藝團體發起設立紀念魯迅先生文藝獎金；由出席大會的十三個文化團體的代表爲籌備委員。這樣便散會了。

這個大會到會的人數還不到二百人，實在是意外的少。原因是：（一）會址定後，於前兩天僅僅在兩三個報紙的游藝版上以新聞的形式公佈了日期，而沒有說明地址——爲什麼不說明地址？不是籌備人發表消息的疏忽，而是怕當局的干涉，和敵人的設法壓迫之故；（二）當開會時間要到時，有特二區公署的警察去干涉，不叫開。於是大會主席團便臨時決定改期，派一個人在某小學校門口守候，致使很多來參加的人又被攔了回去，後來因爲有人堅決反對這種改期，擋駕的辦法，主張還是開，便又佈置會場，這才開了；還有（三）各發起大會的團體沒有好好的去發動羣衆，如傳播會期，會址也是其一。

大會的人數雖不多，然而大會的精神是嚴肅的，緊張的，意義重大的，宣洩了天津青年的悲痛，吼出天津青年的——不，全民族的，被壓迫者抗爭的呼聲。大會特別着重指出，紀念魯迅先生的最大意義，是魯迅先生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救亡的階段上，堅決的剛強的鬥爭精神，特別成爲文藝戰線上的唯一的指導者，這一點。

我們的敵人是認清這點的，於是壓迫來了。

當大會正開的時候，有一個日人去了，問是不是正開會？要參加，被一個守門的青年攔了回去，說會已開完了。在晚上某小學的校長就被公安局捕了去，斥責他爲什麼叫在學校開這種會，叫他供出爲首的主持大會的人來。他實際上本來不清楚這事，只告訴了接洽借會址的某君和答應借的該校的一個教員。第二日一早，某君便從床被逮捕了。接着那個教員，大會的主席和主席團之一的某君，也全被逮捕；大會的記錄，簽到簿，也都要了去；最後是爲了大會的相片，強迫着非交出不可，說是日方一定要，終於也給他們了。被捕的人則都取保釋放。

這次的壓迫完全是我們的敵人主動的，而我們的長官則担了衛役的任務。原來那天下午日租界警察署（

也許是憲兵隊）幾次通知公安局長，說某小學有什麼什麼黨在開會，公安局長當令特二區公署調查制止，但結果特二區公署報告說並沒有開會事，後來日方又拿出什麼證據告訴公安局長確曾開會，於是局長大怒，才拘捕小學校長等人，並開革了特二區公署的督察員。在干涉過程中，下級官警都顯出了怠工狀態；在逮捕審訊過程中，下級官警都表示了對日方的憤恨，對青年們的同情，只是：『沒法子，爲飯碗，上峯的命令，不能不服從。』高級長官則是忠順的。

爲紀念魯迅而發起建造紀念品

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他有豐富的學力，崇高的人格，爲全國所景仰，如高爾基之在蘇俄，魯迅先生之死，不僅爲中國之損失，亦即全世界之損失——他的筆，他的心，完全爲大眾奮鬥，文化界的追悼會，紀念冊，均不能表彰其崇高偉大的精神，我們應樹立他的像及碑銘，在通衢要道，使洋車夫以至婦孺都能瞻仰，若貴報發起此運動，我可捐洋五十元，以盡棉薄。

無量大人胡同十九號華羅琛啓

附記：此文係刊載於某刊物（未詳）。因收到僅有單頁（上者，並附有原信鋅板照像。據載，華羅琛女士爲法國文學作家。原信因甚模糊，未便複製版。

——編輯組

附

錄

附錄

- 一．簽名統計
- 二．刊載悼文的雜誌細目
- 三．載於日本各雜誌報章的悼文細目
- 四．刊載圖畫照片的各刊物
- 五．收到的報章
- 六．祭禮統計

一．簽名統計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瞻仰遺容及送殯人數：

十九日——

A 個人——四十八人

B 團體——

二十日——

A 個人——四千四百六十二人

B 團體——四十二團體

計：

培明小學

清心女中

海光小學

大夏大學

工部局

金科中學

上海幼稚師範

日本明治會

上海市學生界救國會

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

上海中學

上海網廠

智仁勇女子中學

工部局新聞小學

靜安小學

時代中學

大同中學

上海大學留滬同學會

工部局中女

康橋小學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中國中學

持志大學

俗光中學

尙荏學校

中德助產學校

同濟附中

冶中學校

滬江補習學校

國際導報

私立上海中學

上海師範

新路社

天德小學

臨青學校

立德學校

允中女校

上海女青年會

中國歌曲作者協會

平民小學

私立上海小學

新人小學

二十一日

A 個人 二千八百五十七人

B 團體 六十八團體

計：

合立小學

立達學園

文化資料供應所

青年文藝研究會

國華中學

中蘇文化協會

大夏大學

慈航職業學校

巨光中學

通俗文化社

僑光中學

上海著作人協會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青年問題討論會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私立上海中學

中國青年作家協會總會

量才婦女補習學校

始成小學

巨治新聞專修學校

光實中學

大德助產學校

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校友會

國難教育社

女青年月刊社

國光中學

冰流文藝社

中法國立工學院

上海學生劇團

青年文化社

上海廈門話拉丁化研究會

臨青學校

金科中學

上海印刷業職工會

培成女學

美方網廠

培明女中

勞工生活社

新人小學

靜西小學

智仁勇女中

靜安寺小學

上海法政學院

松江生活與讀書社

松江業餘唱歌會

幼稚師範

中外文化協會

私立上中

光禾小學

市民會三十四區分會

新世紀社

敬業中學

懷文學校

國際社

貧兒教養院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市商會

泉清中學

子午通訊社

三育小學

海燕劇社

西摩小學

新知小學

南洋烟草公司工人

美文網廠

農公小學

務豐紗廠

新開路小學

二十二日——(上午)

A 個人——二千一百〇三人

B 團體——四十六團體

計：

培明女中

中法國立工學院

海關統計科

培明小學

農村通訊社

大夏大學

東方日報社

工部局新開路小學

新華藝專

復旦大學

上海各歌詠團及各唱歌團

歌曲作者協會

景光文藝社

國際導報社

風沙社

北平

文學大眾社

華美晚報社

天津 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

工部局小學

工部局女子中學

濟南

金科中學

美亞綢廠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民光中學

美文綢廠

上海幼稚師範

新民通訊社

新安旅行團

濱海中學

新中華雜誌社

上海新文字研究會代表

通俗文化社

幼稚師範

互助文化服務社

新入小學

華廣中學

香港抗日救國會

上海師範

開明中學

靜安小學

立德學校

僑光中學

新路社

大同大學

二十二日 (下午) 參加送殯簽名者：

A 個人 一千〇七人

B 團體 三十五團體

計：

美亞綢廠

濱海中學

上海幼稚師範

立達學園代表

青年文化社

復旦大學

培明女校

青年文藝研究會

臨青學校

上海世界語協會

美亞綢廠

國立同濟大學文藝研究會

微芒文藝社

美文綢廠

光夏民衆夜校

搏風文藝社

鐵華學校

大同大學

景光交藝社

新安旅行團

大夏大學

上海大學留滬同學會

量才業餘補習校

螞蟻同學會

新華藝專

海燕劇社

景平體育會

回聲歌詠會

正風中學

上海工人互助會

南洋新加坡華僑中學代表

現世界社

惠智補習學校教師會

上海各歌詠會及各歌唱團

瑰琅詩刊社

附記：四日簽名瞻仰遺容者：

個人——九四七〇人

團體——一五六個

簽名送殯者：

個人——一千〇七人

團體——三十五個

個人因單位過多，僅錄團體。

編輯組

二·載悼文的雜誌細目

按各雜誌出版先後爲序同一雜誌因期數先後亦未列在一起

刊名	題名	作者	卷期	頁	年月
生活星期刊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門士	胡愈之	第一卷第二十一號	二五五	三六·十月·廿五
	記魯迅	白危	同上	同上	同上
學生與國家	敬悼魯迅先生	徐芸書	第一卷第二期	一—三	三六·十·廿五
通俗文化	向魯迅先生學習	克孚	第四卷第八號	一—四	三六·十·卅
	紀念青年的導師魯迅先生	劉羣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又一比	徐懋庸	同上	同上	同上
	弔豫才	曹靖華	同上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	丁兆	同上	同上	同上
	觀感所及	金·秋	同上	同上	同上
	偉大的民衆祭	雁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文化與教育	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錢玄同	第一〇六期		三六·十·卅
	關於魯迅	熊夢飛	同上		同上

現代青年	室伏高信論魯迅	赫 巖	第五卷	總六〇	三六・十・卅
生活星期刊	筆談	韜 奮	第一卷	二七二	三六・十一・一
	悼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	許 傑	第廿二號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	鄭振鐸	同上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	薰 宇	同上	同上	同上
	兩重的偉大	胡仲持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死的太早了	徐調孚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的精神	葉聖陶	同上	同上	同上
	戰鬥到死的勇士	以 羣	同上	同上	同上
	感化力	王統照	同上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	吳文祺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 行	同上	同上	同上
	赤誠真摯而光明的鏡子	倪文宙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個從羣衆中教養成的領袖	重 立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是沒有死的	征 農	同上	同上	同上
	哭魯迅先生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同上	同上	同上

												熱浪	掌舵的人死了	靜澄	第五期		三六·十一·十·
													悼文壇巨人魯迅	洪汀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	同人	第一卷第六期	一〇六七	三六·十一·十·
													魯迅先生	黃源	同上	一〇六九	同上
													我們沒有哀怨	賀知遠	第一卷第六期		三六·十一·一·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	同上		同上
													我所認識的魯迅	董秋芳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傳略	俞秋帆	同上		同上
													關於魯迅先生	胡行之	同上		同上
													怎樣紀念我們的魯迅先生	歐鳳業	同上		同上
													我們的鬥士去了	何德明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沒有死	羅諦	同上		同上
													敬悼魯迅先生	冰忱	同上		同上
													關於魯迅先生的死	馮白魯	同上		同上
文學													悼魯迅先生以詩紀念	王統照	十一月號第七卷第五號		三六·十一·一·
													悼魯迅先生	傅東華	同上		同上

魯迅孤僻嗎	洪基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魯迅與許兄	林癡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魯迅先生著述考略	李文椅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爲紀念魯迅發起建告紀念品	華羅琛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西北風	唯一	第十一期	二二—二三	同	上	三六·十一·五·	上
魯迅先生的筆名	門人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魯迅的一生事略	阿萃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魯迅瑣事拾零	蔡元培等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挽魯迅 挽聯詞	景宋	第一卷	二六〇—二六〇	同	上	三六·十一·五·	上
中流	景宋	第五期	一三二—一三八	同	上	同	上
片段的記述	景宋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獻給魯迅夫子(詩)	茅盾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學習魯迅先生	果汎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靈前(詩)	鄭伯奇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魯迅先生的演講	張天翼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哀魯迅先生	巴金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吳組緬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聞魯迅先生死耗							

魯迅先生并不偏狹	鄭振鐸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靳以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朦朧的敬慕	蕭乾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十月十五日	田軍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海外的悲悼	蕭紅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向高牆頭示威	唐弢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在對魯迅先生的哀悼 中	許欽文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悼魯迅先生(詩)	丁民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悼魯迅先生	蔣牧良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悼魯迅先生(詩)	田間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你靜靜地安睡着罷	艾羣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最初和最後的一面	姚克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永恒的悲哀	端木蕻良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憶魯迅	以羣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一九三六·十·十九 的早晨	曹白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活在人類的心裏	魯彥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戰鬥者	甲蒙生	同	上
痛惜魯迅先生	仲博	同	上
追悼歷史的魯迅先生	曾仲謀	同	上
追悼魯迅先生	羅哲明	同	上
民族革命的戰士—— 魯迅先生	詹國光	同	上
開路	溫流	同	上
魯迅先生和青年作家	杜埃	同	上
魯迅先生沒有死	李樺	同	上
追悼魯迅先生並向中 國文學界進一言	李飛	同	上
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	蔭隱	同	上
思想的火流	蒲特	同	上
戰士告別 向一個最光榮的文化	宋綵漪	同	上
悼魯迅先生	新文字研究 會廣州分會	同	上
魯迅先生和社詩	六石	同	上
魯迅先生逝世與藝術 界的影響	黃茅	同	上
兄弟們我們要悲哀中 清醒起來	賴少其	同	上

電影戲劇	悼魯迅先生		第一卷 第二期	一—十二	三六·十一·十·
	魯迅與電影	韋 彘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與電影其二	若 英	同上	同上	同上
	不要以悲哀來紀念魯迅之死	歐陽予倩	同上	同上	同上
	哭魯迅先生(詩)	塵 無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永生在大眾的心坎裏	白 塵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遺像的故事	姚莘農	同上	同上	同上
詩歌小品	魯迅先生	邵冠祥	第二期	五二—五六頁	三六·十一·十·
	悼詩三首	王亞平 吳雲心 木 生	同上	同上	同上
	不是悼文	牛 健	同上	同上	同上
質 文	民族的傑作	郭沫若	第二卷 第二期	十四頁	三六·十一月十日
	悼魯迅先生	邢桐華	同上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詩)	任白戈	同上	同上	同上
	紀念我們的魯迅(詩)	北 鷗	同上	同上	同上
	巴比塞·高爾基·魯迅	林煥平	同上	同上	同上
	悼魯迅先生	代 石	同上	同上	同上

談風	寫在煩燥裏	孟克	同	同上	同上	同上
文化與教育	人類的光明在世界上 逝了 分之一的土地上	周黎庵	第二期	六四頁	三六·十一·十·	同上
大衆論壇	魯迅與注音符號	黎錦熙	第一期		三六·十一·十·	
	紀念中的魯迅先生	征農	創刊號		三六·十一·十·	
	魯迅先生的追念	芳草	同上		同上	
作家	本社獻詞		第二卷 第二號	二四二 三六五頁	三六·十一·十五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和我	鹿地亘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死的早晨	河野明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最後一天的魯迅	池田幸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我們的最後談話	奧田杏花	同上	同上	同上	
	醫學者所見的魯迅	須藤醫生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病狀經過	須藤醫生	同上	同上	同上	
	最後的一天	景宋	同上	同上	同上	
	生命中的一聲巨雷	曹靖華	同上	同上	同上	
	片斷的回憶	巴金	同上	同上	同上	

宇 宙 風	關於魯迅	知堂	第廿九期	二六一— 二六六	同	三六·十一·十六	上
新 苗	我所認識的魯迅	前人	同上			同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	第十一期			三六·十一·十六	上
	忘掉了的鷹(詩)	林特賽作 孫用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作 雨田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魯迅的回憶	鹿地亘作 雨田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偉大的存在(講演)	內山完造講 黃源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譯 文	魯迅先生與譯文	黃源	新二卷 第三期	七六一— 六一三頁		三六年十一月十六	上
	戰士的葬儀(速寫)	白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喇叭的喉嚨(詩)	臧克家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挽魯迅先生(詩)	葉聖陶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讓他自己	田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魯迅先生的「義子」	章錫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不滅的印象	鄭伯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紀念魯迅先生	唐弢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悼魯迅先生	孟十還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上

訣別之辭	無可言喻的悲哀	聽了死耗之後	文學家·戰士與革命者	哀愁中	社會的心喪	他的精神活着	噩耗	青年人應該努力	要學習的精神	巨星的殞落	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哀悼之辭	悼魯迅先生	讓我直看幾眼吧
梅雨	立波	白薇	林娜	白朗	周木齋	戴平萬	王統照	荒煤	麗尼	另境	何家槐	徐懋庸	沙汀	艾蕪	竇隱夫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宇宙風	關於魯迅之二	知堂	第三十期		三六·十二·一·
黑畫	跟上去建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上半月
文季月季	魯迅的「肥皂」	欽文	同上		同上
黎明	憶魯迅先生	李霽野	十二月號		三六·十二·一·
	悼魯迅	蘊克	第一期		三六·十二·一·
	魯迅先生	楊晉豪	同上	同上	同上
青年界	魯迅先生與新事業	許欽文	同上	同上	同上
	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	第四十號	一一五	三六·十一·
	魯迅與中國的版畫	陳烟橋	同上	七八〇	同上
	作爲小說學者的魯迅	張若英	同上	七五〇	同上
光明	不滅的光輝	郭沫若	第十二卷	七四一	三六·十二·
	後死者的責任	洪深	同上	同上	同上
	憶魯迅先生 中譯夏娃日記的來歷	李蘭	同上	同上	同上
	在大的悲哀裏	夏衍	同上	同上	同上
	難言的隱痛	林淡秋	同上	同上	同上
	失了一個倔強的戰士	林林	同上	同上	同上

青年文藝	悼魯迅	嚴吉	創刊號		
申報每週增刊	魯迅先生	曹聚仁	第一卷第四十二期		
	祝福書	許欽文	同上		
中流	紀念魯迅先生的「轉變」	王任叔	同上	三六·十二·一·	
	悼魯迅		第七卷		同上
	紀念中國作家魯迅				同上
	應怎樣追悼他				同上
	魯迅之死				同上
	月光與少年				同上
	魯迅的印象				同上
	高爾基的存在				同上
	悼魯迅				同上
新東方	悼魯迅		第一卷第二期		三六·十二·一·
越風	魯迅是怎樣一個人	黃萍蓀	第二期		
	憶魯迅	金臺	同上		

中外評論	新認識				
魯迅先生之死與兩個 口號的論爭	民衆的葬儀	我們應該問魯迅先生 學取些什麼	永遠「埋在活人的心	楊銑	同上
段念茲	雪邨				
第五四期卷	同上	第五一號			

三・載於日本各雜誌報章的悼文細目

刊名	題名	作者	月日
文藝春秋	魯迅的死	內山完造	一一
中央公論	魯迅與我	鹿地亘	一一
日本評論	魯迅的回憶	增田涉	一一
改造	魯迅先生追憶	內山完造	一一
改造	悲痛的告別	胡風	一一
改造	魯迅先生語錄	中西均一	一一
改造	魯迅的死與廣東的回憶	林守仁	一一
改造	魯迅底一心底歷史	山本實彥	一一
文藝	最後一天的魯迅	池田幸子	一一
文藝	魯迅樣與蕭翁	木村毅	一一
文學案內	哀悼魯迅	編輯部	一一
文學案內	魯迅的死	江口渙	一一
文學案內	人民底代言人	佐佐木孝丸	一一

文學案內	不能盡言	秋田雨雀	一一
文學案內	把五六年後的他底祖國	野上彌生子	一一
文學案內	想迎到日本來	青野季吉	一一
文學案內	獨特的作風	張赫宙	一一
文學案內	精神底強烈的美	三好十郎	一一
文學案內	有銳利的氣魄的人	藤森成吉	一一
文學案內	魯迅先生	貴司生	一一
クラフトツリ	絕筆「死」與魯迅	姚思慕	一一(下旬)
上海海	魯迅的回憶	鹿地亘	一一
上海海	魯迅葬速寫	朔新生	一一
上海海	漫談	鄔其山	一一
上海海	憶魯迅先生	伊保像	一一
上海日報	醫者ヨリ觀タル魯迅先生	須藤五百三	一一〇、二三
上海日日	月光與少年	佐藤春天	一一〇、二七
上海日日	關於阿Q正傳	新居格	一一〇、二八
讀賣新聞	魯迅底印象	室伏高信	一一〇、二〇

中國文學	サンデ毎日	三田新聞
魯迅特輯	魯迅氏逝世	魯迅底印象
	大孟淵	山本實彥
一一	一〇	一〇、二〇

四·刊載圖畫照片的各刊物

刊名	標	題	作者	幅數	卷期
文季月季	魯迅先生畫像	司徒喬	一	一卷六期	
	魯迅先生遺體	照像	一	全上	
	魯迅先生書桌	全上	一	全上	
	靈樞上靈車行進中	全上	一	全上	
	殯儀行列中之魯迅先生畫像	全上	一	全上	
	魯迅先生長眠之墓穴	全上	一	全上	
	許廣平女士及公子海嬰	全上	一	全上	
	魯迅先生信札遺跡		一	全上	
	魯迅先生故事新編手筆		一	全上	
	魯迅先生遺像		一	全上	
文學	魯迅先生遺容速寫	力羣	一	七卷五號	
	魯迅先生像		一	全上	
	魯迅先生遺容速寫	楷人	一	全上	

青年界	魯迅先生遺容	司徒喬	一	十卷四號
	民衆的葬儀		七	全上
東方雜誌	東方文壇巨星的殞落		七	三十三卷二十一號
	魯迅先生木刻像		一	全上
圖書展望	魯迅先生		一	二卷一期
清華週刊	魯迅先生遺像及簽名		一	四十五卷一期
多樣文藝	魯迅先生的遺容		一	十一月號
中流	紀念畫輯		八	一卷五期
	魯迅先生遺容	新波	一	全上
	魯迅先生遺像	李樺	一	全上
	魯迅先生遺像	惟元	一	全上
	魯迅「祝福」插圖	曹白木刻	一	一卷二期
	封面畫		一	全上
文地	魯迅先生畫像	張振仕	一	一卷一期
	魯迅先生之寓所與喪儀	照片	二四	全上
	魯迅先生遺容	照片	一	全上

魯迅先生各時期留影一	學生時代之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之家庭	魯迅先生遺像	魯迅先生最後留影	魯迅先生臥室的一角	魯迅先生未成的著作及參考書	魯迅先生的遺容	送葬行列中之花圈隊	送喪之羣衆	萬國殯儀館門首	十四文學家扶魯迅靈柩	魯迅先生遺體	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及公子	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與公子海嬰	魯迅先生與內山完造及山本實彥合影
五	四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全上	全上	全上	二卷二號	全上	全上	全上	一卷十號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四卷八號	全上	全上

魯迅先生各時期留影二	魯迅先生畫像	魯迅先生逝世後畫像及面型	魯迅先生住宅及其藏書	魯迅先生喪儀情形一	魯迅先生喪儀情形二	魯迅先生殯儀情形一	魯迅先生殯儀情形二	儀仗抵達公墓及安葬情形	魯迅先生生前用品一般	魯迅先生與內山及內山書店	魯迅先生筆蹟一	魯迅先生筆蹟二與紹興會館	魯迅先生筆蹟三與刊物題字	魯迅先生絕筆	魯迅夫人景宋女士獻詞
四	二	四	七	六	三	六	七	六	六	三	一	二	五	一	一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質											貫報半月刊		
文													
封	右爲魯迅元配妻朱氏	在北平故居之魯迅老母魯氏	許廣平與幼子海嬰年僅七歲	在滬之魯迅弟周建人及魯迅夫人	平市追悼魯迅曹靖華講演時攝	魯迅北平故居之書室	現已改爲靈堂矣	魯迅遺體移入萬國殯儀館前往瞻仰遺容者甚衆	魯迅廿三年之魯迅	於日本留學時之魯迅	二十五歲時之魯迅氏	民國二十二年間在師大操場講演時攝	
面												魯氏未逝世前之最近照	
畫												劉崙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卷二期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二年二期	全上

五·承寄到的關於各地刊載魯迅先生逝世消息及

追悼情形的報章

報名	月份	日
山西黨訊	十	三〇、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
雲南日報	十一	一、二、四、七、九
山東日報	十	二二、二三、二四
齊光校刊	十一	一
中國導報	十	一六
民言日報	十	二四
國民日報	十二	二七
青島時報	十二	八
新亞日報	十一	六、七、八、九
		一
		四

羣聲	波浪	天津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大會特刊	文藝動態	盛報	福建民報		留東新聞	漳州復興日報	泉洲日報	現實月報	生活星期刊	閩南文藝協會會報	河南民國日報	陶報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	十一	十	十一
第四期	第二卷 第六期		創刊號	八	一、八	四、六	二三	八、一一	九	一	二五	二九	二七	一五
												三、一〇、二四		

民聲報	大眾晚報	羣聲報	北平新報	大路報	世界日報	香港港報		青島民報	珠江日報	錫報	華北日報		人報	哀悼魯迅先生專刊	未央
十	十	十一	十	十	十	十	十一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	十一	
二二	二二、三二	二二	二〇、二一、三二、二四、二五、二七	二七	二〇	二〇、二六	一	三一	二〇	一、二	一日	二、四	二一、二八	一	第四十五期

文 化 報	十	二七、三〇
東 方 快 報	十	二七
中 國 日 報	十	二七
循 環 日 報	十	二六
南 通 新 文 藝 追 悼 魯 迅 先 生 特 刊	十	二五、二六
世 界 晨 報	十	二四
九 江 日 報	十	二四、二五、二六、二七
明 星 日 報	十	二四
時 代 新 報	十	二三
大 衆 日 報	十一	二
香 港 超 然 報	十	一二
	十一	二四
市 民 日 報	十	二三
華 僑 日 報 星 期 刊	十一	八
	十一	一、三、四、九
滬 京 華 僑 日 報	十	二一、二二、二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〇

文
化
報

十一

三、六、九、一二、一八、二一、二七

十二

三

六・祭禮統計：

弔電……………五十四件

花籃……………十二個

花圈……………八十一隻

花束……………三份

報題集錦……………一件

輓聯……………五十八付

輓辭……………五十八幅

唁函……………七十五件

「新文家」唁函……………三件

悼詩……………九首

木刻……………一幅

鏡框……………一具

奠儀……………一百九十九元

祭幃……………七架

文具……………四件

照像……………二幅

鏡形鮮花拱門……………一架

後記

魯迅先生的噩耗，好像一聲霹靂，驚震了千千萬萬的人。從十月十九日逝世以至二十二日安葬這四日間，赴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以及伴送至萬國公墓參與民衆葬儀者，前後多至數萬人。當時在滬西一帶，到處都是低着頭，沉着臉，衣袖上纏着黑紗的男女青年。先生的遺言是「死了埋掉」，但民衆的感情激昂到頂點，他們要多看他一眼，多伴他走幾步。甚至爲了送葬的行列不能繞稍遠一點路走，不知引起多少青年的不滿，這偉大的民衆的葬儀，給人留下了一個永遠不能忘却的印象。

「治喪辦事處」於喪事結束後，原擬把治喪的詳細經過，作一個報告。後來「治喪辦事處」停止工作，改由「治喪委員會」負責，並推定四人負責編輯。但隨着時間的過去，蒐集的材料愈來愈多，於是索性變更計劃，擴大了範圍，企圖將先生逝世後各地——遠至國外所起的反響，給描出一個輪廓。同時因工作繁重，就多請幾位參加負責，以後的職務是這樣分配的：

一、所有照片、墨跡、自傳、譯着目錄等的搜集整理編製；輓聯辭的選錄及其他各項材料供給等，均由許景宋先生負責。

二、雜誌的收集以及其中大部「悼文」的選定，由黃源負責。一小部及新聞紙中「悼文」的

選定由田軍負責。

三、各種日文的報紙摘錄及目錄翻譯等，由胡風負責。

四、函電的選錄，簽名，喪儀等統計均由兩田負責。

五、關於刊載「悼文」的雜誌目錄，由臺靜農製定。

六、新聞紙的一部分的裁剪及改正，由蕭紅負責。

七、「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選定，輯錄及全部發稿，校對，分類，順序的編定及「逝世經過略

記」一文均由田軍負責。

八、封面設計由錢君匋先生負責。

九、最後付印以及出版等事，由黃源和吳朗西負責。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第一次在華安大廈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成立大會」時會議決於十月十九日先生逝世的周年以前，將這「紀念集」與另外一本側重於研究性質的「紀念冊」一同出版。但到了八月十三日砲聲一響，一切都陷於停頓。直到先生周年祭的一星期前，我們方克制了經濟的難關，日夜趕工，在周年紀念日將這冊子捧呈於紀念先生的各界人士之前。

遺憾的是手跡，逝世及藝儀的種種照片，以及歌譜等，都因經濟及時間關係，未能附入。好在紀念委員會將另編印的一本精緻的紀念冊，全刊先生各時期的照像，不久也可出版。

最後對於曾給與種種助力的朋友，在此一併誌謝。

本書排竣正值民族解放的全面抗戰爆發，我們聽見淞滬前線頻傳的捷音，想到最後勝利，不覺熱淚滂沱，悲喜交集。魯迅先生固然不及見到未來的新中國的建立，但是他的精神仍還是和我們和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在一起的，他會指導中華民族向着偉大的目標前進。新中國的建立便是紀念魯迅先生的最好的紀念碑了。我們熱誠地禱祝那日子的到來！我們願爲牠盡我們的最大的努力！

一九三七、十四夜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初版一千冊

魯迅先生紀念集

(評論與記載)

魯迅紀念委員會編印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每冊收同印費一元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953B

